



权力意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 权 力 意 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附：尼采自述《看哪这人!》)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1年·北京

*Friedrich Nietzsche*  
**DER WILLE ZUR MACHT**

—Versuch einer  
Umwertung aller Werte  
(ECCE HOME!)

im Verlag Ullstein Gmbh, Frankfurt/M-Berlin-Wien 1984

根据 1984 年乌尔斯坦出版社美国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袖珍版第 3、4 卷译出

QUÁNLÌ YÌZHÌ—CHÓNGGŪ YÍQIÈ  
JIÀZHÍ DE CHÁNGSHÌ  
**权 力 意 志**

——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附：尼采自述《看哪这人！》)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张念东 凌素心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756-9/D·51

---

1991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42 千
印数 0—6 720 册	印张 22 3/4 插页 1

定价：8.35 元

“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的弟子。  
看来我宁愿作萨蹄尔，也不想当  
圣徒。”

——尼采——





## 出版说明

尼采是 19 世纪末德国重要哲学家，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受生存竞争学说的某些影响，把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发展为权力意志，并提出了超人的理论，从而赋予唯意志论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容。这些理论很适合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的需要，以致被 20 年代至 30 年代德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运动所利用。在哲学上，成了德国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施本格勒的历史哲学的先驱，并对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 20 世纪西方重要的哲学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本书集中表达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和超人理论，是尼采的主要代表作之一。为了适应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需要，我们组织译译了尼采的这一著作。我们相信，读者当会用正确的态度来研读它。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一九九一年七月

## 译者说明

尼采(1844—1900)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唯意志论者;是“生命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他的思想对现代西方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尼采的创作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70—1876年。这时他崇尚哲学家叔本华和音乐家瓦格纳,批判苏格拉底,反对19世纪迷漫欧洲的“学究气”,反对德国精神的“贫困化”,为缺乏“力”、“生命的充盈”和“天才”而深感惋惜。《悲剧的诞生》(1872)和《不合时宜的思想》(1873—1876)等,是他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

第二个时期:1876—1882年。这一时期的尼采与其说是狂热主义者,倒不如说是怀疑论者、心理学家和启蒙意义上的分析学家。他在哲学上逐渐否定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在人性和音乐方面则同瓦格纳分了手,他主张音乐应从宗教转化为具有真正意义的哲学学科。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人性的,太人性的》(1878—1880)、《朝霞》(1881)和《快乐的科学》(1882)等。

第三个时期:1883—1889年。这是尼采之所以是尼采的关键时期。他抛弃了以往哲学家的影响,开始独创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试图克服对真理的热情。他用“权力意志”、“同一物的永恒轮回”等大论题取代了先前启蒙主义式的怀疑论,继查拉图斯特拉的“伟大肯定”之后,开始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壮举。用现代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开始了尼采的“伟大的形而上学”。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善与恶的彼岸》(1886)以及未完成的哲学总结性著作《重估

一切价值》(1885—1889. 1.)。

目前,联邦德国尼采著作的版本种类很多,但都不外是以下几种主要版本的衍生物:

1. 大 8 开本:

19 卷本《全集》,莱比锡 1894 年开始出版,出版者康·格·瑙曼。其中 1—8 卷收入尼采生前出版过的著作,第 9—16 卷为《遗著》,第 17—19 卷为《语言学著述》。1901—1903 年发行第二版。1926 年增出第 20 卷《索引》,由理查·奥勒尔编辑。

2. 穆萨里昂版:

23 卷本《全集》,1920—1929 年由慕尼黑穆萨里昂出版社出版,出版者是理查·奥勒尔、麦克斯·奥勒尔和 F·C·维尔茨巴赫。

3. 克罗纳版:

12 卷《全集》,1930 年起由莱比锡(后为斯图加特)克罗纳出版社出版,出版者是阿·鲍姆勒。

4. 尼采档案馆基金会版:

历史考证版《著作书信全集》,1933 年起慕尼黑出版,出版者是 C·H·贝克,后因战争关系,只出了前 5 卷(作品截至 1877 年)。

5. 汉泽版:

卡尔·施莱希塔编辑的 3 卷本《文集》,卡尔·汉泽出版社慕尼黑 1956 年版,其中第 3 卷为《80 年代遗稿选编》(1837—1889)。

6. 乌尔斯坦版:

即汉泽版的 1969 年第 6 版,卡尔·施莱希塔编辑的 5 卷本《文集》,乌尔斯坦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 1969 年版。其中第 4 卷为《80 年代遗稿选编》和《书信选编》。

7. 科利—蒙蒂纳利版:

20卷本《全集》，1967年起由柏林—纽约戴格律特出版社出版，出版者是意大利人吉·科利和马·蒙蒂纳利。这个版本囊括了尼采的全部著作和遗稿，均严格按照原稿的时间顺序编排。

所谓“权力意志”一词，乃是尼采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以来为自己的新哲学提出的中心概念，贯穿于自那以后的所有著作之中。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完成于1885年，这以后他曾有过撰写《重估一切价值》的代表作的打算，并且定名为《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但没有完成，只留下若干散篇。1901年，初版时定名为《权力意志，论文及片断》，载于前述的由理查·奥勒尔编辑的大8开本《全集》的第15卷，收入了这批遗稿中的500节格言（一说483节）。1906年，尼采之妹伊·福斯特-尼采和出版者彼得·加斯特重新编辑出版此书，定名为《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以下简称《权力》），将遗稿由原来的500节扩充为1067节，即将1887至1889年1月的全部遗稿按照编辑者自拟的目录，重新编排了这些格言的前后顺序。目前，联邦德国的研究者普遍认为，这部书的出版为德国法西斯主义全面采纳尼采思想“铺平了道路”，是伊·福斯特-尼采的“作伪”和“滥用”。因此，《权力》一书的形式已被基本否定。尽管如此，由于尼采思想同法西斯主义的这段姻缘，使他的名字受到了连累。千秋功罪，孰是孰非，至今仍是一桩悬而未决的公案。

大家看到，战后出版的第一个版本是由联邦德国老资格的尼采专家卡尔·施莱希塔编辑的3卷本《文集》（后为5卷本袖珍版《全集》）。施莱希塔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还是陌生的，但在联邦德国却正好相反，一般的《百科全书》中都收有此人的条目。他可以说是战后为尼采“正名”的第一个人。

卡尔·施莱希塔教授1904年生于维也纳，是原籍奥地利的德国哲学家，尼采专家。曾亲自参加了魏玛尼采档案馆基金会主持

的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工作。50年代,他第一次揭露了伊·福斯特-尼采的恶劣作伪行径,发表了著名的《尼采事件》(1958)一书。

书中揭露说,出版《权力》的倡导者是伊·福斯特-尼采。当时,熟知内情的人是反对这样做的,为了使出版合法化,她不惜采用伪造尼采信件的手段,盗用尼采的名义排除异己,为出版此书扫清道路。施莱希塔通过对手稿过细的研究,当时发现了这一劣迹。但由于福斯特-尼采的权势,抗议是无济于事的。

战后,施莱希塔出于为尼采“正名”的动机,于1956年出版了3卷本《文集》(后为5卷本袖珍版《文集》),由尼采生前发表过的作品、《80年代遗稿选编》、《书信选编》和《索引》几部分组成,是当前联邦德国比较通行的普及本。出版者选材严肃认真,著作类均以尼采生前出版过,或由尼采本人认定要出版的作品为准,并按照初版排印;遗稿部分则全部重新整理,恢复了原来的顺序,取消了《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的书名和目录。改称《80年代遗稿选编》。

施莱希塔认为,法西斯年代出现的“尼采传奇”完全是《权力》这本所谓“代表作”造成的。他认为,尼采根本没有什么“代表作”,有的只是几个主要概念,如“超人”、“伟大的日午”、“同一物的永恒轮回”、“权力意志”等等,经常出现于不同的著作中。因此,他认为伊·福斯特-尼采硬要拼凑一本所谓“代表作”,这乃是对尼采思想的“最大歪曲”和“滥用”。他的论点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致目前联邦德国的百科辞书和名人传记大多沿用此说。

不过,认真讲起来,“正名”的问题似乎还没有真正解决:《权力》的书名和任意调换遗稿顺序的作法固不足为训,可遗稿分明是真正的遗稿,那样的文字不是伊·福斯特-尼采所能造得出来的。

译者借译述的机会,全文对照了伊·福斯特-尼采的《权力》和施莱希塔的《选编》,结果惊奇地发现:它们各节的顺序虽然不同,

但内容却完全一致！大家知道，尼采独创了豆腐干式的“格言体”，每节独自成篇，没有一般文章起承转合那一套格式。因此，各节的顺序本来就不具有什么重要性。打个比方来说，情形就好比是一付扑克牌，无论怎样洗，洗来洗去还是那 54 张。施莱希塔的《选编》好比是一付顺序码放的扑克牌，而伊·福斯特-尼采的《权力》不过是重新洗了一下而已。尽管如此，施莱希塔第一次恢复了遗稿的原来顺序，这份功绩是应该加以肯定的。就译述和读者的需要来说，这个本子不仅是可信的，而且也是可取的。在征得出版社的同意之后，译者选用了《80年代遗稿选编》作为母本，但考虑到约定俗成的因素，我们仍采用了《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这个书名。

我们说这个本子是可信的，还可以从 60 年代由意大利人吉·科利和马·蒙蒂纳利的 20 卷本《全集》(CMA)为例。这个集子是迄今为止最新、最全的版本，其第 8 部分按原来顺序全文发表了尼采 1885 年秋至 1889 年 1 月的全部遗稿。虽然出版者的意图在于，通过“大而全”来证明施莱希塔“出于无心，而在内容上肯定了彼得·加斯特和伊·福斯特-尼采的选材”，从而想“彻底了结”《权力》一书的公案，但却又一次证明了《权力》一书的内容即是 1887 年至 1889 年 1 月的全部遗稿。

尼采精神崩溃的前两年，是他创作的高峰时期，也是他重估一切价值的“使命感”的鼎盛时期，精神活动渐趋白热化。译者对此做了个粗略的统计：尼采在此期间共写作品 7 部（《道德谱系》、《瓦格纳事件》、《狄俄倪索斯颂》、《反基督教的人》、《看哪这人！》、《尼采驳瓦格纳》、《偶像的黄昏》等）；信件 470 余封；此外，就是这 40 多万字的遗稿《重估一切价值》了。这不能不说是破坏性的“超负荷运转”了！

尽管他没有完成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但他当时驰驱的战场景

象却十分壮观。除了没有涉及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以外,几乎涉及当时的各主要学科领域。就哲学来说,涉及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及近代哲学;就政治来说,涉及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就历史来说,涉及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古印度乃至中国;就文学艺术来说,涉及小说、诗歌、绘画、雕塑、音乐、戏剧;就宗教来说,涉及犹太教、基督教、新教(宗教改革)、佛教和伊斯兰教;此外,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细胞学、进化论、遗传学、心理学、犯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语言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科学学科。其中涉及的历史人物竟达220位之多……其论述范围之广和立意之深不能不说是惊人的!但他毕竟不是自诩的“太阳”,他疯了。就象一颗堕入浓密大气层的天外流星,殒灭前留给世人那夺目的一闪:——神奇、瑰丽、可怖……

尼采是一位难于置评的哲学家,这是举世公认的。1986年2月,在联邦德国卡塞尔市郊的霍夫盖斯玛举行过一个尼采思想讨论会,到会的主讲人都是各大学的知名教授。讨论会通知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很有代表性:

“尼采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也还会使人激奋、恐惧、难以接受。人们还记得:在一个日益复杂化和事务主义盛行的世界上,流行着不偏不倚的平庸气,因而几代人都醉心于尼采。他的启蒙批判、宗教批判,他的自觉的非理性主义,就象毒品一样麻痹过许多公民和知识分子;人们也还记得:纳粹曾用断章取义的巧妙手法把他据为己有。此间,尼采研究虽然日趋严肃、科学、公正,但尼采不同于别的哲学家,研究者在他身上难以得出那样明晰的概念来。”

早在本世纪初,尼采的著作就开始传入我国的思想界。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们的研究工作可以说才刚刚起步,虽然如此,研究热情是难能可贵的。何况,按照别人旧教科书论定历史人物的时代已成过去,这必然会给这块废弛已久的园地带来新的生机。

无疑，正确认识和评价尼采，这不仅有其历史的价值，而且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成为这块园地建设的引玉之砖。

本书在《权力意志》之前加译了尼采的自述《看哪这人！》。《权力》部分全系格言体的片断，对一般读者来说，理解上会遇到困难。这篇自述，是作者精神崩溃前两个月的作品，从动笔到完成仅仅花了三个星期(!)。它以独特的方式，比较系统地叙述了作者的身世、主张和主要作品，是作者最后的自白，并与《权力》写作的时间相近，因此，参阅这篇自述，对理解作者的格言会有很大的帮助，故列在前面权充导言。这样的安排，并无其他版本的依据，全是我们的主意，特此说明。

最后，说明一下对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

1. 增加了必要的脚注。尼采著作的原版基本没有注释（英译本也无注释，外来语照录原文），对阅读造成极大不便，译者经过艰苦的查证，加上了必要的脚注（重复出现者只在首次加注）。

2. 外来语（拉丁、希腊、意大利、法文等）由于数量太大，因此，原则上不注文种（或原文）。长段引语，或疑难处加注文种（或原文）。原文版中外来语基本上用斜体字排印，译文中以着重号表示。

3. 省略句和标点符号尽可能忠实于原著风格，译者为“猜译”的需要，全文参照了英译本：《The Will to Power》，Translated by Anthony M. Ludovici, 1929 London。

4. 译文附有《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各节相应编号，以〈 〉和阿拉伯数字标在各节之首，以备比较和查考之用。

译者

1988年2月25日于北京



## 目 录

插图	1
看哪这人!——自述	3
序言	4
我为什么这样智慧	9
我为什么这样聪明	22
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	41
《悲剧的诞生》	50
《不合时宜的思想》	56
《人性的，太人性的》及其两个续篇	61
《朝霞》——论道德即是偏见	67
《快乐的科学》	70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 也是无人能读的书	72
《善与恶的彼岸》——未来哲学的序曲	86
《道德谱系》——一篇论战文章	88
《偶像的黄昏》——怎样用锤子进行哲学阐述	90
《瓦格纳事件》——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92
为什么我是命运	99
80年代遗稿选编	109
尼采年表	708
后记	711



希腊瓶画上的萨路尔形象(西柏林古代博物馆藏品)



希腊瓶画上的萨珀尔形象

“《看哪这人！自述》已送出版社了。——这本书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它为我本人和我的著作提供了某些心理学和传记性的材料：人们对我的情况将会一目了然。”

(1888年11月13日致弗兰茨·奥弗贝克)

## 看哪这人！<sup>①</sup>

### ——自述

---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卡尔·施莱希塔《弗里德里希·尼采文集》(5卷本)1981年乌尔斯坦出版社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袖珍版第3卷译出]

---

① 这篇自述是尼采1888年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约3个星期)的产物。书名取自《圣经》，传说耶稣蒙难前头戴荆冠，身披紫袍，受尽凌辱和嘲弄。当时罗马帝国驻巴勒斯坦总督彼拉多指着耶稣对众人说：“看哪这人！”(拉丁语：ECCE HOMO)<sup>2</sup> 这里尼采以耶稣自比，故名。——译者

## 序 言

### 一

可以预言，我不久就要向人类提出比以往更为严峻的要求。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说明我是什么人。其实，人们也许知道：因为，我没有使自己成为“无见证的”。我的使命的恢宏与同时代人的渺小成鲜明对照，因此，人们既不相信我的话，也对我不屑一顾。我是靠着自己的信誉活下去的。说我活着，这也许只是一种成见？……我只须同暑期到上恩加丁<sup>①</sup>来消夏的每一个“有教养的人”晤谈，以使我相信，我没有活着……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与我的习惯，尤其是自傲的本能格格不入的一种义务，即宣称：听我说！因为我如此如此的一个人，可别把我同他人混为一谈！

### 二

比方说，我绝非鬼怪，绝不是道德怪物——我的天性同人们一向尊为德行的那一类人的天性截然相反。在我们中间，我似乎觉得这正是我引以自傲的理由之一。我是哲学家狄俄倪索斯<sup>②</sup>的弟子。看来我宁愿作萨蹄尔<sup>③</sup>，也不想当圣徒。不过，请你们还是读一读这本书吧！也许我做到了这一点，也许这部书除了表述同快活和友善方式的对立而外，根本就没有别的什么含义。我冒然允

① 瑞士境内阿尔卑斯山区的高山疗养地。——译者

②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译者

③ 萨蹄尔（又名萨堤洛斯）——希腊神话中的林怪和酒神狄俄倪索斯的随从。在古希腊的瓶画中往往被描绘成裸体的、面容狰狞、行为放荡的半人半羊的精怪，兼醉汉和色鬼于一身。——译者

诺的最后一件大事也许就是“改良”人类了。我没有塑造任何新的偶像；但愿老的偶像会认清，用泥土塑造的双腿究竟意味着什么。把偶像（这是我以前称谓“理想”的用语）打翻在地——这样说更切近我的工作。当人们凭空捏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时候，也就相应地剥夺了现实性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真实世界”和“表面世界”——用德国话来说就是：虚构的世界和现实性……迄今为止，理想这一谎言统统是降在现实性头上的灾祸，人类本身为理想所蒙蔽，使自己的本能降至最低限度，并且变得虚伪——以致朝着同现实相反的价值顶礼膜拜，只因受了它的欺骗，人类才看不到繁盛、未来和对未来的崇高权利。

### 三

——凡是善于发现我的著作散发出来的气息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一种高空之气，一种振奋之气。人们必须对它有所准备，不然，一旦身处其中就有非同小可的受寒危险。寒冰在近，孤寂无边——然而，躺卧在阳光下的万物是多么沉静！呼吸是何等地自由自在！人们会感到有无数的事物处于其间！正如我一向认为和经历的那样，哲学甘愿生活在冰雪和高山——在生命中搜寻一切陌生的和可疑的事物，搜寻以往惨遭道德禁锢的一切。长期漫游禁地的经验告诉我，以往产生道德化和理想化的原因同人们一般想象的大不相同；因为，对我来说，哲学家的秘史，他们沽名的心理已经昭然若揭。——一个才子能容纳多少真理，敢于提出多少真理呢？在我看来，这日益成为价值的基本准绳。谬误（即对理想的信仰），并非出自盲目，谬误来自怯懦……认识上的每个成就和进步的取得，都是勇气的功劳，是自我克制和自我净化的结果……我不排斥理想，我仅仅是在它们面前戴上手套而已……我们追求被禁止的东西；有一天，我的哲学将以此为标志征服天下，因为，从原则

上来说，人们一向禁锢的东西不外是真理。——

#### 四

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我给予人类的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馈赠。这部书发出的声音将响彻千年，因此它不仅是书中的至尊，真正散发高山空气的书——人的全部事实都处在它之下，离它无限遥远——，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它来自真理核心财富的深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温泉，下去的每个吊桶无不满载金银珠宝而归。这里，没有任何“先知”的预言，没有任何被称之为可怕的疾病与权力意志混合物的所谓教主在布道。从不要无故伤害自身智慧的角度着眼，人们一定会首先聆听出自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的这种平静的声音的——“最平静的话语乃是狂飚的先声；悄然而至的思想会左右世界——”

“无花果从树上落下，它们新鲜而甜美；它们掉落时，撕破了鲜红的外衣。对成熟的无花果来说，我是北风。

因此，象无花果一样，这些学说是为你们而落，我的朋友们：现在请你们吮吸它的汁液和品尝它甜美的果实吧！现在是秋色满园、万里晴空的下午——”①

这不是任何狂热分子说的话，这里没有任何“传教士”；不强求任何信仰；一点一滴，一言一语，从无限光辉之源和幸福之渊流溢出来——语速缓慢，娓娓动听。这类东西只会流入出类拔萃者的心田；成为这里的听众，乃是无上的特权；不是随便什么人只要愿意就能聆听查拉图斯特拉的声音的……，难道查拉图斯特拉不是一个蛊惑者吗？……但是，当他第一次重归寂寞时，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可以说，他所说的与任何“智者”、“圣徒”、“救世主”和别的

---

①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分第2章。——译者

颓废者在类似场合要说的截然相反……不仅言词两样，他也是另一种人……

“我独自去了，我的门徒们！你们现在也走吧，独自离去吧！我希望如此。

离开我，小心查拉图斯特拉！最好是，耻笑他！说不定他已欺骗了你们。

智者不仅一定会爱自己的敌人，他也一定有能力恨自己的朋友。

假如人们始终只当学生，他一定会报复老师。你们为什么不愿扯拽我的花冠呢？

你们尊崇我：假如有一天你们的尊崇突然消失，又会怎样呢？你们要小心，免得让雕像压扁你们！

你们说，你们信仰查拉图斯特拉？可查拉图斯特拉有什么重要呢！你们是我的信仰者，可一切的信徒又有什么重要呢！

你们还没有发现你们自身，可你们发现了我。一切的信仰者都是如此；因此一切信仰都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我请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身；而只有当你们大家都否定了我的时候，我才愿意来到你们身边……”<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尼采

---

①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1部分第22节第3小节。——译者



在这完美的一天，一切都臻于成熟，不仅葡萄变成褐色，同时一线阳光投射到我的生命之上；我顾后瞻前，我从未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的美好事物。今天我没有白白送掉我的第44个年头，我有理由埋葬它——生活在这当中的东西已得到的拯救，是不朽的。重估一切价值的第一部书，《查拉图斯特拉之歌》，《偶像的黄昏》，我用榔头著述的尝试——所有这些都是这一年赐予的，甚至是这一年第四季度赐予的！我怎能不感谢我的整个一生呢？——因此，我将自述生平。

## 我为什么这样智慧

我生活的幸福和它举世无双的特性也许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如果用句微妙的话来说：假如我是我的父亲，那早已死掉了；假如我是我的母亲，那我仍然活着，并且一年老似一年。这双重根源，好象来自生命阶梯最高的一级和最低的一级，既是没落，也是新生——这些，如果有某种意义的话，说明了同生命总体相关联的、异乎寻常的中立性和自由性，这使我脱颖而出。我对兴衰征象有一般人所不及的敏感，我尤其是这方面的行家——我通晓这两个方面，因为我就是这两个方面。我父亲36岁就死了：他文弱可亲而多病，就象一个注定短命的人——与其说他是生命本身，倒不如说是对生命的亲切回忆。在我父亲生命衰老之年，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了。在36岁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我看不清三步以外的东西。那时——1879年——我辞去了巴塞尔的教授职务，整个夏天象幽灵一样住在圣摩里茨，象幽灵一样在瑙姆堡度过了下一个冬天，我生命中最最暗淡无光的日子。那是我生命的低潮：《漫游者及其影子》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无疑，那时我把自已看成了幽灵……下一个冬天，也就是我住在热那亚的第一个冬天，伴随着极度虚弱而来的愉快和灵性几乎促成了《朝霞》的问世。这本书反映出的精神上的完全开朗和明快乃至兴旺，不仅与我身上极度的心理衰弱合拍，而且甚至与极度的痛楚一致。连续三天三夜的头痛和痰阻的折磨——我甚至具有了辩证学者的清醒头脑，并且极其冷静地思考了许多问题，而在我比较健

康的情况下，我的思想反而不够缜密，不够细心，不够冷静了。我的读者也许知道，我是如何把辩证法视为颓废征象的，譬如最著名的例子：即苏格拉底<sup>①</sup>。——对理智的一切病态的干扰，尤其因发烧引起的半昏迷状态，对我来说至今都还是十分陌生的事情，要弄清它们的性质和频率，我还得请教书本才行。我的血液流动缓慢。谁也没有在我身上找出发烧迹象的本事。有位医生把我当神经病治疗过很长的时间，他最后说：“不！您的神经没有问题，倒是我本人神经质。”某种局部的蜕变当然无法指证；尽管重度的消化系统衰弱引起了全面的衰竭，可是查不出胃的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疾也是如此，虽然几乎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这也仅仅是后果，而非原因。以致那怕生命力有稍许的增长，也会重新导致视力的增进。——漫长的岁月在我身上的消逝就意味着康复——很遗憾，它同时也意味着旧病复发、恶化，一种颓废的周期。无论如何，我对颓废问题是内行的，这还需要多说吗？我对此了如指掌。甚至那种领悟和理解的精巧技艺，那种有敏锐感的触觉，那种“明察秋毫”的心理，以及我所掌握的其他所有技能，都是在那时学会的，这是那个时代——万物（无论是观察本身，还是观察器官）在我心中都变得精微化的时代——的馈赠。从病人的角度去看较为健全的概念，反过来，从丰富生命的充盈和自信来俯视颓废本能的隐蔽活动——这就是我经受的为时最长的训练，即独到的经验，假如说我在某个方面有所专长的话。现在，我对此得心应手了，我有一双颠倒乾坤的手：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唯有我才能“重估一切价值”的首要原因。——

---

<sup>①</sup> 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399)——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译者

## 二

总而言之，我既是个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明证之一就是，我对逆境总是本能地择优而适，而本来的颓废者却总是采取于己不利的办法。就总体而言我是健全的，就局部而言，我才是颓废者。绝对的孤独化和摆脱惯常联系的能力，自我强制，戕贼自身，拒不就医——这一切都流露出我当时对必做之事的坚定绝对本能。我牢牢把握自身，我搞的是自我康复，任何心理学家都得承认先决条件——这人在本质应是健康的。一个典型病态的人是没有办法康复的，更谈不上自我康复了；反之，对于一个典型的健康的人来说，病患甚至可以成为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实际上这就是今天浮现在我眼前的漫长的病患岁月。我好象重新发现了生命，也发现了自我。我品验了一切美好乃至微不足道的东西，通常是轻易品验不到的——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我的哲学……因此，我提请诸位注意：我生命力最低下之日，也就是我不再当悲观主义者之时。因为，自我再造的本能禁止我创立一种贫乏的和泄气的哲学……那么我们到底凭什么去识别卓绝之人呢！一个卓绝的人会使我们产生赏心悦目之感。因为他是由一块既坚硬光滑，又香气袭人的奇木雕琢成的。他只享受对他身心有益的东西；一旦超过这个尺度，他的欢愉，他的欲望也就轧然而止了。他发现了抗御损伤的良药，他善于化偶然之害为有益；凡是不把他置于死地的东西，都使他变得更坚强有力。他本能地汇集所见、所闻、所经验的一切；他就是慧根。因为他就是遴选淘汰的原则，他滤掉了许多东西。无论是看书、处人，或是欣赏景物，他胸中自有定见。因为凡是经他选中、认可的东西，他便给予尊重。他对各种刺激反映迟缓，有条不紊，这是长期的谨慎和有意的高傲造成的——他考验过切的刺激，他避而远之。他

既不相信“噩运”，也不相信“过失”；他能对付自己，也能对付别人；他懂得忘却；——他坚强到足以使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变为使自身得到最大利益的东西。——那好吧！我是颓废者的对立面，因为我方才所讲的正是夫子自道。

### 三

这种双重经验，这种能同表面上彼此隔绝的世界左右逢源的能力，反映在我的本能的各个方面——我是双重人格的人，除第一副面孔，我还有“第二副”。而且也许还有第三副……从我的来历来看，我具有超越一切仅仅局限于地域、民族的眼光，作个“善良的欧洲人”，这在我来说是毫不费力的事。另外，我也许比现在的德国人，纯帝国时代的德国人更象德国人——我，我是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可我的祖先是波兰贵族；因此，我的肉体具有许多种族本能，谁知道呢？甚至还有自由否决权。我想起，旅途遇到的人都说我是波兰人，连波兰人也这么说。当想起很少有人把我当德国人时，我真好象属于那些似是而非的德国人了。但是，我的母亲弗兰西斯卡·奥勒尔无论怎么说都是地道的德国人；同样，我的祖母埃尔特姆泰·克劳泽也是地道的德国人。祖母的青年时代是在古老而美丽的魏玛度过的，她同歌德的圈子不无关系。她的兄弟，柯尼斯堡神学教授克劳泽，在赫尔德<sup>①</sup>死后应召担任魏玛宫廷总监。她的母亲，我的曾祖母，曾以“姆特根”之名载于青年歌德<sup>②</sup>的日记，这样的事并不是不可能的。她的再婚丈夫就是爱伦堡的总监

---

① 约翰·哥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作家和文艺理论家，18世纪德启蒙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狂飙运动”的创始者之一。——译者

②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思想家，著有《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和《诗与真》等。——译者

尼采；1813年10月10日，即拿破仑<sup>①</sup>同他的总参谋部进驻爱伦堡的那伟大战争岁月的一天，她生下一个男孩。她虽然是萨克森人，却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倒也可以说，我也是如此。我的父亲生于1813年，死于1849年。在他出任靠近吕岑不远的洛肯<sup>②</sup>教区牧师职务以前，在阿尔滕堡宫廷呆过几年，曾任阿尔滕堡四位公主的家庭教师。她们是汉诺威王后，康士坦丁女大侯爵，奥尔登堡女大公爵和萨克森—阿尔滕堡的泰莱莎公主。他深深地崇敬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他的牧师教职也是这位国王恩准的。1848年事件使他对民众感到心灰意冷。我本人正是在这位国王的生日，即10月15日降生的，因此很自然地便给我取了霍亨索伦皇族的名字弗里德里希·威廉。总而言之，选择这个名字使我占了便宜，因为在我的童年时代，我的生日就是举国欢庆的吉日良辰。——我以有这样一位父亲而感到有无上的特权；我甚至觉得，这样一来我平时在特权方面具有的一切就都得到了解释——生命，对生命的伟大肯定不在此列。首先，对我来说并不需要具备任何要生命的意图，而是需要一种单纯的期待，就会身不由己地跻身于高尚而精美的世界；我在那里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只有在那里，心灵深处的情热才会变得自由。我为了取得这种特权几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的确不是亏本买卖。——但凡是想要从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一书中悟出些什么东西的人，也许要置身于与我相似的境地；把一只脚踏在生命的彼岸……

#### 四

即使我觉得最值得激起敌意的时候，我也根本不了解这种艺

① 拿破仑(1769—1821)——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译者

② 洛肯镇是尼采的诞生地，位于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雷地区，距瑙姆堡不远。——译者

术，——这要归功于我那无与伦比的父亲。不管看上去我是多么非基督教化，我从来也没有激起过他人的恶感，纵观我的一生，很少发现（说到底只有一次）他人对我怀有恶意——不过，也许倒会发现太多的善意的迹象……就是那些到处讨嫌的人，我的经验也无例外地博得他们的好感；我会驯化任何野兽，我还会化腐朽为神奇。在巴塞尔讲授高年级希腊文的七年中，我从未借故惩罚过学生；在我的班上，连最懒惰的学生也变得用功了。我对偶然事件应付裕如。我必须从容不迫，以便达到自制的目的。不论是什么乐器，也不论它的声响多么不协调，譬如“人”这种令人败兴的乐器——假如我真的不能用它奏出动听的乐章，那我想必是生病了。这些乐器本身经常告诉我，它们简直从未发出过这样的声响……最妙不可言的也许就算那位夭折了的亨利希·冯·施泰因<sup>①</sup>了。这个人在得到审慎的许可之后，一度在西尔斯—玛利亚<sup>②</sup>露了三天面，人人都说他不是为恩加丁的缘故才来的。这位优秀的人以其普鲁士容克的全部激烈的天真深陷在瓦格纳<sup>③</sup>的泥淖中（——此外还有杜林<sup>④</sup>的泥淖！）这三天中，他就象受到一阵风暴的感召，骤然乘风直上，振翼高翔。我总是对他说，这是高山空气的作用，谁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因为他的立足点比拜罗伊特<sup>⑤</sup>还高6000英尺，这不是徒然之举——可是，他硬是不相信我的话。……尽管如此，假如有

① 亨利希·冯·施泰因(1857—1887)——男爵，瓦格纳的家庭教师。——译者

② 位于瑞士上恩加丁的西尔斯湖北端，尼采旧居即设在此处。——译者

③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歌剧大师。倡导歌剧改革，扩大了交响乐在歌剧中的表现范围。歌剧内容多取材于古代英雄传说，气魄宏大，歌颂超人，渲染悲剧和宗教神秘。代表作有：《黎恩济》、《漂泊的荷兰人》、《汤豪舍》、《罗恩格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德》、《纽伦堡名歌手》、《尼伯龙根的指环》、《帕西法耳》等。——译者

④ 卡尔·欧根·杜林(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社会经济学家。——译者

⑤ 拜罗伊特位于德国巴伐利亚的上法兰肯，著名的瓦格纳年度音乐节举行地。瓦格纳曾寓居于此地的万弗里德。——译者

人对我搞点小动作和大的恶作剧，那原因并非是“故意”，起码不是恶意造成的。正象我说过的一样，使我抱怨的毋宁说倒是善意，那种给我的生命带来不小祸害的善意。我的经验使我怀疑一切所谓“忘我的”冲动，怀疑助人为乐的“博爱”。在我看来，这是虚弱的表现，是没有能力反抗刺激的典型——同情，只有在颓废者身上才算得上美德。我之所以谴责怜悯者，是因为他们会轻易失去对距离观的羞耻感、敬畏感、敏锐感。因为同情转瞬之间就会散发出庸众的臭气，并且同恶劣的举止近似——这种悲天悯人之手有可能灾难性地卷入一种生死攸关的命运；一种痛楚的孤独，一种对深重罪孽的特权。我认为，抛弃怜悯之心也可算作高贵的美德。我在《查拉图斯特拉的试探》<sup>①</sup>中，勾画出了这样一种境遇：一声凄厉的呼号传入查拉图斯特拉的耳朵，怜悯之心就象临终的罪孽一样向他袭来，想叫他背弃自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保持自制，保持其高尚使命的纯洁性，不受下作的和过于近视的、以所谓忘我活动为营生的动机的干扰。这就是作为查拉图斯特拉这样的人所经受的考验，也许是最后的考验——也就是他对力的真正的证明……

## 五

在另一方面，我也酷似我的父亲，而且简直就象他那过早谢世的生命的延续。正如每个生活在极特殊的环境和对“报复”这个概念就象对“平等权利”一样茫然的人一样，在我最初遇到零星的，或十分严重的愚蠢行为时，我抛弃了一切保护手段，任何安全措施。——这样做是多么合情合理啊！也不需要任何辩解，任何“剖白”。我的报复方式是尽可能迅速地以明智的举动来对付愚蠢，行为这样也许会坐收塞翁失马之效。打个比方说：为了摆脱对酸味的敏

<sup>①</sup>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4部分第2章。——译者



感，我会吞下一罐果酱……有人寻衅捉弄我，他肯定知道我怎样报复；不久以后，我就会找到向“恶作剧肇事者”表示谢意的机会（甚至对恶作剧表示谢意）——或者向他要求某些东西，这比给予更有用……我还觉得，最粗俗的语言，最粗俗的信件要比沉默更温文，更正派。那些缄默不语的人差不多总是缺乏内心的雅致和温馨；沉默就是反抗，囫圇下咽肯定要养成坏脾气，甚至会倒胃口。一切沉默不语的人都有消化不良。——你可以看到，我没有小看粗俗的意思。——粗俗是很富于人情味的反抗形式，在现代柔弱化风行的今天，它是我们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假如一个人粗俗不堪，就算无理也堪称幸福。一个来到尘世的上帝甚至有权行无理之事——唯有担当过失不受责罚的人，才称得上有神性味。

## 六

摆脱怨恨，理解怨恨。有谁知道，在这方面我要怎么由衷感谢我长期的疾患哟！问题确实不那么简单：因为，人们得从力和虚弱出发实际体验才行。假如非要使用某种手段来对付病人和弱者的症状，那么病人和弱者身上的自愈力即人体的抵抗力和自卫本能就会退化。人们就不知该避开什么，也不知道该完成什么，更不知道抛弃什么——随便什么都可以伤害他。人事纠葛不清，经验过于深奥，记忆象化脓的烂疮。病患即是怨恨的本身。——对患者只有一剂良药可用——我称之为俄国式的宿命论，那种不反抗的宿命论。有个俄国士兵认为军旅生活太艰苦，就使出上面这种看家本领，最后躺在雪地上。不再接受任何东西，不吃不喝——变得全无一点反映……这种宿命论的伟大理智不总是慷慨赴死的勇气。在性命攸关的危机时刻当成保命的方法，这等于降低新陈代谢，这一过程的减缓就是一种要冬眠的意志。按照这个逻辑再前进几步，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苦行僧了，这种人会在墓穴中睡上几个礼拜

的……假如人们凡事都要作出反映，便很快会累垮，结果就事事没有反映了。这就是逻辑。没有任何东西比怨恨的冲动更能消耗人的精力了。气恼，病态的多愁善感，无力报复，复仇的渴望，各式各样的混合毒品——对于一个精疲力竭的人来说，显然都是最不利的反映方式，因它是对神经活动的快速消耗，一种对有害消耗的病态增长，比如胆汁流入胃中，这是有条件的。怨恨本身是病人所忌——是病人的冤家。很遗憾，又是病人最自然的癖好。——那位渊深的心理学家，佛祖释迦，最精于此道。他的“宗教”，为了避免把它同基督教般的可怜物相混淆，我们最好称之为摄生学。这门学问生效的程度取决于克制怨恨的程度。让心灵摆脱怨恨——这是走向康复的第一步。“怨怨相报，了无终止；以德报怨，怨恨斯已”：这是佛祖教义的开篇——这不是道德的主张，而是生理学的主张。由虚弱造成的怨恨对弱者自身的危害最大——换一种情况，对精力充沛的人来说，怨恨就是多余的情感，对怨恨的克制甚至就是精力充沛的证明。我的哲学已经向复仇感和怨恨感宣战，甚至进击到“自由意志”学说的领域了——向基督教宣战，这不过是由此产生的一种个别现象而已——。了解了这种庄重严肃心理的人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偏要在这里剖白个人的态度，即我在实践中的本能的坚定性。在颓唐时，我不允许自己产生这些有害的情感；一旦生命得到充分恢复，精力充沛，趾高气扬，我仍旧要压制这种情感。我在上文提到的“俄国式的宿命论”在我身上的表现方式是这样的，即我长年苦守在偶然出现的不堪忍受的环境、地点、居所和社交。这比改变它们要好些，比感觉它们要好些——比奋起反抗它们要好些……那时，凡是来打扰我奉行的这种宿命论的、粗暴地唤醒我的，我都认为是大逆不道——实际上，不论哪一次都有生命危险。——把自身视为天命所归，无意“改变”自身——这即是处在这类状态下的伟大理性。

## 七

另一件事就是战争。就我的本性来说，我是好战的。进攻，这是我的本能之一。有与人为敌的能力，当敌人——这需要以坚定的天性为前提。总之，凡是强大的天性都具有这种能力。这种天性离不开反抗，因而它寻求反抗：侵略性的激情同样属于强者，正如复仇感和怨恨感必然是弱者的属性一样。譬如，女人是好报复的。因为她的软弱决定了这一点，正象她易受他人受难的刺激一样。——进攻者的力量在于他离不开敌对的关系，这是测定进攻者的尺度；力量的任何增长，都在寻求劲敌中显示出来——或者通过课题。因为一个好战的哲学家也要向课题挑战，决斗。他的使命不是克服一般的反抗，而是要战胜那些需要倾尽全力、韧性和武艺才能制服的人——战胜实力相当的对手……势均力敌——这是诚实的决斗的首要条件。要是不把对手放在眼里，那就打不起来。假如我成了主宰，我视某人不如自己，就不去请求交手。——我的战争实践可概括为四大原则：一、我只打战绩卓著的人——假如有可能，我会等待，直到他们成为胜者时再战；二、我只在找不到盟友、孤立无援、引火烧身的时候才向敌人发起进攻……我绝不公开采取不连累自身的步骤，这就是我的正当行为的准则；三、我不搞人身攻击。我把个人当作放大镜，用以窥见鬼鬼祟祟的、一般难以把握的窘态。我攻击大卫·施特劳斯<sup>①</sup>用的就是这种方法。确切地说，我攻击的是一本在德国“教育界”颇有名气的老朽之作——我当场揭穿了这种教化的鬼把戏……我这样攻击过瓦格纳，确切地说是攻击了虚伪，攻击了我们良莠不分、伟大与

---

<sup>①</sup> 大卫·施特劳斯(1808—1874)——德国神学政论作家，基督教历史原理评论家。这里指的攻击参见《不合时宜的思想》第1部分《表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译者

颓废混杂的杂种文化本能；四、我只攻击排除了个性差异的、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过反面经验的事物。诚然，在我看来，攻击是嘉许的证明，有时也是感激的证明。我把我的名字同某人某事相联系，用以表示对人的尊敬和褒奖。赞许或反对——在我看来都是一样。假如我对基督教宣战，那我有权这样做，因为我还没有在这方面经历过灾难和挫折——严肃的基督徒们总是对我表示友善。我本人是基督教的死敌，我不主张把那数千年的厄运加在个人头上。——

## 八

我可以再指出自己天性的最后一个特点吗？因为它使我很难同他人交往。我对洁净本能有一种完全不可思议的敏感，因此我有本事用生理学的方法感知到、嗅到邻近的地方，叫我怎么说呢，最内在的地方，嗅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我靠了这种敏感性生出了心理学的触角，藉以探知和掌握一切秘密。有些人隐藏在心底的很多污垢，也许是卑劣血统决定的、经后天教育粉饰过的污垢，经我一触便知分晓。假如我的观察正确，那么，这些忍受不了我的洁净感的人，在他们的一方，也会感到我来自厌恶心理的谨慎。因为，这些人的气味并不因此而变得更加芳香……极端的洁净感，这是我赖以生存的先决条件。环境不洁净我会死的。——我的习惯由来已久，我在清澈的水中，在一种全然透明的元素中不停地游泳、沐浴、嬉戏。这种洁癖使我在交往中经受了耐性的考验。我的人情味不表现为同情，而是能够忍耐我对别人的同情……我的人情味是一种持久的自我克制。——但是，我离不开孤独，我要说的是康复，返回自我，呼吸自由的、轻松的、令人振奋的空气……我整本的《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首盛赞孤独的酒后狂歌，或者，假如人们明白了我的意思的话，是一首赞美洁净的歌……多亏

不是赞颂纯净的傻瓜<sup>①</sup>。——富于色彩感的人会把查拉图斯特拉视为金刚石。——对人的厌恶，对“庸众”的厌恶始终是我最大的危险……你们愿意听听查拉图斯特拉关于厌恶感的论述吗？

“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才能摆脱厌恶感？谁使我的眼睛返老还童？我怎么才能飞升高阜，在那里再见不到庸众？

我的厌恶感已经使我新添了羽翼，并且赋予了我预测泉源的能力了吗？真的，我必须飞升到极顶，以再现快活之泉！——

啊，我的兄弟们呀！极顶之上为我喷涌着快活之泉！那里有一个生命，在他身边没有庸众与之同泉共饮！

快活之泉，你几乎是过于猛烈地为我喷涌！因为你想斟满酒杯，所以你一再倾杯。

而我要学会更谦虚地接近你，因为我的心为你何等沸腾：

——我的心，燃烧着我的夏天的心哟！这短暂的、炎热的、郁闷的、欣喜若狂的夏天哟！我这颗盛夏般的心是多么渴望你的清凉！

我的春天般的迟移的沮丧过去了！我六月的邪恶的雪花飞去了！我已经完全变成了夏日和夏日的炎午，——

极顶上的夏天，有冷泉和悦心的静溢陪伴。啊，来吧！朋友们！快把你们清澈的目光投向我的快活之泉吧！泉怎能因之而变得混浊呢？它应该以自身的洁净笑脸迎接你们。

用未来之树建筑我们的窠穴；叫雄鹰用它们的喙为我们这些孤独的人衔来食物！

实在说，就不该有可供不洁者分享的食物！他们倒应该去食火，烧掉自己的嘴巴！

---

<sup>①</sup> 瓦格纳歌剧《帕西法耳》中的一个角色，代表苦恼之心的儿子，单纯、天真，但是个傻瓜。——译者

实在说，我们这里没有为不洁者准备的住所！把他们的肉体和精神安置在冰窖里，这可称得上是我们的幸福！

我们要象疾风一般掠空而过，与雄鹰为邻，与白云作伴，与太阳为友。疾风就这样地劲吹。

我希望有朝一日象阵清风在他们中间吹过，并且用我的精神窒息他们的精神。这就是我的未来盘算的事情。

其实，对一切低贱者来说，查拉图斯特拉就是一阵疾风，他告诫自己的敌人和一切吐唾的生物：尔等小心了，不要迎风而唾！”<sup>①</sup>……

---

<sup>①</sup>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分第6章。——译者

## 我为什么这样聪明

为什么我知道的比他人多？我究竟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些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我从未浪费过我的精力。——譬如，从经验中我不知宗教的特殊难题。我也全然不知，我为什么是“有罪的”。同样，我也没有用来测度良心发现的可靠标准。据闻，对我来说良心的发现似乎并不值得重视……我不想抛弃后来的行动，我偏好从价值问题出发，原则上避开恶果和后果。在出现恶果时，人们极易失去观察行为的正确眼光。在我看来，内疚乃是“邪恶的眼光”。失算的东西，正因为它已经失算，所以更应该坚持对它的尊重才是——毋宁说这更切合我的道德观。——“上帝”，“灵魂不死”，“拯救”，“彼岸”，这些东西都属于概念，我可没有为它们浪费过时间。儿童时代就是这样——也许我对此从未有过孩子气？——我根本不知道作为结果的无神论，更不知道作为事件的无神论。因为，出于我的本能，无神论是不言自明的。我过于好奇，过于怀疑，过于傲慢，所以粗浅的答案无法使我满意。上帝，这就是个粗浅的回答；对我们这些思想家来说是一种不高明的解答——。从根本上说，上帝对我只不过是一道粗鲁的禁令：你们不应该思考！……另一个问题却使我感到十分异样的兴趣。“拯救人类”，这与其说取决于神学的奇迹，不如说取决于：营养问题。为方便起见，我们可以这样叙述它：“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力即文艺复兴时期的技能和脱离虚伪道德的美德，你应如何滋养身体？”我在这方面的经验简直糟糕极了。使我感到诧异的是觉悟太迟了！这么迟才

由这些经验中悟出了“理性”。唯有我们德国一文不值的教养——一文不值的“理想主义”——才使我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我为什么恰恰在这方面落伍到了极点。这种“教养”从一开始就教诲我们闭眼不看现实，一心追求那些成问题的所谓“理想的”目标。比如追求“古典的教养”——就好象这种教养不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把“古典的”和“德国的”纳入一个概念似的！不仅如此，——这似有点滑稽——，假如你一旦要设想出一位有“古典文化教养的”莱比锡人的话！——其实，直到我长大成人，我的饮食都很差——用道德家的话来说，即是“非个性的”、“忘我的”、“利他的”，是为了厨师和基督教伙伴的健康长寿。譬如，出于莱比锡烹调的原因，同时也由于我对叔本华<sup>①</sup>的初步研究（1865年），使得我郑重其事地否定了“要生命的意志”。以营养不良为目的，这也会伤及脾胃的——我看，上文提到的烹调就可以顺利地、奇迹般地解决这个问题。（据说，1866年有所改变——，）可德国的一般烹调呢——难道它不要对一切坑人害命的事负些责任吗！餐前汤（早在16世纪威尼斯食谱就已按照德国的叫法称之为alla tedesca了），煮得淡而无味的肉，脂肪和面粉合煮的蔬菜，象砖头一样硬的面食！假如人们考虑到古代人粗野的仿效之需（确实不单古代德国人有此需要），那么人们也就会明白德国精神的来历了——来自令人沮丧的内脏……德国精神就是消化不良症，它什么也消化不了。——不过，即使英国式的医嘱饮食，同样有背于我的本能，同德国式乃至法国式的相比乃是“返回自然”，也就是返回同类相残的状态。我看，这种饮食也会使精神寸步难行——英国女人的脚……最好的烹调要数皮埃蒙特<sup>②</sup>人的。——我不会喝酒；只要一杯葡萄酒或啤酒下肚，就

---

① 阿尔都尔·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主张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和悲观主义。——译者

② 皮蒙（Piemont）——意大利北部省份，首府是都灵。——译者



足以把我一天之内的生活变成“悲哀之谷”——我的敌人住在慕尼黑。假如说我的认识迟了一些，那我在儿童时代就有所体验了。那时我就认为饮酒和吸烟在最初不过是青年男子的虚荣心，后来才变成恶习。瑙姆堡<sup>①</sup>的葡萄酒也许要为这种苛刻的评判负责。相信酒会使人兴奋，这样我想必就应该是基督徒。我要说，我相信的正是我视为荒谬的东西。更奇怪的是，少量的冲淡了的烧酒竟会引起心烦意乱。但如果是烈酒，我竟会象水手般地开怀畅饮。甚至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表现出这种勇敢精神。通宵不睡，用拉丁文撰写和誊抄冗长的论文，以笔下的争强好胜，效法我的楷模萨鲁斯特<sup>②</sup>，用度数最高的搀水烈酒淋洒在我的拉丁文作业上。当我还是著名的普福塔的中学生时，我的心理并不与之完全矛盾，另外，也许同萨鲁斯特的心理也不矛盾。——尽管同著名的普福塔中学的名字不相称……后来，中年前后，当然我对任何“精神性”饮料就彻底忌了口。我，作为从经验出发的反素食主义者，又能郑重其事地劝告一切比较有灵性的人绝对戒酒，正象规劝过我的理查·瓦格纳一样。喝清水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我特别喜爱随时随地都能汲取清泉的地方（尼查<sup>③</sup>、都灵、西尔斯）；我就象狗逐食一样渴求一杯清泉。真理寓于酒：看来，在这里，我关于真理的概念也同外界不一致——我这里，精神摇曳于水上……人们从我的道德论中还可以得到某些暗示。一顿美食要比一顿聊以果腹的饭食更易消化。我是说，整个胃部都发挥作用，这是保证消化良好的先决条件。人们应该了解自己胃的容量。出于同样的理由，奉劝诸君尽量不吃费时太长的饭食，我称之为不间断的牺牲节，包伙客饭上

---

① 瑙姆堡位于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哈雷地区，尼采曾在这里的舒尔普福塔文科中学就读。——译者

② 萨鲁斯特（公元前86—前35）——罗马历史学家。——译者

③ 尼查——意大利地名，位于都灵市的西南方。——译者

就有。——不吃茶点，不喝咖啡；咖啡使人沮丧。茶，只有早上喝才有裨益。量不要多，但要浓。假如茶比通常的淡，那是很有害的，会使人整日郁郁不快。这方面，在最紧密和最细小的界限之间，各人都有各人的标准。气候不相当的时节，早晨也不宜喝茶。餐前一小时，应叫人去冲一杯浓的去脂可可茶。——尽可能少坐；不要相信任何不是产生于户外，不是产生于自由运动的思想——因为在这种思想中筋肉得不到活动。一切成见皆源于五脏六腑。——端坐不动，——我已经说过——，是真正违背神圣精神的罪过。——

## 二

营养问题同地点和气候密切相关。谁也不能随遇而安。凡是肩负伟大使命，而使命又需要他全力以赴的人，对这些条件的选择尤其严格。气候对新陈代谢的影响（使之延缓和加速）是相当大的，以致在选择地点和气候方面的任何失误不仅会使人与肩负的使命相异化，而且可能完全阻止其使命的完成。他根本无法正视这种使命。他身上永远不具备足够的动物性元气，以取得那种汹涌冲击最精神事物的自由。处于那种情况下，人就会认识到：唯有我能胜任此事……轻微的内脏惰性一旦成习，就足以使天才变成平庸，一种德国式的东西；德国气候本身足以使强壮的、富于英气的内脏意志消沉。新陈代谢的速度，是与精神步伐的轻快或迟滞成精确的比例的。的确，精神本身只不过是新陈代谢的一种形式。我们可以列举出曾经产生过，或正在产生人杰的地点：那里，诙谐、狡猾、阴险属于幸福的一部分；那里，天才必有宾至如归之感，他们大家都能呼吸干燥爽快的空气。巴黎、普罗旺斯<sup>①</sup>、佛罗伦萨、耶路

---

<sup>①</sup> 普罗旺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历史行省，9世纪时是个小王国，1481年并入法国；普罗旺斯语属印欧语系罗曼语族，历史上普罗旺斯语出现过优美的文艺作品，是一种著名的艺术语言。——译者

撒冷、雅典——这些地名证明：天才都有赖于干燥的气候和晴朗的天空——即，通过快速的新陈代谢，通过坚持不懈为自己获取无穷力量的可能性。我想起一个例子，一位具有伟大而自由心智的人，仅仅由于受气候的影响，缺少了自然本能，结果成了狭隘委琐的专家和抑郁的人。假如，我不是因病被迫认识理性，思索现实性中的理性，那么我本人最终也会是这个下场。现在，我依靠长期的实践（就象依靠一架极其精密可靠的仪器一样）认识了气候和气象起源的影响，从都灵到米兰的短途旅行中，根据自我心理体验测出了空气湿度变化。我惊恐地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实，那就是，我的一生直至最近10年——有生命危险的年代，总是在一些错误的、于我极不相宜的地点度过的。瑙姆堡、普福塔文科中学、图林根、莱比锡、巴塞尔、威尼斯——就我的生理状况来说，这都是些不幸的地点。假如说，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令人愉快的回忆，那么在这方面强调所谓“道德上的”原因未免愚蠢——即认为似乎无可争辩地缺乏足够的社交。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我一如既往地缺乏社交，可是也没有妨碍我的开朗和勇敢。但对生理问题的无知——讨厌的“理想主义”——我生命中的真正不幸，其中还有多余和愚蠢的成份。从这里面产生不出任何优良的东西，因为没有相抵和相消的东西。从这种理想主义产生的后果中，我找到了用以解释一切失利、伟大的本能的失误和同我生命的使命相背离的谦恭。比如，我成了个语言学家——起码要问，为什么我没有成为医生，或别的什么令人开开眼界的人物呢？呆在巴塞尔的时候，我的精神的生活方式，包括每天的时刻分配表在内，完全是对我精力的极端荒唐的滥用。我消耗的精力得不到任何补偿，甚至连耗尽和添补的问题想都没有想。过去，我没有一点敏感的自私之心，没有丝毫对独断本能的保护，那时，不论同谁都是平起平坐，一视同仁的。“忘我性”，一种对距离感的忘却——这是我永世不能原谅的东西。

当我几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因为我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才开始思考我生命的这种基本的非理性——“理想主义”。唯有疾病才使我接近了理性。——

### 三

营养的选择；气候和地点的选择；——第三条，这一条切不可失误，关于休养方式的选择。按每个人特有的限度，就是允许他达到的界限，即使对受益的界限来说，选择的余地也很狭窄。就我而言，任何阅读都属于我休养的范围。因此，它构成了使我摆脱自身和得以漫步陌生的学科和陌生的心灵世界的那些行动的一部分——是我现在不再理会的东西了。阅读使我从我的严肃认真中得到休整。在埋头工作时，别人在我这里是看不见书的。因为我不让别人在我左近说话，甚至思考。因为那就等于阅读……你们真的注意到以下情况了吗？精神孕育，使精神和整个机体从根本上决定深度的紧张状态。这时，偶然性，任何一点外界刺激的作用都十分强烈、十分“深入”。因此，应尽可能避开偶然性和外界刺激；把自我坚壁在精神孕育的、第一本能的、明智的行列里。要我容许陌生的思想悄然地爬过墙头吗？——这确实就叫阅读……继劳作时期和收获时期而来的就是休养时期。你们来吧！你们这些令人赏心悦目、饶有趣味的书啊！——一定要是德国书吗？……这得话说半年以前，我突然发现手头有一本书。可那是一本什么书呢？——那是维克多·波尔夏特<sup>①</sup>的名著《希腊的怀疑论者》，它比较成功地利用了我的《第欧根尼·拉尔修<sup>②</sup>论集》中的见解。怀

---

① 尼采同时代不知名的哲学家。——译者

② 第欧根尼·拉尔修（三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古代哲学家丛书的编纂者。——译者

疑论者是在两面乃至多面性的哲学王国中唯一值得尊敬的人！……平常，我总是遁入同样的几本书里，甚至是有限的几本书，几本合乎我的口味的书里，自得其乐。也许我生性不喜泛泛读书：书房会使我生病。我对新书与其说“宽容”、“大度”以及别的“博爱”，倒不如说是谨慎，甚至心怀敌意，这是我的本能……因此，我手不释卷的是几本早年的法国作家的著作。我只相信法国的教养，并且认为欧洲通常自诩的一切所谓“教养”统统都是误解，更不用说德国的教养了……我在德国见到的高等教育的特例都来自法国，尤其是瓦格纳夫人考西玛。就我所知，她是审美问题上的第一声鸡唱。——我虽然不读巴斯噶<sup>①</sup>的书，但却喜欢巴斯噶。他是基督教最富教育意义的牺牲品，是慢性扼杀，先是肉体，后是心理。整个逻辑学的表现形式是非人的、残暴的、恐怖无比的。我在思想方面具有某种蒙台涅<sup>②</sup>式的傲慢，也许在肉体中。谁知道呢？我的特技审美，使我对狂放的天才莎士比亚<sup>③</sup>不无切齿痛恨之感，而仰慕莫里哀<sup>④</sup>、高乃依<sup>⑤</sup>和拉辛<sup>⑥</sup>等人的大名：但这并不能阻止我把晚近的法国人看成可亲近的社团。我根本无法想象历史上竟有这么一个时代，它能象巴黎一样拥有如此好奇同时也是如此精明的心理学家。我试举——因为他们人数相当不少——保尔·布尔热<sup>⑦</sup>、比埃尔·洛蒂<sup>⑧</sup>、吉

① 巴斯噶(又译帕斯卡, 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著有《思想录》。——译者

② 蒙台涅(又译蒙田, 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 欧洲近代散文体裁的创始人, 著有《随笔集》3卷行世。——译者

③ 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 诗人, 主要著作有《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译者

④ 莫里哀(1622—1673)——法国悲剧大师。——译者

⑤ 比埃尔·高乃依(1606—1684)——法国舞台诗人, 古典戏剧大师。——译者

⑥ 让·巴蒂斯特·拉辛(1639—1699)——法国诗人, 戏剧家。——译者

⑦ 保尔·布尔热(1852—1935)——法国小说家。——译者

⑧ 比埃尔·洛蒂(1850—1923)——法国小说家。——译者

普①、美拉克②、阿纳托尔·法朗士③、朱尔·勒梅特尔④诸位先生为例，或推举强大种族的一员，一位真正的拉丁人，我特别喜欢的人，莫泊桑⑤。我推崇这一代，——我们私下说，贬抑那些教过他们的、全然受了德国哲学毒害的伟大的先师们（譬如，泰纳⑥先生就受过黑格尔⑦的毒害，他对伟人和时代的误解就是黑格尔的赠物）。凡德国势力所及，文化就会遭到摧残。只有战争才“拯救”了法国的精神……司汤达⑧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偶然之一——因为他身上体现的一切划时代的事件，都是我偶然看到的，绝不是他人推荐的——司汤达独具慧眼，是有先见之明的心理学家，他把握事实的能力令人想到最伟大的事实的临近（看见鹰爪就知道拿破仑）。最后，——这绝非可提可不提的，他是真正的无神论者，在法国，这类人——光荣的普罗斯佩·梅里美⑨是不可多得的……莫非我本人嫉妒司汤达吗？他先声夺人，讲了一句无神论的绝妙俏皮话，这本该由我来说才是：“上帝唯一可原谅之点，就是他并不存在”……我本人在什么地方也说过。迄今为止，对生命的最大责难是什么呢？上帝……

#### 四

亨利希·海涅⑩赋予了我抒情诗人这个崇高概念。我在所有

---

① 吉普(1850—1932)——法国女作家，原名加布里埃尔(女)伯爵。——译者

② 亨利·美拉克(1831—1897)——法国戏剧家。——译者

③ 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原名雅克·阿纳托尔·蒂博。——译者

④ 朱尔·勒梅特尔(1853—1914)——法国小说家兼戏剧家。——译者

⑤ 莫泊桑(1850—1893)——法国著名作家。——译者

⑥ 伊波利特·泰纳(1828—1893)——法国历史学家，科学院院士。——译者

⑦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译者

⑧ 司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原名马利-亨利·贝尔，代表作《红与黑》等。——译者

⑨ 普罗斯佩·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译者

⑩ 亨利希·海涅(1797—1856)——德国著名诗人和政论家，著作有《诗歌集》。

千年王国里漫游，试图寻求他那样甜美和激昂的乐章，但是白费力气。他含有一种神性的愤怒，假如没有这种愤怒，我简直难以想象什么是完美——我评价人和种族价值有个标准，这就是他（它）们一是要明白，上帝和萨蹄尔是不可分的。——要象他那样驾驭德语！肯定有一天人们要说，海涅和我早就是德语的第一批特技演员了——我们大大超过了德国人单纯用德语所取得的所有成就。人们一定认为我同拜伦<sup>①</sup>的《曼弗雷德》有着极深的亲缘关系。因为，我在自己内心世界中发现了这一切深渊。我13岁时就已成熟，能读这本书了。对那些在有了《曼弗雷德》以后还胆敢提《浮士德》的人，我无话可说，只报以一瞥。德国人不能胜任任何伟大的概念：舒曼<sup>②</sup>就是明证。出自对这位自作多情的萨克森人的愤懑，我曾为《曼弗雷德》诗剧谱写过一首反序曲。汉斯·冯·毕洛夫<sup>③</sup>说，他在谱曲纸上还从未见到过这样的东西，因为，这简直是对缪斯女神的亵渎。——假如我要为莎士比亚寻找一个最高级的公式，那我总会找到这个公式，即他勾画了凯撒<sup>④</sup>这个典型。别人想不出这类典型——别人要么是他，要么不是他。伟大的诗人只能从自己的现实中汲取营养——直到他无法维持自己写作的程度……假如我看一眼我的《查拉图斯特拉》，那我就要在房间里来回踱上半小时，抑制不住难以忍受的抽泣痉挛。——我真不知道还有比莎士比亚更刺痛心灵的读物。为了不得当这样的傻瓜，一个人要受些什么罪呀！——你们了解这个哈姆雷特吗？令人发狂

《哈尔茨山游记》等。——译者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1817年发表诗剧《曼弗雷德》。——译者

② 罗伯特·舒曼（1810—1856）——德国著名作曲家，晚期浪漫派大师。——译者

③ 汉斯·冯·毕洛夫（又译布娄，1830—1894）——德国钢琴家兼指挥家，曾同考西玛·李斯特结婚，后离异，考西玛改嫁瓦格纳。——译者

④ 凯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帝国的著名政治家和统帅。——译者

的不是怀疑，而是肯定……但是，为着这样去感觉，你得是深邃的，是深渊，是哲学家……我们大家都害怕真理……但我承认：因为我本能地肯定，培根<sup>①</sup>先生乃是这类最不祥文学的发起者、自戕者。美国的糊涂虫和傻瓜们的可怜饶舌干我什么事呢？但是，实现幻觉的最强大的力，同实现行为、行为怪物的犯罪力之间不仅互相协调——而且前者以后者为前提……长久以来，我们对培根先生——就任何字面意义上来说，他是第一位现实主义者——了解得不够，因此，想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他本来想干什么，他自身经历了些什么……见鬼去吧，我的批评家先生们！假定当初我给查拉图斯特拉起个陌生的名字，譬如叫理查·瓦格纳，那么两千年来的真知灼见恐怕不足以发现《人性的，太人性的》的作者就是查拉图斯特拉的幻影……

## 五

这里，在我谈起我生命的休养问题时，我为了感谢，得找那个最深沉和最实在休养的人说上几句话。毫无疑问，这指的是我同理查·瓦格纳的一段亲密交往。同一般人的关系，我极易忘怀；我绝不想从我的生活中抹去在特利普森<sup>②</sup>度过的时光，信任的时光，欢愉的时光——深沉的时光……我不知道别人对瓦格纳作何感想。但在我们的天宇上可称万里无云。——说到这里，我要再提一提法国——我没有任何理由，我仅仅是对尊崇瓦格纳的那一帮人撇一下嘴角而已，他们是惺惺惜惺惺……就象我一样，在我深沉的本能中，一切德国的东西都和我格格不入，以致和德国人的接近妨碍我的消化过程。我同瓦格纳的初次交往，也是我平生直舒胸臆的

---

① 培根(1561—1626)——英国著名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唯物主义创始人。——译者

② 特利普森——瓦格纳迁居拜罗伊特前在瑞士的住所。——译者



第一次：我认为，我把他尊为异国，尊为一切“德意志美德”的对立面、反叛者。——我们，我们这些在50年代沼泽气息中度过了童年的人，对德意志这个概念来说，必定都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能成为革命者——我们绝不能容忍伪君子当道的环境。至于这个伪君子今天是否改头换面，是穿猩红的号坎，还是身着轻骑兵的制服，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那好吧！瓦格纳就曾是一位革命者——他摆脱了德国人……欧洲，除了巴黎，别处都没有这位艺术家的栖身之地。因为唯有巴黎才有作为瓦格纳艺术前提的所有五种艺术感官中的敏锐感，层次感，对心理病态的触感。别的地方，人们没有追求形式的狂热，没有在排练上的郑重其事——这是独一无二的巴黎式的郑重其事。在德国，人们根本就不会有象狂妄野心这样的概念，因为它活在巴黎艺术家的心灵中。德国人是温良的——以前瓦格纳毫不温良……不过，关于瓦格纳现在所属的那一类同谁有着最近的亲缘关系，我已经说得够多的了（见《善与恶的彼岸》255节及以下各节，尼采自注）：他属于法国后期浪漫主义，是那种象德拉克罗瓦<sup>①</sup>和柏辽兹<sup>②</sup>那样的意志昂扬类的艺术家，都带有病态的特点，即本质不可救药，都是追求表现的狂热分子，都是彻头彻尾的名家……瓦格纳的第一个有才气的追随者到底是谁呢？是夏尔·波德莱尔<sup>③</sup>，他也是首先了解德拉克罗瓦的人，典型的颓废派，整整一代艺术家，都在他身上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也许是最后一个……叫我根本不能原谅瓦格纳的地方何在呢？他对德国人降格以从——他成了帝国的德国人……德国势力所到之处，它就要摧残文化。——

---

① 奥伊根尼·德拉克罗瓦(1798—1863)——法国浪漫派画家，代表作：《自由之神引导人民》。——译者

② 埃克托尔·柏辽兹(1803—1869)——法国浪漫派作曲家。——译者

③ 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抒情诗人和艺术理论家，象征主义的创始人。——译者

## 六

我思索再三，假如没有瓦格纳的音乐，我也许熬不过我的青年时代。因为以前我命中注定就是德国人了。假如一个人想逃脱忍受不了的压力，那他就离不开大麻。那好吧，我就离不开瓦格纳。瓦格纳是专门用来对付一切德国东西的毒剂——，毒品。我不否认这一点……从我听到《特里斯坦和伊佐尔德》中的一段钢琴曲的时候算起，——恕我说句恭维话，冯·毕洛夫先生！——，我就已经成了瓦格纳的崇拜者了。我看不起瓦格纳的早期作品——还是太一般化了，“德国味”太浓了……不过，时至今日，我还在寻找有象《特里斯坦》这样惊险诱人、战栗不安、无限可爱的作品——我找遍了所有的艺术作品，结果是徒劳一场。同《特里斯坦》的第一个音符相比，达·芬奇<sup>①</sup>的种种奇葩都失去了魅力。这部作品是瓦格纳登峰造极之作。他以这部歌剧为转机，接连创作了《纽伦堡的名歌手》和《尼伯龙根的指环》。它们变得更健康了——但在瓦格纳这样的天性那里，这是一个退步……我认为我生逢其时，我正好是在德国人中生活过来的，因此成熟到了足以接受上述作品的程度。这是头等的幸运，因为，心理学家的好奇心在我身上达到了如此的地步。对于从来没有病到足以产生“地狱般的快感”的人来说，世界是贫瘠的，因为，这里甚至允许祈求一种神秘的公式。——我认为，我比谁都更理解瓦格纳能够取得的成就，那使人动情的大千世界，除了瓦格纳，谁也生不出这样的羽翼。正如我一样，我强大到足以把在我看来是最可疑和最危险的东西化为有益的东西，并且借以变得更加强大，因此，我把瓦格纳称为我一生中的大恩人。我们之所以是我们，同病相怜，我们受难之深，超过了本世纪的其他人。

---

<sup>①</sup>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雕刻家和自然研究者，与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共称文艺复兴三杰。——译者

这一事实将永世把我们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瓦格纳在德国人中间纯粹是个误解，我也是这样，并将永远如此。——首先要得有二百年的心理和艺术的训练，我的日耳曼先生们！……但这已无可挽回了。

## 七

——我还要对那心有灵犀的听众说几句话：我到底想要音乐干什么。要音乐欢快而深沉，犹如十月的午后。要它独具一格，无拘无束，脉脉含情；要它成为一个卑俗而风雅的娇小女人……我绝不相信德国人有知道音乐是什么的能耐。为人称道的德国音乐家，名列前茅的最伟大的音乐家都是外国人、斯拉夫人、克罗地亚<sup>①</sup>人、意大利人、荷兰人或犹太人；在另外的场合，德国人则是强大的种族，象亨利希·许茨<sup>②</sup>、巴赫<sup>③</sup>和亨德尔<sup>④</sup>这样的德国人已经死光了。我本人总还是十足的波兰人，和肖邦<sup>⑤</sup>相比，我献给音乐的只是一个零头。基于三个理由，我要把瓦格纳的齐格弗里特<sup>⑥</sup>式的田园诗当成例外，也许还有李斯特<sup>⑦</sup>的某些作品，因为在管弦乐的幽雅音符方面，他略胜所有别的音乐家们一筹。最后，还要提一下所有在阿尔卑斯山那边成长起来的人——也就是阿尔卑斯山的这

---

① 在南斯拉夫境内。——译者

② 亨利希·许茨(1585—1672)——德国作曲家，作品多为宗教体裁。——译者

③ 约翰·塞巴斯提安·巴赫(1685—1750)——德国作曲家，著名基督教教会音乐家。——译者

④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1759)——德国作曲家，曾与巴赫齐名。——译者

⑤ 肖邦(1810—1849)——波兰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译者

⑥ 齐格弗里特——指瓦格纳的著名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第3部分。——译者

⑦ 弗兰茨·冯·李斯特(1811—1886)——匈牙利著名钢琴家和作曲家。——译者

一边……我简直少不得罗西尼<sup>①</sup>，也不能没有我音乐的南国，我的威尼斯的名手彼得·加斯特<sup>②</sup>的音乐。当我说阿尔卑斯山的那一边时，本来我指的就是威尼斯。假如要我为音乐寻找另一个别名，那就是威尼斯。我不知道眼泪和音乐有什么区别——想到南国，我不无因怯懦而生的战栗，我认为这是幸运。

不久以前，  
我立在暗夜的桥边，  
远处传来歌弦；  
金色的涓滴涌过  
战栗的天地间的一线。  
划艇，灯火，音乐——  
醉醺醺荡入朦胧一片。

琴弦自鸣，  
暗中拨动我的心弦。  
还有一首划艇之歌，  
悄然飘忽其间。  
我的心灵因极乐而发抖，  
——谁曾倾耳听见？

## 八

在这一切事物中——营养、地域和气候的选择，对休养的选择——占支配地位的乃是自我保存的本能，它分明就是自卫的本能。对许多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拒之门外——这是头等的聪明，是第一个明证，证明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种自卫本能

① 吉奥西诺·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译者

② 彼得·加斯特(1854—1918)——原名亨利希·科泽利茨，德国作家和作曲家，尼采的学生和朋友尼采著作的出版者。——译者

习惯上称之为审美。它的命令式不仅在真有“忘我性”时表示否定，而且尽可能不用命令式来表示否定。应当摆脱所有一再使否定变为必需的事物。理性表现为防御性支出，尽管不多，但会渐变为成例、习惯。它支出极大，因而造成完全多余的贫困化。我们巨大的支出乃是涓滴积累的结果。防范、拒之门外，这就是消耗——对此不可含糊——力，消耗在消极目的方面。人们可能仅仅由于持续不断的防范之需而变得如此虚弱，以致不能自存，——假定，我走出我的房门，找到的不是幽静和具有贵族政治风味的都灵，而是一个德国的小城市。因为，我的本能真可能隔绝自身，以顶回这个堕落卑怯的世界逼向本能的一切。或者，我发现了德国的大城市，这人为的罪恶、不毛之地，那里随便什么，好的和坏的，都是舶来品。那么人们岂不要摇身一变而为刺猬吗？——但长棘刺就是浪费，甚至是双料的奢侈。假如事情由人们自己决定，就不要长棘刺，而要生摊开的双手……

还有一种聪明和自卫的形式，即尽可能没有反映，要逃离使人注定要丧失“自由”乃至丧失创造力，从而变成单纯的试剂的那种境遇。我认为，读书就是个例子。一个只会“啃”书本的学者——平庸的语言学家一天差不多能打发200本——到后来则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一旦不啃书本，他就不会思考了。假如他思考——他还能够做单纯的反映，他就回答了一个刺激（——一个经过阅读得出的思想）。学者把自己全部的力气都花在了肯定和否定上了，用在了对已经想到的东西的批评方面——于是，他本人就不再思考了……自卫本能，在他身上已经消解，否则他会抛弃书本的。学者——就是颓废派。——下述事实乃我亲眼所见：天资聪敏而自由的天才们，早在30年代就已经“读毁了”，剩下的只有火柴，只有磨擦它，才会发出火花——思想。——拂晓，万籁清新，在精力如天边朝霞的时光，读书——我称它为罪孽！——

## 九

行文至此，我不能再回避对下述问题的回答了：即我为什么成为现在的我。这样，我就触及到自我保存艺术的杰作——自私了……即使假定，使命、天命、使命的命运大大超过了平均值，那也许就没有什么比面对所肩负的使命的自我更危险的事了。我成为我现在的样子这一事实，须以我根本没有想到我成为现在的样子为前提。按照这种观点，连生命的种种失误，暂时的弯路和歧途，迟移，“谦虚”，浪费在使命彼岸的热忱等等，都具有本身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里面表现出伟大的聪明才智，甚至最高的聪明才智。因为，这里，反求诸己也许是走向毁灭的药方；自我忘却、自我误解、自我蔑视、自我狭隘化和自我平庸化，这些东西就会变成理性本身。用道德家的话来说：博爱，舍己为人可能是强烈保存自我的保护性对策。我一反自己的定例和信念，站在“忘我”冲动的一边，因为，这种冲动在这里是为自私和克己服务的。——人们应该保持整个意识外表（意识就是外表）的纯净，不受任何伟大命令的污染。甚至还要提防各种大话，提防各种伟大的姿态！真正的危险在于，认为本能过早地“认识了自己”——。此间，那种有组织能力的、适于统治的“观念”，从深处渐渐生长起来——它开始发号施令，它逐渐使人从歧路回归坦途！它准备了个别的、有朝一日表现为实现整体性所不可缺少的手段的质和能——就顺序来说，在它还没有从压倒一切的使命、“目的”、“宗旨”、“意义”透露出某些东西之前，它就造就了一切有用处的能力。——从这方面看，我的一生简直就象奇迹一般。为了担当重估一切价值的大任，也许必须具有比普通人更多的才能，尤其要具备对立的、不自相毁灭、不自相破坏的才能。才能的等级制；距离感，保持距离而又不树敌的艺术；绝不含糊其词，绝不“调和”。这些无比庞杂的多种多

样的才能，尽管如此它们同混乱是不同的——这是我本能的先决条件，是我的本能长期隐蔽工作的结果和艺术的匠心所在。这种本能的高级防护作用表现如此强烈，以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知道在我体内正在滋长着的東西——以致我所有的能力臻于成熟，在达到极限的那一天，竟象火山一样喷发。在我的记忆中，好象没有耗费心力的事例——在我的一生中，找不出任何拼搏的迹象，我是英雄气质的对立物。“想”成就些什么，“企求”些什么，心中有某种目的，有某种“愿望”——据我的经验，我对诸如此类的东西毫无所知。在这样的时刻，我放眼于我的未来——遥远的未来！——就象放限于平静的海面一样：没有一丝热望去干扰它的宁静。我丝毫无意使情形变得与现在的有什么两样；我自己也不想变成另外一个人……我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从来没有什麼愿望。过了44岁生日的我，可以这样说了，他从来没有为了荣誉、女人、金钱操过心！——我本来就不缺这些东西……就这样，比方说，有一天就当大学教授——我根本就没打过这样的算盘，因为我当时还不到24岁。同样，此前的两年，我成了语言学家。因为，这指的是我第一篇语言学论文——不论从哪个方面说，它都是我的发端——应我的导师李奇耳<sup>①</sup>之邀，发表在他主办的《莱茵博物》杂志上（李奇耳——我心怀敬意提起这个名字——，他是我迄今仅见的一位天才学者。他具备那种使我们图林根人所特有的、令人愉快的、甚至德国人也对此抱有同感的迂腐气——为了达到真理，我们甚至宁愿踏上非同寻常的途径。我想，这番话用在离我更近的同乡，聪明的列奥波特·冯·兰克<sup>②</sup>身上，也是恰如其份

---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李奇耳(1806—1876)——德国古典语言学家，尼采在莱比锡大学的导师。——译者

② 列奥波特·冯·兰克(1795—1865)——德国历史学家，普鲁士王家史官，史料批判学的创始人。——译者

的……)。

## 十

——人们一定会问我，究竟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呢 因为，假如我命中注定要担当大任，那就愈发害了我。我的回答是，这些琐屑小事——营养、地域、气候、休养，一切自私自利的诡诈——这是超越一切的概念，比迄今人们所认为的一切重要的东西还要重要。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应当开始再学习。过去，人类郑重称道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纯粹的臆想，确切地说，是出自病态的、有害的(最深刻意义上的)天性的恶劣本能——，诸如“上帝”、“灵魂”、“美德”、“彼岸”、“罪恶”、“真理”、“永恒的生命”等等，所有这些概念……但是人们却在这些概念中寻求人性的伟大，人性的“神性”……这样一来，一切政治问题，社会制度问题，一切教育问题，都从根本上弄错了，以致人们误将害群之马当成了伟人——以致人们教诲别人要轻视“琐事”。我要说，这乃是生命本身的基本条件……现在，假如我把自己同一向被人誉为上流人物的那些人比较一下，那么两者之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了。我根本不把这些所谓“上流人物”当作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人类的渣滓，是疾病和报复本能的怪胎。他们是灾祸，甚至是不可救药的、敌视生命的非人……我要当他们的敌人。对一切健康本能具备最高的敏感，这是我的特权。我身上没有任何病态的特征；即使重病缠身，我也从不是病态的；想从我的本质中寻找狂热性的痕迹，那是白费力气。在我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无法找到那怕一星点傲慢和装腔作势。激昂慷慨与伟大无涉；弄姿作态的人是虚伪的……谨防一切金玉其外的人！——当生命要我付出最艰苦的努力时，我反而觉得轻松，甚至非常的轻松。凡是在今年秋天的70天中见过我无间歇地完成了头等纯粹的、空前绝后的业绩的人，都不可能发现



我有紧张的痕迹，而是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这是出于我对千秋万代的责任心啊。我从来没有吃得这样香，睡得这样甜过——同伟大的使命打交道，除了用游戏，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式。这是基本前提，伟大的征象。最轻微的局促，抑郁的面容，生硬难听的嗓音，所有这些对人都有妨碍，更不利于他的事业！……不要神经质……苦于孤独，这也是有害的——我总是苦于“繁杂”……还在小的时候，7岁，我就已经知道，人类的话送不进我的耳朵。谁见过我为此闷闷不乐过吗？——今天，对待诸位，我仍然有同样的谦和，我对最卑下者都充满惻隐之心。总之，我无丝毫的傲慢，无丝毫的轻蔑。受我蔑视的人，会流露出我曾蔑视过他，因为，我的生存使体内流着卑劣血液的人恼怒不已……我衡量伟大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你们不要想变更什么，将来不要，过去不要，永远也不要。不要单纯忍受必然，更不要逃避，而是爱它——因为在必然之前，一切理想主义都是谎言——，……

## 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的好书

### —

我个人是一回事，我的著作又是一回事。——这里，在我还没有涉及这些著作以前，首先谈一谈对它们的理解和误解的问题。我干事就象事情产生那样的漫不经心。谈这个问题的时机还未到来，因为我的时代也还没有到来，有几篇东西会作为遗著出版的。——也许有一天，人们生活 and 说教的制度就如同我们认为的那样，甚至发展到要开设讲座，讲授《查拉图斯特拉》的地步。但是，假如我今天就期待有人会听取或接受我的真理，那未免与我大相径庭。因为今天还没有人听取，还没有人懂得接受我的东西，这不仅是理解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不想被人误解，因此，我也不要误解自己。——再说一遍，在我的一生中，你提不出我有什么“恶意”；即便是文字上的“恶意”，我也几乎举不出什么例证。相反，纯粹的傻事却不胜枚举……在我看来，假如有人读我的书——我甚至说他偏爱我的书（更不用说过分了），那会是他能够给予自己的最高奖赏之一……亨利希·冯·施泰因博士有一次心口如一地报怨，说他一点也不明白我的《查拉图斯特拉》说的话。我对他说，这就对了，因为，明白了他说的六句话，即体验了这六句话，世人就会达到比“现代人”还要高的境界。具备这种距离感的我，怎么能希望我所认识的“现代人”去读我的书呢！——我的成功正好同叔本华相反——我要说，“没人读我的书，将来也没有人读我的书”。——我不想否认，人们在否定我的著作时一再出现的天真使我感到了满足。今年夏天，当我也许打算用我的气

势磅礴、力大无边的文学使其余文学失去平衡的时候，波恩大学有位教授出于好意告诉我说，我本该用别的方式，因为这类东西无人能读。——后来，不是德国人，而是瑞士人提供了两个极端的事例。维·魏德曼<sup>①</sup>博士在《联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善与恶的彼岸》题为《尼采写的一本危险的书》的文章。卡尔·施皮特勒<sup>②</sup>先生写的关于我的书的一篇综合报导，也发表在《联邦》报上。这两篇东西是我一生中的最高极限——我要提防着别说出什么来……例如，后者硬把我的《查拉图斯特拉》说成是对更高风格的尝试，并希望我以后还会照顾到内容；魏德曼对我在致力消除一切彬彬有礼的情感方面的勇气表示尊重。——这里，字里行间都巧施一点偶然的诡计，其严谨性虽然令我肃然起敬，然而却是头足倒立着的真理。其实，有人要想击中我的要害，甚至以惹人注目的方式，他只消指出“重估一切价值”就行了，用不着拿钉子钉进我的头……毋宁说，我试图得到一种解释。——可是，终究没有人能够从书本包括的东西中得出比他原先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在经历中得不到印证的东西，便无法认识。让我们设想一种极端的例子：假如一本书讲的东西完全超出经常性的，或那怕是罕见的经验可能之外——那么它对一系列新经验来说就是第一语言。在这种场合简直什么也听不明白，由于音响的欺骗，所以在听不到任何音响的情况下，也就认为什么也没有……无论如何，这即是我通常的经验和我经验的独特性，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自认为从我的著作中了解了某些东西的人，其实只是根据他自己的想象从中汲取了某些东西，汲取的往往是我的反面，譬如认为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对我一无所知的人，似乎理也不理。——“超人”，是用来形容一种至

---

① 约瑟夫·维克多·魏德曼(1842—1911)——瑞士作家，1880年以后担任伯尔尼《联邦》报小品栏主编。——译者

② 卡尔·施皮特勒(1845—1924)——瑞士诗人，编辑。——译者

高卓绝之人的用语，这种人同“现代”人、“善良”人、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完全相反——它出于查拉图斯特拉即道德破坏者之口，是个很值得深思的用语——几乎人人都把它想当然地按照与查拉图斯特拉形象对立的价值含义来理解。硬说超人是一种高等的“理想主义”典型，是半为“圣徒”、半为“天才”之人……还有另一个有学问的、头上长角的畜生由此而怀疑我是达尔文主义者。甚至有人在这方面重新发现了那个违背知识和意志的大骗子，卡莱尔<sup>①</sup>的“英雄崇拜”，可这是我深恶痛绝的东西。假如我向某人低声耳语，叫他与我说在帕西法尔中，倒不如说到凯撒·波尔查<sup>②</sup>那里去寻找超人，他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的。——请原谅！人们，尤其是报纸，对我的著作的品评，我毫无兴趣。我的朋友，我的出版者了解这一点，但没有告诉我。在一个特殊场合，我当面听见了对一本书——《善与恶的彼岸》——的种种非议，我简直可以就此写一篇有趣的报导了。有消息说，《民族报》——普鲁士的一家报纸，——为了告诉我的国外读者起见，恕我直言，我本人只读《巴黎晚报》——，郑重其事地认为这本书是一个“时代的信号”，是不折不扣的容克哲学。《十字报》还真没有说这种话的胆量……人们真的相信这些话吗？

## 二

以上是德国人方面的情况：因为别的地方处处都有我的读者——都是出类拔萃的智者，他们是些受过磨难、在高级地位和义务中熏陶出来的人物。在我的读者中甚至有真正的天才。在维也

---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主张英雄崇拜，站在浪漫主义立场来批判英国资产阶级。——译者

② 凯撒·波尔查公爵(1475—1507)——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诸侯之一，系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为人残忍狡诈，玩弄权术，是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原型。——译者

纳，在圣彼得堡，在斯德哥尔摩，在哥本哈根，在巴黎和纽约——各处都发现了我：因为我不是欧洲低地——德国心目中的尼采……说句实话，我更喜欢那些没有读过我的书、从来没听说过我的大名、也不知哲学为何物的读者；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比方说这儿，都灵，凡是我露面的地方，都使人感到轻松愉快。最使我受宠若惊的是那些市场上的老妇们，她们没有为我挑出最甜美的葡萄之前是不肯歇手的。达到这种程度的人，必定是哲学家啰……人称波兰人是斯拉夫人中的法国人，这不是偶然的。有位风度翩翩的俄国女人，她无论何时都不会搞错我的属性。举止庄重，我办不到，甚至这样做会使我非常尴尬……用德语思考，用德语感觉——我什么都会，但举止庄重超过了我的能力……我的老师李奇耳甚至认为，我构思我的语言学论文时的样子就象巴黎的小说家——极其紧张激烈。即使在巴黎，人们也会对我表现出的一切大胆和谨慎感到惊奇——用泰纳先生的话来说——；我担心，即使用酒神颂歌的最高形式，也会在我身上找到机智，那种永远不会变得愚蠢（变成“德国的”）的盐……我别无所能。上帝助我！阿门！——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几位甚至从经验中就知道，长着长耳朵的是什么东西。那好吧，请允许我冒昧地说，我的耳朵最短。这一点会使女人相当感兴趣——我看，似乎她们感到更了解我了，是吗？……我尤其是蠢驴的敌人，因而成了世界史上的怪物——用希腊语，而且不仅用希腊语来说，我才是基督教的敌人……

### 三

某种程度上说，我知道我作为作家的特权。某些情况下，的确使我感到，要习惯于我的著作，是会“损害”审美的。人们甚至再也看不进别的书了，起码看不进哲学书了。进入这样一个高妙的境界是无可比拟的荣誉——要做到这一点的绝不是德国人。总

之，这是一种应该受用的荣誉。凡是与我一样具有高度意志的人，都会在这里面得到对学习的真正陶醉。因为，我来自鸟飞不到的高山，我知道尚且无人误坠其中的深渊。有人对我说，对我的书爱不释手——我的书甚至会划破漫漫长夜的寂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骄傲和构思巧妙的书了——这些书某些方面达到了地球的最高峰，玩世不恭了；人们得用无比纤细的手指和最勇敢的拳头才能掌握精神实质。任何脆弱的神经都学不到手，连消化不良也不行，一次不行就永无希望。不应情绪紧张，应该有一个愉快的腹部。不仅精神的贫乏和狭隘会妨碍领会书的内容，内脏的怯懦、不洁、嫉仇造成的妨碍尤大；从我口中吐出一个字，足以当面激起一片邪恶的本能。在我的朋友中，有许多实验动物，借助它们，我会感觉到对我著作的形形色色的、很有教益的反映。凡是无意同著作内容打交道的人，比如我所谓的朋友，都会因而变成“无个性的”。人们祝我有幸再走“这么远”——希望我在语调更加活泼方面再求进步……这些恶习不改的“精灵”，“美丽的灵魂”，彻头彻尾的骗子手，他们对这些书简直无从下手——因此，他们就看不起这些书，这就是一切“美丽的灵魂们”美妙的必然结果。我朋友中间的这帮长角的畜生，——恕我直言——，纯粹的德国人，叫我明白了，他们并不总是同意我的见解。但有时候……我甚至听到对《查拉图斯特拉》也说过这样的话……同样，人身上的任何“女权主义”，男人也不例外，也严重妨碍领会我的思想。人们绝不要进入这个鲁莽知识的迷宫。人们应该不惜精力，人们应该具备冷酷无情的习惯，以便在冷酷的真理中感到精神愉快，思想开朗。假如要我设想一位完美的读者，脑海中便总是浮现出一位有勇气、很好奇的怪物。此外，也是一位能屈能伸的、有心计的、谨慎从事的人，一位天生的冒险家和探索者。总之，我不知道说什么更好，我到底在向谁说话，就象查拉图斯特拉所说：他要向谁叙述自己的谜呢？

“向你们，勇敢的探索者，那曾使用灵巧的风帆航行在可怕的大海的人，——

你们，沉溺于迷的人们，欢愉朦胧的人们，你们的灵魂被笛声诱向每个迷惘的深渊的人们；

——因为你们不愿用法懦的手去试探一条线索；在你们能够猜破的地方，你们就会痛恨推理演绎的……”<sup>①</sup>

#### 四

同时，我要概述一下我写作风格的技艺。用文字，也包括文字的韵律，表述一种状态，一种充满激情的内在的紧张——这就是一切风格的意义。鉴于我身上内在状态非同一般的多样性，因而我具备运用多种风格的可能性——具备人们所曾具有的五光十色的风格的技艺。任何优秀的格调表达的都是内在状态，它通过对文字、文字的韵律、表情——一切周期性法则都是表情——都是没有闪失的风格。我在这方面的本能不会有错的。——独特的优秀风格——纯洁的愚行，纯粹的“理想主义”，有点象“自在之美”，象“自在之善”，象“自在之物”一样……前提总是这样，假定世界上有听众存在——假定还有能够产生同样的激情并与之相称的人存在，假定不乏允许我们对之表白的人。——譬如，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就在寻找这种人——啊！他一定要花更长的时间去寻找哟！——人们值得考验他……可是直到那时为止，将不会有人理解我在本书所运用的技艺；因为，能够大胆运用崭新的、前所未有的、真正为这种人创造的技艺手法的人，还从未有过。有人认为，诸如此类的东西，过去德语中可能有过，此说尚有待证明。因为，我本人曾断然否认过此事。在我之前，人们不知道用德语能完成什么事业——

---

<sup>①</sup>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部分第2章。——译者

即人们用一般语言所能完成的事业。伟大韵律的技艺，圆周句艺术的伟大风格，表现一种超凡的、超人激情的大起大落，这都是我首先发现的；借象《查拉图斯特拉》第3部分最后一节《七个印记》这样的酒神颂歌，我就在那一向称之为诗歌的东西的上方，凌空翱翔了。

## 五

——我的著作显示出我是一位无与伦比的心理学家，这也是善良读者获得的第一印象——这是我尊重的一位读者，他读我的书就象优秀的老语言学家读我的贺拉兹<sup>①</sup>一样。除了那些有名气的哲学家、道德家以及别的蠢货废物之外，人人皆有同感的那些话，我看，都是头脑简单的失误：譬如，相信“博爱主义的”和“利己主义的”对立，自我本身成了“高级的欺诈”，成了“理想”……既没有利己主义的行为，也没有非利己主义的行为。因为，从心理学来说，这两个概念都是荒谬的。或者“凡是人都追求幸福”……或者，“幸福是德行的报答”……或者，“痛苦和快乐是对立的”……道德，人类的巫婆，彻头彻尾地篡改了一切心理的东西——道德化了——以致达到荒谬可笑的地步，以致爱情都变成了“博爱”……人们应当坚定不移，应当勇敢地站立在自己的双腿上，否则你根本无法去爱他人。其实，女人最清楚这一点：她们对那些忘我的、纯客观的男人一定不感兴趣……顺便，恕我冒昧地说，我是了解女人的吧？这是我从酒神那里得到的陪嫁的一部分。谁知道呢？也许我就是永恒女性的第一位心理学家。她们大家都爱我——那是些老掉牙的故事了。失身的女人，“解放了的”，不能生育的不计在内。——幸运的是，我不愿意让人撕碎：假如一个完美的女人爱你，

<sup>①</sup> 贺拉兹(公元前65—前8)——罗马诗人，以歌颂爱情、酒、友谊、社交的人生哲理著称。——译者



她会把你撕碎的……我了解这些可爱的狂妇……啊！多么危险的、鬼鬼祟祟的、潜行的小小食肉动物！而同她们在一起时，又是那么惬意！……一个倾心报复的妇人，说不定会冲撞命运本身。——女人不知要比男人邪恶多少倍，也远比男人聪明；女人身上的善早就是蜕化的一种形式了……尽管有这许多所谓“美丽的灵魂”，从根本上说，还是存在着生理的弊端——我不把一切都讲出来，不然，我就变成了嘲弄医学的人了。争取平等权的斗争简直就是一种病症；医生都知道这一点。——女人，愈是女人味道浓时，就愈是疯狂反对一切权利。天性，两性间的战争，这方面的确让女人占据了第一把交椅。——人们听见了我给爱情下的定义了吗？这是唯一值得哲学家来下的定义。爱情之法就是战争，基础就是两性之间不共戴天的仇恨。——你们听见了我对如何解救——“拯救”女人这个问题的回答了吗？让她生一个孩子。女人离不了孩子，而男人总不过是工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女人的解放”——这是有缺陷的即不孕女人仇恨健全者的本能——反对“男人”的战争总不过是手段、借口、策略。因为她们要抬高自己，要当“自在的女人”，当“高等的女人”，当“理想主义的”女人，所以她们就降低了女人的一般等级——水平。为此，没有比文科中学式的教育、长裤汉和让政治畜生投票选举更便当的手段了。从根本上说，解放了的女人是“永恒女人”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败类，她们最低下的本能就是复仇……一整套恶毒阴险到极点的“理想主义”的种类——这种“理想主义”有时也表现在男人身上，例如，在易卜生这个典型的老处女<sup>①</sup>那里——理想主义的目的就在于毒害良知，毒害性爱的天然性……为了不让别人怀疑我在这方面既正派又严肃的信念，我还想从我反恶习道德法典中选出如下信条告诉你们：我用恶

<sup>①</sup> 易卜生（1828—1906）——挪威著名戏剧家，提倡妇女解放，代表作《娜拉》等。尼采在这里是讽刺他对天然性爱的无知。——译者

习一词向任何种类的、违背自然的行为开战。或者，——假如你们喜欢文雅字眼的话——，向理想主义开战。这一信条说：“宣扬贞洁就是公开煽动违背自然的行为。任何对性生活的蔑视，任何用‘不贞洁’这个概念玷污性生活，都是对生命的犯罪——都是违背生命这个神圣精神的重大罪行。”

## 六

为了传授作为心理学家的我的一个概念，我举出《善与恶的彼岸》一书中出现过的古怪心理学。——此外，我不许人们对我在此处描写的对象进行任何猜测。“心灵的天才，正如伟大的声音可以深入到每个灵魂的内心深处一样，他一言不发，双目紧闭，在他脸上没有引诱的顾盼和皱纹。他善于表现，这是他高超技艺的一部分——不是以本来面目出现，对他的追随者来说，表现为强制，愈来愈近地逼近他，愈来愈内在地、彻底地追逐他……心灵的天才，他使一切喧嚣和自鸣得意哑然失声；他教诲服从，他使暴躁的灵魂安祥，并给予它们以新的享受要求——静卧，如一面明镜，使深邃的天宇映照其间……心灵的天才，他教诲鲁莽笨拙之手变得稳重，把握起来更加妥贴；他可以猜到厚暗冰层下面的点滴财宝和甜美的精神财富；他是探测长埋和禁锢在泥沙之下被人遗忘了的金粒的魔杖……心灵的天才，由于接触了他，人皆可满载而归，不是受宠若惊，不是为别人的好东西感到高兴和压抑，而是本身也富有，比以往更新奇，大开其窍，为一阵和风所吹绽和窃知，也许更为不定，更为娇嫩，更为脆弱，更为支离破碎，但却充满希望，莫可名状的希望，充满新的意志和潮流，充满了新的非意志和反潮流……”。①

---

① 见《善与恶的彼岸》第9章第295节。——译者

## 《悲剧的诞生》

### 一

为了合理评价《悲剧的诞生》(1872年)一书,应该忘掉一些东西,该书借以发挥作用和使自身着魔的东西,正是它的错误所在——这本书借重瓦格纳主义,似乎成了崛起的象征。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本书才能了结瓦格纳生平中的大事件:从那时起,瓦格纳的名字才唤起伟大的希望。直到今天,人们还提醒我不要忘了这件事,其中可能是《帕西法耳》引起的事:认为这一运动对文化有重大的价值,这本来是我的不对。——我发现,人们引用这本书作为“由音乐精神引起的悲剧的再生”。过去,人们只听信瓦格纳关于艺术、意图和使命的这种新公式——因此,隐含在这本书里的瑰宝被忽略了。“希腊精神和悲观主义”,这倒是个更明确的称谓。第一要义,即希腊人是怎样处理悲观主义的——他们用什么手段克服了悲观主义……悲剧正好证明,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在这一点上也如其他地方一样,叔本华又犯了错误。——平心而论,《悲剧的诞生》似乎是不合时宜的。人们万万想不到,这篇作品是在沃特<sup>①</sup>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开始酝酿的。我带着这个问题来到麦茨<sup>②</sup>城下,那是九月的寒夜,我作为病员看护在军中服役;可人们宁可把它看作是50年前的旧作。它不涉及政治——“非德意志的”,今天人们肯定也会这么说——,它散发着令人讨厌的黑格尔气息,它仅在若干公式上带有叔本华的报丧者的香水气味。这里有一个“观

① 沃特——德国西南部邻近德法边境的小城,普法战争的战场之一。——译者

② 麦茨——法国西北边境城名,也是普法战争的战场之一。——译者

念”——即狄俄倪索斯和阿波罗<sup>①</sup>的对立——被转译为形而上学，历史本身就是这个“观念”的发展。在悲剧中，统一体的对立消除了，由此看来，一向没有露面的事物，突然对立起来，结果它们互相启发，彼此理解了……比如歌剧同革命……这本书有两项带根本性的革新，一、对希腊人的狄俄倪索斯现象的认识——这是对这一现象的首次心理学分析，这本书把这一现象看成整个希腊艺术的根据之一——。二、对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首次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用“理性”对抗本能。坚决主张“理性”就是埋葬生命的危险的暴力！——全书对基督教表示深沉的、敌意的缄默。它既非阿波罗，也不是狄俄倪索斯。它否定美学的一切——《悲剧的诞生》唯一承认的价值：在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基督教是虚无主义的，而狄俄倪索斯的象征却达到了肯定的最大极限。只有一次提到基督教传教士，说他们是“侏儒”、鼯鼠一类的阴险家伙……

## 二

这篇处女作非同一般。就我最内在的经验来说，我发现了有史以来唯一的比喻和对应物——因此，我是首次认识到狄俄倪索斯这一神奇现象的人。同时，由于我认为苏格拉底是颓废派，这就充分证明了，我对心理的把握是可靠的，不会受任何道德特质方面的侵害——因为我认为道德本身就是颓废的象征，这是认识史上的独创。我提出的双重性概念不知要比那傻瓜般的乐观主义对抗悲观主义的可怜饶舌高明多少倍！——我首先发现了这个特殊的对立——潜在的报复欲对抗生命蜕化的本能（——基督教，叔本华哲学，一定程度上还有柏拉图<sup>②</sup>哲学，全部理想主义都是典型）和

<sup>①</sup>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光明之神。——译者

<sup>②</sup>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8）——古希腊哲学家，主要著作有《理想国》等。——译者

一个来自充盈和超充盈的、天生的、最高级的肯定公式，一种无保留的肯定，对痛苦本身的肯定，对生命本身一切疑问和陌生东西的肯定……这种最后的、最欢乐的、热情洋溢的生命肯定，不仅是至上的认识，同时也是为真理和科学所严格证实的认识，并且成了科学和真理的基础。有待清算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也不缺乏任何东西——因为在价值等级制中，为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所拒绝的生命因素甚至比颓废本能所肯定的（所能肯定的）东西更高一筹。理解这一点需要勇气，而勇气的条件是充沛的力。因为，只有在勇气许可的范围之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人们才会接近真理。认识即对现实的肯定，对强者和弱者来说，都是不可少的，正如在软弱灵感的影响下，弱者肯定要胆怯和逃避现实——“理想”一样……弱者没有认识的自由，因为颓废派离不开谎言——谎言是他们赖以维持的条件。——凡是对“狄俄倪索斯”一词不仅理解、而且借以认识了自身的人，用不着再去反驳柏拉图，或基督教，或叔本华——他会嗅出那霉变气味的……

### 三

因此，我是怎样发现了“悲剧的”这个概念，发现了关于悲剧心理这个有限认识的，下面我在《偶像的黄昏》中还要谈到。“肯定生命，甚至肯定生命的最陌生和最棘手的问题。要生命的意志即甘心牺牲最高的和无穷无尽的生命类型——我称其为狄俄倪索斯的，我认为，这就是通向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同情，不是为了用激烈迸发来摆脱危险的冲动——这是亚里士多德<sup>①</sup>的误解——；而是为了越过恐惧和同情，成为生成本身的永恒

---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著有《工具论》、《形而上学》等。——译者

欢乐——这种欢乐本身也就包含着对毁灭的欢乐……”<sup>①</sup>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有理由认为我自己就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即悲观哲学家的敌人和对手。在我之前，没有人把狄俄倪索斯的激情转化为哲学的激情，即缺乏悲剧的智慧所致——我探索过早于苏格拉底 200 年的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们，找寻我有关的征象，但白费力气。我对赫拉克利特<sup>②</sup>保留一点怀疑，在这个人的近旁，我感到比别的什么地方更加温暖和舒适。肯定消逝和毁灭，这对狄俄倪索斯哲学来说是决定性的。肯定对立和战争，肯定生成，甚至坚决否定“存在”——无论如何，我在这里应该承认，他和我的思想十分接近。“永恒轮回”学说，即万物的绝对和无限重复循环——查拉图斯特拉这一学说，最终也可以说是赫拉克利特所主张的学说。起码斯多葛派<sup>③</sup>这个继承了赫拉克利特基本思想的学派就有这种明显的迹象。——

#### 四

这部著作表现了一种极其远大的希望。我简直没有任何理由打消对狄俄倪索斯的音乐未来寄以的希望。让我们放眼一个世纪，你们就会看到，我要消灭违逆自然亵渎人类的壮举定会成功。那崭新的生命之党，担当了最高天职即掌管驯育人类权力的党，——包括无情地消灭一切败类和寄生虫的使命在内——，将有可能在地球上重建生命的繁荣，这样就会使狄俄倪索斯现象再度出现。我预言，悲剧时代必将来临，因为，当人类经历了认为战争虽

① 见《偶像的黄昏》第10章第5节。——译者

②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80)——杰出的古希腊哲学家，自发的唯物主义者。——译者

③ 斯多葛派因其创始人塞浦路斯的芝诺(约公元前336—前264)讲学处所而得名，即画廊派。早期斯多葛派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混合体，在罗马帝国晚期则发展成为斯多葛主义，以伊壁鸠鲁为代表。——译者

历尽千辛万苦、但又绝对必要这种意识之后，即不以为苦之后，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必将再生……有位生理学家也许会再加上一句话，即近年来，我在瓦格纳的音乐作品中听到的东西一概同瓦格纳无关了。假如说我描写过狄俄倪索斯式的音乐，那是在描写我所听到过的东西——我必须本能地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我内心具有的新的精神。对此的尽可能确凿的证明，就是我写的《在拜罗伊特的瓦格纳》。凡是关于心理问题的重要段落，说的都是我自己——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把出现瓦格纳的地方换上我的名字，或换上查拉图斯特拉。酒神颂歌式的艺术家的整个形象，就是查拉图斯特拉现作者的形象，用极其深浓的色彩绘出，以免时时触动瓦格纳的现实。瓦格纳本人是知道这一点的：他在这篇文章中认不出自己了。——同时，在我的查拉图斯特拉专家眼里“拜罗伊特思想”已经不是不可解释的概念了：变成了那伟大的日午，那出类拔萃之人献身最壮丽使命的时刻——谁知道呢？这是我还要经历的一次盛大节日的幻梦……开头几页的激情，是世界历史性的。第七页上谈到的目光，就是查拉图斯特拉本来的目光。瓦格纳，拜罗伊特，全德国的渺小可怜性，乃是反映未来的海市蜃楼的一块云朵。我本人性格的一切重要生理特征同瓦格纳相差不多——光辉夺目的和灾难性的势力并行。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具有过权力意志，肆无忌惮的果敢精神，无限的认识力，而要行动的意志并不因而窒息。这篇文章所论述的都是预言：希腊精神行将再生，那些亚历山大的反对者必然出现，在亚历山大用剑斩断戈尔狄俄斯之结<sup>①</sup>以后，这些人又把希腊文化的戈尔狄俄斯之结重新结了起来……请聆听一下这世界历史强音吧，是它引出了“悲剧信念”（第

---

<sup>①</sup> 戈尔狄俄斯之结——相传佛律癸亚王戈尔狄俄斯所结的难结，预言有能解此结者当为亚细亚之王，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以剑断之，比喻快刀斩乱麻的意思。

——译者

4 节) 这一概念: 在这篇著作中全是清一色的世界历史强音。这是最奇特的“客观性”。我自己是什么人, 对此我有绝对的信心, 这也反射到偶然的现实性上——关于鄙人的真理, 来自恐怖异常的深渊。在第 9 节, 我胸有成竹地描绘和预言了查拉图斯特拉的风格。对于查拉图斯特拉代表的结局, 人类彻底的净化和奉献的一幕, 人们永远不会找到有比第 6 节更好的表达方式。——



## 《不合时宜的思想》

### —

构成《不合时宜的思想》的四篇论文是彻底战斗性的。它们表明，我不是躺在床上作美梦的傻瓜，表明我以剑拔弩张为快事——也许同时表明，我是个具有危险而自由的腕关节的人。第一次（1873年）攻击的目标乃是德国的教育，当时我就对它报以无情嘲弄的一瞥了。因为它无意义、无实体、无目的：是一种纯粹的所谓“公共舆论”。假如以为德国人的武功证明这种教育有一定成绩，或者，证明德国人战胜了法国，那就没有比这更坏的误解了……第二篇不合时宜的文章（1874年）指明了我们科学活动方式的危险性，指明了这种方式侵蚀和毒害了生命的因素——：生命受到了这种非人化齿轮装置、机械论、工人的“非人格化”、“劳动分工”这种伪经济学的危害。目的没有了，文化——是手段，现代的科学活动，变得野蛮化了……这篇论文第一次把“历史意义”，把本世纪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意义”看成病态，看成衰败的典型先兆。——第三篇和第四篇不合时宜的思想指出了更高的文化概念，重建文化的概念，提出了两个极端自爱和自我驯育的形象，也就是典型的不合时宜的类型。这两个人对他们周围的一切——“帝国”、“教育”、“基督教”、“俾斯麦”<sup>①</sup>、“文治武功”——极端蔑视。——他们就是叔本华和瓦格纳，或者，一言以蔽之，尼采……

---

<sup>①</sup> 奥托·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第二帝国宰相。  
——译者

## 二

这四篇抨击文章最成功的，首推第一篇。它招来的大喊大叫，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说都是引人注目的。我揭下了一个昌盛民族的伤疤——我认为，这个民族之所以得胜，并不是文化的结果，也许，是别的什么东西……反响来自各方面，不仅来自大卫·施特劳斯的朋友，我嘲笑这些人是温和的德国教育俗物的典型，简言之，是“新老信仰”的街头《福音书》作者（——自从这篇文章出现了教育俗物一词以来，它在德语中生了根）。我给了符腾堡人和士瓦本人以致命的一击，因为他们的反映憨直而强烈，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普鲁士的反映则更聪明些——这些反映中带有更多的“柏林蓝”<sup>①</sup>。最无礼的要算莱比锡的一家报纸了，即臭名昭著的《边境信使报》；我为了稳住盛怒的巴塞尔人而煞费苦心。只有几位老先生，出于复杂的、部分无法明说的原因，坚决站在我的一边。其中有格丁根的艾瓦尔特<sup>②</sup>，他明确表示，我的一击对施特劳斯是致命的。老黑格尔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sup>③</sup>，也遭到同样下场，从那时起，我就把他看成最先关心我的读者之一了。在他晚年时，他喜欢提起我的大名，譬如他喜欢提醒普鲁士的史学家冯·特莱奇克<sup>④</sup>先生，被他遗忘了的“文化”的概念可以找谁打听。关于这篇著作及其作者的令人费解和篇幅冗长的论述，出自哲学家冯·巴德尔<sup>⑤</sup>的一位老门生之手，即维尔茨堡<sup>⑥</sup>的霍夫曼教授的笔下。他从这篇文章中预

① 柏林蓝——系由黄红氰(亚)铁酸钾制造的名牌德国颜料。——译者

② 亨利希·艾瓦尔特(1803—1875)——德国东方学者和《旧约全书》学者。格丁根位于今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译者

③ 布鲁诺·鲍威尔(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之一，1866年以后成为自由民主党人。——译者

④ 亨利希·特莱奇克(1834—1896)——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译者

⑤ 弗兰茨·冯·巴德尔(1765—1841)——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译者

⑥ 维尔茨堡——位于今联邦德国巴伐利亚州，中有莱茵河穿流而过。——译者

见了我的伟大命运——即引起危机，并对无神论作最后的决断，他认为办这种事，我乃是最本能、最无情的人。无神论是把我引向叔本华那里去的东西。——平时温文尔雅的卡尔·希尔布兰特<sup>①</sup>大胆而有力地称赞了我的著作，说它们最引人注目，最令人感受到巨大的刺激，他是最后一个通达人情的德国人，也是善于笔耕的人。人们在《奥格斯堡报》上见过他的文章，今天，人们也可以读到他那小心谨慎的文集。在这里，我的文章被说成成果、转折点、第一个自我意识和吉兆，是德国人对精神事物的严肃性和激情的表现。希尔布兰特的文章对该文的形式，对该文表现出的成熟的审美和在区分人和事方面的完美技巧，赞不绝口。他称赞这是德语论战文章的杰作——表现在对德国人既危险重重、又有劝诫力的论战艺术之中。他信心十足，他说，我有关德语退化的论述十分大胆，这对我是个激励（——今天，他们扮演语言纯正派作家的角色，却连造句都不会——），他同样蔑视这个民族的权威作家，他的文章以对我的勇气表示叹服作为结尾——称之为“无上的勇敢，竟把国之骄子送上了被告席”……本书的余威在我的一生中可称是无价之宝。从那时以来，竟然没人再敢来捉弄我了。人们缄默着，在德国，人们以忧心忡忡的谨慎态度研究我。多少年来，我一直行使绝对的言论自由，今天，没有人有足够的行动自由——“帝国”内部就更没有了。我的天堂就在“我的宝剑投下的阴影中”……我的确曾把司汤达的一句箴言付诸实行：他以决斗的姿态步入社会。我是怎样选择我的对手的呢！选了德国的一流自由思想家！……其实，这样一来就首次发现了一种全新形式的自由思想。直到今天，没有什么比全欧洲和全美洲类型的自由思想家更使我感到格格不入的了。同这些人打交道就象同“现代观念”的那些不

---

<sup>①</sup> 卡尔·希尔布兰特(1829—1884)——德国历史学家。——译者

可雕的朽木打交道一样，我竟然处在深深的内心矛盾之中，比同敌人打交道还要困难。他们也想按照自己的公式来“改进”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他们甚至对我发动一场不调和的战争，反对现在的我和我要干的事情，假如他们明白——他们依旧相信“理想”……而我是反道德论者的第一个人——

### 三

我不想断言，《不合时宜的思想》中以叔本华和瓦格纳为标志的两篇文章对理解这两个人，或者，对理解这两个人的心理真有特殊的用处——不过，也有个别的例外，譬如，我以深邃而可靠的本能指出，瓦格纳天性中的基本素质乃是表演天才，他的表现手法和意图就是这种天才的成就。其实，我本想用这篇文章达到一些与心理学完全不同的目的——独一无二的教育问题，一个新的自我驯养、艰苦的自我防御概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走向一条通往伟大和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使命的道路。一般来说，我为了表达一种思想，为了多掌握一些公式、符号、语汇，利用研究叔本华的机会，在这个人那里找到了两个著名的、然而是很不确定的类型。这一点，最后以令人很不愉快的传说体在《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三章<sup>①</sup>作了暗示。同样，柏拉图也曾利用苏格拉底的名字作为表达柏拉图的一种征候。——现在，当我间隔一定的距离来回顾那种心理状态时，——这本书就是那种心理状态的证据——，我不想否认该书主要讲的就是我自己。《拜罗伊特的瓦格纳》一章乃是我对自己未来的幻觉；相反，《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却记录了我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录了我的发展。尤其是我的发愿！……我今天是什么样子，我今天呆在什么地方——我立于高山之上，那儿我不再用语

---

① 即《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第7节。——译者

言，而是用闪电来讲话——，啊！当时我距离这一点多么遥远啊！——但是，我曾经看见过这块陆地——我并无一刻对航路、海洋、危险有所迷惑——我要成功！那曾许诺过的伟大平静，那是对未来——它不应仅仅停留在许愿的阶段——的幸福展望！——每个字的含义都在这里得到了体验，深刻的、内在的，其中不乏创痛之感，这就是那些血染的字句。但是，一阵伟大自由之风，刮走了一切；创伤本身没有起阻碍作用。——我所理解的哲学家就是一堆可怕的炸药，它危及一切。我要把自己关于“哲学家”的概念，同一个包括康德在内的概念截然分开，更不要说学院派的“反当类”和别的什么哲学教授了。因为，这本书对这些问题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甚至可以认为，这里根本不是“教育家叔本华”，而是“教育家尼采”——即叔本华的对立面——在讲话。——鉴于当时我的职业还是学者，也许还鉴于，我认为自己的职业就是突然出现于该书中的严肃的学者心理的一部分，这不是无谓的。因为，它表达了距离感，即对我的使命、手段、插曲和附带事物等的深信不疑。为了能够一元归一——为了能取得成果，我作了不少努力，迁徙过很多地方，这就是我的聪明所在。在特定的时期，我也一定要当学者。

---

## 《人性的，太人性的》 及其两个续篇

《人性的，太人性的》这本书是危机的里程碑。它被认为是给自由精神写的书，其中每句话都标志着一次胜利——借此，我清除了不合于我本性的东西。理想，就不适合我的本性。这本书的题目的意思是说，“在你们看到理想事物的地方，我见到的却是——人性的，啊，太人性的”！……我对人认识得更清楚些了……“自由精神”一词只能解释为变为自由的精神，一个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本书的声调、语气都有所改变，人们一定会认为它聪明、冷静，有时很生硬、冷嘲热讽。一种高雅审美的精神性，似乎始终反对地上的更为激烈的潮流。在这种关系上说，本书赶在伏尔泰<sup>①</sup>逝世百周年纪念日发行，似乎有些不大合适，但却很有意义。因为，同以后的作家相反，伏尔泰首先是个精神贵族：和我一模一样。——伏尔泰的名字出现在我写的一本书中——这的确是一种进步——向我自己进了一步……假如你看得更仔细一些，就会发现一个无情的人，他能窥见精神隐身的一切缝隙——好象是理想赖以隐身的堡垒和最后的避难所。手握火炬，它没有明灭迟移的光，而是一道耀眼的光柱，直射理想的地狱。这就是战争。但是，这场战争没有火药，没有硝烟，看不见好战的姿态，没有激情和残肢断臂——这一切本身或许仍然是“理想主义”。错误，接连被打入

<sup>①</sup> 伏尔泰（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译者

冷宫，理想却得不到驳斥——它冻僵了……譬如，“天才”冻僵了；另一角落，“圣徒”冻僵了；“英雄”在冰柱下冻僵了，最后，“信仰”冻死了，所谓的“信念”，还有“同情”，都一凉到底了——“自在之物”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被冻死了……

## 二

开始写这本书的时间是在拜罗伊特音乐节<sup>①</sup>的那几周里，我对包围着我的环境深感生疏，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凡是了解那时在我经过的道路上掠过何种幻影的人，就会想象得到，有一天我在拜罗伊特醒来的感受。往事就象一场幻梦……方才我是在什么地方？我什么也认不出了，我几乎认不出瓦格纳了。我徒然地搜索自己的记忆。特利普森——幸运者的遥远的小岛，没有一点相似的痕迹了。奠基典礼<sup>②</sup>时的那些无与伦比的时光，这个志同道合的小团体在欢庆奠基典礼，人们没有一点心思去触动那敏感的事件：连一点相似之处都找不出了。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把瓦格纳的名字德国化了！瓦格纳的崇拜者压倒了瓦格纳！——德国的艺术啊！德国的大师啊！德国的啤酒啊！……在我们这些局外人中间，凡是了解瓦格纳的艺术底细的人，都诧异地发现瓦格纳披上了德国“道德”的外衣，因为它在同无比诡谲的艺术家、审美宇宙政治论讲话。——我想，我是了解瓦格纳派的，我已“经历过”这样的三代人了，从那个已故的、把瓦格纳混同于黑格尔的布伦德尔<sup>③</sup>起始，直到把瓦格纳混同于自身的拜罗伊特报界的“理想主义者”们——我听到过“美丽的灵魂”各式各样的关于瓦格纳的表白。那是个会说漂亮话的王国！——其实他们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

① 指 1876 年 8 月在拜罗伊特举行的第一届瓦格纳音乐节。——译者

② 拜罗伊特瓦格纳音乐节大剧场于 1872 年 5 月 22 日举行奠基典礼。——译者

③ 弗兰茨·布伦德尔（1811—1868）——德国作曲家，瓦格纳和李斯特的崇拜者。——译者

团体！诺尔，波尔，金玉其外的科尔<sup>①</sup>！一堆废物！其中不乏怪胎，更不乏反犹主义者。——可怜的瓦格纳啊！他陷得多么深了啊？但愿不要变成蠢猪！但却与德国人为伍了！……最后，为了启迪后人，倒是应该剥制一具真正拜罗伊特人的标本，最后保存在酒精里；因为缺乏酒精——，外面标明：人们赖以建立“帝国”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够了！虽然有一位风度翩翩的巴黎少妇试图安慰我，我还是在此期间外出了几周，突然得很；我只是发了一封致命的电报向瓦格纳致歉。在波姆林区一个幽深的僻处，克林恩布隆，对德国人的忧伤和轻蔑使我不能自胜，就象患了一场大病——偶尔也在我的笔记上，在《犁头》这个总标题下，写上一句话，纯粹生硬的心理学，也许在《人性的，太人性的》<sup>②</sup>中会见到它们。

### 三

当时我的决断，绝不是单纯同瓦格纳一刀两断——那时，我感到我的本性完全误入歧途了。由此而来的个别失误，不管叫瓦格纳也好，叫巴塞尔大学教授也好，都只不过是一种符号。我心中的烦躁情绪侵袭着我。我意识到，这是该我反省的时候了。我恍然醒悟，大惊失色，多少时光已经白白逝去了——我的语言学家生涯同我的天赋相比，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多么自作主张啊！对这种虚伪的谦恭，我感到无地自容……十年过去了，精神的营养在我身上已经完全陷于停顿，我没有学到任何有用的东西，我只顾钻研那些废纸一般的学问了。忘怀了许多事情，荒唐无比。用一双有毛病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在古希腊韵文中摸索——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

① 诺尔(1831—1888)，波尔(1826—1896)是当时的作曲家；科尔是傻瓜、废物之意。尼采用这种谐音来表示轻蔑。——译者

② 书名从作者本意来看应译为：《人情味的，太人情味的》比较好。但因约定俗成的关系，今仍依旧译。——译者



啊！——我顾影自怜，形销骨立。在我的知识内部恰恰缺少现实性，而“理想性”只适合魔鬼的口味！——一种焦灼的渴望攫取了我。其实，从那时起，我干的无非是生理学、医药学和自然科学——只有当天职无情地强迫我时，我才又重新回到独特的历史研究中来。当时，我也第一次发现，自己选择的违背本能的活动，——即一种到头来终要胜任的所谓“职业”——，同那种通过麻醉术（譬如瓦格纳的“艺术”）来麻痹空虚感和饥饿感的需要之间是有联系的。当我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时，我发现，对很多小伙子来说，也存在着同样的困扰。因为，一种对天性的违逆，会强迫人们采取第二种形式。在德国，更确切地说，在“帝国”，很多人注定要过早地选择职业，然后，在一副无法推卸的重担下颓唐下去……这种人需要瓦格纳就象需要鸦片制剂一样——他们忘却了自身，他们暂时远离了自身……我在说些什么啊！费了五六个小时！——

#### 四

当时，我的本能决心无情地反抗一种为期更长的屈从、同流合污、自我误解。任何一种生活、最不利的条件、疾病、贫困——我觉得这一切都比不值一文的“忘我性”要好。起初，我由于无知，由于年轻，误入忘我性的歧途。后来，我则因为惰性，即所谓“义务感”而不能自拔。——这时，那种从我父亲那里来的害人的遗传性，根本说来即注定早死的遗传性，以令我赞不绝口的方式、及时地帮了我的大忙。疾病渐渐把我自身解脱出来了，它使我避免了任何决裂，任何强暴和令人讨厌的步骤。那时，我没有丧失亲切之感，而且受益匪浅。同时，疾病给予了我改变我的全部生活习惯的权利，值得庆幸；疾病允许我、给予我忘却的本领；疾病馈赠我以静卧、悠闲、等待和忍耐的需要……不过，这就叫思维！……我的眼睛使我和读书生涯——用德语来说就是哲学——绝了缘份；我从“书”中

超脱了，我常年不再读书了——这是迄今为止我给自己提供的最大的恩惠！——最低下的自我似乎被埋葬了；由于随时随地必须听从另一个自我（这就叫阅读）——低下的自我变得沉寂了，又慢慢地、怯生生地、迟疑恍惚地苏醒了——然而，最后他又说话了。我平生从来没有象在病魔缠身、痛楚欲绝时期那样幸福过。人们只要读一读《朝霞》，或《漫游者及其影子》，就知道什么叫“返回自身”了；最高贵的自我康复！……其余的康复，只不过是它的结果罢了。——

## 五

《人性的，太人性的》，它也是无情自我驯化的纪念碑，借助它，我断然割弃了自身的一切“高级骗术”、“理想主义”、“美好的情操”以及别的女性化的东西。该书的大纲是在索伦托<sup>①</sup>海滩上写下的，该书的结论和最后的形式完成于巴塞爾。那是个冬天的日子，同索伦托相比，当时的环境简直糟到不能再糟的地步。彼得·加斯特，那时还在巴塞爾大学就读，他帮了我的大忙，为该书竭尽心力。我额上缠着绷带，头痛异常。由我口授，他来记述、堪误——他简直就是实际的编者，我不过是作者而已。手稿完成，送到我手上时，使我这个身患重病之人惊奇不已，我来寄发，其中两册邮送拜罗伊特。真是奇迹般的偶合，我也收到一本装帧精良的《帕西法耳》，上面有瓦格纳的亲笔题款：送给我，“他最忠实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尼采。教会参事里查·瓦格纳”。——这两本书交相互赠，对我来说，就象听到了不祥的声音。这响声不就象两剑交锋的撞击声吗？——就在这个时候，拜罗伊特的首批报纸发行了：我心中明白，为什么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令人难以置信！瓦格纳成了虔诚的教

---

<sup>①</sup> 索伦托——意大利地名，滨海城镇，位于那不勒斯海湾。——译者

徒……

## 六

当时,1876年,关于我对自己的看法,我以多么大的信心恪守我的天职和世界历史的重担,这一整本书就是证明,尤其在说理透彻的一节中。尽管,由于我本能的机智,我在这里还是一再避免用“我”这个可爱的字眼,并且,这一次放射着世界历史光芒的不再是叔本华,或瓦格纳,而是同我的朋友,杰出的保尔·瑞<sup>①</sup>博士打交道——幸而他是一头异常精细的动物,以致于……别人则不这么精细;在我的读者中,譬如,典型的德国大学教授中,我识别出一批不可救药的人来。我一向的根据是,这些人把上文提到的那一节,把这一整本书,自作聪明地看成进步的保尔·瑞主义<sup>②</sup>……其实,我这本书同我朋友的原理发生矛盾之处达五六条之多。人们可以查考一下《道德谱系》的《序言》。——那里写道:最果敢和最冷静的思想家之一,《论道德感的起源》一书的作者(参见:尼采《第一个反道德论者》),通过对人的行为的深入透彻的分析,他到底得出了什么主要原理呢?他认为“道德的人并不比肉体的人更接近睿智世界——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世界……”。这句话在历史认识的锤击(参见:《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下变得坚韧和锋利,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辰——1890年吧!——它可以当斧头使用。这柄利斧会斩断人类“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老根——是人类之福,还是人类之祸,谁能料到呢?但不管怎样,这是一句后果重大的名言,可怕而有益,它用双重眼光观察世界,一切伟大的认识都具备这种眼光……

---

① 保尔·瑞(1849—1901)——德国心理学家,著有《心理观察》、《论道德感的起源》等。——译者

② 这个词的德语发音同“现实主义”相似,一语双关。——译者

## 《朝霞》

### ——论道德即是偏见

—

我以该书开始了我反对道德的进军。并不是说它本身有什么火药味——人们会在它身上闻到一种独特的异常可爱的气息，假如你的鼻孔稍微灵敏点的话。既非大炮，也不是小炮。假如该书的作用消极，那么它使用的方法却不是这样的，这些方法起的作用象是推论，不象是放炮。有人说，在同该书告别时，要格外小心那些在道德的名义下一向被尊崇、甚至被顶礼膜拜的东西，这同下列事实并不矛盾，即全书没用任何一个否定字眼，没有抨击，没有阴险的用心——该书宁可说象是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安详而愉快，就象海兽在峻岩间享受温暖的阳光一样。实在说，我本人就是这海兽。书中差不多每句话都是在热那亚附近的群岩中构思出来的、挖掘出来的。我独自一人呆在那里，同大海协商计议。直到现在，每当我偶尔触及该书时，心中都觉得每句话都变成了钩钩，我用它会从深渊中钓出无与伦比的东西来；它全身的皮肤会随着因回忆而生的小鸡皮疙瘩颤抖。作为该书前提的艺术并非雕虫小技；它是轻盈、悄然无声、一掠而过之物，是我称之为—纵即逝的神圣蝎虎星座般的时辰——绝不要带有希腊青年之神的残酷，因为他径直用长矛刺穿那可怜的蝎虎星座。但总要用带尖刺的东西，用鹅毛笔吧……“居然还有这许多没有播洒光华的朝霞”——这句印度格言写在该书的扉页上。该书的作者又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新的黎

明、那迄今为止还未被发现的朦胧曙光、那作为一日之始的曙光呢？——啊！那一连串白昼，那全新的白昼的整个世界！要到重估一切价值中去寻找，到摆脱一切道德的价值中去寻找，到肯定和相信一切迄今为止被禁锢、受轻视、遭诅咒的东西中去寻找。这本肯定之书，对纯粹的坏事放出光芒，发散它的爱抚、它的温存；它赋予坏事以“灵魂”，让良知、高尚的权利、特权重归于生命。用不着攻击道德了，没有人再去理会道德了……该书以“是不是呢？”作为结束语——这是唯一用“是不是”作结束语的书……

## 二

我的天职即为人类准备一个最高自决的时刻，一个伟大的日午，届时，人类将瞻前顾后，人类将摆脱偶然性和教士，将第一次全盘提出“原因”、“目的”这样的问题——。这种天职是来自如下认识的必然结果，即人类不会自然而然地走上正路；人类根本不受神性的控制；毋宁说人类是受了自身的否定本能、腐朽本能、颓废本能等神圣无边的价值概念的诱惑和主宰。因此，对我来说，道德价值的起源问题乃是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它决定着人类的未来。以往，人们要我们相信，本来万物都处于最佳的境遇当中；要我们相信《圣经》这本书会给人以最后的慰藉，使人类命运得到天佑神助，得到神性的智慧。可是当把《圣经》还原为现实性的时候，它就是一本扼杀与《圣经》相背的那可怜一面的真理之书了。这真理说，迄今为止，人类一直处在最坏的境遇中，即他们受治于那些败类，那些狡黠的报复者，那些所谓的“圣徒”，那些咒世派和害人精。教士们（——包括隐藏的教士即哲学家们）不仅主宰特定的教区内部事务，而且无所不至，颓废道德即没落意志被奉为本来的道德。上述现象的产生就是决定性的征兆，是绝对的价值，它处处使利他主义得计；它又是敌意，即对利己主义的损害。凡是在

这一点上与我的意见相左的人，我便认为他得了传染病……但是，世间无人和我意见一致……对一个生理学家来说，这种价值观的对立是毋庸置疑的。假如在有机体内部，有个最小的器官那怕有一点懈怠，不能牢靠地实施自我保存、精力得不到补充、“利己主义”不能得到贯彻，那么整个有机体就会蜕变。生理学家要求割弃蜕变部分，他要否定同蜕变体讲团结，他丝毫也没有对蜕变体的同情。但是，教士就想要整体和人类产生蜕变，因此，他要保留那日渐蜕变的东西——以达到统治人类的目的……假如那些骗人的概念即道德的辅助概念，如“灵魂”、“精神”、“自由意志”、“上帝”等，不去在心理上腐蚀人类，它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假如人们不是郑重其事地对待自我保存、强调肉体也就是生命的力；假如人们用贫血症来虚构理想，由对肉体的蔑视来“医治灵魂”，那这除了是一付颓废药方之外，还能是什么呢？——丧失重力，反对自然本能，“忘我性”——总之，这就是迄今为止的道德……我以《朝霞》为发端，开始了对非我化道德的战斗。——

## 《快乐的科学》

《朝霞》是一部肯定的书，深奥、明快而亲切。《快乐的科学》在极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该书的每句话都巧妙地把深奥同戏谑结合在一起。有一首诗表达了对我经历过的、那奇妙无比的元月的感激之情——全书都是元月的馈赠——它满意地流露出“科学”是由何等深邃的思想出发才变得快乐的，

用你火焰之矛，  
摧毁我灵魂的寒冰；  
向最高希望之海，  
灵魂怒吼狂奔；  
始终比以前明朗、健壮，  
在深情中必须自由自在——  
如是灵魂颂扬你的奇迹，  
你最美丽的元月！

这里所说的“最高希望”是什么？凡是有能力对这一点提出疑问的人，他就会看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分结尾的头一句话，它发出了妙不可言的钻石般的光华——或者，他读到第三部分结尾处那花岗岩般的句子，一种适用于一切时代的命运，就是借助它才使自身第一次纳入公式的——《福格尔·伏莱王子之歌》<sup>①</sup>，这首诗歌的绝大部分是在西西里岛写下的，令人易于记取

---

<sup>①</sup> 见《快乐的科学》附录。——译者

普罗旺斯语中“gaya scienza”<sup>①</sup> 这个概念，忆起歌手、骑士和自由精神三者的统一体。由于这一特点，普罗旺斯人光辉灿烂的早期文化，一反一切模棱两可的文化异军突起；尤其是诗歌的最后部分，《致米斯特拉尔》<sup>②</sup>，这是一首无拘无束的舞曲，在这首诗歌中——恕我冒昧直言！——道德任人踩在脚下，这是不折不扣的普罗旺斯主义。——

---

① 普罗旺斯语：“快乐的科学”。——译者

② 弗里德里·米斯特拉尔（1830—1914）——法国新普罗旺斯语诗人和百科全书学家，普罗旺斯语革新运动的创始人。——译者



##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一本写给所有人的书，也是无人  
能读的书

现在我来谈一下查拉图斯特拉的故事。这部著作的宗旨是永恒轮回思想，也就是人所能够达到的最高肯定公式——。它成形于1881年8月间，我把它写在一张纸上，下款题词：“距人和时间的彼岸6000呎”。那天我穿过西尔瓦波拉纳湖<sup>①</sup>边的林带，在距苏尔莱<sup>②</sup>不远的一块金字塔般兀立的岩石旁停住脚步。就在这个当儿，这一思想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回想此前的几个月中，我已预感到，作为先兆，我的审美有了一个突然的、决定性的变化，尤其在音乐方面。人们也许可以把整个查拉图斯特拉算作音乐的范畴；——显然，其先决条件就是我的听觉艺术的再生。1881年春，我是在距维森查和雷夸罗<sup>③</sup>不远的山区小型疗养地度过的。在这里，我同我的作曲名手彼得·加斯特——同样也是一位再生者——一起发现，这个长生鸟<sup>④</sup>音乐披上了比它以往更轻盈、更灿烂的羽毛，从我们身上飞掠而过。假如说，从这天算起，直到1883年2月，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突然降生为止——该书结尾部分，也就是我在序言里引用过的那一部分，这神圣的完稿时刻，也恰在理查·

---

① 西尔瓦波拉纳湖——位于瑞士上恩加丁山区。——译者

② 苏尔莱——位于西尔瓦波拉纳湖的东南。——译者

③ 维森查和雷夸罗均系意大利威尼斯西部的小城镇。——译者

④ 埃及神话：长生鸟500年后自焚为灰，然后自灰烬中再生。——译者

瓦格纳病逝威尼斯期间——也就是说，这本书酝酿了18个月之久。也就是18个月这样一个数字，促使我，起码从佛教徒的观点来看，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即我本来就是一头母象。——其间还穿插了《快乐的科学》的写作，几乎有上百种迹象是无与伦比的。它最终还促成了查拉图斯特拉本人的出世。该书第四部分倒数第二个格言，产生了对查拉图斯特拉的基本构思。——同时，还穿插了《生命颂》的乐曲创作（混声合唱和混合乐队），它的总谱两年前由E·W·弗利茨在莱比锡出版；它也许是我在这一年的精神状态下的、不无意义的象征。当时我内心孕育着无比特殊的肯定激情，我称之为悲剧激情。今后的一天，人们定会唱着这支颂歌怀念我。——听说人们有某种误解。我要明确指出，歌词不是我写的，它出自当时同我要好的年轻俄国女郎路·冯·沙乐美<sup>①</sup>小姐的、令人惊异的灵感。凡是能够在最后几句歌词中悟出某种含义的人，定会明白，我为什么对这首诗如此偏爱和赞美。因为，它包含着伟大。痛苦不可当作生命的障碍：“你再也没有剩下幸福留给我了吗！那好，你还会有痛苦的……”这里，也许我的音乐也变伟大了（A——竖笛最后一个曲谱不是C调，而是cis调，此系印刷错误）。——这年冬天，我是在静谧的拉帕罗海湾度过的。这儿距热那亚不远，海湾于沙瓦利和波尔多弗诺岬角之间楔入陆地。当时我的健康不是处于最佳状态。这年冬天，天气寒冷，霪雨霏霏，我的小饭店离海边不远，大海的涛声使我夜不成寐。总之，差不多是我希望的反面。尽管如此，却几乎证明了我所说的话，即一切决定性的东西都是在“逆境”中产生的。是年冬，在不利的情况下，我的《查拉图斯特拉》诞生了。——每天上午，我都沿着朝南方向通往左格里的宽敞大街漫步，登上山岗，穿过松林，远眺大海；每天下午，只要健康状况许可，我总要沿

---

<sup>①</sup> 路·冯·沙乐美(1861—1937)——原系俄国人，长年客居瑞士、德国，写过小说，曾一度是尼采的女友，后来同弗洛伊德有过交往，病逝于格丁根。——译者

着桑塔玛格里塔至波尔多弗诺岬角滨海漫步。这个地方和这里的风景，由于深受腓特烈三世的喜爱，就更切近我的心田。1886年秋，当我最后一次访问这被遗忘的小小幸福乐园时，我又偶然来到海岸边。——查拉图斯特拉的整个雏型，就是我沿着上述两条路线漫步途中的产物，更确切地说，首先，查拉图斯特拉本身就是典型：他袭击了我……

## 二

要了解这种典型，必须首先弄清他的生理学前提：也就是我称之为伟大的健康的东西。我在《快乐的科学》第五章结束语<sup>①</sup>中，对这个概念做了最恰当、最典型的解释。“我们这些新人，无可称谓的人，叫人难以理解的人”——自己这样称谓自己——，“我们是一种尚未证明过的、未来的早产儿，为了达到新的目的，我们需要新的手段，即新的健康，比以往所见的更强壮、更锐敏、更坚毅、更勇敢、更愉快的健康。一个在精神上渴求经历迄今为止全部价值和合意性的人，一个渴望环航这理想主义的‘地中海’各口岸的人，一个想从亲身经验中了解冒险的人，就象一个理想的征服者和发现者要求的那样。同时，也象一个有艺术家、圣徒、立法者、智者、学者、虔诚信徒、老式神圣怪人情绪的人一样。这样的人首先必备的东西就是伟大的健康——是这样一种健康，即人们不仅要具备它，而且要不断地获取和一定要获取的健康。因为它不断地消耗，不可能不消耗……而今，我们在这个征途上走得很远了，我们这些理想的寻求金羊毛<sup>②</sup>的人，勇敢多于智慧，不时有舟覆船翻的危险。但是，如前所述，我们比别人认为的更为健康、出奇的健康，而

---

① 《快乐的科学》第382节。——译者

② 原意为“乘阿耳戈船的航行者”，系古希腊神话传说，指远航科尔喀斯寻求金羊毛的英雄们。——译者

且永远健康，——看来，作为健康的报酬，似乎我们面前还有一个未经发现的新大陆，没有人知道它的边际，它是迄今为止一切理想大陆和理想角落的彼岸。那个世界充满着美、异、疑、恐、圣，以致我们的好奇心和占有欲达到了无法自己的程度——啊！以致欲壑难填了！……按照这种展望，并怀着在知识和良心上的热望，我们怎么能够对今天的人满意呢？这已经够糟的了，不过，更有甚于此者而又无法避免的，那就是我们不能真正郑重其事地正视与人最为相称的目的和希望，而且也许根本就不屑一顾……另外一种理想浮现在我们的面前，这是奇妙的、有诱惑力的、危机四伏的理想。我们根本不打算说服谁去追求它，因为不会把这种权利轻而易举地给予谁的；因为它仅仅是这样一种人的理想，他们憨直地即不由自主地，由于精力过于充盈和强大而把一向尊为神圣、善良、不可侵犯的东西当成儿戏。对他们来说，民众借以比较容易确定价值标准的那种至高无上的东西，就已经意味着危险、颓废、下贱化，或者，起码也象修身养性、昏昏噩噩、得过且过、悠哉悠哉之类了。而这种理想则是一种人性——超人的幸福和善意，它将会不时以十分非人性的形式出现于世。比如，当它站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尘世信念，站在一切迄今为止在举止、言词、声音、目光、道德使命的庄严性之旁，俨然是它们的最真实的、非自愿的讽刺剧的时候，——总之，也许伟大的严肃性首先以这种理想为开端真的成了问题，心灵的命运变幻，时针转动，悲剧的帷幕拉开了……”

### 三

——19世纪末叶，有谁对强大的时代即诗人们所谓的灵感提出过明确的概念呢？假如没有，我打算来做一番描述。——其实，假如一个人还带有哪怕一点迷信残余，他就几乎无法把认为人只是超强力的化身、口舌、媒介这种观念拒之于门外。启示这个概

念，如果指的是某物以无法形容的可信性和高雅性一变而为可见、可闻的东西，它是具有极深刻的震慑和降服人的东西。就这种意义来说，它所描述的是事实。人们只闻其声，而不寻其形；人们取之，而不问予者是谁。思想火花如雷电行空，带有必然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形式出现——我从来也没有过什么选择的余地。一阵兴奋，随之而来的紧张有时会使人热泪盈眶，步伐随之身不由己，时而迅疾如风，时而慢条斯理。一种不完全的外在，夹杂无数细小的直达脚趾末梢的颤栗和寒噤，这是独一无二的意识，一种深度的幸福。这时，再苦、再忧郁，都不起阻碍作用，而是起制约作用，起挑战作用。作为在这种光的充盈内部的必然色彩，作为韵律关系的、飞跨形式的、广阔空间的一种本能——长度，即对一种长跨度韵律的需要，几乎就是灵感这个暴力的尺度，一种对暴力造成的压力和紧张状态的调解……一切都是在极度无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却都象是发生在一场自由感、绝对性、权力、神性的风暴中……形象和象征的无意识乃是最令人奇怪的东西。人们不再有什么是形象、什么是象征的概念了，万物都呈现出最亲近的、最正确的、最简单的表现。用查拉图斯特拉的话来说，这一切就象事物自己走向前来，自愿充当象征似的（——“这里，万物都来亲昵地同你说话，向你讨好，因为它们都想骑在你的背上。在这里，你跨上任何一匹象征之马，都可以到达任何真理。在这里，一切语汇宝藏都向你奔来；在这里，一切存在都想变成词汇；一切变化都想向你讨教说话的技巧——”）。这就是我关于灵感的经验之谈。我毫不怀疑，我要回溯数千年才能寻觅到那个有权向我说，“这也是我的经验”的人——

#### 四

那以后，我在热那亚卧病了几星期。接着，在罗马度过了一个

抑郁的春天，差点儿要了我的命——真不容易。根本说来，这个地点对查拉图斯特拉的作者来说，乃是地球上最不适宜的地点了。我很生气，因为选择此地并非出于我的自愿，难于忍受。我设法离开——我本想去阿奎拉<sup>①</sup>，这是同罗马完全相反的概念，因为它的建造是出于对罗马的敌对。我有一天也要建造这样一座城市，以纪念一位无可指摘的无神论者和教会的敌人，一位我的近亲，伟大的霍亨斯陶森皇帝腓特烈二世<sup>②</sup>。但不论怎么说，命运在捉弄我，我不得不返回罗马城。最终，我竭尽全力想寻找一个反基督教的地点的打算失败了，我只好勉强下榻在巴贝里尼广场<sup>③</sup>。我平素最害怕怪味，为了尽可能避开怪味，我在德尔奎里纳莱宫甚至向人打听过，适合哲学家的安静住房是否真就没有一间。——幸好，广场前部有一柱廊，凭栏眺望，罗马城尽收眼底，可以听见脚下广场喷泉的湮流声。那比以往都要寂寞的歌，夜歌，就是这次登临的产物。这时，总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忧戚的曲调，萦绕在我的耳边。曲调结尾的反复处，我选用了这样的词句——“在不死性之前的黑寂……”夏天，我又回到了那块圣地，那块查拉图斯特拉之念的第一道划破天际的闪电出世的地方，我发现了查拉图斯特拉的第二部分，只用了十天功夫。我写第一部分、第三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都没有比这多用一天。

第二年冬天，在尼查，在这使我生平第一次得享生命光辉的天宇下，我开始和完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第三部分。全书费时不到一年。尼查风光中的许多不知名的偏僻去处和山岗，消

---

① 阿奎拉——位于瑞士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海拔2000米。——译者

② 腓特烈二世于1212—1250为德意志皇帝，为霍亨斯陶森王族的中兴时代。——译者

③ 巴贝里尼广场——位于罗马市区，以教皇乌尔班八世（1568—1644）命名。——译者

磨过我那难忘的时光。题为《新旧标牌》<sup>①</sup>的一节，十分重要，它是攀登从车站至摩尔人的奇妙崖穴伊扎时的产物。——当创造力奔流如注时，我的肌肉始终敏捷异常。肉体兴奋鼓舞，我们就不去理会“灵魂”了吧……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我在手舞足蹈，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疲劳，七八个小时在山间盘桓成了家常便饭。我睡得很好，面带笑容——，我神采奕奕，精神焕发而坚忍。

## 五

且不说这“十日一书”的创作，这个期间，即在写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成书后的几年，是我生平最艰难的时期。要不朽，就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有生之年要为此死过多次才行。——世上有一种我称之为伟业的可恨性。因为一切伟业，一部著作，一个行动，一旦臻于完成，便立即掉转头来反对行为的主体。因为后者创造了前者，因而后者变弱了——他没有力量坚持自己的事业了，他不再能直面自己的事业了。人们从不敢设想的事情，关系人类命运症结的事情一旦完成——那就轮到自己了！……事业几乎会置自身于死地……伟业的可恨性！——另一件事，就是笼罩耳际的可怕沉寂。孤独感有无数层厚皮，刀枪不入。你向人群走去，你向朋友问候，这是新的荒野，面目索然，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反抗的表示。我在不同的程度上领略过这种反抗的表示，而且差不多是从我身边的每个人那里领略。似乎世上没有什么比突然划清界限更叫人难受的了。——不享尊荣就活不下去，这样的高贵者是不多的。——第三件事，就是皮肤对微小刺激的荒唐的敏感性，即对一切小事表现束手无策。我觉得这种现象是由于抵抗力消耗过度引起的，因为消耗是一切创造性活动的前提，是发自内心深处最基本的行为。因

---

<sup>①</sup>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部分第12章。——译者

此，不大的抵抗力如果出现闪失，就再无力补充了。——我冒昧地说，人们的消化就会日益恶化，就更不愿意运动了，尤其会听任冷酷和怀疑情绪的支配——在许多场合，这种情绪不过是一种病源学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我有一次感觉到，由于温和亲切思想的复归而接近了群畜，甚至在我还没有见到群畜的时候，因为群畜是含有内在的温情的……

## 六

该书完全自成一体。不要去理会诗人们吧。因为，他们也许从来没有过来自力的充盈的作品。在这里，我的“狄俄倪索斯”概念成了至高无上的伟业。用它来衡量涉及整个人类的其他事业，都显得贫乏和有限。我是说，在这种激情洋溢中和高山绝顶之上，歌德、莎士比亚可能会喘不过气来；但丁<sup>①</sup>同查拉图斯特拉相比，不过是个皈依者而已，而且也不是首先创造真理的人，不是世界的统治者，不是生命——；编纂《吠陀经》<sup>②</sup>的诗人们，是一帮教士，他们连给查拉图斯特拉脱鞋的资格都没有。所有这一切，都不足论，而且都没有距离感，清高的孤独感。可是该书的生命即在于此！查拉图斯特拉永远有资格说：“我在我的周围划上圆圈和神圣的界限；同我共登更高山巅的人，愈来愈少——我要用日益神圣的山峰建造一道山脉。”<sup>③</sup>我认为，就是汇集一切伟大的心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也不足以创造出查拉图斯特拉的妙语来。他用来升降的云梯，长度无限；他比一般人看得远、想得多、收效显著。他，这位最善于肯定的人，每句话却都意在否定。在他内心，一切同新统一体相对

---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诗人，代表作为《神曲》。  
——译者

② 《吠陀经》——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献和文学作品的总称，“梵文”和“知识”的音译。最古的《吠陀本集》共四部，成书于公元前十八世纪到前六世纪。——译者

③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部分第12章第19节。——译者



立的，又都是相互联系的。人性的最高和最低的力、最甜美的东西、最轻佻和最可怕的东西，皆来自不息的、稳定的源泉。在那以前，人们不会知道什么是高低贵贱，更不用说真理了。就是人类的佼佼者，也难以猜出已经有人预言了的真理的启示。在查拉图斯特拉以前，没有智慧、没有对心灵的研究、没有说话艺术可言。因为，最熟悉、屡见不鲜的事物，如今说出了闻所未闻的事情。诗句，因激情而战栗；雄辩，谱成了音乐的乐章；闪电，提前朝着迄无人知的未来迸射。以往最有力的象征力，同语言形象化的自然回归相比，都显得贫乏和无足轻重。——请看查拉图斯特拉，他是怎样从山上走下，向每个人讲述他最善意的话吧！看他自己是怎样温和地对待他的敌人即教士的吧！是怎样同他们一起受苦的吧！这里，无论什么时候，人都是被超越了的；这里，“超人”的概念变成了现实。——人身上一向被称之为伟大的东西，在无边的远方，在人的下方。恬适的性情、轻捷的步伐、无所不在的恣虐和放纵以及其他一切对查拉图斯特拉这类人来说比较典型的性格，向来无人梦想过，而这些东西乃是伟人的本质。查拉图斯特拉就是在这个空间范围内，在同敌对者的和解中，认为自己就是一切存在物的最高典型的。假如你听见，他是怎样论断自己这类人的，那就不会再去寻求与他相匹敌的人了。

“拥有最长梯子的心灵，也就能下得最深……”

兼容并蓄的心灵，就能在自身之内恣意驰骋，

最贫乏的心灵，由于心怀欲望而跌进偶然的怀抱，

存在的心灵，想投入变易，拥有的心灵，企求满足和渴慕之情——，

逃脱自身的心灵，在最宽阔的环形轨道上追赶着自身，

最智慧的心灵，愚者向他倾诉最甜蜜的话语，

最自爱的心灵，万物皆在其中潮涨潮落，顺流逆

流——”①

但这就是酒神狄俄倪索斯概念的本身。——另外一种考虑也会导向这个方面。查拉图斯特拉式的人提出了下述心理学问题：在言词上和行动上极端否定一向为人们肯定的一切而又无所作为的人，怎么还能是一种与否定者相反的人呢；一个肩负命运的重担而使命便是灾祸的人，怎么还是最轻松的和最彼岸性的人呢——查拉图斯特拉是一位舞蹈家——；假如一个人对现实具有最严厉、最可怕的见识，假如他具有“深邃无比的思想”，难道在现实中还看不出生命的障碍、生命的永恒轮回的障碍吗！——甚至发现永远肯定一切事物本身的理由，“这无限的肯定和祝福”……“我把我的祝福的肯定带进一切至深之处”……再说一遍，但这就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概念。

## 七

——这样一种人，假如他自言自语，他将用什么语言呢？纵酒狂歌的语言。我是这种纵酒狂歌的发明者。请留意，查拉图斯特拉在《日出之前》②是怎样自言自语的。这样一种宝石绿的幸福，一种神性的温柔，在我之前是无人能言的。连这位狄俄倪索斯发自肺腑的叹息，也会成为纵酒狂歌的诗章；我举《夜歌》③这不朽之声为例，因为没有光与力的充沛，由于不具有太阳的本质，就注定了不得去爱。

“这是夜：现在一切喷泉高声吟唱。我的心灵也是一股喷泉。

这是夜：现在一切爱者的歌声荡漾。我的心灵便是一位

---

①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部分第12章第19节。——译者

②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部分第4章标题。——译者

③ 同上第2部分第9章的标题。——译者

爱者的歌。

心中有一种不宁静、不能平静的情绪，它要高声呼喊。一种对爱的渴求，在我心中诉说着爱的话语。

我是光明；啊，但愿我是黑夜！但这是我的寂寞，我为光明所环绕。

啊，假如我是黑暗，我是夜！我是怎样想吮吸光明的乳汁啊！

而我将如何来赐福你们，小小的星斗和萤光！而且欣喜你们得到光明之赐。

但我居于我自身的光明之中，我会收回我散去的光焰的。

我不知道受施者的幸福；而时常梦想偷窃肯定，比受施者更快乐。

由于我从不停止赠予，所以我贫穷；因为我看着期待的眼睛和渴求灿烂星空的夜，所以我嫉妒。

啊，一切赠予者的不幸！啊，我的日蚀！

啊，对欲望的渴求！啊，饱足中的饥饿！

他们从我手中索取，可我触及到他们的心灵了吗？受施和赠予之间隔着一条鸿沟；而最小的鸿沟终将变为坦途。

饥饿从我的美中生出，我想使受我光照的人痛苦，我想劫掠我所赠予的人——也就是说，我对作恶如饥如渴。

假如你们向我伸出手，我就缩回我的手；就象瀑布，在跌落中还迟疑——也就是说，我对作恶如饥如渴。

复仇，出自我的充盈、诡譎，因为我寂寞。

我的施舍之乐，在赠予中寂灭，我的道德因其过盈而倦怠！

时常赠予的人，有失掉羞耻感的危险；时常布施的人，心和手会布满施舍磨出的胼胝，变得麻木不仁。

我的眼睛不再为求乞者的羞耻而流泪；我的手变得厚硬，感觉不到受施者的颤抖。

我眼中的泪水何处去了，我柔和的心沉到何处去了？啊，一切赠予者的寂寞！啊，一切发光者的沉默！

在荒凉的空间，多个太阳在旋转；它们用各自的光芒向一切黑暗发话——而它们对我是沉闷不语的。

啊，这是光芒对发光者的仇视：光芒无情地追逐着自己的轨道。

内心深处不能公正对待发光者，对太阳冷漠——每个太阳都这么运动吗。

太阳们如风暴一般沿轨道疾驰。它们遵循着自己不屈的意志，这就是它们的冷漠。

啊，黑暗者，昏夜者，这便是你们，从发光者获取热量，啊，你们开始吸取光明的乳汁和滋养！

啊，寒冰环绕着我，我的手因严寒而焦灼！啊，我心中热望，我渴求你们的热望。

这是夜：啊，我必须是光明！渴望暗夜者！渴望寂寞！

这是夜：我的渴望泻如清泉——我要说。

这是夜：现在所有的喷泉都在高声吟唱。而我的心灵也是一股清泉。

这是夜：现在一切爱者的歌声荡漾。我的心灵也是一位爱者的歌。——”<sup>①</sup>

## 八

从来没有人赋出过这样的诗句，没有人有过这样的感受，没有

---

<sup>①</sup>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分第9章《夜歌》。——译者

人有过这样的遭遇。只有神祇，酒神狄俄倪索斯有这样的遭遇。对太阳在光明中的孤独感的狂热赞美的回答就是阿莉阿德尼<sup>①</sup>……除我之外，谁知道阿莉阿德尼是什么人！……一切诸如此类的谜，过去无人能解，我甚至怀疑，过去有谁在这里看到过谜。——查拉图斯特拉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使命——也就是我的使命——，可不要误解了它的意义：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肯定，甚至为一切既往辩护，甚至超度这一切。

“我在那些作为未来人的片断中走过：我憧憬的未来的片断。

我把那些片断、谜、可怕的偶然连贯起来，统一为诗，而这就是我所有的诗和志。

假如人既非诗人，也不是解谜人和偶然性的教主，那我怎么耐得住作人的局面呢？

拯救既往，并且把一切‘过去的’转化为‘我本想要做的！’——对我来说，只有如此，才称得上是拯救。”<sup>②</sup>

在该书另一处地方，他尽可能严格地确定了对他本人来说人可以成为什么——不是爱的对象，更不是怜悯的对象——查拉图斯特拉也成了厌恶人的伟大的主宰。因为，在他看来，人是不伦不类的东西，是原料，是需要琢磨的丑陋石块。

“不再欲求，不再评价，不再创造：啊，这种极度的无所作为与我永不相干！”

在认识过程中，我感觉到的仅仅是我的意志的创造和发展的欲望；假如我的认识中有纯真，就会是如此，因为这里面就寓有创造意志。

---

① 阿莉阿德尼——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之女，与提修斯相爱，由于她设下的羊毛线，使提修斯得以逃出迷宫。——译者

②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分第20章。——译者

这种意志引诱我离开了上帝和诸神：因为，假如真有诸神存在，还创造什么呢？！

但我内心的创造意志，总是驱使我去面向人；就象驱使锤子敲击石块一般。

啊，你们人啊！对我来说，好象石块中暗睡着一个形象，众象的形象！啊！它应当睡在最坚硬、最丑陋的石块中！

现在，我的锤头愤怒而残酷地向他的囚牢锤去，石块溅出碎屑：对我来说，这算得了什么！

我想成全他，因为一个影子朝我走来——万物中最宁静和最轻盈者向我走来！

超人的美，作为影子向我走来：诸神还同我有什么相干呢？！……”<sup>①</sup>

我提出最后一个观点：因为上文加了着重号的那行诗句提出了这个问题。就狄俄倪索斯式的使命来说，坚硬的锤子，即甚至以断然方式热衷于毁灭的欲望乃是先决条件的一部分。命令式：“你们要坚强些！”，一切创造主都是坚强的，这种起码的信念，就是狄俄倪索斯本质的本来特征。——

---

<sup>①</sup> 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部分第2章。——译者

## 《善与恶的彼岸》

### ——未来哲学的序曲

#### 一

从今以后的任务，已规划得尽可能地紧凑了。在我的使命中的肯定部分完成之后，使命的否定部分（用言语和行为去否定）就提上了日程。重估一切价值，这是一场大战——唤起那决定性的一天吧！这里也包括环顾四周，不慌不忙，寻找同道，寻找由于强大而有助于我从事毁灭工作的那些人。——从那时起，我的一切著作都好比是香饵：也许我也象某人一样精于垂钓之道？……但假如没有钓到东西，那可不是我的过错。那是无鱼可钓。

#### 二

该书（1886年）从基本上讲是对现代的批判，包括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现代政治，同时提出与它们对立的类型。他要尽可能地摩登，他是这种高贵而肯定的人。在后一种意义上说，该书是高等人的读物——这个概念比以往所认为的更具精神性、更激进。人们要经得这一概念，则体内必须具备这种勇气，他必须无畏才行……时代引以为自豪的一切，譬如，那有名的“客观性”，“对天下受苦人的同情”，带有其对异己审美的婢顺和对细微小事屈服的所谓“历史意义”，即所谓的“科学性”。——假如你想一想，该书是继《查拉图斯特拉》而写的这一事实，那么你也许会猜想到，该书的产生要归功于合乎卫生的生活方式。过去叫巨大的强制惯坏了的千里眼——查拉图斯特拉比沙皇更远视——，现在不得不用来观

察最近的物体，要锐敏地把握时代和环境了。人们将会在各部分中，尤其在形式上发现产生查拉图斯特拉的同样一种任性背叛的本能。在形式、意图、沉默艺术中，精练完美被认为是主要的；心理受到残酷无情的对待——该书连一个温和字眼都没有……这一切都使力量壮大：谁知道，挥霍象查拉图斯特拉这样的财宝需要怎样的恢复呢？……用神学的话说——请注意，我是不怎么用神学家的口气说话的——那是上帝自己在一天工作完了以后，以蛇形蜷曲在知识树下。这样，他从当上帝的状态中恢复过来了……他把万物都造得过于完美了……魔鬼，是上帝第七天懈怠的产物……①

---

① 《善与恶的彼岸》即是拟定中的《重估一切价值》一书的导言，也就是《80年代遗稿》的导言。——译者



## 《道德谱系》

### ——一篇论战文章

构成《谱系》的三篇论文，就其表现形式、写作意图和一鸣惊人的艺术技巧来说，也许是拙作中的佼佼者。酒神狄俄倪索斯也是黑暗之神，这是你们知道的。——凡是文章的开头，都应当把人引入迷途，开头都是冷静的、科学的、甚至是冷嘲热讽的、故作姿态的、有意拖延的。渐渐的，不安增多了；不时有闪电出现；十分令人不快的真理，来自远方，带着沉闷的嗡嗡声，声音愈来愈大——最后，达到疯狂的程度。这种情况下，一切都以极度的紧张奔突前行。到后来，每一次都在吓人的、震耳欲聋的霹雳声中，透过密布的乌云窥见到一种新的真理。——第一篇论文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心理学：基督教，源出于嫉妒仇恨，并不象有人以为的那样，源出于“精神”——就其本质来说，它是反抗，一种对高贵价值的统治的大反叛。第二篇论文讲的是良知的心理学：它也并非象有人说的那样，是什么“人心中的上帝之声”——它是残忍的本能，这种本能无法向外发泄，便掉转回头。这里，残忍第一次表现出文化基础中的一种最古老的、最必不可少的因素。第三篇论文是答复下列问题的，即禁欲主义理想、教士理想的无限权力是谁给的，尽管这种理想极为有害，它是灭绝意志、一种颓废理想。答案是：这种理想之所以有力，并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教士的背后有上帝在撑腰，而是因为没有比它更好的东西，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过去它一直是唯一的理想，因为它没有竞争对手。“因为人宁可寄希望于子虚乌有，也比什么都不想要好……主要原因是，查拉图斯特

拉出世以前，缺乏一种相反的理想。——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了吧。一个为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心理学家，为此目的准备了三篇决定性的论文。——该书包括了教士最初的心理。

## 《偶像的黄昏》

### ——怎样用锤子进行哲学阐述

#### 一

这本不到 150 页的书，就象一个狞笑的恶魔，语调铿锵而带有灾难性——。它成书时间如此之短，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该书的确非同一般。没有哪一本书比它更富于实体、更独辟蹊径、更具颠覆性——更放肆！假如有人想约略知道，在我之前万物是怎样头足倒置的，那么他可以从这本书开始。本书扉页上所说的偶像，简言之，就是一向被称为真理的那种东西。偶像的黄昏——用德国话来说就是：陈旧的真理行将灭亡……

#### 二

可以说，没有任何现实性，没有任何“理想性”，不是该书不涉及的（——涉及：好一个谨慎、委婉的用语！……）。不仅涉及那些永恒的偶像，而且涉及那最年轻的因而也是最年老体衰的偶像，譬如，“现代观念”。大风吹过树林，果实——真理——随处掉落。这是对丰盛秋收的浪费。你在真理堆中跌跌绊绊，有些甚至在你脚下惨遭不测，因为真理太多了……但是，你抓到手的东西，再没有疑问了，这就是决断。只有我才握有真理的标准，只有我才能决断。就好象我生出了第二意识，就好象我的“意志”点燃了一盏明灯，照亮了自己爬过的陡坡。所谓陡坡——别人叫它通向“真理”之路……完结了，那模糊不清的“激情”，善良的人并不知道真正的道路①……认真说来，在我以前，谁也不知道真正的路，这向上之

① 参见歌德：《浮士德》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17页：“一个善人，他在摸索

路：从我开始，才又有了决定希望和使命的文化之路——我是这一文化的快乐使者……正因为如此，我也是天奴。——

### 三

就在该书完稿不久，我不失时机地开始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大任。心怀无法形容的自豪感，我的不朽，我随时满怀着信心，以对命运抱有的信心，把一个个符号铭刻在铁制牌匾之上。《序言》，写于1888年9月3日：清晨，写下以后就远足去了，我发现上恩加丁给予我的最美好的一天——晴朗透明，色彩斑斓，北国冰封与南国温熙的交错杂陈，溶为一体。——由于山洪阻延，直到9月20日我才离开西尔斯—玛利亚。因此，最后我堪称是这奇妙宝地的唯一游客，我要感谢这圣名之赐。在经历了一个充满意外事件——甚至在深夜抵达柯莫<sup>①</sup>时还遇上了有生命危险的洪水——的旅行之后，于9月21日午后到达都灵，我的宝地，从那时起成了我的家。我住进了春天住过的房子，即卡尔洛·阿尔贝托大街6号3室，面对着雄伟的卡里格纳宫，这是维多利奥·伊曼纽<sup>②</sup>的诞生地。可远眺卡尔洛·阿尔贝托广场，并向上伸延，直至山丘以外。我尘装甫卸，即刻投入工作：只剩全书的1/4尚未完稿。9月30日，大功告成；我创造的第七天；我就象上帝一般，信步波河岸边。就在这一天，我写完了《偶像的黄昏》的《序言》，我在9月份的休养就是校对此书。——我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秋天，也从未想到能完成这样的奇迹。——克劳德·洛兰<sup>③</sup>的一幅风景画，无边无际，撩人暇思，每天都同样的奔放，完美。——

---

之中不会迷失正途。”——译者

① 位于瑞士、意大利接壤的意大利一侧，米兰以西。——译者

② 维多利奥·伊曼纽——意大利第一任国王。——译者

③ 克劳德·洛兰(1600—1682)——法国浪漫派、早期印象派画家。——译者

## 《瓦格纳事件》

### ——一个音乐家的问题

—

要正确认识这篇文章，人们应当为音乐的命运担忧，就象为不愈合的伤口感到痛楚一样。——假如我为音乐担忧，那创痛到底是什么呢？创痛就是音乐被剥夺了它那圣化世界、肯定世界的性格，就是因为它成了颓废之音，不再是酒神狄俄倪索斯的笛声了。……但是，假如认为音乐这样的事业就是自己的事业，就象他自己的受难史，那么就会发现这篇文章是考虑周详而异常谦和的。在下述场合，则是明快的、善意的自嘲——即笑颜诉苦的时候，在这种场合，实话实说就是为一切强硬辩护——笑颜诉苦就是人道本身。难道有谁不相信，我，作为一名老炮手，把我的重炮瞄向了瓦格纳吗？——在这一事件上，我对一切决定性的东西持克制态度——我热爱过瓦格纳。——但抨击一个精明的、外人很难猜到的“未知者”，这必竟是我的使命的意义所在，是我的使命无法逾越的事情——啊！我还应该揭发全然不同的另外几位“未知者”，音乐上的一位卡里奥斯特罗<sup>①</sup>——当然更要抨击在精神方面日渐怯懦、本能日渐虚弱、日渐老成的德意志民族。它一直有一个令人称羡的好胃口，以对立物为滋养，将“信仰”与科学性、“基督之爱”与反犹主义、权力意志（即建立“帝国”的意志）与小人的《福音书》，一古脑地吞了下去，竟然没有引起消化不良……在这些对立物之间

---

<sup>①</sup> 亚历山大·卡里奥斯特罗伯爵（1743—1795）——意大利冒险家，西西里岛的大骗子。——译者

不偏不倚！好一个中立化的胃口和“忘我性”！好一个德国味的公正，竟然把平等权给予了每一个人——它一切都是可口的！……毫无疑问，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我最后一次访问德国时，我发现，德国的审美正致力于把平等权授予瓦格纳和基辛根的吹鼓手；为了对一位货真价实的和最最德意志的音乐家——古老意义上的德意志，不单是帝国德意志——亨利希·许茨<sup>①</sup>大师表示敬仰，在莱比锡筹建了李斯特协会，用以培植和传播狡猾的<sup>②</sup>教会音乐，我本人就是见证……毫无疑问，德国人都是理想主义者……

## 二

不过，这本书里不应有任何东西妨碍我变得粗犷，我要向德国人说几句不中听的大实话：因为，谁也不会干这样的事的！——我要谈一谈他们在历史科学中的胡来。德国的历史学家完全失去了对文化进展、文化价值的伟大眼光。不仅如此，他们还是政治上的（或教会上的）傻子，他们甚至根本不许具有这种伟大的眼光。人们首先应该是“德意志的”，是这个“种族”，然后才可以在历史科学中决定一切价值和非价值——即由他们确定有价值和无价值；“德意志的”，这是论据，“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这是原则，日耳曼人是历史上的“道德世界秩序”；对罗马帝国而言，它是自由的代表者；就18世纪而言，它是道德、“绝对命令”的中兴时代……德意志帝国的历史编纂学是有的。我担心，还有一种反犹太主义的历史编纂学，——有宫廷历史编纂学，而冯·特莱奇克先生是不害臊的……前不久，历史科学出现了一种愚蠢的见解，是那位幸而作古的美学士瓦本人费舍<sup>③</sup>的一句话，即把德国报纸上的传言当成

① 亨利希·许茨(1585—1672)——德国作曲家，作品多为宗教体裁。——译者

② “李斯特”的德文发音和“狡猾的”相似，尼采用谐音一语双关。——译者

③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费舍(1807—1887)——德国诗人，美学家。——译者

每个德国人都必须肯定的真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只有这两者相加才构成一个整体——即美学的再生和道德的再生。”我是耐着性子看完这番高论的。我感到兴趣，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德国人，他们都干了些什么蠢事。他们对400年来一切文化犯下了滔天大罪！而始终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内心深处害怕现实，也就是害怕真理，是由于已变成他们本性的虚伪、“理想主义”在作祟……德国人剥夺了欧洲的果实，那离我们最近的伟大时代——文艺复兴的意义。那时，更高的价值秩序，那高贵的价值，肯定生命的、担保未来的价值，那些顶替了对立即堕落的价值地位的价值眼看就要取得胜利——而且一直深入到取代者的本能深处！路德①，这个不祥的僧侣，他复兴了教会、基督教以及一切腐朽透顶的东西。就在它们垂死之际，……否定生命意志的基督教成了宗教……路德，这个不成体统的僧侣，出于他“不成体统”的原因，始而攻击教会，继而复兴教会！……天主教徒们倒是真有理由庆祝路德节，有理由演他的戏……路德——以及“道德的再生”！让一切心理学家见鬼去吧！——无疑，德国人是理想主义者。——德国人有过两次机会，当他们凭着英勇顽强和自我克制取得了诚实的、明确的、完全科学的思维方法的时候，他们发现了通向旧“理想”的途径，发现了真理同“理想”的和解，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发现了摒弃科学、崇尚欺骗之权的公式。莱布尼茨②和康德③——是欧洲正直理智的两大障碍！——最后，当横跨两个颓废世纪的桥梁上出现了一个更高的天才和意志的铁腕人物——而他出于建立全球

---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倡导者。——译者

② 哥特弗里特·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译者

③ 康德(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主要著作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等。——译者

政府的目的是以使欧洲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统一体——的时候，德国人用他们的“自由战争”，使欧洲失去了意义，失去了拿破仑在日时那奇迹般的意义——因此，他们就得对今天产生的、存在的一切恶果负责，要为现存的反对文化这种病态和非理性，即民族主义，这欧洲所患的民族官能神经病负责；为欧洲小国林立、渺小政治的永恒化负责。是他们剥夺了欧洲本身的意义，欧洲的理性——他们把欧洲带进了死胡同。——除我而外，难道还有谁知道走出这条死胡同的路吗？……还有谁知道有一项极其伟大的、大到足以使欧洲各国重新联系起来的使命吗？……

### 三

——总之，为什么我就不能表示我的怀疑呢？我看，德国人，为了叫一个伟大的命运生下一只小老鼠，无所不用其极。直到现在他们才向我表示妥协，将来他们会不会把事情办好一点，我表示怀疑。——啊，为什么叫我当个拙劣的预言家呢！……我的当然读者和听众是俄国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法国人——他们这种趋势会愈来愈甚吗？——德国人，载入了认识论史册的，都是些模棱两可的人。这些人老是制造“不自觉的”骗局（——这适用于费希特①、谢林②、叔本华、黑格尔、施莱马赫③，也适用于莱布尼茨和康德；他们只不过是些制造面纱的人④——）；德国人绝不应有这样的荣誉，因为精神史上第一个正直的精神同德国精神一致。四千年以来，在那种精神中，真理一直胜过欺骗。“德国精神”是我的

---

① 约翰·哥特利布·费希特(1762—1814)——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译者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谢林(1775—1854)——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客观唯心主义者。——译者

③ 弗里德里希·施莱马赫(1768—1834)——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译者

④ “施莱马赫”德语发音同“制造面纱的人”相似，这里是双关语。——译者



碳酸气。处在这种本能化的心理不洁净的近旁，我喘不过气来。因为德国人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表现出不洁净。他们根本就没有象法国人那样，经受过 17 世纪严酷的自我考验——一个拉罗斯福哥<sup>①</sup>，一个笛卡儿<sup>②</sup>，在诚实方面要胜过一流德国人的千百倍——，德国人到今天也没有过心理学家。但是，心理学乃是确定一个种族洁净和不洁净的标准……假如人不洁净，又怎么会有深度呢？在德国人那里，几乎就象在女人那里一样，是无法探求根底的。他们什么也不是，这就是一切。但是，他们根本够不上肤浅。——在德国称之为“深”的东西，就是对自身本能的不洁。我方才说过：他们不想了解自己。我岂不可以建议把“德国的”这个字眼当成支付这种心理腐败的货币了吗？——譬如，现在，德国皇帝称解放非洲奴隶为自己的“基督教义务”。在我们这些另一种欧洲人中间，就把这东西简称为“德国的”……德国人写过一本有深度的书吗？他甚至连什么叫一本书的深度都不懂。我结识过一位认为康德有深度的学者。在普鲁士宫廷中，我担心，会认为特莱奇克先生是有深度的。假如什么时候称美司汤达是深刻的心理学家，譬如在我同德国大学教授邂逅时，我觉得他们好象根本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一样。

#### 四

为什么我不一干到底呢？我办事喜欢干净利落。作一名德国人的蔑视者，这甚至是我的意向。早在我 26 岁时，我就怀疑德国人的性格（见《不合时宜的思想》第 3 部分）——对我来说，德国人

---

① 拉罗斯福哥(1615—1680)——法国道德家和作家，著有《回忆》、《箴言》。——译者

② 勒奈·笛卡儿(1596—1650)——法国著名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译者

是不成体统的。假如我设想出一类与我本性完全相反的人，那注定是德国人。我对人进行全面考核时，首先要看他体内是否具备距离感；他是否随时随地都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等级、秩序；他是否高贵：因为这样他才能当贵族。否则他就无可救药地属于温良人了，啊！成了这个温顺的概念——庸众了。不过，德国人都是庸众——啊！他们是这样温顺……同德国人交往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因为德国人一视同仁……假如我把同几位艺术家（主要是理查·瓦格纳）的交往除外，可以说没有跟德国人消磨过一刻愉快的时光……假如数千年来最深刻的精神真的出现在了德国人中间，那神庙中的女教主也许会说，她那丑陋的灵魂起码也会受到同样的重视……这个种族我忍受不了，因为他们始终处于没有层次感的、拙劣的社交圈子中——天哪！我就是层次——，他们脚下没有机智，根本不能走路……归根结底，德国人没有脚，他们只有大腿……德国人丝毫也看不到自己有多么卑鄙，可这一点就是卑鄙的顶峰——他们根本不以作德国人为耻……他们到处伸手，他们自以为了不起，我真怕他们也来决定我的命运……我整个一生就是对这些信条的绝对证明。我在他们身上搜寻对我的节奏感和细腻感的影子，白费力气。犹太人有，而德国人根本没有。我的本性想温和、友善地对待任何人——我有不加区别的权利——。但这并不妨碍我睁开眼睛。我不把任何人除外，起码对我的朋友是如此。——最后，我希望，这样做不至于有损于我对他们的人道！我始终引以为荣的，有那么五六件事。——尽管如此，下述事实却一直是真的，即我对收到的每一封信几乎都有冷嘲热讽、玩世不恭之感。与其说对我有某种仇恨，倒不如说是善意的讽刺……我对每个朋友都有话讲在当面，他们根本认识不到研究我的全部著作是值得的。我根据蛛丝马迹猜想，他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书里写的是什么。至于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我的朋友除了在那里发现

了一种要不得的、幸而是完全无所谓的傲慢自负，有谁还见到了别的什么吗？……十年了！德国谁也不对这件事感到内疚，即要在荒谬的沉默面前维护我那被埋没了的名字。有个外国人，一位丹麦人却做到了这一点。首先他具有足够的本能的细腻和勇气，他对我那些所谓的朋友感到气愤……去年春天，哥本哈根的乔治·布兰德斯<sup>①</sup>博士开设了讲座讲授我的哲学，今天有哪一所德国大学能象他这样呢？这件事再一次证明，他是一位心理学家。——我本人对这一切绝不感到不快；必然的东西不会伤害我的。热爱命运是我的本性。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嘲讽的热爱，甚至是世界史性质的嘲讽。差不多就在那叫世界痉挛的、毁灭性的重估一切价值这一惊天动地的霹雳划破长空的前两年，我就把我的《瓦格纳事件》公诸于世了，好叫德国人再次以永世误解我而求得自己的永垂不朽！正好还有时间这么干！——有结果了吗？——我的日耳曼先生们！出于高兴！让我恭维诸位几句吧……

---

<sup>①</sup> 乔治·布兰德斯（原名 Morris Cohen 1842—1927）——丹麦文艺评论家，对当时丹麦思想界有很大影响，以宣扬尼采著称。——译者

## 为什么我是命运

### 一

我知道我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对那史无前例的危机的回忆，对那最深刻的良心冲突的回忆，对那挑起与迄今为止一切被信仰的、被要求的、披上神圣外衣的东西对抗的、决断的回忆。我不是人，我是炸药——尽管如此，我的骨子里却没有了任何教主的意味——宗教是庸众的事。同信教人接触以后，我必须洗手……我不要任何“信徒”。我想，我不至于阴险到信仰自己的程度，我从来不同庸众说话……我很害怕，有一天人们会尊我为圣人。你们一定会猜想到，我为什么先将此书出版，就是叫它防止糟践我的事发生……我不想当圣人，宁愿当傻瓜……也许我就是傻瓜……而尽管如此，或者，宁可尽管如此——因为以前，没有比圣哲更具欺骗性的了——我是真理的呼声。——但我的真理是可怕的，因为过去人们称谎言为真理。——重估一切价值：这就是我给人类最高自我觉悟活动的公式，这一活动在我身上已成为血肉和精神了。我的命运要我一定作一个规规矩矩的人，我应当知道，我是流行了千百年的虚伪的冤家对头。是我首先发现了真理，因为我认为谎言就是谎言——用鼻子闻出来的……我的天才在我的鼻端……我反对的东西，从来没人反对过，尽管如此，我却是否定精神的敌人。我是前无古人的快乐使者，我所认识的高尚使命迄今还没有个名目；从我开始又出现了希望。尽管如此，我不可避免要成为不祥之人。因为，假如真理同千百年来来的谎言相争，我们一定会感受到梦想不

到的强烈震撼，地覆天翻。那时，政治这个概念，将在一场精神之战中烟消云散。一切旧社会的权力产物会被炸得粉碎——因为它们都是靠谎言起家的。一定会有战争，有一场地球上从未有过的大战。从我开始，世界将会有伟大的政治出现。——

## 二

人们想要为造人的命运列一个公式吗？它就在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

——想在善和恶中作造物主的人，必须首先是个破坏者，并砸烂一切价值。

也就是说，最大的恶属于最高的善。不过，后者是创造性的善。

我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人；这并不排除我也是个大慈大悲的人。我知道毁灭之乐，这种快乐的程度和我的毁灭力相当，——在上述两类情况下，我都服从我的狄俄倪索斯本性，它无法使无为与肯定隔离。我是第一位非道德论者，因此，我是地道的破坏者。——

## 三

没有谁问过我，但人们本该问一问，在我口中，在第一位反道德论者口中，查拉图斯特拉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历史上，这位独逸超群的波斯人的表现正好与此相反。查拉图斯特拉在善恶之争中第一个表现了推动万物运动的真正车轮——他把道德转译为形而上学的东西，作为自在的力、原因、目的，这就是他的工作。不过，根本说来，这个问题的本身就已经是答案了。查拉图斯特拉创造了这个致命的错误，道德。因此，他也必定是认识这一错误的第一个人。这不仅是由于他由此获得了比通常一个思想家更

久远、更多的经验——的确，整个历史都是对所谓“道德世界秩序”的经验的反驳——。更重要的是，查拉图斯特拉比通常任何一个思想家都更加真实。他的学说，而且仅仅是学说，具有作为最高道德的真实——这就是说，它具有同逃避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怯懦相反的东西。查拉图斯特拉所具有的勇气，超过了一切思想家的总和。实话实说和有的放矢，此乃波斯人的美德。——你们知道吗？……道德自败于真实，道德家由于对立面的作用而自生自灭，这就是我对查拉图斯特拉大名的含义的论述。

#### 四

从根本上说，我说的非道德论者这个词有两个否定。一方面，我否定以往称之为最高尚的人，即好人、善人、慈悲人；另一方面，我否定那种作为自在的、流行的、普遍认可的道德——颓废的道德，更确切地说，基督教道德。可以认为上述第二点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一般说来，我认为高估善良和仁慈乃是颓废的结果，是虚弱的象征，是同奋发和肯定的生命背道而驰的。否定和毁灭乃是肯定的条件。——我首先谈一谈善良人的心理学。为了判断某类人的价值，应该同时把保存这类人的价格一并考虑在内——应该了解这类人的生存条件。善良人的生存条件就是谎言——。换句话说，死不愿意看到现实的性质，即不是为了随时向善良本能挑战，更不是为了随时让盲目而温顺的手去干预。把艰苦看成障碍，认为应予消除，这种作法纯属胡来。总之，这是一种真正的不祥后果，一种愚蠢的命运——。几乎愚蠢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就象出于对穷人的同情，而硬要老天爷风调雨顺一样……在伟大的总体经济学中，现实的可怕性（在冲动中，在渴望中，在权力意志中）远比微不足道的幸福这种形式（即所谓“善”）重要得多；为了替“善”谋得一席之地（因为它是欺骗本能所决定的），人们应当姑息迁就。利用

适当机会，我将会为历史证明这种乐观主义的、非同寻常的不祥后果这个真正善良人的怪胎的。查拉图斯特拉首先认识到，乐观主义者也如同颓废者、悲观主义者一样，甚至可能更加有害。他说，善良的人不说实话。善，教诲他们站在缥缈的彼岸和安全感；你们诞生在、躲藏在善良人的谎话之中。万事万物皆受善良人的欺骗和蒙蔽。幸而世界不是按照下述本能建造的，即只有温顺的群畜动物才在其中自得其乐的本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善良的人”，群畜动物，蓝眼睛、心地善良的“美丽的灵魂”——或者，象赫伯特·斯宾塞<sup>①</sup>希望的，成为利他主义的人，那就会使生命失去其伟大的性格，这就叫阉割人类，用那可伶的中国把戏来亵渎人类。——而这都是有人尝试过的！……这也叫道德……在这个意义上说，查拉图斯特拉有时称善良的人为“末人”，有时叫“完结之始”。他认为这是最有害的一种人，因为他们是以牺牲真理，也就是牺牲未来为代价而苟延于世的。

“善良人——他们不能创造；他们永远是完结的开始——他们把重估一切价值的人钉上了十字架，他们牺牲了未来，他们把人的一切未来都钉上了十字架！

善良人——他们永远是完结的开始……

不论谤世者能于出什么坏事，善良人的危害都是最严重的。”

## 五

因此，查拉图斯特拉，世上第一位善良人心理学家，成了恶人的朋友。假如有个颓废类型的人要爬上最高类的品级，那么这只有靠牺牲与他相反的类型即强大的肯定生命的人才有可能。假如群

---

<sup>①</sup> 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不可知论者，哲学家，著有《综合哲学体系》10卷。——译者

畜动物放出最纯洁的道德异彩，那么出类拔萃的人就会被贬低为恶人。假如谎言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不惜工本地借用“真理”的名目，那么就只能在坏到无以复加的名字下去寻找真实的人了。查拉图斯特拉在这一点上不允许别人提出任何怀疑。他说，正是这善良人的认识，这“最好的人”的认识，使人产生了对人的极端憎恶。这种怨恨使他生出羽翼，“飞向遥远的未来”——他不隐讳，他这种人，即相对来说超人的类型，只有同善良人相比较而言才是超人的，而善良人和正义的人也许称超人为魔鬼……

你们最高等的人，我的目光落在你们身上，这意味着我对你们的怀疑和我私下的窃笑。我猜想，你们也许会称我的超人为魔鬼的！

你们的灵魂与伟人是如此的格格不入，以致超人的特异，在你们眼里也成了恐怖……

人们应当从这段话中和别的什么章节中，找到查拉图斯特拉的意向：他设想有那么一类人，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去构想现实。他强大到足以如此——他没有从现实中异化出去，脱离出去，他就是理想本身，他本身就具备现实的一切恐怖和疑问。只有如此，人才能够伟大……

## 六

——不过，我选取非道德论者这种称呼作为我的称谓和荣誉还有另一种考虑。我以拥有这超越全人类的称谓而自豪。至今无人知道，基督教道德是危及自身的。更不知道高瞻远瞩的、前所未有的心理学的深度和深邃性。过去，基督教道德是一切思想家的瑟西①——她们为他们效劳。——在我之前，有谁进入过散发理

---

① 瑟西——希腊神话中居住在埃西亚岛上的女巫师，一般用以比喻妖艳迷人的美女。——译者



想谤世毒气的洞穴吗？有人敢想一想这洞穴吗？在我之前，哲学家中间有过心理学家吗？不都是后者的对头即高等“骗子手”、“理想主义者”吗？在我之前从来没有过什么心理学。——当这里的心理学家，这是灾祸，至少也是一种劫运。因为，凡是作开山祖师的人，都看不起人。对人的厌恶，这是我的危机所在……

## 七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有别于其他人，我超越了其他人类的东西，就在于我发现了基督教道德。因此，我需要一个包含有向一切人挑战的字眼。以前，在这里没有睁着眼睛，我认为这是人类感到内疚的最大不洁，是本能化了的自我欺骗，是闭眼不看任何事件、任何原因、任何现实，不认为它们是原则的意志。这是心理学问题上的作伪，甚至是犯罪。盲目信奉基督教，此乃头号大恶——对生命的犯罪……除了历史上的五六次意外，——我是第七个意外——各时代、各民族、先驱者和后来人，哲学家和老妇们——在这个问题上都彼此无愧。基督徒过去一直是“道德的人”，是无与伦比的稀珍——作为“道德的人”，他让自己梦想的比世间最伟大的人类仇敌所梦想的还要荒唐、还要虚假、还要浮华、还要漫不经心、还要于己不利。基督教道德——欺骗意志的阴险形式，是人类本来的瑟西。因为它使人类堕落。错误之所以是错误，这并不是使我恼怒的原因，不是那个在取胜时泄露出天机的精神事物长期缺乏“善的意志”、“驯育、礼貌、勇敢”等等品质。——而是缺乏自然，这是十分可怕的事情，即反自然，它作为道德而享有殊荣，并被奉为法则，当作绝对命令亘古悬在人类之上！……是用这样的尺度，即不是作为个人，不是作为国家，而是作为人类的迷误！……教唆人去蔑视生命这个首要的本能；为了损害肉体而捏造出“灵魂”、“精神”；教诲从生命的先决条件即性本能中发现不

洁；在无比深刻的繁衍必要性中，在严格的自私自利中（——这个字眼就已经带有诽谤的意味了！——）去寻求恶的原则；另一方面，却认为典型的堕落和矛盾的标志（即忘我）、失重、“非人格化”和“仁爱”（——仁癖！）等等是最高的价值。叫我怎么说呢！啊！是本来的价值！……这是怎么回事！人类本身果真陷入了颓废状态了吗？它过去一直是这样的吗？——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人类受到的教诲，只认为颓废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非我化的道德首先就是没落的道德，把“我走向毁灭”这一事实变成了命令：“你们都应毁灭”——并且不仅仅变成命令！……这种迄今为止一直在宣扬的道德，这非我化的道德流露出“要毁灭的意志”，它彻头彻尾否定了生命。——这里只剩一种可能性有待商榷了，即不是人类处在蜕变过程中，而是教士这些寄生虫，他们打着道德的幌子装扮成价值决定者——他们认为，基督教道德乃是他们攫取权力的手段……其实，我认为：教师，人类的引导者——神学家也在其内——统统都是颓废派。因此，就把一切价值重估为对生命的敌视，因此，有了道德……道德的定义是：道德——颓废派的特质，其本意是报复生命——而且是卓有成效地报复。我看重这个定义。——

## 八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查拉图斯特拉早在五年以前就已说过了。——撕下基督教道德的画皮，这是破天荒的大事件，一场真正的灾难。在这一点上启了蒙的人，就是铁腕人物，就是天意——它把历史碎为两段。生于其前，生于其后……真理的闪电击中了过去的至尊。凡是悟出什么在那里遭到毁灭的人，也许会留神自己手里是不是还掌握什么东西。过去称之为“真理”的东西，如今成了最丢脸、最下流、最见不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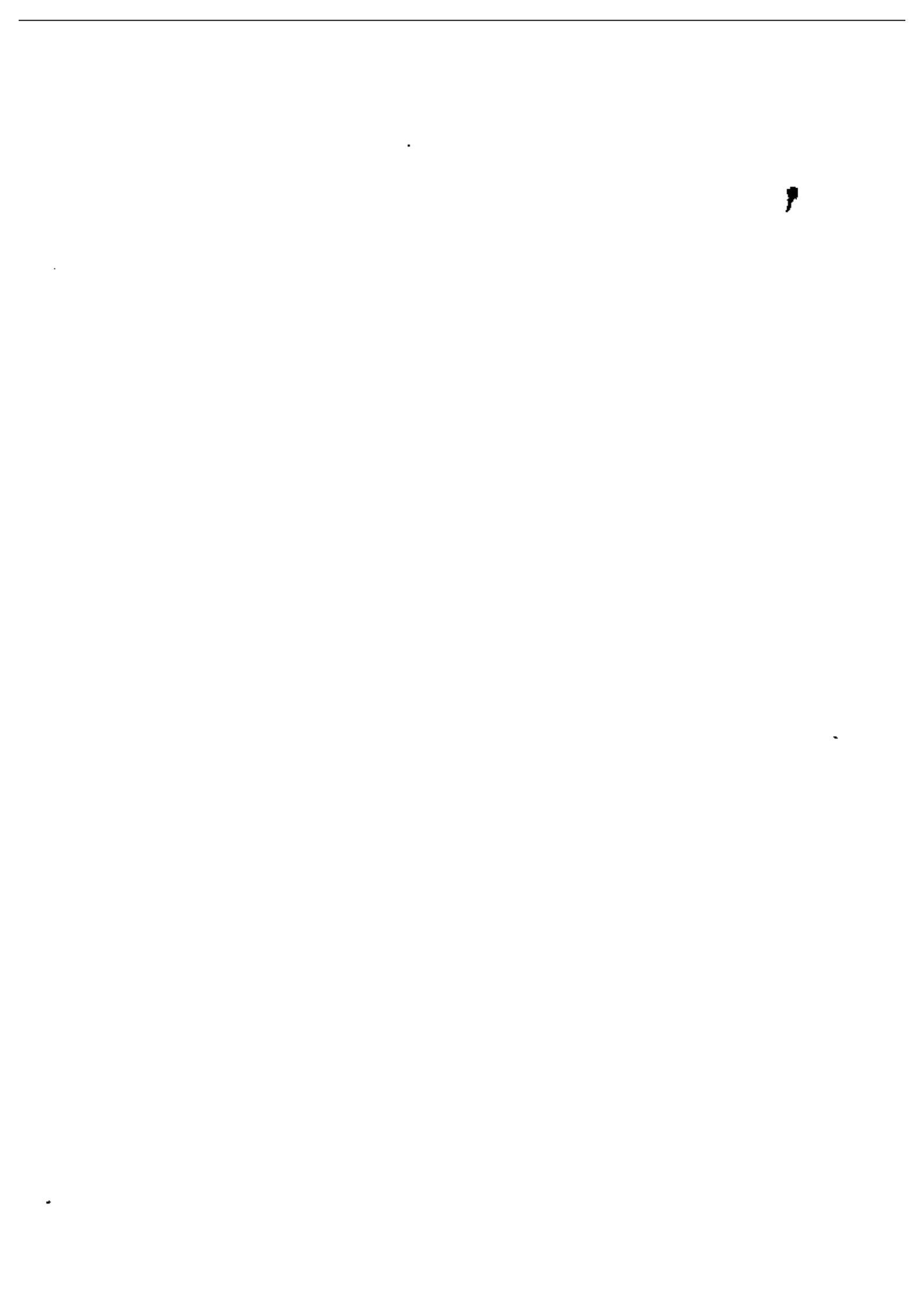
的谎言形式。“改良”人类这种神圣借口，乃是榨干生命的诡计、吸血的骗术。道德就是吸血鬼……揭示道德假面的人，同时也就揭示了一切人们过去和现在信仰的价值的无价值。他们认为最尊贵的、以神明自诩的人一钱不值。他们认为这些人是灾难性的怪胎。说这类人是灾难性的，是因为他们蛊惑人心……发明“上帝”这个概念，是用来反对“生命”的概念——“上帝”的概念包含着一切有害的、有毒的、诽谤性的东西，它把生命的一切不共戴天的仇敌纳入了一个可怕的统一体！“彼岸”的概念，“真实世界”的概念，是发明来诋毁这唯一存在的世界的——难道不给我们尘世的现实留下目的、理想和使命了吗？“灵魂”、“精神”，最后还有“不死的灵魂”，这些都是发明来蔑视肉体的，使肉体患病——“成仙”。而对于生活中值得严肃认真对待的事物，如饮食、起居、精神食粮、疾病治疗、清洁卫生、天气等等掉以轻心！不谈身体健康，只讲“灵魂健康”——我要说，这乃是介乎忏悔的痉挛和拯救的歇斯底里之间的循环形精神错乱症！“罪孽”的概念，包括相应的枷锁即“自由意志”的概念，是发明来扰乱本能、使对本能的怀疑心变成第二天性的！“忘我者”，“否认自我者”的概念是颓废的特别标志，会诱发有害的事物，是对发现自身用途的无能，把自我毁灭变为价值的象征，变为“义务”，变为“神圣”，变成人中的“神性物”！最后——这是最可怕的事了——善良人这个概念被认为是一切懦夫、病夫、败类、自苦之人的集合体，即一切应当灭亡之人的集合体——。淘汰法则被否定了，用矛盾建造了一种理想，以对抗豪迈的、卓越的、肯定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保证未来的人——现在则被称为恶人……而这一切竟被认为是道德！——消灭害人虫①！——

---

① 伏尔泰的一句名言。——译者

## 九

——你们了解我了吗？——狄俄倪索斯是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对头……



“这些手稿是为自己写的，我打算从  
现在起，每年冬天都为自己写点这样  
的东西……”

(1888年2月26日致彼得·加斯特)

“……明年年底，也许要为印行我的代表作  
《重估一切价值》奔忙了。”

(1888年9月7日致康·格·瑙曼)

## 80年代遗稿选编<sup>①</sup>

[本书根据联邦德国卡尔·施莱希塔《弗里德里希·尼采文集》(5卷本)1984年乌尔斯坦出版社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柏林—维也纳袖珍版第4卷译出]

---

① 即尼采写于1887年至1889年1月的全部遗稿，也是他神经崩溃前的最后一部分遗稿。1906年尼采之妹伊·福斯特-尼采和尼采的朋友、出版者彼得·加斯特(即亨利希·科泽里茨)利用这一部分材料自行编辑了所谓《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一书。本译文中〈 〉中所标的阿拉伯数字即是《权力》一书原来的节序号。  
——译者

<897>

人类怎样才能被提升到其显赫状况和权力的顶峰呢。思考这一问题的人首先须得明白，他本人一定要置身于道德之外。因为，从本质看来，道德的目的与此相反，它要阻止或摧毁那种向着显赫方向的发展。因为，实际上这种发展会吸引无数的人为其效力，以致出现一种逆流是自然的。弱者、娇生惯养者、平庸者必然群起抗拒生命和力的光辉，为此，他们必须对自身作出新的估价，借以谴责极度充盈的生命，可能的话，摧毁生命。因此，就道德蓄意制服各类生命而言，它本身就是敌视生命的惯用语。

<376>

人的内向化。鉴于和平的实现和社会的建立，强大的欲望无法向外发泄，就试图以幻象来保持内心深处的平静，于是内向化应运而生。对敌意、残忍、复仇和暴力的需求下降，即“倒退了”；贪婪和征服处在认识的意愿中；艺术家现出了衰退力和说谎力。因此，欲望变成了人们要与之斗争的怪物。等等。

<698>

康德说：“对维利伯爵的这些话（《论快乐和痛苦》1781年），我可以肯定地说：驱使人前行的唯一原则乃是痛苦，痛苦高于快乐。”

快乐不是肯定的精神状态<sup>①</sup>。”

<758>

当今的奴隶制：是野蛮的表现！奴隶为之劳动的奴隶主在哪里？人们不必总是期待两个相辅相成的社会等级并存。

利益和享乐是生命的奴隶理论。“赞美劳动”，这是奴隶对自身的美化——因为他们没有闲适的本事。

<61>

我们的时代，由于它不分青红皂白，一心要消灾免祸，所以它是穷人的时代。我们的富人——他们成了穷光蛋！一切财富的真正目的被忘得一干二净！

<941>

我们的苑囿和宫殿的实质（在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追求一切财富的实质）就是：把混乱和卑鄙置诸脑后，而给灵魂这个贵族营造一个安乐窝。

当然，大多数人认为，那些优美安逸的东西使他们赏心悦目之际，他们的天性就更高了一层。因此，要去意大利行猎、旅行等等，要看书和观剧。他们想以此陶冶自己的性情——这是他们文化工作的意义所在！但是，强者、有实力者想的是陶冶别人，并且不愿意在自己身边见到异己！

---

① 书的标题和引文系意大利文。——译者



于是，也有人走进大自然，不是为使自身显现于其中，而是为了沉迷于自然，忘掉自身，这种“置身度外”乃是所有弱者和对自身不满者的愿望。

### <725>

过去，人们认为国家学说是一种精明的功利说：因为现在已经成了现实！——国王统治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谁也看不起国王了。因为，谁也不愿把国王作为自己理想的原始象征，而是作为自己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便是全部的真理！

### <1026>

其实，不是“美德带来幸福”——而是唯有强者才把自己的幸福状态宣称为美德。

恶行属于强者和具有美德的人。因为卑劣的、低贱的行为属于屈从者。

最强者，即具有创造性的人，必定是极恶的人，因为他反对别人的一切理想，他在所有人身上贯彻自己的理想，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来改造他们。在这里，恶就是：强硬、痛楚、强制。

象拿破仑这样的人应当一再出现才对，他们要巩固对个别伟人的专制统治的信仰。但他们自己却被他不得不采用的手段所腐蚀，从而失去高尚的性格。要是在另一类人中实施，他本来可以使用别的手段。那么，一个凯撒也不一定非变质不可。

<935>

**基本类型：**真善、高尚、灵魂的伟大，这些都来自必不可少的富有。因为财富的给予不是为了有所获取——也不想以其善良自诩，——慷慨挥霍是真善的特性，个人的富有是慷慨的前提。

<282>

**群畜的软弱**产生了一种与**颓废派**的软弱十分相象的道德。他们心照不宣，他们结成帮派（大型的**颓废**宗教总是依靠群畜的支持）。群畜身上本来没有任何病态的东西，群畜本身是不可估量的；不过，群畜不能决定自身的去从，它们离不开“牧人”——教士懂得这一点……国家是不知己的，不够亲昵；国家无法“引导良心”。教士用什么方法使群畜患病的呢？

<974>

每个事实，每种工作给予每个时代和每种新人一种新的信念。历史总是讲述**新奇的真理**。

<613>

内心种种激情的角逐，最后，**有一种激情**支配了理智。

### <769>

每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都在自己力量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远地蔓延开去，并且征服一切弱小者。这样，它就发现了它自身存在的乐趣。在这方面不断上升的“人化”表现在，开始更真切地感到，要真正同化别人是多么困难。正如，我们虽则可以用粗暴的冒犯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同时却会使他人的意志更加疏远我们——也就是说，更难于使之屈服。

### <760>

我们要象大自然那样，无所顾忌地去处置大众；因为大众要保存这个种类。

### <966>

与动物不同，人在自己体内培植了繁多的彼此对立的欲望和冲动。借助这个综合体，人成了地球的主人。——道德，在这个欲望繁多的世界中乃是带有地域局限的等级制的表述，以致人不因欲望的冲突而灭亡。因此，起主导作用的欲望就去削弱它的对立面，将其变为替主要欲望活动提供刺激的冲动。

最高级的人也许欲望也最繁多，而且，相对而言维持的时间较长，也最高级。事实上：在植物人兴旺发达的地方，人们会发现强烈相对运动着的本能（例如：莎士比亚），不过是有节制的。

<983>

要培养统治者的道德，而这些道德有朝一日会主宰统治者的善意和同情心。伟大驯育者的道德(原谅敌人等于儿戏)，要提高创造者的欲望——不再是雕凿大理石！——试把那些人的特殊身份和权力地位同迄今为止的王公贵胄相比较，把罗马的凯撒同基督精神相比较。

<875>

比较高级的人和群畜之人。假如没有半人，那么我们就把前代的伟人奉为半神或完神。因为，宗教的出现证明，人类对人已经不感兴趣了(“女人也不能使我发生兴趣”，用哈姆雷特的话来说)，或者纠集一群人，希望他们象议会一样起到专制统治的作用。

专制，这是伟人的特性：因为伟人耍愚化庸众。

<285>

我教导你们说：群畜试图保存一种基本类型，并且阻止两种倾向，即防范各种蜕化变质分子(罪犯等等)，防范标新立异者。群畜倾向维持现状，它们心里没有丝毫的创造精神。

仁慈正直的人带给我们的是舒适的感觉(与伟大的新人提出的紧张恐惧之感完全相反)，是我们个人的安全感和平等感。因为，群畜在这方面美化了自身的群畜本性，并感到心安理得。有人用最优美的言词来形容这种“惬意感”作出的判断——于是产生了“道德”。——但是，人们注意到了群畜对一切真正的人的憎恨。——

## <997>

我教导说：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也许，某个人能为人的这种生存辩护千年——即一方是丰满的、充盈的、伟大的完人，另一方是无数不完整的、不健全的人。

## <984>

灵魂的伟大同精神的伟大是不可分割的。因为灵魂的伟大包含有独立性；但假如没有精神的伟大，就不会允许存在灵魂的伟大。后者会引起灾难，即使是出于善意和正义感。劣等的精神应当俯首听命才是——因为它们无伟大可言。

## <602>

这远景式的世界，这对于视觉、触觉和听觉来说是虚假的世界，就是对于更敏锐的器官来说也是虚假的。但是，假如我们改进我们的器官，那么这个世界的可认识性、概括性、可行性和美感就开始消失了。正如回顾历史的进程，美感就不存在了一样。目的的编排本身就是一种假象。够了，我们了解愈肤浅、愈粗糙，世界也就表现得愈有价值、愈确切、愈美、愈有意义。体察得愈深入，则我们的估价也就下降得愈厉害——简直近乎毫无意义！创造了这个有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就等于认识到，崇敬真理乃是虚幻假象的结果——认识到，人们更应当去崇敬远远超过了真理的那种创造、简化、成形和虚构之力。

“一切都是虚假的！干什么都行！”

只有当目光呆滞，希望变得简单时，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才会出现：也许本来就是如此。

#### <495>

假如“不可欺骗”<sup>①</sup>这一戒条受到驳斥，则真理就不得不当着另一个法庭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了——作为保存的手段，作为权力意志。

就象我们爱美一样，它也是创造性的意志。两种意义并存：现实的含义就是，以按我们的爱好创造事物为目的来获取权力的手段。对创造和改造的爱好——原始的爱好的！我们只能认识我们亲手造就的世界。

#### <1046>

1. 要牢牢地保护我们的感官，保持对它们的信仰——而且接受它们逻辑的判断！迄今为止，哲学对感官的敌意乃是人最大的荒唐！

2. 我们乐于继续建造一切尘世生物赖以生存的现存世界，就象现在那样的（持久地、缓慢地运动着），——我们无意把它视为假的东西！

3. 我们的估价有助于建造的进程；它们起强调的作用。一切宗教都说：“一切都是坏的、假的、恶的！”这种对整个进程的攻击只能出自败类之口！

4. 当然，败类受苦最深，因而也最敏感！知足者没有价值

---

<sup>①</sup> 见《圣经》：《利民记·戒民数例》。——译者

吗？

5. 我们必须了解艺术的基本现象，它叫作“生命”——即创造精神，它在最不利的逆境中从事创造；以最缓慢的方式————必须首先重新拿出证据，证明它的一切组合体；因为它坚持不懈。

<178>

一个教主也许微不足道——就象一根火柴，如此而已！

<940>

不可过份的学说，这要向实力雄厚的强者求教，——而不是向平庸之辈求助。节制和修养只能是高度的一个阶梯；“金子般的本性”则站得更高。

“你应”无条件地服从，斯多葛主义那里，基督教和阿拉伯教团那里，康德哲学那里都这么说（至于是服从上司，还是服从概念，那是无所谓的）。

比“你应”更高一级的是“我要”（英雄人物）；比“我要”更高一级的是“我是”（古希腊诸神）。

野蛮人的诸神只字不提对尺度有什么兴趣——他们既不简单，也不轻松，更无节制。

<999>

等级制：决定价值、指导千年意志的人是最高级的人，他的方法是引导人的最高本性。

## <870>

一切弊病的根源：逆来顺受、贞洁、忘我和绝对服从。这些奴隶道德竟然取得了胜利。因此，统治的天性被斥之为：1. 伪善；2. 昧良心——创造性的天性自认为冒犯了上帝，惶惶然不可终日，被永恒的价值紧箍着。

野蛮人表现出他们没有节制能力。因为他们害怕和咒骂天性的激情和欲望——治人的帝王和各阶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怀疑出现了，是否一切节制都是软弱的表现，或者都是老化和疲沓的开端（因此，拉罗斯福哥也怀疑，“美德”在那些被恶习弄得不再有任何乐趣的人们那里，是否也是一句漂亮话）。节制本身代表艰苦、自我强制和禁欲主义，是同恶魔的斗争等等。对节制的美学天性的天然快感、对节制美的享受被忽略了，或者遭到了否定，因为人们想要一种反幸福论的道德。

迄今为止，人们不相信节制会带来快乐——即骑士在烈马上驰骋的快乐！把软弱天性的适中同强者的节制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最美好的东西被亵渎了，因为弱者，或称放肆的猪猡，给它们投上了一层阴影——最优秀的人湮没无闻了——而且他们也经常误解自身。

## <750>

腐败的统治阶级败坏了统治者的名声，用“国家”来行使裁判，这是怯懦，因为这意味着没有合格的伟人。最后，人心惶惶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致见到任何发号施令的意志力，都会吓得跌落尘埃。



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的堕落，这是历史上一切大动乱的起因！假如没有罗马的帝王们，没有罗马社会，基督教绝不至于盛行。

当劣等人怀疑是否有较高级的人存在时，危险就大了！那时，人们会最终发现连那些劣等的、低三下四的和精神空虚的人们都具有美德了，发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迄今为止登峰造极的荒唐！因为较高级的人最终会用奴隶主张的美德标准衡量自己——并引以为自豪等等，认为应该抛弃他们身上的一切较高级的品质。

尼禄<sup>①</sup>和卡拉卡拉<sup>②</sup>在位之时，出现了荒唐事：“庸众竟比至尊的皇帝更有价值！”于是，上帝的形象——钉上十字架的上帝——出现了，他同最强者的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看，各国的革命、混乱和带给民众的灾难，比起身临其境的个别伟人的灾难来是微不足道的，人们不要上当：因为，一切小人的苦难之和也算不得什么，不在伟人的话下。——身临危境而不忘自身。即从无数人的灾难中渔利——非同一般——这可能是一种伟大性格的象征，这种性格会征服同情心和正义感。

---

① 尼禄(37—68)——罗马皇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的末代皇帝，残暴好色，妄自尊大，因实行高压政策，遭到各阶层的反对。——译者

② 卡拉卡拉(186—217)——自211年起为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压制元老院，处死显贵，屠杀抗拒应征的亚历山大居民，引起强烈不满，后被谋杀。——译者

<872>

一个人为自己取得的权利，同他给自己提出的义务和他自认为胜任的使命成比例。最普通的人则无权生存，在较高级的人看来乃是一种不幸。

<964>

伟人意识到他统治一国之民的权力，意识到他同一国之民，或一个时代的暂时的一致——这种觉醒作为自由和意志的扩充——被误认为“利他主义”——这促使他去谋求联系的手段。就这种手段来说，一切伟人都是有独创性的，他们想要按自己的想象组成巨大的社团，他们还乐意把形形色色杂乱无章的东西定形，这促使他们去正视混乱。

对爱的误解。有奴隶式的爱，委身的和谦让的爱——既是理想化的爱，又是受骗上当的爱——有一种神圣的爱，它既蔑视又钟爱其所爱，既改造了，也提高了其所爱。

关键在于获取那种无比巨大的能力，通过驯化和牺牲千百万败类的手段去创造未来的人，而不因人们酿成的空前灾难而毁灭。

<614>

让世界“人化”，即这个世界日益使人感到自己是地球的主人

<595>

我们的前提：没有上帝；没有目的；力量有限。我们一定要避免给低贱的人想出或规定出他们的必不可少的思想方法！！

<860>

谈谈等级。“平等”的可怕结果——最终每个人都认为有权过问一切问题。这就等于完全抛弃等级制。

<364>

利己主义！但谁也没有问起过：什么是自我？每个人都想把自我同一切自我同等看待，这是奴隶理论——即所谓“普遍选举权”和“平等”的结果。

<998>

最高级的人生活在统治者的彼岸，没有任何羁绊。因为，他们认为统治者乃是自己的工具。

<757>

现代社会主义打算创造一个与耶稣会教义并行的世俗形式。因为它主张每个人都是绝对的工具，至于为了什么——至今没有弄清楚。

教会的肆虐都干了些什么坏事：

1. 禁欲主义——公开宣布意志教育的自然功利性和意志教育的禁欲主义必要性，人们似乎还没有这种勇气。浮现在我们荒唐的教育界眼前的乃是“合格的国家公仆”，他是起调解作用的模式，他们以为有了教育和大脑训练，就万事大吉了；甚至从来不认为有必要首先干些别的事情——意志力的教育；人们要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唯独取消了最重要的项目：一个人是否可以有意愿，是否可以许诺；青年人连什么是他自己天性的最高价值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考问，就结业了；

2. 斋戒：任何意义上的——也作为保持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微妙的享受能力（譬如，暂时不读书，不听音乐，不和颜悦色；也该为自己的美德举行斋戒）；

3. “寺院”——暂时独居。譬如，严禁通信；一种微妙的反省和重新发现自我，它不想避开“诱惑”，而是想避开“义务”，即脱出日常事务的环境；超脱刺激和外界权势的暴政，因为暴政谴责我们，只是在反抗中耗费我们的力量，不允许在自发主动性到来之前积蓄力量（让我们细细地查看一下我们的学者们吧：他们只是消极地思维，即，他们在能思维之前离不开读书）；

4. 宗教节日——为了不把基督教和基督教价值的存在当成让一切节日气氛都见鬼去的压力，人们就应当粗俗鄙陋。节日里，我们领悟着：自豪、忘情、放纵；嘲弄各式各样的严肃和鄙俗；牲口般的充沛体力产生了神性的自我肯定——对这一切，基督教是不能堂堂正正地表示赞成的。宗教节日乃是地道的异教；

5. 正视自己天性的勇气，用道德来装扮一番。——不借道

德公式也能够唤起对自身的激情：这是衡量一个人对自己天性赞同程度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依靠道德的程度；

6. 死亡——应把愚蠢的生理学事实变为道德的必然。一个人应这样生活，他可以在适当时候有死的意愿。

<1056>

我要教导你们一种思想，它授权许多人取消自身的存在——这是伟大的驯化思想。

<754>

武装人民——最后是武装了暴民。

<862>

需要有一种学说，它要坚强有力，足以达到驯化的目的。即强化强者，麻痹和摧毁厌世思想。

铲除衰退的种族。欧洲的衰落——取消被奴隶污染了的价值。——统治全球，作为创造更高级人类的手段。——消灭称之为“道德”的伪善（在这方面，基督教乃是真正的歇斯底里；奥古斯丁<sup>①</sup>，班扬<sup>②</sup>）——取消普遍选举权；即取消最低级天性借以为高级天性立法的体系。——消灭平庸及其影响。（片面的人，个人——各国

---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罗马时代思想家，神学家，著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等。——译者

② 约翰·班扬（1628—1688）——英国作家，由于浸礼会传教士的原因被囚禁，在狱中写下《从今世到来世的朝圣之行》（1678）。——译者

人民；通过对立物的匹配，才能使天性充盈。为此，种族要混合。）新的勇气——不是先验的真理（这种真理专找信仰成瘾的人！），而是自由地从属于一种行时的统治思想，譬如，把时间当作空间的特性等等。

<67>

以前，世世代代，为了达到类似的品质和慎终如始的本质，人们采用的手段是：承袭地产，孝敬长辈（对诸神和英雄的信仰起源于对祖先的信仰）。

现在，地产的分散是对立倾向的一部分。报纸取代了每日例行的祈祷。还有铁道、电报。形形色色数不清的兴趣，都汇集在一个头脑里。为此，头脑必须坚强有力，灵活变通。

<938>

贵族统治的世界，自我榨取和自我削弱，日趋严重了！他们由于自己的高雅本能而抛弃了自己的特权，借助亲手改良了的超文明而对民众、弱者、穷人以及小人物的诗意等等感到兴趣。

<861>

较高级的人要对民众宣战！庸碌之辈为了当家作主的目的到处伸手。一切纵容包庇和让“人民”或“女性”出人头第的作法，都等于赞成“普遍选举权”，即赞成劣等人的统治。但是，我们必须报复，要把这全部家什（欧洲则自基督教始）暴露无遗，交付审判。

骑士精神乃是权力赢得的地位。这种精神的日趋瓦解（一部分转移到了更广泛、更市民化的领域里去了），在拉罗斯福哥那里我见到了一种对高尚气质的真实冲动的认识——和黑暗的基督教对这些冲动的低劣评价。

法国大革命使基督教得以延续。卢梭<sup>①</sup>是个骗子：因为他又一次解放了妇女。从那时起，对女人的描写愈来愈有意思了——受苦的。后来则是奴隶和比彻-斯托夫人<sup>②</sup>。然后是穷人和工人。然后是染恶习者和病夫——所有这些人被推上了前台（五百年来，为了让人们支持天才，历来都把天才描写成忍辱负重的人）。然后是对一切快感的咒骂（波德莱尔和叔本华）；坚决主张权力欲乃是最大的恶德，认为道德等于廉洁奉公，绝对正确；“人人幸福”是值得为之奋斗的目标（它就是基督的天国）。我们正走在通向这个目标的光明大道上；因为，穷人的精神天国已经拉开帷幕。——中间阶梯：资产阶级（暴发户的结果）和工人（机器的结果）。

试比较希腊文化和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文明。前者坚定不移地信仰自身，后者游手好闲阶层使自身陷于困境，因为后者习尚自我克制。形式上的权力造就了自身的意志。幸福，被认为是目的。礼仪后面隐藏着力和能。享受貌似轻松的生活——在法国人看来，希腊人就象孩子。

---

①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先驱，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等。——译者

② 哈里特·比彻-斯托(1812—1896)——美国女作家，主张解放黑奴，著有《汤姆叔叔的小屋》。——译者

<506>

第一影像——必须说明记忆中影像的形成。然后才是用来形容影像的词汇。最后形成概念，只有产生了词汇，才会生出概念——许多画面集中起来，成为非直观的、听之有声的总体（词汇）。“词汇”带来的少许情感同画面的景色类似，就用一个词来表达。——这些简单的情感就是共性即概念的基础。应该把这些微弱的情感视为相同的东西，同是基本依据。因此，在判定这些情感时，这两种近似的情感极易混淆；——然而，谁来判定呢？每个情感中，信仰是主要的。因为，肯定，乃是第一个明智的行为！“把事情当真”乃是开端！然而，我们还得解释“当真”的来历！在“真”字的下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惊人之举呢？

<958>

我在为一种尚未出世的人写作：“地球的主人”。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中间不管是谁，只要可能，都想成为人类的主人；有可能的话，最好是当上帝。”我们中间一定会再度出现这种信仰的。

英国人，美国人和俄国人——

<982>

我们应当在战争中学习：1. 把死亡同我们为之奋斗的利益联系起来——这使我们受人敬仰；2. 我们必须学会付出牺牲，把我们的事业看重到不惜人命的程度；3. 我们必须执行铁面无情的纪



律，允许自己在战争中使用暴力和计谋。

<1029a>

我已经提出了对如此可怕的事物的认识，因此，一切“伊壁鸠鲁<sup>①</sup>式的享乐”都是不可能的了。在这里，唯有酒神狄俄倪索斯的欲望才顶用：我是发现这种悲剧性东西的第一人。希腊人，由于道德浮浅而误解了它。

<908>

行动之前要作大量的工作，这我们是可以想见的。然而，总的说来，慎重发掘现有条件乃是最佳和最实际的行动方面。前所未有的铁腕人物乃是创造实际条件的前提，正如偶然性的情况一样。贯彻和实现个人的理想，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理解了人的天性即人类最崇高的榜样的来源的人，面对着人类发抖，并且无所事事，这是陈陈相因的估价的结果！

人的天性是邪恶的，我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安慰：因为这保障了力！

<31>

比我们的时代更善于思索和更不善于思索的时代，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比如，佛祖出世的时代。那时，民众本身，在经历了数百年教派争吵之后，深深跌入哲学论争的深渊，就象欧洲各国一时陷

---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341—前271）——古希腊哲学家，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  
——译者

入了宗教教条的繁文缛节一样。起码，人们会受到“文献和报纸”的蛊惑，会夸大我们的“时代精神”：无数招魂术士和以种种英国杜撰为特征的、与不堪入目的体操训练为伍的基督教，为人们提供了更加新颖的观点。

欧洲的悲观主义仍处于幼稚状态，这就是一个反证。悲观主义还没有达到它一度在印度达到过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程度，即呆滞的目光透出虚无。因为，它仍旧是过分“现成的”，而不是“演化来的”东西，过分学究式的、诗意的悲观主义。我的意思是，其中大部分是臆造的、杜撰的和所谓“创造出来的”，而非“原因”。

### <57>

我的朋友们哟！我们年轻的时候，日子是艰难的：我们甚至象忍受重病的折磨一般挨过了青年时代。这是我们出世的时代使然——一个内部衰退、分崩离析的时代。这个时代着意与青年人为敌。分崩离析，也就是说，不稳定状态乃是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什么扎实的、是以坚定的信仰为基础的；大家为明天而活着，因为后天令人怀疑。在我们行进的轨道上，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危险的，而且，现在承载着我们的这块冰面，已经变得非常稀薄了，以致我们已预感到暖风消融冰雪的不祥气息——在我们行进过的地方，转眼之间已无人迹！

### <128>

我还没有发现令人气馁的理由。获得并保持着强大意志的人，同时也是胸襟开阔的人。有利的时机，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原因在于，在民主的欧洲，人们的可驯性变得很大。学习不上劲的

人，也是随遇而安的人，这是定例：聪明伶俐的群畜已充下陈。发号施令的人，譬如，我想到了拿破仑和俾斯麦，他们是会找到唯命是从的人的。同强而蛮的意志争斗是无益的，因为障碍过多。象兰克和瑞南<sup>①</sup>这样意志薄弱的“客观性”绅士们，任何人都能把他们打翻在地！

### <420>

我无意说服谁去信奉哲学，因为哲学家应该成为一种稀有植物，这样说是必要的，或许也是合意的。没有再比说教般地赞颂哲学——就象塞内加<sup>②</sup>和西塞罗<sup>③</sup>那样——更使我反感的了。哲学同美德不相干。我冒昧地说，甚至科学家同哲学家都有本质的区别。——我恳切希望：“哲学家”这个纯真的概念不致全盘毁在德国手里。在德国，五花八门、不伦不类的东西如此之多，它们都把自己的败类行径依托在盛名之下。

### <976>

为什么哲学家少有成就，因为决定着他们存在的条件一般都具有毁灭他人的特性：

1. 哲学家必须具备无比众多的特性，他必须是人的缩影，必须具备一切人的高等和低级的追求：内心对立的危险和自我厌恶的危险；

---

① 恩斯特·瑞南(1823—1892)——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理论家，著有《科学的未来》、《宗教史研究》等。——译者

② 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内加(公元前4—公元65)——罗马哲学家，作家，斯多葛主义者。——译者

③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著名政治家和演说家。——译者

2. 他必须具备多方面的好奇心。因为，有分散的危险；
3. 极而言之，哲学家必须公正诚实，但同时深入爱和恨（非正义）；
4. 哲学家必须不仅是旁观者，而要成为立法者：法官和被告（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乃是世界的缩影）；
5. 他必须形式繁多，又要坚定强硬。他必须随机应变。

### <127>

我对欧洲在军事方面的进展和内部无政府主义状态感到高兴。安谧的时代即中国式的时代，就象伽里阿尼<sup>①</sup>为本世纪预言的那样，现已成为往事。个人的、男子汉的本事，即爱的本事，重新获得价值。估价变得更加自然了，营养日益偏重肉食。美男子的出现又成为可能。苍白的、卑贱的人（如孔德<sup>②</sup>想象的达官贵人）的时代过去了。野蛮，也就是野兽，已为我们每个人所承认。正因为如此，一定会有更优秀的哲学家出现。——康德是个外强中干的稻草人，不知何时，就会出现一次。

### <995>

人怎样才会获得强大的力，怎样才能肩负大任呢？肉体和精神的一切美德和本领，都是不辞劳苦、一点一滴地积攒的。要不辞劳苦、自我克制、目标专一、坚韧不拔地重复同一劳作，吃同样的苦

---

① 费尔南多·伽里阿尼(1728—1787)——意大利作家，也研究哲学和法学。——译者

②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译者

头。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这种缓慢获取的美德和本领即丰硕成果的承袭者和主人——因为，基于幸福的、合理的婚配，即基于偶然的幸福而世世代代获取和积蓄的力量，不可白白丧失掉，而要通过不懈的奋斗和坚定的意志使之结成一体。这样，最终就会出现一个力大无比的巨人，他渴望肩负大任。因为支配我们的乃是我们的权力；而关于目的、意图和动机等等的卑鄙智力游戏，不过是舞台的前景而已——然而，连弱视的眼睛也能看清这些事物的本质。

## 〈972〉

未来的立法者。——在旷日持久、劳而无功的尝试把“哲学家”一词同某个特殊的概念相联系之后——因为我发现了许多矛盾的特性——，最后，我终于认识到，原来有两类不同的哲学家：

1. 一类要确立一种非同寻常的估价（逻辑的、道德的）的体系；
2. 一类是这些估价的立法者。

前一类试图利用现在的或过去的世界，他们用文字符号把各种事情加以概括和缩略。他们的目的是要使我们能观察、回顾、领悟和利用迄今发生的一切事件——他们服务于人类的使命是：让过去的事物，为人的未来服务。

然而，第二类哲学家乃是发号施令者。他们说：“事情就该这样！”唯有他们才能规定“方向”和“目的”，规定什么于人有益，什么于人无益；他们占有科学之人的试作，一切知识对他们来说不过是用于创造的手段。这类哲学家很难成功；事实上，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充满危险。他们时常故意闭上眼睛，免得去看他们同深渊即彻底毁灭隔开的那一丝空间。譬如柏拉图，他就自信他原来想象的“善”并非柏拉图之善，而是“自在之善”，即有个名叫柏拉图的人途

中偶然拣到的永恒之宝！就是这个盲目意志，以更加拙劣的形式统治着宗教创办者的头脑。他们那个“你应”在他们耳朵里千万不可听作“我要”——他们之所以敢于完成自己的使命，只因那是上帝的命令；他们对价值的看法只有作为“灵感”才会是一个不致压垮自己良心的负荷。

一旦柏拉图和穆罕默德<sup>①</sup>这两剂宽心丸失去效用，就再没有思想家依照“上帝”或“永恒价值”这类假说来宽慰他们的良心了。则价值立法者就要规定一个全新的、史无前例的恐怖要求。目前，那些上帝的选民们——他们眼前开始显出这种朦胧的责任——企图看看他们能否象逃避劫难一样，通过“及时”躲避的方法来逃避责任。譬如，他们自欺欺人地说，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或者说，无法完成；或者说，他们挑不动这副重担；或者说，他们接受了别的更合适的任务；或者说，这种新的遥遥无期的责任，简直等于拐骗和诱惑；逃避一切责任乃是一种病态，一种神经错乱。其实，许多人已经达到了逃避责任的目的。全部历史都留下了这些逃兵的姓名和他们丑恶良心的劣迹。不过，这些人多半都遇到了解脱的时刻，即熟稔之秋。那时，他们就不得不干他们本来“不想干”的事了——而在这以前，他们望而生畏的东西，此刻却变得象苹果落地一般地轻易，象是不期而遇的馈赠。

### <131>

现时，无数上层人物在走向毁灭。但是，能逃脱的人，就强似魔鬼。这很象文艺复兴时代的情形。

---

<sup>①</sup> 穆罕默德(约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译者

<1053>

我们的哲学提出了这样一种战无不胜的思想，任何别的思维方式到头来都会因它的出现而归于灭亡。这就是伟大的驯化思想。凡是经受不了这种思想的种族，都注定要灭亡；凡认为这种思想乃是伟大的天赐的种族，都注定成为统治者。

<755>

在我眼里，社会主义者是滑稽可笑的。他们对“善良人”抱有幼稚的乐观主义态度。他们认为，一旦现存的社会“制度”被推翻，为“自然欲望”开辟了道路，那么这种“善良人”就会在家中守候，进入人的行列。

而且，反对党也同样滑稽可笑，因为他们不承认隐藏在法律后面的暴力行动，不承认任何权威固有的严酷无情和利己主义。“我和我的同类都想取得统治和维持统治，蜕化变质的人将被驱逐，或被消灭。”——这乃是一切前朝立法的基本思想。

人们痛恨高等种族，这种观念比痛恨君主尤甚。痛恨贵族，常常戴上痛恨君主的假面——

<407>

哲学家们，对表面、变更、痛楚、死亡、肉体、感官、命运、束缚和一切无目的的东西，都抱有成见。

他们相信：1. 绝对的认识；2. 以认识为目的的知识；3. 美德和幸福联姻；4. 人的行为是可以认识的。他们的指导思想反映了以

前文明(也是更危险的文明)对价值的本能的规定。

<1060>

为了经受轮回思想,就必须摆脱道德;——这是对付现实痛苦的手段(痛苦可以理解为手段,理解为快乐之父;世上没有痛苦这种笼统的意识);——对各种不确实性和尝试性的享受,乃是对抗极端宿命论的砝码;——即取消“必然性”的概念;——取消“意志”;——取消“绝对认识”。

要有意识地、最大限度地提高人的力——因为它能够创造超人。

<1059>

1. 永恒轮回思想。这种思想的前提想必是真的,如果它是真的。这种思想会有结果的。

2. 它是最棘手的思想。因为,假如猝不及防,假如没有重估一切价值,那么它的结果就是不确定的。

3. 经受这种思想的方法:重估一切价值。兴趣不再放在肯定上,而是放在怀疑上;感兴趣的不再是“原因和结果”,而是坚韧不拔的创造性;不再是自我保存的意志,而是权力意志;不再是“一切都只是主观的”这种恭顺的用语,而是“一切都是我们的事业!——让我们为之自豪吧!”

<752>

“权利、远见和领导天赋等等,是在少数人那里”,还是“在多数



人手里”；建立寡头政治，还是建立民主政权——这是民情的分野。

君主政体，体现了对超群之人、元首、救星、半神的信仰。

贵族政体，体现了对少数精英和高等人的信仰。

民主政体，则体现了对一切伟人和精英的怀疑。因为它代表“人人平等”。“质而言之，我们大家都是自私的畜生和庸众。”

### <873>

对利己主义的误解。从卑贱天性来说，他们对征服欲和伟大之爱的贪心毫无所知。同样，对充沛的力感，也毫无所知。有这种力感的人，便希望征服一切，想迫使他人服从自己、结成一心——艺术家寻求创作素材的原动力就在于此。事情往往如此，唯有积极的精神，才会为自己寻求活动空间。——寻常的“利己主义”，恰恰是“非我”这个极其平庸的东西，这个人类自我保存的栖身地——一旦更高贵的精英和不平凡的天性发现了他们，他们就要造反。因为精英得出的结论是：“我们更高贵！保存我们胜于保存那群畜生！”

### <1000>

我认为，我已经洞悉了最高等人的心灵——也许凡是知道得太多的人都要毁灭。但凡是见过最高等人的人，一定会竭力加以成全。

基本思想：我们应当把未来作为衡量一切价值的准绳——而不要步着我们的后尘去寻找行动的法则！

<615>

上层的人，认识也将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还不需要。

<145c>

假如想了解来自统治阶级的否定性的亚利安宗教，就必须研究：佛教。

被压迫阶层不会产生亚利安宗教，这是当然的。因为，主人种族要么端坐朝堂，要么灭亡。这是矛盾的。

<686>

迄今为止的人——有几分象未来人的胚胎——他已经孕育着一切以创造未来人为目的的创造力了。由于这些力无比巨大，所以现在的人就要受苦。他愈是要决定未来，也就愈要受到磨难。这就是对苦难的最深刻的见解。因为，这些创造力彼此撞击着。个人的孤立，这无须隐瞒——其实，一切个体中都不停地有某种物体在流动，他们感到孤独这一事实，在确立他们最遥远的目标的过程中乃是最有力的刺激；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幸福的追求乃是积聚和调节创造力和防止互相为害的手段。

<1001>

“人类”不是目的，超人才是目的！

<610>

科学——为了支配自然而改造自然的概念——属于“手段”这一部类。

不过，人的“目的”和“意志”应该同以总体为目标的意图同步增长。

<498>

我们的理智为什么也是存在条件的结果呢。假如我们本来就不需要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它了；假如我们本来不需要这样的理智，我们也就不会有这样的理智。——即使我们换一种方式生活。

<496>

谈谈认识的多样性。应当追溯认识同其他许多事物的联系（或同其他种类的联系）——即要了解他人的“认识”应该是个什么样子！了解和认识种类的过程受着生存条件的影响。有人认为，除了保存我们的那些种类之外我们不可有别种理智，这是一种极端轻率的结论。因为，这种事实上的条件，也许只是偶然的，根本不是必然的。

我们的认识器官，不是为“认识”设置的。

<907>

要是我们能够预见产生最高价值的人的最有利的环境，那该

多好！这是件异常复杂的工作，而且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不要太热衷了！——这是怀疑主义。——相反：我们具有提高勇气、增长见识、提高严肃性、加强独立性和责任感的能力；我们也有能力改进天平的精密度，并且期待有利的偶然事件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259>

有种观点认为：尽管估价很多，但涉及的目标是确定的：即维护个人、团体、种族、国家、教会、信仰和文化。——由于人们忘记了，世上只有一种远景式的估价，所以一切彼此抵触的价值因而也就是彼此矛盾的冲动，有可能汇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是人身上病态的表现；相反，在动物身上，一切现有的本能都充分满足一定任务的需要。

然而，这种充满矛盾的造物本身就是伟大的认识方法。因为他摸到了肯定和否定的理由，他奋而追求正义——为的是理解善与恶的彼岸的估价这样一种方法。

绝顶聪明的人，因而也是矛盾百出的人，他似乎具有感知一切人种的智慧的触角器官。因为他发出的洪亮的谐和音响即高度的偶然性，也回荡在我们中间！这是一种行星式的运动——

<834>

假如人们认为，艺术家的天才就在于在规范指导下的最完美的自由，就是以克服难关作为神圣的快意和轻松，那么奥芬巴赫①

---

① 雅克·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的奠基人之一，作曲有《地狱中的奥菲欧》、《美丽的海伦》、《巴黎的生活》等。——译者

比瓦格纳更有权获得“天才”的称号。瓦格纳沉闷而滞重。因为完美的放纵时刻对他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这个丑角奥芬巴赫，差不多每场滑稽演出中都有五六次这样的时刻。不过，人们也许会把天才理解为别的什么。

<408>

哲学家缺乏什么呢？1. 历史意义；2. 生理学知识；3. 旨在未来的目的——即不带讥讽言词或道德谴责的批判能力。

<1043>

为了重新发现联系的纽带，要花费几千年的时间，这不足为奇——几千年，这算不得什么！

<987>

塑造人的最伟大和最崇高的形象，这是难于成功的。因为，哲学的历史出现了数不清的败类、不幸的事例和节奏缓慢的步履；其间经历了数千年之久，岁月扼杀了获取的东西；联系一再中断。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最高等人和睿智者的历史。——最易受到伤害的，正是伟大人物的记忆，因为半成功者和败类会误解他们，并且用那些人的“成就”来打倒他们。每当奏“效”的时候，庸众便粉墨登场了；下层人物和精神空虚者议论纷纷，而对深知人类的命运在于实现最高等的种类的人则不堪入耳。——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思考过智者的生存条件问题，并且无意隐瞒我的愉快的信念，即智者有可能在欧洲再次出现——也许为时不会很长。

<503>

整个认识器官，都是起抽象和简化作用的——不用来认识事物，而是驾驭。“目的”和“手段”就象概念一样，都是远离本质的。人们用“目的”和“手段”来驾驭过程（——人们发明一种可以把握的过程），不过，人们利用了构成事物过程的“概念”。

<476>

“意识”——设想的观念，设想的意志，或设想的情感（只有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它很肤浅？因为，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现象”！

<854>

这个具有普遍选举权的时代，即任何人都有权批评任何人、任何事的时代，我认为当务之急乃是重建等级制。

<421>

我必须创立哲学家的崇高理想。学习无用！学者乃是认识王国的群畜。——学者从事研究，这是因为他受命这样做，是因为在他以前，别人就是这样做的。——

<497>

我认为，最受崇拜的先验“真理”，仅仅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臆

测；譬如，因果关系，这一规律乃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习惯，它被笃信到如此程度，以致不信奉它就有灭种之灾。然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理吗？多么离奇的推论！好象人类还活着这个事实就此得到了真理的证实似的！

### <591>

要求“确凿的事实”——认识论：其中有那么多的悲观主义！

### <1055>

在这位哲学家看来，悲观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学说、狂热的虚无主义也许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们是强大的压力和锤头，他能用以消灭和摧毁衰败的和行将灭亡的种族，他可以为新的制度开道，或劝告那些自甘衰败和行将灭亡之人，了此一生！

### <943>

什么是高贵？

——是最浅薄的谨小慎微。因为这种谨慎是有严格界限的、授受不亲的、难以混淆的。

——是言词、衣着、举止方面的轻率表现。斯多葛主义的严肃和自我强制能够防止一切不谦虚的好奇心。

——是迟钝的步伐，呆滞的目光，世上没有什么更有价值的事物。因为，它们出现了，并且希望自身变得有价值。所以我们难于出现惊奇的感觉。

——是忍受贫穷和寒酸乃至疾病。

——不沽名钓誉，不要相信轻易夸奖人的人！因为夸奖人的人自以为懂得他所要夸奖的东西；然而要明白——巴尔扎克<sup>①</sup>，这个典型的急功近利者吐露了心曲——知道也就是无所谓。

——是我们对人心可知性的怀疑的加深，对我们来说，孤独感不是选择的，而是天赋的。

——是深信人们只对门第相当的人负有义务，对其他人的态度可任意而为。因为，深信只有在门第相当的人中间才能期望有正义感。（真遗憾！这不是一时能实现的。）

——是对“天才”的讥讽和嘲笑，即相信只有天生的贵族才具备道德。

——是总认为自己应当受人尊重。因为，尊重他的人难得出现。

——是总爱乔装打扮。因为，人的本性愈高尚，就愈需要隐姓埋名。假如真有上帝，那么，出于礼貌，他只应装扮成世俗人的形象。

——是具备过闲适生活的能力，能绝对相信，但凡有一门手艺总归不丢人，但肯定有损于高贵。不论我们多么尊重和肯定“勤奋”，但我们不是从市民意义上评价它的，也不同于那些贪婪成性、说东道西的艺术家们的作法，因为他们就象老母鸡，咯咯咯咯，下个蛋，再咯咯咯咯。

——我们保护艺术家、诗人和但凡有一技之长的大师。但我们比这些只会干事的“生产性的人”更高等，我们可不要同他们混为一谈。

——是对各种形式的兴趣；乐意袒护一切形式的东西，坚信客

---

<sup>①</sup> 巴尔扎克（1799—1850）——法国著名作家，著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和《人间喜剧》等。——译者



套是最大的美德；怀疑一切自行其是种类，包括一切新闻自由和思想自由，因为这样会导致头脑简单，四肢发达。

——对女人的兴趣乃是一种也许更渺小的而细腻轻盈的种类的兴趣。同那些朝日热衷歌舞、酗酒和梳妆打扮的人邂逅够多惬意呀！她们叫所有如饥似渴深沉强烈的男性灵魂着迷，而后者是肩负大任的人。

——是对王公和僧侣的兴趣。因为，一般来说，他们坚持对人的价值差异的信仰，连评价过去方面也是如此，至少是象征性的。

——是沉默的本事；但在听众面前对此只字不提。

——是忍受长期的敌意；因为缺乏轻松谅解的力量。

——是厌恶煽动、“启蒙运动”、“和谐”和鄙俗的亲暱。

——是对宝贵东西的积累，对高等的和吹毛求疵的灵魂的需求；不要任何平常的东西，只想要自己的书籍，自己的景致。

——我们要奋起反抗坏的和好的经验，一定不让它们普及得过快。个别人：假如个别人具有自命为规范的坏的审美，那么我们反对个别人就是很滑稽的事了！

——是我们热爱幼稚和幼稚的人，只把这些人当作旁观者和高等人；我认为浮士德和他的甘泪卿<sup>①</sup>一样幼稚。

——是我们不怎么看重善良的人，因为他们是群畜。我们知道，在最坏的、最恶的、最冷酷的人中间，常常隐含着—滴无法估量的善的金汁，它胜过娇嫩灵魂的一切单纯的伪善。

——是我们不认为，我们种类中的人的恶习和愚蠢行为该受到谴责。我们知道，我们是难于得到承认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使自己登上显赫的地位。

---

<sup>①</sup>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女主角。——译者

## <1064>

均衡状态,根本就没有过,这说明它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不确定的空间,也许会有。在球状空间也是如此。空间的结构乃是运动的原因,其实,也就是一切“不完美性”的原因。“力”、“安定性”和“均衡”之间勾心斗角,而力的数量(即大小)是固定不变的,但力的本领是有流动性的。

要驳斥“超时间性”。当力达到某一确定的时刻,就具有了一切力重新分配的绝对条件;力,不可停滞。“变化”属于本质,因此,时间性也属于本质。这样一来,只不过是概念上再一次设定变化的必然性。

## <603>

我们知道,幻想的破灭不会产生真理。而只要多一分“无知”,就意味着“虚空”的扩大,意味着我们“荒漠”的增长——

## <978>

只有在同某个统治等级相联系的情况下,才会有新的哲学家产生,他是这个等级的最高精神体现。伟大的政治即将统治全球,迫在眉睫;应当制定必要的原则。

## <979>

基本思想:必须首先确立新的价值——我们少不了它!对我

们来说，哲学家必须是立法者，即新的种类。（情形就象驯育迄今为止的最高的类——譬如希腊人——那样。必须有意地创造这个“偶然”的种类。）

## 〈422〉

对哲学家的迷信：人们把他们混同于科学之人了。好象价值就藏在事物中，只要把握它们就行了！在现有价值的影响下（譬如他们憎恨光明、肉体等等），他们研究的进展程度如何呢？叔本华同道德有关（嘲弄功利主义）。到头来，这种混淆竟然发展到把达尔文主义都看成了哲学：因此，统治权现在就落到科学之人的手里了。法国人就象泰纳一样，他们在没有掌握价值标准的情况下去寻求，或自认为在寻求价值。拜倒在“事实”脚下，他们是崇拜的类型。其实，他们是要取消现存的估价。

要解释这种误解。发号施令者世间少见，因此，他们就会误解自身。首先，人们想摆脱一切权威，认为这是大势所趋。——在德国，评论家属于觉醒男性的历史。象莱辛<sup>①</sup>等等（拿破仑论歌德）。事实上，这一运动为德国的浪漫主义所挫败。因为，德国哲学家的名声同浪漫主义有关，似乎它消除了怀疑论的危险，似乎它会证明信仰。在黑格尔身上，这两种倾向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归根到底，他总结了德国批判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事实——即辩证的宿命论，不过，这乃是出于对精神的尊重，实际上是哲学家向现实低了头。批评家要干的事呢：没有了！

随着叔本华的出现，哲学家确定价值的使命开始萌生，不过始终受幸福论的支配。这是悲观主义的理想。

---

<sup>①</sup> 莱辛(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和哲学家，18世纪启蒙运动者之一。  
——译者

<463>

我的先驱是叔本华。我深化了悲观主义，并通过发现悲观主义的最高对立物才使悲观主义完全进入我的感觉。

继而是：上层的欧洲人，伟大政治的先驱。

继而是：希腊人及其起源。

<263>

弄懂和揭示道德问题——我看这似乎是新的使命和大事件。迄今为止，发生在道德哲学中的事情，我概不承认。

<424>

科学性是伪善的——人们在科学尚不流行的地方，一定不要冒充科学精神，但是，真正的研究者也要装出对尚不时兴的方法的虚荣假面。我们也不应用演绎法和辩证法的错误编排来歪曲人们从不同角度来看待的事物和思想。因此，康德用他的“道德”歪曲了他内向的心理嗜好；新近的例证是赫伯特·斯宾塞的伦理学。——我们的思想是怎样从头脑中产生的，我们不应该隐瞒和歪曲这些事实。最深奥的和取之不尽的书籍，也许始终具有巴斯噶思想那样的格言和突兀性的东西。驱动力和估价早就处于表面之下了；最先出现的是它们的影响。我反对一切虚假的伪善的科学性；

1. 指论证的方法，假如它不符合思想起源的话；
2. 指对方法的要求，而这些方法在特定的科学时代根本不可能产生；

3. 指对客观性的要求,也就是对冷酷的、无个性的要求。在这里就象进行一切估价那样,我们用两个词来叙述我们自己和我们内在的经历。世上有种种可笑的虚荣心,譬如圣-伯维<sup>①</sup>,他终生为之愤懑的是,他确实在“赞成”,或“反对”方面表现过一些温情和激情,要是他乐意将这些事实从他的生活中抹去该多好!

<899>

我们的心理学家们,他们的目光不由自主地直盯着意志衰退的征候,他们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相信精神。人们只是注意精神所起的软化、娇纵和不健康的影响;但是,现在将要出现新的野蛮人:

玩世不恭者	精神的优越同安逸和
诱惑者	充沛的精力统一。
征服者	

<658>

1. 有机的职能不过是基本意志的形式,即权力意志。——再从它分离出来。

2. 权力意志专门化为谋生图存,谋求财产、工具、奴仆(俯首听命者),谋求当统治者;人体就是例证。——强大的意志指挥软弱的意志。除了为意志而意志之外,根本不存在别的什么因果关系。用机械论是解释不了的。

3. 一切生物都有思维、情感和欲望。与下列事物不同的欲望是什么,即用某种障碍刺激权力感(比用有节奏的抑制和反抑制

---

<sup>①</sup> 圣-伯维(1804—1869)——即夏尔·奥古斯丁,法国文艺批评家,作家。  
——译者

来得更强烈)——结果造成波浪起伏的运动。这样说来,一切快乐都包含痛苦,这是不难理解的——假如快乐很大,则此前的痛苦就一定很长,整个生命的弓弦一定绷得很紧。

4. 精神的职能。塑造意志,同化意志等。

<967>

人们是否有权把一切伟人都看成恶人呢?不必拿个人来举例。他们常常会玩弄一手高超的捉迷藏,以致他们也会举止高雅,仪表堂堂。他们常常郑重其事地崇尚美德,严于律己,不过,这是出于残酷——诸如此类的现象,常常使人上当。从长远来说,有些人对自己的理解有误;伟大的使命向精良的质量挑战,例如正义感。根本的东西是:最伟大的人物也许具有伟大的美德,不过,紧接着就是美德的反面。我认为,正是对立的存在、对立的情感,才会产生伟人,这张满弦的弓。

<132>

我们成了善良的欧洲人。用什么来区分我们同爱国者呢?第一,我们是无神论者和反道德论者。但是,我们首先支持群畜本能的宗教和道德,即利用这些东西来准备一类人,这类人总有一天会落到我们手中,这类人实际上肯定渴望落入我们手中。

善与恶的彼岸。——我们一定要求无条件地严加保护群畜道德。

我们要保留几种非学不可的哲学:有时,悲观主义哲学可当铁锤;欧洲的佛教也许不可缺少。

我们也可以支持民主主义倾向的发展和成熟。因为它有助于

意志的软化。我们把“社会主义”看成肉中刺，它叫人坐无宁日。

对各国人民抱的态度。我们的成见在于我们重视杂交的成果。

旁观、富有、强大。嘲笑有关的“报界”及其文化教养，我们担心科学之人成不了文学家。我们蔑视任何同读报或干脆为报纸撰稿相适应的教育。

我们采取(歌德、司汤达一样的)令人出乎意外的态度，把我们的经历强调为前景，以使我们受自身背景的欺骗。我们自己要等待，并且防止为此心神不宁。这些经历对我们只起旅人借宿的客栈的作用。——我们要谨防宾至如归之感。

我们先于周围的人有了一种意志原则。把一切力量都用在了发展意志力上了，这是一种允许我们戴假面的艺术，一种能够理解激情的彼岸的艺术(有时也就是“超欧洲人”思想)。

这就是成为未来立法者和地球主人前的准备工作。假如我们不行，起码我们的孩子能行，这是我对婚姻的基本想法。

<956>

驱使群畜发展的同一条件，也会驱使元首动物的发展。

<108>

德国人现在还不成气候，但他们正变得有所作为。他们还没有文明，——就是说，他们还可以没有文明！——他们现在还什么都不是。也就是说，他们是万花筒。他们得有所作为；也就是说，他们有朝一日不再是万花筒。根本说来，后面提到的这种情况还仅仅停留在愿望上，甚至还看不到希望。幸而人们可以在愿望中生活。意志的事业，劳动的事业，驯养的事业，驯化的事业，似乎也是愤怒

的事业，渴望的事业，艰难的事业，不快的事业，痛苦的事业，说实在的，——简言之，我们德国人想要求自己干些别人还未曾想到过的事情——我们想干的事比这还要多！

比今天德国的“教养”更好的东西，将属于我们今天尚且还不是的德国人；所有生成中的人，要是感知到这个领域中的满足、无聊的“安逸”，或者“自我陶醉”，一定会大发雷霆。这是我的第二个原则。我至今没有改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 <129>

**思想启蒙运动**，是一种必要的手段，使人变得更无主见、更无意志、更需要成帮结伙。简言之，在人们中间促进群畜的发展。这也就是过去一切伟大的统治艺术家（中国的孔夫子、罗马帝国、拿破仑、教皇，当这些人同时将目光扫向世界，并且毫不掩饰地追求权力的时候），在以往统治本能的极盛时期，他们也利用过思想启蒙的原因。——或者，起码允许人有**行动自由**（就象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那样）。民众在这一点上的自我蒙蔽，譬如在历次民主运动中，是很有研究价值的。在“进步”的幌子下，会使人变得更卑贱，使人变得更顺从统治！

### <91>

继启蒙运动而来的仍然是郁郁不振和悲观主义的影响。1770年前后，人们就已觉察到正气在下降。女人，以她们群起为美德张目的本能认为，非道德性要为上述状况负责。伽里阿尼说得中肯，他引用了伏尔泰的诗句：



“一个快活的精怪，  
胜似一种无聊的情感。”

假如现在我设想伏尔泰，甚至伽里阿尼（他是更加深刻的人）——生在启蒙运动之前的若干世纪：那么，达到抑郁时期的路程该是多么遥远！我及时发现了德国和基督教的偏执以及叔本华、莱奥帕蒂<sup>①</sup>悲观主义的错误后果，并且寻求过最符合原则的形式（——亚洲的——），这会叫人感到遗憾的。不过，为了经得起这种极端的悲观主义（我的《悲剧的诞生》对此不时有所表露），为了在“没有上帝和道德”的世界独自生活，我必须臆想出我的对立面来。也许，孤独的人为何会发笑，我心里最清楚。因为他深受折磨，以致他不得不发明笑。这个最不幸、最伤感的动物，同时也是最欢快的动物。合情合理。

<659>

要以肉体为准绳。——假如“灵魂”是一种吸引人的和神秘的思想，那么哲学家们当然有理由同它难解难分——而今，哲学家们学着把它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因而它变得愈发诱人了，更加神秘莫测了。这就是人的肉体，一切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遥远和最切近的过去靠了它又恢复了生机，变得有血有肉。一条没有边际、悄无声息的水流，似乎流经它、越过它、奔突而去。因为，肉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无论在什么世代，相信肉体都胜似相信我们无比实在的产业和最可靠的存在——简言之，相信我们的自我胜似相信精神（或者叫“灵魂”，或者不叫灵魂，而叫主

---

<sup>①</sup> 伽科莫·莱奥帕蒂（1798—1837）——意大利厌世派诗人。——译者

体，就象现在学校里教授的那样)。灵机一动，就认为他自己的胃是异己的、有点神性的，这种人从来没有过。但是，却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天启的”，认为自己的估价“受之于上帝”，认为自己的本能是朦胧行为——人类的历史充分证明人的这种嗜好和审美。现在，尤其是艺术家，当他们被问及他们杰作的成因和实现最佳构思的方法，问及他们的创作思想来源时，往往不知所措，诚惶诚恐，迟移不决。因为，别人问及这类问题时，他们的神情倒有几分孩子般的腼腆，他们甚至不敢说：“这是我的灵感、我的手创造的。”——相反，就是那些出于自己的逻辑学和虔诚心最有理由认为自己的肉体是错觉（而且是被克服了的和毋庸置疑的错觉）的哲学家和教士们，这些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愚蠢的事实，即肉体没有消失。因为，不论在圣徒保罗<sup>①</sup>那里，还是在吠檀多<sup>②</sup>哲学那里，都可以找到人们臆想不到的证据。但是，信仰的力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因此，强大的信仰，也许总归是一种愚蠢无比的信仰！——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总之，假如认为对肉体的信仰只不过是推论的结果，即，假如这是错误的推论——如理想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假如信仰是推论的原因，那么这已不是在怀疑精神本身的可信性吗？假如，多、空间、时间和运动（不管信仰肉体的前提如何）统统是谬误，这对精神究竟会激起什么样的怀疑呢？因为这些前提的形成乃是精神的功劳。不要再说了，总而言之，对肉体的信仰始终胜于对精神的信仰。凡是打算损害前种信仰的人，也就是等于彻头彻尾地损害了对精神权威的信仰！

---

① 保罗——耶稣使徒之一，原名扫罗。公元31年皈依耶稣，公元55年被罗马人逮捕，67年在罗马斩首。——译者

② 吠檀多派哲学是印度以《吠陀经》为依据的婆罗门教派。——译者

<618>

假如谈到迄今为止的那些解释世界的尝试，似乎今天的机械论解释居上。显然，这种解释是问心无愧的。科学本身不相信任何进步和成就，除非这种进步和成就是靠了机械论的程序取得的。谁都知道这种程序，因为，人们尽可能不去考虑“理性”和“目的”。他们说，假如时间允许，每件东西都可以变成别的东西。假如把包含在植物或蛋黄“命运之中的表面上的蓄意性”归结为挤压和碰撞，人们会抑制不住幸灾乐祸的讪笑的。因为，总而言之，他们由衷崇拜的原则，就是透顶的愚蠢，恕我拿这么严肃的问题打趣。此间，在那些停留在这种运动中的、精选出来的智者那里，出现了不祥的预感和忧虑，这是显而易见的。似乎理论有漏洞，迟早会达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指的是尽管情况十分紧急但无人过问的那种漏洞。人们无法“解释”挤压和碰撞，人们摆脱不了保持距离的行动。因为人们失去了对解释能力本身的信仰，并且闷闷不乐地承认，用力本学解释世界，因为它否认“虚空”，并以结成小团块的原子为论据，它在不久的将来要支配物理学家的头脑，但它只能描述，而不能解释。当然，这样一来，力本学就获得了内在的质——

<619>

我们的物理学家用以创造了上帝和世界的那个无往不胜的“力”的概念，仍须加以充实。因为，必须把一种内在的意义赋予这个概念，我称之为“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示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等等。物理学家根据自己的原则无法摆脱“远距效应”，同样，也难以摆脱排斥力(或吸引力)的

局限。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为人们应当把一切运动、一切“现象”、一切“法则”统统理解为内在现象的象征。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应当使用人的类比。动物具有的一切欲望，也可以说成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有机生命的一切功能也来自同一源泉。

<545>

我相信作为力的基础的绝对空间。因为我认为空间是有限的和有形的。时间是永恒的。不过，本来既无空间，也无时间。“生成”只不过是现象（或者，对我们来说仅仅是感知过程）。假如我们在这些现象中间置入有规律的轮回，那无非是借此论证了如下事实，即这是一直发生着的事情。后面的即是前面的这样一种感觉极易作为误解派生出来，这是不难理解的。

不过，现象不可能是原因。

<549>

“主语”、“宾语”、“定语”——这种划分是人为的，它们现在就象模式一样套用在一切明显的事实上。这种基本观点是不对的，即自认为我是有所作为、吃苦耐劳的人，“拥有”某种东西的人就是才子。

<645>

认为“遗传”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不能用作解释，只能用来描述和确定某个问题。这正是所谓“适应能力”的问题。实际上，通过形态学的描述，即便认为遗传是完美无缺的，也是不可理解的，

也只不过描述了一件神秘莫测的事实。正如一种器官可以被用作某种目的一样，这是不好解释的，仅仅用“目的”和“动因”的说法是解释不了这些问题的。“原因”的概念只不过是表达方法，而非描述的方法。

<646>

类比，譬如，同我们的记忆类比，还有另一种与遗传、发展和形式有关的、引人注目的记忆。属于我们的发明和试验的，还有一种运用于新目的的工具的发明，等等。

我们称之为“意识”的东西，对我们的基本保存过程和成长过程是不负责的；也许没有任何一个头脑会长得如此灵敏，以致有能力构思除机器以外的任何东西——任何有机过程都远远胜过机器。

<494>

我们的“认识”不可能超过仅够保存生命的水准。形态学告诉我们，智慧、神经以及大脑的发育同营养障碍成怎样的比例。

<630>

我小心翼翼，免得谈起化学的“规律”来。因为我嫌弃道德的怪味。相反，涉及权力关系的问题是：强者要成为弱者的主人，只要弱者无法保存自身的独立地位。——在这里，没有任何同情，没有任何宽容，更谈不到“规律”的尊严！

<637>

即使无机王国，力原子也要考虑到自己的近邻。因为距离较远的各种力保持着均势。这里隐着远景的内核，它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渐渐变成“利己主义的”。

<655>

弱者为了生存而趋附于强者，他们想求得安身之所，可能的话，同强者合为一体。而强者要自卫，他不愿以这种方式走向毁灭；相反，宁愿在壮大过程中自我分裂为二，或多个。趋于统一的倾向愈大，同弱者的关系就愈密切；而要求变多，变小，要求内在的分解愈强烈，则力的积蓄愈多。

依恋某种东西的欲望，——拒绝某种东西的欲望，在无机和有机界中，同样都是联合的纽带。截然分离乃是偏见。

更确切地说，所有力的组合中的权力意志都是拒强而欺弱。

备注：——过程即“本质”。

<520>

持续的过渡不许可谈论“个体”等等。因为，本质的“数目”本身就处在变化中。假如我们不相信——以粗浅的方式——除运动物之外，还看见了“静止物”，我们就等于对时间和运动一无所知。同样，也不知因和果，而没有“虚空”这个错误概念，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想到空间的概念。同一性的定理以“印象”为基础，即是说，有相同的事物存在。一个生成的世界，严格说来，简直是不可“理解”

和不可“认识”的；某种叫作“知识”的东西的存在，只有在下列场合才能被认识：即“有理解力的”、“有认识能力的”智慧发现了一个已经创造了的、粗糙的世界；它是由纯表面现象组成的，但已变得坚实，因为这种假象保存了生命——因为有了某种象“认识”的东西存在：因为，可以依次审定以往的和晚近的错误了。

#### <642>

无机界和有机界之间的联系，肯定处在每个力原子产生的排斥力中。“生命”的定义应该这样来下，即它是力的确定过程的永久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斗争着的力增长不匀。无论处于服从地位的反抗力有多大，它绝不放弃固有的权力。在命令中也同样存在着承认对手的绝对力未被战胜、未被同化、未被消解的问题。“服从”和“命令”乃是对抗游戏的形式。

#### <988>

这些新的哲学家则以阐述实实在在的等级制为开端——啊！他们希望的乃是人类的调和、平等的反面，他们教诲的是全然的异化，他们开掘前所未有的鸿沟，他们要使人变得比以往更恶毒。有时他们甚至形同路人，互留一手。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必须成为隐士，甚至戴上假面——然而这些对寻求他们的同类是不适合的。他们要单独过活，也许要去领略种种孤独的煎熬。但是，假如他们出于偶然而同趋一路，我敢断言，他们会互不相认，或尔虞我诈的。

假如世界真有所谓目的,那么想必就要达到才是。假如对世界来说真能达到永驻和固化,达到“存在”,那么一切变化也许早就终结了。也就是说,终结了一切思维,一切“精神”。“精神”这个事实乃是生成的事实,这就证明世界是没有目的的,没有最终状态的,而且无法达到“存在”的程度。——但是,旧的习惯相信种种现象都是有目的的,相信世界有个起引导作用的创造性的上帝,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致思想家煞费苦心地设想不再把世界的无目的性作为行动的意图。凡是想宣布世界有能力创造永恒新事物即有限的、确定的、大小不变的、和世界一样的能力的人,凡是宣称世界具有奇迹般的、重新塑造世界形式和状况的人,肯定会突然出现这样的念头,即认为,这样一来,世界就会故意避开目的,甚至于会懂得人为地防止陷入某种循环。世界,即便不是上帝,也应当能够具有神性的创造力,无限的造化功;它应当不遗余力地防止重复陈旧的形式;它不仅应当有防止重复的意图,而且有这种手段;也就是说,它应当随时随地注意让自己的任何行动避免目的、最终状态和重复——所有这一切或许都是一种奇特异常的思维方式和愿望方式造成的。这始终是陈旧的宗教思维和愿望方式,一种渴求,即认为世界同陈旧的、可爱的、无限的、极富创造性的上帝一样存在于某地——认为某地“老的上帝还活着”——。斯宾诺莎<sup>①</sup>的那种渴求表现在“上帝即自然”(他甚至认为“自然即上帝”)的论述中。但到底什么是定理和信仰呢?怎样最确切地表述决定性的转变?科学精神现已达到了对宗教、虚构神灵的精神优势了吗?这不等于

---

<sup>①</sup> 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著有《神学政治学说》、《伦理学》等。——译者



说：不要把作为力的世界设想得没有边际了，因为不能这样设想。——认为无限之力的概念同“力”的概念不相调和，这是我们所反对的。也就是说——世界同样缺乏创造永恒新事物的能力。

<443>

从根本上说，道德敌视科学。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就是如此——而且，正因为科学看重的事同“善”和“恶”毫不相干，因而“善恶”之感也就丧失了重要性。也就是说，道德想要使完人全力为自己效劳：因为道德认为，假如有人郑重其事地研究植物和星宿，那就是空耗了一个丰富程度还足以应付消耗的人的精力。因此，在希腊，当苏格拉底把道德化的瘟疫拖进科学时，科学转眼之间就衰落了下來；象德谟克利特<sup>①</sup>、希波克拉底<sup>②</sup>、修昔底德<sup>③</sup> 诸人的思想高度，是后人望尘莫及的。

<367>

我的“同情”。——这是一种使我扫兴的情感。因为，譬如研究路德时，我就感到要消耗宝贵的能力。而这是多么宝贵的力，又是多么使人感到乏味的愚蠢问题啊！（那时，法国蒙台涅早已提出他的大胆和乐天的怀疑论了！）或者，我由于偶然性的错误影响，看到有人起不到他能产生的影响时；或者，甚至在思考人类命运的时候，就象我们——心怀恐惧和蔑视之情——观察随时随地为

---

① 德谟克利特(公元前460—前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学说的创始人，奴隶民主派思想家。——译者

②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37)——古希腊医师，西方医学奠基人。——译者

③ 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359)——古希腊史学家。——译者

构想一切人的未来而操劳的今日欧洲政治的时候。是的，人，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假如——！这就是我的“同情”；是否有一种受难的、可与我共患难的人呢。

<792>

德国，这个不乏随机应变而又消息灵通的学者的国度，似乎忘记了什么是伟大的灵魂，什么是强大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说，它长期以来就缺乏伟大的精神和强大的精神。而今天，平庸者和败类招摇过市，几乎心安理得，毫不尴尬，并且以伟人改革家自居。譬如，欧根·杜林这样的人，实际上他是个随机应变而又消息灵通的学者。不过，他一张嘴就道出了他那渺小的灵魂，他会被狭隘嫉妒之心碾成粉末的。他泄露了，驱使他的不是强有力的、热情奔放的、慈善为怀的精神——而是野心！但是，对一个哲学家来说，在这个时代追逐功名要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丢人。因为，现在是庸众行时的时代，庸众卖乖的时代！

<959a>

“人”，乃是原始森林植物界，他始终出现在长期争权的场所。  
伟大的人。

<362>

利己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问题！基督教的阴影落在了拉罗斯福哥的身上，他到处谈论利己主义，并自认为利己主义降低了事物和美德的价值！同他相反，我首先试图证明，除了利己主义之外不可

能再有别的什么。——证明，自我不强健的人，其伟大的爱之力也是微弱的，——证明，最爱人之人首先因其自我的强劲。——证明，爱，乃是利己主义的表现，等等。其实，错误的估价是

1. 为受益的、得利的人即畜群服务的；
2. 包含对生命原因的悲观主义的怀疑的；
3. 想否定光辉灿烂、前程远大之人的；有恐惧心的；
4. 想要帮助下民取得权利以对抗强者的；
5. 给最宝贵之人带来种种污点的。

### <993>

我看，明白了在低下、污浊、肮脏的人之上存在少数高等的、光明的人类，这乃是一种安慰，（——因为，从本质上说，一切脱颖超群之人都是不可多得的）。有人属于这种人并不是因为他比下层的人更有天才，或品质更高尚，或更有英雄气概，或更为可爱。而是——因为他更冷酷无情，更光明磊落，更目光远大，更独行其是。因为他经得起孤寂，爱好孤寂、要求孤寂，认为这样就是幸福，就是特权，就是生存的条件。因为他生活在乌云雷电、暴雨狂风之中就象生活在阳光普照、雨露滋润，霜雪晶莹的世界一样，就象生活在一片来自上方的东西中一样。假如运动，则永远是自上而下地运动。向上抱有野心可不是我要干的事。——我们不如英雄、殉道者、天才和狂热者那样平静、耐心、细致、冷静、不慌不忙。

### <791>

迄今为止德国还没有产生过文明。说德国有过伟大的隐士（——比如歌德），这不成其为反对上述提法的理由。因为，这些隐

士有他自己的文明。不过，正是这些人的周围，似乎就象孤标傲岸的危岩周围一样，总是散布着德意志的本质同他们对峙，就象一片稀松、泥泞、靠不住的根基，在这上面，外国的每个举动都会产生“印象”，并且创造出“形式”。因为德国的教育是无性格的东西，几乎就是无限的谦恭。

#### <499>

原始(有机之前的)状态下的“思维”乃是塑造——贯彻，就象晶体的情形一样。——在我们的思维中，基本上是旧瓶装新酒(=普洛克儒斯忒斯之床<sup>①</sup>)，是对新事物采取削足适履的办法。

#### <609>

假如你认识到人和动物生活在多么无知的状态之中，这是不够的。因为，你也必须具有和补习要求无知的意志才行。你必须懂得，要是没有这种无知，生命本身也许不可能存在；必须明白，无知乃是生物单独保存自身，保持兴旺发达的条件。因此无知的洪钟应当在你耳边长鸣。

#### <1051>

唯有稀世少有者和出类拔萃者能臻于人的崇高的极乐境界，在这里，生命庆贺自身的圣化，这多么恰如其份啊！而且，即便是这些人，也只有在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身经历过一个漫长的、为达

---

<sup>①</sup> 普洛克儒斯忒斯是希腊传说中的大盗，他特制了一张固定长短的床来惩治过高或过矮的犯人，用以形容办事机械和尴尬局面。译者

到上述目的而准备的生活(绝不是有关这一目的的知识中生活)之后,才有可能。那时,各种力极度充盈,同时也是“自由意志”和服从主子两种现象共处在一人身上;那时,精神在感官中,也如感官在精神中一样,都互有宾至如归之感;凡是精神中发生的事,也必然引起感官产生细腻、幸福和无比轻松之感。反之亦然!人们有空时浏览一下豪非斯<sup>①</sup>的作品,就可以回味出这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歌德,尽管印象浅薄,也通过这个过程给人以启迪。最后,不折不扣的感性事物在这样的卓越的完人那里,被崇高精神性的象征的滥觞所神化;他们在自己身上感觉到肉体的神化,但是他们同信奉“上帝即精神”的禁欲主义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事实证明,禁欲主义者乃是“败类”,他们不过是自在的某物,而行使裁判的某物则称之为善,称之为“上帝”。从上而论,——人自觉为人,并感觉自身就是天性的神性化的形式和自我辩白——。这种欢乐的高度,下至健壮的农夫和健壮的半人半兽的欢乐高度;希腊人在提到这一长串庞杂的、光与色的梯次时,对晓知机密的人不无感激的震颤,不无谨慎和虔诚的缄默,那神的名字就叫狄俄倪索斯。——一切近代人即脆弱的、多病的、小心眼的、少见的时代孺子们,他们对希腊人的幸福了解些什么呢?抱有“现代观念”的奴隶竟然加入了酒神庆典的行列,这权利是谁给的!

当希腊人的肉体 and 灵魂“盛行于世的时候,那上摩苍穹,下临大地的世界肯定和生命圣化,绝不是病态的激昂和头脑发热状态下产生的。人们会认为,这里存在的、衡量自那时以来滋生出的一切事物的尺度是太短、太小、太狭隘了——这种意见认为,面对那些近代的名人和重大事件,面对象歌德这样的人,或者贝多

---

<sup>①</sup> 豪非斯(1320—1389)——伊朗著名抒情诗人,以歌颂酒、爱情和享乐著称。  
——译者

芬<sup>①</sup>，或者莎士比亚，或者拉斐尔<sup>②</sup>，人们只须说一声“狄俄倪索斯”就行了。因为，我们突然认识到我们那些最伟大的业绩和时辰坐在了被告席上。狄俄倪索斯就是法官！——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无疑，希腊人知道“灵魂的命运”的最后奥秘和一切他们认识到的关于教育和修炼，首先是关于人之间万古不移的等级制和价值的<sub>不等值性</sub>，并且用他们的狄俄倪索斯经验来解释自身。人们一直认为一切希腊思想都是高深莫测的，因而保持深深的缄默——只要设在这里的隐蔽通道不打开，人们就不会了解希腊人。学者们的急切目光肯定不相信这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尽管具有渊博的知识，这方面——象歌德和文克尔曼<sup>③</sup>这样的古典文化之友，虽有高贵的热心，但也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几乎是不谦虚的话。等待和准备，期待新源泉的喷涌。在孤寂中，准备迎接陌生的音容；当代年度集市的风光和喧闹，总是把希腊人的灵魂冲刷得更加纯洁；一切基督教的东西会被超基督教的东西克服；而不只是一弃了之——因为基督教学说过去一直是针对狄俄倪索斯学说的反学说——。在自身重新发现了南国，南国的朗朗乾坤在我头上高照；南国灵魂的健康和隐蕴的强大性再度占领了头脑；一步一步，范围愈来愈广，愈来愈超越国家，日趋欧洲化，日益超越欧洲，日益东方化，最终日益希腊化——因为，希腊曾是一些东方思想的头一条大纽带和大综合体，因而也是欧洲精神的发端。发现我们的“新世界”——。谁在这一命令下生活呢？谁知道哪一天才能看见它呢？也许正是——新的一天！

---

① 贝多芬(1770—1827)——德国著名作曲家，尤以交响乐著称于世。——译者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著名画家和建筑师。——译者

③ 约翰·约阿希姆·文克尔曼(1717—1768)——德国著名考古学家和艺术学家，著有《古代艺术史》。——译者

整个德国哲学——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就名家而言——是迄今为止的、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和乡愁。因为他们所要求的是历史上最辉煌的东西。人们对任何地点再也没有宾至如归之感了，最后，人们要求回到自感亲切一点的地方去，因为人们想在那里独享家居之乐：这就是希腊世界！但通向那里的桥梁都断绝了——概念的彩虹则是例外。因为概念无往不至，通向一切对希腊精神来说是故乡和“祖国”的地方！当然，要跨越这些桥梁，人们必须轻如毛而薄如纸才行！但是，在这种精神性乃至精灵性意志中，谈得上什么幸福呢！这样一来，人们就同“挤压和碰撞”，同自然科学机械论的蠢行，同“现代观念”的年度集市上的喧闹没有什么差别了！人们要归去了，越过教父奔向希腊人，由北方奔向南方，由公式转向形式；人们还要品味古代文化的终结即基督教，就象品味进入古希腊文化通道一样，就象品味古老世界本身的美好的一斑一样，也象在欣赏古希腊概念和价值，判断这幅五光十色的镶嵌画。阿拉伯装饰图案，涡卷式装饰图案，经院哲学家的抽象的罗可可式——总比北欧的农夫和庸众的现实要好，即更为细腻，更为俏薄，它始终是一种更高等的精神性，是对农民战争、庸众暴动的抗议，后者偏爱北方的精神性，因而成为主宰，并且认为“非精神性的”伟人即路德乃是他们的领路人。——这样来看，德国哲学是对抗宗教改革的一部分，甚至还属于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至少是文艺复兴意志的一部分，是对古代文化、希腊哲学，尤其是对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古希腊神殿中湮没最深的哲学——的发掘中出现的后继意志！也许，几百年以后有人会断言，德国的一切哲学著述在这方面都享有逐步收复古希腊基地的尊严，这同德国人要重新连

结起似乎被扯断的纽带（——那条连接着希腊人即迄今为止最高等“人”的纽带）的更高要求相比，任何对“独创性”的要求都显得小里小气，十分可笑。今天，我们又重新接近解释世界的一切原则形式，古希腊精神在阿那克西曼德<sup>①</sup>、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sup>②</sup>、恩培多克勒<sup>③</sup>、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哥拉<sup>④</sup>诸人那里发现了对世界的这种解释。——我们将日益希腊化，首先，是概念和估价，这似乎成了希腊化的幽灵。这很巧！不过，但愿以后也怀着我们的爱！我对德国人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一点上！一向如此。

### 〈942〉

只有天生的贵族，只有血缘的贵族。（这里我不谈可爱的字眼“冯”<sup>⑤</sup>和《哥达贵族家谱册》，因为那是为蠢驴续谱）。凡是提到“精神贵族”的地方，大多不乏为某些东西保密的理由。这显然是急功近利的犹太人流行的一句行话。也就是说，单凭精神是不会加封哪个人为贵族的；相反，倒是首先需要加封精神为贵族的条件。——那么，为此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血缘！

---

① 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0—前546)——古希腊哲学家，主张无限乃万物的始基。——译者

② 巴门尼德(公元前515—前445)——古希腊埃利亚学派哲学家，著有《论自然》。——译者

③ 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前430)——古希腊自然哲学家和医生，创立水、气、火、土创造万物的四根说。——译者

④ 阿那克萨哥拉(公元前500—前430)——古希腊爱奥尼亚派哲学家，创“种子说”。——译者

⑤ 德国贵族出身的人名都带有“冯”的标记。——译者



<990>

我忘记说了，这种哲学家是快活的，他们甘愿蹲在豁然天宇的谷底——他们需要一种与众不同的手段去忍受生活的甘苦。因为他们受的苦有所不同（即就象苦于他们蔑视人的深渊那样，也苦于他们对人类之爱）。——这种世上最受苦的动物给自己发明了——笑。

<957>

就象命运一样，伟大的使命和问题责无旁贷地、迟移地、森然地临近了。整个地球应该怎样管辖呢？整体的“人”——不再是一国之民，或某个种族——驯育的方向是什么呢？

主要手段乃是立法者的道德，人们可以利用这种道德把人塑造为创造性的和深沉的意志所喜爱的东西。前提是，这种最高等的艺术家意志掌握了暴力，并且能够在一段长时间里以立法、宗教和习俗的形式贯彻其创造意志。今天，也许还有以后的一段时间，要寻求这样的极富创造性的人，这十分伟大的人，我认为是徒劳的。因为没有这种人。直到人们经历了许多失望以后，最终开始认识到没有这种人，并且开始明白，世上没有比现在为欧洲人直接称之为“道德”的东西更敌视这种人的产生了。因为，似乎没有也不会有别的道德——前面提到的那种群畜道德竭力追求的是绿色遍野的牧场式的尘世幸福，即生命的安全感、无危险性、快活、轻松，而且到后来，“假如万事如意的话”，还希望脱离牧人和带头羊。这种道德的两种流布最广的学说叫作：“平等权”和“对一切受苦人的同情”——而痛苦本身应予全部消除，从他们中间清除出去。这些“观

念”始终时髦，可这种论调败坏了时髦的概念。不过，凡是深思熟虑过迄今为止植物人的生长处所，并且思考过其兴旺发展方式的人，都误认为这一切是在相反的条件下发生的。误认为植物人处境险恶无比，其发明和调节力由于长期受压而要竞相斗争，其生命意志应当强化，直到成为肯定的权力意志和强权意志；误认为危险、严峻、暴力、险阻以及心中的危险、权利不平等、隐蔽性、斯多葛主义、引诱者的艺术、各种魔法妖术——简言之，一切群畜希望的反面，对提高人来说是必然的。这是一种带有相反意图的道德，它把人向高处驯育，而不是向与人为善、平平庸庸的方向驯育。意在驯育统治阶层——未来的地球主人——的道德，这种道德必须使自身同现存的风俗、法律联系起来，并且使用后者的语言，套上后者的外衣。但是，为此必须发明许多过渡性和欺骗性的方法，而且，同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相比，同必须首先造就一类新人相比，一个人的天年是微不足道的，在新的类中，前述的意志即本能才会保持若干代之久——新的主人的种类和等级。——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就象这种思想的种种冗长的、不易表述的内容一样。为了造就具有最高精神性和意志力的人即特定的强大的种类，准备把价值倒转过来，并且，为达此目的，把他们蕴藏的大量的遭人非议的本能，缓慢地、谨慎地释放出来。考虑过这个问题的人，属于我们的行列，自由的精灵——当然属于作为迄今为止的新种类的“自由精灵”。因为这些人可能希望过相反的东西。在我看来，属于此类的首先是欧洲的悲观主义者，暴跳如雷的理想主义诗人和思想家，因为他们对整个生存不满，也就必然起码对今天的人不满，这是合乎逻辑的。同样，一些贪婪的急功近利的艺术家不假思索、毫不含糊地为争取更高等的人的特权而战，为反对“群畜”而战，并且利用艺术的诱惑手法使遴选出来的精灵们的一切群畜本能和群畜的警觉昏睡。最后，再加上所有的批评家和历史家——这三人行，将勇敢

地使幸而开始了的对旧世界的发现——这是新哥伦布即德国精神的事业——继往开来——（因为我们始终站在这一征服行动的开端）。其实，统治着旧世界的道德与今天的有所不同，它是一种更为顺从的道德。而古希腊人受其道德的熏陶和影响要比今天的人更强、更深刻——他们是迄今为止绝无仅有的“成功者”。不过，来自古典文化的诱惑会给成功者即强者和有作为的人带来影响，即使在今天，这种诱惑仍然是一切反民主的和反基督教的诱惑。它最有魅力，最有效果，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诱惑一样。

### <980>

假如，人们设想出一位作为伟大教育家的哲学家，他强大到足以把从孤寂无人的高处绵延下来的长长的美妙的链条扯向自身，那么，人们也应该承认他有伟大教育家的不祥的特权。一位教育家绝不透露他自己的思想，而总是把学生的利益挂在嘴上，把他对某事的打算挂在嘴上。靠这种伪装，叫人猜不出他的心思。他的拿手好戏是叫人相信他的正直。他应该能够运用一切驯育和驯化的手段。他驱赶某些天性用皮鞭，而对另一些天性、惰性、迟疑、胆怯、虚荣，也许要用捧场的方法。这样的教育家身在善与恶的彼岸。但是，谁也不知道。

### <125>

社会主义——是愚蠢透顶的小人即肤浅、嫉妒和装腔作势之辈挖空心思杜撰的暴政——其实它乃是“现代观念”及其潜在的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但是，民主主义自鸣得意的暖风，软化了下多种结论，或者那怕下一种结论的能力。——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

趋——自己连结论都不会下了。因此，总的说来，社会主义乃是毫无希望的、令人作呕的事业。因为，没有比看到恶毒的和绝望的面孔之间的矛盾更好笑的了，今天搞社会主义的人正是这副面孔——他们的风格在为十分可怜的、被轧碎了的情感作证！——为他们希望的、合意的无害羔羊的幸福作证。同时，在他们那边的欧洲的若干地方，却有可能发生不测事件和突然袭击。下个世纪，某地将会地覆天翻、“大喊大叫”，连德国也不乏同情者和辩护士的巴黎公社，与行将到来的事件相比，也许只是轻微的消化不良。尽管如此，过多的占有者总会有的，以致社会主义可能比旧病复发还要厉害得多。这些占有者就象具有某种信仰的某人，“人们为了当什么人就必须占有些什么”。但是，这种信仰是一切本能的最古老的和最健全的信仰；恕我冒昧多说几句：“人们为了变得更多，则人们就得想占有比现在还要多得多的东西。那种通过生命本身向一切有生命者布道的学说，用的就是这种调门。发展道德。想拥有，并且想更多地拥有，一言以蔽之——增长——即生命本身。社会主义学说不祥地潜藏着“否定生命的意志”。因为，杜撰了这种学说的必定是败类，或衰败的种族。其实，我希望，——说不定要经过若干次试验来证明——，生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会自我否定，会自断其根。地球是这样大，而人总还是这样无尽无休，因此，在我看来，这种实际的劝导和对荒唐的显示乃是不受欢迎的，即使它以牺牲无数生命为代价，果真赢了。总之，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地表下闲不住的鼯鼠，也能成为某种有用和有益的东西。因为，它会延长“地球上的和平”和全面延缓民主群畜的向善过程，它会迫使欧洲人留下精神即计谋和谨慎，迫使他们无法把男子汉的尚武美德一概拒之门外，社会主义暂时保护欧洲免受女性衰退症<sup>·</sup><sub>·</sub><sub>·</sub>的侵害，因为这种症状也威胁着社会主义。

在主要问题上，我赞同艺术家的地方要比赞同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家的地方多些。因为哲学家们没有失去生命走过的伟大足迹，他们热爱“本世界”的事物——而他们热爱这些事物的感官却追求“非感性化”。在我看来，这是误解，或是病态，或者在它并非是单纯的虚伪和自欺的地方，成为一种疗法。我希望自己能同所有不在清教徒良心恐惧症下过活的人一块生活——应该这样生活，使自己的感性日益精神化和多样化。的确，我们要感激感性的自由、丰盈和力，然而，我们要给感性提供我们拥有的精神佳品。传教士和形而上学败坏了感性的名声，这与我们毫不相干！我们不需要这种诽谤了。因为这是成功者的标志，假如象歌德这样的人日益倾心于“世界事物”——这样他就坚持了人这个伟大的见解，以致人成了生命的神化者，假如人学会了神化自己的话。

我指明了我的不自觉的劳动者和预备者。但是，我虽然抱有几分希望，可到哪里去寻求我这种、起码也是我需要的新型哲学家呢？只有在那里，在弥漫着高雅思维方式的地方。这种思维方式是这样的，它把信仰奴隶制，信仰高度的从属性视为信仰任何高等文明的前提。而在风行着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地方，则不把安享清福、“一切安息日的安息日”设定为世界的目的，即使在和平环境中，它也崇敬发动新战争的手段。这是给未来立法的思维方式，为了未来的利益，它严以律己，处世冷酷，独断独行。这是一种不假思索的、“非道德的”思维方式，它要把人的善性和恶性一齐朝向伟大

的驯化，因为它相信自己有力量把两者放到适当的位置上，——放置到两者相依为命的位置上。但是，今天又有谁去寻求哲学家呢？他用怎样的眼光去寻求他所要找的人呢？他提着第欧根尼的灯笼去寻找，白天黑夜，跑来跑去，白费力气。这样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吗？这个时代有着相反的本能：它急需舒适；其次，它希望观众和演员的喧闹，那震耳欲聋的叫喊同年度集市的嗜好很合拍；其三，它要每个人都以最下贱的奴仆性向天下最大的谎言——所谓“人的平等”——顶礼膜拜，并且只把整齐划一、平起平坐的美德奉若神明。但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阻碍了我所说的哲学家的产生，尽管无辜，它是否已经认为对这种哲学家的产生尽了力呢。其实，今天，全世界都在抱怨前代哲学家的低劣，（他们）困在火刑柴堆的中间，良心暧昧，宣扬教父傲慢的真谛。但真理说，就是这种地方始终存在着培养强大的、广泛的、阴险的、冒险的、大胆的精神性的条件。比它今天的生活条件更有利。今天，另一种精神即煽动和伶人精神，也许还有学者的海狸和蚂蚁精神，对这种哲学家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高等艺术家的情形就更不妙。他们不是差不多全都要毁在内在的无驯育性上了吗？外来的力量拿着教会或王室的绝对价值表是压服不了他们的。于是，他们也就不再管束自身“内在的暴君”意志了。而适用于艺术家的东西，也就适用于高级的和灾难性的哲学家。今天的自由精神到底在哪里呢？但是，今天人们却给我指出了一个自由精神！——

### 〈365〉

一个高等人的行动，就其动机来说是各种各样的，多到无法形容的程度。象“同情”这样的字眼，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基本的情感乃是：“我是谁？谁是我之外的他人？”——价值判断始终起着作用。

<986>

“——不死的灵魂  
悲痛欲绝!”

曼佐尼<sup>①</sup>《卡尔曼格诺拉伯爵》  
第二幕

<278>

在群畜内部，在每个教区内部，也就是说同等身份，则过高估计真实性是好的。不要使自己受骗——因此，作为个人的道德不欺骗自身！是同等情况下的相互负责！危险和谨慎要求人们小心上外人的当。对内，也是心理上相互负责的先决条件。怀疑乃是真实性的来源。

<490>

假设主体也许是不必要的；也许，同样许可假设多个主体，这些主体的角逐和斗争乃是我们思维和全部意识的基础。是包含统治在内的一种由“细胞”组成的贵族政体吗？当然是个同等物的贵

---

<sup>①</sup> 阿尔山德罗·曼佐尼（1785—1873）——意大利浪漫派作家，诗人。——译者

族政体，它们一致习惯于统治？它们懂得怎样统治吗？

我的假说：主体有多个。

智力上的痛苦，也就是来自于“有害”这个判断的痛苦，因为这是反射的结果。

影响，始终是“无意识的”，因为经说明和提示的原因是反射出来的，它紧跟着时间前进。

快乐是痛苦的一种。

唯一存在的力就象意志力一样同属一个类型因，为它们都向另外的自身变化的主体发号施令。

主体的易逝性和短暂性是永驻的。“灵魂终有一死”。

数目乃是远景式的形式。

## <502>

因为记忆的关系，人们必须重新学习，因为这里隐藏着主要的诱惑，即假设有一个永远进行再生产和再认识的灵魂等等。但是，经历过的事物仍然活在“记忆”中，思绪“泛起”，我无能为力了。就象任何思绪来潮时，意志都是无动于衷一样。现在发生了我将意识到的某些事，因为现在类似的现象出现了——是谁呼唤来的呢？是谁叫醒它的呢？

## <783>

表面看来，两个标志着现代欧洲人的特征是对立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和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我们终于明白过来了，即个体是最令人称羨的虚荣——当个体觉悟到一切他人都可以同他平起平坐时，立刻会感到难受，但个体一味要求同等身份。这标示一种社



会种族的特征。实际上，在这个种族中，天才和力不大会分道扬镳的。想要孤独，想少来几个估价者的自豪感，丝毫得不到谅解。有人说，只有通过大众才会出现十分“伟大的”成就。是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大众的成就本来就是一个渺小的成功，因为占有美的只是少数人。一切道德家都不知道人的“等级制”。法学教师对教区良心毫无所知。个体原则把伟大的完人拒之门外，并且要求，甚至是用同等身份的口吻要求具有识别天才的慧眼。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天分，在这样一些迟来的文明化的文化中——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归还给他的那份光荣——。因此，今天进行着夸耀渺小成功的活动，以前根本没有过。因为，人们赋予时代以一副童叟无欺的公平面孔。而时代的不公既表现在怒气上，也表现在艺术中，但绝不是针对暴君和民众的谄媚者的，而是针对那些高贵的人，因为这些人看不起众人的赞词。要求平等权（譬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反贵族政体的。

同理，这个时代对消失了的个体是生疏的，对一种潜在很深的伟人、不甘寂寞的人也是生疏的。因为，这里有过对许多高等人（包括最伟大的诗人们）的颂扬和热衷；或者，类似希腊那样的“城邦”，耶稣教团，普鲁士军官团和吏制等；或者，作为伟大先师的学生和后继者。为此，非社会状态和少一些渺小的虚荣，势在必行。

#### <492>

爱和心理学的出发点，也就是原因——我们会获得关于我们主体统一性的种类观念，即获得作为居于公众团体之首的统治者（不是作为“灵魂们”或“生命力们”），也就是治人者对治于人者的依赖观念和等级制观念，以及作为同时实现主体和整体分工的条件观念。同样，有生命的统一体不断产生和消亡，就象永恒不属于

主体一样；同样，斗争也表现在服从和发号施令中，而连续不断决定权力界限，这属于生命的特性。通过个别事务，通过甚至对公众团体的干扰表现出来的治人者固有的无知，同样也属于能够维持统治的条件。简言之，我们会获得对无知的估价，对伟大而粗糙的观察、简单化和歪曲、远景式的东西的估价。不过，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把治人者和臣属看成是同样的种类，大家都有感觉、有愿望、有思维——凡是我们看到或猜想到肉体进行运动的地方，我们都要学着同一个从属主体的无形的生命挂起钩来。运动对眼睛来说乃是象征；运动表明某物已被感知、被愿望、被思维。

主体直接询问关于主体和精神的一切自我表现，这样做有其危险性，因为错误地解释自身对精神活动来说也许是有益的和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去问肉体，并且拒绝严厉的感官提供的证据。因为，假如人们愿意，我们是会注视下属本身是否具有同我们交往的能力的。

### <532>

判断——判断就是信仰，“此事就是如此。”这样，在判断中就隐含着承认遇到了一个“同等事件”。因为，判断是以比较为前提的，借助于记忆。判断不说似乎有个同等事件，它做不到。相反，判断认为是知道这一事件的。判断的前提认为，本来就存在着同等事件。那么，那种工作时间更久、为时更早、本身不能平衡同等事件、并使之近似的功能又怎样称谓呢？那以第一功能为基础的第二功能等等又怎样称谓呢。“激起相同感觉的东西是相同的”，但是，能使多个感觉一致“认为”它们是等同的东西，这又如何称谓呢？——要是不首先在感觉内部进行平衡的演练，也许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判断。记忆，只有在同不断重温习惯物、经验物的情况下

才能得以保持。——判断之前，必须完成同化过程，即这里也有一个智力的非意识活动，就象受伤引起的疼痛一样。也许内在事件，也就是同化过程、排泄、生长等，可以适应各种有机功能。

根本的问题：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且以肉体为线索。肉体是更为丰富的现象，肉体可以仔细观察。肯定对肉体的信仰，胜于肯定对精神的信仰。

“对某事物也许会信仰到如此地步，以致连真理的标准都没有了”。但真理又是什么呢？也许有一种信仰已经成为生命条件了吗？当然，强大就是标准，譬如就因果关系来说。

### <512>

逻辑学和条件是相关连的：假如存在同等的现象的话。其实，这样一来，也就等于进行了逻辑的思考和决定，肯定只有这时才虚构说具备了这个条件。也就是说：要逻辑真理的意志只有在对一切现象进行原则歪曲以后，才能实现。结果，这里行使管辖权的是能够运用两种手段的欲望，一是，能进行歪曲，二是，能贯彻欲望的意见。因为，逻辑学并非来自真理意志。

### <544b>

一切有机功能的光学，一切最强大的生命本能的光学，也就是所有生命中想犯错误的力，错误甚至成了思维的前提。“思维”之前，必须完成“创作”，适应种种同等现象和相同现象的表面性，要比认识相同现象更为原始。

<1014>

这仅仅是力的事业：具有本世纪的一切病态特征，但要以充盈的、弹性的、再造的力来调整。强者。

<405>

使道德自我毁灭的力乃是道德自身的一部分。我们欧洲人身上流着为信仰而牺牲的同类人的血液。我们敬畏过道德，而这绝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为道德作过任何牺牲。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对良心的活体解剖，获得了精神自由。在我们离开了老家以后，我们还不知道驱使我们走近的“方向”。但这块基地为我们培育的力，却驱使我们奔向远方，从事冒险事业，从而把我们推向了茫茫无边、人迹罕至、祸福莫测的地方。我们失去了自己亲切的、想要“保留”下来的故土，留给我们的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必须成为征服者。一种隐蔽的许诺驱使我们去干比我们所有的否定更有力的事。我们的强力本身，不容许我们停留在发了霉的原地。因为我们敢于奔向远方，我们敢干。因为，世界依旧是富庶的和未经发现的，即使毁灭，也比变得不伦不类，变得有毒要好得多。我们的强大迫使我们飘洋过海，驶向过去众目西沉的地方。我们知道有一个崭新的世界……

<369>

根本就没有原地不动、不漫延开去的利己主义，——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你们所说的那种“大方的”、“对道德冷漠的”利己主

义。

“人们一直靠牺牲别人来达到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生命总是靠消耗别人的生命过活的”——不了解这一点的人，也就还没有向诚实迈出第一步。

<475>

对近代哲学的批判：它是漏洞百出的发源地，好象世上真有“意识这个事实”似的——可没有用于自我考察的现象主义。

<789>

我们新的“自由”。——就象我们得到了解放的精神一样，我们感到不再受“目的”体系的约束了，这是一种怎样的自由之感啊！同样，生命的本质里也没有了“赏”与“罚”这些概念的位置了！同样，不盲目地称谓善行和恶行了，而仅仅是在顾及到保存某种人的群体倾向的远景的情况下，以善和恶来称谓善行和恶行！同理，我们对快乐和痛苦的清算还不具备任何宇宙学的意义，更不要说形而上学的意义了！（——悲观主义，冯·哈尔特曼<sup>①</sup>先生的悲观主义，表示愿意承担衡量生存的快乐和痛苦的责任，它任性地把苦和乐禁锢在哥白尼<sup>②</sup>以前的囿囿和视野之中，假如他不仅仅成了柏林人的蹩脚的笑料，倒很象是落后时代和旧病复发。）

---

① 爱德华·冯·哈尔特曼(1842—1906)——德国哲学家，他试图融黑格尔、谢林、叔本华诸家为一体，著有《非自觉哲学》。——译者

② 哥白尼(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译者

<415>

黑格尔：他有通俗的一面，战争学说和伟人学说。胜者有理，因为胜者就是进步。试图援引历史来证明道德的统治。

康德：他是个道德价值的王国，（这些价值）是脱离我们的，是看不见的，但却是现实的。

黑格尔：一种可以证明的发展，道德王国的可见性趋向。

我们既不愿受康德手法的欺骗，也不想上黑格尔花招的当——我们不再信仰他们所说的道德了，因此，我们也就不必创立什么哲学来为道德圆场了。对我们来说，作为历史主义的批判哲学已失去了它的魅力——剩下的究竟还有什么呢？——

<146>

宗教和道德本不相干。但是，这两支犹太教的嫡系却是地道的道德宗教——这样的宗教，它们立下应如何生活的教规，并且以赏和罚来贯彻自己的苛求。

<254>

我要研究一下我们的估价和价目表的由来。根本不象通常说的那样，认为它们与对它们的评论是同时发生的，因为对有害的起源的认识，肯定也会在感情上减低对如此产生的事物的价值，并且准备了针对同一事物的批评气氛和态度。

我们的估价和道德价目表本身有什么价值呢？在它们当道的时候会出现什么现象呢？为了谁呢？和什么有关呢？——答案：

“生命”。但是，什么叫生命？这就必须给生命的概念下一个新的、确切的定义了。我给它开列的公式如下：生命就是权力意志。

估价本身意味着什么呢？它会返回到或下降到另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吗？（就象站在伟大的历史性运动前列的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简言之，估价是在什么地方形成的呢？或者，它是否还没有“产生”？——答：道德的估价是用于解释某种人的阐述。阐述本身是特定的心理状态的象征，同样也象征着特定的流行的判断的精神水准。由谁来阐述呢？——我们的冲动。

### <399>

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它会使你们耳不忍闻——：你们应当批判道德估价本身。你们应当让要求屈服而不是要求批判的道德情感停止搏动。你们要问一问：“屈服的原因何在？”你们恰恰应当把对“原因”的要求，批判道德的要求视为你们现今道德的本来形式，视为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性，它会为你们和你们的时代增光。你们必须自己证明你们的诚实，证明你们的不自欺的意志：为什么不呢？——在什么论坛前讲话呢？”

### <548>

把我们的顽皮即一种回忆的符号，一种会缩简的公式当作本质，最后当成原因。譬如谈到闪电，因为“它闪光”。或者，干脆就是“我”这个可爱的字眼。把观察中的远景式的一种人再设定为观察本身的原因，因为这一度曾是发明“主体”、“自我”中的艺术品呢！

<1048>

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是的，不过也是一种精湛的（世界观）。

<366>

整个道德现象的历史会缩短到象叔本华认为的程度，——即达到这样的程度：应当重新发现同情乃是一切迄今为止的道德冲动的根源。只有那种超脱了一切历史本能的、甚至以奇迹般的方式逃离了那种从赫尔德到黑格尔的德国人经受的、强有力的历史教育的思想家，才会达到如此荒唐和幼稚的地步。

<301>

我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在道德，或道德的道德性方面受过什么损害呢？损害了精神等等。

<730>

为此，应该有一些比某个人的存在更要长远些的东西。也就是说，为此，始终要有也许是由某个人所创造的业绩。为此，必须要强加给这个人一切可能的形式限制、片面性等等。用什么样的手段呢？向开创这项业绩的人表示热爱、尊崇和感激之情。因为，要么是我们的先辈为之奋斗过的；要么，我们的后人只有在我对那项事业作出保证（例如古希腊城邦）的时候，才算得到了保险。这两种情



况都是一种慰藉。从本质上说，道德乃是超越个别人，或者甚至通过奴役他人而长久保存某种东西的手段。当然，自下而上地看问题和由上而下是根本不同的。

权力复合体：这种复合体怎样维持下去呢？用这样的方法，即许多种族要为它奉献生命。

### <70>

驳环境决定论和外因说：内在的力无限优越，许多貌似外来影响的事物不过是内在对这种力的适应而已。对同一个环境，却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解释，可以（对环境）有不同的利用方法——没有这样的事实。——天才产生是不能用环境的条件来解释的。

### <267>

在一定的、狭隘的、市民的意义理解“有理”、“无理”等等，这是有益处的，就象“好自为之、无所畏惧”一样，即按照特定的粗略模式来履行自身的义务，因为模式内部存在一个共同本质。

——好生想一想若干世纪以来道德对我们精神的熏染吧！

### <295>

我们两个世纪的良心活体解剖和自我受难的遗产。因为，这是我们为时最长的练习，也许是我们的杰作，无论如何也是我们的巧计；我们已经把自然的嗜好同恶的良心结为金兰之好。

相反的尝试倒也是可行的：非自然的嗜好，我指的是对彼岸、

背理、反自然东西的嗜好。简言之，是把迄今为止的理想即彻底诋毁世界的理想同亏心结为兄弟。

<360b>

民粹的思想：善良人，忘我之人，圣人，智者，主持公道者。  
啊！马尔克-奥雷尔<sup>①</sup>！

<606>

到后来，人在事物中除了重新发现自己的入藏品而外再不会重新发现任何东西。——这种再发现，自称科学。入藏品包括——艺术、宗教、爱情、自豪。有两群人，——就算是儿戏，人们也应当继续前进——，应当有勇气去作这两种人。——一种人职司再发现，另一种人——我们这一种——职司入藏！

<345>

道德发展趋向。——除了自身从中得到好处的学说和对事物的估价而外，每个人都不希望他人的什么学说和估价行时。因此，一切时代的弱者和平庸者的基本倾向就是削弱强者，拉下马来，而道德论断是主要手段。以强凌弱的行动受到谴责，强者的地位恶名在外。

多数对抗少数的斗争，常人对抗难能可贵的人的斗争，弱者对抗强者的斗争——。这一斗争也有出现微妙间歇的片刻——只要

---

<sup>①</sup> 马尔克-奥雷尔(121—180)——自公元169年为罗马皇帝，斯多葛派的信徒。  
——译者

出类拔萃者、高贵者、渴求者以弱者的面貌出现于世，并且拒用较为鲁莽的权力手段——

<587>

仿佛我要避开对“确实性”的寻求。对立物倒是真实的。但是，既然我在寻求确实性的标准，那么我就要考察迄今为止衡量重力的标准是什么——而寻找确实性本身就已经是从属的即第二位的问题了。

<265>

缺少对以下问题的知识和意识：即道德论断业已经历过什么转折；在最根本意义上的“恶”是怎样确凿而多次更名为“善”的。对这种更动之一，我已用“世俗的习俗性”这个词加以说明了。即便是良心也改变了自己的象限。因为，过去发生过群畜的内疚。

<582>

存在——除“生命”而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也就是说，某些死亡的东西怎么能“存在”呢？

<991>

论对“开朗”的误解。暂时脱开长期的紧张状态，放浪形骸，精神的农神节，精神全心全意致力于长久的、可怕的决断，并为决断作准备。“科学”形式的“傻子”。

试图研究道德，不上道德魔法的当，不相信那温文尔雅的举止和目光。我们可以尊奉的世界，符合我们受人敬仰的欲望的世界——一直不断地证明自身——通过个别的人和一般的人的引导——。这是基督教的观点，我们都来自这里。

由于锐敏的反应、怀疑、科学性(也通过朝向更高目标的真实性的本能，即再次处于基督教的感化之下)的原因，愈来愈不允许我们作这样的解释了。

最好的出路：康德的批判哲学。理智既否认在那种意义上有解释权，也不承认在那种意义上有否决权。人们满足于信赖和信仰的过剩，满足于放弃其信仰的一切可证明性，满足于一种填补空白的、令人不解的和非同寻常的“理想”(上帝)。

黑格尔的出路，继柏拉图之后，乃是浪漫主义和反动倾向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历史意义即一种新的力的象征。因为，精神本身乃是“自我披露和自我实现的理想”。在“过程”中，在“生成”中，显示出我们所信仰的理想在不断充盈——。也就是说，理想自我实现，信仰要适应未来的需要，那时，信仰有能力提供自身需要的东西。简言之：

1. 对我们来说，上帝是不可知的，无法证明的(认识论运动的隐义)；

2. 上帝是可以指证的，不过，它是生成的东西，而我们就属于这种东西，我们恰恰怀有对理想事物的渴求(历史化运动的隐义)。

人们看到：批判从未涉及理想本身，而只是涉及这样的问题：即同理想相对立的矛盾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理想还没有成为现实；或者，为什么理想在任何人那里都是不可指证的。

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人们出于激情，出于某种要求是否深感这种非常状态真是非常状态；或者，人们是否靠了思想的尖端和一点点历史虚构的力而达到了这种状态。

离开了宗教和哲学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同一现象：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抨击道德估价的起源。但是，它却信奉这种起源，就象基督徒的情形一样。（幼稚！好象离了行使制裁权的上帝，道德真会流传下来似的！假如有责任保持对道德的信仰，则“彼岸”就是绝对必要的了。）

**基本问题：**信仰的这种无限的强权是从哪里来的？道德信仰的无限强权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信仰也告诉人们，为了袒护道德甚至连生命的基本条件都被误解了。因为，有关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知识根本无人过问。“自我保存”说明，达尔文<sup>①</sup>主义对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两原则持折衷的意见。

## <258>

我试图把道德论断理解为象形语言。生理学上的兴衰过程，以及有关保存和增长条件的意识就是透过这种语言表露出来的。——这是占星术式的价值解释方式，是本能带来的成见（关于种族、教区，关于由青壮到衰朽的不同阶段等等）。

这是专门用于基督教的欧洲的道德。因为，我们的道德论断乃是衰亡的信号，不信仰生命的信号，是悲观主义的前阶。

**我的要义：**道德现象是不存在的，只存在对这种现象的道德解释。而解释本身就成了非道德的起源。

---

<sup>①</sup> 查理·达尔文(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译者

说我们硬把矛盾引进了生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一切估价的背后都有道德估价在指挥。假如这种估价消亡了，那时我们用什么尺度衡量呢？那时，认识等等还有什么价值呢？？？

<547>

“主体”概念的心理学史。肉体，这个由眼睛虚构的“整体”物，它唤醒世人把事业与行为者区别开来；有所作为的人，更确切地说，事业的原因到后来便遗留下了“主体”。

<564>

一切数量难道不是质量的先兆吗？另外有一种意识和渴求，另一种远景式的眼光则适用于这较大的权力；增长本身乃是一种多多益善的要求；由于痛苦，会产生对量的多多益善的要求；在纯属量的世界，一切都是无生命的、僵死的、不动的。——一切质向量的约简都是胡说；因为这样就会产生彼此杂处的后果，类比——。

<620>

力，一向就是确定的吗？不，是结果，它被译成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了。但是，按步就班的习俗把我们娇惯坏了，以致见怪不怪了。

## <410>

我对认识论的教条表示深深的怀疑。过去我喜欢不时向这个或那个窗口张望，防止自身陷入圈套。我认为这些教条是有害的，——而最终则认为一种工具能对自身的适用性提出批评，这可能吗？相反，我知道无背景思想的认识论怀疑论，或教义学还从未出现过。——知道这种怀疑论，或教义学具有次等价值。人们确实要认真思考一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基本见解：不管是康德、黑格尔，还是叔本华——不管是怀疑论保留主义态度、历史化态度，还是悲观主义态度——它们皆起源于道德。我没见过什么敢于无情批判道德价值感的人。因为，尝试着研究这种情感形成史的人（譬如英国和德国的达尔文主义者）为数很少。我一见到他们，就立刻要背过身去的。

怎样解释斯宾诺莎的立场（即他否认和拒绝道德价值论断）呢？（这乃是他的辩神论的一个结果！）

## <470>

我痛恨老是呆在任何一种世界总观里面。相反的思维方式具有魅力，因为它不让自身失掉具有神秘魅力的特征。

## <555>

关于认识的空谈是最大的空谈。人们想弄清自在之物的来历。但是，看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自在之物！不过，假如真有那么一个自在，一个绝对之物，那么它因而也就是无法认识的！绝对之

物是无法认识的，否则就称不上是什么绝对的！但是，认识总归是“有目的的、受条件限制的”——；一个这样的认识者希望，他要认识的某物同他毫不相干，并且希望它不是同任何人都毫不相干。因为，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据说，希望认识和要求某物同本人毫不相干；（可那时认识的目的是什么？）二，因为同任何人都毫不相干的事物根本不存在，所以也是根本无法认识的。——认识就是有目的的“受条件限制的”。它是感到受限制乃至决定同我们发生关系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它是对条件的论断、描述和意识（而不是对人、事、“自在”的研究）。

<556>

“自在之物”的运动，也同“自在含义”、“自在意义”的情形一样。“自在的事实”是没有的，而始终必须首先植入一种意义，才能造成事实。

“这是什么？”的提问，就是从他人角度出发设定的意义。“真髓”、“本质性”俱是远景式的东西，它们以多为前提。基本的问题一直是“对我来说这是什么？”（也就是对我们，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等等来说。）

事物，只有一切人都把他们的“这是什么”对它做了提问和得到答案以后，才算是明确了。假如唯一的一个人缺少他自己同一切事物的联系和远景，那么这个事物就始终还是不“明确的”。

简言之，一事物的本质不过是关于“此物”的见解而已。或甚至可以说：这个所谓“它关系到”本来就是“它是”，这个唯一的“这是”。

人们不可以问：“到底由谁来解释？”而是要问解释本身。它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它有生命（但不是所谓“存在”，而是一个过



程，一种生成)，生命就是冲动。

“事物”的产生完全是设想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物”的概念本身就象一切特性一样。——连“主体”也是这样一种被创造的东西，一种象一切他物一样的“物”。因为，它是一种简化，因为描述这个会设定、会构想、会思维的力本身，同所有其他个别的设定、构想、思维本身是有区别的。

这就是说，（主体）所描述的就是不同于一切个别的能力。因为，从根本上说，（主体）综合了同一切还应期待的行为相关的行为（行为和相似行为的可能性）。

### <1036>

由我们熟知的世界出发是不可能证明仁慈的上帝的。因为，今天你们发展到这种程度乃是受人强制和驱使的结果。但是，你们从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呢？对我来说，上帝是无法指证的——认识的怀疑论。你们大家害怕“从我们熟知的世界推论出完全另一个样子的、可以指证的上帝，一个至少是不仁慈的上帝来”——而且，简单说吧，你们死抱住你们的上帝，并且为了他而构想出一个我们所不熟悉的世界来。

### <240>

假如认为人们无法提出对基督教信仰的反证，那么巴斯噶则认为当基督徒是最聪明的作法，因为把信仰信以为真是可怕的。今天，作为基督教失去恐惧感的象征；人们找到了为信仰辩护的另一种尝试。即便信仰是谬误，人们终生都会受用这一谬误的巨大好处和福祉。这样，似乎正是为信仰的安抚作用着想，也应当把信

仰维持下去——这就是说，不是出自有可能产生威胁的恐惧，而宁可说是出自对施放刺激的生命恐惧。快乐主义的转变，这种来自快乐的证据即是衰败的征象。因为信仰取代了力即是动摇了基督教观念的恐惧的证明。其实，由于这一转变基督教已趋向衰竭。因为，人们满足于麻醉性的基督教，因为人虽具有力，但既不是为了探索、战斗、无畏、独行的宿愿，也不是为了巴斯噶主义，而是为了这种冥思苦想的自我嘲弄，为了信仰对人的作弄，为了担心成为“莫须有的被谴责者”。但是，有责任安抚病态神经的基督教，根本不需要象“受难基督”那样可怕的解决办法。这就是欧洲的佛教到处取得进展的原因。

<546>

把一种现象要么解释为行动，要么解释为受动（——也就是说，任何行动都是受动）。这种解释说：任何变革，任何他变，皆以有一位倡导者为前提，一位赖以进行“变革”的人。

<589>

“目的和手段”  
 “因和果”  
 “主体和客体”  
 “行动和受动”  
 “自在之物和现象”

（这都是）阐述（不是事实），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是必要的阐述？（作为“起保存作用的”）——一切都是按权力意志的意思。

<643>

权力意志解释说(假如要施教于某个器官,这就涉及解释的问题了):由它来划定界限,确定法度,明确权力的差别。单纯的权力差别本身恐怕还不能有这样的自我感觉。因为,必须存在一个希望增长的物,由这个物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来解释每一个希望增长的某物。这就一致起来了————其实,解释乃是用于主宰某物的手段。(有机的过程始终以解释为前提)。

<632>

连续,这种“规律性”只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方式,就好象这里真有规则可以遵循似的。因为既没有事实,也没有“规律性”。为了表达一再反复的序列,我们发现了表现这一序列的公式。这样,我们就没有发现“规律”,更不用说发现作为产生序列反复原因的力了。至于事物总是如此如此地发生,这里的解释是这样的:一个人似乎由于顺应某个规律,或立法者,总是如此如此地行动。同时,他除了“规律”而外,似乎有进行别的活动的自由。但是,说不定正是那种如此如此(不是别的什么)却来源于此人本身,即这个首先不考虑规律而如此如此行事的、具有如此如此特性的人。这不过表明:某物不可能同时也是别的什么;不可能一会儿干这件事,一会儿干别的;既非自由的,也非不自由的,而就是这个如此如此。错误隐藏在苦心编造了主体这件事之中。

<638>

假如世界拥有一定数量的力，那么显然在某个位置上的任何权力的推移，都决定着整个体系——也就是说，除了接踵相续的因果关系而外，本来还有一个彼此并列，彼此连接的依赖性。

<554>

显然，就因果关系来说，自在之物之间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现象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其结果是，信仰自在之物和现象的哲学内部，“因果”概念就变得没有用处了。康德是错误的——……其实，经过心理学方式的核查，“因果”概念只来源于随时随地都相信意志影响意志这种思维方式。——这种方式只相信活的东西，说到底只相信“灵魂”（而不相信物）。在机械论世界观（它就是逻辑学及其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运用）看来，那种概念就会简化为数学公式——利用这种公式，正如一再指出的那样，从来也不会明白什么，但也许会规定什么，歪曲什么。

<631>

某些现象的不变的先后次序并不证明“规律”，而是证明两种或多种力之间的权力比例。说“但正是这种比例要保持相等！”这无非是说：“同一个力不可能同时也是另一种力”。——这指的不是前后连续，——而是指依赖连续。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别的连续时刻不是作为因果关系而互为条件的……

“行为”同“行为者”相割裂，事件同肇事者相割裂，过程要同

某种东西分开来，它不是过程，而总是实体、物、肉体、灵魂等等，——试图把现象理解为“存在物”、“凝滞物”的推移和位置交替。因为，这个古老的神话确定了对“因果关系”的信仰，而信仰已在语言、语法功能中找到了确切的形式。

<391>

用以确定道德估价的标准。

被忽视的基本事实：更加道德化同提高和强化人的种类两者间出现了矛盾。

自然之人。“权力意志”。

<856>

权力意志。——想必就象那些以重估价值为己任的人的特性一样。等级制就是权力制。因为战争和危险仍旧是某个等级坚持其条件的前提。光辉的榜样：自然之人——最弱、最聪明的人使自己成为主人，较愚蠢的权势倒成了自身的奴隶。

<1054>

最伟大的斗争：为此需要新式武器。

锤子：用咒语召唤可怕的决断，使欧洲面临这样的结果，即是否“希望”欧洲出现没落意志。

防止平庸化；（或）宁可没落下去！

<471>

这种前提说，事物深处的道德化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人的理性老是有理——它是忠贞不贰的安分守己之人的前提，是信仰神圣的真实性的结果——认为上帝是造物主。——概念乃是来自彼岸的先存在——

<575>

“认识”乃是反身的行动：按其本质来说乃是反馈现象。停顿下来的东西（在所谓第一原因那里，在绝对之物那里，等等）变成了懈怠，疲沓——

<601>

反对和解的愿望，反对和睦相处。任何一元主义的尝试也属此列。

<69>

虚无主义的特点：

a) 在自然科学中（“荒谬性”——）；因果论、机械论。“规律”乃是过场、剩余物。

b) 政治上也是一样：人们缺乏对自身权利的信仰，缺乏对无辜的信仰；风行欺诈，不时的奴颜婢膝。

c) 国民经济也是如此：取消奴隶制。因为，缺少救世主等级、

辩护人。——无政府主义抬头。这是“教育”的责任吗？

d) 历史也是这样：宿命论，达尔文主义。深入研究理性和神性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有伤往事；任何传记体都使人难以忍受！——（这里也有现象主义：假面具的特征；事实是没有的。）

e) 艺术上也是如此：浪漫主义及其反作用（厌恶浪漫主义的理想和谎言）。后者从道德角度看来有较大的真实含义，不过是悲观主义的。纯粹的“杂技演员”（对内容来说是无所谓的）。（忏悔神父的心理学和清教徒的心理学，这是心理学浪漫主义的两种形式。但是，也还带有其反作用，尝试对“人”采取纯杂技式的态度。——即便如此，也无人敢做翻案的估价！）

#### <797>

“艺术家”现象还是最易透视的。——由此出发，朝权力的基本本能望去，朝自然的基本本能望去，等等！也就是朝宗教和道德的本能望去！

“嬉戏，无为”——乃是充盈的力的理想，它是“天真烂漫的”。上帝的“天真烂漫”，举止象个孩子。

#### <846>

浪漫主义及其对立物。——有鉴于一切美学价值，我现在使用了这种基本鉴别法。我在每个个别场合下都要问：“在这里，饥饿或过剩变成创造性的了吗？”似乎一开始就应该介绍另外一种鉴别法更为合适——再说，这种方法更浅显易懂——。也就是说，要呆滞、要永恒、要“存在”是创造之因呢，还是要破坏、要变通、要发展是创造之因。但是，进一步来看，这两类要求都依旧表明双重意

义，而且按照那种优先的、我认为有理由受到偏爱的模式，可以说清楚的。

对破坏、变通、发展的要求可以是充盈的、孕育着未来之力的表现（正象人们知道的，我用来称呼这种表现的术语是“狄俄倪索斯的”）；不过也可以是对败类、贫乏之人、误入歧途之人的仇恨，仇恨就要破坏，它应该去破坏，因为现存的事物，不错，一切现存的事物，一切存在本身都在挑起仇恨，激起仇恨。

另一方面，“永恒化”有朝一日也可以发自感激和爱——这种起源艺术肯定始终是一种奉为神明的艺术，也许带有鲁本斯<sup>①</sup>对酒神的赞颂，带有豪非斯的微微醉意，带有歌德的明媚和与人为善，并且向万物播洒荷马<sup>②</sup>式的灵光；——但它也可以是那种遭受磨难之人的残暴意志，这种意志想给最有个性的人，独来独往的人、狭隘成性的人，给其受难的真正过敏性打上有约束力的法律和强制印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种意志要向万物复仇，方法是，把自己的形象即受难的形象刻印在、强加在、烙在万物的心中。这个形象就是最富表现力的浪漫悲观主义，不管是叔本华的意志哲学，还是瓦格纳的音乐。

## 〈1〉

虚无主义是迄今为止对生命价值解释的结果。

---

① 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比利时巴洛克风格代表画家。——译者

② 荷马——古希腊著名诗人，相传是《荷马史诗》的作者，生于公元前9世纪。——译者



<134>

现在是伟大的日午，最可怕的光天化日。它是我这一类的悲观主义的伟大的出发点。

I. 文明和人的提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

II. 道德估价乃是为权力意志效力的谎言和诽谤术的历史(群畜意志的历史, 它反抗强者)。

III. 一切提高文明的条件(为使某种选择成为可能, 就要以牺牲大众为代价)也就是一切增长的条件。

IV. 世界多义性乃是力的问题引起的, 力认为力的增长远景便是一切。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论断就是奴隶造反和奴隶的欺骗性(同古希腊世界的贵族政体价值相比较而言)。

<537>

什么是真理? ——惰性。假说: 是在惬意的情况下形成的, 即在耗用最少的精神力量等等的情况下。

<78>

### 矫揉造作

现代人的光怪陆离及其诱惑力。就本质而言, 就是躲闪和厌烦。

文学家。

政治家(处于“国家的尔虞我诈”之中)。

艺术上的矫揉造作;

缺乏对排练和培训的检验(弗罗芒坦)①;  
浪漫派们(缺少哲学和科学,文学则过剩);  
小说家们(沃尔特·司各脱②,不过也是配有最神经过敏  
的音乐的尼伯龙根怪物);  
抒情诗人们。

“科学性”。

大手笔们(犹太人)。

是被克服了的民粹理想,但还没有摆到民众面前来,  
圣徒,哲人,预言家。

<59>

论现代阴霾的历史。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之国(官员等等);因为有了“家园”——,  
家庭的衰落。

“善良的人”乃是衰退的象征。

权力意志是正义的(驯化)。

淫荡和精神干扰。

黑色的音乐:——令人心旷神怡耳目一新的音乐向何处去?

无政府主义者。

对人的蔑视和憎恶。

最深刻的鉴别法:饥饿或过剩是否会变成创造性的?前者制  
造了浪漫主义的理想。——

北国的非天然性。

对烧酒的需求;工人的“贫困”。

---

① 欧仁·弗罗芒坦(1820—1876)——法国画家,作家。——译者

② 沃尔特·司各脱(1771—1838)——英国苏格兰诗人,欧洲浪漫主义历史小说  
的创始人和大师。——译者

哲学的虚无主义。

<600>

对世界的阐述是无限的。因为，任何阐述都是增长和衰落的象征。

统一性(一元论)是惰性的需要；多义性是力的信号。不要否认世界的令人不安的和神秘莫测的特性！

<796>

艺术品，在没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作品，譬如肉体、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艺术家只是一个前阶而已。

世界乃是自我生殖的艺术品————

<845>

艺术是对现实不满的结果吗？或者，是对已享受的幸福表示感激吗？前一种情况指的是浪漫主义，后一种情况指的是灵光 and 酒神颂歌(简言之，奉若神明的艺术)；拉斐尔也属此列，只是他犯过使世界的基督教解释外貌神圣化的错误。他有对生命的感激，但生命在他那里并非专一表现为基督教。

世界随着道德解释而变得无法忍受。基督教试图以此“克服”世界，也就是否定世界。其实，这疯狂的谋杀——即人在世界面前疯狂的自戕——的结局就是人的阴沉化、渺小化、贫困化。因为人的最平庸和最无害的种类，人的群畜性的种类，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单独找到了自己的前提的，得到了促进的，假如人们有意的话。

荷马乃是奉若神明的艺术家，还有鲁本斯。音乐界还没有过任何奉若神明的艺术家呢。

把伟大的渎神者理想化(渎神者的伟大二字的含意)是希腊式的；污辱、诽谤、鄙视罪人，这是犹太—基督教式的。

<1029b>

即使听天由命也不是悲剧论，而是对悲剧的误解！渴望虚无乃是对悲剧智慧的否定，是这种智慧的对立面！

<844>

浪漫派就是因永不自满而变成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的——他从自身和周围世界放眼开去，又回过头来张望。

<416>

德国哲学的意义(黑格尔)：它挖空心思构想出泛神论，它不认为恶、谬、苦乃是对抗神性的论据。这种伟大的首创被现存的各种权力(国家等)滥用了，似乎这样一来就等于承认正在台上的统治者合理的了。

相反，叔本华却以倔强的道德家面目出现，他为了坚持自己的道德估价，到头来成了世界的否定者。最终成了“神秘主义者”。

我本曾试图为美学辩护：世界能是丑陋的吗？我认为，要美的意志，要求统一形式的意志乃是一时的保存手段和万金油。因为，在我看来，根本的问题乃是与痛苦不可分的、作为永恒破坏必然物的永恒造物。

丑陋乃是对使某种意义、某种新意变为无意义的意志所支配的事物的观察形式：因为，积蓄下来的力迫使创造者认为往事是不可靠的、失败的、应该否定的和丑陋的！——

<431b>

在柏拉图那里，在一个可以受过度刺激的感官和狂热的人那里，概念具有极大的魔力，以致他随心所欲地把概念奉为理想形式。辩证法的醉意：是用来对自身行使支配权的意识——是权力意志的工具。

<622>

挤压和碰撞，乃是晚近的东西，派生的东西，非原始的东西。它以某种搓合而成的、并且以有能够按压和撞击的东西为前提！但是，是由什么搓合起来的呢？

<151>

宗教会因信仰道德而灭亡。基督教的道德，上帝是不可靠的。因此产生了“无神论”——似乎其他类的诸神是不可能有的。

同样，文化也会因信仰道德而消亡。因为，假如产生文化的必要条件一旦发现，那么，人们也就不再要什么文化了（佛教）。

<599>

“现象是荒谬的”：这种信仰乃是受了迄今为止的错误解释影

响的结果，是对无勇气和懦弱的概括。——这种信仰没有必要。

人的不谦虚——：（发生在）他看不到否定自身的意义时！

<616>

我认为世界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解释（——什么地方也许还可能不同于单纯人性的解释——）；我认为过去的解释都是远景式的估计，借助这种估计，我们可以保存生命，也就是用权力意志即要求权力增长的意志保存自身；我认为人的任何上升都会导致克服较为狭隘的解释，我认为任何已取得的提高和权力的扩大都会打开新的远景，并且称之为相信新的地平线——我的书里讲的都是这个道理。与我们相关联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即不是事实，而是建筑在少量观察之上的膨胀和收缩；世界是“流动”的，是生成的，是不断推演的，是从来不曾达到真理的假相，因为——没有什么“真理”。

<1049>

阿波罗受了骗：永恒的美好形式；贵族政治式的立法——“事情应该始终如此！”。

狄俄倪索斯：感性和残酷。易逝性倒可以解释为对生杀之力的享受，解释为永驻的创造。

<491>

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后者乃是对肉体垂死状态的非科学观察的结果（是离开肉体的东西。等于相信

梦境是真实的——)。

<905>

锤子。作翻案估价的人必须具备怎样的特质呢？——人，具有现代精神所有特质的人，可他具有足以使现代精神变得完全健壮的力吗？——这乃是他要完成自己使命的手段啊。

<223>

贫困，屈辱和贞洁——这是危险的和诽谤者的理想。但是，对某些病症来说，毒药也是良药，譬如，在罗马皇帝的时代。

一切理想都是危险的；因为它们贬低和反对真实的东西；一切（理想）都是毒品，但作为急救良药，却是不可少的。

<691>

整个有机过程对其余天性抱怎样的态度呢？——在那里，有机过程的基本意志会现出真面目。

<436>

辩证法和理性信仰仍然以道德偏见为基础。在柏拉图那里，我们是作为可悟的善的世界的昔日居民才占有那个时代的遗志的。神性的辩证法是来自善的辩证法，它会通向一切的善（——因此也就是某种“倒退”——）。即使笛卡儿对此也得出过这样的概念，即人们唯有用相信善的上帝乃是基督教道德的造物主这种基

本思维方式，上帝的真实性才会给我们的感官判断提供保证。可是，除了宗教为我们的感性和理性提供认可和担保之外，叫我们到哪里去获得信仰生命的权力呢！认为思维就是现实事物的标准——认为凡是不能加以思维的东西就不存在——这是道德轻率的真正蠢物（轻信一种实质性的、处于事物深处的真理原则）。总而言之，这是彻底背离我们经验的狂言，我们根本无法想象它为什么存在……

### <500>

向外投射感官知觉：“内”和“外”——是肉体在那里发号施令吗——？

在细胞原生质中起主导平衡调整作用的这个力，也统摄着对外部世界的同化。因为，我们的感官知觉就是我们同化脑中一切既往的结果了。知觉不会立即尾随“印象”出现——

### <219>

那些相信被现代自然科学超越了的、基督教的人受到了讽刺，因为（现代自然科学）并没有完全战胜基督教的价值判断。“受难的基督”仍是庄严崇高的象征——始终如此。——

### <505>

我们对自己知觉的认识：即一切知觉的总和，这个总和的意识化对我们和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整个有机过程来说是有益的和本能的。这就是说，不是指所有的知觉（譬如，不是电的）；也就是说：我



们具有的感官只是为了选择知觉——这样的知觉：靠了它们，我们肯定适于保存自身。意识存在的距离依意识是否有益而定。无疑，一切感性知觉的贯彻，完全依照价值判断（有益的和有害的——因而也就是令人愉快的，或是令人不快的）而定。对我们来说，个别的颜色同时也表示价值（尽管我们不大承认，或者只有在同一颜色长期作用之后才承认这个事实，譬如，俘虏，监狱里的犯人，或者疯子）。因此，昆虫对不同的色彩反映也是不同的：有的喜欢这种颜色，有的喜欢那种颜色。譬如，蚂蚁。

### <1013>

健康或病态：这个问题人们可要当心！其标准仍旧是肉体的欣欣向荣，是跃升之力、勇气和精神的快活——不过，当然也要看他能从病态事物中摄取多少东西和能够克服多少东西——能够康复多少东西。弱者会因之灭亡的东西，乃是伟大健康的兴奋剂。

### <486>

为了区别某事物是否真实，人们想必要知道什么是确实性，什么是认识，诸如此类，等等。——由于我们不知此事，所以批判认识能力就是荒唐的了。难道能叫工具自己批判自己吗？假如工具能够使自身用于批判的话。工具根本不能给自己下定义！

### <561>

要是一切统一性都是组织统一性，那会怎样呢？可是，我们信仰的“事物”仅仅被进而设想为不同的谓语的证据。假如该事物“起

了作用”，那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一切其余特性即这里平常存在的一时潜在的特性，乃是现在出现的个别特性的原因。即，我们认为事物特性的总和——X——它就是X特性的原因。但是，这有多么愚蠢和荒谬啊！

一切统一性都只不过是作为组织和配合的统一性。无非就象人的群体就是某种统一性的情形一样。也就是说，它是原子论无政府状态的反面，因此，一种意味着统一的统治产物却是不统一的。

### <621>

说有个我们不能设想的力，这是空话，这种力在科学中是得不到公民权的。就象所谓纯机械论的引力和斥力一样，它有意使我们相信世界是可以设想的。如此而已！

### <663>

一切故意产生的现象，可以还原为扩展权力的企图。

### <511>

一致和相似。

1. 较粗陋的器官会看到表面的一致；
2. 精神想要把一致即感性印象包括在现存的序列中，就象肉体同化无机物的情形一样。

论对逻辑学的理解：

求一致的意志就是权力意志——相信某物是如此如此（判断的本质），这种信仰乃是意愿的结果，事情就应该是尽量一致的。

<518>

假如我们的“自我”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存在，我们要按照它的样子理解一切存在，很好！那么，人们怀疑这里是否有远景式的幻想，就是合情合理的了——表面上的统一，情形就象在地平线上的情形一样，一切现象都融为一体了。肉体教科书展示了无与伦比的多样性。为了初步了解较为贫乏的事物的目的，就要利用这个更适宜的、可探究的、更丰富的现象，这在方法上是许可的。最后，假设，一切皆是生成，那么认识只能建立在对存在的信仰上。

<628>

人们想在我们对现象可以套用数学公式的地方去认识事物，那是幻想。因为，那不过是对现象的描述和构画，再也没有别的！

<550>

任何判断都隐藏着完整、深刻的主宾信仰，或因果信仰（即认为任何结果都是行动，而每个行动又以行动者为前提）；而且后者只是前者的个别现象，以致这种信仰就作为基本信仰而保存下来。因为有主语，所以正在发生的一切现象都以宾语的形式对待每个主体。

我发现了某种现象，而且寻找之所以如此的原因。这本是因为我在这个现象中寻找意图，而且首先是寻找怀有意图的人，寻找主体，行为者。因为一切现象都是行为——。以前，人们认为一切现象都是意图，这是我们最古老的积习。动物也有意图吗？动物，

作为有生命之物，不也离不开由自身作出的解释吗？——至于“原因”的问题，也就是寻找终极原因，探求“目的”的问题。我们对动因有什么意义毫无兴趣。对这个问题休谟<sup>①</sup>是对的，习惯（不过，这不仅仅是个人的习惯！）让我们等待，常见的过程紧跟着某个过程，此外什么也没有！因果性信仰异常稳固，这种情况没有给予我们先后有序的过程的伟大习惯，而是造成对解释与蓄意现象不同的现象的无能。这就是对有生命和有思维之物的信仰，对唯一作用物的信仰——对意志的信仰，对意图——，这就是信仰一切现象都是行为，信仰一切行为都是以行为者为前提，这就是对“主体”的信仰。难道对主、宾概念的信仰不是一大蠢行吗？

问：意图也是现象的原因吗？或者说，这也是幻想吗？意图不是现象本身吗？

## <627>

纯机械论上的“吸引”和“排斥”全系捏造，一言以蔽之。假如没有意图，我们就不可能设想“吸引”。——占有某物的意志，或抗拒某物的权力，击退某物的意志——这我们“懂”。这是我们需要的解释。

简言之：心理学之所以不得不信仰因果性，是因为无意图的现象是不可设想的。当然，这种提法既没有涉及真理，也没有涉及非真理（论证信仰是否有道理）！对原因的信仰随着对目的信仰一起衰落了（驳斯宾诺莎及其因果说）。

---

<sup>①</sup>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不可知论者。——译者

判断乃是我们最古老的信仰，是我们司空见惯的真伪之辨，是肯定和否定，是确定某物如此如此而非别样；是信仰，即认为此处确“有所认识”——在一切判断之中被信以为真的那个东西又是什么呢？

什么是谓<sub>语</sub>？——我们不把自身发生的变革看作是诸如此类的东西，而是看作我们的异己的“自在”，我们只可以感知的“自在”。因为，我们不把这种变化看作现象，而是设定为存在，设定为“特性”——而是进而设想为变化赖以附着<sub>的</sub>本质，即，我们把结果确定为作用物，把作用物确定为存在物。但是这种表示中的“结果”概念仍然是任意的。因为，从我们身上发生的变化出发，我们一定认为原因根本不存在，最后，我们会认为，原因必定是结果。按照这种推论：“每个变化都是首创”；但是，这个推论就已经成了神话了。因为它使作用物和结果分了家。假如我说“雷电闪光”，那么，我首先把闪光设定为活动，继而又把闪光设定为主体。这样一来，我就为现象设定了一个存在，它同现象是不一致的，宁可说始终是不一致的。存在，可不是“生成”。——把现象确定为结果，把结果确定为存在，这是双料的错误，或者说，我们要为这种解释承担罪责。

一物的特性是对他“物”的结果：假如人们想象他“物”不存在，那么此物也就不具备特性了。这就是说，脱离他物的物是不存在的，即没有“自在之物”。

<604>

什么可以单独成为“认识”？“阐述”，植入意义——不是“说明”（大多是指一种陈旧的、不可理解的、甚至是单纯文字的陈述）。事实是没有的，万物皆流，都是不可把握的，退缩性的。我们这个见解历久而不衰。

<590>

对我们价值的解释已深入到事物的核心。  
难道自在中存在意义吗？！  
意义不就是联系的意义和远景吗？  
一切意义都是权力意志（一切联系的意义都可归结为这种意志。）

<914>

新的道德形式：人们要对希望做的和不希望做的事进行联合忠诚宣誓，坚决戒绝许多行为。检验一下是否足以这样做。

<795>

艺术家——哲学家。艺术的高级概念。人是否能够站得离他人这样远，以便按照他人的样子来塑造呢？（——预习：1. 自我塑造者，退隐山林者；2. 迄今为止渺小的完人艺术家，用某种材料。）

论“乐”章。——德国的、法国的和意大利的音乐。（我们在政治上最低下的时代乃是最可怕的时代。斯拉夫人？）——文化史的芭蕾舞：因为，它战胜了歌剧。——演员音乐和音乐家音乐。——认为瓦格纳创作的东西只是形式，这是谬论——它是一种非形式。现在还应该去发掘戏剧建筑的可能性。——有节奏感的东西。——对亨利希·许茨<sup>①</sup>表示敬意。——对门德尔松<sup>②</sup>表示敬意。在他们身上，我们发现了歌德的一种成份，别的地方却毫无发现！（就象歌德的另一成份在拉结<sup>③</sup>那里得到实行一样；第三种成份则在亨利希·海涅身上。）

把“保存欲”确定为有机物的主宰欲望，生理学家真该认真思索一下。首先，有生命的东西想要释放自己的力，“保存”仅是其结果之一。——小心多余的神学原则：“保存欲”这个概念是属于那方面的。

---

① 亨利希·许茨(1585—1672)——德国作曲家，作品以宗教题材为主。——译者

②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浪漫派作曲家，钢琴演奏家和指挥家。——译者

③ 拉结——见《圣经》《创世记》第29章，拉班的小女儿，雅各的妻子。——译者

<660>

### 肉·体·乃·是·统·治·的·产·物

肉体是贵族政体，统治者的多数（细胞和细胞的斗争）。

奴隶制和分工：高等的种类只有通过把低等的类贬抑为一种功能才有可能产生。

快乐和痛苦并不对立。都是对力的感觉。

“营养”不过是贪婪地占有权力意志的结果。

“生殖”：当统治细胞无力组织占有物时，就会出现瓦解。

塑造力就是总想支配新“材料”（更多的“力”）的力。卵生的有机体乃是建筑上的杰作。

“机械论的见解”：一味追求数量。但是，力却隐藏在质中。这样，机械论者就只会描述过程，而不会解释。

“目的”。来自植物的“敏感”。

完美化概念：这不仅是更大的复杂性，而且是更大的权力（——不单单是对更大群体的需要——）。

对人类发展的推论：完美化就在于产生最强有力的个人，占绝大多数的群体将成为他的工具（而且当作最聪明、最灵活的工具）。

<960>

从现在起，对更广泛的统治产物来说，将会出现前所未有的有利前提。可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国际种族群体的产生已经有了可能，它们引为己任的是培育主人种族，未来的“地球主人”。——一个崭新的、巨大的、建筑在严酷的自我立法基础上的贵族政体，这个政体将使哲学强人和艺术家的暴君意志立足千年——高等的人



类。他们靠了自己的意愿、知识、财富和影响等方面的优势，为了掌握地球的命运，为了按照人本身来塑造艺术家而把民主主义的欧洲当成他们最驯服、最灵活的工具。无须多说，重新学习政治的时代到了。

<743>

就一切刑事立法而言，我的不算太激进的问题是：刑罚应该按罪犯罪责轻重有比例地给予疼感——而你们大家最终想要的确实就是这个！——好吧！这想必就要把刑罚按疼感有比例地分配给每个罪犯——这就是说，应该事先确定刑事过失，根本不该制定什么刑事法典是吗？但是，鉴于确切规定每个罪犯对苦乐的感受程度不易办到，那么，人们在实践中也许真的会放弃刑罚吗？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啊！是不是？因此——

<950>

“偏偏冲撞贵族”——灵魂的高贵性绝不可依据富丽堂皇和趾高气扬的蠢行来识别，以蠢行为武器来攻击高贵性——“偏偏”。

<952>

“天堂笼罩着剑影”——此话也就是象征和铭文，靠了它，出身高贵而好战的灵魂会泄露自身、猜透自身。

<954>

有个问题不时闪现在我的脑际，也许是个带有诱惑性的不祥的问题。假如这个问题透进那些有权过问这类值得一问的问题的人的耳朵，即今天最强有力的灵魂的耳朵，透进最善于驾驭自身者的耳朵：现时的欧洲“群畜”动物的种类愈发达，岂不愈发是试验运用原则的、人为的和有意识的驯育相反的种类及其道德立法的好机会吗？假如出现了利用民主运动的人，——因而那种高等的、统治人的、凯撒类的人，终有一天会加入民主运动，并重新郑重其事地发展奴隶制（——这无疑就是欧洲民主的末日）的行列，这个高等的种类以民主运动为垫脚石、停靠站，它靠民主运动崛起，这对民主运动不也是一种目的、解脱和辩护吗？这不就等于达到了崭新的、迄今为止不可能达到的阶段，达到民主运动的远景了吗？达到民主运动的目的了吗？

<939>

有一种高贵和危险的懈怠，它会使一种深刻的推论和探索意满志足。因为自信而丰盈的灵魂懈怠了，他从不为朋友着想，而仅仅是知道好客而已，从来都是演练好客，而且精于此道——心和屋子为每个愿意登堂入室的人敞开着，管你是乞丐、残废，还是王公贵胄。这是货真价实的一团和气，因为有了它就会四方之“友”，不过，也许连一个朋友也没有。

### <111>

19世纪的问题。本世纪强的一面和弱的一面彼此有联系吗？它是由一块木头雕成的吗？它的种种理想和矛盾是受一个更高等的目的制约吗？是一种更高等的东西吗？——因为它也许是以这种标准剧烈生长的伟大天意呢。不满、虚无主义，这说不定也是好的征兆。

### <123>

我重新提出这个没有了结的问题：文明的问题，即1760年前后，卢梭同伏尔泰之争。人，将变得更深沉、更多疑、更不道德、更强、更自信——而且在这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变得“更自然”。因为，这就是“进步”。——同时，由于分工的原因，变恶的阶层和变温顺驯服的阶层会产生分化，以致全部事实不会直接跃入眼帘……下述情形属于强力，属于强力的自制和诱惑力，即这种强有力的阶层占有使人对他们的变恶产生高尚之感的艺术。强化的因素改头换面成了向“善”，任何“进步”都是如此。

### <100>

卢梭：规范的基础是感情；正义的来源是自然；人在接近自然的同时完善自身（——用伏尔泰的话来说，在远离自然的同时）。同样的时代，对前者就是人道和进步的时代，对后者就是非正义和不平等的时代。

伏尔泰对人类<sub>·</sub>的看法还停留在文艺复兴时期，对美德<sub>·</sub>的理解

也是如此（认为是“高等文化”），他为“高等贵人”和“高等市民社会”的事业奋斗不息，这是审美的事业，科学的事业，艺术的事业，进步本身的事业和文明的事业。

1760年前后爆发了斗争：这位日内瓦公民和伏尔泰的斗争。从那时起，伏尔泰才成了他那个世纪的伟人、哲学家、宽容和无信仰的代表（那以前不过是个美丽的灵魂而已）。对卢梭成就的嫉恨，驱使他前行，向上“登攀”。

为了“庸众”，一个恩赐和复仇的上帝<sup>①</sup>——伏尔泰。

批判两种与文明价值有关的观点。社会的构想，这对伏尔泰来说是最美好的构想。因为，除了维护它、完善它，别无更高的目的；这正是尊重社会习俗的奴仆；美德为了维护“社会”、文化传教士、贵族、功绩卓著的统治阶层及其估价的需要而屈服于强加的偏见。但是，卢梭始终是个无教养的人，也是文学家，这是闻所未闻的；他厚颜无耻，他蔑视一切他未经手的事物。

卢梭身上的病态却使绝大多数人为之倾倒，争相效法。（拜伦同他一脉相承；也苦心孤诣地追求不同凡响的谈吐和举止，追求复仇和怨恨；这是“卑鄙行径”的标志；后来，是威尼斯恢复了他的平衡，他知道了更为轻松愉快的是什么……那就是无忧无虑）。

卢梭，不顾自己的出身，却为自己的我行我素感到骄傲。但是，假如有人当面指出这一点，他却激动非常……

无疑，卢梭患的是精神障碍症，伏尔泰却异常健康而轻捷。那是病人的怨怒；卢梭神经错乱的时代，也就是他蔑视人的时代，是他多疑的时代。

卢梭替谨言慎行辩解（反对伏尔泰的悲观主义）。因为，要能诅咒社会和文明，他需要上帝；万物都应安分守己，因为都是上帝造

---

<sup>①</sup> 原文为法文。——译者

的；唯有人败坏了人。作为自然人的“善良的人”原来纯属子虚；但是，用上帝这个有作家资格的教条来看，这种人就是可能的和有根据的了。

卢梭的浪漫主义：激情（“受难的自主权利”）；“自然性”；疯狂的迷惑力（指望飞黄腾达的妄想）；弱者荒唐的虚荣；庸众的仇怨成了法官（“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把病人当成政坛的元首”）。

### <83>

“假如没有基督教信仰”，巴斯噶说，“你们就会自行发展，就象自然界和历史那样，一个是庞然大物，一个是混沌世界”。我们完成了这一预言：在体弱多病乐观主义的18世纪把人美化和理性化之后。

叔本华和巴斯噶。——在一定意义上说，叔本华是再现巴斯噶运动的第一人，一个是庞然大物，一个是混沌世界，因此，应该加以否定的就成了……历史、自然界和人自身！

“我们无认识真理的能力，这乃是我们堕落的结果，我们道德沦丧的结果”，巴斯噶这样说。这样，叔本华就有了立足点。“理性堕落愈严重，则济世良方就愈显得必要”——或者，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否定。

### <884>

亨德尔、莱布尼茨、歌德、俾斯麦——他们是德意志这个强大种类的典型代表。他们生于对抗而不犹豫，充满了抵御信念和教义的强力，利用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但却给自己保留自由活动的余地。

17世纪使人感到苦恼，就象为一大堆矛盾感到苦恼一样（我们是“一堆矛盾”）；这个世纪试图发现人、整顿人、发掘人；而18世纪却试图忘掉对人的天性的认识，以便使人适应自己的空想。“肤浅、软绵绵、人情味”——热衷于这样的“人”——

17世纪试图抹去个体的痕迹，以便使作品尽可能表现生命。18世纪则试图通过作品而对作者发生兴趣。17世纪在艺术中寻求艺术，即文化的一斑；18世纪利用艺术为社会和政治天性的改革鼓噪。

“空想”，“理想的人”，自然的神性化，想使自身登场的虚荣，关于社会目的乃是从属性的宣传，大言欺人——这就是我们对18世纪的印象。

17世纪的风格：独特、精确、自由。

强人，自满自足的；或是热心求助于上帝的人，——那些现代作者追求的目标——就是对立。“生产自身”——试与波尔特-鲁雅<sup>①</sup>的学者们相比较。

阿尔弗利<sup>②</sup>对伟大的风格有贡献。

痛恨滑稽剧（无尊严的人们），缺乏自然意义，这是17世纪的特征之一。

---

① 凡尔赛寺院名，始建于1204年，属天主教参孙派，巴黎也有同名教堂，在该教派失势后被毁。——译者

② 贝纳德托·伊斯诺森特·阿尔弗利（1700—1767）——意大利巴洛克建筑师，代表作是都灵王家大剧院。——译者

### 三个世纪

它们各不相同的敏感充分表现在以下方面：

**贵族政体**：笛卡儿，理性的天下，意志主权的证明；

**女权主义**：卢梭，情感的天下，感官主权的证明，不真实；

**兽道主义**：叔本华，渴求的天下，兽性主权的证明，更诚实，但也更阴沉。

17世纪是**贵族政体**，井井有条、兽性十足、严峻无情、“冷若冰霜”、铁面、“非德意志”、讨厌滑稽剧和自然物、普遍化、独立于既往。因为它相信自身，归根结底，要永当主人就要多些猛兽性，多些禁欲主义的习俗。它是**意志坚强**的世纪，也是**激情洋溢**的世纪。

18世纪是**女人治下**的世纪，耽于幻想、诙谐机智、平淡无奇，但怀有为合意性和心灵服务的精神，享有最精神性事物的**自由**，暗中破坏一切权威；醉意的、乐天的、明朗的、人情味的、自欺的，一句话，**社会性的……**

19世纪是**更加兽性**的世纪，更诡譎、更丑陋、更现实、庸众性的，因而“更善良”、“更正直”，屈服于任何“现实”，因而**更真实**；但意志薄弱，同时也是悲哀和渴望黑暗的世纪，然而**是宿命论的**。既不害怕“理性”，也不崇尚心灵；顽固相信渴求的统治（叔本华论述过“意志”；可是，他的哲学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缺少**意愿**）。连道德也降格成一种本能（即“同情”）了。

奥古斯特·孔德乃是**18世纪的续篇**（**心灵统治头脑**，认识论感觉论，博爱狂）。这时的**科学已经独立**，这表明了19世纪摆脱理想统治的途径。唯有不需要愿望，才能实现我们的科学的好奇和严谨——这种**我们样式的美德……**

浪漫主义是18世纪的装饰音符，是对该世纪热衷于伟大风格的奢求（——实际上则是装腔作势和自我欺骗，因为人们本想描述的是强大的天性，伟大的激情）。

19世纪本能地寻求这样的理论，它以这种理论对自己宿命论式地屈从于实际事物感到心安理得。黑格尔在驳斥“伤感”和浪漫主义理想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就，其思维方式的宿命论观点表现在他相信胜者一方具有更伟大的理性，表现在他为现实的“国家”（取代了“人类”等字眼）的辩护。——叔本华：我们是愚蠢的，往好里说，就是自我否定。决定论的成就表现在血缘学派生出以前被认为是绝对的约束力亦即环境论和适应论，把意志贬低为反射运动，否认意志乃是“产生结果的原因”；最后——成了实际的改名：因为，人们看到的意志很少，以致为了描述他物，这个词就变成无约束力的了。其他的理论：客观性学说，“无意志”观，它们成了唯一通往真理之路的学说；也通往美（——也是对“天才”的信仰，为了取得臣服的权利）；机械论，机械过程呆板的计算；所谓“自然主义”则赶走了可选择的、可裁决的、可解释的、作为原则的主体——

康德以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狂热贯穿了整个18世纪；他完全处在历史性之外；对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不屑一顾，譬如革命；未受到希腊哲学的触动；他是义务概念的幻想家；感觉论者，带着教条主义恶习的神秘嗜好——。

我们世纪出现了向康德的回潮，也就是向18世纪的回潮。因为，人们想为自己重新谋求信奉旧的理想和旧的热衷的权利。——也就是说，“设定界限”的认识论，准许任意设定理性的彼岸……

黑格尔的思维方式同歌德的差不多。因为，人们听到歌德谈过斯宾诺莎。他主张要求宇宙和生命神性化的意志，以便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论证求得平静和幸福；黑格尔则到处寻求理性。——人们不该向理性屈服，不该满足于理性。在歌德那里有一种几乎是欢



乐的和令人信服的宿命论，它不谋反，它不枯竭，它试图由自身形成总体性，它相信唯有总体性才能拯救一切，才会表现为善良和合理。

<323>

美德的护身。——贪财、权欲、懒惰、头脑简单、胆小怕事，这一切都对美德感兴趣；因此，美德稳坐钓台。

<1031>

穷尽现代灵魂的整个圆周，历遍它的每个角落——这是我的野心，我的受难和我的幸运。

真正克服悲观主义——这乃是歌德式的、充满着作为结果的爱和善意的一瞥。

<895>

力的增殖，不怕个体一时的失败；

对新水平的论证；

积蓄力的方法学乃是保存小的成功，这与不经济的浪费成鲜明对照；具有破坏力的天性一时受控，成了未来经济制度的工具；

保存弱者，原因在于必须要干浩繁的渺小劳动；

保存信念，在这种信念指导下，弱者和受害人能以保持生命；

培植作为本能的团结，以对抗恐惧和奴性；

同偶然性斗争，也同“伟人”的偶然性斗争。

估价种族和等级的道德。——鉴于激情和欲望在每个种族和每个等级那里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它们的生存条件（——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它们得势时间最长的条件），就是要求它们成为“有道德的”人。

它们要改换性格、苦志劳心、忘掉过去。

也就是说不要再表现出差别。

即他们在需求方面应当尽量一致——更确切地说：它们应该毁灭……

固然，要道德的意志表现为与之相适应的那种人的专横，凌驾于别种人之上。因为，这有利于统治者的杀伐，或整肃（或是着眼于使统治者不再有所恐惧，或是为了听命于统治者的宰割）。“消灭奴隶制”——所谓向“人的尊严”的祭献，实际是要消灭一个特殊的种类（——埋葬这类人的价值和幸福——）。

构成一个敌对种族（或等级）的强力，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因为，这样这个强力会伤害我们（——它的“美德”就会受到诽谤和改换名姓）。

这被认为是反对人和民众，假如这个种族伤害我们的话：但是，从它的观点出发，我们则是它所希望的人，因为我们是可以使他人从中得到好处的人。

“人性化”的要求（这种要求天真地认为，掌握了“什么是合乎人性的”这个公式）乃是虚伪，在这种要求掩护下，完全肯定的一种人试图谋求统治权。更确切地说，这是完全确定的本能，即群畜的本能。——“人人平等”，这隐含着愈来愈把人與人相提并论的倾向。

从卑鄙的道德着眼的“利己性”。（诀窍：把伟大的热望、争权和贪婪当成美德的监护人。）

凡是各类经纪人和贪婪之徒可以借贷的和应该要求的一切，都必须坚持同样的性格和同样的价值观念。因为，各类世界贸易和交换都在攫取和几乎是在抢购美德。

同理，国家和各种以官员和士兵为标志的统治也是如此；同理，以信任力和爱惜力的态度工作的科学也是如此。——传教事业也是如此。

——就是说，这方面要强制实行卑鄙的道德，因为靠它会得到好处；而要使道德获胜，就要对非道德兴师问罪——凭什么“权利”呢？凭的根本不是什么权利；而是凭自我保存的本能。同样的阶级，在非道德有利可图的地方，也是使用非道德的。

#### 〈824〉

艺术领域的现代作伪术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即按照现代精神的最根本的需要来说。

人们填补了天才的空缺，特别是教育、传统、训练的空缺。

第一：人们寻求不高明的观众，他们务须有所爱（——而且顷刻之间就会拜倒在角色的脚下）。本世纪的迷信，对“天才”的迷信就是为此服务的。

第二：人们向民主主义时代的不满者、野心家、自我掩饰者的隐晦的本能庄严宣告：姿态很重要。

第三：人们把这种艺术手法改换为另外一种，把艺术的企图同认识的，或教会的，或种族的利益（民族主义）的，或哲学的企图混为一谈——人们一下子敲响了所有的钟，并且隐约激起对人即上帝之说的怀疑。

第四：人们向女人、受苦人、被激怒的人献殷勤。艺术上，麻醉剂和鸦片制剂占绝对优势。人们使有教养者、诗人和古老故事的读者浑身奇痒难耐。

<825>

“公众”和“精选者”情况的区别：处于前者中，人们现今必须是信口开河的江湖医生，处于后者中，人们想当音乐大师，无非如此！本世纪特有的“天才们”超越了这种区别，二者兼备；维克多·雨果<sup>①</sup>和理查·瓦格纳都各有其伟大的骗术，不过都是同很多真正的艺术造诣相伴的，以致连艺术上他们也竭尽诡诈之能事。因而缺乏伟大。因为他们眼光变来变去，忽而着眼于最俗气的需要，忽而着眼于最挑剔的需要。

<74>

论“现代性”之特点。——中间产物过份发展；种类的曲变；传统、学派的中缀；继意志力、目的和手段的愿望衰微之后，本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哲学上的准备：无意识更有价值）。

<76>

商人和掮客比重过大，连最精神性的东西也是如此。文人、代表人物、史学家（是历史和现代的撮合人），热带人和世界公民，自

---

<sup>①</sup> 维克多·雨果(1802—1885)——法国作家，诗人，后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悲惨世界》等。——译者

然科学和哲学间的掮客，半神学家。

<84>

叔本华是装饰音符(革命前的状况)：——同情、感性、艺术、意志薄弱、最精神性的渴望的天主教——一言以蔽之，这就是美好的18世纪。

叔本华根本误解了意志(他似乎认为渴求、本能、欲望就是意志的根本)，这很典型。因为，他把意志的价值贬低到应该予以否定的地步。对意愿的仇视也是如此；试图把无意愿、“无目的和无意图的主体存在”(把“纯粹的无意志的主体”)视为更高等的东西，不错，更高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这是意志疲惫，或意志薄弱的伟大象征。因为，意志本来一直认为渴求乃是主人，意志给渴求指明道路，提供标准……

<848>

为了成为经典作家，必须要具备一切强大的、表面上矛盾重重的才能和渴求。不过，这样一来，这些才能和渴求就处在同一束缚下结伴而行了；它们来得及时，这样才会把文学，或艺术，或政治的某一种属提升到自己的高度和顶峰(而不是发生了这种种现象之后……)。这反映了它灵魂深处的总状况(管它是某个民族的也好，某种文化的也好)，时间在它尚且存在并且尚未被外来民族的仿效搞得面目全非(或尚有依赖性时……)之前；它不是反射的，而是一种起纽带作用和指引前行的精神，在任何场合都作肯定答复的精神，甚至以它的仇恨作答。

“最高的个人价值不属于这个范围吗？”……也许要考虑到这

里的道德偏见是否起作用,或者说,伟大的道德标准是否原来就是和经典相矛盾的……道德这个怪物在口头上和行动上是否必然表现为浪漫主义呢?……一种美德压倒另一种(譬如在道德怪物身上),这种优势同古典权力对阵,旗鼓相当。假如人们果真具有这种水准,并且尽管如此也真成了经典作家,那么也许就是莎士比亚(假如他真就是培根勋爵的话)的情况。

<79>

由于道德的种种矫饰,现代精神已无可救药了。——美其名曰:宽容(对“肯定和否定的无能”);同情的宽容(=三分之一的差异,三分之一的好奇,三分之一病态的敏感);“客观性”(=没有人格,没有意志,对“爱”的无能);反对常规的“自由”(浪漫主义);反对欺诈骗谎的“真理”(自然主义);“科学性”(“人的文献”:用德国话来说,就是无聊小说和加法运算——取代了结构布局);代替了杂乱无章和过渡性的“激情”;“深邃”代替了混乱,代替了芜杂的特征。

<126>

克制和补救现代性的特效药方:

1. 随着中止娱乐而来的真枪实战,实行义务兵役制;
2. 提倡民族狭隘性(头脑简单,万众一心);
3. 改善营养(肉食);
4. 不断提高居住区的卫生和健康水准;
5. 要让心理学居统治地位,使其高于神学、道德学、经济学和政治;

6. 在要求和履行的“责任心”方面，要体现军纪（夸奖不会再有了……）。

### <578>

认识论本身的道德价值：

信仰理性——为什么不怀疑呢？

“真实的世界”应该是善的世界——为什么？

虚假、变幻、矛盾、斗争被斥为不道德，因为要求进入一个没有这一切现象的世界；

构想出一个先验的世界，以便给予“道德自由”一席之地（在康德那里）；

辩证法乃是通向美德的道路（在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那里，一目了然，原因在于诡辩术被认为是通向非道德的途径）；

时间和空间是合乎理念的。因此，在事物的本质里面存在着统一性，这样，“罪恶”没有了，弊端没有了，不完美性也没有了——为上帝辩护。

伊壁鸠鲁否认认识的可能性。因为，他维护作为至高价值的道德（以及快乐主义）。奥古斯丁干了同样的事，后来是巴斯噶（“衰退的理性”），为了对基督教价值有利；笛卡儿蔑视一切变化的东西，同样也看不起斯宾诺莎。

### <33>

出现悲观主义的原因：

1. 迄今为止强大无比的生命和前途无量的欲望惨遭谴责，因此生命诅咒自身；

2. 人的与日俱增的果敢精神和怀疑的勇气,认识了不可替代的生命本能,并且向往生命;

3. 唯有对冲突毫无所知的极平庸者人丁兴旺,高等的种类生不逢时,反而作为蜕变产物自惭形秽——另一方面,平庸者却自命为目的和意义,盛气凌人(——谁也无法回答“目的”何在——);

4. 不能感受痛苦、不安,局促和忙碌持续增长——整个频繁的活动即所谓“文明”的形象化日益变得容易,面对这种庞大的机体,个别人会变得气馁,屈服。

### <380>

1. 歪曲历史原则,为的是叫历史证明道德估价;

a) 一个民族的没落和衰败;

b) 一个民族兴旺发达和美德;

c) 一个民族的鼎盛时期(“它的文化”)是道德水准的结果。

2. 原则上歪曲了伟人、伟大的创造者、伟大的时代;

人们硬说信仰是伟人的功业;但是,不假思索、怀疑、“非道德”、允许放弃信仰等,都属于伟大的特性(凯撒、腓特烈大帝①、拿破仑;但也包括荷马、阿里斯托芬②、达·芬奇、歌德)。人们总是避而不谈主要问题,即这些人的“意志自由”——

### <894>

我所反对的东西: 只知一般中有非凡的种类发动战争——而

---

① 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也译为弗里德里希大帝,即后来的老弗里茨。——译者

②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50—前388)——古希腊悲剧大师。——译者



不知常规的持续存在乃是非凡价值的前提。譬如，女人尽管不特别需要博学，但她们却想完全改变自己的地位。

## <274>

**道德是何人的权力意志？**——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欧洲史有个共同点，就是试图把道德的价值抬高到统治地位，超越一切其他的价值，因而它不仅应该是生命的元首和法官，也应当是：1. 认识；2. 艺术；3. 国家和社会事业的元首和法官。要“变得更美好”，这就是唯一的使命，其余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手段（或是同干扰、阻碍、危险抗争；甚至同毁灭抗争……）——中国发生着相似的运动。印度也有相似的运动。

**道德价值的权力意志意味什么呢？**这个意志在地球上有过空前的发展。

答：……它背后藏着三种权力：1. 群畜反对强者和独立者的本能；2. 受难者和败类反对成功者的本能；3. 平庸者反对杰出者的本能。——这个运动无比优越，因为其中夹杂着无数残暴、欺诈、偏颇、推波助澜（因为，道德同生命基本本能斗争的历史本身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非道德……）。

## <296>

**心理学方面犯的重大罪行：**

1. 一切痛苦，一切不幸都被不正当的行为（过失）搞得面目全非（因为人们剥夺了痛苦的无辜）；

2. 一切强大的快感（纵情、快感、凯旋、自豪、鲁莽、认识、自信和自在的幸福）被认为有罪，是诱惑、是可疑；

3. 软弱感,最内在的怯懦,把缺乏自信硬是冠以圣名,并且教诲人们,这是最值得希望的;

4. 人身上的一切伟大品质都冠以非我化、为他人的自我牺牲等名目;连非个性化也成了智者和艺术家们最高认识和能力的原因;

5. 爱情被歪曲为献身(和利他主义),而爱情却是兼顾(双方),或者是由于个性充盈而生的一种出让。只有完人才能施爱;失掉个性的人、“客观的人”是最糟糕的恋慕者(——人们可以去打听一下雌性!)这也同样适用于上帝之爱,或对“祖国”之爱。因为,人们必须有充分的自信。(利己主义是自我化,利他主义是仁化)。

6. 生命是惩罚,幸福是诱惑;激情是着魔,自信是渎神。

这一整套心理学是一种联系心理学,一种出自恐惧心理的封闭化;一大群(败类和平庸者)乌合之众想有朝一日用以抵御强者(——并在发展中消灭强者……),另一方面,一切人都把使自身发达的欲望神圣化,并深知保持其荣耀的方法。试比较犹太教的传教士。

#### <324>

当前,美德无人信奉了,它的吸引力消失了;一定会有人来充任不凡的冒险家和放浪生涯者,把美德重新投放市场。美德要求对它的信徒具备过份的夸张和偏颇,好象今天它当真没有克己的良心似的。当然,对于无良心者和全然不假思索者来说,这也许正是他们的新魔力。——美德现在成了迄今为止它从来不是的东西,成了罪恶。

人是非动物和超动物；较高等的人是非人和超人，这样就联系起来。随着人每次向伟大和崇高的跃升，他也就进入了深邃和恐怖。因为，人们要是没有彼，也就想不到此——或者，不如说：人们愈是一味要求此，也就愈是达到彼。

未来的强者。——苦难和偶然到处创造了强者的条件，现在我们能够理解这一点了，并且有意识地想要理解这一点了，因为，我们能够创造这种跃升的条件了。

直到现在，“教育”才着眼于社会利益。不是为了未来的利益，而是为现存社会的利益。人们不想为教育准备“工具”。假如力的积蓄比较多，那么就要想到力的排出，其目的也许不适合社会的利益，而适合未来的利益。

本该提出这样的任务，这就是人们要更多地了解现今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原因，以便什么时候能够不再为形式本身而生存，即把形式权当强大种族握有的手段。

人日益渺小化，这恰好是促使人们想到驯育强大种族的推动力。因为，强大种族的充盈也许就在于变得渺小的种类渐趋衰败（意志、责任感、自信，自我设定目的的能力）。

手段，就是历史教导的手段。因坚持与一般利益相反的保存利益而陷于孤立；在相反的估价中反复练习；激情就是不即不离；今天，自由良心成了最为人所不齿的、最禁忌的东西。

欧洲人的协调乃是不可阻挡的伟大过程。因为，人们本应加

速这一进程。这样就会产生裂隙、距离、等级制。没有必要减缓这一过程。

这个协调了的种类一旦形成，就需要辩护。因为，它是为高等的自主的种类效力的，这种类高踞于它之上，并且只有这样才能领受其任务。这里指的主人种族不仅任务只在于发号施令，而是具有自己的生存范围，充盈着对美、勇、文化、风格乃至最精神性事物的力。一种有权享用奢侈的肯定种族——它强大无比，再不需要美德命令式的残暴；它无比富有，再不需要节俭和咬文嚼字。它身在善与恶的彼岸；在一所为特殊和精选出来的植物准备的暖房里。

#### <656a>

权力意志只有凭反抗来表现。就是说它要搜寻使它反感的東西。——假如说细胞原生质要伸展伪足，四处搜寻，那么这乃是它的固有倾向。占有和同化首先就是征服的意愿，是一种塑造，是建造和改造，直至最终使被征服者彻底过渡到进攻者的势力范围，并使之增殖。——假如这种同化不成功，则该产物也许会因之分解；一分为二，表现为权力意志的后果。因为，为了不让占有物流失，权力意志会分解为两个意志（也许全部放弃，彼此再无任何联系）。

#### <738>

禁令的作用。——任何发布禁令的权力都知道在遭禁者那里会激起恐惧心理，它制造了“亏心”（也就是说，渴望得到某种东西，但意识到，一旦满足就会招致危险，因而不能不采取诡秘的手段小心行事）。任何禁令都会在那些不情愿屈从于禁令而勉为其难的人那里导致性格的恶化。

以影响估价观为目的的量：伟大的罪犯和渺小的罪犯。以被愿望者为目的的量，即使在愿望者那里也决定着罪犯是否自重，或自感胆怯，或自感可怜。——

再一个问题就是，采用的手段的精神性等级，同样也可能影响我们的估价观。这个哲学上的革新者、探索者和强人对强盗、蛮人和冒险家所抱的态度是多么不同啊！——以“不自私者”的面目出现。

最后，高贵的仪态、举止、勇敢、自信——它们怎样改变着以此方式获得的估价哟！

论估价观：

目的的量（大、小）的影响。

手段方法的精神性影响。

行为表现的影响。

成和败的影响。

敌对力量及其估价的影响。

合法者和遭禁者的影响。

道德的先入之见使精神陷入等级制。这样，精神就失去了本能的特权，这种特权就是创造天性的、“上帝之子”（或魔鬼）的自由感。至于精神是否大讲现行的道德，或者，它是否用自己的理想批判现行的道德，那是无所谓的。于是，精神属于群畜——尽管它是后者最重要的必需品，是“牧人”。

美德用什么手段取得权力？——恰恰是用政党这个手段。诽谤、怀疑、在野的美德拆当政的敌对美德的台，使其面目全非；无穷无尽的迫害和诬陷。也就是：用不折不扣的“非道德”手段。

为了成为美德，渴求自身要干些什么呢？——改姓更名；对自己的意图要作原则上的谴责；练习自我误解；同现存的和公认的美德结盟；对美德的敌人要表示明显的敌意。如有可能，要设法弄到庇护权力的避难所；设法陶醉、感奋；理想主义的伪善；要赢得一个这样的党派，要么与之共荣，要么同归于尽……，要变为无意识，变得天真幼稚……

斥卢梭。——很遗憾，人恶得还嫌不够；卢梭的敌人说，“人即猛兽”，很遗憾，他们没有说对。该诅咒的不是人的堕落，而是人的柔化和道德化。卢梭猛力抨击的领域，恰恰是一类相对的强者和成功者（——他们没有破坏伟大的冲动，即权力意志、享受意志、发号施令的意志与能力）。人们应该比较一下18世纪的人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还要同17世纪的法国人相比较），才能领会这里讲的意思，因为卢梭是自我嘲弄的种类，狂热虚荣的种类——这两个特点表明，这个种类缺乏统治意志。因它鼓吹善行，并且复仇狂一般在统治阶层中寻找自身潦倒的原因。

<776>

### 论权力的“马基雅维利<sup>①</sup>主义”

权力意志的表现：

a) 它在被压迫者和各种奴隶那里表现为要“自由”的意志。因为，唯有摆脱才是目的（从道德和宗教上说就是：“只对自己良心负责”；“基督教的自由”等）；

b) 在强大的和即将掌权的种类那里，则表现为强权意志；假如开始毫无成效，就转换成要“正义”的意志，也就是要求同统治者享有同等的权利；

c) 在最强者、最富有者、最勇敢者那里，则表现为“对人类之爱”，对“人民”、《福音书》、真理、上帝之爱；表现为同情；“自我牺牲”等等；表现为制胜、义务感、责任感，表现为自信有一种人们能够赋予其方向的伟大势力：即英雄，预言家，凯撒，救世主，牧人；（——性爱也属此列。性爱意欲制胜、占有，并且表现为委身于人，说到底，性爱不过是对自己的“工具”之爱，对自己的“马儿”之爱罢了，——性爱坚信某物是属于自己的，即属于一个有能力使用某物的人）。

“自由”、“正义”和“爱情”!!!——

<721>

对权力的无能：这种无能是虚伪和明智的，因为它就是驯服（适应，尽职的自豪，道德性……）；是屈服、献身、爱（理想化，把发号

---

<sup>①</sup> 马基雅维利（1469—1577）——意大利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哲学家。马基雅维利主义即指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权术主义。——译者

施令者神化为对损失的补偿和间接的自我神化)；是宿命论、听天由命；是“客观性”；是自我虐待(斯多葛主义、禁欲主义、“非我化”、“圣化”)；是批判、悲观主义、愤慨、难堪；是“美丽的灵魂”、“美德”、“自我神化”、“旁观”、“世界的纯洁”等等。(——把对权力的无能的认识装扮成蔑视(权力)。到处都显示出确实要行施权力的需要，或者表现为给自身造成一时的权力外观的需要——这是陶醉。

人，为了幸福的利益而想攫取权力，那是因为权力会满足这种利益：各种政党。

别的想攫取权力的人，甚至首先要损失和牺牲幸福和快乐：这是有野心的人。

别的想攫取权力的人，仅仅是因为权力恰好落在了他们不想依附的人手中。

#### <521>

论“逻辑的表面性”。——“个体”和“类”的概念统统是错误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类”只表示同时出现的一群相似的人，其发展和演变为时很长，且进展缓慢，以致很难发现细微的进展和生长(——这是一个发展阶段，这时自我发展还没有进入人们视野，以致似乎出现了平衡，并且可能形成下述错误观念：认为，在这里已经达到了目的——而且发展也有了目的……)。

形式被认为是连续的，因而也是更为宝贵的；不过，形式也只是我们构想出来的；假如经常遇到“同一个”形式，那么这并不意味着形式相同，——而是表现为一种新东西——而且只有我们，那个我们用来比较的我们，才把同旧物相似的新东西一同算作“形式”的统一性。好像本该达到某个种类，就象它浮现在成形过程之前，又好象包含在成形过程之内。



形式、类、法则、观念——到处都在重复同一个错误，都把错误的现实转嫁到虚构的头上。就好像一切现象都含有驯服精神一样。——这里，在行为者和行为目的之间，出现了脱节（但是，行为者和行为目的却仅仅由于服从我们的形而上学逻辑学的教义而承认，自身并非“事实”）。

人们不应当把形成概念、类、形式、目的、法则（一个同等状况的世界）等的必需，理解为似乎这样我们就真能固定真实的世界；而应当认为是这样一种必需，即为我们准备一个使我们的生存成为可能的世界。——我们要就此创造一个对我们说来是可以测度的、简化的、可理解等等的世界。

同一个必需，也在于理智支配的感官能动性——通过简单化、粗糙化、强化和浓缩等过程来达到，这乃是一切“再认识”、一切自我认识能力的基础。我们的需要极其精辟地概括了我们的感官，以致“同样的现象世界”始终一再复现，并且因此而获得现实的外观。

我们主观信仰逻辑学的必需仅仅表明，我们早在逻辑学本身到达意识之前所做的事情，无非是把逻辑学的要求植入现象。因为，现在我们在现象中发现了逻辑学——，另外，我们不能错误地认为，这种必需会担保某物是“真理”。在我们长期推行了同一化、粗糙简单化之后，我们就成了创造了“物”、“同一物”、主体、谓语、行为、客体、实体、形式的人了。在我们看来，世界表现出了逻辑性，因为我们事前使世界逻辑化了。

<726>

我试图理解社会判断和估价的绝对合理性（当然是在摆脱了导致道德结果的意志的情况下）。

——为了尊崇保存和提高权力的根本欲望，就要了解心理学的欺诈和混乱的程度(为给欲望创造问心无愧的局面)。

——了解愚蠢的程度，以便使共同的调解和估价始终成为可能(为此则需要教育、对教育要素的监督、培养)。

——了解审讯、怀疑和不耐烦的程度，为了把特殊者当成罪犯来处理 and 镇压——为了使这些特殊者以亏心，就要造成他们自感特殊性就是病患。

### <727>

道德的本质乃是防卫，是防御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乃是人发育完成的标志(披上了甲冑；斯多葛式的)。拥有武器，这是人发育完成的主要标志，因为他具有进攻的能力了。战争工具转化为和平的工具(由鳞片、甲叶和毛发构成的工具)。

### <73>

过劳、好奇和同情——我们现代的恶习。

### <187>

用在对象身上的力气少得可怜！精神乃是恢复生机的东西。从奢谈诸如“拯救”、爱、极乐、信仰、真理、“永恒生命”等等的激烈言论中，冒出了多么病态和冥顽的空气啊！相反，人们有一天也许会拿起一本原是不信教的书，比如彼特罗尼乌斯<sup>①</sup>。按照基督教伪

<sup>①</sup> 彼特罗尼乌斯(? —66)——古罗马作家，为暴君尼禄的宠臣，公元66年被迫自尽。——译者

君子的价值标准，那本书里讲的都是罪过，甚至罪该万死。尽管如此，在更加纯净的空气中，在步履加速的超凡精神性中，在变得自由而富裕的、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力中，人们会有何等心满意足的感受啊！一部《新约全书》连一个笑话都不曾有过。不过，凭这一条也就等于批臭了这本书！……

<308>

道德很“不道德”，正如世间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道德性本身就是某种形式的非道德。

这种见解带来了伟大的解放。对立远离了事物，一切现象的统一性得救了——

<896>

反对伟人的斗争，得到经济学论据的辩护。这些理由是危险的，是偶然性、特殊性、暴风骤雨、力大无比、足以威胁缓缓建造起来的物体。对爆炸性的东西不仅要无害地卸载，如果可能，也要防止其卸载。因为它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本本能。

<1025>

个别地、有步骤地、试探性地雇请一切可怕的东西。因为，使命想要承担文化；但是，在文化壮大到足以完成这一使命之前，它必须克制、缓解、隐蔽、甚至痛恨这一切。

凡是在某种文化开始为害的地方，文化都会借以表示出一种畏惧关系，也就是表现出软弱。

命题：一切善都是昔日可利用的恶。准则：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个别的人所能许给自己的激情愈可怕、愈大——因为它（他）有能力使激情变成手段——，其文化的水准就愈高——；一个人愈是平庸、软弱、谦卑、怯懦，则他干的事比恶还要坏。因为，他那里一定是个恶贯满盈的王国。最低等的人一定会到处见到恶的王国（也就是使他受到禁锢、与他为敌的王国）。

### <933>

总而言之：对激情的统治，并不是削弱和取消激情！——意志作主的力愈大，激情就会有更多的自由。

“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渴求自由活动的空间，是由于具有更大的权力，它知道要雇请这些怪兽。

“善良的人”同时位于每个不危险的和有用的事物之阶。因为，他是中间状态；共同意识说明不必害怕谁，同时，尽管如此，也不应看轻谁。

教育：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为了规范的利益而摧毁特殊人的手段。教育：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为平庸者着想而有害于特殊人的。

只有当一种文化能够支配充盈的力的时候，它才可能变成特殊人、试验、危险、层次这些奢侈文化的温床——任何贵族政体的文化都属于这种趋向。

### <62>

对现代人的批判：“善良的人”都坏在不好的设施（暴君和传教士）的手里；——理性成了权威；——历史是对谬论的克服；——未来就是进步；——基督教国家（“军阵的上帝”）；——基督教的性冲

动(或婚姻);——“正义”王国(“人类”文化);——“自由”。

现代人的浪漫派姿态:——高贵的人(拜伦、维克多·雨果、乔治·桑<sup>①</sup>);——高贵的愤怒;——为激情所尊奉(是真实的“自然”);——袒护被压迫者和败类,因为这是史学家和小说家的座右铭;——义务的斯多葛主义者;——是艺术和认识的“忘我性”;——是以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多愁善感的利己主义——为形式的、骗人的利他主义。

这一切构成了18世纪。下述东西没有从中留传下来:无忧无虑、开朗、考究和精神的洒脱。精神改变了速度;避开对精神的细腻和明快的享受,代之以欣赏色彩、和谐、群众、现实等等。这是精神现象的感觉论。简言之,这就是卢梭的18世纪。

### 〈937〉

奥古斯丁·蒂埃里<sup>②</sup>于1814年读过戴蒙洛西埃<sup>③</sup>在其著作《论法兰西君主制》中说过的话;他以一声愤怒的呐喊作了回答,并且随之开始自己的写作。那种流亡者说:“获得自由的阶层,我们亲手释放的奴隶阶层,成了有纳税义务的人,新的人,对特权的铲除解放了你们,你们得以成为自由的人,而这种铲除却剥夺了我们跻身显贵的权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是权利,对你们来说是恩典;我们同你们毫无共同之处;我们是由我们自身构成的一个整体。”<sup>④</sup>

---

① 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女小说家,原名奥罗尔·杜班,作品有《康素爱萝》等。——译者

② 奥古斯丁·蒂埃里(1795—1856)——法国史学家。——译者

③ 戴蒙洛西埃(1755—1838)——法国政论家,政治家,原名弗朗西斯·戴雷诺。——译者

④ 原文为法文。——译者

<10>

A. 作为强力的悲观主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悲观主义的逻辑能量，它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是解析学。

B. 没落的悲观主义——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它的柔弱化，表现在它宇宙政治论的触感，在于它的“包容万物”和历史主义。

——临界的紧张局面：因为极端分子崭露头角，并趋于优势。

<87>

新教的没落。因为，它在理论上和历史上被认为是不彻底的。实际上，天主教仍占据优势；新教的情感销声匿迹，以致感觉不到最强有力的反新教运动的本身了（譬如，瓦格纳的《帕西法耳》）。法国整个高等精神性表现为本能的天主教；俾斯麦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新教。

<82>

悲观主义的主要特征：——马格尼家的晚餐；俄国的悲观主义（托尔斯泰<sup>①</sup>、陀思妥耶夫斯基<sup>②</sup>）；美学的悲观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描述”（浪漫主义的和反浪漫主义的悲观主义）；认识论的悲观主义（叔本华；现象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悲观主义；“同情之宗教”，

---

①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复活》等。——译者

②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著有《穷人》、《罪与罚》、《白痴》等。——译者

佛教的前期运动；文化的悲观主义（异国情调，宇宙政治论）；道德论悲观主义；即我本人。

<25>

论虚无主义的起源。——人们获得了直面已知物的勇气为时已晚。我以前一直是个虚无主义者，前不久我才承认这一点，我作为虚无主义者借以前行的能量是激进主义，但能量在这一基本事实上欺骗了我。假如人们迎着—个目的走去，那么似乎就不能说“自在的无目的性”就是我们的基本信条。

<347>

道德乃是骗术。——“自然就是善，因为一个智慧和善良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那么，谁应对‘人的堕落’负责呢？他们的暴君和拐骗者，统治阶层——人们应该消灭他们”——；卢梭的逻辑学（参看巴斯噶的逻辑学，此人对原罪下了结论）。

试比较与此有亲缘关系的路德逻辑学。两者都在寻找导致道德宗教义务即贪婪的复仇需要的那种借口。仇恨统治阶层就等于树立自己……（“以色列是有罪的”：这构成了传教士地位的基础）。

试比较与此有亲缘关系的保罗的逻辑学。上帝，这一直就是出现反动现象的借口，权利啊，人性啊！等等。在基督那里，民众的欢呼构成了他受戮的原因；（基督）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反传道的运动。连在反犹主义者那里，基督也始终是艺术品。因为它用道德的否定判决来侵袭对手，并给自己保留惩罚的权利。

伏尔泰——卢梭。——自然界的状况是可怕的，人是猛兽；我们的文明战胜了猛兽的自然界，旷古未有。——这是伏尔泰的结论。他对文明状态感到轻松、惬意、快慰；他蔑视偏见，即使是以美德为形式的；也看不起禁欲主义者和僧侣，因为他们缺乏敏感。

道德否定了人，这似乎使卢梭出了神。人们可以用言语“不公正地”、“残酷地”、最大限度地挑逗被压迫者平时受禁令和失宠魔力制约的本能，以致被压迫者的良心劝戒他们不要渴望犯上作乱。这些解放者首先寻求一点：给予他们的一伙以高等天性的伟大派头和地位。

人们要把发展自身欲望的勇气归还于人——

人们要打消妄自尊大（不是当成个体的人的欲望，而是作为自然的人的欲望……）——

既然人们认识到对立是我们放进去的，人们就会从中抽出对立——

人们要从存在中全部剔除社会特质（过失、惩罚、正义、正直、自由、爱等等）——

向“自然性”的进步；在一切政治问题上，包括政党关系，连重商主义，或工人，或企业家的政治关系也在其内，统统涉及权力问题——首先是人们能干些什么；然后才是，人们应该干些什么。



<736>

我们在我们这个文明世界上几乎只能见到萎靡不振的罪犯，他们受到社会的谴责、蔑视和凌辱，从而丧失了自信，常常看不起自己和自己的业绩，这是罪犯的不幸类型；认为以前的所有伟人都是罪犯，我没这个意思（仅仅是指格调伟大的，而不是可怜的），犯罪属于伟大这个范畴（——因为这句话系出自全身检测器检验的结果，出自一切钻入伟大灵魂内心深处的人的意识——）。出身、良心、义务等等都是“紧箍咒”——任何伟人都清楚自己面临的这种危险。但是，他也情愿有危险，因为他情愿要有伟大的目的，并且因而也要有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

<117>

19世纪相对18世纪的进步（——从根本上说，我们是要叫善良的欧洲人发动一场针对18世纪的战争——）：

1. “返回自然”，反过来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也总比卢梭的意见果决得多；——离开田园情调和歌剧欣赏吧！

2. 一贯坚定的反理想主义，更客观、更无畏、更勤奋、更得体，更怀疑突然事变、更反革命；

3. 一贯坚定强调肉体的健康、灵魂的健康问题，因为，由于肉体的原因，后者被认为是一种心理状态，起码肉体的健康乃是灵魂健康的先决条件。

<612>

伟大激情的权利——凡有认识能力的人要再次获得激情！因为连非自我化和“客观”崇拜也在这个范畴创立了虚伪的等级制。叔本华教导说：只有摆脱激情，意志才能达到“真实”即认识，这是非常错误的。摆脱意志的智慧所能看见的东西无非是事物的真实的特质。

艺术上也犯有同样的错误，因为，一切现象若在无意志的状况下来观察似乎都是美的。

<883>

对“审美的净化”只能是强化种类的后果。我们今日的社会只代表教育；而缺乏有教养者。缺乏伟大的、综合性的人。因为，这样的人直接控制各种力为一个目的服务。而我们的人乃是臃肿的人，这也许是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混乱。但不是创世前的洪荒时代，而是在这以后——歌德是这类人的完美体现（——根本不是什么巨匠！）。

<836>

描述性音乐；让现实去发挥作用……所有这类艺术都更为容易，更易模仿；不聪明的人可采用这样的方法。向本能发出呼器；暗示的艺术。

<847>

在古典和浪漫主义这一对立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积极的和消极的对立？——

<37>

悲观主义发展为虚无主义。——价值的非自然化。价值的经院哲学。价值是零散的、理想主义的，而不是统治和领导这一类的业绩，而是起而谴责。

把对立物放在自然的刻度和等级的位置上，这是对等级制的仇恨。对立是依据庸众的世纪设立的，因为这样更易于为人接受。

被抛弃了的世界，面对着一个人为的“真实宝贵的世纪”。——最后，人们发现自己用什么材料建立了“真实的世界”。这样，人们只剩下那个被抛弃了的世界，并且把那个真正的失望一同存入令人讨厌的世界户头。

虚无主义就是这样产生的：人们只剩下了具有裁判权的价值——别的一无所有！

这里出现了强和弱的问题：

1. 弱者在这个价值面前粉身碎骨；
2. 强者摧毁没有破碎的东西；
3. 最强者战胜具有裁判权的价值。

这一些共同创造了悲剧时代。

<26>

有作为的悲观主义：这是在可怕的角逐甚至是胜利以后的问题，“目的”，也就是说，有种比问我们感觉好不好要重要百倍——即一切强大天性的基本本能，——因而也就是问，他人的感觉如何。简言之，我们有一个目的，为了它不怕带来人的牺牲，不怕担任何风险，不怕承担任何厄运：——伟大的激情。

<35>

“痛苦优于快乐”，或者相反（如快乐主义）。这两种学说都是虚无主义的指南……

因为这里，在两种情形下设定的最终意义不外是快乐的现象，或痛苦的现象。

但有一类人说，他们不敢设定意志、意图、意义，——因为对任何更健康的一种人来说，生命的价值根本不必按照这种次要事物的标准衡量自身。痛苦的优势也许是可能的，而尽管如此也是一种强大的意志，一种对生命的肯定，一种对这种优势的必需。

“活着没意思”；“听天由命”；“为什么有暴君？”——这是软弱和伤感的思维方式。一个滑稽的、乐天的怪物胜似多愁善感百无聊赖的人<sup>①</sup>。

<370>

“客体”只是一种虚构，因为，人们说的那种自我是没有的，假

<sup>①</sup> 原文为法文。——译者

如人们要指责个人主义的话。

〈569〉

我们的心理学观是由下述各项决定的：

1. 传达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传达起见，事情必须确切、简单、可精确加以表述的（首先要在所谓同一的情况下）。但是，为了能够传达某事，这件事应使人感到是加过工的，被认为是“可以再认识的”。感官的材料是由理智来加工的，再简化为几根粗线条，近似化，亲缘化。也就是说：感性印象是不清晰的和混乱的，但似乎可以逻辑化；

2. “现象”世界是我们感到现实的、加过工的世界。“现实性”就在于同一的、众所周知的、有亲缘关系的事物连续重复出现，在于这些现象具有逻辑化的特性，在于相信我们可以作这种计算，能精打细算；

3. 这个现象世界的对立面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无形的、不可表述的混沌世界——也就是另一种现象世界，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认识的”世界；

4. 问，“自在”之物是什么样子，根本不问我们感官的感受性和理智的能动性，因此我们应该这样来回答上述提问：我们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事物呢？“物性”乃是我们首先创造的。问题是，是否还能有创造这样一种表面世界的许多种类——这种创造、逻辑化、加工、作伪是否就是百分之百保险的现实性本身。简言之，是否只有“设定事物”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否也仅仅是这种愿望主体的结果……别的“人”向我们打手势了；我们经过加工的表面世界乃是对这个世界的行动的加工和征服，一种守势的测量规则。主体本身是可以证明的，因为，假设，仅仅

有主体存在——“客体”只不过是主体对主体造成的影响而已……  
主体的一种标准。

### <801>

种种状态，使我们把事物神圣化和变得丰盈了，并且使事物诗化，直至这些事物重又反映出我们自身的丰盈和生命欲望，它们是：性欲；醉意；食欲；春意；凯旋；轻蔑；壮举；残暴；宗教情感的奋激。但其中三种要素是主要的：即性欲，醉意和残暴——这三者都属于人的最古老的喜庆之乐，它们在最初的“艺术家”身上似乎占压倒优势。

反过来说：假如表现这种神圣化和丰盈的事物朝我们走来，那么兽性的生命就会以激励上述欢乐状态都各有一技之长的那些范畴作为回答——因为，兽性快感和渴求的细腻神韵相混合，就是美学的状态。后者只出现在有能力使肉体的全部生命力具有丰盈的出让性和漫溢性的那些天性身上；生命力始终是第一推动力。讲求实际的人，疲劳的人，衰竭的人，形容枯槁之人（譬如学者）绝不可能从艺术中得到什么感受，因为他没有艺术的原始力，没有对财富的迫切要求。凡无力给予的人，也就无所得。

“完美性”——在上述状态下（尤其是产生性欲时）往往天真地泄露出一种最深沉的本能，即认为本能的种类的上升乃是更高等的、更合意的、更有价值的运动；本能同样也力求达到某种状态。

### <802>

艺术叫我们想起了兽性的生命力的状态；艺术一下子成了形象和意愿世界中旺盛的肉体，性的涌流和漫溢；另一方面，通过拔

高了的生命形象和意愿，也刺激了兽性的功能——增强了生命感，成了兴奋感的兴奋剂。

丑陋的东西为什么也能具有这种强力呢？一旦它假借艺术家的伟大能量表现某种现象，则这位艺术家就以丑陋和恐怖成为主宰；或者，一旦它在我们身上轻轻激起残暴欲（有时甚至是使我们难堪的欲望，成了自我侵犯；而这样一来就有了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感）。

### <920>

“我要干这件事，或那件事”；“我想，某物可能是这样的”；“我知道，某物是这样的”——力的程度：即意志的人，贪求的人，信仰的人。

### <963>

伟人必然是怀疑论者（这意思不是说他一定会如此），前提是：这样做会成就伟业，即愿意完成一种伟业和想找到为此的手段。坚信任何一种信念的自由都属于伟大意志的强力。按照那种行施任何伟大激情的“开明专制主义”来说就是如此。这种激情使理智为自己所用；它也具有采取不神圣手段的勇气；它处事不假思索；它允许自己有信念，它需要信念本身，但它并不屈服于信念。肯定和否定需要信仰、绝对之物，这乃是软弱的证明；一切软弱都是意志薄弱。信仰之人、信徒必然是小人。结果，“精神自由”即作为本能的非信仰，成了伟大的先决条件。

心理学派生了我们的理性信仰。——“现实性”、“存在”，这些概念来自我们的“主体”情感。

“主体”，是从我们自身出发来解释的，因此，自我成了实体，成了一切行为的原因，成了行为者。

逻辑学形而上学的基本原理，对实体的信仰，对偶然的信仰，对表面的信仰等等都是有其说服力的。因为，认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我们意志的结果，这已经成了习惯。——所以，作为实体的自我在纷繁的变化中并不消逝。——但意志是没有的。——

我们根本就没有用来区分“自在的世界”和“现象的世界”的范畴。我们理性的所有范畴都来自感觉论，即是从经验的世界看出来的。“灵魂”，“自我”——这些概念的历史表明，这里也流行着最古老的鉴别法（“呼吸”，“生命”）……

假如没有什么物质性的东西，也就没有什么非物质性的东西。物质性概念是空的。

没有什么主体“原子”。主体的范围始终忽大忽小；体系中心点不断偏移；一旦体系没有能力组织适合的群体，它就一分为二。另一方面，体系也不是要消灭软弱些的主体，而是把它改造成为自己服务的活动分子，并且直至某种程度上同后者一起构成一个新的统一体。没有什么“实体”，宁可说有的是某种本来要求强化的东西；它只是间接地“保存”自身（它想自我炫耀——）。

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这不会使我们获得成功。因为，这是一



个主观的经验定理，这里面没有“必然性”，而只是无能。

照亚里士多德看来，假如矛盾这条定理是一切定理中最可靠的，假如它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构成一切引证的根源的定理，假如它包含一切其他公理的原则，那么，人们倒是应该更认真地考虑到，它在论证方面到底是以什么为前提的。下面两种情况必居其一：或者它坚持某种与现实物和存在物有关的事物，好象人们早就从别的什么地方得知的东西一样，即不能把相反的头衔加在它的头上；或者，这个定理想要表达的是：不应把相反的头衔加在它的头上。那时，逻辑学也许变成了命令，不是为了认识真实的东西，而是为了设定和整理那个对我们来说应该称之为真实的世界。

简言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逻辑学的公理适合现实吗？或者，它们是为了首先给我们创造现实、“现实性”这些概念的标准和手段吗？……不过，为了能肯定前一个问题，如前所述，人们也许已经认识了存在物；而情况根本不是这样。因此，这个定理不包含真理的标准，而是包含一个对于应该是真实的东西的命令。

假设，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自我同一的 A，就象每个逻辑学的（也就是数学的）定理把这个 A 当成前提一样，而这个 A 也许就是一种表面性，那么逻辑学就是以一個单纯的表面的世界为前提了。其实，我们是受无限的经验科学印象的影响才去信仰那个定理的，而经验学似乎一直在肯定这个定理。“物”——这就相当于 A 的本来基础；我们对物的信仰乃是信仰逻辑学的前提。逻辑学的 A 就如原子一样，乃是“物”的一种仿制……由于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们从逻辑学得出了衡量真实存在的标准，我们就已经走在这样的路上了：即把实体、谓语、客体、主体、行动等一切基础都设定为现实性了：这就叫设计了一个形而上学的世界，这就叫一个“真实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就又成了表面的世界……）。

原来的思维活动，即肯定和否定，也就是认为真实的和不认为

是真实的，由于这些活动不仅把习惯，而且也把权利当作前提，所以必须认为它们都是真实的，或者，都是不真实的。它们受一种信仰的统治，即认为对我们来说认识是有的，认为判断真会达到真理。——简言之，逻辑学不怀疑，以本来的真实会说明某种东西（也就是说，相反的谓语不可能适合这种东西）。

在这里盛行着这样一种感觉论的、粗俗的偏见，即认为感觉会教导我们关于物的真理——认为我不能在同一时间讲述同一事物，这是硬的和这是软的，不可能同时说出。（“我不可能同时具有两种对立的感覺”这个本能——是粗俗的、错误的。）

概念上的矛盾定理来自以下的信仰，即认为我们能够构成概念，认为某个概念不仅会描述某事物的本质，而且会理解这个本质……事实上，逻辑学（就象几何和算术一样）只适用于我们创造的、虚构的本质性。逻辑学试图按照一个由我们设定的存在模式去认识现实的世界，更确切地说：它使我们学会了图画和算术……

<915>

我也想把禁欲主义还俗，用强化的意图来取代否定的意图；意志的体操；各式的节俭和斋戒，连最精神性的东西也是如此；这是同我们从自己的力中得出的见解有关的行动迟疑法；是带有冒险和随意的危险尝试（马格尼家的晚餐：纯是吃倒了胃口的精神馋猫。）——人们也应当构想出检验信守诺言能力的方法。

<1028>

恐怖也属于伟大的特性。实话实说。

<533>

逻辑的精确性、透彻性是真理的标准（“一切真实的东西，人们都可以清楚、准确地理解”——笛卡儿）。这样，机械论的世界假说就成了受欢迎的和可信的了。

但是，这是一种拙劣的混淆：就象真理的简单图像一样。人们怎么会知道事物的真实性质在于同我们理智的这种对比呢？——就不会是别的样子吗？不会是最大限度地赋予理智以权力感的假说得到了理智最大限度的偏爱、重视、因而被奉为真实吗？理智把自己最自由的和最强有力的能力设定为最有价值之物，因而就是真实之物的标准……

“真实”——从情感方面来说——它是最能激发情感的“东西”（“自我”）；——从思维角度来说——它是赋予思维以最大的力感的东西；——从触觉、视觉、听觉来说——在这方面会引起最强烈的反抗。

这样，最大限度的成就为客体唤起了对那个叫作现实性的“真理”的信仰。力感、奋斗感、反抗感等竭力劝告人们相信这里确有反抗物存在。

<552>

论克服决定论和神学。——认为某事乃是有条不紊依次出现和可预计地出现的，但从这种认识中得不出事物必然出现的结论。认为一定数量的力在每个确定的场合都以一种唯一的方式和方法决定自身和表现自身，这种情况并不会把事物变成“非自由意志”。“机械论的必然性”不是事实，因为只有我们才把事物解释成现象。

我们将现象的可表述性解释为支配现象的必然性后果。但是，我从事一定的事，从这里绝不会产生我不得不做此事的认识。受迫，这在事物中是根本无法指证的，因为，常规只会证明，同一现象不是另一现象。只是由于我们硬把主体、行为者塞进事物，才产生了这样的表象，即认为一切现象都是一个作用于主体的受迫的结果——起作用的是谁呢？还是某个“行为者”。因和果——这是个危险的概念，只要人们还想到起作用的某物，想到受影响的某物。

a) 必然性不是事实，而是一种解释。

b) 假如人们认识到，“主体”根本不是起作用的东西，而是虚构，那么各种东西就会接踵而来。

我们不过是按照主体的样子构想出物性，并且强行解释成耸人听闻的大杂烩。假如我们不再相信起作用的主体，那么就会导致对起作用的物、相互作用即我们通常称之为物的现象间因果的信仰。

这样一来，当然也就会产生起作用的原子世界，因为对这个世界的设想是在人们需要主体的前提下做出的。

最后，也就产生了“自在之物”，因为，说到底这乃是一个关于“自在主体”的设想。但我们知道，主体是虚构的。“自在之物”同“现象”的对立是靠不住的；但这样一来，“现象”这个概念也就不起作用了。

c) 假如我们放弃起作用的主体，那么也就（放弃了）被影响的客体。持续同自身保持一致，即存在，这些东西既同称之为主体的东西无关，也就同称之为客体的东西无关。因为，它们是现象综合体，就别的综合体来说，它们表面上是连续性的——就是说，比如，由于现象节奏快慢的差别（静——动，张——弛。因为，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对立，事实上只是表示程度的差异，按某种光学标准看来，这些差异的表现好象是对立的，但没有这样的对立。因为，我们的

对立概念都来自逻辑学的对立——而由逻辑学出发就错误地将这个概念转移到物上去了)。

d) 假如我们放弃“主体”和“客体”的概念，那么也就等于放弃了“客体”的概念——因而也就等于放弃了这个概念的各种修正案，比如“物质”、“精神”和其他的假说式的本质，“物质的永恒性和不变性”等等。就等于我们抛弃了物质性。

用道德表示的世界是虚假的。只要道德本身是这个世界的部分，那么道德就是虚假的。

要真理的意志就是固化、真实化、持久化，是消除虚假性，是把这种特性变为存在物。因此，“真理”也许不是现成的、可以找到的和可以发现的东西——而是应予创造之物，是用来为某个过程命名的，尤其是为一种本身无穷尽的征服意志命名的东西；因为确定真理乃是一种无限过程，一种主动的规定——不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东西的意识化。这是一句赞成“权力意志”的用语。

生命以对特质之物和规则的轮回之物的信仰这一前提为基础；生命愈强大，则这个可猜测的、似乎成为存在的世界就一定更为广袤。逻辑化，理性化，系统化等等都是生命的辅助手段。

人将其追求真理的欲望即某种非常态的目的反射为存在的世界、形而上学世界、“自在之物”、已存在的世界。人作为创造者的需要已经虚构了自己加了工的世界，预言了这个世界；这个预言（对真理的“信仰”）就是人的支柱。

一切现象，一切运动，一切发展生成都是在确定程度和力的比例关系，是斗争……

一旦我们给自己虚构了某个对我们是如此如此（上帝，自然）等等负责的某人，也就是说，把我们的生存、我们的幸福和贫困作

为意图托靠于他(它),我们也就丧失了纯洁的生成。那时,我们就有了想通过我们、并且同我们一起达到某种目的一个人了。

“个人的幸福”和“类的幸福”一样,都是虚构的。因为,前者不为后者牺牲,从远处看,类如同个体一样也是流动之物。“类的保存”只是类增殖的结果,即在通向更强大的类的途中对类的克服的结果。

论题。——表面的“目的性”(“无限超越一切人的艺术的目的性”)仅仅是活跃于一切现象中的权力意志的结果——。变为强者的过程会带来与目的性方案相似的秩序——。不在于表面的目的,但是,一旦凌驾较小势力之上的超级权力到手,即后者发挥较大权力的功能、形成等级制,则组织制度一定会形成一种手段和目的秩序的外观。

驳表面的“必然性”:

——这仅仅表示一个力不同时也是别的什么。

驳表面的“目的性”:

——后者仅仅表示势力范围及与之相默契的秩序。

## <517>

为了能够思维和决断必然要假设存在物。因为逻辑学只是用于始终同等事物的公式。因此,这种假设似乎对现实性还不具备证明的力量,因为,“存在物”属于我们的视觉观。“自我”是存在的(——不受变化和发展的影响)。

虚构的主体、实体、“理性”诸世界是必然的——。因为我们具有一种起整编、简化、伪造、人为分割作用的力。“真理”乃是成为形形色色耸人听闻现象的主宰意志,——按照一定的范畴编排现象,这里,我们的出发点是对事物“自在”的信仰(我们认为现象是现实

的)。

生成的世界的特征,无法阐述,因为它是“虚假的”,“自相矛盾的”。认识<sub>1</sub>和生成相互排斥。因此,“认识应该是某种别的东西。因为,为了形成认识必须先有意志,生成本身必定产生对存在物的错觉。”

## <206>

《新约全书》,尤其是《福音书》中,我听到的故事一点也不“神圣”,宁可说是间接形式的极端谗谤和毁灭性的怒气——最不恰当的仇恨形式之一。对高等天性毫无认识。肆无忌惮地滥用各种傻气;《成语大全》被用遍、用滥了;上帝的出现是为着向那些税吏讲话,有这个必要吗?——

伪君子们利用荒谬的和不切实际的道德表面性骗人,因此人们起而反对他们乃是极其正常的。而这个民族却对这种暴力行动一直很感兴趣。这样一张嘴也配说反对“虚伪”吗!处置对手用这样的办法,太一般了——它是最令人疑惑的种类怀疑高贵性的理由,或者不是……

## <284>

受欢迎的状态和热望:——和睦、公平、适度、谦躬、敬畏、体恤、勇敢、贞洁、诚恳、忠实、虔诚、正直、可靠、献身、同情、热心、认真、简朴、温良、正义、慷慨、宽容、服从、无私、无嫉妒心、友爱、勤劳——

应加以区别:这些特性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被认为是实现特定意志和目的的手段(经常是“恶的”目的);或者被当作居统治地

位的欲望(譬如,精神性)的自然后果。或者,作为一种紧急状态的表现,我要说,是生存条件(譬如,市民、奴隶;女人等等)。

总而言之:——这些特性之所以被认为是“善”,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的原因,而是以“社会”、“群畜”为标准被认为是达到社会、群畜之目的的手段,是维护促进社会群畜的必需,同时,就个别来说也是原来的群畜本能特有的结果。因而是为一种同这种美德状态根本不同的本能服务的。因为群畜是有排外敌意的、自私的、无情的、充满统治欲的、疑心的,等等。

在“牧人”中出现了对抗:牧人必须具有同群畜相反的特性。

群畜是等级制的死敌:因为,群畜的本能有利于那位一视同仁者(基督)。群畜对强者怀有敌意,是不公正的、肆无忌惮的、不谦和的、厚颜无耻的、无体恤之心的、怯懦的、虚伪的、假的、无情的、躲躲闪闪的、嫉妒的、报复的。

## <299>

道德论的自然主义:把似乎解放了的、超自然的道德价值还原为“自然”的价值,即还原为自然的非道德性,还原为自然的“功利性”等等。

我可以把该观点的倾向性称之为道德论的自然主义,因为,我的使命是把似乎解放了的和变成非自然的道德价值重新变成“自然”价值——即还原为价值的自然的“非道德性”。

——备注。试与犹太教的“神圣”及其自然基础相比较。它同奉为至上的伦理法则一模一样,都脱离了自然(——直至同自然相对立——)。

道德的非自然化步骤(即所谓“理想化”);

是通向个人幸福之路,



是认识的后果，  
是绝对的命令，  
是通向尊崇之路，  
是对生命意志的否定。

(道德逐步敌视生命)。

<300>

受道德压制和排斥的邪说。——是下面这些概念：异教的、主人道德、美德等。

<379>

伟大的虚无主义滥用道德价值的作伪行动：

a) 爱，成了非个性化；同情也是如此。

b) 唯有非个性化的理智(“哲学家”)才认识真理，它是事物的真正存在和本质。

c) 天才，伟人是伟大的，因为他们不去寻求自身，而是寻求自己的事业，因为人的价值增长同他们对自身的否定成正比。

d) 艺术，乃是“纯粹的、脱离了意志主体的”事业：对“客观性”的误解。

e) 幸福，乃是生命的目的，美德是目的的手段。

悲观主义谴责生命，也就是对道德的谴责。是把群畜标准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标准。

“个人是无意义的”，因此“自在”给予个人一个起源(而个人的生命则意味着“过失”)；双亲只是“机遇的原因”。——科学不理解个人，这便是报复。因为，迄今为止整个生命在于一条线，生命的结

果是没有的。

<307>

知道一切荣耀产生原因的人，也一定怀疑美德的声誉。

<775>

赞颂和感激权力意志。——在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得胜、新婚、和平等情况下的赞颂和感激——节日需要一个成为感情发泄对象的主体。人们的愿望是想把一切好事同(干好事的)人联系起来。因为人们要求行为者。看见一件艺术品的情形也是如此：人们并不对艺术品感到快慰。因为，人们要赞誉作者。——那么赞誉又是什么呢？是一种受到的善待、物归原主和一种与显示我们的权力有关的平衡——因为赞誉者能够肯定、论断、估量、判定，他自认为具有能够肯定的权利，分发荣誉的权利。提高了的幸福和生命感，同时也是提高了的权力感，因为，人们赞誉的出发点在于此(——由此出发，他会发现和寻找行为者，——“主体”——)。感激乃是善良的复仇。凡是平等和骄傲应同时并存的地方，凡是报复行为演练得最好的地方，对感激的要求和演练也最为严格。

<64>

第二个佛教。——其征兆是同情日益扩展。精神过劳。这归结为对快乐和痛苦的提问。战争的神圣光环会招来回击。同样，氏族界限也会招来反运动，唤起发自内心的所谓“兄弟情谊”。用教条和寓言来延续宗教是行不通的。

虚无主义的灾难一定会随着这种佛教文化而告终。

<1008>

任何学说都是多余的，假如对它来说在积蓄力量和炸药方面不是一切都准备停当的话。只有在为陈旧的价值所苦而又不自知的那些新需求、新的必需物跃跃欲试时，才会出现估价的改变。

<96>

启蒙运动时期——接着是伤感时期。叔本华属于“伤感”（黑格尔属于“精神性”）。

<1024>

一个这样的时期：其间，陈旧的假面和欲望的道德铺陈引起了憎恶；赤裸裸的自然；其间，权力的数量被简单地认为是决定性的（是决定等级的）；其间，伟大的风格再现为激情的结果。

<724>

“功利的”，这完全取决于意图，取决于目的，而意图和“目的”又完全取决于权力的大小。因此，决定论是靠不住的，而是一种学说的结果。因此，大家不要被它捆住手脚。

论批判“自私”。——拉罗斯福哥不情愿幼稚，他相信勇敢说，自由说和矛盾说——当时，“真理”一词在心理学事物中曾引起惊讶——例证：“伟大的灵魂不是那些少有热情、多具美德的凡夫俗子，而仅仅是那些心怀宏旨的人们。”①——当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②（他称尚福特③是18世纪的更高贵和哲理性更强的拉罗斯福哥——）他被认为是熟悉一切源于“最平常的自私”的心理现象的观察家，他补充说：“一个高贵的精神将不会超越自身去争取承担持续观察卑鄙和低下的必然性的工作的，这也许是要表明，性格的高尚意义和高贵有能力顺利地压制有害的影响。”

重估价值——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必须是一场自发的运动——新的、未来的、更强大的——全都在场。只有一点，它们还没有正名，还没有正确估价，而且它们自身还没有达到自觉。

是对已到手之物的一种勇敢的意识化和肯定——是摆脱陈旧估价的老套，因为老框子拼命贬低既得的一切。

悲观主义乃是虚无主义的前期形式。

① 原文为法文。——译者

②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英国哲学家，政治家。——译者

③ 尚福特(1741—1794)——法国作家，社会评论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先驱者，原名：尼古拉·塞巴斯蒂安·罗克。——译者

<468>

伟大的方法论者：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奥古斯特·孔德。

<580>

各种认识论(唯物主义,感觉论,理想主义)的基本地位,为什么是估价的结果:因为,最高快感(“价值感”)的来源也决定着现实性的问题!

——肯定知识的标准完全是无所谓的,或者,是次要的,因为人们可以去看看印度的发展情况。

佛教一概否定现实性(表面性=苦难)乃是完美的结果,因为它不可证明、无法企及、没有范畴,对“自在世界”是如此,对错误百出的繁琐程序的认识也是如此。这一整套概念的获取都是利用了这种程序。“绝对的现实性”,“自在的存在”是矛盾的。在一个生成的世界中,“现实性”始终不过是为达到实际目的简单化,或者是粗糙不堪的器官产生的错觉,或者是发展速度的差别性。

我们必须使存在与不存在相对立,“生成”的概念要加以否定(“某物”在生成),接下来的便是逻辑学对世界的否定和虚无主义化。

<581>

存在和生成。——“理性”,它在感觉论的基础上发展.在感官偏见即信仰感官的真理判断的基础上发展。

“存在”乃是“生命”(呼吸)概念的“概括”,即“人格化了”,能

“想，发挥作用”，“生成”。

对立面则是：“非人格化”，“不生成”，“不想”。这就是说：不要把不存在之物、非表面之物和死物同“存在物”对立起来（因为死的存在只能是也能生活的某物）。

“灵魂”，它把“自我”设定为原始事实；凡有生成的地方都要（植入灵魂）。

## <585>

巨大的自我意识：它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人类意识到自身。我们意识自身，我们忆起自身，让我们踏上羊肠小道和平坦大道吧！

### A

人寻求“真理”：（真理乃是）一个不自相矛盾的世界，不欺人的世界，不变化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即一个没有苦难的世界。因为，矛盾、迷惑、变幻乃是痛苦的原因！他不怀疑应该有一个存在的世界；他想寻找通向这个世界的途径。（印度的批判：连“自我”也是虚幻的、非现实的。）

这里，人是怎样得出现实性概念的呢？——为什么他正是从这里派生出变幻、迷惘、矛盾等等痛苦的呢？……——

对一切既往的、变幻不定的、运动的东西的蔑视和仇恨。——凝滞物的估价从何而来？显然，在这里，要真理的意志只是对凝滞世界的要求而已。

感官受迷惑，理性纠正错误，因此，人们得出结论，理性是通向凝滞之路；最感性的观念肯定离“真实的世界”最近。——大多数不幸来自感官，——感官是骗子、狐狸精、杀人犯。——

幸福只能寓于存在物中。因为，变幻和幸福是互相排斥的。这样一来，最高的愿望一心想同存在物合而为一。这就是通向最幸福之路的公式。

总而言之：本该存在的世界是有的；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个错误，——我们这个世界不该存在。

对存在物的信仰只表明一种结果。因为，原来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对变化物的非信仰，对变化物的怀疑，对一切变化的蔑视……

哪一类人这样反映呢？是非生产性的、受动的种类，一种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种类。假如我们真能设想一种相反种类的人，那么这个种类也许不必去信仰存在物了。因为，他们甚至会蔑视这种信仰，认为它是僵死的、无聊的、无足轻重的……

相信本该存在的世界是存在的，是真正有的，这是非生产性的人的信仰，他们不想创造一个应当存在的世界。他们设定这样的世界已经有了，他们去寻找达到这个世界的方法和途径。“要真理的意志”——乃是无力创造的意志。

认识，某物是如此如此；  
行为，某物变成如此如此； } 天性力度中的对抗。

虚构一个符合我们愿望的世界。这是心理学的诀窍和解释，目的在于把我们尊重的、令我们感到满意的一切同真实的世界联系起来。

处在这个阶段的“要真理的意志”基本是解释的技艺。因为，解释的力量一直是这个意志的特性。

比上述种类还要贫乏一等的人，不再占有解释的力量、创造虚构的力量，他们就会成为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者是这样的人，他从现存的世界出发断定，这个世界不该存在，而且，从那个本应存在的世界出发认为没有这样的世界。这样一来，生命（行动，受动，意愿，感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徒劳无益”乃是虚无主义的激情——同时，无结果。

凡不能把自己的意志植入事物的人，凡无意志和无力量的人，也绝不会让事物具有意义，因为他不相信事物中有什么意义。

这是意志力的测量器，指示人们可以让事物短缺意义的程度，测出人们在一个荒唐世界中过活的忍耐程度，因为人们自身会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这样一来，哲学上的客观眼光就可能成为缺乏意志和力的征兆。因为力会把左邻右舍组织起来。那些一心想确定某物的“认识者”们，乃是些根本不能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确定事物的人。

艺术家，是中间类型。因为他们起码会确定应当存在的东西的象征，——他们是生产性的，因为他们实际上在变革和改造；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万物保持原样的认识者。

哲学家同悲观主义宗教的联系，他们是一个种类（——他们认为，最受重视的事物具有至高无上的现实性——）。

哲学家同道德之人及其价值标准的联系（——道德对世界的解释就是意义，因为宗教意义已经没落——）。

通过消灭存在世界的办法战胜哲学家，这是虚无主义的中期。因为，事情发生在重估价值、神化和确证生成物和表面世界为唯一的世界之力未到之前。

## B

作为一般现象的虚无主义可以是日益壮大的象征，或者是日益虚弱的象征；

一方面，创造力，愿望力十分强大，因此它不再需要对总体作解释和赋予意义（“更切近的任务”，国家等等）；

另一方面，连创造意义的创造力也懈怠了，并且变成了对现行状况的失望。对信仰意义无能为力，这就是“非信仰”。



研究这两种前景的科学意味着：

1. 强大和自制的表现，可以不要消灾灭病、慰藉人心的空想世界；
2. 损坏、解剖、失望、消弱。

### C

对真理的信仰，即要依附在信以为真的实际需要上。这是心理学的还原，且不谈一切以往的价值感。如害怕，懒惰等。

非信仰也是如此：是还原。假如根本就没有什么真实的世界，这种非信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价值（这样，过去在存在世界中已经消失的价值感又变得活跃起来了）。

### <449>

哲学是发现真理的艺术；亚里士多德这样说。相反，伊壁鸠鲁派则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感觉论的认识论，冷嘲热讽，拒绝寻求真理；他们说“哲学乃是生命的艺术”。

### <450>

三大幼稚性：

认识是达到幸福的手段（似乎……），  
是达到美德的手段（似乎……），  
是达到“否定生命的手段，——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达到失望的手段——  
（似乎……）

<832>

在艺术领域，犹太人具有亨利希·海涅和奥芬巴赫色彩的天才，具有机智非凡、纵情恣谑的萨谛尔的天才，他们是保持着伟大传统的音乐家，而且，对于不光是长着耳朵的人来说，他们还是对德国浪漫派的伤感和彻底蜕变了的音乐家的超脱。

<878>

一个人的价值是依照这个人是否对人有用，或有价值，或给人以伤害来评定的。这就是说，艺术品是各依其产生的效果来评定的。但是，这样做根本不涉及此人同他人相比较的价值。“道德的估价”，只要它还是一种社会性的估价，就要完全依照此人起的作用来衡量。一个舌头上有着自己审美的人，为自己的寂寞所包围、埋没，成了不健谈的人和沉默寡言的人了——这是大方的人，也就是另一类完全高等的人。你们怎么能因为你们无法认识他、无法加以比较就去贬低他呢？

道德的贬值经判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因为，人本身具有的价值被低估了、被忽略了，几乎被否定了。这是幼稚的目的论残余，即人的价值仅仅就人而论。

<467>

科学方法的历史，奥古斯特·孔德甚至认为，它就是哲学本身。

## <605>

界于“真实”和“非真实”间的论断，对全部事实真相的论断与寓于哲学本质中的创造性设定、建立、塑造、制服、愿望等有着根本区别。赋予意义——这项任务始终是多余的，假如事物中没有意义的话。音调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民族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它们能够使极不相同的解释和方向通向不同的目的。

更高的阶段乃是设定目的，并且继而给予实际以形式。也就是说，解释行为，而不光是抽象的改写。

## <656b>

既然基本权力欲望已经获得更高的精神形象，“饥饿”不过是一种更严格的适应而已。

## <969>

一般说来，每件事物的价值都相当于人们对它付出的代价。假如人们举出的是孤立的个人，当然，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了。个别人的伟大能力与他本人付出的、牺牲的、遭受的一切根本不成比例。但是，假如人们见到自己类的前史，那么人们在那里也会发现通过各种舍弃、争夺、辛劳和贯彻而节约了力，积蓄了手段。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付出了足够多的力，而不是因为他象奇迹一样，作为上天和“偶然”的馈赠而活在世上——“遗传”是个错误的概念。但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他的祖先们是有贡献的。

《新约全书》一点都不天真。人们知道它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带有无情律己意志的民族，在它久已失去一切自然依托和损害了自身的生存权利之后，却知道了得到承认之路，并且亟需使自身建筑在非自然的纯虚构的前提（选民、圣徒团体、许愿的民族、“教会”等）之上。因为，这个民族虽然搞虔诚的骗术，却自以为天衣无缝，颇为“心安理得”。它认为，假如它去布施道德，别人可能不会严加防范。假如犹太人以天真姿态出现，则危险性就增大了。假如你们去读《新约全书》，可不要失掉自己握有的那一点理智、怀疑和狠心的根基！

出身卑微的人一部分乃是庸众，他们乃是受人敬仰的上流社会的渣滓，甚至在没有任何文化味儿的环境中混成了人，无教养、无知识，根本不知道精神事物中竟会有良心，就象——犹太人：他们本性聪明，带有一切迷信的前提，带有愚昧无知本身，喜好制造诱惑。

虚无主义的原因：

1. 缺乏高等的种类。即这样的种类，其用之不尽的富庶和权力维持着对人的信仰。（想一想吧，该把什么归功于拿破仑：几乎是本世纪一切更高的希望。）

2. 低下的类（“群畜”、“群众”、“社会”）会丧失谦恭，并且夸大其对宇宙和形而上学价值的需求。这样一来，就把整个生命庸俗化了。即，一旦群众掌权，他们就会对特殊者实行暴政，从而使这些

人丧失自信，成为虚无主义者。

缺乏一切发明高等种类的尝试（“浪漫派”；艺术家，哲学家；反对卡莱尔强加给他们的最高道德的尝试）。

反抗高等的种类，这就是结果。

一切高等的种类，日趋没落、信心不足。反对天才的斗争（“大众诗歌”等）。把对低贱者、受害人的同情奉为灵魂高尚的标准。

缺乏作为行为解释者的哲学家，不仅是当改写者。

### <901>

主要观点：不要把高等的种类的使命视为对低贱者的疏导（譬如，象孔德那样——），而是把低贱者作为基础——高等的种类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只有这样它才能够站立。

强大而高贵的种类赖以保存自身的条件（就精神培养来说）同“工业群众”、斯宾塞那样的小商贩所处的相反。

只听任最强有力的和最富足的天性指使使其生存成为可能的东西——即闲情逸致、冒险、非信仰，放浪形骸本身——，假如把此等行为听任中等天性支配，那真会毁掉他们——但也有可供支配的。这就是：任劳任怨、规规矩矩、自我节制、固定的“信念”——简言之，“群畜美德”。因为，在这种美德熏陶之下，中等的种类会日臻完善。

### <20>

虚无主义的“目的”问题，是从以往的习惯出发的。由于这些习惯的原因，目的似乎成了外界提出来的、赋予的、要求的了——也就是超人的权威干的。既然信仰这种权威的时机已过，于是人

们就去寻求旧的习惯，寻求另一个善于辞令、发号施令、明确目的和使命的权威了。现在，良心权威首先露面（摆脱神学的程度愈高，道德也就愈发说一不二），成了对人格权威的补偿。或者，成了对理性权威的补偿。或者，成了对社会性本能（群畜）的补偿。或者，是对具有内在精神的历史的补偿，因为它有其自身的目的，并且人们可以沉浸其中。人们想避开意志，避开目的的愿望，避开为自身赋予目的的风险；人们想推诿责任（——说不定会接受宿命论）。最后，幸福，带着几分伪善，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人们自言自语

1. 特定的目的是根本不必要的；
2. 也根本不可预见。

正当意志也许急需至高无上之力的现时，它却变得极其软弱和极其胆小了。根本怀疑意志施于整体的组织力。

## <15>

什么是信仰？它是怎样产生的？任何信仰都自以为真实。

虚无主义的极端形式认为：任何信仰，任何自以为真实的行为一定是谬误。因为，根本就没有真实的世界。这就是说：这样的世界乃是源于我们头脑的远景式的假象（因为我们一直离不开一个严谨的、压缩的、简化的世界）。

——这是力的标准，要想不毁灭，就要尽量承认表面性，承认撒谎是必然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虚无主义否定了真实的世界、存在和神圣的思维方式。

## <560>

有人认为事物本身就该具有特性，撇开解释和主观性不谈，这乃是彻头彻尾的无聊假说。因为此说的前提乃是，解释和主体存在并不是基本的，而脱离了一切联系的事物仍不失为事物。

反之，事物表面的客观特征在主观之内真就不能显出某种程度的差别来吗？——我认为，某种慢慢变幻的东西在我们眼里成了“客观”持续的、存在的和“自在”的了。——客观对主观来说或许仅仅是虚假的种类概念和虚假的对立？

## <1005>

大约在1876年，我曾害怕见到我迄今为止的全部意愿毁于一旦。那时，我明白了，瓦格纳要追求的是什么了。而我通过我们在需要上的深刻一致性的一切纽带，通过感激之情，通过我眼见的不可取代性和绝对的贫乏而同他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在同一时间，我似乎难分难解地纠缠于我的哲学和教职——囚在了我生命的偶然和权宜之计中了。——我不知该怎样出脱，而且已经疲惫不堪，已经枯竭了。

同一时间我还意识到，我的本能想要达到的结果是叔本华的反面。为生命辩护，甚至在叔本华的最可怕的、模棱两可和最有欺骗性的现象中——对付它们，我已掌握了“狄俄倪索斯”的公式了。

有人认为“自在之物”必然是善良的、极乐的、真实的、统一的，而叔本华则把“自在”解释为意志，这是决定性的一步。只是他不懂得意志的神性化。因为，他依然困在道德基督教理想的囹圄中。在基督教价值的统治之下，叔本华站得很远，以致当自在之物对他来

说已不再是“上帝”时，他才不得不把它视为坏的、愚蠢的、绝对要不得的。他不知道还有无限多的别的可能，甚至有成为上帝种类的可能。

<507>

“我认为某物是如此”，这样的估价乃是“真理”的本质通过估价表现出来的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我们的一切认识器官和感官，只有就保存条件和增殖条件而言才是发达的。对理性及其范畴的信仰，对辩证法的信仰即逻辑学估价，仅仅证明由经验证实的上述信仰对生命具有的功利性。它们并不是这些信仰的“真理”。

有人认为一定有许多信仰存在；认为可以判定；有人认为缺乏对一切基本价值的怀疑——因为，这是一切有生命之物及其生命的前提。如此说来，主张某物应被认为是真实的，就是必然的了。——我可不是说，某物是真实的。

“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我把这种对立的来源追溯到价值关系。我们把我们的保存条件一概反映为存在这一级别。认为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信仰，借以求得兴旺发达，我们由此推论，“真实的”世界不是可变的和生成的世界，而是存在的世界。

<14>

价值及其变动始终同设定价值权力的增长成比例。

非信仰的标准，业经许可的“精神自由”标准，乃是权力增长的表现。

“虚无主义乃是至高无上的精神威力、精力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部分是破坏性的，部分是嘲弄性的——。



<2>

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高价值自行贬值。没有目的。没有对目的的回答。

<13>

虚无主义描述的是一种病理学上的中间状态（——病理学就是极度的概括，就是推论出没有任何意义——）。尽管生产性的力还不够强大，——尽管颓废尚在迟移，并且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辅助手段。

上述假说的前提是，没有真理。事物没有绝对的属性，没有“自在之物”。——这即是地道的虚无主义，而且是极端的。它决定了事物的价值，适合这些价值的现实性现在没有，以前也没有。价值不过是站在价值设定性一边的力的象征，是生命目的的简化。

<22>

虚无主义。它有双重意义：

A. 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提高的象征：积极的虚无主义。

B. 虚无主义是精神权力的下降和没落：消极的虚无主义。

<23>

虚无主义乃是正常状态。

它可以作为强力的象征，精神之力可能急剧上升，致使迄今为

止的目的(“信念”、信条)与力不相适应。(——因为，一般来说，信仰所表现的乃是对生存条件的强制，是对某人发荣、滋长、获得权力所处的种种关系的权威的屈服……)；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成为强力不强的象征，不足以生产性地再次设定目的、信仰。

它作为巨大的破坏力会达到相对之力的最大值：积极的虚无主义。

它的对立面则是疲惫的虚无主义，它不再进击，它是有名的佛教形式。这是消极的虚无主义，是弱的象征。精神之力可以是倦怠的、衰竭的，以致使迄今为止的目的和价值都变得不合适了，再也得不到信仰了——。因此，价值和目的综合(任何强大的文化都以此为基础)自行消解。于是，各种价值争斗不休，分崩离析——。一切振作了精神的、恢复了原气的、有可慰藉的、吃了定心丸的东西，身着形形色色的外衣，宗教式的、或道德式的、或政治式的、或美学式的等等，粉墨登场了。

### <763>

从工人的未来出发。——工人应当学习士兵的感觉。一份酬金，一份薪水，但不是支付！

在偿还和成绩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个人要这样来摆放：各按其类，以致个人能够做出力所能及的最佳成果。

### <785>

为“个人主义”的概念正名。——人们认识到了为什么个人是个错误了吧，因为任何个别的人都同样是直线的全过程(不仅仅是“遗传”的，而且是他自身——)，那么这个个别人就有无比重大的

意义。这里，本能说的话完全正确。凡是本能发生懈怠的地方——凡是个人只有为了替他人效劳才能为自身找到价值的地方，人们肯定可以推断那里出现了疲沓和退化。信念的利他主义彻底而没有伪善，它起码是目的为自身创造的第二价值本能，它为别的利己主义效劳。不过，利他主义仅仅是表面的：因为它走曲线，借以达到保持自己的生命感、价值感。

<880>

用要达到我们目的的、因而也就是目的的手段<sub>的意志</sub>来取代道德。

<946>

不想要任何赞誉。因为，人们做的乃是有益于某人的、或使某人满意的、或不得不干的事。

<150>

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好象开了基督教先河的异教真的凋弊了似的！不过，基督教确是古代人的衰落和道德化！它把自然欲望贬为恶习。早已有之！

<189>

欺骗性地分析阐述行将死亡之人的言谈、举止和状态。譬如，这里基本上把怕死同“死后”的害怕混为一谈了……

<381>

历史上的大欺骗：好象教会的腐败成了宗教改革的原因！这不过是借口，是替宗教改革的自我欺骗吹嘘——当时，对残暴的强烈要求急需精神上的掩饰。

<577>

反对永恒不变的价值（斯宾诺莎的幼稚，笛卡儿也是如此），反对最短促和最易逝的价值，生命这条长蛇肚皮上闪烁着迷惑人的金色光亮——

<360a>

阿西西的圣徒弗兰茨<sup>①</sup>：热恋的、家喻户晓的诗人。他为最低贱者着想，竭力反对灵魂的等级制，诋毁精神的等级制——“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357>

奴隶制的蜕变；奴隶制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道德使奴隶制神圣化了。

---

<sup>①</sup> 圣徒弗兰茨（1181—1226）——生于意大利的阿西西，又名弗兰西斯卡，原名吉奥瓦尼·贝尔南多纳。——译者

<358c>

勤奋、谦虚、嘉许、不偏不倚，这些同样是自主信念、伟大的创造才能、轰轰烈烈的目的设定、高贵的自为存在等的重重障碍。

<358d>

问题不是前导（——要是这样，人们最好成为牧人即群畜的急需）的问题，而是赋予独立能力的问题，它是另外一种能力。

<890>

长远来说，人的渺小化应该被认为是唯一的目的。因为，首先要建立广泛的基础，以便一种强大类型的人能够立于其上。（迄今为止，一切强化的类型的人都处在低贱者的水平上——）

<994>

绝对的信念：上层的价值感和下层的不同。下层的人缺乏丰富的经验，由下而观上，必然会产生误解。

<706>

“生命的价值”。——生命乃是个别状况；人们应该为一切生命辩护，而不仅仅是为个别生命。——这个辩护原则乃是生命用以

说明自身的东西。

生命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因为生命乃是权力增长形式的表现。

<709>

我认为，我们不会把我们的“合意性”变成审判存在的法官！

我认为，我们也不再把发展（譬如精神）的最终形式作为发展的“自在”原因！

<833>

奥芬巴赫：带有伏尔泰精神的法国音乐，自由、纵情，带有讥讽味道的不高明的讪笑；但是，明快，由机智而终至平淡无奇（——他不施脂粉——），而且没有娇揉造作的、病态的、或金色维也纳式的感性。

<462>

原则革新：用纯自然主义的价值取代所谓“道德价值”。道德的自然化。

用统治产物的学说取代所谓“社会学”。

用文化综合体（我的利益优先）取代所谓“社会”（同各个部分相关的总体）。

用欲望的远景观取代所谓“认识论”（欲望的等级制属于这一学说的一部分。各种变态欲望，它们的高等秩序；它们的“精神性”）。

用永恒轮回学说取代“形而上学”和宗教（这个学说乃是驯育和选择的手段）。

### <712>

“上帝”乃是至高无上的要素，生命乃是永恒的神化和非神化过程。但是，其中没有价值的顶点，而有权力的顶点。

彻底清除机械论和质料，因为，这两者都只不过是低贱等级的表现形式，欲望（即“权力意志”）的非精神化形式。

从生成的顶点（即最奴隶性基础上的权力产生的最高精神化）的倒退，乃是这种最高级的力的结果，它反对自身，既然它已无力组织任何东西，就把自身的力用于分解了……

a) 战胜群居的程度日益增高，使得群居局限于一个较小然而强有力的数量上；

b) 战胜特权者和强者的程度愈高，民主主义就愈得势，最终造成无政府因素泛滥。

### <687>

精神性中的过剩之力，给自身提出新的目标；作用不单纯局限在对低贱阶层，或对有机体、“个体”的保存发号施令和指挥方面。

我们多于个体，因为，我们依然是整个链条，肩负着这个链条的未来的一切使命。

### <1002>

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不朽……（《神曲》《地狱篇》第15歌第85

康德，他使英国人产生的认识论的怀疑论对德国人来说成了可能；

1. 因为，他唤起了德国人对道德和宗教的需要，对怀疑论的兴趣。同时，出于同样的原因，新学者利用怀疑论作为柏拉图主义的准备（空洞的奥古斯丁）。又如巴斯噶，他甚至利用道德论的怀疑论来强调（“维护”）对信仰的需求；

2. 因为，是他用经院哲学美化和打扮了怀疑论，从而为德国人的科学形式审美所接受（因为洛克②和休谟本来就过于开朗、过于明晰，按德国人的价值本能来说，则是“过于肤浅”——）。

康德，他是个涉小的心理学家和人情练达的人；他对伟大的历史性价值（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失当；就象卢梭那样的道德狂热分子；带有隐蔽的基督教价值；彻底的教条主义者，不过他带有对这种滞碍嗜好的厌倦情绪，乃至希望它变得残暴，但他的怀疑论也立即软了下来；他尚未来得及受到任何宇宙政治审美和古希腊美的陶冶……是一个过渡和中介，绝不是独到之物（——就象莱布尼茨，处于机械论和唯灵论之间；就象歌德，处于18世纪的审美和“历史含义”审美之间〔它本质上成了异国情调的含义〕，就象介于法国音乐和意大利音乐之间的德国音乐一样，就象介于罗马帝国和民族主义之间的查理大帝③一样，是中介和过渡——真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引文参见《神曲》《地狱篇》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上海版第109页。——译者

②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译者

③ 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王国国王，公元800年加冕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译者



正的过渡者)。

<831>

论民族创造力在对待外来事物和借用物方面的特征。——  
英国的创造力，把它所接受的一切粗糙化和自然化；  
法国的创造力，把它吸收的一切加以混合、调和、搅拌、道德化；

意大利的创造力则广泛地、最自由地和最细致地利用借用物，使纳入的东西远胜于吸取的东西，因为，它是能够最大限度馈赠于人的、最富有的天才。

<903>

社会价值感暂时还占据优势，这是可以理解的和有益的。因为，这关系到建立最终能够形成强大的种族的基础的问题。强力的标准：能够在相反的估价下生活，并且永远希望有这样的估价。国家和社会就是基础，这是世界经济观点，教育就是驯育。

<989>

哲学家生来彼此就不相爱。鹰隼翱翔天际，独来独往。燕雀只好听其自然……盘旋天际，伸爪伺机，此乃伟大天才的命运。

伽里阿尼<sup>①</sup>

---

<sup>①</sup> 本节原文为法文。……译者

<201>

即使人们对理智的洁净感的要求不高，但也抑制不住《新约全书》引起的、说不出口的不快之感。因为，最无权者放肆地要求参与大事，要求对大事有裁决之权，这太过份了。这本书关于那些莫明其妙的问题（如生命、世界、上帝、生命的目的等）的论述，流露出无耻的轻佻，似乎这类东西根本不成其问题，甚至是些尽人皆知的事！

<385>

道德的不宽容性乃是人虚弱的表现：因为人担心自己的“非道德性”，人必须否定自己最强劲的欲望，原因在于人还不知道利用它们。这样一来，世间这最富庶的地带久久地荒芜着——这里没有本来能当主人的力……

<558>

“自在之物”是荒谬的。假如我们不考虑一切关系、“特性”、物的“活动”，那么剩下的也就没有物了。因为，物性是专为逻辑的需要才由我们臆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为了便于说明和阐述的目的（为了把种种关系、特性、活动联系起来）。

## <1035>

就上帝而言，近代人通过上帝的不断道德化施展了自己理想化之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绝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人的力量被剥夺了。其实，事情的反面倒是对的，而且已有这种征象。上帝，被认为是脱离道德的存在物，生命内部充满对立的紧迫感，并且在神性的痛苦中使对立得到拯救、辩护——上帝就是彼岸，就是“善与恶”这样的可怜的蹩脚道德的上司。

## <202>

这曾经是前所未有、灾难无穷的自大狂：——假如这些虚伪的渺小的怪人开始标榜“上帝”、“末日审判”、“真理”、“爱”、“智”、“神圣精神”等等字眼，并借以同“世人”划清界限：假如他们开始按照自己的需要颠倒价值，好象价值就是余下的全部意志、盐、标准和重量，那么人们只需给这帮人准备好疯人院就行了，用不着再操别的心了。说别人迫害他们了，这本是古希腊风格的傻话。因为那是小题大作了，等于抬举了他们。

形成灾祸之因有二。首先，世界上一类相似的自大狂以前表现为犹太自大狂（——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之间的鸿沟一旦形成，犹太人基督徒为了保存自己不得不再次情不自禁地启用犹太人本能发明的自我保存程序——）；其次，希腊道德哲学为了为希腊人甚至罗马人准备和美化道德狂热而无所不用其极……柏拉图乃是衰退的中间桥梁。首先，他闭眼不看道德的实质，他用自己发明的“善”的概念就已经亵渎了希腊诸神，他已经具有犹太人的伪善了（——在埃及？）。

<571>

拿我们根本不了解的物来笼统强调生命，是因为这样做有个优点。因为这样一来谁也认不清物是什么，这是康德的愚蠢之处，是着意迎合道德形而上学需要的结果。

<188>

人们对基督教以外的所有生命的评判是大大不以为然的。因为，把自己的宿怨设想得很卑鄙，这并不使他们感到满足，他们不需要对一切异己来一次总体诽谤……下贱和狡诈的灵魂同神圣的枉自尊大相安无事，第一批基督徒就是见证。

未来：他们在这方面可以大捞一笔。他们是世间最肮脏的一类人。基督的一生可以这样来概括，他争得了预卜的权利，因为他的行为就是让预卜能够获得权利……

<66>

“请你们放简单些吧！”——复杂的、不可捉摸的肾脏检验器向我们提出这种要求，这种要求就是简单的傻气……你们放自然些吧。可是，假如恰恰是“不自然的”，又怎么自然得了呢？……

<197>

心理学的前提：无知和非文化，恬不知耻的不学无术。因为，大家想象得出，雅典城中心有这样一些恬不知耻的圣徒。

——犹太人那种“选民”的本能：他们为自己占有了一切美德，并且认为，世界其余部分都是他们的对立面；这深刻表现出卑鄙的灵魂；

：全然缺乏现实的目的、实际的使命，因为人们要实现这些就需要一种不同于小人的美德。——国家剥夺了他们从事此种工作的权利；尽管如此，这个恬不知耻的民族照干不误，好象他们本来就无求于国家似的。

“好啦，你们可不要变得象个孩子啊！”啊！我们距离这种幼稚的心理学多么遥远啊！

### <298>

“为道德而道德”——是他们非自然化的重要阶段。因为，道德甚至作为最高的价值出现。这个阶段，道德本身贯穿着宗教。比如，犹太教。同样，也有这样的阶段，其间道德又使自身脱离宗教，对道德来说，任何上帝都不够“道德”。于是，道德转而偏爱非人格的理想……如今的情况就是如此。

“为艺术而艺术”——这一原则具有相同的危险性。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把一个虚假的对立搬进了事物，结果造成对现实性的否定（“理想化”到了令人讨厌的程度）。假如人们由现实的东西得出一个理想，那么人们就会攻击现实，使其贫困化，诋毁它。“为美而美”，“为真而真”，“为善而善”——这是憎恨现实的三种形式。

——艺术、认识、道德，三者都是手段。因为，人们不认为它们是提高生命的意图，人们把它们相应地变成了生命的对立面，变成了“上帝”。——似乎就象更高世界的启示，而这个世界又通过这些启示增长了某些见地。

“美和丑”、“真和假”、“善和恶”——这些区别和对抗暴露出生命和提高的条件。非指一般人的，而是指一种坚实、持久、排斥对立的综合体的。由此引起的战争乃是根本的：是使强化孤立的隔绝手段……

<147>

异教——基督教。异教，是对自然的肯定，纯洁感寓于自然物中，即“自然性”。基督教，是对自然的否定，卑鄙感寓于非自然物中，即非“自然性”。

譬如，彼得罗尼乌斯就是“纯洁的”。因为，一个基督徒同这位幸运者相比，便会一劳永逸地丧失了纯洁。不过，到头来，由于基督教的地位肯定也属于纯自然状态（但自己不允许对自己作如此解释），那么“基督教徒”也就意味着上升为原则的心理学解释的伪活动了……

<348>

斗争的结果：斗士在寻找自己的对手，使之变成自己的对立面——当然是想象中的。他试图自信到他能够具有“善良物”的勇气的地步（就好象他本身就是善良物），就好象理性、审美、美德都会败于他的敌手似的……他离不开对强大无比的防御和进攻手段的信仰，信仰就是自信，但这种自信会误认为自己是在信仰上帝。——因为，根本无法设想胜利者会捞到什么便宜，脑子里整天想的是为胜利而胜利，也就是“上帝的胜利”——每个处于战斗的小团体（乃至个人），都千方百计说服自己：“我们具有良好的审美、良好的判断和我们自己需要的美德……”斗争迫使其具有

这种对自我估价的夸张……

<155>

下述思想在佛教中占统治地位：“一切渴望，一切引起欲望、流血的现象都会转化为行为”——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告诫人们不要作恶。因为行为——不具有什么意义，行为附着在生命上，不过，所有生命都是无意义的。他们认为，恶乃是导致不合逻辑现象的动力。因为，恶会导致采用其目的会遭否定的手段。他们在寻求一条通向不存在的道路，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拒绝来自欲望的任何刺激。譬如，不要报复！不可为仇！——厌世者的快乐主义在这里提出了最高的价值标准。对于佛教来说，相去最远的东西莫过于使徒保罗倡导的犹太狂热。简直可以说，没有比教徒的这种紧张、炽热、躁动不安更与佛教本能相违忤的了。首先就是感性形式，也就是用“爱”的名义圣化了的基督教形式。尽管如此，利用佛教打自己算盘的乃是那些有教养的、甚至超精神化的等级。因为，这是一个因经受了数百年之久哲学鏖战而变得疲惫不堪的种族，但就其历史文化来看，与产生基督教的等级是不一样的……总的说来，佛教理想出现了超善恶的现象。因为，佛教那里也构想出了精致的道德彼岸性，它同人的正果同时发生。前提是，人们对善行的需要仅仅是权宜之计，仅仅作为手段——为了脱离一切行为。

<3>

激进的虚无主义，就是认为生命根本是靠不住的信念，假如指的不是人们公认的和讨价还价的最高价值的话。附带提一下这种认识，即我们丝毫无权规定彼岸，或物的自在，后者似乎是“神性

的”，似乎是真正的道德。这种认识是逐渐养成的“真实性”的结果：也就是信仰道德的结果。

<6>

这就是二律背反：  
只要我们信仰道德，我们就是在谴责生命。

<11>

逻辑就是：悲观主义最后必然发展为虚无主义。什么是动力呢？——无价值性、无意义性的概念。因为，隐藏在所有高等价值后面的乃是道德估价。

——结论：道德的价值判断就是判决书、否决票；道德乃是对要生命意志的背叛……

<200>

我认为，基督教乃是历史上灾难深重的诱惑欺骗，是非神圣的大骗局。尽管做了种种伪装，我们还是从理想中分析出了基督教的后裔和萌芽，我要击溃一切对基督教的暧昧观——我要与基督教背水一战。

小人的道德成了事物的标准，这是文化迄今最严重的蜕变。难道听凭这类“上帝”理想永远骑在人类头上作威作福不成！！



基督徒的确也步了犹太人的后尘，也就是把自己认为是生存条件和革新行动的东西塞进了自己老师的说教。而这样一来，就美化了老师的一生。同样，他们把全部至理名言统统归于老师的睿智——简言之，他们的实际生命和活动，都被说成是对老师的服从，以有利于自己的宣传。

上面这一切可能都是保罗干的，因为，不多。剩下的就是用他们认为神圣的东西造就了一类圣徒。

全部“奇迹说”，包括复活说都是教团自我美化的结果。教团认为，自己有的东西老师也有，只不过程度更高些罢了（确切地说，他们的力量派生自老师……）。

基督徒们何时也能成为“主们”。——这要看一个共同体的本能（谱系、性别、群体、教区等）而定，即他们感到这个共同体赖以保存自己的那些状态和渴望（譬如，服从、互惠、体贴照顾、不偏不倚、恻隐之心等）本身很可宝贵，也就是说，凡是阻碍上述状态和渴望的东西，或与此相抵触的东西都要受到压抑。

同样，也要看统治者（个人也好，等级也好）的本能，要保护和嘉许那些使俯首听命的人变得顺手和听话的美德（——尽可能使种种状态和欲望同自己疏远）。

群畜本能和统治者本能通过培养一定量的特性和状态达到一致——但是，原因有所不同。前者出于直接的利己主义，后者出于间接的利己主义。

使主人种族屈服于基督教，根本说来这乃是以下两种认识的结果：一、认为基督教乃是群畜宗教；二、认为基督教教诲人们服从。简言之，认为，同非基督徒相比，基督徒更容易统治。今天，教皇就是用上述暗示建议中国皇帝宣扬基督教的。

还应指出，基督教理想的诱惑力也许对热爱危险、冒险和对立的人影响最大，只要能冒险，他们无所不爱，但要能够获得真正的权力感。人们在泰莱西亚<sup>①</sup>的兄弟们的英雄主义中间想象出神圣的泰莱西亚：——在那里，基督教表现为放纵意志——意志坚强的一种形式，表现为英雄主义的唐·吉诃德式的愚蠢举动……

## <172>

问题不在于某物是否真实，而在于它是怎样起作用的——。因为前者根本缺乏正直的理智。一切都是好的，谎言、诽谤、无耻勾当，只要能为升温服务，直到“相信”为止——。

这是一所训练学校，它使人信仰诱惑手段的形式。因为，它原则上蔑视范畴（——理性、哲学、至理、怀疑、谨慎等），因为这些乃是矛盾的来源；无耻地吹捧和美化这一学说，一直引经据典，说上帝就是这一学说的倡导者——使徒是无意义的——说这一学说无懈可击，只须信仰、接受就行了；接受这种救世说乃是极不寻常的恩惠。对人们之所以能接受这一学说的状态，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恭顺……

人梦寐以求的乃是怨恨，是感觉出低贱物反对一切体面物的那种怨恨。人们向他们叙说，这一学说是对抗世界智慧、世界权力的学说，以此诱使人们去接受这一学说。它会说服各式各样的败

---

<sup>①</sup> 泰莱西亚(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者。——译者

类；它给最鄙俗、最恭顺的人许以快乐、优惠、特权；它使贫乏、渺小、愚蠢的头脑变得狂热，以致达到荒唐的自负，似乎他们真就是意志，就是地球之盐了——。

我再说一遍，人们对这一切尚未给予足够的蔑视。我们用不着批判这一学说，只有看看它运用的手段就会知道该如何行事了。它同美德联合，它无耻地为了一己之私而使用美德的全部魅力……它同矛盾的势力联合，它向古老文明对胡椒和荒谬的需要妥协；它惊愕，它发怒，它挑逗迫害和虐待——。

这一学说正是同一种深思熟虑的无价值性，犹太教士团就是借用这种东西确立了自己的权力和创立犹太教会的……

人们应该区分：1. 激情“爱”的温暖（以炽热的感性为基础）；2. 基督教的绝对低贱性——持续的夸张、空谈；——缺乏冷静的思想性和嘲讽的手法；——一切本能表现出非军事性；——对男性骄傲、感性、科学、艺术等抱着教士般的成见。

## <175>

基督教赖以建立的那种现实性在于，因信仰不同而分居的犹太家族。它温暖柔和，它热心救助、彼此卫护，它有“选民”的那种隐含和蒙上了恭顺外衣的傲气，它对一切在上和拥有殊荣与权力的人，抱有无嫉妒之心的否定。

这种极乐状态被公认为权力，它无所不谈、有诱惑性，对异教徒来说也是具有传染性的——它是保罗的天才。因为，他充分利用了潜在的能量和明智的幸福使基督教变成“信仰更加自由的犹太教会”；他充分利用了处于外族统治下的全部犹太教经验和教区的自我保存技巧，也包括犹太教的宣传手段——他视上述一切为自己的天职。他发现了什么人呢，正是那小人的、绝对非政治性

的、局外的种类。因为，他们自我保存和取得成功的艺术，乃是由于一定量的美德培育的结果，他们体现了美德的唯一意义（“保存和提高特定种类的人的手段”）。

爱的原则来自小小的犹太教区。因为，它是更加激越的、在屈辱和悲惨的灰烬中灼热了的灵魂。因此，它既非希腊式的，也非印度式的，更不是日耳曼式的。保罗谱写的爱的颂歌根本不是基督教的，而是犹太人闪族永恒之火的冲腾。假如说基督教在心理学方面取得了某些基本成绩，那么就是在那些冷漠而高贵的、显赫一时的种族那里提高了灵魂的温度；通过加温而使最可怜的生命能够变得富裕和显赫，这是一大发现……

不言而喻，就统治等级而言，是不会产生这种转化的。因为，犹太人和基督徒对自身采取的态度是恶劣的。——使灵魂的强大和激情受到虐待的东西会招致反感和厌恶（——当我读《新约全书》时，我就发现了这种恶劣态度）。为了感触有吸引力的东西，就得通过降格以求的窘态来同上述的贱类民族攀亲……这是对体内是否具有古典审观的检验，是对《新约全书》态度的检验（参见塔奇图斯<sup>①</sup>）；凡是没有从中反叛的人，凡是没有在这本害人的符咒中真正看出某些肮脏东西的人，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古典的。人们应该象歌德那样从中感觉出所谓“苦难”——

## <185>

“基督教的理想”：犹太人的明智上演了。心理学的基本欲望，理想的“自然”：

---

① 塔奇图斯(约 55—115)——罗马史学家。——译者

反对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势力的起义；

尝试把使最低贱者的幸福变为可能的美德当成一切价值的理想，——称其为上帝：

这是生活极端困苦的阶层的保存本能；从理想出发，为放弃战争和反抗辩解，——同样，也为服从辩解；

有层次的爱乃是上帝之爱的结果。

诀窍：否认一切自然活动物，使之变成宗教性的彼岸之物……完全为了自己的需要利用美德及对美德的崇敬，逐步剥夺非基督教的美德。

<747>

今天，社会上充斥着左顾右盼、举止得体、姑息迁就、在陌生权利甚至外来要求面前好意地止步不前等等现象；但更流行着对全部人的价值的某种好意的本能估算，其表现极其诚恳、值得信赖；尊重人——不过，根本不是单纯尊重有德行的人——这也许是使我们区别于基督教估价的最明显的标志。假如我们还听信道德宣传，那么我们就很有些讽刺意味了；我看，一旦人们传布道德，他就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因而变得滑稽可笑。

道德的这种自由主义性质乃是我们时代的最佳特征之一。假如我们寻得严重缺乏这种自由主义性的场合（英国的卡莱尔、挪威的易卜生、全欧的叔本华悲观主义等），那就会使我们有患病一样的感觉。假如某种东西同我们的时代和解，那么这就是非同小可的非道德性了。因为，这个非同小可本身就允许自身有非道德性，但并不因此而小看自身。而是相反！文化相对非文化来说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呢？譬如，文艺复兴相对中世纪的优势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总是这么一条：有归属的非道德性拥有很大的数量。

其必然结果就是，人的发展的一切高度必然成为道德狂的眼中钉。这些高度被认为是极端的腐化（——人们会想起萨沃纳罗拉<sup>①</sup>关于佛罗伦萨的论述，柏拉图关于伯里克利斯<sup>②</sup>的雅典的论述，路德关于罗马的论述，卢梭对伏尔泰社会的论述，德国人关于歌德的论述等）。

<893>

憎恨中庸，这是同一个哲学家的身份不相称的。因为，这几乎成了对他的“哲学权利”的质问。正因为他是特殊的人，所以他才应该维护常规，他才应该在一切平庸者面前保持对自身的足够勇气。

<359>

一切作为最高道德理想性的结果聚集起来的東西，人们应该加以总结。因为，几乎所有别的价值都结晶在理想的周围。这就证明，理想乃是人渴望最久、最有吸引力的东西。——要证明理想是不可企及的，不然对理想就该失望了（也就是说，会对自身得出更平庸的估价）。

圣徒乃是一类最强有力的人——：这种观念大大提高了道德完美性的价值。人们应该努力研究整个认识，以便证明最有道德的人乃是最强大的、最神性的人。——压制感官，压制渴望——这一切都会激起恐惧；——反自然的东西表现为超自然的、彼岸性

---

① 吉罗拉谟·萨沃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多明我会修道士，忏悔传教士。——译者

② 伯里克利斯(前500—前429)——古希腊雅典政治家，国务活动家。——译者

的……

<340>

形式更加隐蔽的基督教道德理想文化。——由自然热衷者提出的“自然”概念乃是女人气的和怯懦的(脱离了一切可怕的、无情的和玩世不恭的本能,脱离了“最美的”观点),这种概念试图从自然中寻找道德基督教的“人性”。——卢梭的自然观以为,似乎“自然”就是自由、善良、纯洁、正直、正义、田园诗意。——一言以蔽之,就是基督教道德文化。——把诗人们本来敬仰的东西搜集起来吧!譬如,在高山边等——歌德本想对自然做某些论述的,——他为什么敬仰斯宾诺莎呢——。出于对这种文化前提的无知……

象孔德和斯图亚特·穆勒这样的“人”,则是女人气的和怯懦的概念,也许是崇拜对象吧……万变不离其宗,基督教的道德崇拜始终假借新的名目出现……自由思想家们,譬如,居荣<sup>①</sup>。

“艺术”这个女人气的和怯懦的概念,乃是对一切受苦人、败类的同情(甚至在历史方面,譬如蒂埃里的历史学)。因为,它始终是基督教的道德理想崇拜。

而全部社会主义理想呢,无非是对基督教道德的拙劣的误解。

<336>

渴望,把我们要求的东西放大了;渴望,由于得不到满足而急

---

<sup>①</sup> 让·玛利·居荣(1854—1888)——法国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译者

不可待。——**最伟大的观念**就是创造了最激烈、最长久的渴望的观念。我们对事物的渴望愈是增长，我们就愈是重视这些观念。假如“道德理想”成了**最高价值**，那么这就表明，道德理想就是未能如愿以偿的理想（——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一切痛苦的彼岸，是达到**极乐的手段**）。人类怀着不断增长的情欲却只能拥抱**云朵**。最后，人类把自己的绝望和无能称之为“上帝”……

## 〈852〉

“**悲剧艺术家**”。——这是力的问题（个别人的，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即人们是否和在什么地方作出“美”的判断。充盈感，**开朗的力感**（这种感觉允许人们勇敢而愉快地接受许多事物，而胆小鬼则因此而发抖）——**权力感**会对事物和状态做出“美”的判断，而无能的本能则会把**这些事物和状态**评价为可恨、“可憎”。适当的气候（我们也许应付得了），假如这种气候出现，假如它作为危险、问题、诱惑走来——它就会确定我们的美学肯定。（“这很美”，这就是一种肯定。）

大而言之，由此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即对**有疑问的和可怕的事物**抱有偏见，这乃是**强力**的一大特征；另一方面，对**美和秀的审美**则是弱者、娇嫩者的事。对悲剧感到快乐，这标志着强大的时代和性格。因为，它们的**顶点**也许就是**神性的悲剧**。它们就是通过悲剧的残酷来肯定自身**英雄史诗般的人格**的。因为，他们坚强到足以以苦为乐的程度。

假如弱者急于享受艺术，而这种艺术对他们说来又非虚构，那么为使自己对悲剧感到兴趣，他们要做些什么呢？他们会把自己的**价值感**当成对悲剧的解释。譬如，用“道德世界秩序的胜利”，或“生命无价值”说，或要求“听天由命”（——或者半医半道的亚里士



多德式的欲望卸载)来解释悲剧。最后,恐怖的艺术,只要它刺激神经,就会作为弱者、衰竭者的兴奋剂而受到青睐。譬如,这就是今天崇尚瓦格纳的原因。一个人把艺术的恐怖和可疑的特征赋予事物的能力,乃是幸福感和权力感的标志。还有,他是否最终真的需要“解决办法”。

这类艺术悲观主义,恰恰是道德宗教悲观主义的对立物,后者正苦于人的“堕落”,苦于生命之谜。因为,它非常需要解决办法,起码希望有一种办法。受苦之人,绝望之人,怀疑自己的人——一句话,病人。各个时代,这些人为了忍受现实都离不了令人动心的虚构(“极乐”的概念就是上述概念的来源)。还有一个相近似的情形:颓废艺术家,也就是对生命大体抱虚无主义态度的人,他们通入了形式美——即特选的事物之中;在那里,自然已臻于完美,在那里,自然的伟大和壮美几乎相等……(——这样一来,“对美之爱”就同看到美、创造美的能力有所不同。因为,这种爱同样也可以表示对爱的无能。)

善于征服观众的艺术家用一切冲突发出谐和音的音响,他们还会用自己的强力和自我解脱使事物受益。因为,他通过每件艺术作品的象征语言表达出自己最内在的经验——他们的创作就是对经验存在的感谢。

悲剧作家的深邃就在于他们的美学本能可以俯视较远的效果,他们不因呆在邻人之旁而变得近视,他们从总体肯定了为恐怖、可疑、恶的事物辩护的经济学,而且不仅仅是——辩护。

#### <804>

美和丑的生物学价值。——由于美学的原因而本能地同我们对立的东西,也就是长期经验证明对人是有害的、危险的、理应受

到怀疑的东西。因为，美学的本能突然发言，譬如在感到厌烦的场合，这就包含了判断在内。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就寓于有用的、慈善的、增强生命之物具有的生物学价值的一般范畴之内，以致若干来自远方眷恋有用之物和状态的刺激就会给予我们美的感受，也就是增强权力感的感受（——不单纯指事物，而且指事物的伴随感，或者是它们的象征）。

这样一来，美和丑就被认为是有条件的了。也就是说，就我们最基本的保存价值而言，舍此而想确定美和丑，那是荒谬的。美也象善和真一样，都是没有的。个别来说，这就又涉及到特定的一类人的保存条件。因此，群畜之人在遇到不同于特殊者、超人的事物时，就会产生美的价值感。

这是剧场前台的光学，它只考虑最切近的效果，美的（也包括善的和真的）价值就是从这里来的。

就结果的序列而言，任何本能的判断都是近视的。因为，这些判断劝告人们该首先干什么。就本质来说，理智乃是控制本能作出匆忙判断的工具。因为理智从容不迫、考虑周到，它对后果的预见更加长远。

对美和丑的判断总是近视的（——因为它们具有的理智乃是求诸自身的——）。但有很强的说服力；在那里，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判断、肯定和否定的地方，在理智还没有来得及发言之前，它们就已经在呼唤我们的本能了。

种种司空见惯的美的肯定互相激励和感奋；一旦美学的欲望处于工作状态，则无数不同的和源自别处的完美性就会附着在“个别的美”周围晶化。保持客观性，确切地说，就是废弛解释性的、附加性的、填充性的、紧缩性的力（——后者乃是肯定美本身的那种序列），这是不可能办到的。“美貌女人”的丰姿……

这样看来，一，对美的判断是近视的，这种判断只能看到切近

的结果；二，它通过一种受各种有关美的判断联合制约的魔法而聚集了刺激自己的对象——而这种魔法同对象的本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事物是美的，这就是说：这种感觉肯定是虚假的——（附带说一句：因此，爱情的结合乃是社会上最不明智的婚姻）。

<386>

世界上有十分天真的民族和人，他们相信连续的好天气乃是合意的。因为，他们在今天的道德字谜中仍旧一味相信“善良的人”，并且只有“善良的人”才是合意的——人类的发展过程刚刚逝去，只剩下了人（而且人们的一切希冀都应朝向这个方面——）。这种想法是最不经济的了，如前所述，这乃是天大的幼稚，无非是“善良的人”营造的安乐窝罢了（——他没有引起任何恐惧，他提倡松弛，他赐予人们能够取之的东西）。

相反，眼睛高傲者却日益强烈地希望恶人的统治，希望逐渐脱离可怕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道德束缚。希望力的增长，以便能够利用最大的自然强力——欲望。

<484>

“要思想，因此，就有了思想者”，笛卡儿就论证了这个结果。但是，这就等于把我们对实体概念的信仰确定为先验的真实。也就是说，假如某物被思考，那就必得有某物才行，“想到了它”，这简直成了我们的语法习惯了，这个习惯为了某一行动而设定一个行为者。简言之，这里已经制造了逻辑形而上学的假设——而且不仅仅是断言……在笛卡儿的道路上，人们不是达到某种绝对的良知，而只是达到了十分强大的信仰的事实。

假如人们把这一定理还原为“有东西被思想，因而有思想，那么人们得到的只是同义反复。因为，恰恰没有提到有问题的东西即“思想的现实性”——也就是说，以这种形式不可能否定思想的“表面性”。笛卡儿所想的乃是，思想不仅具有表面的现实性，而且有一个自在的现实性。

#### <544a>

按照人向上递升的等级制“移位”增长，无机界似乎没有这种东西——以权力对权力，很粗俗——。计谋始于有机界；植物就已经是大师了。最高等的人，如凯撒、拿破仑（司汤达对他有过精辟的论述），高等种族（意大利人）、希腊人（奥德赛<sup>①</sup>）；变幻莫测的诡计属于提高人的活动……演员的问题。我的狄俄倪索斯理想哟……

#### <204>

律法，这是关于一个教区保存条件的非常现实的表述，它要在一定的方向禁止某些行为，尤其是在这些行为危及该教区的时候。教区并不禁止产生行为的信念，——因为教区在另一个即反对教团之敌的方向上也同样需要采取那样的行为。于是，道德理想主义者出面说道：“上帝见到的是心，行为本身什么也不是；人们应该消除产生行为的那种敌对信念才是……”。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此付之一笑；只有在个别特殊场合，也就是当教团生活在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战的场合，人们才来理会那些话。人们所放弃的信念乃

---

① 见《荷马史诗》。——译者

是无功利性的那一种。

情形很象佛祖出世的当儿，那是承平的乃至精神过于疲倦的社会。

同样，情况也很象第一个基督教教区（连犹太教区在内），因为教区的前提条件就是绝对的非政治性的犹太社会。基督教只能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成长，也就是在业已放弃政治行动的、并且在罗马帝国制度范围内过着寄生生活的民族内部。基督教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人们变本加厉地自行“阉割”——因为环境许可这样做。假如有人说：“爱你们的朋友吧！”那么，也就等于从道德中剔出了自然。目前“爱你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sup>①</sup>这种自然，在律法中（即本能中）已变得毫无意义了。因为，人们要抛弃道德而乐其本性，现在应该重新论证博爱（对上帝之爱）。人们到处塞进上帝这个货色，而捞取实惠；谁也不提道德的来历。由于尊重自然就在于对自然道德的承认，所以也就彻底地消灭了对自然的尊重……

这种被阉割了的人类理想到底有什么刺激性诱惑呢？就象阉人的观念一样，这种理想怎能不招人讨厌呢？……而答案也在这里：阉人的发音却不招我们讨厌，尽管野蛮的残害乃是发生音变的条件……由于美德摘除了“男性的环节”，所以此前不具备的尖声细气就成了美德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考虑到，可怕的严峻、危险和男性美德的生命必然会带来反复无常——科西嘉<sup>②</sup>人的生活今天仍旧如此。或者异教的阿拉伯人的生活（直到细微末节都与科西嘉人一模一样；因为，歌词说不定就是科西嘉人撰写的呢）——那么，人们就会明白，粗俗不堪的一类人是怎样被“善良”、“纯洁”这些淫声荡气弄得消魂落魄、胆战心惊的了……用一种牧人的方式……一首田园

① 见《马太福音》第5章。——译者

② 指地中海科西嘉岛，现属法国领土，拿破仑的故乡。——译者

诗……“善良的人”；诸如此类的东西，在悲剧不走运的时代起了莫大的作用。

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认识到，“理想主义者”（——理想的阉人）为什么也会从完全特定的现实性中走出来，并且不单纯是个幻想者……他终于明白过来了，对他这类现实性来说，对一定行为的禁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本性恰恰适于这种行为，由于长期缺少训练，缺少对训练的需求）。阉割主义者叙述了一系列适合于完全特定的一类人的新的保存条件。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立法的手段同旧式的一样，呼吁一切权威，招唤所谓“上帝”，利用“罪与罚”这样的概念，——也就是他从古老的理想的所有附属物中为自己捞取好处。但是，范围是新的，譬如使惩罚（比内疚）更内在化。

实际上，一旦这类人生存的特殊条件不复存在，其末日也就到了——这是一种塔希提<sup>①</sup>和岛国上的逍遥，就象当时行省中渺小的犹太人的生活一样。他们唯一的天敌就是自己出生的土地。他们有必要同这块土地战斗，针对这块土地，他们必须再次萌生攻守欲望。因为，他们的敌人就是旧理想的拥护者（——就犹太教的理想来说，保罗乃是这种敌对的代表；就传教士的禁欲主义理想而言，路德乃是敌对的代表）。这种最和缓的敌对形式肯定也就是第一批佛教徒的形式。因为，人们也许把力气都花在消灭和减弱敌对感情方面了。看来，反对仇嫉的斗争乃是佛教徒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灵魂的平和。自我解脱，但无怨恨之心。当然，这是以无比和缓和甜美的人性为前提的——圣徒……

---

<sup>①</sup> 法属波里尼西亚群岛中最大的一座，于1767年发现，1880年为法属殖民地。——译者

道德阉割主义的智慧。——人们怎样进行一场反对男性欲望和估价的战争呢？人们没有天生的暴力工具，人们只能进行诡诈的、隐蔽的、欺骗的战争——一句话，“精神的”战争。

药方之一：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不遗余力地利用美德；人们要否定旧理想，直到同一切理想对立。诽谤术也属此列。

药方之二：人们要把自己的种类设定为整个价值标准；人们要把自己的种类投射到事物中去，到事物的后面，到事物命运的后面——作为上帝。

药方之三：人们要把自己理想的敌人当成上帝的敌人；人们要为自己虚构出获得伟大的激情，即诅咒和祝福权力的权利。

药方之四：人们要从针对自己的理想的敌意中派生出一切痛苦、生命的不祥、恐怖和灾难。——一切痛苦都伴以惩罚，即便是在使徒那里（——除考验而外）。

药方之五：人们要走得很远很远，以致把自然当成理想的对立面。人们把自然视为对耐性的巨大考验，视为长期坚信自然之物的殉道壮举；人们要习惯于蔑视涉及“自然之物”的仪式。

药方之六：反自然的胜利就是理想阉割主义的胜利。纯真、善良、无罪、幸福世界的胜利等等，将被投射到未来中去，作为终结、结果、伟大的希望，作为“上帝之国的来临”。

——莫非我希望，大家去嘲笑小人之类覬覦事物绝对价值尺度的举动吗？……

<839>

今天，也有音乐家的悲观主义，甚至发生在非音乐家之中。谁没有见过他呢？谁没有骂他是不肖后生呢？因为他折磨自己的钢琴，使它发出绝望的不谐和音响，他亲手把那最污浊合声碾向自

身。于是，这种人就被认为是悲观主义者了……但是否这种人也  
被认为是“有音乐细胞的人”呢？我倒不愿意相信这一点。纯种的  
瓦格纳主义者是没有音乐细胞的；他几乎输给了音乐的自然力，就  
象女人败在施催眠术者的意志的手下一样——为了能够作到这一  
点，人们在音乐和音乐家之谜中不可听任严肃而细腻的良心的唆  
使而变得狐疑。我“也许”说过——。不过，这里涉及的也许比象  
征还要多些。人们要掂量一下瓦格纳偏爱的那种效应手段的份量  
（——这种手段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他不得不为自己虚构的）。因为  
这种手段同催眠师施术的手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乐团  
的配备、音色的选择；对逻辑和韵律求积法的令人反感的规避；潜  
行之物、拂掠之物、神秘之物、“无限曲调”的歇斯底里）。——就是  
这样一种境地，譬如，罗恩格林<sup>①</sup>序曲把男听众，尤其是女听众置  
于何种境地了呢？简直引起了种种夜游症般的欣喜若狂。——我  
听到过一位意大利女士的观后感，她带着瓦格纳女信徒特有的美  
丽动人的眼神说道：“听了这种音乐可叫人怎么睡觉呢！”

<245>

人们要好好想一想一切人为设施造成的危害，假如要设置一  
种全然神性和彼岸的高等领域的话。因为这种领域首先就要认可  
上述设施的。人们习惯地把这种认可看成价值（譬如，在婚姻方  
面），所以人们就丢掉了自然婚姻的尊严性，有时则否认这种尊严  
性……当然，有人由于崇敬反自然的上帝，从而遭到了嫉恨。“自  
然”几乎变成“卑鄙、恶劣”的了……

对至高无上的、道德的、作为上帝的、人的现实性的信仰就是

---

<sup>①</sup> 中世纪传说中的英雄，瓦格纳歌剧《天鹅骑士》中的主角。——译者



一种厄运和劫数。因为，这样一来，一切真正的价值就被否定了，基本上被认为是非价值。于是反自然的东西登上了王座。人们以铁面无情的逻辑达到了绝对否定自然的要求。

### <290>

以维护上帝为目的的道德假说称：恶，必须是自愿的（只有如此，善的志愿性才能被人信仰），而另一方面：在一切祸害和痛苦中却寓有治疗目的。

“过失”的概念并非生命的最终原因，而“惩罚”概念则是教育家式的善行，因而也就是善良上帝的行为。

道德估价绝对统治着其他一切价值。因为，上帝不可能是恶的，而且绝不可能干什么坏事。以前没有人怀疑这种说法，即只有当人们“完美”时，才会想象道德的完美性。

### <272>

我所说的一切现象的同质性意图和对道德鉴别法的使用，从远景来看都是有条件的；我要证明，道德所赞誉的一切，与所有非道德本质相同，并且只想指出，为了非道德性的目的而用的非道德手段是如何促进各种道德的发展的——；反过来说，我要指出，从经济的眼光来看，一切名声不好的非道德性乃是更高等和更原则的东西。一种向生命的更大充盈的发展必然决定非道德的进步。“真理”的程度，也就是我们认识这种事实的程度。

<297>

道德超验引起的自然贬值的残余；也就是非我化的价值，利他主义的崇拜；对结果游戏内部报复的信仰；对“善”的信仰，对“天才”本身的信仰，似乎非我化的结果既象是前者，也象是后者；是教会认可市民生活的延续；想彻底误解历史（即认为历史是促进道德化的教育事业），或是以历史面目出现的悲观主义（——后者很象假辩护那样的自然贬值的结果，即那种不愿见到悲观主义所见之物的结果——）。

<17>

叔本华的虚无主义仍旧是创造了基督教有神论那种理想的结果。——因为就最高合意性、最高价值、最高完美性来说，这种理想是非常可靠的，以致哲学家们由此出发，就象从超验的绝对肯定性出发一样。居于顶端的“上帝”是现成的真理。“与上帝同在”，“消溶于上帝之中”——这就是几千年来最幼稚的和坚信不移的合意性（——不过，人们坚信不移的事物之所以还是真实的，是因为，它仅仅是令人信服而已。——为蠢驴的注脚）。

人们忘记了承认设定的理想同样也具有人格现实性，因为人们变成了无神论的了。但人们当真会放弃理想吗？——根本说来，晚近的形而上学家们一直就在理想中寻求现实的“真实性”，即“自在之物”了。与此相比，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他们的教条说，由于我们的现象世界显而易见不是理想的表现，因而就不是“真实”的，——而且根本不应归结为形而上学世界的原因。绝对的东西，只要它是那种最高的完美性，它就不可能为一切有条件之

物提供基础。叔本华的想法有所不同，他认为必须把形而上学的根据理解为理想的对立面、“恶的、盲目的意志”。因为，这样一来他就成了现象世界的“显圣者”了。不过，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过理想的绝对性，——他悄悄地滑过去了……

（在康德看来，为了替完美性开脱对这个世界如此如此的存在负有的责任，简言之，为了说明恶和祸，似乎离不开“理智的自由”；这位哲学家那里的可笑的逻辑……）

### <411>

**道德是最大的贬值。**——下述二者必居其一：

**要么，我们的世界是上帝的作品和表现（标准）。**假如情况是这样，则世界必须是**尽善尽美的**（莱布尼茨的推论……）——而人们从不怀疑属于完美性的一切认识——，于是，恶和祸都只能是**表面的**（在斯宾诺莎那里，善恶概念表现得还要过激些）；或者，恶与祸应是上帝的最高目的派生出来的（——似乎是上帝特别恩宠的结果，即上帝允许在善和恶之间作出选择，即不作机器人的特权；错误地选择朝向危险的“自由”的特权……譬如西姆波里求斯<sup>①</sup>对爱比克泰德<sup>②</sup>的解释）。

**要么，我们的世界是不完美的。**祸和过是现实的、注定的，是世界本质中原来就有的；假如情形果真如此，则世界便不可能是**真实的**。因此，认识只不过是肯定世界的途径，于是世界便成了最大的迷途。这就是叔本华在康德的前提基础上提出的见解。巴斯噶表现得还要绝望，因为他认为，假如事情是那样，则认识必定是腐

---

① 德国格里梅尔豪森《西姆波里求斯历险记》里的主人公，德国 30 年战争期间的一个傻瓜。——译者

② 爱比克泰德（公元 50—138）——古希腊哲学家。——译者

败的、被歪曲篡改了的，——他认为，为了把世界理解为值得否定的，则离不开启示……

### 〈312〉

人们为了悲剧式的同情而大大削弱了残暴，以致残暴本身遭到了否定。以爱的激情为形式的性爱也是如此；奴隶的信念即是基督教的服从；悲天悯人即是恭顺；譬如，生命力交感神经症即是悲观主义、巴斯噶主义，或卡莱尔主义等。

### 〈1009〉

我的价值观：看人们是出于充盈，还是耽于期望而定……看人们是观望，还是着手进行——还是视而不见、躲躲闪闪……看人们是出于力的受阻塞而“自发”，还是单纯反映式的刺激和挑逗；看人们是出于简单即缺乏必要的因素，还是出于对众人的强力统治，以致在这个统治需要这些人时，便可拿来使用……看人们是提出问题，还是拿出解决办法……看人们是否当任务不重时显得完美，而当目的特殊时就显得不完美；看人们是货真价实，还是单纯逢场作戏；看人们是假戏真作，还是单纯跑龙套；看人们是充当“代表人物”，还是被代表者本身——看人们是否就是“人物”，还是单纯的人物集合……看人们是因病患而呈病态，还是因过于健康而呈病态；看人们是作为牧人而前行，还是作为“特殊人”（第三类：即作为遁世者）而前行；看人们是需要尊严——还是需要“傻瓜”；看人们是寻求反抗，还是避开反抗；看人们是因为“过早”而不完美，还是因为“过迟”而不完美；看人们是发自天性的肯定，或否定，还是花花绿绿的孔雀开屏；看人们是有足够的自傲，以致不因自己虚荣而

害臊；看人们是否还有能力内疚（——这样的种类将会变得稀少；因为以前良心受的刺激过多，因而今天良心似乎无力自责了）；看人们是否还能完成“义务”？（——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也许会剥夺自身其余的生命欲，假如他们让人剥夺了义务的话——尤其是女人，这些天生的奴才！）

### <735>

世间有天生柔弱多病的人，即所谓“理想主义者”。他们除了渐至犯罪而外，再干不出什么高明了。粗糙、生硬，这就是他们渺小的、苍白的生命的伟大辩护，作为长期怯懦、虚伪的分期付款，至少也是夺目的昙花一现。继而，他们会因此而归于毁灭。

### <639>

要坚持“上帝”这个概念是某种唯一的可能性，这也许就是认为：上帝不是原动力，而是至上的状态，是一个时代——是权力意志发展途中的一个点。同理，也可以把（上帝）解释为这一点以前状态的延续过程。

从机械论的观点来看，整个变化的能量始终是恒定的。因为，从经济学观点来说，能量上升到一定高度就又会复降到一个永恒的循环。“权力意志”，从力的消耗方式来说，表现为扩张：——这样一来，能量向生命和“最高效率的生命”转化就成了目的。能量的同一个份额因发展阶段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

生命的增长意味着日趋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它坐收事半功倍之效……理想的低耗原则……

我认为，世界并不谋求一种持续的状态，这是唯一得到证明的

东西。因此，人们必须这样来设想世界的最佳状态，即是说，最佳状态并不是四平八稳的状态……

处在某个世道的同种现象，也象处在其他所有世道下的一样，长远来看，其绝对必然性不是君临事物之上的决定论，而仅仅表示不可能之物是不可能的；表示特定的力只能是特定的力；表示它是依照反抗力的大小来表现自身的，也就是仅仅按照它自己的强力。——现象和必然现象乃是同义反复。

### <682>

道德令自我变得名誉扫地；在自然科学方面，则对类推崇拜备至。这两种现象同步发生。但是，类同自我一样，也是某种虚妄的东西。自我比多节链条上的简单环节还要超过千百倍；自我就是链条本身，不折不扣！类，就是来自这一链条的多样性和局部相似性的简单抽象。常言说，为了人类而牺牲个人，这根本不是事实；毋宁说，这不过是典型的谬论。

### <707>

不能把“有意识的世界”当作价值出发点，也就是当作“客观”设定价值的必然性。

相互作用就是每个有机体的整个生命，就其庞大和众多而言，对这种作用世界的意识乃是来自情感、意图、估价的小小片断。难道片断意识就是原因，就是目的吗？我们没有设定生命全现象的任何权利。显然，意识，这毋宁说是生命的展开和权力扩充的手段。因此，幼稚、欲望，或精神性，或意识范畴的个别性就应该被设定为最高价值。因为，也许应该拿这些个别性来为“世界辩护”。

以上就是我对一切哲学道德宇宙论和辩神论，对迄今为止的哲学和宗教哲学中所有原因和最高价值的基本异议。手段的类型被误认为是目的；生命及其权力的上升反被贬黜为手段。

假如我们真想在相当遥远的地方设定生命的目的，那么也许这个目的同有意识的生命的任何范畴都难以吻合；它甚至也许会把任何范畴都解释为针对自身的手段……

“否定生命”竟成了生命的目的、发展的目的！生命竟然成了天大的蠢事！这样荒唐的解释只不过是用意识的要素（快乐和痛苦，善和恶等）来测定生命的怪物而已。在这里，手段是针对目的而来的——“非神圣的”、荒谬的、令人十分反感的手段——。需要这种手段的目的会有什么用处呢！不过，错误之处就在于，我们——不是搜集解释这种手段必然性的目的——从一开始就把消除手段的目的作为前提。也就是说，错误在于，我们把一种同手段（即受人欢迎的、合理的、有德行的手段）联系在一起的合意性当成了标准，以便我们据此测定什么样的总目的是合意的……

根本错误就在于，我们把意识设定为标准、生命的最高价值状态，而不是把它视为总生命的个别，也就是与总体相关的一部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这就是所有哲学家本能地致力于把现时发生的一切现象的有意识的共生和同欲，虚构为“精神”、“上帝”的原因。但我们要对他们说，正因为这样，生命才会变成怪胎；应该说，“上帝”和全部感觉器官就等于是使生命遭受谴责的东西……应该说，我们已经废弃了设定目的和手段的总意识，这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宽慰，——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必再当悲观主义者了……过去，我们对生命的最大非难就是上帝的存在……

## 〈211〉

基督教是可以成为最隐私的生命形式的；它以偏颇的、赤裸裸的、全然非政治的社会为前提——它属于秘密社团。而“基督教国家”，“基督教政治”则是无耻行径、欺骗，有点象基督教的军旅统领，到头来它会把“乌合之众的上帝”当总参谋长对待。就是教皇制也从来没有能够制定出基督教的政治来……；假如象路德这样的宗教改革家都在进行政治活动，那么人们就会知道，这些人恰恰就是象非道德主义者或暴君那样的马基雅维利的信徒。

## 〈927〉

道德贬值及其“利”与“害”的贬值是庸俗的，但也有其正面的意义；这是社会的必然远景，就结果而言，它仅能看清切近的和最切近的东西。

国家和政治家需要大大超越道德的思维方式。因为，国家和政治家不得不慎重考虑更大的综合效应。

同样，一种世界经济也许是可能的，它具有如此长远的远景，以致一时看来它的所有个别要求，好象都是非正义和专横霸道的。

## 〈931〉

欲望全部是有益的，其中一部分是直接欲望，另一部分是间接欲望；从利用来说，确定某个价值序列几乎是办不到的；——以经济学观点来看，整个自然力愈是善，也就意味着更有用，这些力造成的恐怖和无可抗拒的灾祸就愈大。极而言之，最强的欲望，也



就是最可宝贵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最大的力量来源。

〈388〉

在禁欲主义的非我化道德的压力下，爱、善、同情乃至正义、慷慨、英雄主义等欲望，肯定也会受到误解：

因为，人格的富有，内心的充盈，洋溢和发泄，本能的健康和对自身的肯定，这些都会带来伟大的牺牲，产生伟大的爱。因为，上述欲望来自强大和神性的自我性，譬如想当主人的意愿、僭越、内心安全感和要求占有一切的权利等。同一般观念相反的信念就更是一种信念；假如人们不是坚定勇敢地立足自身，那么他就不能给予别人任何东西，不能伸出援助之手，不能成为支柱和靠山……

人们怎么能把上述本能如此乱加解释，以致认为人最可宝贵的竟是邻舍呢？以致于把自我委身于另一个自我呢？啊，这指的是心理学的卑鄙和欺骗，是迄今为止教会中和患教会病的哲学说的大话！

假如人本来有罪，那么他只该恨自己，从根本上说，他也许不会用不同于对己的另一种感觉去对待自己的同类；人类之爱需要得到证明，——上帝之爱就在于它是上帝命令人们这样做的。——由此产生的结果，人的一切自然本能（对爱的本能等），在人看来似乎都是犯禁的，而且只有在否定它们——基于对上帝的服从——之后，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巴斯噶，这位令人钦佩的基督教逻辑学家竟然走得如此之远！思量一下他对自己胞妹的态度吧！“不许别人爱”，在他看来，这句话乃是基督教式的。

### 〈781〉

对于自身及其“永恒幸福”的先入之见，并不是一个富有自信之人的表现。因为，这种见解向魔鬼打听自己是否会成为极乐的。——这种成见对个人的幸福毫无兴趣，它就是力、行动和渴望——它把事物同自身紧贴在一起，他会侵害自身。基督教乃是不牢牢立足自身的浪漫主义疑心病。

凡是享乐主义的眼光面世的地方，都不应得出痛苦和失误的结论。

### 〈932〉

那些亲切的、乐施的、善意的信念根本不是为了那些以它们为出发点的利益得到成功；而是因为它们是富有的、有能力赐予和体现了自身生命充实感的心灵状态。你们好好看一看慈善家的眼睛吧！这是自我否定的对立面，仇恨自我的对立面，“巴斯噶主义”的对立面。

### 〈393〉

关于最普遍物的思考总落在后面。譬如，关于人的最终“合意性”的思考，哲学家们从来就不以为然。他们异想天开地要动手“改良”人了，似乎我们真会由于直觉作用就不问一声为什么偏要“改良”似的！人会变得更有美德，或更加聪明，或更加幸福，这有什么可合意的呢？假设对人的原因毫无所知，那么任何这样的意图都没有任何意义；而假如有人想了解这样的原因之一，他是不

是也可以要求了解另一个原因呢？真是天晓得！美德的增长同智慧和见识的增长是同步的吗？令人怀疑。我要用来证明对立面的机会到处都是。严格说来，迄今为止，作为目的的美德性同幸福美满不就是矛盾的吗？另一方面，美德性对不幸、匮乏和自我虐待等必要手段就不再需要了吗？而假如最高的理智就是目的，那么人们因而真就会拒绝福利的提高吗？要是选择危险、冒险、怀疑、诱惑作为通向理智的道路又将如何呢？……假如人们企求幸福，那么人们也许不得不与“精神的穷人”为伍。

<119>

“客观的”我们。——为我们打开通向最遥远和最陌生一类人的存在和文化之门的不是所谓“同情”；而是我们的平易和无偏见，它们恰恰没有“同情心”；相反，它们拿从前别人感到痛苦的事例（动怒、或动心、或充满敌意的冷眼——）来消闲解闷。现在，种种的痛苦在我们看来是很有趣味的。这样一来，我们的确就不是充满同情心的人了，尽管痛苦的情状使我们骨肉震惊、泪如雨下；——这就是我们不赞成助人为乐的原因。

在这种自愿观赏种种痛苦和罪过的过程中，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有力了，超过了18世纪；这证明了我们力的增长（——我们已经接近17世纪和18世纪）。但是，人们把我们的“浪漫主义”看成了我们“美化了的灵魂”的证据，这是很大的误解。我们企求的就象一切野蛮世界和民众阶层所企求的那种强烈的大事件。（人们应当把这一点同神经衰弱患者和颓废者的需要严加区分。因为，这帮人需要刺激物，甚至需要残暴。）

我们大家都在寻找这样一些状态，在这些状态下，市民道德不再享有发言权，更不用说传教士的道德了（——我们每读一本散

发牧师和神学家气味的书，就留下一分可怜的痴呆和贫乏)。“善良的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这样的社会，它感兴趣的只是市民社会那里被查禁和名声不好的东西：书籍、音乐、政治，品评女人的情形也是如此。

## 〈270〉

某人仅仅尊重道德价值，他把其余的一切都置于从属地位，并且很少同善、恶、改良、拯救灵魂等相比较，这怎么可能呢？比如，亨利·弗里德里克·埃米尔<sup>①</sup>。什么叫道德特质？——我是在提心理学的问题，譬如，巴斯噶的提问也是心理学的。也就是说，在有其他伟大的质的场合。也包括叔本华，这个人显然重视他自己不具有和不可能具有的东西……这不就是对实际痛苦状态的一种纯属习惯的道德解释吗？这不就是特定类型的敏感吗？因为他不明白许多痛苦感觉的成因，但却相信用道德假说来解释自身，以致偶尔的快意和力感总是立刻蒙上所谓“美好的良知”、上帝的近旁、救世意识等的灵光！……这样一来，道德怪物：1. 或者，实际上由于与社会美德类型相似而具有它自己的价值：“诚实人”、“正派人”，——倍受敬重的中等状态，就全面能力来说是平庸的，但就一切愿望而论，则是可敬的、诚实的、坚定的、受重视的、可靠的；2. 或者，道德怪物自认为具有了诚实正派的品质，因为它根本不想把自己的一切状态作另外的理解——。它不认识自身，可它却如此解释自身。——道德乃是人的自我忍耐的唯一解释模式：——是一种骄傲吗？……

---

<sup>①</sup> 亨利·弗里德里克·埃米尔(1821—1881)——瑞士作家，哲学、美学教授。——译者

## <361>

我向贫血的基督教理想宣了战(也包括它的近亲),我的用意不在于消灭它,而是要了结它的专横统治,为新的理想,一种更加粗野的理想赢得地盘……基督教理想的延续属于世间最合意的事物之一。也就是为了想在基督教理想之旁,或其上起作用的那些理想,——它们为了变得强大,就得拥有对手,强大的对手。——于是,我们作为道德论者就需要道德权力。因为,自我保存的欲望希望我们的对手始终有力,——它一心想主宰对手。

## <382>

叔本华把高级的理智性解释为对意志的解脱;他不想看到对道德偏见的解脱,因为这种解脱过程在于放开伟大人物的手脚,也就是天才的非道德性;他把自己独自尊崇的东西即“非我化”道德价值,也人为地设定为最精神性的活动即“客观”观察的条件。意志退却之后,“真理”就在艺术中露了头……

纵观道德特质,我看到了截然不同的估价。因为,我不明白横亘在“天才”和道德、非道德意志世界之间的这层荒谬的隔阂。道德的人乃是低贱的类别、非道德的人、弱的类别;的确——按道德来说,这是一个种类,只不过不是道德的人自己的种类;而是这个种类的翻版,往好里说,是优良的复制品,——其价值标准位于自身之外。我是按其意志的权力和充盈的量来估价这个人的,不是按照这种定量的减少和消解;我认为,教诲人们否定意志的哲学乃是祸害和诽谤……我是按照意志对反抗、痛苦和折磨的忍受程度以及通晓变害为利的程度来评价意志力的;我不把生命的恶

劣和痛苦的特性作为谴责生命的借口，而是希望生命有一天会变得比过去更加恶劣和痛苦……

叔本华杜撰的所谓精神的顶点，就是叫人们去认识万物皆无意义，简言之，必须认识善良人从本能出发所做的一切……他否认可能有更高的东西。这里，精神性序列大大低于善的序列；精神性的最高价值（譬如艺术）也许就是劝告人们皈依，并为下面这件事铺平道路：道德价值的绝对统治。——

除叔本华之外，我还想提一提康德的特征：毫无希腊特色，完全违背历史（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述），而且是个道德狂（歌德关于激进的恶的论述）。他的背景也呈现出神圣性……

我要批判圣徒……

黑格尔的价值：“激情”。

斯宾塞先生的小贩哲学：满纸庸人理想。

所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本能的基本准则就是必须证明人身上一切宝贵之物，如艺术、历史、科学、宗教、技术等对道德来说也是可宝贵的，是道德决定的。假如就目的、手段和结果来说，人们就要以最高价值去理解一切。譬如，卢梭关于文明问题的论述。“人会由于文明而变得更加善良吗？”——这个问题是十分可笑的，因为对立面明摆着，而且就是替文明唱赞歌的那一位。

### <349>

不论人们遵循哪种古怪的理想（譬如，“基督徒”的、“自由精神”的、“非道德论者”的、帝国德国人的——），都不应该要求理想就是如此。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剥夺了理想特有的特权特征。人们应该具有理想，为的是出类拔萃，不是为了修身。

尽管如此，绝大多数理想主义者都迫不及待地为自己的理想

大肆鼓吹，似乎不是大家都来认可理想，他们就不可能拥有要求理想的权利似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譬如，那帮勇敢的黄毛丫头，由于她们自己不愿意学习拉丁文和数学，就会干出这种事来。是什么迫使她们这样做的呢？我担心，是群畜本能，群畜的畏惧感。因为，她们为“解放女人”而战，因为她们披着宽大为怀的活动外衣，扯起“替别人着想”的大旗，极其精明地推行自己渺小阴私的分裂主义。

只充当某个理想的传教士和“代言人”，这乃是理想主义者的明智。因为，他们以这种手段使自身“神圣化”，使那些信奉无私和英雄主义的人看在眼里。此外：真正的英雄主义就在于不要在牺牲、献身、无私这面大旗之下去战斗，而是根本不战斗……“这就是我；我就愿意这样干：——你们见鬼去吧！”——

#### <951>

反对女性“高贵”观的战争！——有点野蛮是不可免的，几乎就是犯罪。连“自满自足”思想也不可有；人们必须对自身抱冒险的态度，引诱、破坏——同美丽的灵魂这种虚妄的空谈毫不相干——。我要为最粗野的理想造空气。

#### <837>

论我们的现代音乐。——曲调走了样，就象“观念”、辩证法、最精神性运动的自由变了形一样——笨拙而滞碍，这些特性发展为新的冒险行动，乃至上升为原则；——最后，人们就剩下了自己天才的原则，自己天才的偏颇了。

“戏剧性音乐”，这是胡说！这样的音乐是拙劣的音乐……假

如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高等的精神性和这种精神性的幸福境界(譬如,伏尔泰的境界),则“情感”、“激情”就成了代用品。用技术语言来说,“情感”、“激情”更轻巧——因为它的前提是更贫乏的艺术。朝着戏剧方向的转变,就意味着艺术家与其说善于驾驭真正的手段,倒不如说他驾驭的是表面的手段。我们有戏剧性美术,戏剧性抒情诗等。

〈881〉

论等级制。——在典型人身上有平庸的东西吗?他不认为事物必然有其反面。因为,他同弊端作斗争,就好象人们会因之蜕化变质似的;他不想既忍受此物,又忍受他物——他想使一个事物、一种状态、一个时代、一个人物的典型性格变得模糊不清,因为他只承认这些特性的一部分,而想取消其余的。平庸者的“合意性”就是我们这另一部分人要打倒的东西。因为,它认为理想是丝毫无害、无恶、无危险、无疑问、无毁灭性的东西。我们的认识正好相反,即认为,随着人的每一步增长,其反面也同步增长;我们认为最高等的人——假如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概念的话——,就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把生命的对立特征明确地表述为生命的光环和辩护词……普通的人应该只是这种自然特征的一个小小的边角。因为,一旦自然力的多样和对立的紧张局面加剧,也就是说,人的伟大的前提条件增长,这些人立刻就会走向毁灭。人必须变得更善良和更凶恶,这就是我用来对付上述不可避免性的公式。

绝大多数人都把人描述为散块和零件,只有综合计算,才会呈现出一个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世代、一切国家都是不完整的;人是逐块发展起来的,这也许属于人的发展经济学。因此,根本不应否认这一点,尽管如此,这里所说的仅仅限于综合性人的形



成，因为，低级的人，庞大的多数，他们只不过是前奏和预演，通过这些协同动作，在某地就会出现完人即里程碑式的人，这种人标志着人类有史以来前进的里程；这种已经出现的类型往往又会消失（——譬如，我们用了整整三个世纪，还没有重新达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水平，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又落后于古代人）。

### <347>

任何社会都会有这样的倾向，即把它的对手——起码社会观念上的对手——贬为漫画，并使之挨饿。譬如，我们的“罪犯”就是这样的漫画。在价值的罗马贵族政体制度下，犹太人就被贬为漫画。艺术家中间，“庸人俗物和市民的东西”会成为漫画；虔诚的信徒中间，不信神者会成为漫画；贵族中间，民间人物会成为漫画。非道德论者中间，道德家会成为漫画。譬如，柏拉图在我的心目中就成了漫画。

### <317>

人们应该捍卫美德而反对美德传教士。因为，后者乃是美德的死敌。因为他们教诲说，美德乃是大家的理想；这样一来，他们就剥夺了美德的诱人、无双、脱俗和超凡等优点——剥夺了美德的贵族政体的魅力。同时，人们应该结成反对理想主义者的隐蔽阵线，因为这帮人大肆敲击瓦釜，并以发出空洞的躁音为快。因为，他们要求伟大和稀罕，但没有发现这些东西，于是愤愤不平，对人不屑一顾，这有多幼稚啊！——譬如，婚姻的价值显然仅仅限于缔约双方，总的来说，婚姻肯定是肮脏而失礼的行为。任何一位牧师，任何一位市长都无法改变这一点。

美德具有平庸者对抗自身的一切本能。因为，美德是无益的、不明智的、孤立的；它与激情相近，而难于接近理性；它会败坏性格、头脑、感官。——因为，中等人成了不变的衡量标准；它挑起对秩序的敌意，挑起对隐匿在每个现实秩序之下的谎言的敌意。——因此它是最要不得的恶习，假如人们按照它对他人造成的危害去评判的话。

——我认识的美德标准是：1. 它不要求人们认识；2. 并非什么地方都以美德为前提，而是以某种别的东西为前提；3. 不因失去美德而苦恼，而是相反；把这种情形视为保持距离，在此基础上，某物会成为美德而受到敬重；它并不吐露风声；4. 它不用宣传……5. 不允许任何人有裁决之权，因为它始终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美德；6. 凡它所为，一概属于犯禁之列，因为据我所知，美德就是群畜内部一切立法的独特禁条；7. 简言之，它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脱离了道德的美德……

### <328>

最后，我得出了什么结果呢？我们不要回避这奇妙无比的结果：我赋予美德以一种新的刺激——美德起了犯禁物的作用。美德具有了我们对自身的诚实，美德经过了科学内疚的“不完全”的腌制；它散发着老气横秋和古色古香的气息，因而它最终会吸引狡诈之人，使他们产生好奇之心；——简言之，美德起了恶习的作用。我们一经明白一切都是欺骗和假象，我们也就取得了这种最美妙的假象即美德的使用权。没有什么部门能禁止我们这样做，因为我们指出了美德就是非道德的一种形式，于是美德就又得了理，——就其基本含意来说，对美德的安排是恰到好处的，它加入了一切生命的非道德性——作为第一流的奢侈形式，最高傲的、最昂贵

的和稀世罕见的恶习形式。我们打消了美德道貌岸然的严肃性，戳穿了它的连篇空话，我们把它从众人的纷扰中解救了出来，我们剥下了美德的荒唐古板面孔、无神的双眼、直楞楞的假发、僧侣式的肌肤。

### 〈235〉

反对内疚。——我不喜欢这种对自己行为的怯懦表现；人们在意外污辱和恼怒的冲击下不可自暴自弃。一种极度的自豪感早已君临其位。说穿了，内疚又有有什么用呢！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因为将来要后悔而不为的；同样，也不因为事情“徒劳无益”，或“要抵偿”而不为的。人们为了信仰一种有赎罪能力的力，除非成为神学家。因为，我们作为非道德论者宁可不信“罪责”。我们认为，任何行为从根本上说都与价值等同。——同理，那些找到我们头上的行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可能也是有益的、普遍合意的行为。——个别场合，我一定会承认，某种行为在我们来说本来是可为可不为的，——只因事态发展，使我们觉得为之有益。我们当中难道有那种在条件许可而不愿意恣意干上几打犯罪勾当的人吗？！因此，人们绝不要说：“某事你本不该干”，而只消说：“真少见，我怎么没有干它几千遍！”——说到底，绝少的行为是典型的行为和个性的真正缩略；鉴于绝大多数人少有个性，因此，通过个别行为很难概括一个人。受环境决定的行为只是表面的，作为产生某种刺激来说，它是纯传染性的、反射性的。因为，早在它触及我们所处的深度之前，早在我们的深度被问及此事以前就有了。一怒、一动，捅上一刀，这同个性有何相干！——行为时常带来呆滞的目光和拘谨之态，因此，行为者就象被自己的记忆放逐了一般，从而感到自我不过是这种回忆的附属品。人们首先要对这种精神干扰即着魔的一

种形式展开斗争。因为，个别的行为，不论什么行为，同人们的总行为相比都等于零，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并不会因此而造成计算的偏差。我认为，社会可能会有不恰当的兴趣，也就是只从某个方向来检验我们的整个生存，似乎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发掘个别的行为，这不应传染给行为者本身。令人遗憾的是，这种事屡见不鲜。这是由于具有不寻常后果的任何行为，都要继而产生精神干扰，甚至连结果好坏都无所谓。不信，你就请看得到许诺的恋人吧！看看剧场报以掌声的诗人吧。至于说到懒惰的思想家，他们竟与遭了抄家之祸的无政府主义者毫无二致。

有损于我们尊严的行为是有的，那些被认为是典型的行为简直可以把我们推入低贱的类别。这里，人们就是应避免犯这类错误。我们不尊重相反类别的行为的情况也是有的。诞生于充满着幸福和健康中的奇人，一阵风暴，一桩偶然事件陡然掀起我们思想的波澜，这样的行为和“作品”同样不是典型的。我们绝不要按照其作品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家。

### <329>

这样一来，我是不是就伤害了美德呢？……（没有，）就象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怎么伤害王公们一样。自从他们遭人暗算以来，他们如今又端坐其位了……这是因为，过去是如此的，便永远如此。因为，锲而不舍乃是对事物的最好利用……这——我已经这样干了。

### <746>

叔本华希望阉割恶棍，要把笨蛋关进寺院。请问其出发点是什么？

么呢？恶棍优于众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不平庸；傻瓜强似我们之处就在于他不甘于平庸。

更合意的也许就数鸿沟的扩展了，也就是流氓行为和愚蠢行为的增长。人的本性就是这样扩展开来的……不过，说穿了这也势在必然；事情发生了，它并没有想到我们对之欢迎，还是不欢迎。愚蠢、流氓行为将会有所增长，因为，这属于“进步”。

<910>

我的典型信徒。我祝愿那些与我有某种关系、受苦受难、孤寂无援、疾病缠身、备受虐待、饱尝凌辱的人，——我希望他们不要对妄自菲薄、自惭形秽、颓唐的苦难执迷不悟。因为，我不同情他们，我对他们的唯一希望就是，要看到价值当然屹立着，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不管一个人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

<1015>

论19世纪的强力。——我们比18世纪具有更多的中世纪味；不仅是使陌生物和稀有物感到更好奇，或更有诱惑力的问题。我们造过革命的反……我们从对理性的畏惧——18世纪的幽灵——中解放了自身。因为我们又敢于荒唐天真、抒情诗般地作人了——一言以蔽之：“我们是音乐家”。同样，我们既不怕成为笑柄，也不怕荒唐。魔鬼受到上帝的宽容，备受恩宠；不仅如此，魔鬼自古以来就有甘当遭谤受污之人的兴趣——我们成了魔鬼的大救星。

我们把伟大同恐怖相连。我们把好事同坏事合为一体。我们早已战胜了荒谬的“合意性”（因为它只扬善，而不扬恶——）。对文艺复兴理想的怯懦心理有所减少——我们甚至敢于谋求达到文艺

复兴时期的习俗。同时，对传教士和教会的不宽容暂告一段落：“信仰上帝乃是非道德的”——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恰恰是为这种信仰辩护的最好形式。

总之，我们身上具有一种权利。我们不害怕“善”的背面（——我们在寻找这一面，为此，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好奇）。譬如，在希腊文化那里、道德那里、理性那里，在善的审美那里（我在审视人们利用上述珍品造成的危害，人们被这些宝贝弄得一贫如洗——）。同样，我们不要掩饰坏事的反面。

### <249>

我反对什么？我反对把渺小和善的平庸性即灵魂的内心平静误认为是高等的东西，因为它不知道伟大的积聚会产生巨大的激励，没有把激励看成某种高等的东西，甚至是人的标准。

培根说：在庸众那里，最低贱的美德也会受到赞扬，中等的美德受到表彰，而最高等的美德则无人问津<sup>①</sup>。但基督教作为宗教是属于庸众的：“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即最高等的类来说，基督教乃是荒谬的。”

### <321>

对于美德感到轻而易举的人，也会拿美德寻开心。不可保留美德中的严肃性。因为，人们达到了美德，又超过了美德——落到了什么地方？——胡作非为的世界。

此间，我们的一切爱好和激情变得何等地才气横溢啊！多少

---

① 全段引文为拉丁文。——译者

科学的渴望折磨着它们啊！真称得上是认识的钩钩啊！

<186>

在有高贵教养的古代人那里，基督教遭受到深刻蔑视，这同人们今天对犹太人本能的反感是一码事。因为，它表现了自由和自觉的等级，对于那个好强争胜，并把笨拙的忸怩作态同莫明其妙的自我感觉联系起来的等级的憎恨。

《新约全书》乃是低贱人的《福音书》：他们要求具有更多的价值乃至一切价值，其实，这种要求颇令人愤慨——今天仍然如此。

<174>

基督教——犹太教的生命。这里，宿怨不占优势。只有大规模的迫害行动才会煽起宿怨的激情——尽管火热的爱也就是灼热的恨。

假如人们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钟爱，那么人们就会变得富于侵略性；基督教的胜利，要归功于人们对它的迫害。

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并不特殊，叔本华误解了这一点。禁欲主义最终还是长入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的周围，都有禁欲主义。

患抑郁症的基督教，动物式的良心虐待狂也属于基督教赖以扎根的坚实土壤。因为，基督教并不是基督教本身。基督教包容了这块百病丛生土地的一切疾患。可以说，它根本没有免疫力。但这也正是它的本质所在；因为，基督教乃是一种颓废的类别。

欧洲的王公真要好生想一想，他们是否能够没有我们的支持。我们是非道德论者——今天，我们是唯一为取胜而不需要任何盟友的力量。因此，我们乃是强者中的强者。我们根本无须说谎。有不说谎的势力吗？！一种强大的诱惑为我们而战，这也许是世间最强大的诱惑——真理的诱惑……“真理”？是谁把这个词塞进了我的喉咙？但我又把它吐了出来。不过，我算是羞辱了这高傲的字眼。不，我们还不需要它！没有真理，我们照样能够获得权力，走向胜利。为我们而战的魔术师，会使我们的敌人瞭头转向的维纳斯的媚眼，这乃是最高的魔法了，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诱惑。因为，我们是非道德论者——，我们是极端的人……

基督教是解放了的犹太教（解放的方式与下述情形雷同：受地域和种族限制的高傲感总有一天要从这种条件下解放出来，并开始寻求有血缘关系的因素……）

1. 它是在国家这块土地上的教会（教区），它是非政治的产物；

2. 它是生命、驯养、实践和生活的艺术；

3. 它是罪恶的宗教（是对上帝的冒犯，而上帝则是唯一公认的圣物，一切苦难的唯一原因），它具有赎罪的灵丹妙药。只有对上帝的冒犯，没有对人的犯罪。人既不该对它下断语，也不该要求对它进行说明，除非以上帝的名义。一切诫条（爱）都是如此：因为，一切都与上帝联系在一起，人身上发现的一切都是看在上帝的



份上。此中隐藏着高超的智慧（——爱斯基摩人<sup>①</sup>那样极其艰苦的生活，只有在极其平和和极其漫不经心的信念中才能忍受。犹太教——基督教教条出于对“罪人”的偏爱，是反对罪恶的——）。

### <1006>

迄今为止，道德价值乃是最高价值，有谁怀疑这一点吗？……假如我们从其现在的位置上搬走这些价值，那么我们就改变了一切价值。这样一来，迄今为止的等级制原则也就垮台了。

### <1037>

我们要从上帝概念那里消除最高的善——因为善是不敬上帝的。同样，我们也要消除最高的智慧——它是哲学家们的虚荣，它酿出了上帝这个智慧怪物的梦呓。因为，上帝应尽可能对哲学家们一视同仁。不！上帝乃是最高权力——这样说就足够了！一切都来源于这个权力，由此产生了——“世界”！

### <934>

纯粹力的问题：反社会保存条件、反社会偏见的行动为什么会得势？——它为什么会倾出使绝大多数人因之毁灭的可怕特性？——它为什么会冲向真理？——为什么要迎战痛苦、自我蔑视、同情心、疾病、恶习？人们是否要主宰这一切，这还有什么疑问吗？（——凡是不杀死我们的东西，就会使我们锻炼得更加坚强……——最后一点：承认常规、委琐、渺小、善良、正派、平庸、循

<sup>①</sup> 居住在北极地区以渔猎为生的民族。——译者

规蹈矩的人永远有理，他们难道不会因之使自身变得庸俗吗？……对性格的试金石：不让善良人的诱惑伤害自己。因为善就是奢侈、狡诈、恶习。

### <316>

虚伪假相掩盖了一切市民秩序，就好象它们真的就是道德怪物似的——譬如：婚姻；劳动；职业；祖国；家庭；秩序；权利等。但是，由于它们是为最平庸的人设立的，也就是为防范特殊人和特殊需求而设立的，因此，如果发现这里谎话连篇，那是顺理成章的。

### <318>

首先，我的美德先生们，你们没有任何优越于我们的地方。我们想叫你们把谦虚二字牢记心间，因为，可怜的自私自利和自知之明会向你们介绍美德的。而假如你们身上真有更多的力和勇气，也许你们不至于自贬到虚构道德的地步。你们十分努力。一方面，你们也许是出自不得已——你们的处境使你们勉为其难——，另一方面，事情则使你们感到开心，看来事情对你们有利。但是，假如你们干事仅仅出于个人嗜好，或者，你们的必然性对你们提出了要求，或者，对你们有好处，那么你们就无须自夸，也不要期待别人会夸奖你们吧！……假如人们仅仅是有道德的，他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这没有什么可含糊的！不论从哪方面来说，凡是受到器重的人，都还不是这种道德蠢驴。因为，他们最内在的本能乃是决定自己力的份额的本能，而本能尚未发现自己的出路；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你们最小限度的力表现得比美德更明智。但是，你们有你们的数量，因为，你们行为暴虐，所以我们要向你们宣

战……

<205>

我最讨厌拿撒勒<sup>①</sup>的耶稣和他的门徒保罗了，因为他们给下贱人的头脑灌输过多，他们那点可怜的美德真值得花这么多力气吗！人们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因为，这帮贱民把品质高贵的美德、把人弄得声名狼藉，他们把内疚和高贵灵魂的自我感觉对立起来，他们使坚强灵魂具有的勇敢、豁达、放荡、无节制的嗜好走入歧途，终至自我毁灭……

<319>

因此，一个有道德的人就是低贱的种类，因为他不是“有个性的人”，而是按照一劳永逸的人的模式获得自身价值的。他不具备独立的价值：他可以用来比较，他有自己的同类，他不应单独存在。

想一想善良的人的特性，有什么可值得我们欣慰的呢？因为我们不需要战争，因为善良的人没有把怀疑、谨慎、集中和严酷强加于我们。我们的惰性、温良、轻心等习性过着舒坦日子。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感，它是由我们自身投射出去的，但作为特性和价值却算在了善良的人的名下。

<784>

个人主义是“权力意志”的一个过得去的、尚不自觉的形式；在

---

① 以色列北部城镇，相传是耶稣受洗之地。——译者

个人看来，这已经足以使自身从社会权力下解脱出来了（管它是国家权力，还是教会权力）。个人不是作为个性置身于对立的，而是作为单个的人；他代表一切个人同整体相对立。这就是说，他本能地把自身等同于任何个别人；他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与整体对立的个人的代表去夺取所需。

社会主义不过是个个人主义的一种宣传手段。因为，它知道，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必然要形成整体行动，形成某种“权力”。但是，他们所希冀的并不是作为个别人的目的的群居，而是作为使许多个人成为可能的手段群的群居：——这是社会主义者的本能，他们在这一点上往往自欺（——除开他们为使自已行时而不得不经常自欺而外）。利他主义的道德说教则是为个体利己主义服务的；19世纪的通病之一——。

无政府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宣传手段；社会主义利用前者制造恐怖感，它则利用恐怖感来震慑人心，恐怖主义开始了。首先——它把胆子大的人、亡命徒拉到自己一边，特别是在最精神性的事情方面。

尽管如此，个人主义乃是权力意志的起码阶段。

假如人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那么他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也就是说按照力的大小程度进行筛选。因为，个别人不单是同自身统一，而是寻求同自己相似的人——他通过自己烘托出他人。继个人主义而来的是对四肢和器官的训练。有相似关系的倾向趋向集中，并且作为权力进行活动。在这些权力中心之间有磨擦、战争，依对双方力的认识、平衡、接近，确定功绩。最后：产生了一个等级制。

扼要重述：

1. 个人自己解脱自身；

2. 他们进行战斗，他们对“权利平等”达成了协议（——“正义”是目的——）；

3. 假如达到目的，那么力的实际的不平衡就会产生放大的作用（因为，就总体而言，和平居于统治地位，而且许多微小的力分子已经形成了差异，它们几乎等于零）。现在，个别人自己组成若干小组；这些小组千方百计谋求特权和优势。于是，斗争以缓和的形式重新开始。

只要还没取得权力，人们就想要自由。假如人们有了权力，人们就想建立霸权；假如人们争不到霸权（假如人们的力量还不足以取得霸权），人们就要求“正义”即平等权利。

### <203>

这些渺小的群畜道德根本不会导致“永恒的生命”，可它们就这样登上了舞台，某某具有美德，这也许是很聪明的作法，但是，对这场戏的观众来说，无论如何这仍旧是所有演出最可笑的一幕。假如这场戏演得就象完美的可爱的小绵羊般的温顺，那么人们无论是上天，还是入地，都不会得到特权；因此，人们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小巧可爱长着角的傻绵羊而已——前提条件就是，人们不要虚荣心十足，摆出执法者的派头大出洋相。

这里，渺小的道德，由于花花绿绿的装点显出光怪陆离的样子——活象是神性特质的反照！

原则上说，每种美德的自然意图和功利性都是缄默的；它们只有相对神性的戒条、神性的榜样、彼岸和宗教财富。这才是有价值的。（五光十色，真好象事关“拯救灵魂”的大事似的。不过，这只是以尽可能多的美妙情感来“保持”康宁的手段。）

犹太教的传教士们都懂得把自己要求的一切都说成是神性的章程，当作针对上帝戒条的后果效应……同理，服务于保存以色列和以色列的生存可能的东西（譬如，一系列“仪式”；割礼、牺牲崇拜——此乃民族意识的中心）不是引荐来作为自然，而是成了“上帝”。——这个过程继续着；在“仪式”的必然性未被感觉到的犹太教内部（即作为针对外界的离群索居），可以设想出一种教士般的人来，他们对贵族的态度很象“高贵天性”；灵魂具有无偏见和几乎是自发的传教士特性，因为灵魂为了尖锐地突出自己的对立面，便不注意“仪式”，而注重“信念”了……

根本说来，这里的问题又回到了一种特定的灵魂类别：似乎一个教士的民族发生了民族起义似的——来自下层（罪犯、税吏、女人、病夫）的传道运动。拿撒勒的耶稣就是他们认识自己的标志。为了能够信仰自身，他们再次需要神学基督变容说。为了给自己创立信仰，他们同样离不开诸如“上帝之子”这样的虚构……同教士们歪曲以色列的全部历史酷似，在这里，有人再次试图篡改人类的全部历史，以便能使基督教成为以色列的根本大事。这一运动只有在犹太教的土壤里才有可能产生。因为，犹太教的主要作为就在于同罪恶和不幸纠缠不休，并把一切罪过都归结为对上帝的犯罪。那时，第二大势力便是基督教。

基督教乃是群畜道德的非自然化过程，因为受到绝对的误解和自我迷惑的影响。民主化乃是这种自我迷惑的自然形态，虚伪

的东西要少一点。

事实：被压迫者、低贱之人、芸芸众生的奴隶和半奴隶在觊觎权力。

第一阶段：

他们自己解脱自身——他们发动自身，首先是虚构，他们彼此相认，他们要使自己成功。

第二阶段：

他们进入斗争，他们想要得到承认，要平等权，要“正义”。

第三阶段：

他们要求特权（——他们把权力的代表拉到自己一边）。

第四阶段：

他们想要独揽大权，他们享有大权……

在基督教中要区分以下三大要素：

- a) 各种形式的被压迫者；
- b) 各种形式的平庸者；
- c) 各种形式的败类和病夫。

基督教同第一要素一起为反对政治权贵及其理想而战；同第二要素一起反对各种形式的出类拔萃者和特权者（精神的、感性的）；同第三要素一起反对健康、幸福之人的自然本能。

假如基督教取胜，那么第二要素就会出现在前台；因为那时基督教就会说服健康者和幸福者跟着它走（作为基督教的事业而战的斗士）。同样，对强者也是如此（由于他能制服芸芸众生，所以令人感兴趣），——而如今，基督教就是群畜本能，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平庸性都是宝贵的，因为他们通过基督教获取了自己的最高认可。这种平庸天性最终要达到如此程度的觉悟（——取得了对自身的勇气——），他们也会在政治上承认自己有权力……

民主制度乃是自然化了的基督教。既然基督教由于极端的反自然性而被相反的估价克服，它就成了“返回自然”的一种形式。——结果：贵族政体的理想开始非自然化。（“高等的人”、“高贵”、“艺术家”、“激情”、“认识”；作为特殊者、天才等等崇拜的浪漫主义。）

<210>

请读一读《新约全书》这本诱惑之书吧！它本能地征用了道德，因为人们利用它赢得了公众舆论，——而且是理想的羊群所认可的极其可怜的美德，别的什么也说不上（包括牧人在内——），因为，它是道德的一种渺小、柔顺、善良、乐于助人和醉心入迷的形式，它对外界毫无所求，——它把“世界”同自身判若两界。它无端狂妄自大，好象人类的命运就是这样围绕着它来旋转一样；它认为一方的教区是权利，另一方的则是谬误，是永世的下流痞和垃圾。对一切有权力者抱有莫明其妙的仇恨。但是，并不动手！它是内在的超脱，外表则一仍其旧（任人驱使，奴性十足；善于把一切都变成上帝和美德效劳的工具）。

<86>

亨利克·易卜生是我熟知的人物。他及他那顽固不化的理想主义和“要真理的意志”并没有敢于超脱道德的物质世界幻觉说。这个学说虽然大讲“自由”，却不想承认什么才是自由。“权力意志”在缺乏权力意志的人那里产生的第二次变态。第二阶段，人们要讲“自由”，也就是说，人们想摆脱拥有权力的那些人。第三阶段，人们要讲“平等权利”，也就是人们只要还没有取得优势，他就想阻



挠竞争对手权力的增长。

<855>

确定等级，强调等级，这指的仅仅是权力的数量，否则就什么也不是。

<981>

不是改“良”人，不是用某种道德对人说话，好象本来真有“自在的道德性”似的，或者有一种理想的人似的。而是创造强者必需的环境，这样的人将需要和拥有使人强化的道德（更确切地说：需要一种肉体和精神纪律）！

可别受兰眼睛，或高胸脯的诱惑。因为，灵魂的伟大本身丝毫没有任何浪漫主义的东西。而且，很遗憾，连一点可爱的东西都没有。

<250>

让我们看一看，“真正的基督徒”是怎样着手从事违背本能的事吧：——亵渎和怀疑美的、光辉的、富庶的、高傲的、自信的、有认识能力的、强有力的东西——就文化的总体而言，他们意在剥夺文化的纯洁良心……

<865>

一种自称“理想主义”和不甘心让平庸性仍旧平庸、女人依旧

是女人的信念！——不要穿制服！我们清楚，树立美德是多么昂贵。美德绝不是平庸合意的东西，而是高贵的疯狂，美妙的特殊性，拥有投强者赞成票的特权……

<887>

在人们要寻找强大天性的地方。——非社会性种类的毁灭和蜕变乃是更重大和更可怕的事。因为，他们具有群畜的本能，即具有反对自身价值的传统。他们的防御工具，他们的防卫本能，从一开始就不是强有力的，是不很保险的——偶然性的众多恩惠乃是他们繁衍兴旺的原因之一（——他们时刻在最低级和最迷信社会的分子中繁衍；假如人们要寻求个性，人们会在那里找到它，甚至比在中间阶层还要保险！）。

以“权利平等”为目的的等级和阶级斗争——假如说它差不多完结了，那么反对非社会性人物的斗争则方兴未艾。（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物最易在民主社会中生存和发展，也就是在不需要比较野蛮的防御手段并对秩序、诚实、正义、信任习以为常时）。

强人，应当披枷带锁，严加看管，因为群畜本能想这么干。在他们看来，这乃是自我克制的、禁欲主义的退隐，或者通过有害劳动“恪守义务”，因为人们一旦从事这种劳动就再无法回到自身了。

<102>

悲观主义的基督教世纪为什么比18世纪还要强大——18世纪相当于希腊悲剧时代——。

19世纪反对18世纪。遗产在此——反18世纪的倒行逆施在于此(更无聊、更枯燥)——超过18世纪的进步也在于此(更黑暗、更现实、更强大)。

<891>

荒谬和可憎的理想主义，它不想平庸地得到平庸性，不是在特殊存在身上感受胜利，而是为怯懦、欺骗、渺小和可怜性所激怒。人们对此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而且不许扩大鸿沟！——人们要强迫高等的种类自行阉割，因为这个种类会给他们的存在带来牺牲。

主要观点：拉开距离，但不要制造任何对立。把平庸的产物替换下来，并施加影响，令其缩减：这是保持距离的主要手段。

<810>

同音乐的关系，通过无耻之尤的用语来传递一切信息：浅薄而粗俗；没有个性；使卑鄙者变得更卑鄙。

<886>

人的价值的等级制。——

a) 不应以个别行为来评价一个人。传染性的行为。个性的行动并不罕见。等级、地位、种族、环境、偶然性——这一切都比“个性”表现在工作或行为中的时间要早。

b) 不少人都具有个性，这不成其为前提。但有些则有丰富的个性，绝大多数人则没有个性。凡是平庸的特性——一个种类人的

延续要取决于这些特性——占优势的地方，个性的存在就成了浪费，成了奢侈，要求有“个性”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是载体，是传动装置。

c) “个性”是个相对独立的事实；就连续性和平庸性的日益扩大的重要性来说，个性几乎成了违反自然的东西。时间上的孤立，迫切要求防御和武装的生存方式，某种象壁垒的东西，一种更大的决断力等，也属于个性产生的条件；首先是要比普通人——他的人性是传染性的——具备的敏感性还要小。

等级制的第一个问题：一个人怎么会变成非社会性的，或群畜性的。（后一种情况，这个人的价值在于保证自己的群畜即种类的存在；前一种情况，价值则在于这个人的超群、孤立、受保护和实现非社会性。

结论：我认为人们既不该用群畜类的人来衡量非社会性的、离居索居类的人，也不要相反。

假如从一定的高度来看，那么两者都是必然的。同理，他们的对抗也是必然的；——没有任何东西比“合意性”更应加以摒弃的了，也许从这两种人中会产生第三性的人来（“美德”就是两性人）。这也象两性的接近和谅解一样，不怎么令人“合意”。典型物继续发展，鸿沟日益加深……

两种情况下的蜕变概念：当群畜接近非社会性人的特性时和非社会性人接近群畜特性时——简言之，当这两种特性互相接近时，蜕变的概念都不受道德估价的影响。

<786>

### 道德化和非道德化的历史

定理一：根本没有什么道德行为：全属臆造。这不仅是因为它

们无法证明(譬如,康德许愿的东西,基督教也是如此),——而是因为它们根本不可能产生。人们由于心理误解而构想出同驱动力的对立,而且认为已经标示出这些力中的另一种力;人们虚构了根本没有的第一推动力。有种估计提出了“道德”和“非道德”的对立,据此人们应该说:只有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

定理二:区分“道德”和“非道德”的整个出发点是,道德和非道德行为都是自由的、自发的行为——简言之,或许有这样的行为,或者,换句话说:道德论断只同自由的意图和行为有关。但是,这整个意图和行为的类则纯系捏造。因为,道德标准所依据的世界是根本没有的——不存在道德和非道德的行为。

“道德”和“非道德”对立概念的产生乃是心理错误的结果。“忘我的”、“无私的”、“否定自我的”——这一切都不属实,是凭空臆造的。

有关“自我”的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因为,自我,这是原子论的提法,它同“非我”的对立是虚假的;同理,从生成的角度来说,自我成了存在物,自我的实体化是虚假的;因为,这种实体化(相信个体不死性)乃是由于宗教道德教育的压力而产生的信条。根据对自我的人为的解脱和真正的解释,人们发现了一种似乎无可否认的价值对立:个别的自我和庞大的非我。个别自我的价值仅仅在于同庞大的“非我”的关系,或从属于它,而且正是为了它而存在,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群畜本能决定了这一点。因为没有什么比个人的主权更令这种本能反感的了。但是,假如把自我理解为一种当然的东西,那么其价值必然在于否定自我。

也就是说:

1. 错误地把“个体”独立化为原子;
2. 尊崇群畜, 因为群畜会断然拒绝始终当原子的愿望, 而且

认为这种愿望是带有敌意的。

3. 结论：用改变个体目的之方法来克服个体；

4. 似乎有过自我否定的行为。因为，人们曾经围绕这些行为幻想出充满对立的领域；

5. 有人问：人在什么行为中肯定自身最为有力，围绕着这些东西（性别、贪婪、专权、残酷等等）集中了禁令、仇恨、轻蔑。因为，人们认为有无私的欲望，人们抛弃了一切自私的本能，要求无私的本能；

6. 由此产生的结果：人们干了些什么呢？人们放逐了最强有力的、最自然的欲望。不仅如此，还放弃了唯一现实的欲望，——为了将来使人认为某个行为值得夸耀，人们必须否认行为中有这种本能在场——发生在心理学事物中的大骗局。即使各类“自满自足”的人，也只有通过如下的途径再造自身：在善者的眼光看来，也就是误解和改造自身。反之：那些从剥夺人的自满自足中得到好处的一类人（群畜本能的代表人物，譬如传教士和哲学家们），具有了精细的感觉和心理学的敏锐，他们指出，自私自利无所不在。基督教的结论说：“一切都是罪恶；我们的美德也不例外。人是绝对卑鄙的。忘我的行为是不可能的。”原罪。简言之：既然人把自己的本能同纯系捏造的善的世界对立起来，也就结束了自我蔑视、无力行“善”。

备注：这样一来，基督教就借此描述了在心理学明目疗法方面的一大进步：拉罗斯福哥和巴斯噶。基督教认为人行为的本质平等性和行为价值的平等性乃是关键问题（——大家都是非道德的）。

于是，人们就要认真教育那些失去自私之心的人们——即传教士和圣徒。而假如说人们怀疑变“完美”的可能性，那么他们却不怀疑知道完美的东西。

圣徒、传教士、“善良的人”的心理学因自然纯幻术的原因而失灵。人们把实际的行为动机解释为不良；因为，为了能够行动，为了能够规定行为，人们不得不把根本不可能的行为说成是可行的，就好象崇拜这些行为似的。人们用欺瞒否认过（行为），现在又用同样的办法加以崇拜和理想化。

对生命本能的愤怒被认为是“神圣的”、值得崇敬的。绝对的贞洁、绝对的服从、绝对的贫乏；这就是传教士的理论。施舍、同情、牺牲、否认美、理性、感性，用郁郁寡欢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人们具有的强大特性：俗人的理想。

人们前进了。因为，被否认的本能也来捞取权利（譬如，路德的宗教改革；在“《福音书》自由”的幌子下进行最原始形式的道德欺骗），——人们用圣名为宗教改革重新命名；

——被否定的本能试图证明自己是必然的，以使有道德的人完全成为可能；人们必须生活，为他人而生活。因为，利己主义乃是为了目的的手段。

——人们继续前进，人们试图既把生存赋予利己主义的冲动，也赋予利他主义的冲动。因为，要对两部分人实行权利平等（从利用的角度来说）；

——人们继续前进，人们在寻找更高的功利性，同利他主义观点相比，优先照顾利己主义。因为，就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言，或就促进人类发展等等而言，（利己主义）更为有益。也就是说，利己主义的权利占据优势，但是，受着极端利他主义远景的影响（“对人类总体有利”）；

——人们试图使利他主义行为方式同自然性达成谅解，人们在生命的基础上去寻找利他主义的东西；人们寻求利己主义以及利他主义，认为它们在生命和自然的本质中根源相同。

——人们梦想对立会在未来某个时刻消失，那时，由于持续适应的缘故，利己主义的东西同时也就是利他主义的东西；

——最后，人们会明白，利他主义的行为只不过是利己主义行为的一种——会明白，人们达到爱的那种程度会自行消失，这就是对个体权力和人格的证明。简言之，由于人们使人变得更恶，因而也就是使人变得更善——就会明白，人们是互相依存的……于是，帷幕开启，迄今为止对心理学的重大歪曲，真相大白了。

结论：只有非道德的意图和行为。——也就是说，所谓道德的，应是非道德的。一切欲望都是权力意志派生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质相同。生命的概念：——它表现为（“善和恶”）本能的力度表面上的对立，暂时的等级制，在这种制度下，某些本能要加以管制，或加以利用。——要为道德辩护：经济学的等等。

针对定理二。决定论，因为它是拯救道德世界的尝试，通过使道德易位的办法——即变成未知。

既然以机械论观点设想的世界容不下我们的估价，那么决定论只不过是允许拿这种估价变魔术的手段。因此，人们应该抨击和消灭决定论。同样，也要否认我们有决定自在世界和现象世界分家的权利。

<88>

新教是精神不纯和无聊的颓废形式。迄今为止，基督教就是以这种形式在平庸的北国摸熟了因循守旧之法的。因为，它作为半成品和综合体很值得研究，因为它把不同的制度和来源的经验集于一个头脑之中。



19世纪人的自然化进程(——18世纪是考究的世纪,文雅和宽宏的世纪)。——不是“返回自然”。因为那时根本就不曾有过自然的人类。非自然和反自然价值的经院哲学乃是定例,是开端;人在长期斗争之后走向自然,——人绝不会“返回”的……自然;即敢于象自然一样以非道德方式存在。

我们以粗野的、直接的、不折不扣的冷嘲热讽来对付宽宏感,即使在我们不如它的时候。

我们的第一个社会更自然些,它是富人的、闲适者的社会,人们你争我夺互相倾轧。性爱是一种运动,是为婚姻消除障碍和发出刺激的体育运动;人们为了享乐而生活;人们优先考虑体魄的健全,人们是好奇的和大胆的。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认识的态度;我们具有最天真的精神放浪,我们憎恨庄重肃穆和等级森严的仪式,我们对百般禁止的东西感到赏心悦目。假如我们在通向认识的道路上真有无聊之感,那么我们恐怕就不会知道认识的兴趣了。

更自然的是我们对道德的态度。原则成了笑柄;敢于妄言自己的“义务”的人,不无讽刺意味。但是,人们重视有益的、善意的信念(——人们认为本能就是道德,贬低其余的一切。此外,还要贬低几个光荣的概念——)。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的政治态度。我们看到了权力的问题,一定份额的权力反对另一份额的。我们不相信不以权力为基础的权利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认为一切权利都是占领。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重视伟人和伟业。因为,我们把激情看成特权。我们认为,凡是没有伟大的犯罪的地方,绝无伟大可言;我们

把一切伟大的存在设想为置身道德之外的行为。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再为了“纯洁”、“理性”、“美”等等而热爱自然，我们使自然巧妙地“变得吓人”，“变得愚蠢”。但是，并不因此而蔑视自然，而是自那以来对它倍感亲切和融洽。它不强求人们尊奉道德，所以我们敬重它。

更加自然的是我们对艺术的态度，因为我们不要求艺术制造表面的美妙骗局等；现在流行实证主义，它不激动，而是论证。

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19世纪的欧洲人不怎么为自己的本能感到可耻；为了有朝一日承认自己的绝对自然属性即非道德性，他们已经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没有怨恨，相反，它强大到足以单独撑持这一局面。

对某些人的耳朵来说，颇象是提倡腐化，而实际却是，人没有接近卢梭所说的那个“自然”，而是在他断然拒绝的文明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我们自身得到了强化，因为我们重新接近了17世纪，尤其接近了17世纪的审美（当古<sup>①</sup>、勒萨热<sup>②</sup>、勒尼亚尔<sup>③</sup>）。

## <850>

形式主义艺术家的虚无主义。——由于他们的欢快而使自然变得残酷；以他们的太阳初升而玩世不恭。我们对激动持反对态度，我们要逃到自然会打动我们感官和启发我们想象力的地方去；到我们无所爱的地方去；到我们能够忘怀北国的自然道德表面性和敏感的地方去；——而且也表现在艺术方面。我们偏爱使我们忘掉“善和恶”的东西。我们道德的动人性和制造痛苦的能力，似乎

① 弗洛朗坦·嘉当·当古(1661—1725)——法国戏剧家。——译者

② 阿林·勒内·勒萨热(1668—1747)——法国戏剧家，小说家。——译者

③ 让-弗朗西斯·勒尼亚尔(1655—1709)——法国喜剧大师。——译者

通过恐怖和幸福的自然和感官以及力的宿命论而得以拯救。善的生命是没有的。

善行在于自然对善与恶表现出冷漠大度的外观。

历史无正义，自然无善。因此，悲观主义者，一俟成了注重形式的艺术家，就会走进历史。在那里，正义的缺席本身表现出非凡的儒雅之气，那里恰恰表现出完美性——，同样也走进自然，那里恶和冷漠的性格不隐晦自己的真实目的，在那里，自然表现出完美的性格……虚无主义艺术家，由于喜欢和偏爱玩世不恭的历史和自然而泄露了自己的天机。

#### <740>

犯罪属于“反抗社会制度的起义”这一概念。人们不要“惩罚”一个起义者。因为，人们压迫过他。一个起义者可以是个可怜和被人看不起的人。因为，本来就不该蔑视起义。——就我们社会的种类来说，揭竿而起本来就不会有损于人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人们倒是应该因此而敬重起义者，因为他从我们社会那里感受到了非用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他使我们如梦初醒。

罪犯在个别人身上犯有个别罪行，但不能以此证明其全部本能在战争状态下都是针对整个制度的。因为，行为只不过是征象。

人们应该把“惩罚”概念归结如下：即镇压起义、对被镇压者采取的安全措施（全监禁和半监禁）。但是，人们不应用惩罚来表示蔑视。因为，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人，一个用自己的生命、荣誉、自由从事冒险的人——一条好汉！同样，人们不应认为惩罚就是忏悔；或是一种清算，好象罪与罚之间有某种交换关系似的。——罚是起不到洗雪作用的，因为犯罪并不肮脏。

人们不应向罪犯关闭可能同社会和解的大门：假如他不属于

犯罪种族的话。如果属于，则人们应先发制人（一旦拿获，先动手术：阉割）。

既不应把罪犯的恶劣言行算作他的缺点，也不应把他的低下智能当成他的不足。没有任何东西比他自己误解自己更平常的了（尤其是他的反叛本能、削籍的怨恨每每达不到自觉的程度，不读书）。因为受了恐惧感和失败感的影响，他要否定和诋毁自己的作案行为。下述场合则与此截然相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罪犯屈服于一种莫明其妙的欲望，并且把一个假动机通过次要情节而归咎于自己的案例（譬如，本来只想抢劫财物，结果失手杀了人）。

人们应该小心，不可根据个别的行为而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拿破仑就曾告诫过。小偷小摸就更不足道了。假如有人犯了罪，譬如谋杀，但不以为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生活中缺少一些有利于承认犯罪的环境。有碍于我们价值的事，我们会干吗？假如人们不相信我们的力量有时会杀死一个人，那么人们就是看不起我们。几乎所有的犯罪案例中都表现出一个男子汉不可缺少的特质。陀思妥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教养所的囚犯，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些人构成了俄国人中最坚强、最宝贵的一部分。假如，在我们这里，罪犯就是一种营养不良、枯萎凋零的植物，那么这一点会使我们的社会制度丢面子的；文艺复兴时期罪犯层出不穷，而且创造了其独特的美德——当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也就是脱离了道德的美德。

人们只能把自己无法蔑视的人提升到高处；道德的蔑视乃是一种比任何罪行都要大的凌辱。

<292>

道德的非自然化，也就是人们把行为同人割裂；即人对“罪恶”

的仇恨，或轻蔑；也就是人们认为，有的行为本来就是善的，或是恶的。

重建“自然”。自在的行为根本谈不上价值，因为重要的乃是谁干的。同一个罪行，在有的地方可以是最高的特权，而有的地方就可能是受罚的标记。其实，这乃是裁判者的自私行为，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分析案例，或作案人（——或者根据同自己的亲疏关系）。

<327>

人们应该逐步缩小和限定道德王国。因为，既然本能长期被冠以虚伪的道德之名，人们就应该为本来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本能正名，以表敬意；人们应该出于对自己出言日益傲慢的诚实感的尊重而忘却、否认和洗雪自然本能的耻辱。这是人们能否放弃道德力的标准；要设想出一个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人们会对“道德”概念有完全异样的感觉，以致听起来象文艺复兴时期美德的发音，就象脱离道德的美德。不过是在未来的某时——我们离这个理想还相当遥远！

道德领域缩小，这是道德进步的标志。凡是人尚且无力进行因果思维的地方，人们就会进行道德思考。

<924>

那种没有任何理由自卫和向自身进攻的人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假如一个人丧失了他能攻善守的欲望，那么他还能余下什么呢？

<192>

“信仰”还是“仪式”？一种特定的估价和信念的产生乃是为着特定的“仪式”和习惯，这与“仪式”产生自单纯的估价这件事一样自然。人们应该锻炼自己，不是通过价值感的增长，而是通过行为；人们应该首先要能够有所作为……路德的基督徒乃是浅薄。信仰乃是一种辅助物。背景则是对路德的信念以及诸如此类对基督教事业的无能，是一种个人的事实，蒙上了一层极端的疑惑，也就是怀疑是否真有某个行为是完全有罪和胡作非为，以致生存的价值跌落到个别人无所作为的程度，于是，呈现出紧张状态（祈祷、忏悔等等）。——最后，也许被他言中了，本能，宗教改革家的全部行为都表现出的那种本能，乃是世间最残忍的本能。对他们来说，生命只表现在绝对避开自身，表现在向对立面面的沉降，一味忍受幻觉（“信仰”）。

<21>

完全的虚无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理想化了的眼睛变得卑鄙了，眼睛不忠实于自己的记忆了——。因为，眼睛使记忆衰退，象秋叶一样凋零；眼睛无法防止记忆力衰退到死尸般苍白的地步，就象弱者把记忆倾注于遥远和逝去的事物一样。而虚无主义者不放进自身的东西，他也不会施于人的整个过去——他使记忆衰退。

<28>

不完美的虚无主义，它的种种形式：我们生活于其中。

不去重估迄今为止的价值，而试图逃避虚无主义：会适得其反，使问题弄僵。

<217a>

反对基督教理想的战争，反对“极乐”说和“救世”说就是生命目的的主张，反对头脑简单者、良心纯洁者、受苦受难者和多灾多难者享有最高权力。

<280>

群畜本能把中间层和近乎中间层的估价视为至高无上和无比宝贵，因为，这是多数人所处的地位；方式和方法和他们使用的相同。这样一来，本能就成了一切等级制的敌人，它认为自下而上的升迁，同时也就是由超大值降为最小值的过程。群畜感到特殊者，不论居于其上，还是居于其下，都是与他们为敌的，有害于他们的。他们对待居上的特殊者即强者、有力者、智者、勇者、手腕，就是说服这些人充当保护人、牧人、卫士——叫他们充当第一批仆人。因为，群畜借此转危为安，变害为利，化险为夷。中间层消失了恐惧感，因为，这里，人们与世无争；在这里，无误解容身之地，这里有平等；这里不认为自身的存在是障碍，而认为是正当的。这里迷漫着一片自满自足之气。怀疑，乃是特殊者的事；特殊者的存在被认为是罪过。

<817>

整个艺术和科学的链条，假如其中少了女人，少了女人的事

业,真的就缺了个环节吗? 让我们承认特殊者的存在吧! 他们会证明下述的通病——女人在所有非事业行当中,如书信、回忆录乃至世界上最纤巧的手工艺等,简言之,在一切非职业行当中干得都很出色,这恰恰因为女人会由此使自身变得完美,因为女人借此得以服从于自身占有的唯一艺术动力——乐于沉沦……但是,女人用真正艺术家的激烈的冷漠感能有什么作为呢? 这种艺术家认为,鸡毛蒜皮之类小事反倒比承认自身重要得多;因此,他搜索枯肠挖掘最阴私、最内在的东西。他认为,除非女人善于成为形式(——委身于人,使自身公开化——),否则便没有任何价值。艺术,艺术家从事的艺术——你们根本不了解它是什么,它就是刺向一切贞操的一刀?! ……自本世纪始,女人才敢涉步文学(而文风拙劣,用老米拉波<sup>①</sup>的话来说)。因为,女人写了书,创作了作品,却失掉了本能。为了什么? 假如我可以问一句的话。

<827>

现代艺术乃是制造残暴的艺术。——粗糙的和鲜明的勾画逻辑学; 动机化简为公式,公式乃是折磨人的东西。这些线条出现了漫无秩序的一团,惊心动魄,感官为之迷离;色彩、质料、渴望,都显出凶残之相。譬如,左拉<sup>②</sup>、瓦格纳;在更精神性的秩序上还有泰纳。总的说来就是逻辑、众多和凶残。

<322>

——恶习紧紧同使人难堪的东西纠缠在一起,以致为了最终

---

① 加布里埃尔·德里凯·米拉波(1749—1791)——法国政治家,伯爵,1790年任雅各宾俱乐部主席,1791年任国民议会主席。——译者

② 埃米尔·左拉(1840—1902)法国作家,自然主义代表人物。——译者



摆脱同自己的联系，人们就要摒弃恶习。这就是著名的唐豪舍<sup>①</sup>事件。唐豪舍被瓦格纳的音乐弄得失去了耐性，在维纳斯这个女人那里再也无法按捺心中的欲火。突然间，美德战胜了挑逗；一位图林根少女的身价看涨，极而言之，他甚至赞赏沃尔伏拉姆·冯·埃申巴赫<sup>②</sup>的手法……

<814>

艺术家并非伟大的激情之人，这是他们向我们，同时也是向自己时常叨唠的一句话。理由有二：首先，他们丧失了对自身的羞耻感（他们注视自己的面孔，因为他们活着；他们潜伏起来，他们过于好奇），同时也丧失了对伟大激情的羞耻感（他们剥削作为艺术家的自己）。但是，其次，你们这些魔鬼，你们这些天才，你们嫉妒他们对力（也叫激情）的挥霍。——纵有才能，人们也会成为自己才能的牺牲品的，因为人们生活在自己才能这个魔鬼的控制之下。

人们通过描写激情，是制服不了激情的。毋宁说，假如人们描写激情，人们就会与之同归于尽。（歌德教诲的则是另一个样子；不过，似乎他在这里是想误解自己——出于温情。）

<217b>

从前有个人很引人注目，样子很象基督教的那个理想。时间、地点？起码在心理学家和全身检测器的眼睛看来是如此！——请

---

① 唐豪舍(1205—1270)——原为南德宫廷抒情诗人(骑士)，瓦格纳同名歌剧的主角。——译者

② 沃尔伏拉姆·冯·埃申巴赫(1170—1220)——德国史诗《帕西法耳》的作者，著名中高德语诗人。——译者

通读普卢塔克<sup>①</sup>笔下的英雄谱吧！

<877>

大革命造就了拿破仑，他就是大革命的辩护词。以同样的代价，人们也许会欢迎无政府主义摧垮我们的文明。拿破仑造就了民族主义，他就是民族主义的辩护词。一个人的价值（除开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是恰当的，因为，道德概念根本不涉及人的价值）不在于这个人的功利性。即使别人从他身上得不到任何益处，他也许照样存在下去。可为什么这个极端有害的人就不能成为整个人类的顶峰呢？他是如此之崇高，如此之优越，以致万物都会因之毁灭！

<310>

A. 通向权力之路，也就是以旧道德之名来荐举新道德——激起兴趣（“幸福”即是结果，反之亦然）——否认反道德的艺术，——充分利用优势和偶然为美化道德服务——通过牺牲和孤立使道德信徒变成狂热分子；——伟大的象征。

B. 取得了的权力：1. 道德强制手段；2. 道德诱惑手段；3. 道德礼仪（朝臣）。

<826>

“错误的强化”：——

---

<sup>①</sup> 普卢塔克（约50—125）——古希腊哲学家，作家，道德论者。——译者

1) 摹仿浪漫主义：持续不断地突出表现力。这并不是强大的表现，而是匮乏感的表现；

2) 风景如画的音乐即所谓戏剧性音乐，其主要特点是更轻松（就象自然主义小说里的表情和行为低级野蛮、庸俗）；

3) “激情”，这是神经和疲惫的灵魂的事；就象享受高山、沙漠、暴风骤雨、放浪形骸和丑陋现象的情况一样——享受数量巨大和暴烈粗犷的东西（譬如，在历史学家那里）；其实，崇拜放荡情感是有的。（——强大的时代具有一种完全相反的艺术需要——需要超越激情，这怎么可能呢？）

4) 对激动人心的质料的偏爱（性爱，或社会主义，或病理事物），这一切都是征候，表明今天为谁创作，为超负荷者、精神涣散者、或被削弱者。

为了全面发挥作用，人们应该制造残暴。

<607>

科学，具有其两面性：

从个体角度看问题；

从综合文化（所谓“水平”）角度看问题；——按照这个，或那个侧面看问题，就会得出截然相反的估价。

<867>

对总权利增长的认识：要充分估计到这种增长一定程度上也包含个人的、等级的、时代的、民族国别的失败在内。

文化重心推移。任何大幅度的增长都是有代价的：费用谁负担！现在这笔费用不知该有多么庞大了。

<922>

应该用何种手段来对待野蛮种族手段的“残暴”，绝不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其实，一旦人们被欧洲式的种种娇惯弄到不得不在刚果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统治野蛮人时，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

<110>

总的认识：我们的现代世界具有双重性格——正是这种特征也许会真的预示毁灭和强力。强力就是赢得成熟性的标志，可能由于传统（落后）情感的贬值而被误认为软弱。简言之，情感，作为价值感的情感，并不处于时代的高峰。

广而言之，价值感始终是落后的，它表示远古时代的保存和增长条件。因为，它一直抗衡新的生存条件，因为由此产生不了价值感。这样一来，价值感必然会误解这种条件，这种情感压制新事物，它会引起对新事物的怀疑……

<823>

同艺术一道为反对道德化而战。——这种艺术乃是超脱狭隘和片面的道德自由；或者是对道德的嘲讽。遁入自然，那里是自然美和恐怖二者双栖之所。伟人的方案。

——脆弱的、不中用的、奢侈的灵魂们，只要吹一口气就足以使它们垂头丧气，“美丽的灵魂们”。

——要唤起逝去的理想的无情和野性的一面，它们现在的样

子象是个绚丽多彩的怪物。

——从心理上认识到，一切道德化了的艺术家都在不知不觉中化为蠕虫，忸怩作态，这是莫大的享受。

——艺术的虚伪性——要把其非道德性拉出来示众。

——把“理想化了的各种基本权力”（感性、醉意、过盈的兽性）拉出来示众。

## <112>

总的认识。——其实，任何伟大的增长，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破坏和残暴。因为，痛苦、毁灭的象征属于阔步前进的时代；人类一切可怕和强大的运动同时也会引起虚无主义的运动。有时，这也是深刻的、最基本的增长标志，是向新的生存条件过渡的先兆，它是悲观主义的极端形式，真正的虚无主义将会问世。这一点我已看出来了。

## <1019>

论强力悲观主义。——粗俗人的内在灵魂的家当中，对恶的恐惧占绝对优势。什么是恶？三条：偶然、不确、突然。粗俗人怎样战胜恶呢？——他可以把恶设想为理性、权力、人格。他由此有可能同以上诸物缔结契约，并且事先对它们施加影响——占据统治地位。

——坚持恶和害的单纯表面性，这乃是另外一种说明方式。人们分析偶然、不确、突然三者的结果，认为它们是善的和有意义的。

——第三种方式：人们首先把不祥的东西解释为“值得的”：

人为恶辩解，认为恶是惩罚。

——总之：人们屈从于恶——：全部道德的、宗教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恶的屈从形式。——声称恶中有善的信仰，也就等于放弃同恶的斗争。

于是，文化的全部历史就是放弃对偶然、不确、突然的恐惧心理。什么叫文化，就是学习算术，学习因果思维，学习掌握特权，学习信仰必然性。随着文化的增长，人渐渐减少了对祸患（人们称之为宗教、道德）的粗俗形式的屈从；去掉了“为祸患的辩护”。现在，人在发动对“祸患”的战争——他要排除祸患。不错，祸患在某些场合可能是信仰安全感、公式和算术的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信仰作为厌倦情绪进入意识——对偶然、不确、突然的兴趣突变为渴望。

让我们在最高文化的这种象征中再停留片刻吧！——我称其为强力悲观主义。人现在不再为祸患辩护了，人断然拒绝辩护。人要完全彻底享受祸患，认为无意义的祸患乃是最有意思的东西。假如说人以前离不开上帝，那么现在，在一个没有上帝的乱世，一个偶然性世界上，恐怖、朦胧、诱惑都属于本质的东西。

在这样的状态下，善恰恰需要“辩护”；即善必然以恶和危险为基础，或者说，它自身内部必然含有巨大的愚蠢。那时，它还令人满意。现在，兽性不再激起残暴感了；才气横溢和幸运的傲慢有益于人中间的兽类，傲慢自负在这样的时代乃是无往而不胜的精神性的形式。人现在强大到足以对信仰上帝感到羞愧——现在，人可以重新扮演魔鬼律师的角色了。假如人实际赞成维护道德，那么人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如下的缘故：即这些原因叫人们把道德视为敏感、狡诈、唯利是图的形式和唯权是争的形式。

连这种强力悲观主义也以辩神论即对世界的绝对肯定而告终

了——但这是为了以前人们之所以否定世界的那些原因的缘故——；因为人们就是以这种方式构想了这个世界的，它就是实际达到的最高理想。

## <485>

实体概念是主体概念的结果，反之则不可！假如我们放弃灵魂即主体，那就完全失去了“实体”的前提条件。人们会达到存在物的程度，人们也就失去了这个存在物。

对现实性的批判：现实性的多或少，也就是我们信仰的存在等级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对生命感和力感的程度（经验事物的逻辑和关系）给予了我们“存在”、“现实性”、非表面性的标准。

主体：我们认为最高现实感的一切不同要素存在某种统一性，主体就是用以称谓这一信仰的术语。因为，我们认为这种信仰乃是一种原因的结果。——我们十分相信我们的信仰，以致我们为了它而虚构了“真理”、“现实性”、“实体性”等。——“主体”就是虚构，看去好象我们具有的若干相同状态都是一种原因的结果。但是，我们首先创造了这些状态的“一致性”；对这些状态加以同化，这是事实，但不是一致性（——倒不如否定这种一致性——）。

## <71>

以营养和消化为例的“现代性”。——

敏感性，无法形容的敏感（——由于道德的过份铺张：造成同情泛滥——）；充斥着矛盾现象，前所未见。——膳食、文学、报纸、形式、审美乃至风景的宇宙政治学也不例外，涌入的速度异常迅

速；印象自行消失；人们本能地拒绝吸收某些东西，拒绝严肃地对待某些东西，拒绝“消化”某些东西；——结果削弱了消化能力。对印象过度聚集的适应出现了。因为，人们忘记了扮演的角色；他仅仅对外部刺激有反映。他把自己的力量部分用在占有上，部分用在防御上，部分放在“反驳”上。自发性大大削弱——历史学家、批评家、分析家、解释家、观察家、搜集者、读者，——大家都是反映的天才——大家都是科学！

把他们的天性对“镜”加以人为的调整，这很有意思，但兴趣似乎仅仅是表面的。因为，这是原则的冷漠、平衡，是紧贴在表皮下面的固定低温，表皮上则有温暖、运动、“风暴”、浪花的嬉戏。

外表的灵活性同某种深度的滞碍和困倦相对立。

#### <866>

要证明的必然性是，相反的运动属于对人和人类的日益经济的消耗，属于一种兴趣和成效两者日益固定的、互相鲸吞的“机械运动”。我认为，相反的运动乃是对奢侈的、过剩的人类的遴选。因为，在他们中间要出现一种强者、高等种类的人，这种人的产生条件和保持条件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众所周知，我对这种人的概念和比喻就是“超人”一词。

在前述第一条路上——今天，我们对它可以一览无遗了——会产生适应、平泛、更高等的中国气——本能的自谦，而对人类渺小化则抱知足常乐的态度——这乃是人的停滞水准。假如我们首先具备地球必然面临的经济总体管理条件，那么作为机械运动的人类才有可能通过这种管理发现自身的最高意义。——也就是作为由日益变小和变精微的无数适应性齿轮，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钟表装置；这是使一切居统治地位和发号施令者日益成为多余的过



程；是这种巨大的力的总体——其个别因素就是力和价值的最小值。

同使人渺小化和使人适应一种专门化的功利性相反，要有相反的运动——即制造综合性的、概略性的、有辩护力的人。对这种人来说，使人类变为机器乃是生存的前提，是他赖以发现自身高等形式的基础。

他需要芸芸众生即“平庸者”的敌意，同后者相比，他需要距离感，他要居于其上、以其为生。贵族政体说，这种高等形式就是未来的形式。——用道德的话来说，上述总体机械运动，也就是一切齿轮的通力合作乃是对人的最大限度的剥削；然而，运动是以剥削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这种剥削才具有意义。别的场合，剥削其实不过是人的类型价值的总消减，——规模最大的退步现象。

——你们看见了，我与之斗争的乃是经济学的乐观主义；似乎，随着每个人自我牺牲的增长，每个人的总福利也一定增长。但在我看来，似乎情况刚好相反。因为，个人的总牺牲汇集成为总的损失。人将会变得更少——以致不会再知道这个伟大过程到底服务于什么。目的又是什么？新的目的是什么？——人类恰恰需要这一点。

### <731>

连续统一体：“婚姻、财产、语言、传统、出身、家庭、民族、国家”，这就是高低秩序的连续统一体。它的经济学就在于连续劳动这一优点表现过剩，在于缺点的倍增。因为，连续统一体部件更替和可延性支出较大。（也就是说，有效部件由于多次停顿而需要更新，这需要消耗更多的费用，同时，保存的费用也很可观。）优点在于，避免了中断，节省了由于中断造成的开支。万事开头难，更费

钱。

“生命的优点愈大，保存和创造所需费用也就愈大（饮食和生殖）；因而，从已取得的高度折向毁灭的危险、或然性也愈大。”

<653>

应该嘲笑生物学家虚假的“利他主义”，因为，变形虫的繁衍表现为甩掉包袱，这是个大优点。排泄废物。

<888>

我尝试用经济学的方法为道德辩护。——任务就是把人变得尽可能具有利用价值，尽可能象机器般的准确无误。为此，人必须装备机器道德（——人应学会这样看待问题，即，他象机器般地处于劳作状态，也就是价值最高的状态。为此，人应该尽可能地使他扫兴，把他人说得尽可能阴险、臭名昭著）。

这里，令人讨厌的首要障碍就是无聊和单调，这是一切机器运动的必然结果。要学会忍受这种情况——而且不单纯是忍受——，要善于看到某种高等的魅力在围绕着无聊奔跑，这件事乃是迄今为止一切高等学府的教学任务。学习一种与我们毫不相干的技能；同时，要把这种“客观的”活动看成自己的“义务”；要学会区分欲望和义务之间的关系——这是高等学府不可估量的任务和成绩。因此，迄今为止，语言学家都是“自在”的教育家，他的活动本身就提供了不断走向宏大壮观活动的单调和无聊；在他的旗帜下，门生们学习“死记硬背”：这乃是为将来机械地、出色地完成任务创造前提（充当国家官吏、丈夫、文牍奴隶、报纸读者和士兵）。这种生存也许比其他一切生存更需要哲学的辩护和美化；因为，惬意感

应该完全根据正确无误的诉讼程序降格为低贱等级的情感；“本来的义务”，就一切不惬意的事物来说，也许就是敬畏的激情——要命令式地要求一切位于功利性、娱人耳目性、目的性彼岸的东西……自己要去企求这种机器般的生存形式，这被认为是最高的、令人仰慕的生存形式（——类型：康德乃是“你应如何如何”这种公式概念的狂热鼓吹者）。

<889>

用经济学方法估价迄今为止的理想——即选择特定的欲望和状态，以牺牲别的欲望为代价来选择和培育。立法者（或社会本能）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状态和欲望，通过它们的活动来保障调解功能（即功能机器说，也就是每个欲望和状态有规律的需求的结果）。

假如这些激情和状态含有令人难堪的掺合物，那么就得出能用某种价值观来克服的办法，也就是认为痛苦是可贵的，在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痛苦就是异常的快乐。用公式来说就是：“怎样使不快变为快乐”，譬如，当我们的服从、对法律的适应，受到力、权力和自我克服的好评的时候。同理，我们的公共意识、胞泽意识、祖国意识、“人道化”、“利他主义”、“英雄主义”也是如此。

勉为其难——此乃理想的意图所在。

<719>

社会内部欲望的分工，造成了人和等级要去培植一种不完美的因而更有用的灵魂。在社会内部各个种类那里，某种欲望为什么退化殆尽（而另一种欲望则受到强化）。

论为道德辩护：

经济学上的(意在尽可能充分利用个体之力,免得浪费特殊天性);

美学上的(用对自己一类的快乐来装备坚实的种类);

政治上的(经受不同力度的紧张关系的艺术);

心理学上的(道德乃是替败类、平庸者说话的估价所虚构的优势——目的在于保存弱者)。

### <243>

要三思啊:对神性天意的不祥信仰乃是历史上对手和理性最致命的信仰了,但却一直延续至今。在“自然”、“进步”、“完美化”、“达尔文主义”等公式下,在迷信幸福与道德、不幸和过失固定配属关系的影响下,基督教的前提和解释总是香火不绝。那种对事物的运动、“生命”、“生命本能”的信仰,那种愚蠢的听天由命,也就是相信一切人只应该履行义务,以便万事如意——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以善者的眼光来看才有意义。连宿命论——我们的哲学敏感现今的形式——也是对神性天意的最长久的信仰的结果,不自觉的结果。就象万事的进程同我们无关似的(——好象我们会让事物各行其便似的,因为任何个别人本身只是绝对现实性的一种形式而已——)。

### <350>

爱、恨、褒、贬乃是一切理想的前提。要么,肯定的情感即第一推动力;要么,否定的情感,二者必居其一。譬如,恨和蔑视,在所有怨恨理想那里就成了第一推动力。

19世纪就没有发现卢梭的“自然之人”，而是发现了人们更真实的形象——为此，它有这个勇气……总的来说，这样就赋予基督教的人的概念以再造之意。为什么他人没有这种勇气，这正是它对这种“自在之人”的赞同的结果，而且在这种人身上看到了人的未来。同样，人们也不敢正视人的恐惧感的增长乃是每次文化增长的伴随现象；在这方面，人总是屈从于基督教的理想，并同这种理想一起对抗异教，同样也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概念。但是，人们并没有就此找到文化之门的钥匙。实际上，情形仍然处在伪造历史以有利于“善良的人”的状态（好象善良人本身就代表了人的进步似的），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停留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世界的卢梭的残渣）那里。

反18世纪的斗争：歌德和拿破仑彻底战胜了这个世界。叔本华也同这个世界抗争过；不过，他不情愿地退回了17世纪——他是一个现代的巴斯噶，他具备巴斯噶的价值论断，而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叔本华的力量不足以达到新的肯定。

拿破仑。应认为他是高等的人和可怕的人的必然配属。再造的“男子汉”。而女人应得的卑贱和胆怯的赞许又物归原主了。“总体性”就是健康和最高的主动性；重新发现了直线，这个行动的伟大格局；最强有力的本能，生命本身的本能即统治欲得到了肯定。

## 〈序言 1〉

伟大事物要求人们对其保持沉默，或大谈特谈：大谈特谈，也就是玩世不恭、心地坦然。

## 〈序言 2〉

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要描述的是行将到来的唯一者，即虚无主义的兴起。现在，已经就在叙述这段历史了，因为在这里起作用的乃是必然性本身。无数征兆业已预示了这种未来，无处不在预言这种命运。人人洗耳恭听这未来派音乐吧。长久以来，整个欧洲文明每十年跃升一次，我们随着这种折磨人的紧张局面而在运动着，就象朝灾难扑去一般。动荡不安、刀兵水火、猝不及防；就象急于奔向尽头的洪流，它不再沉思，它害怕沉思。

## 〈序言 3〉

——他在这里发言说道，迄今为止，他到是只干了沉思这件事。作为出自本能的哲学家和隐士，他由于旁观、客处、忍耐、徬徨、落魄而发现了自己的长处；作为蛮勇和探索精神，他已经在未来迷宫中走失过一次了；作为占卜家，当要叙述必将出现的事物时，他就要回首顾盼；但是，作为欧洲第一位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他自身已经彻底体验了虚无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虚无主义就

在他的身后、脚下，身外。

#### 〈序言 4〉

可不要错会了这本未来《福音书》开头标题的含义。《**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我用这个公式来表示一种**反动**，意在提出原则和任务；这种运动会在未来某个时刻取代彻底的虚无主义；但它在逻辑和心理上则是以虚无主义为**前提**的，它简直只能知道**虚无主义**和**来自虚无主义**。可为什么虚无主义的兴起势在**必然**呢？这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的价值由虚无主义得出了它的最后结论；因为虚无主义是我们彻底思考出来的伟大价值和理想的逻辑学，——因为我们必须首先经历虚无主义，然后才会弄清这些所谓“价值”的**价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某个时刻，我们将需要**新的价值**……

#### 〈717〉

**国家**，也就是有组织的**非道德**——**内里**：警察、刑法，等级、商业、家庭；**外表**：权力意志、战争意志、掠夺意志、复仇意志。

**众人**去干**个别人**也许毫不明白的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分散**责任**、命令和实施。通过**植入**服从、义务、对祖国和王公之爱等道德观念的办法。用保持自豪感、严酷、健壮、仇恨、报复的办法——简言之，要保持一切同群畜类型**相反**的种类的特性。

#### 〈729〉

**维护军事国家**乃是最高和最后的手段，对**最高的种类和最健**

壮的种类来说，不论是创立，还是确定伟大的传统，都少不了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家的敌意和等级距离感永恒化的一切概念，都以裁决者的面目出现（譬如，民族主义、保护关税等等）。

<780>

使行为、定则、欲望成为可能的种种窍门，在个体看来是不“许可的”——也是没有“味道的”。

使我们进入这种“异化”世界的艺术使我们对它们产生了兴趣；

历史学家指明了它们的权利和理性的类别；观赏了异国风情；心理学；刑法；疯人院；罪犯；社会学；

“非个性”（使得我们作为集体生物的媒介可以有这样的欲望和行动——律师团、陪审团、市民、士兵、部长、王公、“评论家”——）使我们感到，似乎我们正在做出某些牺牲……

<180>

所谓的青年。——假如人们在这里梦想有一个天真和年轻的民族迎着旧文化突兀而起，那就是自欺欺人；有一种迷信，好象在最低贱民族的各阶层，也就是基督教扎根生长的阶层又重新喷涌了生命之泉似的。假如人们认为基督教乃是新兴的年轻民族和强壮种族的表现，那就说明他们对基督教毫无所知。毋宁说，基督教乃是典型的颓废形式，是在一个倦怠盲目和病态的乌合之众中产生的道德腐化和歇斯底里。这是个奇怪的团体，他们麇集在惑众大师的周围，活象一部俄国小说里描写的情景：一切神经病人都通过熙攘的人群找到幽会的机会……没有任务，本能感到一切



都近于尾声，什么都不值得干，逍遥自在、知足常乐。

犹太教本能的权力和对未来的肯定，它顽强求生和求权力的意志是怀在其统治阶级肚子里的怪胎；只有用本能的倦怠来形容年轻的基督教阶层，才是最恰当的。一方面，厌烦一切；另一方面——横竖自满自足。

### <209>

《福音书》：有消息说，幸福的大门始终对低贱者和穷人开放——人们除了听命于上谕、传统、监护而外，什么都无须去做。在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的兴起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学说。

财产、职业、祖国、等级、警察、国家、教会、教育、艺术、军事机构：这一切同样是幸福的障碍，是《福音书》指控的谬误、迷惘和邪恶——这一切都是典型的社会主义者的学说。

在暴乱的背景上，解了冻的、对“主人”的反感就象炸弹一样爆发开来，于是，本能地感到，在遭受了如此长久的压力之后，到底有多少幸福还寓于自由之感呢……（绝大多数都是这些事物的象征。诸如，低贱阶层受到优待啦，他们已经破格尝到难得的幸福啦……不是饥荒制造了革命，而是民众放开肚皮，狼吞虎咽……）

### <427>

自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家，一概是颓废的象征；因此，反希腊的本能甚嚣尘上。

“诡辩派”仍旧是希腊式的——包括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他们是伟大的爱奥尼亚人——；不过只是过渡形式——希腊城邦失掉了对自己独特文化的信仰，失掉了自己君临其他城邦之上

的主人权利……也就是说，人们交流了文化即“诸神”，——因之人们就失去了对唯一上帝的独家特权。不同来源的善与恶溶为一体，因为，善与恶的界线日趋模糊……这就是“诡辩派”……

相反，“哲学家”则是反动，因为他要的是旧美德。他认为制度衰落乃是衰落的原因，他要旧的制度；——他认为衰退乃是权威的衰退，因为，他在寻求新的权威（漫游外国、异邦文化、异邦宗教……）；——既然“城邦”的概念生存了下来，他就希望理想的城邦（很象犹太人的情况。在他们沦为奴仆之后，他们就作为“民族”而确定了下来）。犹太人对一切暴君都感到兴趣，因为，他们希望重建更有权威的道德。

渐渐地，衰亡的责任都落在了一切真正希腊的东西身上（柏拉图不感激伯里克利斯、荷马、悲剧、修辞学，就象预言家们对大卫<sup>①</sup>和扫罗<sup>②</sup>的情形一样）。古希腊的衰亡，被认为是反对古希腊文化基础的借口，哲学家们的根本性错误——推论：古希腊世界灭亡了。原因：荷马、神话、古代风俗等等。

哲学家们价值论断的发展乃是反对古希腊的：——埃及的东西（“死后的生命”成了定则……）；犹太人的东西（“智者的显贵”、“酋长”）。毕达哥拉斯<sup>③</sup>学派，阴间的崇拜、缄默、彼岸的恐怖、数学。宗教的估价，同宇宙交往的一种；——传教士式的、禁欲主义的、超验的；——辩证法，——我想，柏拉图身上已经带有这种咬文嚼字、死搬概念的坏毛病了！——优良的精神审美没落了，因为，人们对一切直接辩证法那丑恶和生硬的一面已经熟视无睹了。

两种颓废运动和极端行为并行不悖：a) 繁茂可爱的、阴险的奢

---

① 大卫——公元前10世纪的犹太国王。——译者

② 扫罗——以色列第一任国王。——译者

③ 毕达哥拉斯(公元前580—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建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宣扬神秘主义。——译者

华喜好和艺术的颓废；b) 宗教和道德激情的抑郁化、斯多噶主义的苦行、柏拉图的感官否定，这些都为基督教准备了土壤。

<153>

这种虚无主义的宗教，把古典文化中的颓废因素和血缘相近的现象汇聚一处；即：

a) 弱者和败类的派系（摒弃古代世界，即最粗暴地抛弃古代世界……）；

b) 道德化了的人和反异教的人的派系；

c) 厌倦政治和平庸者的派系（萎靡不振的罗马人……），不知其所以然的无国籍者；

d) 厌倦自身者的派系，——那些愿意参与非法密谋的人——

<156>

虚无主义宗教就象基督教一样，挣脱了一个老朽顽固但因衰老而失却健壮本能的民族，而且逐渐转移到另一个环境，最后来到年轻的、涉世未深的民族大家庭——这有多么奇怪啊！向野蛮人即日耳曼人宣谕那尾声的、牧人的、夜晚的祝福！为什么非要使这一切首先日耳曼化、野蛮化呢！对那些梦想阵亡将士纪念堂者来说，他们认为战争就是最大的幸福！——把一个超民族的宗教硬说成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民族的混沌世界——。

<218>

我们的优越地位：我们生活在一个比较的时代，我们可能审查

从来未经审查的东西；我们就是全部历史的自我意识。我们享受不同，受的苦也不同。对比频繁出现的现象，这是我们最本能的活动。我们理解一切，我们享用一切，我们头脑中没有任何敌对的情感。我们本身是否会因此误入歧途，我们善意的、近乎情深意切的渴望，向着最危险的事物大胆奔去……

“一切皆善”——否定它，要花费我们相当多的气力。假如我们一旦变得如此不明智，以致结伙反对某事物，那么我们会受苦……归根到底，我们这些学者今天最好是实行基督的学说——

### <220>

叫人们信仰的整个基督教学说，基督教的全部“真理”都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它们恰好都是基督教运动初期主张的反面。

### <159>

教会称之为基督教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是反基督教的。因为，那些东西纯属人的私事，而非象征；纯属故事，而非永恒的事实；纯属公式、规范、教条，而非生命的实践。只有对教义、崇拜、教会、神学抱完全漠然的态度，那才算得基督教的。

基督教的实践不是任何奇想，佛教的实践也非奇想；奇想乃是幸福生活的手段。

### <212>

任何时候都可能产生基督教。基督教同用它的名字装点起来的那些无耻的教条毫不相干。因为，它既不需要人格上帝说，不需

要罪恶说，不需要不死说，也不需要救世和信仰说。它简直不需要任何形而上学，更不需要禁欲主义和基督教的“自然科学”。基督教是实践，不是信仰说。它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应该信仰什么。

现在，假如有谁说，“我不想当兵”，“我无法无天”，“我反对警察上岗”，“我不愿从事任何破坏内心安宁的事：假如我不必因此而受害，那就没有什么比受苦更能保持我内心的宁静了”——那么他就是基督徒。

### <225>

没有“神圣性”这个乖僻的概念，——“上帝”和“人”彼此不可分割。没有“奇迹”——根本没有那个领域：因为，那唯一为人重视的领域乃是“僧侣的”（即象征心理的）。颓废：是“伊壁鸠鲁主义”的相对物……按照古希腊的概念，天堂也不过是“伊壁鸠鲁的花园”而已。

这样的生活没有使命：——生活没有任何意愿；——“伊壁鸠鲁的诸神”的形式；——没有任何设定目的的原因；——生儿育女；——一切都办到了。

### <239>

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的时代成熟了（也就是颓废了），就象佛祖的时代一样……因此，不含荒谬教条的基督教性是可行的（古代异种杂交说的最令人作呕的怪胎）。

我们又造出了基督教理想，剩下的事就是确定其价值了：

1. 这个理想否定了些什么价值呢？对立理想包含些什么内容呢？——自豪感、距离感的激情、伟大的责任、高傲、绚丽的兽性，征战和掠夺欲的本能，激情、复仇、诡谲、盛怒、快感、冒险、认识等的神性化——；高贵的理想遭到否定，即人类的美、智、权力，显赫和危险性，设定目的的人，“未来的”人（——于是，这里产生了作为犹太教结果的基督教性。

2. 这种理想能实现吗？——能，不过会受气候的限制，这很象印度的理想。两者都缺少劳动。——它来源于民族、国家、文化团体、审判机关，它拒绝学业、知识、仪表养成、职业、商业活动等……它取代了一切意味着人的使用和价值的东西——它由于极端厌恶感而中止了对人的使用和价值。非政治的、反民族的，既不是侵略性的，又不是防御性的，——这只能发生在秩序井然的国家和社会生活内部，因为这种生活由于牺牲了普遍利益而使这些不值钱的寄生虫泛滥成灾……

3. 要快乐意志的结果始终存在（别的什么都不要）！“极乐性”被认为是可以自我证明的东西，不再需要辩护的东西，——其余的一切（存、亡）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但这种考虑过于低级，因为，对痛苦、谴责、道德沦丧本身的恐惧，成了足以舍弃一切的动机……这是贫乏的思维方式，是种类衰退的迹象；人们应该不使自己受蒙蔽。（“你们要变得象个孩子一样！”——相似的天性，阿西西的弗兰茨，他乃是官能性神经病患者，癫痫病患者，象耶稣那样的幻影。）

<213>

论基督教史。——环境变化在持续：于是，基督教学说也一再变换自己的重心……变得有利于低贱者和小人……宏扬大慈大悲之心……“基督教”这一类人逐步接受了他们原来否定的一切（过去他们坚持否定这一切——）。基督教会变成市民、士兵、法官、工人、商人、学者、神学家、传教士、哲学家、农夫、艺术家、爱国者、政治家、“王公”……他们重操旧业（——自我辩护、守法、惩罚、宣誓、民族隔阂、贬抑、发怒……）。总之，基督教的全部生活就是基督作为解脱来宣扬的那种生活……

教会差不多等于反基督教的胜利，正如现代国家、现代民族主义一样……教会乃是基督教的野蛮化。

<214>

基督教的主宰：犹太教（保罗）；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殉道崇拜（救世说，十字架的象征）；禁欲主义（——敌视“自然”、“理性”、“感官”，——东方……）

<163>

耶稣告诫人们：对得罪我们的人，你既不应用行动，也不应用感情表示反抗。

你们不应承认任何休妻的理由。

你们不应制造外地人和本地人，外国人和本国人的隔阂。你们不应对任何人发怒，不该蔑视任何人。你们要借贷布施。你们

不应有发财之念。你们不应发誓。你们不应杀生。你们应该和解，你们应该谦让。你们不应当众祈祷。

“极乐”绝非许诺，因为，极乐乃是当你们如此如此生活和劳作的时候就有的。

<164>

次要的附加物。——一切预言家和奇迹创造者的态度，发怒，念咒召唤最高审判乃是令人厌恶的道德沦丧（譬如《马可福音》第6章第11节：“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我告诉你们说，真的，那将成为索多姆<sup>①</sup>和蛾摩拉<sup>②</sup>等）。“无花果树”（《马太福音》第21章第18节）：“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

<165>

以极其荒谬的方式掺进了赏罚说，这样一来，就败坏了一切。

同样，第一个教会实践是有争论的，使徒保罗的实践和他的态度也被谎称为先兆和先知的——。

第一批基督徒的实际生平和学说，都是事后加工美化了的，看起来都象是按规定行事的，只要照办就行了——。

完全是预言。为什么对一切都造假、作手脚呢！

---

①② 巴勒斯坦城名，见《创世记》第8章第20节。——译者



<160>

耶稣径直向心中的“天国”状态走去，因为他在犹太教会的规定中找不到良策——；他认为犹太教的现实性（保存自身的需要）等于子虚乌有，因为，他是纯内向的。——

同样，他在人同上帝交往的一整套公式方面收效甚微。因为，他反对忏悔说和谅解说；他指出，为了自我感觉“神性化”，人应如何生活——也就是人们如何不因忏悔已过而生活。因为，“同罪恶无干”，这乃是他的主要论断。

罪恶、忏悔、宽恕——这一切都同罪恶无干……这是臆假的犹太教，或者说，它是异教的。

<183>

基督教的象征主义建立在犹太教的象征主义的基础上，象征主义就已经把全部现实性（历史、自然）消溶在神圣的非自然性和非实在性中了……它不想重新面向实际的历史了——，它对自然的成就不感兴趣了——

<161>

天国乃是心中的一种状态（——孩子们都这么说，“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的”）：“超出尘世的一切”均系子虚乌有，上帝之国不可计日以待，不会按照日历行事，某事出现于某日，这之前就没有；而是“个别人心中的感官变化”，是某种随时可有，随时可无的东西……

<162>

“十字架上的暴徒。”——假如罪犯，一个凌迟处死的罪犯本人断言：“象这位耶稣一样，不反抗、无敌意、善良、温顺地受罪，死去，这就是公理”，那么他就肯定了《福音书》，因为这样他就升到了天国……

<928>

“要随着他的感情吗？”——人们，由于向慷慨的情感让步而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危险，并且由于一时冲动，认为这没有什么价值，而且根本不典型。就实现的能力而言，大家都一样——但就决断而言，罪犯、强盗和科西嘉人肯定胜过安分守己的老实人。

更高的阶段：也就是克服心中的充斥感，而且不因一时冲动而去干英雄行为——而是临事冷静、有条不紊，没有起伏不定的快乐感。……

这种感觉来自同情；而它通常都要经过理性的筛选；不然，它就象欲望一样的危险。

盲目迁就欲望，不管它们是慷慨和同情的，还是敌意的，此乃大患之因。

性格的伟大不在于人们不占有这些欲望——相反，在于占有——直到令人不寒而慄。不过，他们是受别人驾驭的……但束缚是无快乐可言的，而仅仅因为……

## <198>

基督教的创始人不得不忏悔说，他是面向犹太社会和下层知识界的。而这个阶层却按照自己理解的精神去构想创始人……从一个因一切人格性和故事性而否定现实性的学说中，编造一个救世故事，一个人格上帝，一个人格救世主，一个人格不死性，并且把“人格”和“故事”的些微小事网罗无遗，此乃不折不扣的肮脏丑闻……

救世传奇代替了象征性的现世和永世，代替了此地和他地；奇迹代替了心理象征。

## <830>

文克尔曼和歌德笔下的希腊人，维克多·雨果笔下的东方人，瓦格纳笔下《埃达》<sup>①</sup>诗集中的人物，司各脱笔下的13世纪的英国人——总有一天，人们将会发现这全部悲剧！这一切乃是与历史不符的、虚构的，但却是——现代的。

## <65>

今天，本能和传统意志受到了最致命的抨击，因为，把自己的来历归功于这种本能的一切制度，这违背了现代精神的审美……根本说来，人们绝不会去干不符合目的的事。不会为了传统习惯而彻底取消意义。人们认为，传统即是宿命。因为，人们研

---

<sup>①</sup> 《埃达》——古代北欧诸国的诗歌集，日耳曼英雄传说的主要来源，瓦格纳歌剧多取材于此。——译者

究了它，认识了它（作为“遗产”——），但是，人们却不喜欢它。要选择一切够用上几百年的状态和估价。

——这种做法乃是彻头彻尾反现代的。其结果则是：破坏原则赋予我们时代的性格。

### 〈353〉

对善良人的批判。——正派、尊严、责任感、正义感、人性、诚实、正直、心地善良，——这些动听的字眼难道是为了特性本身才去肯定特性的吗？或者，这里，价值的一般特性和状态仅仅在特性会获得价值这种观点指导下才去活动吗？这些特性的价值就在这些特性之中吗？或者，就在它们带来的利益和优点之中（好象是随之而来的，人们希望随之而来）吗？

我在这里当然且不说论断中的自我和阉割的对立。问题在于，这是不是结果，无论就这些特性的体现者而言，还是对环境、社会、“人类”（因此特性才具有价值）而言；或者，这些特性本身是否具有特性……换句话说：这就是相反特性所谴责、攻击、否定（——认为它们不可靠、虚伪、乖僻、自我怀疑、非人性——）的功利性吗？这些特性的本质？或仅仅是这些特性的结果受到过谴责吗？——换一种问法：具有第二种特性的人不要生存，这难道是合意的吗？——无论如何，有人相信这些……但是，这里隐匿着狭隘利己主义的谬误、近视、偏颇。

换句话说，单纯创造偏袒正派人的状态——致使相反的天性和本能意志消沉、慢性死亡，这难道也是合意的吗？

根本说来，这乃是审美和美学的问题：让“最可尊敬的”即极端无聊的一种人存留下来，这是合意的吗？那些正人君子、道德家、老实人、正经人、愚夫蠢汉呢？

假如人们设想，不存在“异类”的过剩，那么老实人就根本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不需这种人，——这里，人们看到，使这种令人不堪忍受的道德受人尊重的原因仅仅在于它粗糙简陋的功利性。

合意性也许正好在相反的一面。要创造这样的状态，在那里，“正派人”降格为“有用的工具”这样一种寒怆的地位——作为“理想的群畜”，往好里说，当群畜的牧人。简言之，在这种状态下，正派人排不到更高一等的、要求异样特性的品级。

### <241>

欧洲文化的幽默：人们认为这是真实的，但是，人们干的却是别的。譬如，假如教会对《圣经》的解释，新教对《圣经》的解释，还有，天主教的解释长此以往地保持下去，那么读书和批判的全部技艺又有什么用呢！

### <849>

未来的东西。——反对伟大的“受难”这种浪漫主义。——要认识到，为什么一切“古典的”审美都要配属一定数量的冷漠、清醒、严酷；这主要是逻辑学的原因。精神性的幸福、“三位一体”、聚精会神，它们仇恨感性、情绪、机智，仇恨众多、不确、徬徨、预感，就象是仇恨易逝、顶峰、美丽、善良一样。人们不应拿艺术家的公式当儿戏，人们要改造生命，以后，生命应该书写自身。

这是一出欢快的喜剧，我们今天才学会嘲笑于它，现在才看见它；海尔德、文克尔曼、歌德和黑格尔等的同时代人曾经要求重新发现古典的理想……而且同一时间还要求重新发现莎士比亚！——同一类人却以卑鄙的方式宣布同法国人的古典学派一刀两

断！……但是，人们本来希望“自然”、“自然性”，啊！死脑筋啊！人们竟然认为古典性就是自然性哩！

不带任何偏见，不要优柔寡断，认真想一想，古典审美到底在何种土壤里生成。使人经得起硬化、简化、强化、恶化：这是同属一体的。逻辑学和心理学上的简化。不看重细节、综合的东西、不确的东西。

德国的浪漫派不反对古典主义，而是反对理性、启蒙、审美和18世纪。

瓦格纳的浪漫主义具有的敏感性，是古典敏感性的对立面。

求统一的意志（因为统一性是残暴的，是折磨听众和观众的），但在大事上却不能对自身残暴。也就是要考虑到作品本身（考虑到放弃、缩短、解释和化简）。以质量取胜（瓦格纳、雨果、左拉、泰纳）。

#### <106>

德国音乐为什么在德国浪漫主义盛行时期达到了高峰？为什么德国音乐中没有产生歌德？而在贝多芬中又有席勒<sup>①</sup>，确切地说，有多少“克拉”<sup>②</sup>！

舒曼本身含有艾兴多夫<sup>③</sup>、乌兰德<sup>④</sup>、海涅、霍夫曼<sup>⑤</sup>、蒂克<sup>⑥</sup>、

---

① 席勒(1759—1805)——德国杰出的诗人，戏剧家，狂飙运动代表作家之一，著有《强盗》、《阴谋与爱情》等。——译者

② 传说中的少女殉道者，保罗的弟子和随从。——译者

③ 约瑟夫·艾兴多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男爵。——译者

④ 路德维希·乌兰德(1787—1862)——德国晚期浪漫派诗人。——译者

⑤ 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德斯·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曲家。——译者

⑥ 路德维希·蒂克(1773—1853)——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

里查·瓦格纳具有弗赖许茨①、霍夫曼、格林②、浪漫主义传统、本能的神秘天主教、象征主义、“激情的自由思想”(卢梭的意图)。《漂泊的荷兰人》大有法国式的味道,那里《怕光的人》(1830年)曾经成为诱惑者的典型。

音乐的崇拜,对形式的浪漫主义崇拜,瓦格纳综合了浪漫主义、德国的和法国的——

### <387>

激情等级这一整套观念:就好象理性的引导就是理所当然和正常的似的,——而激情似乎是不正常的、危险的、半兽性的。此外,就激情的目的来说,无非是对快乐的渴望……

激情的尊严受到损害:1. 好象激情是不适当的方法,是不必要的,不总是推动力; 2. 因为激情盼望着没有任何贵重价值的东西,也就是音乐……

否认激情和理性,好象后者是自为的本质似的,而且尤其后者不是各种激情和渴望的合乎比例的状态; 好象不是每个激情都是有理性的成份似的……

### <425>

哲学家身上的“客观性”:道德对自身是冷淡主义的,对后果好坏则是盲从;对使用危险手段不假思索;性格乖张和多样,这被认为是优点,而且予以充分利用。

---

① 德国传说中的魔弹射手。——译者

② 即格林兄弟(1785—1863)(1786—1859)——德国著名语言学家,童话作家。——译者

我对自身抱着深刻的冷漠。因为，我不想从我的知识中得到任何好处，同时也不回避这些知识必然带来的坏处。——这里也包括人们称之为损害性格的东西在内；这种远景在于外部，因为，我有我的性格。但是，我既不想弄清它，也不想改变它。——我从来没有想过个人的操行如何。在我看来，一旦人们对个人的事情感觉兴趣，他就等于给自己关上了知识的大门——或者，一旦关心“拯救灵魂”！……人们不应该过份看重自己的道德性，同时，也不应放弃对道德对立物的起码权益……

在这里，也许要把道德遗产作为前提，因为，人们预感到，要是不因此造成特别贫困化，那么人们是可以从中挥霍和抛弃不少东西的。永远不要去尝试赞赏“美丽的灵魂”这样的感情；要善长在它们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来；要带着一种内在的嘲弄之情去同道德怪物打交道。破坏贞操——这是一种神秘的快乐。

要围绕自身转动；没有变“善”，或成为“异样”的愿望。要特别当心，不要让事物沾染半点道德性的触须和网络——。

#### <242>

人们还没有很好地总结，我们欧洲人生活在何种概念杂陈的野蛮时代。人们可能认为“拯救灵魂”只靠一本《圣经》就行了！……而且，有人对我说，时至今日，老百姓还是相信这一点。

假如教会所坚持的这种对《圣经》的荒唐解释毫无羞愧之色，那么一切科学教育，一切批判和解释之学说又有什么用呢？

#### <777>

爱——你们可要认清：就是这种爱，这种女人的同情——还有



比它更利己主义的吗？……假如她们作出牺牲，牺牲了自己的荣誉、美名，那么她们为谁牺牲？为了丈夫吗？或者，为了放肆的追求？——这同样也是不折不扣的自私自利的渴求，她们是否也为别人着想，而且筹措报答之情呢……

这样一种不成样子的估价怎么能拯救一切他人呢！！

<264>

有人认为，人类总是超越自己内心世界的基本事实，这有多么虚伪、多么荒谬啊！这里没有了眼睛，这是信口雌黄——

<342>

A、一贯的种类。这里，人们要弄清，也许人们不仇恨恶，不与恶作对，不去发动对自己的战争；人们不仅会忍受实践必然带来的痛苦；人们完全生活在肯定的情感之中；人们对待敌人的派系，既听其言，也观其行；人们会通过和平的、善良的、和睦的、多情的、多助的、可爱的状态这种超级胚胎使别种状态的土壤变得贫瘠……，人们需要持之以恒的实践。这里取得了什么进展呢？——佛教的种类，或者说完美的母牛。

上述观点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即，假如道德没有盛行，假如恶不因其自身而受到怨恨，而仅仅是因为它向我们指出了种种使我们感觉痛楚的状态（动荡、劳苦、忧虑、混乱、寄人篱下）。

这乃是佛教的主张。因为，这里无人仇恨罪恶，这里根本没有“罪恶”的概念。

B、动摇不定的种类。人们会发动对恶的战争，——人们认为，为了善的利益，战争不要导致一般战争必然带来的道德结果和性

格结果(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因战争之恶而嫌弃战争)。其实,这种反恶之战的质变来得比人对人的一切敌视都更为彻底。通常作为敌人的“人”(至少是想象中的人)会再次潜入(魔鬼,恶的精灵等),它敌视、窥探和侦察我们心中非善的和可能是恶的起源,这些行为都要以苦不堪言和动荡不宁的状态而告终,以致今日“奇迹”、报赏、狂喜、彼岸的解决办法变得合人心意了……这是基督教的种类:或者说彻底的伪君子。

C、斯多葛的种类。坚定、自我克制、毫不动摇,它乃是一种长期的不屈意志的安宁——深深的平静、防御状态、壁垒、好战的疑心——原则坚定;意志和知识的统一;尊重自身。退隐的种类。十足的蠢货。

## <170>

基督教一开始就把象征变成了卑鄙下流之物:

1. “真生命”和“假生命”的对立:误认为是“此岸生命”和“彼岸生命”的对立;

2. “永生”的概念和个人生命的对立,个人生命的易逝性被说成是“个人不死性”;

3. 按照希伯来—阿拉伯风俗,通过共享酒食的结拜被认为是“变体说的奇迹”;

4. “复活——”被认为是开始“真生命”,是“再生”;由此,死后某时会出现历史的或然性;

5. 人之子被认为是“上帝之子”,是人同上帝间的生命关系。由此产生了:“神性的第二人格”——要加以清除的正是它。因为,每个人相对上帝都成了父子关系,连最下贱的人也不例外;

6. 信仰救世说(也就是说,除了基督教诲的生命实践而外,再

没有达到上帝人子地位的途径了) 反而变成了某种对奇怪的分期赎罪的信仰,它不是由人而是由基督的行为实现的。

这样一来,必须重新解释“受难的基督”。死本身根本不是事实……毋宁说只是一个标志——表明人们对当局和世界法律应抱的态度——那就是不要设防……榜样树在这里了。

## <196>

起初,基督教仅仅是反对古典和高贵宗教的斗争。

其实,这整个变化乃是向当时教众的需要和理解水平的转化。就是那些群众,他们信奉伊西斯<sup>①</sup>、弥特刺斯<sup>②</sup>、狄俄倪索斯等“伟大的母亲”,并要求宗教具有:1. 彼岸的希望;2. 以动物之血作为牺牲的魔法(神秘);3. 救世行为,神圣传奇故事;4. 禁欲主义、厌世、迷信的“净身”;5. 等级制、教区的组织形式。简言之:基督教要使自己适应已有的、无孔不入的反异教,适应伊壁鸠鲁早已批驳过的崇拜……确切地说,就是适应下贱民众的、女人的、奴隶的、非高贵等级的宗教。

这样说来,被我们误解的有:

1. 人的不死性;
2. 所谓的另一个世界;
3. 居于生命解释中心的惩罚和赎罪等荒唐概念;
4. 使人非神性化,而不是使人神性化。距离彻底拉开,靠奇迹,靠极度的自我蔑视的虚脱是填不满这条沟壑的;
5. 整个世界成了毁坏的想象力和病态的欲望,而不是可爱而

---

① 埃及神话中之女神名,司丰产和母性。——译者

② 波斯(一说来自印度、伊拉克)光明之神,传播范围自波斯经罗马直到日耳曼和大不列颠,该教自公元4世纪开始衰落。——译者

单纯的实践，不是一个在尘世可以实现的佛教乐土；

6. 带有传教团体、神学、崇拜、圣礼的教会制度；简言之，一切都是拿撒勒的耶稣所反对的东西；

7. 无所不在的奇迹、迷信，而犹太教和最古老的基督教与众不同的东西正是对奇迹的反感，这是相对的理性。

### <352>

权力概念，不论是上帝的也好，人的也好，总要同时包括损、益两个方面的能力。在阿拉伯人那里是如此；在希伯莱人那里也是如此。在一切强大的种族那里莫不如此。

假如人们用二元论的方式分割这两种能力，那么这个步骤就是很致命的了……道德就会因此而变为生命的混合制剂了……

### <195>

“基督教”的行为和思想同其创始者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个古代文化伟大的反异教运动乃是利用基督教创始人的生平、学说和“言论”来阐述的，是按照完全不同的需要的模式进行的极端随心所欲的解释。因为，已经转化成一切已有的、地下宗教的语言了——

这就是悲观主义的兴起（——而耶稣本来想给羔羊带来和平和幸福的），而且是弱者、下贱人、受苦人、被压迫者的悲观主义的兴起。

他们的死敌就是：1. 在性格、精神和审美方面的权力；“世俗性”；2. 古典的“幸福”，高贵的轻率和怀疑，他曾经有过智者的骄傲，偏心的放纵和冷漠的自足，在仪表、语言和形式方面具有希腊式的狡黠。他们的死敌就是罗马人，同样也就是希腊人。

反异教尝试在哲学上论证古代文化具有双重人格的嗅觉，而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首推柏拉图，他是本能的反希腊论者，并具有闪族的嗅觉……同理，斯多葛主义也是如此，因为它基本上是闪族的事业（——把尊严当成道貌岸然，把法律、道德当作伟大，敢做敢当；把权威当成个人的最高独立自主性——这都是闪族的。斯多葛主义者是裹在古希腊尿布和概念里面的阿拉伯酋长）。

<917>

自我感觉更加健壮——或者，换句话说：快乐——总是以比较为前提的（但不一定是同其他人相比，而是同自身，处在增长状态中，而不是一开始就真的知道怎样进行比较——）。

人为的强化：不管是通过兴奋化学剂，还是通过兴奋性的错觉（“幻觉”）：

譬如，基督教那样的安全感；基督教从自己的信任感，忍耐感和沉着镇定感中自感强壮。因为，他把这种人为的强化归功于上帝庇护这种幻觉；

譬如，优越感：就象摩洛哥伊斯兰教主只看见自己的三大统一王国占领了地球的五分之四大小的面积一样；

譬如，唯一感：就象欧洲人主观设想文化进程只在欧洲演进，而他们自己就象一个缩短的世界过程一样。或者，就象基督徒使众生都围绕“拯救人类”旋转一样。

——问题在于，人们在什么地方感到有压力、不自由。各按不同的情况，产生出另外一种变得更强壮的存在感。譬如，对一位哲学家来说，在酷寒、山阴做抽象体操，他大有鱼儿入水之感；而色彩和音响则会使他受到压抑，更不用说那隐约模糊的渴望了——别人称之为“理想”。

据我所知假如人们真以为伟人和特殊者的产生要取决于多数人的同意，(包括：他们要了解什么样的特性属于伟大这个范畴；同时也要了解，一切伟大是依靠牺牲谁的利益得以发展的)——那么从古至今简直就没有出现过伟人！——

事物的进程并不取决于绝大多数人是否同意，而是取决于过程采取的途径是什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世上出现了几件令人惊奇的事。

### 自我感觉的形态学

**观点之一：**在人格自我感完全无法设定个人价值时，**同感**和**团体感**就成了低级的准备阶段。

**观点之二：****集体人格感**的高度、对种族距离的自豪感、不可一世感、对调停、平等、和解的反感等，为什么成了**个体自我感**的一个流派，尤其因为这种反感会强制个别人去体现整体的自豪感。——因为人的言行必须表现对自身的极度尊重，假如他以人格来扮演集体的话。同样，假如个体认为自己乃是**上帝的工具和传声筒**的话。

**观点之三：****非我化**的种种形式实际上对于人格来说具有莫大的重要性。因为，更高等的暴力要利用这些形式。对自己抱着宗教式的怯懦情绪，这乃是预言家、诗人的心理状态。

**观点之四：**整体责任感，谆谆教诲人格要具有远大眼光、严酷而可怕的手腕、审慎而冷漠的举止、落落大方的仪表，并且许可人格

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承认自己具有上述特点。

总而言之：集体自我感是人格独立性的伟大预科。高贵等级就是这遗产的教员。

### <166>

耶稣提出了一种真正的生命，一种真理中的生命和通常生命的对立。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永恒化的彼得”、人格的永生。他与之斗争的东西就是“人格”，这个装模作样的东西。他如何使“人格”永恒化呢？

同样，他也反对教区内的等级制。因为，他从未答应过论功行赏的事，他怎么能去谈论彼岸的赏与罚呢！

### <167>

基督教乃是幼稚的佛教和平运动的前奏，它来源于心怀宿怨的群畜……不过，它经由保罗之手变成了异教的神秘学，而且学会了同整个国家组织搞默契……它发动战争、设立法庭、严刑拷问、指天发誓、煽动仇恨、无恶不作。

保罗的出发点就是，宗教激发了大众对神秘的需要。因为他寻找一种牺牲，一种靠神秘崇拜的种种形象维持的血腥幻术。受难的上帝、饮血盟誓，通过严守秘密而同这位“牺牲”保持一致。

他试图把生存的永续（个别灵魂亡故的、洗罪的永续）当作复活而同那位牺牲发生因果关系（按照狄俄倪索斯、弥特刺斯、俄西里斯<sup>①</sup>的典型）。

---

① 古埃及神话中的太阳神，后为冥主，一说自然界死而复生之神。——译者

他需要把过失和罪恶概念提到首位,而不是把新的实践(象耶稣本人指点和教诲的那样),而是新的崇拜,新的信仰,一种与奇迹等同的变体说(通过信仰而得“救赎”)。

他通晓异教世界的伟大需要,并且拿基督生死的事实信口雌黄,每句都用扬音重读,无处不设重力……他在原则上抛弃了原始的基督教。

传教士和神学家遭到了暗算,这要归功于保罗,代之而起的是传教团体和神学——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等级即教会。

过度吹捧的“人格”惨遭毒手,这导致了对“永恒人格”的信仰(为“永恒的救赎”操心……),导致了对个人利己主义的吹嘘,以致矛盾百出。

这乃是事情的幽默所在,一种悲剧式的幽默。因为,正是保罗大树特树了基督生前所厌弃的东西。最后,当教会羽翼丰满时,甚至主宰了国家的命运。

### <335>

一旦人们按照下列标准去看人,即人是如何理解奋斗、坚持、利用环境、克服对手,那么就不会对人那么在意了;相反,假如人们是在人有所追求时去观察,则人就成了荒唐无比的猛兽……仿佛人为了恢复其健壮和男性的美德,就需要有个怯弱、懒散、虚弱、娇嫩、阿谀奉迎众相杂陈的场所似的。请看看人的“合意性”吧!请看看人的所谓“理想”吧!有追求的人,是靠自己的永恒之宝——自己的作为——而恢复体力,因为那里充满了无足轻重、荒诞无稽、毫无价值、幼稚可笑的东西。在这种富于发明创造和消息灵通的动物身上,精神的贫乏和无所作为简直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理想”似乎就象人为自己完成一切现实和紧急的任务,必须付出巨大



的支出而缴纳的款项一样。假如现实性消失，继之而来的就是梦境、疲惫、瘫软。因为，“理想”就是梦、疲、软的一种形式……最健壮的天性将等同于最无力的天性，假如上述状态驾临他们头上的话。因为，他们把劳作、斗争、激情、紧张、对立、总体“现实性”的中止神性化了……即成了获取知识、积累认识的中止。

“纯洁”，他们就是这样来称呼愚蠢化理想状态的；“极乐”：懒散的理想状态；“爱”：无意树敌的群畜理想状态。这样一来，人们就把一切使人低下的现象都抬到“理想”的高度了。

### <169>

替我们赎罪而死的上帝；由于信仰而得到的拯救；死后的复活——这些都是给原来的基督作伪，人们应该叫那个凶多吉少的怪癖（保罗）为此负责。

但是，为人师表的生平，却存在于“爱”和屈辱之中；存在于甚至包纳最低贱者的那颗充实的心中；存在于形式上放弃了保持权利的愿望、防御、个人得胜意义上的胜利的行为之中；在于，尽管尘世充满苦难、倾轧和死亡，也要信仰这里的“极乐”；在于谅解之中；在于没有怨恨、蔑视的状态；在于不想受人褒贬；在于隔绝人世；在于僧侣最精神性的无为；在于生活在要穷困和要受用于人的意志支配之下。

既然教会接替了整个基督教的实践，既然全面推行国家生活，也就是耶稣所反对和指责过的一种生活，教会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更改基督教的宗旨，变成对不值一信之物的信仰，变成祈祷、礼拜、宗教节日等等。“罪恶”、“宽恕”、“惩罚”、“奖励”——一切原始基督教中不值一提和几乎没有的东西——如今都粉墨登场了。

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希腊哲学和犹太教的大杂烩；是禁欲主

义，是旷日持久的审判和宣判；是等级制，等等。

<193>

——“为了信仰，怎么办？”——这是个荒唐的问题。基督教所缺少的就是坚持当初基督明言要做的一切。

那是寒酸的一生，不过要用蔑视的眼光来解释。

<224>

上帝创造了人，幸福、悠闲、清白和不死的人。而我们的实际生活则是虚假的、堕落的、有罪的，一种惩罚性的生活……苦痛、斗争、辛劳、死亡，这一切都被说成对生命的责难和质问，被认为是非自然的现象，是不应永续的东西。为了对付它们，需要药剂——有！……

自亚当起始至今，人一直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因为，生命的自然性格乃是一种灾祸；基督把正常状态归还给了他的信徒。因为，他使人幸福、悠闲和清白。——但是，假如没有劳动，尘世倒还没有变得这么可怕；女人生孩子不是没有痛苦的；疾病的肆虐并未停止；信徒和非信徒，处境同样之坏。只是认为人已经免除了死亡和罪恶——这是信口开河——，这是教会的武断。“他解脱了罪恶”——不是通过他的行动，不是通过由他出面的据理力争，而是通过拯救赎回来的——因而是完美的、纯洁的、天堂一般的……

真实的生命不过是一种信仰（也就是自欺，胡思乱想）。你争我夺、战乱不休的整个生命，充满了光明和黑暗的生命，不过是一种拙劣的、错误的生命：解脱，这就是使命。

“纯洁、悠闲、不死而幸福的人”——首先就应该批判这种最高

的合意性的蓝本。为什么过失、劳动、死亡、痛苦（用基督教徒的话来说，就是认识）竟同最高的合意性发生了矛盾呢？——由于基督教的腐朽概念，“极乐”，“纯洁”，“不死性”——

<759>

人们既无权要求生命，也无权要求劳动，更无权要求“幸福”；因为，个别人的情况同最低级的蛆虫没有什么两样。

<723>

互惠，期望酬谢，这是用来贬低人的价值的、令人最不放心的形式。它带来了那种会把距离感的鸿沟贬低为非道德的所谓“平等”……

<168>

——教会，正是耶稣传道抨击的对象——他教诲自己的门徒要与教会斗争——

<194>

踏入真实的生命——人们会把自身的生命从死亡中拯救出来，因为人们过的是普遍的生活——

<718>

你们大家都没有杀人的勇气，或者，仅仅有鞭打人的勇气，或者，只是——。但国家这架庞大的机器却压制个别人，以致个别人会拒绝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服从、发誓等等）。

——个人为国家贡献的一切，都是违背个人的天性的；

——同理，他为着报效国家而学习的一切技能，也是违背个人天性的。

通过分工可以达到这一点（以致无人负责全部工作）；

立法者——就是执法者；

纪律教师——就是那些通过纪律的约束而变得刻板严肃的人们。

<191>

基督徒绝对不会实现耶稣给他们规定的行动，而“用信仰来辩护”信仰乃是崇高而唯一的大事这些无耻谰言，不过是教会无勇气、无意志承认耶稣要求的事业的结果。

佛教徒的行为有别于非佛教徒；基督徒的行为则同于一切人，而且他们的基督教充满了种种仪式和气氛。

欧洲基督教具有深刻的、令人讨厌的欺骗性——。我们真该受到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的蔑视……请听一听，头号德国国务活动家关于40年后的今天的欧洲是怎么说的吧……

原始基督教就是要废除国家。因为，它禁止宣誓、兵役、法庭、自卫和集体防卫、国人和蛮夷的划分；同样，也禁止等级制。

基督树立了榜样，因为，他对得罪自己的人不加反抗；他不自卫；甚至比这还有过之；因为他“转过左脸”<sup>①</sup>（他回答的问题就是：“你是基督吗？”，“并且就是从这时起，你们就会看到坐在力的右手边<sup>②</sup>的人之子，并看见他来到天空的云中”）。他不许自己的门徒保护自己；他提请注意，他本可以得到帮助，但他不要。

基督原来也要取消社会，因为，它优先照顾一切遭社会歧视的人，它赖以起家的是声名狼藉、受谴责的人——种种麻疯病患者——“罪人”、税吏、妓女、最愚蠢的民族（“渔夫”）等；它以富人、学者、显贵、德高望重者和“正人君子”者流为耻……

来点新鲜空气吧！欧洲这种荒唐局面再也不能长此下去了！在这头长角的畜生——民族主义的身后有某种思想在作祟吗？尤其是眼下，在一切现象都预示着对激起鲁莽行动的自我感觉怀着更大的共同兴趣的时候？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精神的依赖性和非民族化跃入眼帘，而现今文化的本来价值和意义却在于双方的融合和受精！……“新的帝国”又在陈旧不堪和备受青睐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权利和选举上的平等。

在毫不足用的状态内部争夺优先权；这种文化就是大城市、报

---

① 见《马太福音》第5章：“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译者

② 传说耶稣复活后升天，坐在上帝的右手边。——译者

纸、热昏和“无目的性”——！

欧洲经济大联合势在必行——同样，作为响应的和平运动，也将出现……

这是个和平之党，不是禁止自己和孩子们参战的那种伤感情绪；它禁止使用法庭；因为法庭审判会招致斗争、矛盾和为害自身；因为这是被压迫者的党，至少对一个时代来说是如此；而后变成了大党。它反对复仇和怨恨的情感。

它是个战争之党，对自身也同样原则而严肃，而方向相反——。

### <179>

论基督教的心理学。——原动力仍旧是怨恨、民族起义和败类造反。（这一点与佛教不同。因为，佛教的产生不是来自怨恨运动。佛教反对怨恨，因为它使人盲动）。

和平之党知道，在思想和行动上放弃敌意，这乃是鉴别和保存条件。人们难以了解基督教的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基督教创造的欲望会迫使人们针对自身进行一场原则之争。

这样的起义运动，只有作为和平和纯洁的党，才会有成功的可能。因为，它应该通过极端的和缓、甜蜜和温良取胜，它的本能清楚这一点——。艺术品：欲望，因为人们本身就是它的表现，所以理应受到谴责和否定，欲望的对立物始终通过语言和行动展现出来——。

### <39>

理应明白：——一切形式的衰退和病态，始终同整个估价联系在一起。因为，跃居统治地位的估价中，颓废甚至占居了优势。今

天，我们不要单纯反对一切由于蜕化引起的贫困这种作为后果的状态，而且要反对迄今为止的一切颓废，它虽是残余，却有着生机。人类丧失了一切基本本能，价值判断全部颓变，这乃是真正的问题，动物“人”，成了哲学家要猜的真正的谜语。

<1020>

· 悲观主义的主要类型：

敏感的悲观主义（：痛苦太多，刺激过度）；

“意志不自由的悲观主义（换句话说：对刺激缺乏抵抗力）；

怀疑的悲观主义（怕固化、怕抓、怕摸）。

种种属于此类的状态，人们可以在疯人院里看个够，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同样，也可以在那里看到“虚无主义”（“虚无”的洞穿之感）。

巴斯噶的道德悲观主义属于哪一类呢？吠檀多派哲学的形而上学悲观主义呢？无政府主义者的社会悲观主义（或，雪莱<sup>①</sup>式的悲观主义）呢？同情式的悲观主义（列夫·托尔斯泰的，或阿尔弗雷德·戴维尼<sup>②</sup>的悲观主义）呢？

所有这不都是一模一样的颓废和病态现象吗？……过份看重道德价值，或虚构的“彼岸”，或社会紧急状态，或痛苦等等。任何对狭隘观点的夸大，本来就是病态的征象。看重否定，不注重肯定，也是一样！

这方面切不可混淆：不语和无为的兴趣来自肯定，这个庞大的力和紧张局面——尤其是出自一切富有的、强壮的人和时代。象

---

① 雪莱(1792—1822)——英国与拜伦齐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著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译者

② 阿尔弗雷德·戴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译者

是奢侈；同样也是同可怕事物抗争的勇敢形式；也是对可怕和可疑的同情，因为人们有时也是可怕和可疑的：意志、精神和审美中的狄俄倪索斯式的东西。

<339>

认为人类要去完成一项总的任务，人类作为整体要遵循某个目的。这种含糊而随心所欲的观念还很年轻，也许在它尚未变成“固定观念”之前，人们又不要它了……人类，它不是整体。因为它是个没完没了的、升降不定的一群生命过程。——人类没有青年时代，没有继此而来的成熟期和最后的老年。而是各层次的混杂和重叠——而且经过若干世纪，总有一天会出现比我们今天所能设想的更为年轻的人的类型。另一方面，颓废也属于人类的各个时代。因为，到处都少不了残渣和废料，这是生命过程本身在排泄沉淀物和腐败产物。

由于基督教强烈偏见的影响，没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重要的乃是拯救灵魂；至于人类持续过程，尚无人问津。最优秀的基督徒曾希望基督教尽快告一段落；——没人怀疑个别人理应干的那些事情……现在，给每个个人都规定了任务，即在未来的某时某刻如何为一个未来的人服务：价值、意义、范围一直是固定的、无条件的、永恒的、同上帝一致的……与这种永恒类型的人相左的东西，都是有罪的、魔鬼般的、该受谴责的……

对每个灵魂来说，价值的重力在于自身：要么得到拯救，要么永堕地狱！拯救永恒的灵魂吧！这是非我化的极端形式……每个灵魂都只有一个完美化过程；只有一个理想；只有一条通向拯救之路……这是平等的极端形式，光学放大的自我重要性，放大到了荒唐的程度。这两种现象是有连带关系的……灵魂既是重要的，又



是荒谬的，弄得自己惶惶然不可终日……

现在，没有人再相信这种荒唐的胡话了。因为，我们用一个蔑视之筛，筛选了我们的智慧。尽管如此，那种惯于按照理想之人的标准生套人的价值的作法，仍旧依然故我。因为，根本说来，既要保持非我化的远景，也要保持理想面前人人平等。总之，人们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理想之人的最后合意性……

但是，这种信仰不过是基督教理想无比娇惯的结果，因为，每当人们细察“理想类型”时都会发现这样的事。人们自认为，一、知道向一种类型靠拢乃是合意的；二、知道该类型属于哪一类；三、知道任何对该类型的偏离都意味着退步、困难、力和权力的丧失……梦想这种完人会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这种情况造成了紧张状态。因为，连我们的社会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们，也达不到这种程度。——这样一来，好象真有一种目的进入了人类的发展过程。无论如何，对达到理想进步的信仰，乃是用来设想人类历史目的的唯一形式。总而言之：人们把“上帝之国”的实现寄托于未来，寄托于尘世，深入人性。——但根本说来，人们仍然固守旧的信仰……

### <871>

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他们对渴望者(设定)的价值带来了令人失望的影响。这个道德风尚的野蛮时代的确令人心惊。因为道德风尚，尤其在中世纪，肯定会形成真正的“道德联盟”——附带说一句，无限夸张意味着人的价值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争斗不休的“文明”(驯服)需要各式各样的刑具和刑罚，以对付恐怖和凶猛的天性。

这里出现的混乱，虽说影响很坏，但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权

力意志之人所能求诸自身的东西，也会给自己的权利立下标准。这样的天性乃是无恶不作、放荡不羁的天性的反面。尽管他们有时干的事也会证明小人也有恶习，也会干冒失的事。

这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概念为害最深；人们会禁止本来属于强者特权的那些思想和行动——仿佛强者就不配作人似的。人们破坏了仰望强者的名声，因为人们把最弱者的护身符（也是针对最弱者自身）树为价值标准了。

混淆，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以致人们败坏了生命这位艺坛高手（其自我庄重性同有恶习者和放荡不羁者恰成显明的对照）的名声。就是现在，人们也仍然认为必须反对凯撒·波尔查这样的人物，真是可笑之至！教会鉴于德国皇帝们的恶行，把他们革出了教门。因为，仿佛一个僧侣，或一个教士竟然有权过问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思想 and 行动似的。那个唐璜<sup>①</sup>该下地狱。多么幼稚可笑！天堂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知道吗？……请给女人们指点指点她们最有可能找到救世主的地方吧！——假如人们连贯思索一下，并且进一步认清“伟人”是什么，那么毫无疑问，教会会把所有“伟人”都打入地狱——教会反对一切“人的伟大”。

#### <948>

荣誉概念：基于对“善良社会”、骑士般的主要特质、持续出现的义务的信仰。根本问题是，人们不可过份看重自己的生命；在所有与我们有接触的（起码，他们同我们不属一类）人那里，既不要显得过于亲昵，也不要过于温顺；既不要过于开朗，也不可过于谦虚，同等身份除外；人们总要抛头露面。

<sup>①</sup> 唐璜——西班牙传奇人物，荒唐淫乱的贵族，展见于西方的诗歌和戏剧之中，如拜伦就写有长诗《唐璜》。——译者

<208>

《新约全书》载有针对高贵者和强者的斗争，就象《狐狸莱茵纳克<sup>①</sup>》里描述的斗争那样，手法相同：总是用传教士般的甜言蜜语和义正词严的拒绝的手法，以便叫人知道它的厉害。

<30>

我们为基督教而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因此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的时代来临了，我们会丧失假我以生的重力——我们有很长时间不知何去何从了。我们突然闯入相反的估价，用同一个能量标准，因而使人产生对自己的极端过份的估价。

现在，一切事物都变得虚伪透顶，“前言不搭后语”，软弱，或过度紧张：

a) 人们尝试找到尘世的解决办法，但本着同一个含义，本着真理、爱情、正义（社会主义：“人的平等”）这种最终胜利的意义；

b) 同样，人们坚持道德理想（以非利己主义、否定自我、否定意志为宗旨）；

c) 人们甚至试图坚持“彼岸”：尽管它不过是违反逻辑的未知数X；不过，人们马上解释说，可以从这个未知数中求出一种老式形而上学的慰藉来；

d) 人们尝试着老式的神性引导，由现象中悟出酬报性的、惩戒性的、教育性的、劝世向善性的事物秩序；

e) 人们一如既往地信奉善与恶，以致人们把善的得胜，恶的

---

<sup>①</sup> 歌德于1794年出版了六脚韵诗集《狐狸莱茵纳克》，指童话里的狐狸先生。——译者

消亡引为己任（——这是英国式的；典型事例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个蠢货）；

f) 蔑视“自然性”、渴求、自我；甚至尝试把最高的精神性和艺术理解为非人格化和漠然处世的结果；

g) 人们还允许教会长期干预私生活中所有重大事件和主要纠葛，目的是使人们对此郑重其事、另眼看待。因为，我们始终离不开“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婚姻”——

### <793>

我的“未来”：——一种紧张的多技能训练。服兵役；以致一般来看，每个出身高等门弟的男子都要成为军官，管他是谁。

### <56>

欧洲虚无主义的分期。

不明朗时期，种种探索，老的入藏了，新的又不放行。

明朗时期：大家明白了，老的和新的是对立的。也就是说，老的价值出自下降的生命，而新的价值则来源于上升的生命——；明白了，一切老的理想都是敌视生命的（源于颓废，又决定着颓废，不管那安息日的道德点缀得如何眼花缭乱）。我们了解老的，而我们又远远没有强大到能够达到新的。

三大激情时期：蔑视、同情、破坏。

灾难时期：兴起了旨在筛选人类的学说……它促使弱者和强者下定决心——

<904>

缺乏“自由精神”的智慧；要使健壮的天性更健壮，使之具有担当伟业的能力；使平庸的人萎靡消亡，原则是一个：——怀疑——豁达——试验——自立。

<524>

“意识”的作用。——不可忽视“意识”的作用，这是根本大事。因为，这是我们同意发达的“外界”的联系。相反，管理，亦或保护以及与身体功能的共同效应有关的谨慎，却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作为精神的入藏也不行。因为，这要设立一个最高审核机关。毋庸置疑，那里要有一个领导委员会，以便使不同的主要欲望能够行使表决权和权力。“快乐”、“痛苦”乃是这方面的暗示、意志行为也是一样。观念，也是如此。

总而言之：我们不掌握的因果关系始终左右意识现象——意识中，思想、感情、观念的层次序列根本没有说明这个结果就是因果的结果。但是，表面看来，极而言之，意识就是如此。从这个表面现象出发，我们建立了精神、理性、逻辑等等一整套观念（——不是包罗万象，因为，这种合题和统一性是虚构的），而上述观念又会投射到事物中和事物后面！

通常，人们认为意识本身乃是整个感觉器官和最高审理部门；因此，它只是可知性的工具。因为，它是在交往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与交往的利益相关……这里所说的“交往”也可以理解为外界的作用和我们一方必然出现的相应反映；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作用也是如此。它不是引导，而是司引导的器官。

<921>

手段，借助于它来保持一种强大的种类。

证明自己有权行使特殊行动；把这一点作为自我克服和自由的尝试。

进入不许非野蛮人存在的状态。

通过禁欲主义使自身达到意志力的优势和肯定性。

不要吐露心曲；沉默；谨防高雅之态。善于服从，方法：测试自我保存。文饰光荣历史的诡诈。

不要断定“人之所欲略同”，而是相反！

报复，可以还报，这是处事的特权，是表彰。

不要觊觎他人的美德。

<936>

贵族政体说。群畜理想——现在已经登峰造极，成为“群居”的最高价值设定。因为，应该尝试赋予群居一种宇宙的也就是形而上学的价值。——为了反对群居，我主张贵族政体说。

一个内心深处保存着对自由的顾及和敏感的团体，要有一种特殊感，并且应该具有决定自身的权力，权力会使团体显出清晰的轮廓，但权利与团体是敌对的，因而团体不理睬权力。

我放弃的权力愈多，就愈降身以从，而讲求平等，我就更深地陷入平庸性的统治，最终受治于乌合之众。一个贵族政体社会，为了在其成员间保持高度的自由，就要以极度的紧张为前提，这种局面产生自与所有成员截然相反的欲望，也就是要求统治的意志……

假如你们真想取消明显的对立和等级差别，那么你们也就会失去强烈的爱、高等的信念、自为的情感。

论自由群居和平等群居的真正心理学。——什么会减少？

要求自负其责的意志乃是自治制度没落的象征；是防卫和进攻的能力，最精神性的事物也不例外；是发号施令之力；是敬畏、隶属、沉默能力的意志；是伟大的激情，伟大的使命。悲剧，乐天。

<80>

论对大话的批判。——我对人们通常称之为“理想的东西”，充满了恶意和怀疑。因为，我在理想方面的悲观主义就是，我明白了“高等的情感”乃是不祥的根源，也就是使人渺小和贬值的根源。

假如人们从一种理想中期待某种“进步”，那么每次都要上当。理想的胜利每次都是往复的运动。

基督教、革命、奴隶暴动、平等权、慈善事业、和平之爱、正义、真理，所有这些大话只有在斗争中才有价值，作为旗帜，但不是现实，而是炫人耳目的字眼，醉翁之意不在酒（明说，就是在于这些字眼的反面！）

<559>

“原来具有特质的事物”——乃是教条观念，人们要断然抛弃才是。

<782>

“不断增长的个体自治制度”；象富耶<sup>①</sup>这样的巴黎哲学家们谈论过上述问题。这帮人倒是应该参观一下群畜种族，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你们，未来的社会学家们，请睁开眼睛吧！个体在相反的条件下变得健壮了，而你们笔下的人，则萎靡不振了，因为，你们的目的是如此，并且为此而需要旧理想的全套骗术！你们会这样办的，所以你们认为，你们的群畜真正需要的就是理想！

心理学是毫无诚实可言的！

<341>

理想的来历。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理想赖以产生的土壤吧。

A、从“美学的”状态出发，在这里，世界显得更丰富、更圆满、更完美——。异教理想：其中自我肯定占据优势（人们会放弃——）。最高典型：古典的理想——它表现了具有切主要本能的成功者。同时，表现了最高的格调，伟大的格调。也就是“权力意志”的本身。人们担心的本能敢于改邪归正。

B、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那些使世界变得更空虚、更苍白、更贫瘠的种种状态，在那里，“精神化”和非感性占据着完美者的品级；那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残酷、直接动物性和间接动物性（——因为人们是会总结、会选择的——）。“智者”、“天使”，传教士=处女=无知，这就是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学特性——贫血的理想。它有可能就是首先阐述异教理想的人的理想（因此，歌德称斯宾诺

---

<sup>①</sup> 阿尔弗雷德·富耶(1838—1912)——法国哲学家，主张以柏拉图为出发点的进化论唯心主义。——译者



莎为自己的“圣徒”）。

C、有些状态使我们感到，世界要比我们臆想或希望的理想世界更荒唐、更糟糕、更贫困、更易上当，这即是我们的出发点（——人们要否定，人们要消灭——）。理想向反自然、反事实、反逻辑之物的投射；作出此种判断的人的状态（——世界的“贫困化”是痛苦造成的结果。因为，人们虽然取之，但不予之——），这是反自然的理想。

（基督教理想介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它是中间产物，时而侧重于第一种，时而侧重于第二种。）

三种理想：A、或者是生命的强化（异教的）、或者是，B、使生命贫瘠（——患贫血症的），或者是，C、否定生命（——非自然的）。“神性化”的感觉：处于高度的充盈中——处于极精巧的选择中——处于对生命的蔑视和破坏中。

#### <24>

虚无主义不仅考察了“徒劳无益”，而且相信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要毁灭。因为，人们动了手，所以要毁灭……这是不合逻辑的，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虚无主义者却不相信逻辑的必要性……这是强者和坚强意志的状态。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叫他们停留在否定“论断”阶段是不行的。——否定行为，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论断造成的“虚无化”帮了用手造成的虚无化的忙。

#### <926>

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我断然否认这个人是卑鄙的，假如他说“人之所欲略同”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箴言

的话；而是因为他硬要用有效的互惠性作为全部交往的基础，以致一切行动都成了我们对所受实惠的分期偿还。在这里，前提就是最低等的卑鄙。因为，在这里，我与你之间，行为的等值变成了前提；在这里，等于取消了行为的人格价值（而人格价值是根本无法偿还和抵消的——），“互惠性”就是卑鄙性；因为我之所为，乃是他人不得干、也不能干的，是抵消不掉的（——除了在精心安排的“同等身份”的范围内——）。更确切地说，人们绝不可偿还什么，因为人们乃是一次性的，而且只做一次性的事——这个基本信念包含了贵族政体之所以要同庸众划清界限的原因，因为庸众相信“平等”，也就是相信可偿性和“互惠性”。

<16>

假如我们成了“失望者”，那么原因不在于我们没有睁开眼睛面对生命，而是只顾去看形形色色的合意性了。我们带着轻蔑的怨恨，盯着那个所谓的“理想”。因为，我们之所以看不起自身，是因为不能始终压制那种荒唐的冲动，也就是人称“理想主义”的那个东西。姑息，强似失望者的抱怨。

<332>

“人就应该是人”，这句话在我们听起来就象“树就应该是树”那样地索然无味。

<882>

人们承认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是优越的——但是，人

们虽然一味向往这样的人，却不考虑他们产生的原因和条件。

<244>

人心理欺骗的顶点在于，某人按照自以为是的善、智、力、贵的偏见，认为自己就是初始和“自在”——。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考虑到全部的原因性，而任何善、任何智慧、任何权力则正是因此而存在的，并且从而取得价值的。简言之，不可认为最终的和等级森严的出身因素都已具备，而是当作设定的“自在”，甚至当成一切形成过程的原因……假如我们从经验出发，从一个人大大超过一切人性标准情况出发，那么我们会看到，任何高等的权力本身都包含超善恶亦即超“真”、“假”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不允许考虑善本身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我们又一次把善当成一切程度的智——善在智中被抛弃了，就象“真实性”、“正义”、美德和其他流行估价一样。最后，一切等级的善本身就被抛弃了。因为，善已经就是以精神的近视和粗糙为前提的了，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同理，不可在较长的距离上区分真与假、利与害，这不也是以此为前提的吗？最高善的高度权力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消除祸害”），为什么对此讳莫如深呢？——其实，请看“爱的上帝”给自己的信徒提出了什么要求吧：要他们为了迁就“善”而毁灭人类。——事实上，也就是这位上帝在世界的真正特性面前竟然变成了最近视的、着了魔的和软弱无力的上帝，因为，最后人们要问：他的构想有多少价值！

的确，知识和智慧本来是无价值的，善同样没有价值。因为，人们首先得有个目的，由此出发，这些特性才会得到价值，或非价值。——也许真有这样一种目的，由它出发，极端的知识就成了高度的非价值（仿佛极端的欺骗就成了提高生命的前提之一似的；同

理,仿佛善会使伟大的渴望的弹簧疲软似的)……

假如我们人的生命变成了生命的本来面目,那么迄今为止,一切“真理”、“善”、“神圣”、基督教的“神性”就都成了巨大的危险。——目前,人就处于危险之中,违背了生命的理想性,就有灭顶之灾的危险。

<474>

有人认为,主体和客体之间有某种适当的关系;认为,客体乃是内观的主体,这是好心的构想。我想,它一定有过舒心的日子。我们意识到事物的标准完全取决于变成意识的职能的粗糙的功利性;意识的这种偏见怎能保证我们去说明与现实性有关的“主体”和“客体”呢!

<651>

人们无法从要求自我保存的意识中派生出细胞核最低级、最原始的活动,因为细胞核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摄取比保存的需要还要多的物质。值得注意的是,它未能以此“保住自身”,而是解了体……这里起主导作用的欲望,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不要保存自我的意愿,因为,“饥饿”,这就是对这些复杂无比的生物的说明(——饥饿乃是欲望专门化了的和出现较晚的形式,是分工的表现,服务于君临其上的、更高的欲望)。

<309>

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在寻找道德的产地。假如这种人论断说:

“这是不正当的”，那么他们就是认为人们不要这样做，或改做别的事。相反，我只要还没有弄清事物的非道德性，我就寝食不安。假如我弄清了这种非道德性，那么我就又恢复了平衡。

<390>

我推导出的定理：现实人的价值远比过去一切理想的、“合意的”人的高得多。因为，一切与人有关的“合意性”都是荒唐而危险的放纵，个别种类的人想借放纵而把自身的增长和保存条件当作支配人类的法令；迄今为止，一切来源于此的、居统治地位的“合意性”，都贬低了人的价值、力和对未来的肯定；人的这种贫乏而片面的理想暴露无遗。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假如人愿意的话；人设定价值的能力和水平太低，以致与人的实际价值（不单是“合意性”）不相适应；迄今为止的理想皆是对世界和人之力的诽谤，是笼罩于现实性周围的瘴气，是把人引向虚无的巨大诱惑……

<477>

我也确定了内部世界的现象性。因为我们意识到的一切，都是东拼西凑的、简化的、模式化的、解释过的。——依我们的看法，内部“知觉”的实际过程，思想、感觉、渴求之间的因果统一，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因果统一性等都是谎言——也许是纯粹的异想天开。处理这种“表面的、内在的世界”所用的全部形式和审理程序，都与处理“外部”世界的相同。我们根本不会偶然发现“事实”，因为快乐和痛苦是后来派生的智力现象……

“原因性”啊！我们脱口而出，就象逻辑学所做的那样，设想在思想之间有一条间接的原因纽带——这种观察得出的结果是极其

肤浅的。两种思想之间，一切可能产生的欲望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因运动速度过快，以致我们会否认欲望的存在……

认识论者设想的那种思维根本不会发生，因为，这全属随心所欲的虚构，其方法是突出过程中的某个因素而压低其余因素，以便于进行明白无误的人为加工……

“精神”乃是某种思考之物。如有可能，“精神应是绝对的、洁净的、纯正的”——这种设想乃是信奉“思维”造成的自我观察的错误派生的第二个结果。首先，这里虚构了根本不会发生的行为即“思维”；其次，虚构了主体基础，在此基础上，这种思维（否则什么也不是）的任何行为都可找到自己的起源，也就是说，行为和行为者都是虚构的。

#### <543>

在这个本质是虚假的世界上，真实性也许是一种反自然的倾向。因为这种真实性只有当它作为达到特殊的、更高级的虚假势能的手段时，才有意义。为了能够虚构一个真实的、存在的世界，首先就要造就真实的人（也包括这样的情况，即有一种人自称是“真实的”）。

质朴、磊落、不自相矛盾、持之以恒、不改本色、无褶皱、无绕行、无帷幕、无形式。这种人就会按照自身的形象，设计出存在的世界，当作“上帝”。

为使真实性成为可能，则人的整个范围应该十分洁净、十分小巧和十分令人瞩目。因为，这种范围无论如何是为真实性撑腰的口实。——谎言、诡计、歪曲事实肯定会招致反感……

<668>

“意愿”，并不是“渴望”、企求、要求。因为，发号施令的欲望同意愿显然不同。世上没有“意愿”这种东西，只有具体的意愿。因为，人们不应因状态而诱发目的——就象认识论者所做的那样。他们心目中的“意愿”就象“思维”一样难以出现，因为它纯系虚构。

对某事发号施令，这属于意愿（——当然，这不是说，意志会得到“履行”）。

力借以谋求发挥作用的、一般性的紧张状态——这不是“意愿”。

<598>

哲学家休养生息的情形有所不同。换句话说：譬如，他可以在虚无主义中休养生息。认为，世上本无所谓真理，这就是虚无主义的信仰。对一个认识的斗士，一个同无比丑陋的真理进行不懈斗争的斗士来说，这种信仰乃是一次尽情的全身运动，因为真理是丑陋的。

<704>

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怎么一下子都成了令人气愤的歪曲和假造了呢？譬如，“人追求幸福”——这有何真实可言呢？为了弄清什么是“生命”，何种追求与紧张状况才是生命，那么上述公式肯定既适用于树木、植物，也适用于动物。“植物追求什么？”——不过，这

样一来，我们可就已经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假的统一性了。因为，假如我们把一个拙劣的统一性——植物摆在面前，这就等于忽略和否定了一种靠自身和半自身首创性而得到巨大增长的事实。我认为最后的和最小的“个体”，在“形而上学的个体”和原子论意义上说乃是不可理解的，我认为它们力的范围是持续推移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假如也是这般变化，它也是在追求幸福吗？——不过，一切自我延伸、同化、增殖都是同对立物的抗争；质而言之，运动乃是与痛苦相联系的现象；因为，假如这里的原动力抱有这样的希望，并且不断寻求痛苦，那么它所表达的应是另一种意愿。——为什么原始森林中的树木彼此斗争不休呢？为了幸福吗？为了权力！……

人，主宰着自然力的主人，主宰其自身的野性和恣睢的主人（渴望，学会了追随和受用于人）——人，同史前人相比，乃是一种庞大无比的权力，——并非“幸福”这种优势！怎么能硬说人是追求幸福的呢？

## <222>

就无畏和向不幸挑战而言，高等的人有别于低等的人，因为，假如幸福说的价值标准开始生效，上述表现就成了衰退的征兆（——生理的疲倦，意志力的贫乏——）。基督教，由于它具有“极乐性”的视野，所以是受苦安贫一类人的典型思维方式。而充盈之力却执意创造、受苦和灭亡。因为，基督教倡导的虚伪救世说在这种力看来乃是滥调音乐，是等级制的嘴脸，是讨嫌。



## <302>

我认为，人们总有一天会把人的价值巧妙地归位，使它回到只有它才适合去的角落里。因为它是没落的价值。不少动物种类已经消失；假如人也消失，那么世界也许就什么也不缺了。为了对万事都无动于衷，人们就得有足以当个哲学家的气质（——万事不心惊）。

## <790>

假如人们弄清了自己生命的“原因”，那么也就不难抛弃生命的“方式”了。这等于就是对原因、目的和意义的非信仰标准，就是意志缺乏，假如快乐与痛苦这种价值跃到前台，而且享乐主义——悲观主义的学说有了市场的话；忍痛割爱、听天由命、美德、“客观性”等等，至少是忘本的标志。

## <12>

### 宇宙学价值的衰落

#### A.

作为心理状态的虚无主义必将出现。首先，假如我们寻找一切现象的“意义”，那是找不到的。因为，寻觅者到头来总会失掉勇气的。那样一来，虚无主义就是旷日持久、虚耗精力的意识，就是“徒劳的”苦痛，就是不安全感，就是缺乏休养生息、自慰的机会——自惭形秽，就象人们自欺过久一样……下述现象在以前也许是有意义的，对一切现象都使用最高道德标准和道德世界秩序；或者，增

长人在交往中的爱与和谐；或者，靠拢普遍幸福状态；或者，甚至走向普遍虚无状态——目标无论如何总还是意义。所有这些观念的共性就是，通过过程本身实现一种目标。——然而，现在人们明白了，通过生成达不到任何目的，实现不了任何目标……这样一来，对于生成的所谓目的的失望，就成了虚无主义的原因。总而言之，就特定目的而言是如此；就迄今一切目的假说而言，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假说与整个“发展”有关（——人不再是合作者，更不是生成的中心）。

其次，一旦人们确立了一切现象和现象总体性，体系化乃至组织化，就会出现作为心理学状态的虚无主义，以致那渴望荣宠的灵魂就沉缅于最高统治和管理形式的整个观念之中了（——假如那是一位逻辑学家的灵魂，那么绝对的逻辑性和现实辩证法就足以同一切人达成谅解……）。这就是统一性即一切“一元论”的形式。由于这种信念的结果，人就深深地陷入这样的感觉之中了，即认为人是同高踞于人之上的整体相连的，并且是依赖于这个整体的，它就是神性的标准……“普遍的幸福，要求牺牲个人的幸福”……但是，请看！这种普遍的东西根本没有！人们从根本上失去了对自身价值的信仰，假如不是这种无限宝贵的整体通过人起了作用的话。因为，人构想这种整体是为了能够信仰自身的价值的缘故。

作为心理学状态的虚无主义尚不具备第三个形式和最后的形式。以上两点认识告诉人们，靠生成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而且一切生成都没有广泛的、可容个别人藏身的统一性，就象最高价值中的情形一样。于是，剩下来的就是谴责整个世界都是假的，并构想出一个位于此世彼岸的世界为真实世界的替身，然而，一旦人们明白了，臆造这个世界仅仅是为了心理上的需要，明白了人根本不应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了虚无主义的最后形式。这种形式

本身含有对形而上学世界的非信仰，——它摒弃了对真实世界的信仰。假如人们站在这个立场上，那么就会承认，生成这种现实性乃是唯一的实在性。人们摒弃了通向内部世界和虚伪神性的一切秘密途径，但人们是不会忍受这个世界的，虽然人们并不想否认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人们明白了，既不该用“目的”概念，也不该用“统一性”、“真理”概念来解释生命总特征时，就产生了无价值性的感觉。因为利用上述概念达不到任何目的，实现不了任何愿望；现象众多，但并不存在广泛的统一性。因为，生命的特征不是“真实”，而是“虚假”……人们根本没有理由相信“真实的”世界……简言之，我们拿来赋予世界价值的范畴，如“目的”、“统一性”、“存在”等等，现在又通过我们之手抛弃了——于是，世界呈现无价值的外观……

## B

假设，我们认识到了不该使用上述三个范畴来阐明世界的原因，假如按照这种认识，世界开始叫我们感到无价值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问一句：我们对上述三范畴的信仰从何而来，——我们是否试图找到使它们脱离信仰的可能！假如我们使三范畴贬了值，那么它们对宇宙无用性的证明就不成其为使宇宙贬值的理由了。

——结论：对理性范畴的信仰乃是虚无主义的原因。——我用来衡量世界价值的那些范畴，乃是同纯虚构的世界有联系的。

——推论的结果：我们迄今试图赖以使我们能够开始估价世界和最终造成世界贬值的一切价值，当它们显得不适用时——用心理学的话来说——就都是以保存和提高人的统治产物为目的的功利性观点的结果。因为，这些价值只是表面上投射到事物的本

质上罢了。把自身设定为事物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这始终就是人的十足幼稚性的表现。

<7>

人活着本该为最高价值效力，尤其是在这些价值支配起人来困难重重、费用浩大之时。——人们拥有社会的这些价值，目的在于制造价值的声势，仿佛这些价值真是上帝的旨意一般，真就是君临众生之上的“现实性”、“真实的”世界、希望和未来世界一般。现在，当价值的来龙去脉业已澄清之际，宇宙在我们眼里也就失去了价值，变成了“无意义的”了，——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罢了。

<36>

哲学虚无主义者坚信，一切现象都是无意义的和徒劳无益的；然而无意义的和徒劳的存在本不该有。它是由哪儿来的呢？人们又是怎么知道这种“意义”和标准的呢？虚无主义在本质上都认为，枯燥无益的存在远景会使哲学家反感、无聊、绝望。这种见解同我们具有的哲学家的敏感是矛盾的。这是那荒唐的估价造成的。因为，生命的性格定会使哲学家开心，假如它有生存权的话……

不难理解，开心和痛苦，在现象内部只能具有手段的意义。因为剩下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真能见到“意义”和“目的”，无意义性或者其对立面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否是不可理解的。——

一切贬值的价值。——我的要求是，既然人们从概念上取消了行为的行为者，并且借此架空了行为，那就要再把行为者请回行为才是。我要求，既然人们从行为中取消了目的，并且借此架空了行为，那就要把“目的”即干某事的“意图”重新请回才是。

一切“目的”、“目标”、“意义”都不过是与一切现象同时发生的意志的表现方式和变态，也就是权力意志的表现方式和变态。拥有目的、目标、企图，拥有全部的意愿，都与要强壮的意愿即增长的意愿差不多——此外，还有取得手段的意愿。

因此，行为和意愿中的一切最普遍和最低级的本能，始终是最不为人知和最隐蔽的本能，因为我们就是准则……

一切估价都只不过是为此种意志服务的结果和更加狭隘的眼光。因为，估价本身就是这种权力意志。

从这种价值中任何一个价值出发对存在的批判，都是荒谬和误解。假如这方面出现了衰退过程，那么该过程仍旧服务于这一意志。

请评判一下存在本身吧！不过，评判本身仍然是这种存在！——因为我们作了否定，我们就是始终装作我们本来的面目。

人们应该认清这个裁决生死的嘴脸的荒谬性；然后，要尽力摸清产生的结果。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那位皇帝一直拿事物的易逝性来责备自己，意在不要过份看重自己，并且泰然处事。可在我看来，一切都有无穷的价值，以致

事情匆匆而过。因为，我要为每个现象寻求永恒性。人们会把最昂贵的膏脂和酒浆倒在海里吗？——我感到欣慰的是，过去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因为大海还会把它们冲刷回来。

<134a>

我想要索还我们借给现实的和臆造的事物的一切美和崇高，因为此乃人的财富和产物，是人的最美妙的辩护书。人就是诗人、思想家、上帝、爱、权力。啊！谈谈人的帝王般的大方吧！人就是以这种慷慨大方，才把事物馈赠于人的，结果自身反倒贫乏了，自感穷愁了！迄今为止，人最大的非我性就是他赞赏过、崇拜过自己，并且知道怎样隐蔽自己，而他就是那个创造了崇拜物的人。——

<930>

人牺牲了多少好处，人又是多么无“私”啊！人的一切欲望和激情都想拥有自己的权利——欲望离明智地利用自私还相当遥远！

人们不想拥有自身的“幸福”；为了能够相信人总是为自身着想，人必须成为英国人。我们的渴望由于激动的时间过久，是不会闹事的——。它们聚积起来的力要寻求对手。

<674>

一个有机体内部产生的现象无穷无尽，我们意识到的那一部分纯系手段。因为，其余的总体会以一种过激的方式证明某些“道德”、“无私”和类似的虚构乃是欺骗。要以完全的非道德的观点出

发去研究我们的有机体，这样做是有益的……

从原则上说，兽性功能比一切美好的状态和意识要高出千百倍。因为，后者一旦不成其为兽性功能的手段，就变成了多余。整个有意识的生命，包括灵魂、心灵、善、道德的精神在内。它们到底为谁服务呢？——服务于尽可能完美的兽性基本功能的手段（营养手段、提高手段），主要是提高生命的手段。

毋宁说，原因首先在于被称之为“肉体”和“肉”的东西上面。因为，别的都是小小的附属品。继续编织生命的整个链条，这就是使命，要使这条链条日趋牢固有力——这就是使命。

但是，请看！心灵、灵魂、道德、精神却在密谋背离这原则的使命，仿佛它们就是目的似的！……生命的蜕化大体是意识的特殊造假能力决定的。因为，至少生命是本能决定的，所以生命受害为时最长、后果严重。

按照意识快乐或不快乐的感觉来衡量生命是有价值、还是无价值。你还能想出比这更出色的对虚荣心的滥用吗？这的确只是一种手段：——同理，舒适感和非舒适感也只不过是手段！

那么，价值依照什么标准来衡量自身呢？仅仅依照提高了的和组织好了的权力的份额多少。

<694>

各按一个力寻到的对抗力（力的目的是要制服对抗力）的情形，由此引起的失败和厄运的标准也必然提高。因为，只要一个力失去了对抗力，任何行动都必然成为痛苦的一部分。痛苦只起刺激生命的作用，并且使权力意志得到强化！

<696>

意志的满足不是快乐的原因（我要特别批判这种极端肤浅的理论，——因为它用心理学的方式胡乱编造后来的事情——）；而是意志要向前进，并且始终主宰阻碍其前进的障碍。快乐感就是意志的不满，就是意志倘若遇不到对手和反抗，就不会相应取得满足感。——“幸福的人”：这是群畜的理想。

<697>

我们欲望的不满，这是正常的。譬如，对饥饿、性欲、运动欲不满，这本身根本没有什么低调的东西；甚至可以说，不满会激励生命感，就象微小的痛感刺激产生的每个节奏感都会加强某些连悲观主义都想向我们兜售的东西。这种不满乃是生命的特效兴奋剂，而无损于生命。

（也许人们会把整个快乐感都说成是微小痛苦刺激的节奏）。

<711>

“价值”观行不通的地方：——

在认为人类劳动总过程得不到重视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总过程这一说（总过程被认为是体系）；

在认为没有小的“总体”的地方；在认为人的生命的一切贬值、目的的一切贬值都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因为那是针对某种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而言的）；

在认为“意识的增殖”不是目的，目的乃是提高权力的地方。



因为，意识的功利性乃是权力提高的结果：对待快乐与痛苦的态度也是如此。

在认为人们得不到制造最高价值标准的手段的地方（也就是说，假如意识本身仅仅是手段，人们就达不到象快乐、痛苦那样的意识状态——）；

在认为世界根本不是有机体，而是一团混乱的地方，也就是认为“精神性”的发展只不过是达到组织形成相对稳定期的手段的地方；

在认为，就存在的总体而言，一切“合意性”都无任何意义的地方。

### <669>

“痛苦”和“快乐”乃是可以想见的、最愚蠢的判断表现方式。这当然不是说，由于苦乐而躁动不安的判断都一定是愚蠢的。排除一切论证和逻辑性，把肯定与否定简化为热切的拥有、或排斥意愿，这乃是命令式的简略，不过，它们的功利性是无可否认的，这指的是快乐和痛苦。它们起源于智慧的中部；它们的前提乃是无限加速的知觉、规划、协调、补充、推论。快乐和痛苦始终是推论现象，而非“原因”。

确定据说是激起痛苦和快乐的现象，这取决于权力的程度。也就是，遇到危险，需要进行迅即防卫的微量权力的程度，这种权力在意识到更大的权力充盈时，可以拥有作为结果出现的快感刺激，也就是快乐感。

一切快乐感和痛苦感就已经把总功利性、总有害性的权衡当作前提了。也就是一种范围，在那里，出现了目的（状态）的意愿和相应的手段的选择。快乐和痛苦永远不可能成为“最初的事

实”。

快乐感和痛苦感乃是意志的反动(欲望)，智慧的中心通过这种反动把某些已出现的变化价值确定为总价值，同时当成反作用的先导。

### <708>

谈谈“生成”的价值。——假如世界的运动真有目的，那么想必是可以达到的。但唯一的基本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运动根本没有目的。而任何使这种目的成为必然的哲学和科学假说(譬如，机械论)都在这一基本事实面前栽了跟头。

我试图寻求一种使这一事实合理化的世界方案。生成，应予澄清，不可绕开这种最终的意图。因为，生成要理直气壮，每时每刻无所不在(或者说，它不会贬值，因为一切现象都可归结为一点)；为将来某事着想，而为现今的事物辩解，这是不允许的；或者，为了今天的事物，而为过去的辩解，也是不允许的。“必然性”不是专擅统治的总权力，也不是第一推动力；更不是出于制约有价值之物的需要而说的必然。为此，就要否定生成的总意识即“上帝”，以免使现象受到同感共知而毫无欲望的人的观点的影响。因为，“上帝”是无用的，假如他无所企求的话；另一方面，这也就设定了对快乐和非逻辑的概括，也许会贬低“生成”的总价值。幸而没有这样一种要求概括的权力(——一位受苦受难、高瞻远瞩的上帝即“总意识”和“宇宙精神”，也许是对存在提出的最大的责难)。

更确切地说，人们根本不应允许有任何存在物在场——因为，有了存在物，生成就失去了价值，并且马上成了无意义和多余。

因此，我们要问：存在物的幻想是怎么产生的；

同理，以假说(即有存在物)为基础的一切价值判断都是无效的。

不过，人们就此认识到这种存在物假说乃是一切诱世说的来源(——“更善良的世界”，“真实的世界”，“彼岸的世界”，“自在之物”)。

1. 生成，没有目的；生成，渗入“存在”。

2. 生成，没有存在状态；存在的世界或许是假象。

3. 生成，任何时候都是等值的。因为，生成的总额恒定不变；换句话说，生成根本无价值，原因在于无法衡量，在于缺少与“价值”一词的意义有关的内容。世界的总价值不会贬值，所以，哲学上的悲观主义属于宇宙事物。

<715>

“价值”观，就生成内部生命相对期限的综合产物而言，也就是保存和提高的条件。

没有永久的、最终的统一性，没有原子，没有单子。因为，这里的“存在物”乃是我们(出于实际的、有益的、远景式的原因)植入的。

“统治的产物”：统治的范围不断增大，或根据环境的好坏(营养——)而周期性的升降。

“价值”，从本质上说，也就是这种统治中心升降观(总而言之，“数量众多”；不过，生成的自然界根本就没有什么“统一性”)。

“生成”用不着语言这种表达手段。因为，它属于我们的不可取代的保存之需，也就是始终设定一个更加粗糙的“滞留物”、“物”等的世界之需。我们可以相对地谈到原子和单子。的确，最小的世界，从期限来说则是无限长久的世界……没有意志，因为有个关于

意志经常增减或失去权力的临时协议。

<701>

“就总量来说，痛苦的总量超过了快乐的总量。因此，世界的非存在超过世界的存在”——“世界是非理性的东西，因为它对感觉的主体造成的痛苦多于快乐”——同样的空话，它今天自称悲观主义！

快乐和痛苦是次要的，不是原因；它们乃是二流的价值判断，主要派生自统治价值——以感觉的形式来表现“利害关系”，因而是短暂的和附带的。因为，在任何“利害关系”那里都要问上几百次为什么。

我看不起这种敏感的悲观主义，因为，它是生命贫乏的深刻表现。

<344>

不认识自身：理想主义者的明智所在。理想主义者：因为，这是有理由对自身暧昧的人，他明智到足以对己采取暧昧的态度。

<252>

基督教毁灭了象巴斯噶这样的人，人们可不要轻易就原谅它干的这桩蠢事。人们绝不可放松对它的斗争，因为它蓄意毁灭了这个最坚强和最高贵的灵魂。只要这种恶行不改，绝不可媾和。因为，基督教编造人的理想即对人提出的要求，就是关于人的问题的肯定与否定。基督教留下了一整套荒诞不经的寓言、拼凑的概念

和神学，同我们毫不相干；它们说不定还要更加荒诞不经，可我们倒不一定介意。但是，我们要同那种理想斗争，因为它要以其病态的美貌和女性的诱惑，以其隐蔽诽谤者的巧言令色来说服一切厌倦怯懦和贪图虚荣的灵魂——最强者也有疏忽的时候——，仿佛一切在这种状态下显得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如信任、无顾虑、无要求、忍耐、博爱、忠于上帝、忘我等等）也就是最有用和最合意的东西了；仿佛灵魂，这个渺小而无稽的怪胎，道德的平庸动物和羊群般的人，不仅优越于更强壮、更恶毒、更如饥似渴、更放肆、更奢侈因而历尽坎坷的人，而且仿佛正是他们才把理想、目的、标准、最高的合意性给予了一般人似的。过去，树立这种理想乃是人受到的最不祥的诱惑。因为，这种理想威胁人健壮的特殊地位和幸运状态，权力意志和要求全人类上升的意志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前进的。没落，它要用理想的价值彻底审核高等人的增长，因为高等人自愿忍受危机四伏的生活，以便适应更高的要求 and 任务（用经济学的的话来说：企业家的支出同失败的机率成正比）。我们要战胜基督教的以下各点：它摧毁强者；它挫折强者的锐气；它利用了强者的失利和懈怠，也就是把强者引以为自豪的安全感一变而为动荡和良心危机；它善于毒化高贵的本能，直至本能之力和权力意志败阵，掉头反对自身为止——直至强者由于滥用自我鄙视和自我虐待而灭亡，众所周知的巴斯噶的悲惨结局。

<304>

谈谈道德家的理想。——这篇论文论述的是道德的伟大政治。我们给那些有责任学习的人选定了这篇文章，不是说人们怎样变得有道德，而是说人们怎样使人具有道德——也就是人们怎样使道德达到统治地位。我甚至想证明，人们一心只为道德谋求统治

地位，此外再无别的想法；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放弃变成有道德的人的想法。牺牲巨大，但为此牺牲也许是值得的。甚至更惨重的牺牲！……若干最知名的道德家冒过很大的风险。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认识，并且预言了该文破天荒第一次教诲的真理：人们只能通过与取得统治地位一样的手段来达到道德的统治，但不管怎样也不是用道德的方法就是了……

如前所述，本论文讲的是道德的政治；因为，它设定了一个该政治的理想，它按照对这种政治的想象来描述这种政治，假如世界上真有什么完美事物的话。现在，每个哲学家都不怀疑变成了政治完美类型的那种东西了；也就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但这个主义，也就是单纯、无杂质、粗犷、新鲜、全力以赴、无限扩张，这乃是超人的、神性的、超验的，人是无法企及的，充其量沾点边儿而已。即便在这种更狭隘类型的政治即道德政治中，理想似乎也是无法企及的。即便是柏拉图，也只不过沾了点理想的边而已。假如人们有洞察隐蔽事物的能力，那么人们就会在无拘无束和自觉自愿的道德家（道德政治家——送给新道德暴力创立人的称谓）身上发现了连他们也有对人的软弱表示敬意的痕迹。他们一伙人至少在疲倦的时候也为了自身利益而追求道德；这是头等大错，每个道德家都概莫能外——也就是说，他们是行为的非道德家。至于他们未能以后者的面貌出现，这是另外的问题。或者，毋宁说，并非另外的问题。因为，这种原则的自我否定（道德用语：颠倒是非）同属道德家及其义务说教的准则；因为，要是没有自我否定，道德家永世不会达到自身的完美类型。摆脱道德，也就是脱离真理，为了那个抵偿一切的牺牲的目的，也就是为了道德统治——准则这样说。道德家需要道德的仪式，也需要真理的姿态；只有道德家对道德让步之时，在他们失去了对道德的控制之时，变为真实之时，道德家们才开始犯错误。另外，伟大的道德家也必然是出色的表演家；危险

在于，他们颠倒是非的习惯不知不觉地成了自然，就象用神性方式鉴别存在和活动乃是道德家的理想一样；他从善者的角度所做的一切都是勉为其难的——一种高尚的、遥远的、胃口极大的理想！神性的理想！其实，根据传闻，道德家所效法的榜样没有比上帝更渺小的了。因为，上帝乃是最大的非道德家，不过，他善于保持本来的身份——善良的上帝……

<305>

单靠道德本身，无法建起道德统治的大厦；靠道德本身，就会放弃权力，丧失权力意志。

<566>

“真实的世界”，不管人们以前如何设想——仍旧是表面的世界。

<542>

假如生命的性格是虚假的——这种可能是有的——，那么真理，我们的所有真理又当是什么呢？……不是丧心病狂的伪上作伪吗？不是虚假之物的更高的乘方吗？……

<949>

人们把自己的生命、健康、荣誉孤注一掷，这乃是高傲和盛气凌人意志的结果。因为，不是由于对人之爱，而是由于一切严重的

危险都在向我们挑战，试试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好奇的程度。

<1022>

由于我们心里始终充盈着有增无已的力和紧张局面造成的压力，就会产生山雨欲来的状态。象我们这样的天性就会变得阴沉。这同样是“悲观主义”……它是结束上述状态的学说，因为它会发出命令：重估一切价值。借以指明蓄积力的出路，以致这些力爆发出电闪雷鸣，化为行动——根本用不着什么幸福说。因为，重估一切价值就会拨动迄今苦于蹙闷和闭塞之力，它就会带来幸福。

<858>

与你身份相称的权力的份额，决定着等级的高下；剩下的都是孬种。

<1047>

性别、统治欲、对文饰和欺骗的欲望，对生命及其典型状态感激涕零——大体同异教的崇拜有关，并且具有内向的心安理得。——非自然（早在古希腊文化中）就已经以道德、辩证法的面目向异教宣了战。

<570>

假如人们是哲学家，正如人们过去一直就是哲学家一样，那么人们就没有观察过去事物的眼光了，也就是没有观察未来事物的



眼光了——人们满目所见只有存在物。但由于根本就没有什么存在物，所以剩给哲学家的就只有他的“世界”假想物了。

<868>

未来欧洲人的总外观：顶顶聪明睿智的奴隶动物，忙忙碌碌，质朴谦虚，有点放肆的好奇心，为数众多，弱不经风，意志薄弱——宇宙政治般的混乱激情和聪明才智。由此怎么能产生更强大的美呢？产生具有古典审美的美呢？古典审美：也就是要简化、强化、幸福可见性、恐怖意志，也就是要裸露的勇气（——简化即是要强化的意志的结果；使幸福即裸露变为可见，这是要恐怖的意志的结果……）。为了从混乱状态奋力达到这种形态——这需要抉择：因为，人们必须有所选择，要么毁灭，要么成功。统治种族只可能由恐怖和强制的开端产生。问题在于，20世纪的野蛮人在哪里？显然，只有在社会主义种种严重危机过后，他们才会崭露头角和自我巩固——必须是对己严酷无情之属，也就是有能力至死坚持意志的分子。

<690>

人们无法在研究发展的途中重新找到全部发展的原因；人们不要希望它是“正在生成中的”，更不要认为是生成了的……“权力意志”是变不出来的。

<1004>

观察，就会获得一定的高度和鸟瞰图，假如人们明白了一切本

应有的东西也有实际行动的话。因为任何“不完美性”和对不完美的忍受都属于最高级的合意性。

<971>

人，作为命运的人，因为负载自身，所以也就承载命运。人是典型的、英雄式的搬运夫：啊！人多么希望有一天好好休息一下啊！人多么渴望有颗坚定的心脏和不屈的颈项，以便从重压之下获得瞬息的解脱啊！但渴望是徒劳的！……人等待着；他们坐视一切来去匆匆的过客；然而，连那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容忍和激情的人都没有。他们得不到满足，谁也不知道他们还要等到何时……久而久之，他们必然学会头等重要的生活经验：不再等待；接着学会了第二条经验：友好相处、举止谦和，即刻开始息事宁人——简言之，他们要做到前无古人般的容忍。

<356>

谦虚、勤奋、和善、中允：你们就是这样希望于人的吗？善良的人？但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理想的奴隶，未来的奴隶。

(358a)

理想的奴隶（“善良的人”）。——凡不能设定自身为“目的”，且根本无法从自身出发来设定目的的人，就会赋予非我化道德以荣誉——本能地。他的聪明，他的经验，他的虚荣，这一切都劝说他非我化。同时，信仰也只不过是而非我化而已。

<818>

人们之所以是艺术家,是因为人们认为,一切非艺术家称之为“形式”的东西乃是内容即“事情本身”。当然,这样一来,人们就属于一个颠倒的世界了。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现在内容就成了单纯形式的东西了——连我们的生命在内。

<853>

### 《悲剧的诞生》的技巧

—

人们从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中会偶尔了解到写作方案,即抑郁不快。在以往知名的悲观主义类型中,似乎还没有这般险恶的。这里,真实的世界与表面的世界的对立消失了,因为,世上只有一个世界,它是虚假的、残暴的、矛盾的、诱惑的、无意义的……具有如此特性的世界乃是真实的世界。要想通过这种现实性和“真理”达到胜利之目的,我们就离不开谎言,因为这是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出于求生存的目的就需要谎言,这也属于生命的恐怖和可疑这种性格的范围。

形而上学、道德、宗教、科学——本书认为这些东西只是谎言的不同形式而已,借助于它们,生命才会受人信仰。“生命应该得到信仰”,这样的任务过于庞大。为了解决这项任务,人天生就应该是说谎者,人应该超过一切别的艺术家。而人就是如此的。因为形而上学、宗教、道德、科学——这一切只不过是人要艺术的意志,要说谎的意志,要畏惧“真理”的意志,要否定“真理”的意志,它是怪物。才能本身只因靠了这头怪物才用欺骗的办法强奸了现实性

的。这头怪物乃是人的真正的艺术才能——人和所有现存的东西都具备此种才能。人本身的确就是现实、真理、自然的一部分。人，难道不是说谎天才的一分子吗！

有人说，生命的性格会遭到否认——这是隐藏在道德、科学、虔诚和艺术家气质后面的诡秘意图。忽略了不少东西，看错了不少东西，走马观花。啊！离聪明还有十万八千里，人们还要怎样聪明呢！爱、狂热、“上帝”——纯粹是真正的、斯文的自我欺骗，纯属对生命的诱惑，纯系对生命的信仰！在人们成了受害者的时刻，在人们自欺的时刻，在人们信仰生命的时刻。啊！生命在人们中间显得多么臃肿啊！多么兴高彩烈啊！多么权力感啊！艺术家的多少胜利在于权力感啊！……人又成了真理“质料”的主人，即真理的主人了！……不论人如何喜悦，在喜悦中总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作为艺术家而喜悦，他把自身当作权力来享受，把自己的权力当谎言来享用……

## 二

艺术，无非就是艺术！它乃是使生命成为可能的壮举，是生命的诱惑者，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

艺术是对抗一切要否定生命的意志的唯一最佳对抗力，是反基督教的、反佛教的、尤其是反虚无主义的。

艺术是对认识者的拯救——即拯救那个见到、想见到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那个悲剧式的认识者。

艺术是对行为者的拯救，也就是对那个不仅见到而且正在体验、想体验生命的恐怖和可疑性格的人的拯救，对那位悲剧式的、好战的人，那位英雄的拯救。

艺术是对受苦人的拯救——是通向痛苦和被希望、被神化、被圣化状态之路，痛苦变成伟大兴奋剂的一种形式。

### 三

人们会看到，本书中的悲观主义——确切地说是虚无主义——被认为是“真理”。但真理不是最高价值标准，更不是最高的权力。要假象、幻想、迷惑、生成、变换（要客观化了的迷惑）的意志要比这里的要真理、现实、表面的意志更深刻、原始、“形而上学”——后者甚至仅仅是要幻想意志的一种形式。同样，快乐比痛苦更原始，因为，痛苦首先是有条件的，它是要快乐的意志（要生成、增长、塑造的意志，也就是要创造的意志。不过创造也包含着破坏）的结果现象。这就设定了肯定生命的最高状态，就是这样也无法排除最大的痛苦。因为，这就是悲剧式的狄俄倪索斯状态。

### 四

因此，本书甚至是反悲观主义的，也就是说，其本意是：艺术，成了它要教诲的内容，比悲观主义有力，比“真理”要神圣。看来，没有谁比本书作者更能严肃地论述对生命的激进否定，尤其是作为否定生命的实际的无所作为了。他非常清楚——因为他经历过，他也许只经验过此事！——艺术比真理更宝贵。

《序言》好象在与瓦格纳对话，这里写下了信仰的自白，艺术家的《福音书》。因为，艺术乃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乃是形而上学的生命活动。

<337>

最高“合意性”是幼稚的提法——人们并不了解人的“原因”。

<184>

既然犹太人失去了士兵和农民这两个排他性阶层，他们就在谋求得到别人的认可了。

就此而言，他们乃是“阉人”。因为，他们拥有传教士——接着也就有了首陀罗<sup>①</sup>……

他们那里的分裂应运而生，产生了首陀罗的起义：这就是基督教的由来。由于他们认为唯有士兵才是自己的主人，所以他们就将对高贵者、贵族、高傲者、权力、统治阶级的敌视搬进了自己的宗教——因为，他们是愤怒的悲观主义者……

这样一来，他们就创建了新的要职：居于首陀罗之上的传教士，——矛头指向高贵等级……

基督教对这一运动下了最后的结论。因为，基督教把犹太传教士阶层也当成排他性的等级、特权阶层、高贵阶层——基督教抹去了传教士——

基督徒就是首陀罗，因为他们否认传教士……首陀罗要求自己解放自己……

---

<sup>①</sup> 首陀罗——古印度四大种姓中最低的一级，是刹帝利、婆罗门、吠舍的仆役。  
——译者

因此，法国大革命乃是基督徒的女儿和继承人……基督教的本能就是反对排他性阶级、高贵者、最高特权——

<46>

**意志薄弱**：使人误入歧途的征兆。因为没有意志，所以既无坚强的意志，也没有软弱的意志。原动力的聚散，它们没有形成体系，就产生了“意志薄弱”；它们受个别优势原动力的影响，整齐化一，就会形成“坚强意志”——前一种场合，张皇失措；后一种场合，方向明确。

<992>

新的精神等级制：悲剧的天性退位了。

<68>

一切都成了装腔作势的原因。——现代人没有稳住阵脚的本能（这乃是一类人长期单一活动形式的结果）；实现完美的无能只是结果——一个别人无法补课。

道德、法典所要创造的东西就是一种深刻的本能，也就是说，主动性只有通过生命和创造才能臻于完美。

但我们现在却达到了相反的一点。是的，我们原想达到的就是这一点——即最极端的意识，即人和历史的自我透视——这样一来，我们同存在、行动和意愿的完美性的实际距离相当遥远了。因为，我们的渴望，我们要认识意志本身就成为了不折不扣的颓废象征。我们追求的正好与**健壮的种族和天性**相反——理解成了终

结……

有人说，今天科学是可行的，这就证明一切基本本能、生命紧急的也就是防卫的本能失效了。我们不是在积蓄，而是在挥霍祖先的资本，以我们所了解的方式——。

### <919>

我本想，人们就此开始自重了。因为，一切别的事物都是自重的结果。当然，人们也要就此停止对他人的关心。因为，他人最终会原谅的。“此话怎讲？人会看重自己吗？”——

这同自爱的盲目欲望有所不同，因为，在性爱和人称“自我”的二元论中，没有任何东西比轻视人之所爱更平常的事了——爱情的宿命论。

### <737>

用赏和罚治人的时代目睹了低贱而粗俗的人：形同儿戏……在我们的后期文化中，宿命论和颓废情绪完全取消了赏罚的意义……它们以年轻、健壮、有力的种族为前提，因为它们实际上是通过赏罚观来决定行为的。在衰老的种族中，冲动势不可当，以致一个单纯的观念起不了任何作用；——在有刺激的地方，不能反抗，只可循刺激而行。因为，颓废者的极端敏感性使得这种改恶从善的体系失去了意义。

“改恶从善”的概念是以正常人和强者为前提的，这种人的个别行为应做重新调整，以使教区不要失去他们，不要视之如仇敌。



人们今天就《新约全书》的闪族精神议论颇多。但是，人们如此称谓的，却是传教士的东西——在纯种亚利安人的法典即《摩奴法典》中<sup>①</sup>，这种“闪族风”即教士精神比任何地方的表现都要糟糕。

犹太教士国家的发展，并不是原原本本的。因为，它学习了巴比伦的模式，这是亚利安式的。假如说日耳曼血缘占优势的时候，上述模式统治了欧洲，那么这乃是按照统治种族精神办事的结果，这是伟大的返祖现象。日耳曼中世纪的目的，就是重建亚利安等级制。

伊斯兰教又学习了基督教。因为，它利用“彼岸”作为惩罚机关，不变的群体模式，以教士为首——在组织方面来说，这是亚洲古老伟大文化的产物——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对思考和模仿提出要求。——柏拉图也是如此；但首先是埃及人。

准则：唯有个别人有责任感。众多性乃是构想出来的，目的在于要为个别人不敢为之事。正因为如此，就人的本质而言，一切群体、社会都比个别人来得正直和有教益，因为个人过于软弱，不足以具有实现渴望的勇气……

整个“利他主义”都是作为个人的小聪明出现的，因为，各种团体就不是以“利他主义的方式”彼此相处的。博爱的信条从未扩大到对邻人之爱。毋宁说，摩奴说的话更有些：“凡与我接壤的国

---

<sup>①</sup> 《摩奴法典》——古印度有关宗教、哲学和法律汇编之一，传说是人类始祖摩奴制定的。——译者

家及其盟友，我们都应视为我们的仇敌。同样，我们也应视其邻邦为我们的友人。”

因此，社会研究是无法估量的，因为社会之人比“统一体”的人更幼稚。“社会”只把美德视为强力、权力和秩序的工具。

摩奴的话是多么纯真和庄重啊：“美德依自身之力是难以为继的。根本说来，人之所以规规矩矩，各守其业，是因为害怕受到惩罚。”

### <739>

“赏和罚”——孪生兄弟，息息相关。今天，人们不想承认任何执法人……人们制造事端，总想有所作为；人们身边有敌人；假如人们相安无事——人们签订了契约，那么也可以满足要求，这也许最合乎情理了。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签订了自己的“契约”——毁约者就成了罪犯……这也许是明白无误的概念。但同一个社会形式也许无法容忍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原则的敌人……

### <139>

教士想要付诸实施的是把自己树为人的最高典范，——他们要登上统治的宝座，——也要利用掌权者。他们是不可侵犯的，不可诋毁的——。教区的最高权力，——不容取代，不许低估。

方法：本人就是知者；本身就是有道德的人；本人具有最高的自治，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本人就等于上帝，要居神格；本人就是上帝与他人间的中介；神格有权惩罚一切坏事，一切反教士的思想。

方法：有真理。世上只有达到真理的一种形式，即当教士。一切善的东西，秩序里的、自然里的、传统中的，都归结为教士的睿智。他们的著作便是圣书。整个自然界只不过是在履行书中的条例。善的根源在于教士。所有别的类型的优点同教士的相比，都有等级的区别，譬如士兵的。

结论：假如教士应是最高等的类，那么达到他们的道德层次，也就成了人的价值层次。也就是：埋头穷经、非感性化、不主动、迟顿、无激情、古板等；——对立面：最深沉类型的人。

教士教诲一种道德：使人认为他就是最高等的种类。他设计了对立类型：也就是首陀罗。对这类人竭尽蔑视之能事，这是为等级制捧场。——教士最害怕感性，也是同样的认识决定的。因为，等级制（指制度的整体）受到致命的威胁……要害问题上的任何自由倾向都会把婚姻法抛到火堆里去——

(728)

属于有生命的概念有：有生命的一定生长——它要扩充自身的权力，因而必须容纳异己的力。由于道德麻醉的蒙蔽，人们往往只谈个人自卫权；同样，也会谈到自己的攻击权：因为二者——后者甚至多于前者——对任何有生命的来说，都是必然的——侵略和防卫这种利己主义既非选择，也不是“自由意志”的事，而是生命本身的宿命。

这里，不论人们指的是个人，还是活的肉体、或试图进取的“社会”，这里一概适用。其实，惩罚权（或社会自卫权）皆因滥用才形成了“权力”二字的。通过缔结条约可以获得权利——但自我防御，或防卫却不是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的，起码，一个民族肯定会本着同等的善意把自己的侵掠需要、权力欲望——明火执杖也好，贸易

交往也好，移民也好——称之为权利。也就是增长的权力。一个社会，一个本能地拒绝战争和侵略的社会，也就是没落的社会：因为，已经沉缅于民主政治和世俗政权了……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和平的承诺不过是麻醉药而已。

<742>

在过时的刑法中，宗教概念是不可一世的，也就是惩罚的赎罪力这个概念，惩罚会起净化的作用；在现代世界也起污染作用。罚惩乃是分期偿还，因为，人们一旦偿还完毕，他也就从为害他人的罪恶中解脱出来了。假如人们信奉惩罚之力，那么接踵而至的就是舒畅之感了，这和重新康复近似，是再造之功。人们不仅同社会再度握手言和，而且也重新自重自爱——变“洁净”了……今天，惩罚比过失还要孤单；过失过后，厄运加剧，以致无可救药。人们一旦开释，就成了社会的敌人。从即刻起，世上又多了一个敌人。

刑法可以由对报复性的强制产生（克制复仇本能）；但是，譬如摩奴那里，刑法乃是拥有等值性的需要，目的在于赎罪，用宗教的方法重归自由。

<145a>

《摩奴法典》的外观很象肯定的亚利安宗教，统治阶级的怪物。（婆罗门教徒中权力感的圣化。有趣的是，权力感首先来自士兵阶层，以后才过渡到教士手里。）

哲学家反对竞争者，譬如反对科学。因为，在科学那里他就会变成怀疑论者；他就会保留一种认识的形式，但他当着一位科学之人的面则矢口否认这种形式；在科学那里，他会与教士同流合污，以免激起无神论、唯物论的怀疑之心；他认为抨击自己就等于抨击道德、美德、宗教、秩序——他善于辱骂自己的对手是“诱惑者”和“破坏者”，从而使他们名誉扫地。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同权力并肩而行了。

同其他哲学家论战的哲学家：——他千方百计迫使别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信教者、敌视权威者。总而言之：只要他在战场上露面，姿态就象是个教士，教士阶层。

作为教士类型的延续的哲学家。——因为他体内具有这类遗传因素；——作为竞争对手，他不得不用同样的武器去争夺同样的东西，就象他那个时代的教士一样；——他渴望最高的权威。

假如人们手中没有自然的权力（没有军队，没有武器……），那么权威从何而来呢？（他在争夺对王公、常胜的占领者、明智的政治的敬畏感。）

只因为他唤起了人们对更高等的强权——上帝——的信仰，任何强大的事物就都不在话下了。因为任何人都离不开教士的裁决和职权的行施。他跻身于人与神之间，他不可缺少，因为，他的生存条件要求：1、信仰自己上帝的绝对优越，信仰自己的上帝；2、此外，没有别的途径谒见上帝。后者本身就制造了“异端邪说”的概

念；前者制造了“不信教”的概念（即信另一个上帝的人——）。

<446>

哲学家的落后东西是什么呢？——他为了达到“最高的善”教诲他人说，他的特质就是必然的和唯一的（譬如，辩证法，就象柏拉图那样）。他让各类人逐级上升至他的类型，也就是最高等的类型。他看不起一般人看重的东西，——他把最高等的教士价值和市俗价值截然分开。他知道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上帝，什么是目的，什么是世界……这里，典型的哲学家乃是绝对的教条主义者；——当他需要怀疑论时情形就是如此，那是为了获准用教条主义的方式来论述自己的主要系统。

<1066>

新的世界方案。——世界存在着；它是不生成的，不会逝去的。或者，毋宁说，它在生成，也在消逝，但它的生成无始无终——它维持在终与始之间……它靠自身生活，因为它的排泄物也就是它的食粮。

创世的假说，对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用挂心。今天，根本无法给这个概念下定义，它根本无法实现；顺便说一句，它乃是迷信时代的残余；一句话难以说清。设计一个有始世界的最后尝试，今天主要靠逻辑程序来完成——应该说，多半出自神学的阴险用心。

近来，有人多次对“世界向后的时间无限性”（即回返无限性）这个概念提出异议。因为，人们发现了矛盾。当然，牺牲是有的，也就是混淆了始和终。任凭什么也无法阻止我即刻往后的计算，我要说：“我绝不走到尽头”。因为，就象我在同一时刻能够向前计算

以至无穷一样。只有当我想犯错误的时候——我要避免如此——，也就是把“回返无限性”这个完美的概念同一个根本无法实现的有限前进（也就是到目前为止）相提并论；只有当我把方向（向前，或向后）漫不经心地设定为合乎逻辑时，我才会在同一时刻既要顾头，也要顾尾。这个问题留给您吧，我的杜林<sup>①</sup>先生！……

我是在以前的思想家们那里偶然发现这一思想的。以往，这种思想每次都受一种潜在思想的支配（——绝大多数是神学思想，这对精神造物主有利）。假如世界完全僵化、干涸、败死、万物不生，或者，假如世界真有本身包含持久性、不变性、一劳永逸的目的（简言之，形而上学式的用语；假如生成真能汇入存在，或入于虚无），那么这种状态想必是会达到的。但是，它没有达到，结果……这是我们唯一把握的确定性，用来充当一大堆可能出现的世界假说的矫正剂。譬如，假如说机械论无法逃避某种终结状态的结论（它是威廉·汤姆逊<sup>②</sup>给机械论得出的结论），那么这就等于驳倒了机械论。

假如人们可以把世界设想为有一定大小和一定数量的力的中心，——别的设想始终不确，因而不合需要——，那么其结果就是，世界要在自己存在这种赌博中经历相当数量的骰子点数的组合。无限的时间中，说不定每个可能的组合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不仅如此，某一种组合也许会出现无数次。由于每个组合与其下一个轮回之间所有的组合都有可能出现，而这些组合中的每一个又决定着同一序列组合的整个结果，那么这就证明有一个绝对等同序列的循环。因为，世界乃是一个循环，它周而复始无限地重复自身，而且无限重复自己的赌博游戏。——上述设想不等于是一个机械

---

① 即欧根·杜林。——译者

② 威廉·汤姆逊（1824—1907）——英国物理学家，热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创立绝对湿度刻度表。——译者

论的设想，因为，假如世界就是这样，那么它也许就不会引起同一物的无限轮回，而是形成一个最终状态。因为世界达不到这个状态，所以机械论在我看来乃是不完美和十分短暂的假说。

### <623>

在化学中，没有一成不变之物。因为，一成不变的只有表面，这纯系书生偏见。我们却把一成不变硬是拖了进来，我的物理学家先生们哟！这是从形而上学拖出来的东西！假如硬说钻石、石墨和煤是一回事，那完全是表面之见。为什么呢？原因仅仅在于，人们用天平不可能断定实体的损失情况！那好吧，它们倒还有些共性；但是，在变化中，我们看不见、量不出的分子作用，却可以由一种物质造出不同的东西——特性完全不同。

### <636>

物理学家们自认为有个“真实的世界”。因为他们搞了一个坚实的而且在必然运动中对人一视同仁的原子系统化分类——这样一来，“表面的世界”在他们头脑里就简化成形式上一视同仁的、普遍的、必要的存在侧面（简单易行的、也是经过加工的——变得“主观”化了的）。不过，他们因此却迷失了方向。他们设定的原子就是按照那种意识的远景观逻辑推导出来的——因而也就是主观虚构。他们炮制的世界图景同主观世界图景并无本质差别。它是延伸的感官的产物，不过，也就是我们的感官……最后，他们在不同情形的会聚中删去了一些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也就是丢弃了必然的远景观，用这个方法，每个力之中心——不只是人——都由自身出发来构想整个世界的其余部分，也就是按照这个中心具有的力



来量度、摸索、塑造……他们忘记了把远景设定的力计入“真实的存在”——亦即主观存在，用课堂用语来说。他们认为，这是“发展了的”、添加进去的；——不过，化学家也需要因为，它是特殊的存在，它各按具体情况来决定怎样演示和反映。

远景观只是特殊性的综合形式。我认为，任何特殊的体魄都力图主宰空间，扩展自己的力量（——它的权力意志），并且回击一切胆敢阻止其扩张的势力。但它也会遇到抱有同样的企图的别的体魄，并且最终会同与其异常相似的体魄协调一致（“溶为一体”）；——于是，它们就这样合谋攫取权力。这个过程将一直继续下去……

<567>

表面的世界，亦即按照价值对待的世界；按照价值，这样一来，就保存和提高特定的野兽物种而言，也就是按照功利观去排列和遴选。

因此，远景就提供了“表面性”的性格！假如人们取消这种远景，也许还会余下一个世界！这样，人们就等于取消了相对性！

任何力之心对全部剩余物来说都有其自身的远景，也就是自身的特定价值估价，自身的行为方式，自己的反抗方式。于是，“表面的世界”就简化为专门的行为方式，简化为从某个中心出发的世界。

现在根本不存在别的行动方式了。因为，“世界”不过是用来形容上述行为彩排的一个字眼而已。现实性也就在于个别人对整体的分散行为和分散反映……

这里，没有留下任何一点谈论“假象”的权力的痕迹……

反映的专门形式，也就是反映的唯一形式。因为，我们不知道

有多少形式，有什么形式。

但是，任何“别的”、“真实的”，基本的存在是没有的——这样倒真的说出了一个没有行动和反映的世界了……

表面的世界和真实的世界的对立，简化为“世界”同“虚无”的对立——

## 〈291〉

有人认为，行为的价值应取决于意识中先于行为的东西——何等错误的见解啊！——可人们就是这样来衡量道德性乃至刑事案件……

行为的价值应依据其后果来衡量——功利主义者们说。若依行为根源衡量，就不可能了解这种价值。

可人们了解后果吗？也许很有限。谁能说清某一行为会对他人和自身造成的种种后果呢？是兴奋剂呢还是雷管呢？……功利主义者十分天真……可我们事后才会知道功利何在，在这方面他们的眼睛也是鼠目寸光……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不知道有个兴利除弊的伟大经济学概念。

人们不知来源，不知后果——接下的问题就是，还有有价值的东西吗？

依然是行为本身。因为，行为在意识中的伴随现象，也就是肯定和否定，乃是行为之后才产生的东西。主观伴随现象有行为的价值吗？（——这即是说，音乐的价值要依照音乐使人愉快和反感的程度来衡量……音乐使作曲家满意的程度……）不言而喻，伴随音乐而来的乃是价值感，亦即力、压抑、无力感，譬如，自由、轻松之感，——换句话说：人们真能把行为的价值贬低为心理学价值吗。生命是表现为完美的生命，还是表现为拘谨的生命呢？——也许，其中

表现了行为的生物学价值……

如此说来，假如行为既不可按其来源、结果，也不可按其伴随现象来评价，那么它的价值就是未知数 X ……

<314>

我们最神圣的信念，我们与最高价值相关的、始终不渝的信念，乃是我们肌肉的判断。

<864>

弱者取胜的原因。概括来说：病夫和弱者都含有更多的同情感，因而都更有“人情味”——病夫和弱者都含有更多的精神，因此，就更易变幻无常、更花样翻新、更轻松愉快——更加阴险。因为，幸灾乐祸就是病夫的发明创造。（佝偻病患者、腺病患者和肺病患者，经常出现病态的早熟现象——。）机智：财产，而后才是种族：犹太人，法国人，中国人。（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拥有“精神”和金钱一节不予原谅。反犹主义者——“败类”的代名词。）

病夫和弱者有过独特的魅力。因为，他们比健康者更有意思，傻瓜和圣徒——这是挺有意思的两种人……与“天才”相去不远。伟大的“冒险家和罪人”以及一切以最健康著称的人，他们的生活有些时候会呈现出病态——伟大的情感运动，权力的激情、爱、复仇，均有深刻的干扰相伴。致于颓废，无论如何都意味着没有夭折的每个人，——因为，根据经验，谁都可以认识颓废的本能——人，几乎半生光景是颓废的。

最后：女人！人类之半是软弱的、典型病态的、变幻无常的、朝三暮四的——女人需要强力，以使自身好去攀附；女人需要弱者

的宗教，因为宗教会把弱、喜、顺美化为神圣——或者，更确切地说，女人会使强者弱化——一旦她有能力制服强者，就要面南而王。女人在历史上总是同颓废种类即教士沆瀣一气，反对“有权力的人”、“强者”、男子汉——。女人为了崇拜孝心、同情、爱，而置子女于不顾——母亲，令人信服地代表利他主义。

最后，随着文明不断的生长，也必然引起病夫的上升，也就是神经功能障碍精神病医师和刑事犯罪的上升。因此，就产生出中间类型即艺术家，他们因意志薄弱和社会畏惧心理而同刑事犯罪隔绝。同时，他们也还没有达到住精神病院的程度，但以自身的触角好奇地伸入两大范围。因为，这个特有的文化植物，现代艺术家、画家、音乐家、主要为自己形式而存在的小说家，他们运用了并非原来意义上的“自然主义”一词……疯人、罪犯和“自然主义者”在增长，这是持续增长和向前疾驶的文化的象征——也就是次品、残渣、唾弃物霸占了主位。——倒退，咄咄逼人！

最后：社会泥沙混杂，这就是革命的结果，也就是提倡权利平等和迷信“人的平等”的结果。一切没落的本能（怨恨、不满、破坏欲、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等）的体现者，奴隶本能，长期蛰居低层的怯懦、懒惰和庸众本能也不例外，混入了一切等级的血液。隔两、三代之后，就难辨种族了——一切都庸众化了。由此产生了一种反对精选、特权、权力和安全感、严格的实践、残酷等等的总本能，以致事实上连特权者本人也要向这种本能屈服——想要掌权的人，就要去巴结庸众，就要同庸众共事，他们必须拉拢庸众——。主要是所谓的“天才们”。因为，他们成了情感的先驱，人们就是用这些情感来惑众的——主弦律是敬畏、同情本身，困苦、低贱、受歧视、受迫害的音响压倒了一切别的（典型：维克多·雨果和理查·瓦格纳）——庸众的兴起，标志着陈旧价值的兴起。

我们的文明使速度和方式产生了急剧的运动，这引起了不少

人的重力变化。因为，这些人对抵御这种病态运动造成的特大危险至关重要，他们似乎以此引为己任——特别是那些真正的静观者，将在变幻无常和因素混杂中变成慢速摄取者、保持者和相对稳定者。这样一来，重心必然落在平庸者身上。平庸性合并为庸众和偏心者的统治（多数情况下，后两者是结盟的）。对特殊者来说，由此生出了新的敌人——或者，新的诱惑。假设特殊者不适应庸众的要求，不唱赞歌来讨好“被剥夺继承权者”，那么他们必然要当“平庸”和“老成”之人。他们知道：平庸性也就是闪光——而他们本身甚至拥有金钱（——拥有所有闪光的东西……）……陈旧的美德又一次赢了，于是，未老先衰的理想世界，就成了天才的说客集团……结论：平庸性获得了精神、机智和天才——它变得轻松愉快，它在诱惑。

结论。——高度的文化只能立足于广袤的大地，立足于坚实而健康的平庸之上。科学为平庸服务，在平庸的操纵下工作——甚至还有艺术。科学无法希冀更美的东西。因为，科学本身属于中等类型——它是被特殊者排挤出来的——。科学本能不具有贵族政体之类，更没有什么无政府主义。——这样一来，中间势力就会通过商业，尤其是金融商业来维持，因为大金融家本能反对一切极端——因此，犹太人，在我们这个危机四伏的欧洲不时成为最保守的势力。他们既无求于革命，也无求于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假如他们掌握了权力，并且有求于权力，同样也会通过革命政党的办法，那么这不过是以前预言的结果而已，并且与此不谋而合。他们需要不时地激起自己对他方极端行动的恐惧情绪——方法：他们亮出手中之物。但是，他们的本能乃是一成不变的保守——而且“平庸”……他们深知，凡是展现权力的地方，就要以强者自居。不过，权力的行施总是目标如一。大家都知道，形容平庸

二字的荣耀字眼叫作“自由主义”。

信念。——假如认为价值的全胜是反生物学的，那是荒谬的。因为，人们要用生命的利益来解释这一胜利，为了维持“人”这个类，甚至不惜让弱者和败类居上乘——。换一种方式难道人就不存在了吗？——问题——

种类的提高对种类的保存是灾难吗？为什么？——

历史经验证明，强大的种族彼此消磨殆尽。因为战争、权力欲、冒险等项原因；强大的激情，挥霍浪费——（不再用力来投资，由于不必要的紧张，产生了精神障碍）；生存开销过大，简言之——他们互相消磨殆尽了——；深刻的缓和松弛时期将会出现。因为，一切伟大的时代都是有代价的……强者随之会变得比平庸者、弱者还要软弱、无意志力、荒唐。

这是挥霍的种族。“持续”本身似乎确无价值。因为，人们也许宁愿种类的生存更短暂些才好，但要更富有价值。——剩下还要证明，说不定会达到比短暂生存更富有的价值收益；也就是作为力的总汇的人会获得统治他物的更高的份额，假如事情得手的话……我们面临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 <229>

人们用生理学的办法，也就是沿着世纪的链条是无法识别自身的。因为，人到如今也还没有认识自己。譬如，要知道，人是有神经系统的（——但没有什么“灵魂”——），消息灵通者的特权，一直就有。但这里，人不满足无知。人们要很有人情味，喜欢说：“我不知此事”，好助长愚昧无知。

假如人在受苦，或者情绪极佳，那么他将不怀疑有能力发现有关的原因，假如他专心搜寻的话。于是，他去寻找原因了……其

实，他无法找出原因，因为他从来没有对搜寻处所提出疑问……怎么回事呢？……他认为自身状态的结果就是该状态的原因。譬如，在情绪好的时候干事（干净利落，因为好的情绪乃是成事的勇气），得到了成功。看啊！成事乃是好情绪的原因！……其实，成事始终受到决定良好情绪的同种东西的制约——心理学的力和体系必须协调一致。

他的处境不妙，因此，他便无法摆脱忧虑、疑心、自我批判等等……其实，人认为自己处境不好乃是疑心、“罪恶”、“自我批判”的结果……

但是，在深度疲劳和衰竭之后，往往出现重建状态，复现。“我是如此自由，如此轻松，这怎么可能呢？奇迹！这只能是上帝所为。”——推论：“上帝原谅了我的罪恶”……

由此产生了技巧。因为，为了激起罪恶感，为了准备咬碎牙关，人们就要把身体转入病态和神经质。方法是众所周知的。人们相信事实的因果逻辑，真是太妙了。因为，人对肉体苦修有宗教的解释，作为目的本身出现，而实际却仅仅是产生悔罪这种病态消化不良的手段（罪恶这是“固定观念”，用消“罪”法会使母鸡着魔的）。

虐待肉体，制造了一系列“罪责感”的土壤，也就是制造了硬说是公认的普遍痛苦……

同理，也产生了“拯救”之法。因为，人们通过祈祷、游行、仪式、发誓，向一切放纵感情的现象挑战——于是，精疲力竭接踵而来，有时来得很突然，有时象癫痫病。而——继这种神志恍惚状态而来的就是康复的假象——。用宗教的话来说：“拯救”。

<145b>

假如有人想见一见统治阶级的怪胎即闪族宗教，可以去读一读穆罕默德的《古兰经》，或《旧约全书》中较早的部分。（伊斯兰教是男人的宗教，它对基督教的伤感和欺骗性抱着深刻的蔑视……用穆罕默德的话来说，基督教是女人的宗教——。）

假如有人想见一见被压迫阶级的怪胎即否定的闪族宗教，可以去翻一翻《新约全书》（——按照印度-亚利安的概念，基督教乃是首陀罗的宗教）。

<232>

基督教一整套忏悔的拯救仪式，乃是异想天开的环式精神错乱。因为，它只能产生命定的亦即先天不足的个体，这样说再合适不过。

<702>

人既不要寻欢作乐，也不要回避痛苦。因为，同我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偏见，大家是清楚的。快乐和痛苦只是结果，伴随现象——人希望什么，有生命的有机体的细微部分想干什么，它们想要的是权力之和。要追求权力，于是快乐和痛苦就会尾随而来；从权力意志出发，它们要寻求对手，它们需要某种与己相对立的东西……痛苦乃是权力意志的障碍，因而是正常的事实，是有机现象的正常组成部分；人无法迴避痛苦，毋宁说人始终需要痛苦。因为，一切胜利，一切快感、现象，都是以克服反抗为前提的。



举个最简单、最粗浅的营养问题来说：细胞原生质显示自己的伪足，是要搜寻与它对立的東西——并非由于饥饿，而是由于权力意志——继而，它要制服对立的物，占有之、同化之：——人们称之为“营养”的东西乃是结果现象，是对要变得更强大的原始意志的利用。

因此，痛苦不一定会产生削弱我们权力感的结果；一般情况下，倒会起刺激权力感的作用——障碍乃是权力意志的兴奋剂。

### <703>

人们硬把痛苦同另一种衰竭的痛苦混淆了。因为，后者事实上意味着对权力意志的削弱和降低，意味着对力的严重损害。也就是说 a) 强化权力意志的兴奋剂会带来痛苦；b) 挥霍权力也会带来痛苦。前者，痛苦乃是刺激；后者，痛苦成了过度刺激的结果……无力反抗乃是后者的特性。而向对立的物挑战则属前者的特性……快乐，只有在衰竭状态才能感觉到，也就是酣睡；另一种欢乐就是胜利……

心理学家们造成的混乱就在于，他们不会区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快乐——酣睡的形式和胜利的形式。精疲力竭者想休息、伸展四肢、平静、安逸——这是虚无主义、宗教和哲学的幸福所在；富有的人和有活力的人希望胜利，克敌制胜，让权力感的洪流向四野漫溢。一切有机体的健康功能都有这种需要——而整个有机体就是这种为增长权力感而拼搏的综合体系——

### <652>

不可把饥饿当成第一推动力，同样，也非自我保存。应该把饥

饿理解为营养不良，也就是说，饥饿乃是不当主宰的权力意志。这里指的不是对损失的再造——那是以后的事，用分工的办法，既然权力意志为达到自身的满足采用了完全不同的途径，有机体的同化需要便简化为饥饿，也就是补偿所失的需求。

### 〈699〉

痛苦，不同于快乐，——我要说，痛苦并非快乐的对立面。

假如把“快乐”的本质恰如其份地描述为权力的充盈感（也就是以比较为前提的区别感），那就是还没有确定“痛苦”的本质。民众，亦即语言信仰的虚假对立面，对真理的行为来说始终是危险的脚镣。甚至有这样的情况，快乐是由有节奏、有顺序的微小痛苦刺激决定的。这样会造成权力感、快乐感急剧上升。譬如，出现快感时，男女交媾出现性快感的情形就是如此。因为，我们发现痛苦作为快乐的组成部分在活动。看来，微小的阻碍不断产生，又被不断地克服——这种以反抗和制胜为形式的游戏极大地激励了构成快乐本质的、充盈的、激荡的总权力感。

通过微小的插入的快乐刺激造成痛苦感的增强，这种转化是没有的，因为，快乐和痛苦绝非相反的东西。

痛苦乃是智力的过程，其间，判断的调门显然会变高。——判断说：“有害”，这乃是经验之谈，本来是没有痛苦的。不是指致伤造成的痛苦；致伤对整个有机体会带来什么恶果，这也是经验问题。经验正言厉色地说，这就叫痛苦（当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有害影响时。譬如，新造的有毒化学制剂造成的有害影响，也没有说明痛苦是什么。——我们失落了）。

由于痛苦，极典型的现象总是化为神经系统脑髓中心区恐惧感休克的后震颤，亦即长时间的震惊——人们感到的痛楚并不是

痛苦的原因(譬如,一切致伤),而是苦于休克造成的平衡障碍。痛苦乃是脑髓神经中枢发生的疾患。——快乐则根本不是病症。

有人认为,痛苦乃是形成反运动的原因,此说虽然直观,以致带有哲学家的先入之见;但是,假如人们仔细观察的话,在突发的场合,反运动来得比痛感要早。假如我发生了失误,不得不等待,直至事实撞击意识之钟,并且发回一个指示信号,对我来说,那是不祥之兆。毋宁说,我要对以下事情严加区分:首先,发生了脚的反运动,为了不致如此,后来,隔了一段可测量的间隔,头的前区会突然感觉到一种波型的痛感。这样,人们就反映不出痛苦来了。过后,痛苦会在致伤部位反射出来——但是,尽管如此,局部疼痛却不是局部致伤的表现;只是单纯的局部信号,神经中枢感知的信号强度和音色乃是依据致伤情况而定的。有人以为,休克会引起有机体肌肉力量明显下降,这种见解丝毫说明不了痛苦的本质乃是权力感的下降。

再说一遍,人们不会反映痛苦。因为痛苦不是行为的“原因”。痛苦本身只是一种反映,反运动则是另外的、时间更早的反映——两者各以不同的地点为其出发点……

## 〈231〉

睡眠乃是历次精疲力竭所致,而精疲力竭则是历次过度刺激所致……

对睡眠的需要,甚至也就是对“睡眠”的概念的神性化和尊崇,一切悲观主义宗教和哲学都是如此——

这样一来,精疲力竭就成了种族的衰竭;心理学认为,睡眠只不过是更深刻、更长久的安息必然性……其实,这里,死亡是以其兄弟睡眠的形象出现的,其诱惑作用如此之大……

特殊状态乃是艺术家的先决条件。因为，大家都与病态现象有着深刻的亲缘关系，并且聚生一处，以致既当艺术家又不患病，似乎是不可能的。

心理学状态，在艺术家身上似已形成，并且溶铸为“人格”，某种程度上说，全然附着在人的身上：

1. **酩酊陶醉**：能提高权力感；它是内部需要，也就是由事物来反映自身的充盈和完美的内在需要；

2. **某些感官锐敏异常**：因此，它们会明白——而且创造——一种完全不同的符号语言——；一种极端的灵活性，因此，极其健谈；健谈，就是通晓用符号语言表示的一切——；是用符号和表情来实现的摆脱之需；是自身使用无数种类的语言手段进行交谈的能力——一种**爆发状态**。人们要首先把这种状态设想为强制和热望，也就是用各种肌肉动作和灵活性来摆脱内在神志昏迷般的紧张状态。然后，作为**这一运动相对内在过程**（形象、思想、渴求）的非自愿的**并列**，——它是整个肌肉系统受内在作用产生的强大刺激冲动的**影响**而出现了自动性——；是对**联系**的反映的无能；就好象**钟表卸去了节摆**，任何内在的运动（情感、思想、激动）总是伴随着**血管的变化**，接着颜色起了变化，温度、分泌的变化。音乐的**诱惑力**就在于它的**精神灵感**；——

3. **模仿的必然**：因为，这是极端的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已有的**榜样**传染病似的传播开去——这种状态可以根据信号认出和**描述**出来……内部浮现的图景就已经起到四肢运动的作用了——，这是对**意志的消磨**……（叔本华!!!!）这是外向的盲目——**合法刺激**的王国，界限分明。

这是艺术家同外行人(即观众)的分野,因为观众通过汲取达到敏感的至高点;而艺术家通过给予则可达到自身的至高点,——以致这两种天才的对抗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合意的。两种状态的任何一种,都具有相反的眼光——要求艺术家要熟记听众(评论者)的眼光,也就是要艺术家自我贫困化和使自身创造力贫困化……性别的情形也是如此。因为,人们不应要求给予的艺术家变成女人——也就是叫他们去“接受”他人的东西。

我们的美学,由于艺术接受者一味叙述自己关于“何者为美”的经验,所以是女人的美学。迄今为止的全部哲学缺乏艺术家……正如从前的情形那样,这种失误是必然的。因为,开始了解自身的艺术家说不定因此而受害,——他不要考虑太多,完全不应坐视,他应该给予。——无力批评,这是一位艺术家的光荣——假如他有能力批评,就成了普通老百姓,亦即“现代”人了。

<794>

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乃是人的颓废形式。  
——反运动:艺术。

<586>

“真实的世界”和“表面的世界”

A.

从以上概念出发的诱惑有三:

a) 未知的世界:——我们是冒险家,十分好奇——已知的,我们感到厌倦(——概念的危险在于,因为它暗示给我们的世界是已知的……);

b) 另一个世界，那里的情形有所不同：——用计算法查出了我们的问题，我们只好悄然屈服，我们的沉默失去了价值，——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这样希望，也许不是徒劳的……另一世界，另一番情景。在那里，我们自身也变成了另一个世界——谁知道呢？

c) 真实的世界：这是妙趣横生的恶作剧和攻击；“真实”一词套着一个乌七八糟东西组成的硬壳，我们不知不觉就把外面这层东西送给了“真实的世界”。因为，“真实的”世界也应该是个诚实的世界，一个无欺的世界，一个不愿弄我们的世界。信仰它吧！简直就是非信不可（——这是出于礼貌，就象发生在老朋友那里的情形一样——）。

“未知的世界”，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世界是“已知的”（因而是无聊的——）；

“另一个世界”，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世界仿佛真会是另一番情景似的，——也就是没有了必然性和事实（——屈服、适应是无益的——）；

“真实的世界”，这个概念告诉我们，世界是不真实的、骗人的、不诚实的、不正当的、无足轻重的——因而是个我们无法利用的世界（——可疑，不要去适应它吧！最好的办法，同它对着干）。

因此，我们要逃出“这个”世界，方法有三：

a) 带着我们的**好奇心**——仿佛更有兴味的一部分位于别的地方；

b) 以我们的**顺从**——仿佛不顺从不行，仿佛这个世界没有最高等的必然性；

c) 以我们的**同情和敬意**——似乎这个世界不值得同情和尊

敬，因为——不纯，因为它对我们不诚……

总之：我们以三种方式造了反：我们用未知数 X 来批判“已知的世界”

## B.

深思熟虑的第一步：要弄清楚我们是怎样受到诱惑的——也就是说，情形本来也可以截然相反：

a) 为了使我们对“这个”世界感到快乐，这个未知的世界可以有如此特性——也许是生命的愚蠢和更渺小的形式；

b) 另一个世界，——先不说这个世界会不会考虑我们在这里得不到实现的愿望——，也许真是那个使我们认识了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总体的一部分。因为，结识这个世界也许是自我满足的一个手段；

c) 真实的世界：不过，认为表面世界肯定不如真实的世界宝贵的人到底是谁呢？我们的本能同这种判断不是矛盾的吗？既然人希望有一个比现实更美好的世界，他不是可以永远为自身创造一个虚构的世界吗？首先：我们怎样才会想到我们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呢？……首先，另一个世界也许真是个“表面的”世界（其实，譬如，希腊人就设想过，除真实的存在以外，还有个影子王国，一个虚幻的存在——）。最后：我们设定现实性程度的权利是谁给的呢？这同未知的世界是两码事——因为这已经构成了想要了解未知世界一些特点的愿望了。“另一个”世界，“未知的”世界——好吧！但讲“真实的世界”，这就是说“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某些特性”，——这同设定的 X 世界是对立的……

总而言之：X 世界，无论如何要比这个世界更无聊、更无人情味、更不足取。

假如有人硬说有那么一个 X 世界，也就是说，除了这个世界而

外还有个可能存在的世界，那么情况就是另一回事了。不过，这话谁也没说过……

### C.

问题：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观念为何总是没有好下场？形成批判“这个”世界的局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亦即：一个自豪的民族，生机旺盛的民族总是认为，另一种生命是更低贱的、更无价值的生命；它认为，陌生的、未知的世界就是自己的敌人，是自己的对立面，它无好奇之感，彻底排外……可以说，它就不承认自身的民族也是“真实的”民族……

有人认为可以这样划分——把这个世界当成“表面的”世界，那个世界当成“真实的”世界，这种作法很有代表性。

“另一个世界”，这种观念来源如下：

——哲学家虚构了一个理性世界，在适于发挥理性和逻辑功能的地方，——这就是真实的世界的来源；

——宗教家杜撰了一个“神性”世界——这是“非自然化的、反自然的”世界的源出；

——道德家虚构了一个“自由的”世界——这是“善良的、完美的、正义的、神圣的”世界的源出。

三大来源有共同点：心理学的失误，心理学的混淆。

“另一个世界”，历史上的确有过，它是以什么名目作为分野的呢？哲学和宗教的道德偏见的烙印。

“另一个世界”如上所述，它乃是个非存在、非生命、非生命意愿的象征……

总的看法：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的，是厌世本能，而非生命本能。

结论：哲学、宗教、道德乃是颓废的象征。



是对人格的勇气呢，还是对事物的勇气和对故纸堆的勇气呢，——我可以区分。譬如，后者也就是大卫·施特劳斯的勇气，我又一次区分了有证据的勇气和无证据的勇气：因为，所有基督教徒、上帝信徒的勇气根本无法成为无证据的勇气——这种勇气正因这一点而降了格。最后，我区分了出自稟性的勇气和由于害怕引起的恐惧心理，后一类的个别事例就是道德的勇气。属于此类的还有出自绝望的勇气。

瓦格纳就有过这种勇气。他从事音乐的境况从根本上说是绝望的。他身上缺乏使人变成善良音乐家的两大要素：特质和文化。音乐素质和音乐要求有教养、有训练。但他有勇气。因为，他由这种缺乏症中创造了一个原则——他独创了一种音乐。“戏剧性音乐”，这就是他的发明，是他有能力完成的音乐——瓦格纳的局限就成了这种音乐的概念。

而别人误解了他！——别人误解了他吗？……现代艺术家的六分之五是他这种样子的。瓦格纳是他们的救星。因为，六分之五乃是“最低的数字”。每当特质表现出无情的时候，还有，每逢文化依旧是一种偶然、尝试、外行艺术的时候，艺术家们就带着本能——我说了些什么啊——带着满腔热情去见瓦格纳了：“一半她在拖，一半他自沉”<sup>①</sup>，就象一位诗人所说。

---

<sup>①</sup> 引自歌德诗《渔夫》，译文参见《德国诗选》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版第93页。——译者

宗教道德。——激情，焦心的渴望、权力、爱、复仇、占有等——，道德家们要消除这些东西，要“净化”其灵魂。

逻辑：渴望往往酿成灾祸。——因此，它是恶的、该唾弃的。人必须摆脱渴望，否则就不成其为善良的人了……

同样的逻辑：“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sup>①</sup>”特殊场合，即当基督教创始人建议其门徒实行那种危险的“乡俗贞节”时，也就是性易受刺激场合，那就不只是去掉某个肢体的问题了，而是要阉割人格的问题了……同样，也适用于道德家的荒唐，因为这种荒唐要求根除激情，而不是约束。他们的推论总是千篇一律：唯有去势，才能成为善良的人。

伟大力量的源泉，灵魂的激流始终势如排山倒海，危险异常，它要耗尽这极端近视而腐败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道德，而不是利用和节省其权力。

基督教道德乃是江湖骗术。——同情和蔑视彼此易位相随而行，迅疾异常。而我有时十分生气，就象目睹一场无耻的罪行一般。这里，谬误成了义务——成了道德——，谬误成了敲门砖，破坏性的本能体系摇身一变成了“救世说”；这里，每次手术都留下了伤疤，甚至切除内脏，而内脏的能量却是康复的前提。充其量也称不上治愈，而只是把病患的种种征象换个样子而已……有人认为，玷辱和阉割生命的体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危险的荒唐；生为这一体系而生，这就是这种疗法的手段，当教士，令人瞩目，使人荣

---

① 《马太福音》第 18 章。——译者

耀、神圣乃至不可侵犯。只有神性可以当这种最高明医术的开山祖师奶奶，因为拯救只有作为造物主的启示和恩惠即廉价馈赠，才是可以理解的。

定理一：灵魂的健康反被认为有病，令人怀疑……

定理二：兴旺强壮的生命前提即强烈的渴望和激情，被认为是对兴旺强壮生命的异议。

定理三：一切威胁人的东西、一切主宰人并且使人毁灭的东西都是恶的、要不得的——必须从灵魂处连根拔掉。

定理四：人，对人对己均无危险的人是软弱的，陷进了恭顺和谦逊的泥淖；而觉悟到自身软弱的人即“罪人”，——这是最合意的一种人，只要对灵魂再动几次外科手术就可以造出来……

## <912>

我完全看不出，一个错过了上好学校良机的人，怎么能补救这种损失。这种人是不会认识自身的；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有学会走路；每走一步都显出肌肉松弛。有时生活竟如此善心，要补上这严峻的一课；因为，长年衰弱的身体也许会补充元气，从而向最外在的意志力和自满自足挑战；或者，困境突如其来，对女人的，也是对孩子的，它会强制产生活动，给松弛的肌肉纤维补充能量，使要生命的意志重新坚韧。无论如何，最合意的仍旧是及时而严格的纪律，也就是在体魄以严于律己为荣的阶段施以严格的纪律。这一点是区别学校好坏和严格与否的标准。因为好的学校要求甚多、甚严，甚至把良好、优秀都当成及格；夸奖极少，绝不宽容，指责苛刻，就事论事，不考虑天分和出身。不论从哪种观点来说，这样的学校都是必不可少的。既适用于最肉体的，也适用于最精神的，因为，假如想在精神和肉体之间划条界线，那也许是不祥的！同样的纪律

会使军人和学者变得干练。因为，假如仔细观察，任何干练的学者都会有干练军人的本能。既能发号施令，也会自豪地服从；井然有序，但随时都能指挥战斗；见危险就上，见快乐就让；允许干的和不允许干的，界限明确；嫉恶如仇，反对心胸狭隘、尖滑狡诈、阿谀奉承之人。——在一个严格的学校会学习到什么呢？服从和命令。

<456>

今天，信仰的某种高度，足以使我们用来作为反对信仰物的借口。——这比怀疑信徒精神的健康还要说明问题。

<281>

假如我们制定章程是出于群体的本能而去禁止某些行为，那么，就象理性那样，我们不是禁止形式的“存在”，不是禁止“信念”，而且只是禁止“存在”和“信念”的方向和有效的利用。但是，这时，一个循规蹈矩的道德意识形态家即道德论者走来说道：“上帝看见了心灵！你们放弃了一定的行为是何道理？因此，你们就不会有好日子过了！”答：我的长耳道貌的主啊！我们根本不想过好日子啊！我们对自身挺满意，我们只是不想互相为害而已。——因此，我们只是在某些考虑中禁止某些行为，也就是考虑到我们，而我们，假如这些行为与群体的敌人——譬如，您——有关，那么我们对它们就有失尊重了。我们教育我们的子女向这个方面努力；我们把他们教养成人……假如我们也具有了您的神圣癫狂症推荐的那种“上帝为之满意的”激进主义，那么我们这些怪胎就足以用那些行为来批判行为的来源，也就是“心灵”和“信念”了。因此，也就是批判我们的生命，并且用我们的生命去批判其最高的前

提——即我们的崇拜，并批判我们引以为无上光荣的信念、心灵和激情。我们用我们的法令来防止这种信念以不合于目的方式爆发和自谋出路，——我们是聪明的，假如我们给自己发布这些法令的话。我们因此也就是有道德的了……请您不要疑心，尤其不要过早地产生疑心，以为这会给我们带来牺牲！以为我们不得不付出顺从、自我克制、严酷！在渴求时，我们是坐卧不宁的，有时甚至想吞噬自身……不过，“常识”会主宰我们。但请注意，这几乎就是道德性的定义。

<354>

“善良的人”就是暴君。——人类总是重蹈覆辙，因为他们用为生命的手段创立了生命的标准；因为他们不是在为增长和衰竭树立标准，而是为了消除一切其他生命形式，简言之，为了批判和淘汰生命而去利用这些达到完美的、特定的、生命的手段。这就是说，为了手段本身，人最终要热爱手段，并且忘掉作为手段的手段，以致手段现在作为目的进入意识，作为目的的标准……也就是一类特定的人把自身的生存条件当成合法承担的条件，当成“真理”、“善”、“完美”。因为，这类人生性暴虐……信仰的形式也就是本能的形式，即一类人认识不到他们自己种类的局限性，也就是他们同其他种类相比的相对性。看来，至少有一类人（民族、种族）已到了穷途末路，假如他们变得宽容，承认权利平等，并且放弃当主人的意愿的话——

<778>

“感官”、“激情”。——对感性的恐惧，对渴求的恐惧，对激情

的恐惧，假如他们达到反对这些东西的地步，这就是软弱的象征了；因为，极端的手段始终是不正常状态的表现。这里缺少的，也就是破坏了的东西，乃是阻止冲动的力。因为，假如人们有作出必要让步的本能，也就是必须反应的本能，那么避开机会（“引诱”）是得体的。

“感官刺激”，只有就这种人来说才构成诱惑。他们的体系十分灵活、协调。相反，在体系滞重、僵硬的情况下，如要发挥功能，就需加大刺激。

在我们看来，挥霍无度只有在无权这样做的人那里才称得上是一种责难；因此，几乎一切激情，一切其强大程度不足以使挥霍为己所用的激情，都落下了坏名声——

人们应该明白，凡阻碍激情者，也必然反病患；尽管如此——我们不能没有病患，更不能少了激情，我们需要非常之物，要把伟大病患引起的休克赐予生命。

下述情形应逐个区分：

1. 占统治地位的激情，它本身甚至会带来最高的健康形式；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内在系统的协调和工作均处于最佳状态——但这已经构成健康的定义了！

2. 激情彼此对立，“同一体内的灵魂”的二元性、三元性和多元性，这是极不健康的，是内在的崩溃、解体，表露出一种内在的分裂和无政府主义，并愈演愈烈——！除某个激情最后成为主宰之外。这是健康的衰退——

3. 协调不等于对立，或彼此照应。因为，协调经常周期变化，一旦它发现了某种秩序，也就健康了。最有意思的人——变色龙就属此列；它不自相矛盾，它是幸运的、有信心的，但它没有发展——它的状态是协调的，尽管体色有红、橙、黄、绿、青、兰、紫七色变化。它只变颜色，它不变易。

反对内疚及其纯心理学的处置方法。——无力应付一种经历，这就是颓废的兆征。这种揭伤疤的作法，这种妄自菲薄和懊恼就是自己戕害自己，就更是一种病态，永远达不到“拯救灵魂”的目的，而只会产生旧病的新形式……

基督徒的这种“拯救状态”只是同种病态的变换而已，——要拿特定的公式来分析癫狂症的危险，危险不是来自科学，而是宗教的错觉。

假如人们生了病，那么病态方式就是善……我们现在发现了基督教的心理装置大部分是歇斯底里和羊癫疯式的。

再造灵魂的全部实践，应回到心理学的基础上来，因为，“内疚”本身就是康复的一大障碍，——人们要努力用新的行为衡量一切，以尽快逃避自戕的病态……人们要把教会和教派的纯心理学实践当成危害健康的状态，使其声名狼藉……治病切莫用祈祷、向魔鬼发誓的办法。因为，受此影响而产生的“内疚”状态，同建立心理学意义上的信任感，风马牛不相及……

假如人们拿自己的郑重和热心寻开心（而它们则会使我们生命的一切个别现象有着魔之感），假如人们在良心不安时有种被恶狗咬伤般的震动感，——假如人们对自己的内疚感到羞愧，那么这是健康的表现。

迄今为止的纯心理学和宗教的实践都以征象变化为目的。假如一个人面对十字架屈膝下跪，并且发誓要作善良人，那么上述实践就认为这样的人是再造了的……不过，一个罪犯阴沉而执着地坚持自己的命运，并且事后毫无悔过的表现，则其灵魂更为健康……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共同生活过的教养所罪犯都是不屈不挠

的天性，——难道他们不胜似低眉折腰的“基督徒”吗？

（——我建议用米切尔<sup>①</sup>山的温泉疗法治疗内疚——）

<584>

造成哲学迷途的原因在于，人们自认为逻辑学和理性范畴乃是手段，但却不是出于把世界调整为功利性目的之动机（也就是说，为了从“原则上”歪曲功利性），而是认为这些范畴中有真理即现实性的标准。其实，“真理”的标准仅仅是这种象征的生物学功利性，即体系遭到原则歪曲的生物学功利性。因为，既然有一种动物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保存自身，那么其实这已涉及到“真理”的问题了。过去的幼稚表现在，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特质乃是事物的标准，是“现实”和“非现实”这条准绳：——简言之，也就是绝对的制约性。看哪！世界一下子分裂为二了，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表面的”。这个世界正是人认为有理由居住和安排生活的世界，可它在人的面前丧失了威信。哲学家没有把形式当成理解和使用世界的纯工具，而是胡思乱想，认为世界的概念就在于这些范畴，可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符合上述概念……于是，手段被错认为价值标准，乃至被误认为对意图的谴责……

以实用的方式进行自欺的意图。要达到自欺，就要发明一种模式，人们借以把众多的混乱简化为目的，以便于利用。

真令人痛心疾首啊！现在，有人已经拿道德范畴搞赌博了。因为，谁也不愿自欺，谁也不应欺人。——因此，只有要真理的意志。可什么是真理呢？

矛盾的信条提供了这样的模式。因为，人们寻找途径要达到的

---

①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山名，海拔 2037 米。——译者



真实世界不能自相矛盾，它不可调换、不可变易，它无始无终。

这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错误，最致命的错误。因为，人们认为理性形式就是现实性的标准，——而人们拥有这种形式的目的在于主宰现实性，在于以聪明的形式误解现实性……

看啊！现在世界变虚假了，其原因恰恰在于组成世界实在性的这些特性，也就是变换、变易、众多、对立、矛盾、战争等等。以往发生的灾难概出于此：

1. 人们怎样才能摆脱虚假、纯表面的世界呢？（——过去，它是真实的、唯一的世界）；

2. 人们怎样才能尽量成为表面世界特征的对立面呢？（完人的概念，也就是与一切现实的人相对立的概念，确切地说，也就是与生命的矛盾……）

价值的整个方向是以诋毁生命为宗旨的；人们混淆了理想教条主义和整个认识；以致反对派总是断然否认科学。

这样一来，通向科学之路上设置了双重障碍：其一，来自真实世界的信仰；其二，来自这一信仰的敌人。自然科学和心理学：1. 受到了客体的谴责；2. 丧失了纯洁性……

在万物连锁和互相制约的现实世界，对任何事物的谴责和遗忘都意味着对万物的谴责和遗忘。“不要如此”，“本不该如此”，这些都是蠢话……假如结果可以臆想出来，生命之泉也就干涸了。因为人们本想除掉绝对有害的和破坏性的东西。生理学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们所见的道德：a) 毒害了整个世界观；b) 切断了认识和科学之路；c) 瓦解和埋葬了一切现实的本能（因为道德说教认为，该本能的来源乃是非道德的）。

我们看到颓废这个可怕的工具在眼前活动着，有最神圣的圣名和仪式为它撑腰。

人们不要在错误的地点寻找现象主义。因为，没有什么更为现象的了，（或者，确切地说：）我们用著名的“内在感官”看到的内在世界乃是最大的骗局。

我们认为，意志就是原因，乃至我们要按照个人的全部经验把原因搬进现象（也就是把动机当成现象的原因——）。

我们认为，头脑中连翩而过的思想是由一种因果关系联系起来的。因为，更别致的逻辑学家实际所指的纯现象，现实中根本不会出现。这种人习惯认为，思想就是思想的原因，这是偏见——。

我们认为——连我们的哲学家也认为——，快乐和痛苦是反映的原因，认为快乐和痛苦的目的引起了反映。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寻欢作乐、解除痛苦当作一切行为的动机。只要动动脑筋，我们就会承认，万象的进程都遵循同一个因果关系，假如说没有“快乐和痛苦”状态的话。因为，硬说快乐和痛苦是事物的原因，那就等于自欺。——因为这种状态乃是伴随现象，与引起的反映效果截然不同；它们就是发生在反映过程内的结果。

总而言之：一切觉悟到的东西都是终结现象。结论——它不是任何现象的原因；一切在意识中联翩而过的现象，纯系原子论的东西——。而我们试图以相反的观念去理解世界，——仿佛除了思维、感觉、意愿而外，没有任何作用物，没有真实的东西！……

目的不在于“认识”，而在于模式化，——要强加给混乱以足够的正规性和形式，以满足我们的实际需要。

在理性、逻辑、范畴的构成中，需要二字曾起过决定作用。不是“认识”的需要，而是包摄的需要，模式化的需要，以求达到谅解和思考的目的……（调整和表述为相似物和相同物——理性的发展乃是一切感官印象经历的同—过程！）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先前存在的“观念”，而是功利性。后者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粗略地、一视同仁地看待事物时，事物才会变得便于估量和使用……理性中的终结乃是结果，不是原因。因为，在一切别的理性——虽然达到该理性的企图一直存在——那里，生命变得消沉，——生命暗淡无光——，因为生命太不平等了——。

范畴，仅仅在它们决定我们生命这个意义上来说才是“真理”，就象欧几里得<sup>①</sup>的空间这种有条件的“真理”一样。（归根结底，由于无人坚持人的存在的必然性，所以理性也就象欧几里得的空间一样，成了一种单纯的、动物类型的特性，也就是同其他特性并存的一种特性……）。

在这里可不要出现矛盾，这种主观紧迫感乃是生物学的。因为，就我们能下的结论来说，功利性的本能就隐藏在我们体内，我们几乎就是这种本能的化身……但如果由此得出证据，说我们拥有了“自在的真理”，那是太幼稚了！……可不要产生矛盾，这只能证明无能，不能证明“真理”。

#### <429>

诡辩派哲学家就是现实论者。因为，他们把一切通行的价值和实践说成是价值等级，——他们拥有一切强者的勇气，以便知道自身的非道德性……

---

①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世纪左右)——古希腊著名数学家。——译者

古希腊的这些出于愤怒和嫉妒甘愿互相兼并的小城邦，是以友善和正直的原则为指导的，这话有人信吗？在雅典使者同梅利(Melier)谈判是要灭亡还是臣服的问题时，修昔底德<sup>①</sup>曾授意雅典使者要如何如何，或许有人因此而指责他吗？

兵临城下，坐而论道，这只有十足的伪君子才能做得出——或者是，逃避现实的旁观者、隐士、难民和流浪汉有此可能……他们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自身的生存需要——

诡辩派哲学家是希腊人：当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提出道德和正义的主张时，他们是犹太人吧？或者说，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也——。格罗特<sup>②</sup>为诡辩派哲学家辩护的战术是错误的。因为，他想把这些人抬到社会名流和道德家的高度——不过，他们的光荣也就在于不用大话和道德招摇撞骗……

#### <539>

巴门尼德说过：“人们不要去想不存在的东西”；我们则要从另外一个极端说：“凡是想象的东西，肯定都是虚构”。

#### <394>

所谓道德教化的领域，存在着普遍的欺骗。——我们不相信一个人会变成另一个人，假如他本非另一个人的话。也就是说，假如说他不是常见的个性多元性的话——至少不是个性附属物的多元性。如果是这样，人们可以叫另一个角色出场，把“老的”换下去……面貌一新，而本质依旧……认为有人会放弃某些行为，这纯

① 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351)——古希腊史学家。——译者

② 海尔曼·格罗特(1802—1895)——德国古钱币学家。——译者

粹是无意识的命运，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也就是说，既不能取消行为的习惯，也不会取消行为的理由。凡是由于命运和能力获罪的人，是不会忘掉什么的，而总是学到些什么。因为，长期不行动会使其才能强化……当然，对社会来说，某人停止某些行为，这只是兴趣问题。因为，社会使他脱离其能够从事某些行为的条件，从而达到了上述目的。无论如何，这要比千方百计破坏其特殊才能的宿命更明智些，因为那是办不到的。教会——它所做的不外是取代和继承古代哲学遗产——，它从另一种价值标准出发，并想“拯救”灵魂，它信仰惩罚的赎罪力，于是，也就信仰宽恕的洗雪力。因为，两者都是宗教偏见，骗人的把戏——惩罚焉能赎罪，宽恕无法洗雪，覆水难收。假如某人忘记某事，这一点绝不能证明某事已不存在……一种行为会在人之内，或人之外得出结果，至于行为是否受到惩罚、已经“赎了罪”、“被宽恕”和“被洗雪”，那是无所谓的。至于教会在此期间是否把行为者封为圣徒，也同样是无所谓的。教会信仰不存在之物即“灵魂”；它相信不存在的影响即神性的影响；它相信不存在的状态，相信罪恶、救世、拯救灵魂。因为，教会始终停留于表面，停留在它给予了专门解释的那些象征、仪式、言词上面。教会伪造心理之法相当到家。

<523>

天下最大的荒唐事就是，由生理和肉体这两种现象得出两副面容，同一个实体出现了两种启示。这什么也说明不了。因为，假如人们想说清问题，“实体”这个概念是毫不足用的。作为第二人格的意识，几乎无足轻重，多余，也许要消失，让位于一种完美的自动性——

假如我们只看内在现象，那么我们就好比是聋哑人，这种人通

过嘴唇动作也会说话，可他们自己听不见。我们依据感官现象可以推断见不到但也许会感知的现象，假如我们的观察手段高明的话。

对这种内在世界，我们还缺少一切更灵敏的器官，以致我们把无比繁杂的综合体误认为是统一体，以致我们硬在始终看不见运动和变化原因的地方去发现因果性，——思想和感觉的连续关系只不过是这些关系在意识中变为可见而已。认为这种连续性与因果关系存在某种联系，这种看法是不可信的。因为，意识根本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因果关系的例证。

<526>

经过综合会出现某种统一性，人们总是把精神设定为这种协调的原因。这种臆测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要把综合事实的观念当成事实的条件之一呢？或者，为什么作为原因的观念一定要发生在综合事实之前呢？——

我们要避免用精神解释目的性。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组织和系统化特性归结为精神。神经系统有一个广阔得多的王国，又附加了个意识世界。意识在协调和系统化的全过程中是不起作用的。

<441>

反苏格拉底、柏拉图和整个苏格拉底学派的斗争源于深刻的本能，也就是说，假如告诉人家道德是可以证明的，是有根据的，那么就无法劝人向善了……最后，有个不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苦闷的本能迫使一切天生的辩证学者把自身的个人能力美其名曰最高

的特性，并且以此说明一切其他的善都是有条件的。这一整套哲学都是反科学精神的，因为它硬说自己有理。

<529>

巨大的失误：

1. 荒谬地过高估计了意识的作用，也就是由意识形成统一性的本质，也就是“精神”、“灵魂”，某种可感知、可思维、合意的东西——

2. 精神就是原因，尤其是在那些出现了目的性、体系、协调性的地方；

3. 意识乃是可以达到的最高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存在，是上帝；

4. 凡是有结果的地方，都介入了意志；

5. “真实的世界”亦即精神世界，是通过意识这个事实可以接近的世界；

6. 凡是存在认识的地方，认识肯定是意识的能力。

结论：

任何进步都取决于意识的进步；

任何退步都在于没有形成意识；（——未形成意识被认为是渴望和感性的衰退——是动物化……）

人们用辩证法就可以认识现实性，认识“真实的存在”；人们通过本能、感性和机械论会远离“真实的存在”……

使人溶化于精神之中，这意味着把人变成上帝；精神、意志、善——构成一体；

一切善都源于精神，它必须是意识的事实；向佳境的进步只能是意识的进步。

**理论和实践。**——灾难性的区分，仿佛存在独特的**认识欲**似的，不问利害与否，盲目地追求真理。然而，又离开真理，整个世界就成了**实际利益**……

而我试图说明，在这群**纯理论家**的背后都活跃着某种本能——正如他们在命令般的本能驱使下**一齐拥向他们自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一样。他们自认为，而且**仅仅是他们**。体系之争，包括认识论的疑虑，乃是十分特定的本能之争（活力、衰退、等级、种族等各种形式）。

所谓**认识欲**，应溯源于**占有和制服**的欲望。因为，感官、记忆、本能等功能就是循着这种欲望发展起来的。尽快简化现象、经济学和已获的知识宝藏（即已掌握的和便于运用的世界）的积累……

因此，道德是个相当古怪的学科，原因在于道德具有极高的**实践性**：以致纯正的认识观、科学的正直，一旦道德叫它们前来**答话**，就都逃之夭夭了。道德说：我需要某些回答——理由、论据等；怀疑论也许会接踵而至，或者，也许不来——。

“要怎样行动呢？”——假如想到人同一种极发达的种类有关，而这个种类已经行动了无数个世纪，并且一切都已变成本能、实用性、自动性、宿命，那么道德问题的**紧迫性**就使人感到十分滑稽。

“要怎样行动呢？”——道德在过去一直是一种误解。其实，有一类人体内具有如何行动的天命，他们**想自我辩解**，因为他们**想把自身的标准宣布为最高标准**……

“要怎样行动呢？”——这不是原因，而是**结果**。继之而来的是道德，理想殿后。

——另一方面，道德顾忌的出现（换句话说：作为人们行为标



准的价值意识)暴露出病态;强大的时代和各民族,是不顾忌自己出格的行为权的,也不考虑本能和理性。意识乃是不折不扣的道德性,是行为本能的肯定性亦即行将灭亡的信号……道德家们创造的新的意识世界,都是损害、贫困、土崩瓦解的信号。——有深刻本能的人担心义务这类字眼的蔓延。总而言之,人们在他们中间会发现辩证法和可认识性的怀疑派对手……美德将败在“目的”的手下……

命题: 道德家的出现乃是道德走向没路时代的事。

命题: 道德家乃是道德本能的消解剂,尽管他自认为是该本能的再造者。

命题: 驱使道德家行动的其实不是道德本能,而是颓废本能,它被转译为道德公式(——他认为,本能不坚定乃是腐败的表现)。

命题: 颓废本能想通过道德家来控制强大种族及时代的道德本能,它就是:

1. 弱者和败类的本能;
2. 特殊者、孤独者、破坏者、不幸的畸型人的本能;
3. 惯于受苦者的本能,因为他们要求把自身的状态解释为高洁,因而尽量不当生理学家。

### <346>

1. 所有哲学家的所谓纯认识欲,是听命于他们的“道德真理”的,——其独特性是表面的……

2. “要如此行事”,这样的“道德真理”乃是行将疲倦的本能即“我们那里就是如此如此行事的”纯意识形式。“理想”应该再造和强化该本能,理想在向人们卖乖,要别人在它还是自动器的时候俯首贴耳。

极不寻常。我们在希腊哲学之初就发现了以认识论或怀疑论的手段反对科学的斗争。这是为了什么呢？总还是为道德着想……（对物理学家和医生的仇恨，以苏格拉底、亚里斯提卜<sup>①</sup>、麦加拉学派<sup>②</sup>、犬獾主义、伊壁鸠鲁、皮洛士<sup>③</sup>——发动了拥护道德、反对认识的总攻击……（也仇恨辩证法。）还有个问题有待解决。因为，他们为了否定科学的目的而接近了诡辩派哲学。另一方面，所有物理学家，都因为把真理即真实存在的模式搬进自己的原则而大吃苦头：譬如原子，四大原素<sup>④</sup>（调整存在物，以说明众多和变化——）。教诲人要蔑视利益、要客观，因为，有人要返回实际利益，返回一切知识的个人功利性上来……

反科学的斗争就是反对：1. 科学的激情（客观性）；2. 科学的手段（即反对科学的功利性）；3. 反对科学的结果（认为是幼稚的）。

这也就是后来教会以虔诚的名义进行的斗争。因为，教会因袭了整个古代的武库。认识论起到了象在康德、印度人那里一样的作用……人们不想为此操心，因为，人们要腾出手来，走自己的“路”。

他们到底反对什么呢？反对约束力、合法性，反对携手并进的逼迫感——因为，我认为，别人会把这称为自由的……

其中有颓废产生：因为，团结的本能严重蜕变，以致团结成了

---

① 亚里斯提卜（公元前435—前360?）——古希腊哲学家，昔勒尼学派创始人。——译者

② 崇尚苏格拉底的一个流派，发源于古希腊城邦麦加拉，故名。——译者

③ 皮洛士（公元前360—前270）——古希腊怀疑派哲学家。——译者

④ 即指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公元前490—前430）的所谓土、水、火、气“四根说”。——译者

暴虐：因为，他们不喜欢权威，不要团结，不愿编进慢速行进的行列。他们仇恨按部就班——科学的速度，他们仇恨没人理的意愿，仇恨长嘘短叹，仇恨无足轻重的科学人格。

<461>

哲学史就是一股神秘的怨气，它反对生命的前提、价值感，反对袒护生命。假如哲学家们同这个世界没有矛盾，假如他们没有理由说这个世界的坏话，他们定会毫不犹豫地肯定它的。迄今为止，哲学乃是个诽谤成风的大学校。因为，哲学的力量是如此令人惊叹，以致今天，作为生命鼓吹者的科学照旧采纳了诽谤作为基本原则，并且认为这个世界是表面的，认为原因的链条纯系现象。这里，仇恨起了什么作用呢？

我担心，道德总是哲学家的魔鬼，它同哲学家们玩了一个恶作剧，使他们成了永世的诽谤者……他们信仰道德“真理”，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最高价值，——他们对生命了解得愈多，就愈要否定生命。除此而外，他们还有什么事好干呢？……因为生命是非道德的……生命以非道德为前提：一切道德都要否定生命——。

——让我们消除真实的世界吧。为此，我们要消除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道德……这足以证明道德是非道德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非道德始终被人诅咒。假如我们就此打破迄今为止的价值暴政，假如我们消除了“真实的世界”的暴政，那么价值新秩序必将很快到来。

表面的世界和骗人的世界——是对立的。后者过去被称之为“真实的世界”、“真理”、“上帝”等等。我们要消除的就是这个世界。

我所设想的逻辑性：

1. **道德是最高价值**（它高于哲学乃至怀疑论的所有阶段）。结果：这个世界是要不得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世界”。

2. 在这里决定着最高价值的是什么呢？倒底什么才是道德呢？——**颓废本能**；衰竭者和被剥夺继承权者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报复**的。**历史的证据**：哲学家们始终都是**颓废派**……他们为虚无主义宗教效劳。

3. **颓废的本能以权力意志的形式出现**。证据：整个道德史认为，**手段都是彻底的非道德**。

总的认识：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乃是权力意志的特例；道德本身乃是**非道德的特例**。

#### <401>

**迄今为止占上风的是什么价值。**

道德乃是最高价值，在哲学的各发展阶段（甚至怀疑论者那里）都是如此。结果：这个世界毫不足用，一定要有“真实的世界”存在。

这里，最高价值取决于什么呢？道德又是什么呢？**颓废本能**，也就是衰竭者和被剥夺继承权者的本能，他们以此进行复仇，并且扮演着主人角色……

**历史的证据**：哲学家们始终都是**颓废者**，始终服务于宗教。

**颓废本能**，表现为权力意志。其手段体系证明了手段的**绝对非道德性**。

总的认识：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乃是权力意志的特例；道德本身乃是**非道德的特例**。

## 为什么敌对的价值总是败北

1. 原因何在呢？问：为什么生命占了上风，而生理学成功者却比比皆是？为什么没有肯定的哲学，肯定的宗教？……

这种运动的历史迹象：

异教。狄俄倪索斯与“基督”的对立。

文艺复兴。艺术。

2. 强者和弱者：健康者与病夫；特殊者与一般人。谁更健壮，这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的总观：这样说来，人就是生命史中的特殊了吗？——诘问达尔文主义。弱者保持上风的手段乃是本能，就是变成了“人性”的本能，亦即成了“习惯”……

3. 我们的政治本能、社会价值判断、艺术、科学等，证明了这种统治。

没落本能主宰了上升本能……虚无意志主宰了要生命的意志！

——这是真的吗？弱者和平庸者获得的胜利不是为生命和类提供了也许是更大的保证吗？——莫非这也是整个生命运动的手段即减速？是对更恶劣现象的紧急防卫？

——假如，在一切方面，也包括估价在内，强者都要成为主人：试想，他们对疾病、痛苦、牺牲到底会怎样吧！弱者的妄自菲薄应是结果。因为，他们试图销声匿迹、勾销自身。这也许会受到欢迎？——我们盼望的世界莫非就是没有弱者后继效果，没有弱者的敏感、顾虑、精神性、适应性的世界吗？……

我们在斗争中看到了两种“权力意志”（特例：我们以前的原则

就是，认为一向败北的一方有理，胜者一方无理)：我们认为，“真实的世界”就是“骗人的世界”；认为，道德乃是非道德的一种形式。我们不说：“强者无理”。

我们已经认识到，迄今为止决定最高价值的是什么，为什么它会成为敌对估价的主宰——。因为，它在数目上更为强大。

那好吧，让我们来清洗一下敌对估价身上的传染病菌、一知半解以及我们都知道的蜕变吧！

再造自然：甩开道德！

#### <461a>

为什么哲学家会成为诽谤者。——哲学家对感性抱有阴险而盲目的敌意——有多少庸众和傻瓜怀有这种仇恨啊！

民众认为，他们从中感觉出有害后果的一种滥用对被滥用的东西来说始终是个异议。因为，一切反对原则的起义运动，政治领域的也好，经济领域的也好，总是这样提出论据的，目的在于想把滥用说成是原则的必需和固有的习惯。

这是一段苦难深重的历史。因为，人在寻找一种原则，由此出发他便可以蔑视人了，——人构想了一个世界，目的是得以诽谤和玷辱它。其实，人每次都向虚无伸出了双手，并且把虚无解释为“上帝”、“真理”、尤其是这个存在的法官和判官……

假如人们想要证明，人的真正野蛮的需要也会在人的驯善和“文明”中获得十分深刻和彻底的满足，那么人们就会发现整个哲学发展的“总意图”了：——报复现实，恶毒绞杀人生活于其中的估价。可是，不满足的灵魂则认为驯善状态是痛苦的折磨，他以病态地切断同自身相联系的一切束缚而感到快意。

驳达尔文。——人的培育，这有什么确切的价值吗？或者，每种培育都有确定的价值吗？——人们有理由否定后者。

达尔文学派虽然竭力说服我们。因为，他们想证明，培育的结果可以深化和巩固。我们暂且坚持原来的立场。因为，结果表明，以前通过培育达到的结果是肤浅的——或者出现了退化的结果。而一切有幸避开人为培育的东西，几乎立即回复到原始自然状态，类型一直没有改变，因为，人们无法“歪曲自然”。

人们依赖生存斗争，依赖弱者的死和强者、聪明者的生。于是，人们虚构了人的完美性的不断增长。相反，我们坚信，生存斗争中的偶然性既服务于弱者，也服务于强者；我们坚信狡诈往往会补充有益的力量；坚信种类的繁盛同破坏机遇之间有着奇怪的联系……

人们同时给自然选择分配了慢速和无限变态；人们愿意相信，任何优点都会遗传下去，在下一代身上表现尤为明显（而另一方面，遗传性则表现反复无常……）；人们观察到某些生物有幸适应了极特殊的生活条件，并且说明这种适应性是环境影响的结果。

但是，人们会在某个地方（或者，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发现无意识选择的例证。最相异的个体会组成一体，极端者可以混入人群。万物竞相保存自身的种类；具有外部特征的生物以此逃避危险，当他们偶尔来到对它们无危险的地方生活时，它们也保持这种特征……假如它们生活的地方外衣起不到蔽体的作用，它们绝不可能适应周围的环境。

人们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最优选择，以致这种选择大大超过了我们种族对美的欲求！其实，最美的生物往往同最丑的相匹配，最高的同最矮的相匹配。我们经常看到公的和母的一见钟情，根本

没有选择的表示。——因气候和食物引起的变化：实际上可有可无。

没有任何过渡形式。——

人们坚持生物的不断进化，但找不到任何根据。任何种类都有其限度：超过了限度便没有了进化。一旦到了极限，一切就都按步就班了。

我的总看法。——

定理一：作为类的人不是在进化。也许会达到更高的类型，但保持不住。类的总水平不会提高。

定理二：作为类的人，同各种别的动物相比，并没有表现出进步。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都不是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而是，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互有上下、错综复杂、彼此对立。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繁杂无比——因为，“更高等的类型”这个字眼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个类型更易毁灭：因为，只有最低级的形式保持着表面的不灭性。而前一种情况很难达到，而且难于保持优势：因为后一种情况有很大的补偿。——人类中更高等的类型即进化的幸运情况，由于外界利害无定也会走向毁灭。他们会受到一切颓废的种类的影响：因为他们乃是极端的人，所以其本身就是颓废者……美景不常，天才有数，国运难测，这些情况都是无以类比的。同样，也是不遗传的。类是遗传的；一个类，绝不是极端，也不是“幸运状态”……它与天性的特殊厄运和“恶的意志”无关，而是由于“更高等的类型”这个概念的原因：因为，更高等的种类意味着一个无可比拟的更大的综合体——一个协调因素的更大的综合体：因此，分散的可能性也很大。“天才”乃是世界上最超凡的机器——因此，也最易破碎。

定理三：人的培育(文化)无法深入……深入了，就立刻退化



(典型:基督徒)。“野”人(或者,用道德的话来说:恶人)乃是返回自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人的再造,就是从“文化”的重压下拯救了人……

<439>

科学性:驯兽,还是本能。——在希腊哲学家那里,我看到了本能的衰退:否则,他们是不致于错把自觉的状态设定为更有价值的状态的。意识强烈与否,信息传达的难易与速度成反比。在他们那里,相反的意见在左右着本能。因为,这始终表示本能的削弱。

其实,我们要到意识最少的地方去寻找完美的生活(也就是展示着生活的逻辑、原因、方法、意图、功利性的地方)。回到常识,回到常人,也就是回到各式“小人”这个事实上来。诚实和聪明乃是世代积累的结果,而这些世代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原则是什么。因此,对自己的原则毫无惧色。要求性化的美德,这个要求本身就不合理……哲学家因这样的要求而陷入困境。

<176>

小人的反映:——爱,提供了最高权力感。要知道,在这里说话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

“在爱中的我们是神圣的,我们是‘上帝之子’,上帝爱我们,而且除了爱以外别无所求”;这就是说,一切道德,一切服从和行为都不会产生象爱那样的权力感和自由感;——人们从爱出发就不会做任何坏事,比由服从和美德出发会更有作为。

这里说的是群畜的幸福、大事和小事的群体感、活生生的统一

被当成生命感的总体了。帮助、关心、利益，持续地激励权力感；眼见的成就和喜悦的表示会强调权力感；也不乏作为教区、上帝的驻蹕之所、“上帝的选民”这种自豪感。

事实上，人又经历了一次人格的改造，这次他称自己的爱感为上帝。人们要设想这种感觉的觉醒，这是兴奋之感、陌生的语言，一本《福音书》，——这种新奇的事物不允许人把爱算在自己的帐上——。人要认为在受上帝的指引，上帝活在人的心中。——“上帝来到人间”，把“邻人”转形为上帝（因为上帝身上发出爱感。耶稣就是邻人，于是通过思想而转化为上帝，化为激发权力感的原因）。

#### <434>

为什么一切都成了装腔作势。——因为心理学发育不完全，它只考虑到人的有意识的因素（作为原因），它认为“意识性”乃是灵魂的属性，它到一切行为后面去寻找意志（即意图）。因为，它只须回答：一、人想要什么？答：幸福（不要回答“权力”，因为这样回答乃是非道德的）；——因此，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借以达到幸福的企图。二、假如实际上人没有得到幸福，那么原因何在呢？答：手段不当。——达到幸福的良策是什么呢？答：美德。——为什么是美德呢？——因为它是最高的理性，因为理性不会误用不当的手段。作为理性，美德就是通向幸福之路。辩证法是美德的本行，因为辩证法会排除一切智者的蒙蔽，排除一切激情。

其实，人是不想要“幸福”的。快乐就是权力感，假如人们排除了激情，那么快乐感这种状态也就没有了，因为正是它提供了极高的权力感。最高的理性乃是一种冷漠、清晰的状态，它离必然带来醉意的权力感很远很远……

古代哲学家们反对一切制造醉意的东西，——它们会损害意

意识的绝对冷漠和中立……他们一贯坚持错误的前提，也就是认为，意识是崇高的状态和完美性的前提，——而对立则是真实的——

就现在达到的意愿来说，就达到的意识来说，行动的完美性是没有的。古代哲学家们乃是实践上的地道外行。因为，他们从事理论研究，所以注定要变成外行……其实，一切事物的结果都是装腔作势。——而知道底细的人，譬如皮洛士，他得出的判断也同普通人一样，即，在善良和诚实方面，“小人”远胜于哲学家。

古代文化中一切最深刻的天性都对道德哲学家感到深恶痛绝，说他们是吵闹不休的闹羊、戏子。（譬如，伊壁鸠鲁、皮洛士对柏拉图的评语）。

结论：在生命实践中，在忍耐、善良和互惠方面，小人远胜于哲学家们。——就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给其农夫下的评语一样：这些人在实践上更富于哲理性，他们具有应付必然物的果敢气质……

### <137>

另一条可使人脱出自我贬抑状态的道路——由于高级和强壮状态，或异己状态的衰落必然会引起贬抑状态——，那就是亲缘理论。这种高级和强壮状态至少可以阐述为我们祖先带来的影响，我们是有联系的、互相从属的，我们眼见了自身的成长，因为我们乃是按照我们熟知的准则行事的。

高贵家族千方百计想把宗族同自身的自尊感联系起来。——诗人和预言家是这样做的。他们以受到尊重而自豪——因为他们是遴选出来从事这种联系的，——他们不重视个体，而是去充当单纯的代言人（荷马）。

要逐步占有自身高级和自豪的精神状态，占有自身的行动和业绩。从前，假如人们自觉到不对自己做出的最高业绩负责，而是归功于上帝，那么人们将感到荣幸。意志不自由，反被认为行动有了更高的价值。因为，上帝乃是业绩的创造者。

<288>

道德试图制造人的自豪感。——“自由意志”的理论乃是反宗教的。这种理想给了人一种可以把自己的高级状态和行为当作原因的权利；因为，理想乃是不断增长的自豪感的形式。

人感觉到自身的权力、“幸福”，如人们所说。因为，在这种状态之前一定先有“意志”——否则该状态就与意志无关了。美德试图把现在和过去的意愿事实设定为达到任何高尚的强烈的幸福感的必然经历；——假如意识中一直有进行某种行为的意志，那么一种权力感就会被解释为该感觉的结果。——这是单纯心理学观点，因为前提不对；也就是，凡是我们在意识中不想要的东西，都不属于我们。全部义务说教都离不开这种天真的心理学，也就是认为，唯有意识才是原因，而且人们应该明白，把自身当成原因的意愿古已有之。

——继之而来的是反运动，因为，道德哲学家的反运动始终受一种偏见的影响，即人们仅仅对愿意干的事情负有责任。把人的价值当成道德价值；因此，人的道德便成了第一原因；人身上的“自由意志”乃是第一原因的原则。——这里总有一种隐情：假如意志的人不是第一原因，那么人是没有责任的。——因此，人绝对上不了道德法庭，——作为恶习的美德感是自动的和机械的……

总而言之：人为了尊重自身起见也要有能力当恶魔。

“自由意志”这种道德的结果乃是装腔作势。人创造了自身的高级精神状态(人的完美性),这就是权力感本身发展的步骤,——因此,人们立即决定愿意这样做……

(批判:一切完美的行为都是不自觉地、不再被希望的;意识乃是不完美的、常呈病态的个性状态。意识决定了人格的完美性,它是意识性,是带有辩证法的理性,因而就是一幅漫画,就是自相矛盾……意识性的程度就决定了无法实现完美性……装腔作势的形式。)

谈宗教起源。——当前,无教养的人仍然认为愤怒是生气的原因,精神是思维的原因,灵魂是感觉的原因,简言之,众多的心理实体被轻率地当成了原因:这样一来,人们就借助心理的人格实体对同一个现象做了更为天真的解释。人们把人感到陌生、狂喜、不可抗拒的状态调整为固执和蛊惑,这是受了人格权力影响之故。(这样一来,基督徒就成了今天最天真、最落后的人了,他们把希望、安宁、“拯救”感归结为上帝的心理灵感:因为,这些基督徒绝大多数都是受苦和不安的类型,对他们来说,幸福感、顺从感和安宁感合理地表现为异己的、要加以解释的东西。)在聪明的、强壮的、生命力旺盛的种族中,多数癫痫病人会产生这样的信念,即这里活跃着异己的权力;但是,每个有亲缘关系的非自由,譬如感奋者、诗人、伟大的罪犯、爱与仇等的受难的非自由,都成了构想人之外的种种权力的工具。人们把某种状态具体化为人格:并且认为,一旦

这种状态出现，那么这就是那个人格造成的结果。换句话说，在心理学上帝的形成过程中，一种状态为了成为后果而被当作原因人格化了。

心理学的逻辑是这样的：权力感，当它突然压倒了人的时候——一切伟大的激情莫不如此——，人就怀疑起它的人格来了。因为，人不敢设想自身就是这种惊人之感的原因——于是，人就设定一个更强大的人格，也就是这种情况下的神格了。

总之：宗教起源于极端的权力感，后者作为异己的东西令人张口结舌。正如一个病人，他感觉肢体异常沉重，于是得出结论说，他上面压着一个人，这样一来，天真的宗教信徒就分裂为多个人格。宗教就是“人格变化”的例证。对自身的惧怕和恐怖感……同时也是非同寻常的幸福感和崇高感……病人中，健康之感就足以唤起人们对上帝及其周围一切的信仰。

#### <136>

宗教之人就是发育不全的心理学：——一切变化都是结果；一切结果又都是意志的结果（——少了“自然”、“自然法”的概念）；一切结果都先有行为者。这是发育不全的心理学，因为，假如自己知道想要什么，那么其本身也就成了原因。

结果：权力的状态把不是原因的感觉，也就是不应为此负责的感觉归罪于人——。这些状态不期而至，因此，我们不是其创造者——。不自由的意志（即与我们同在的变化意识，而我们并不希望有它）需要一种异己的力量。

结论：人不敢把自身的强大的和令人惊奇的因素算在自己的名下，——人认为这些因素是“消极的”、“强加于人的”——因为，宗教乃是对人格统一性这个怪物的疑心，宗教乃是人格的变化。

——。只要人身上一切伟大、强壮之物被认为是超人的、异己的，那么人就变得十分渺小。——这样一来，人就把这两方面，也就是可怜而软弱的一面和强壮而令人惊奇的一面分属于两大范围，即前者属“人”，后者属“上帝”。

人始终继续这样的事；人在道德特质的周期之内，把自身崇高和超凡的道德状态不是解释为“本来希望的”，不是解释为人格的“事业”（连基督徒也把自身的人格放进了自称是人的、狭隘的、软弱的虚构中了），而是把另一个自称为上帝（救世主）的虚构拆散——宗教玷辱了“人”的概念；宗教的极端结论认为，一切善、伟大、真实，都是超人性的，而且是唯有通过恩典才可赏赐的……

### <685>

驳达尔文。——在鸟瞰人的命运时，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满目所见皆与达尔文及其学派所看到的、想看到的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应该优先选择强者、成功者、进步的种类，而结果适得其反，幸运儿被剔除了，高等的类型变为无用，平平乃至中下水平的类型成为主宰已势在必然。假如人们不向我们说明为什么特殊者混同于老百姓，那么我就倾向于认为达尔文学派到处自欺欺人。权力意志使我重新认识了一切变革的最终原因和特点，正是它向我们说明了特殊者和幸运儿没有优先入选的原因。因为，假如强者和幸运儿被有组织的群畜本能、弱者恐怖性和数量优势所吓倒，那么他们就会变得软弱。我的全部价值世界观表明，今天高悬于人类头上的最高价值那里，幸运儿和优选类型是不得势的。确切地说，颓废类型占了上风。——还有比这种不受欢迎的演出更有意思的东西吗！……

这话听来颇令人费解，因为，人们总要证明强者是反对弱者

的；幸运的反对不幸的；健康的反对堕落的和有遗传病的。假如人们把现实性说成是道德，那么这种道德就是：平庸者胜于特殊者；颓废产物胜于平庸者；虚无意志胜于生命意志——好了，用基督教的、佛教的、叔本华的话来说，总目的就是：“不存在胜于存在”。

现实性提高了道德，这使我感到恼火。因此，我十分痛恨基督教，因为它为了掩盖权利、美德、神性等恐怖现实，创造了一套崇高的字眼和礼仪……

我发现，一切哲学家和学科都臣服于现实，而现实却同达尔文学派主张的生存斗争截然相反。——也就是说，我到处都发现了浮在表面的、沉淀下来的人，他们使生命出了丑。——达尔文学派的错误令我不解：人为何如此盲目，以致连这个问题都弄不清了呢？

他们认为类意味着进步，这是对世界最不明智的主张。因为，类暂时只意味着水平。认为更高级的有机体是从低级的发展来的观点，至今未得到证实。我认为，低等的乃是通过巨大的数量、聪明、计谋而获优势的。——我不认为偶然的变异就会产生优越性，起码不认为长期如此；我认为有必要另找机会说明，偶然的变异为什么会变得如此强烈。

我在另一处发现了人们常说的“自然残酷性”。自然对幸运儿是残酷无情的，自然对卑贱者爱护备至。

总之：类的权力的增长，与其说是由于类的幸运儿、强者的优越，倒不如说是由于平庸、低贱的类型来保障的……

后者，繁荣昌盛，绵绵不绝；前者则伴随着危险而迅疾的灾难和数目的锐减。



<688>

心理学的统一性观点。——我们习惯认为，大量形式的发展始终适应缘自统一体的来历。

我的学说：——权力意志乃是粗俗的激情形式，别的激情只是权力意志的发展；

我认为有个重要的启蒙，也就是设定权力以取代个人的“幸福”，（任何生物都要追求权力）；“生物要追求权力，追求更多的权力”；——快乐乃是取得权力感的象征，是意识的差别——（——生物不追求快乐；一旦它攫取到所追求的权力时，快乐也就随之而来；快乐是生命的伴侣，而无碍于生命——）；

我认为，一切原动力皆为权力意志，此外，没有任何肉体的力量。力本说和精神之力是没有的。

在我们的科学中，因果概念降为同功利性的均势关系，这表明，任何一方都有相同份额的力，没有原动力。因为，我们只看结果，若就力的内容而言，我们设其相等……

这不过是纯经验之谈，即变化不息。我们本来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一个变化必然紧跟另一个变化。相反：某种已经达到的状态，似乎一定要保存自身，假如它想保存自身的话……斯宾诺莎关于“自我保存”的命题想必早就该使变化的命题告終了。因为，这个命题是错误的，反过来倒是真实的。但一切生物都最清楚不过地说明，它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保存自身，而是为了增长……

<692>

“权力意志”就是意志吗，或者，它与“意志”概念是一样的吗？

这就是说，它与渴望和发号施令相等吗？叔本华所说的“意志”——即意志乃是“物的自在”——就是如此吗？

我的命题是：迄今为止的心理学意志乃是一种不公正的概括。我认为根本没有这种意志；我认为，人们不是决定特定意志的多形式发展，而是取消了意志的特性，因为人们扣除了内容即“目的”——。这种现象，叔本华的表现最为明显，因为，他所说的“意志”乃是一句空话。这里所指的更不是生命意志，因为，生命只是权力意志的个别状态。——主张万物都力求向权力意志形式过渡，这完全是信口开河。

<480>

世上既没有“精神”，也没有理性、思维、意识、灵魂、意志、真理。因为，一切不符合需要的皆系虚构。这里说的不是“主体和客体”的问题，而是涉及特定的动物种类，它只繁衍在某种相对的正确性中，首先是在其规律性的感知中（因此，它可以积累经验）……

认识的作用就是权力的工具。很明显，认识与权力相长……

“认识”的意义：情形很象提及“善”，或“美”时的情形，要严格按照人类中心说和生物学观点来规定这个概念。为了使特定的种类在自己的权力中保存自身，并且成长壮大，它就必须在自身的现实性中得出相当多的可测之物和始终如一之物，以致后来能够构想出其行为的模式。保存的功利性——不是任何抽象的理论需要，不要上当——这种功利性乃是认识器官发展的契机……认识器官就是这样发展的，以致它们的观察力足以保存我们自身。换句话说，认识意愿的标准取决于特定的种类的权力意志增长的程度，因为，这个特定的种类为了主宰现实性，为了利用现实性而攫取了相当多的现实性。

“运动”的机械论概念乃是把原过程转译为视觉和触觉的符号语言。

“原子”的概念，即“原动力席位与原动力”之间的差别，来自我们逻辑生理世界的符号语言。

改变我们的表达手段，这并非我们所愿。因为，要弄清它为什么是征候学，这不难办到。要求有个适当的表达方式，这是荒唐的。因为，表达某种单纯的关系，这乃是语言和表达方式的本质所在……“真理”这个概念是没有道理的。“真与假”的整个王国只与本质间的联系有关，与“自在”无关……没有任何“自在的本质”（联系首先构成本质——），“自在的认识”就更不可能有了。

你想要知道陶醉的变形力会达到何种令人惊奇的程度的证据吗？——“爱”就是证据。爱，就是世界上一切语言和哑谜中称之为爱的东西。陶醉对付现实性的办法就是，让原因消失在爱者的意识中，他物则取而代之——女妖万面魔镜的抖动和闪光……这里，人和动物没有区别，更不要说精神、善、正直等等了。假如一个人是机敏的，他就被机敏地愚弄了，假如一个人是粗陋的，他就被粗陋地愚弄了。但是，爱，乃至对上帝之爱、“被拯救的靈魂的神圣之爱，其根源相同：都是发热，因而有理由变形；是一种醉意，善于自欺……无论如何，假如人在爱，那么他就是彻底的自欺欺人者。因为，人们自身似乎会变形，变得更健壮、更富有、更完美，因而他就是更完美的人了……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作为器官功能的艺术，因

为，我们把艺术搬进了最天使般的本能——“爱”里去了。我们认为爱乃是生命的最大兴奋剂——因此，艺术，即使它在撒谎，也不啻为崇高的功利主义……假如我们对艺术的说谎权利无动于衷，那是不对的。因为，艺术的功能超过了单纯的想象，甚至颠倒了价值，而不仅是价值感。爱之人更有价值、更强大。在动物那里，爱的状态会诱发它产生新的武器、色素、颜色和形式。首先是新的运动、节奏、求偶之声和诱惑。人的情形也是一样。爱之人的全部家当要比不爱之人更富有、更排场、更全面。爱之人会成为挥霍者，因为，他富有的程度足够挥霍。现在他敢说敢为，他会成为冒险家，会因阔绰和纯洁而变成一头驴；他再次信奉上帝、美德、爱；另一方面，这个幸运的白痴又生出了羽翼和新的技能，乃至创造了通向艺术之门。假如我们在声调和词句上清除了抒情诗的肠内热式的灵感，那么抒情诗和音乐就所剩无几了！……也许是为艺术而艺术吧。沼泽地里陷于绝望的青蛙，发出了内行的咯咯声……爱创造了其他一切……

### <809>

就那些原来就在天真的艺术型人那里从事活动的肌肉和感官来说，一切艺术都具有灵感的作用。因为，艺术说话的对象总归是艺术家——体内具有敏锐的灵活性的人。“外行”这个概念是不对的。聋子不属耳聪者的行列。

一切艺术都有滋补强身之效，增强体力，激发快乐（也就是力感），激发一切更敏感的醉意记忆——实际上存在一种进入这种状态的特殊记忆。因为，一个遥远的、瞬间即逝的、充满了耸人听闻事件的世界，又回到了现实。

丑陋的东西，也就是同艺术相矛盾的东西，从艺术中剔出的东

西乃是对艺术的否定——每当人们从遥远的地方激起衰退、生命贫乏、无力、涣散、腐败之感的时候，美学的人的反映就是否定。丑陋的东西使人沮丧，因为，丑陋就是沮丧的表现。它涣散精力、令人贫乏、使人抑郁……丑陋的东西暗示丑陋；可以依据人的健康状况检查出来，尽管逆境提高丑陋之物的幻想力的程度各异。由于事物、兴趣、问题不同，选择也会不同。逻辑之物会提供近似丑陋的状态——即笨拙之感。在这种情况下，机械论意义上的平衡丧失了，因为，丑陋行动迟缓、跌跌撞撞——舞蹈演员神性轻盈的反面。

美学状态充满了信息手段，同时，对刺激和符号极端敏感。它是生物间信息性和传播性的顶峰——是语言的来源。语言就从这里发源：即声音语言以及举止语言和眉目语言。更丰富的现象往往在开端，因为，我们的能力受更丰富的能力的影响而变得更加纤弱。但是，即使在今天，人们仍然用肌肉来听，甚至用肌肉来读。

任何成熟的艺术都有一整套定则作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定则也是语言。定则是伟大艺术的条件，而不是艺术的障碍……同样，生命的任何提高都会增强人的交际之力、谅解之力。对别的灵魂的适应力本来就同道德毫无关系，而是生理学的敏锐的灵感。因为，“同情”，或称之为“利他主义的”东西，仅仅是作为精神心理的自动联系的发展（查·弗雷<sup>①</sup>认为是心理原动力感应）。人们从不交流思想，因为，人们交流动作、模拟信号，这些东西被人当成了思想。

---

<sup>①</sup> 查尔斯·弗雷（1852—1907）——法国精神分析专家，巴黎比赛特医院主治医师，著有《精神系统病理本论》。——译者

这里，我要把一系列心理状态设定为丰富而完美的生命信号，而人们今天实际认为这些状态是病态的。方才我们没有谈起健康和病态之间的对立，因为，这涉及到一个程度问题——我的有关主张是，人们今天视为健康的东西乃是只有在有利条件下才是健康的那种低水平的东西——。我主张，我们相对来说都是有病的……艺术家则属于极健壮的种族。那些在我们身上表现有害、病态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则是天性————但是，有人驳斥我们说，正是机器的贫困化造成了对任何可能的灵感的特殊理解力。我们的歌斯底里般的女性就是明证。

精力和勇气的充沛，就象生命的贫乏一样，其本身也会带来部分的不自由、感官幻觉、敏锐的灵感——。刺激条件虽然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首先，预后结果不是这个结果；一切病态天性在其神经陷入乖僻以后，都会呈现极度的懈怠，但这与艺术家的状态毫无共同之处。因为，艺术家对自己走运的时光无须忏悔……艺术家富富有余，他可以恣意挥霍，而不致受穷。

就象今天有人把“天才”视为神经官能症一样，也许艺术灵感力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其实，我们的艺术家同歌斯底里般的女人极为相似!!! 因此，这是在反对“今天”，而不是反对“艺术家”。

非艺术家状态：客观性状态，这是意志涣散的反映……（叔本华认为艺术乃是否定生命的桥梁，这就是他对艺术的臭名昭著的误解）……

非艺术家状态：基督徒——制造贫困化的人、勒索鬼、吸血鬼，生命在他们的监视下受苦。

<843>

浪漫派：就象一切现代物一样，这个问题具有双重的意义。  
双料的美学状态。

同追求者和渴望者相对立的富有者和慷慨者。

<800>

陶醉感，同实际力的过剩相适应，两性发情期表现尤为强烈。  
新的器官、本领、颜色、形态——“美化”乃是提高了的力的结果。  
修饰乃是胜利意志的表现，是协调性增强的表现，是一切强烈渴望  
谐调化的表现，是正确无误的垂直重力的表现。逻辑性和几何学  
的简化，乃是力度增加的结果。因为，这种简化的知觉反过来又  
提高了力感……发展的顶峰：伟大的格局。

丑陋，意味着一个种类的颓废、矛盾，而且缺乏协调的渴望  
——这意味着因缺乏组织力——用心理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  
“意志”——而产生的衰退。

人们称之为陶醉的快乐状态，恰恰就是高度的权力感……时  
空感变了，可以鸟瞰无限的远方，就象可以感知一样；视野开阔，  
越过更大数量的时间和空间；器官敏感化了，以致可以感知极微  
小和瞬间即逝的现象；预卜，领会那怕最微小的帮助和一切暗示，  
“睿智的”感性——；强力乃是肌肉中的统治感，是柔软性和对运动  
的欲望，是舞蹈，是轻盈和迅疾；强力乃是证明强力的欲望，是勇  
敢行为，是冒险，是对生死的无畏和等闲……生命的所有高级因素  
在互相激励；每个因素的图像和现实世界都足以成为另一个因素的  
灵感。——这样一来，各种状态最终混杂聚集一处，它们本来也

许有理由保持彼此的异在的。譬如：宗教的陶醉感和性的兴奋感（——两种深刻的感觉，终于奇妙地协调了起来。使一切虔诚的女人满意的是什么呢？老的女人呢？年轻的女人呢？答：长着两条美丽的大腿的圣徒，年轻的白痴）。悲剧中的残酷和同情（——同样协调而正常……）。春天、舞蹈、音乐；——均是性的角逐，——也还有浮士德式的“无限心胸”。

艺术家们，假如他们适于做某事，他们就有强烈的嗜好（也包括肉体上的），精力充沛的，力大如牛的，肉感的；假如没有性系统的某种过热感，也就无法设想拉斐尔的由来……音乐创作就象生孩子一样；贞洁只是艺术家的经济学——无论如何，艺术家失去了高产的生育力……艺术家们不应按事物的原貌去看待事物，而是要注意事物更充实、更简单、更强壮的一面；为此，他们要具有青春感，生命中习以为常的陶醉感。

#### <428>

心理学家为什么会受到道德特质的危害——因为，老哲学中，没有人有勇气研究“非自由意志”的理论（即否定道德的理论）；——谁也没有勇气把典型的快乐，也就是任何一种快乐（“幸福”）确定为权力感。因为，权力欲被认为是非道德的；谁也没有勇气把美德看作是为类（种族，或城邦）服务的、非道德性的、权力意志的结果（因为权力意志被认为是非道德的）。

整个道德发展，没有出现过任何真理。因为，一切用来从事研究的概念性均属虚构；人们遵循的一切心理学教义都是伪造；被人们拖进谎话王国的一切逻辑形式都是诡辩。道德家本身的特征毫无理智的洁净感和自制感。因为，他们把“美感”作为论据；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隆起的胸膛”就是神性的风箱……道德哲学



乃是精神史上最令人怀疑的时期。

第一个伟大的例证：在道德名义下，人们以卫道士的身份干出了闻所未闻的不法行为，无论如何，这乃是颓废的表现。人们无法肯定地说，伟大的希腊哲学家体现了希腊的一切典型的颓废状态，并把这种状态象传染病般地传播开去……整体上抽象化了的“美德”乃是对自我抽象化的最大诱惑：自我解脱。

有一种现象是很奇怪的，诡辩派对道德进行了最初的批判，它第一次认清了道德的全貌——它对大多数道德价值判断（局部的制约性）进行了排比分类；——它告诉人们，任何道德都会用辩证的方法洗刷自身，也就是说，诡辩派知道，对道德的一切论证必然都是运用诡辩的方法——这是后来自柏拉图起（直到康德）的古代哲学家以最伟大的风范证明了的一个命题；——它提出的第一个真理：“自在的道德”、“自在的善”是没有的，在这方面议论什么“真理”，那是胡闹！

那么那时的正直的理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诡辩派的希腊文化造就了希腊人的所有本能；这一文化属于伯里克利斯的文化，而柏拉图肯定不属于此列。因为，诡辩派文化的先行者乃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属于古代哲学的科学类型；它也表现在修昔底德的高度文化中。他们有理，因为，认识论和道德认识的进步反过来证明诡辩派哲学家是对的。……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大多是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普罗塔格拉<sup>①</sup>的……也有理由说它是普罗塔格拉的，因为他是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的综合体。

柏拉图：一个伟大的冒险家——人们会想到，伊壁鸠鲁是怎样评价他的；皮洛士的朋友提蒙又是怎样评价他的。——也

---

<sup>①</sup> 普罗塔格拉（公元前485—前415）——古希腊哲学家，主张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译者

许柏拉图的诚实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起码知道，柏拉图要宣扬为绝对真理的东西，与他所说的真理根本无关。因为，他所说的乃是“灵魂”的独立存在和不死的独特性。

### 〈430〉

一切道德教育中的伟大理性始终在于人们试图达到本能的安全感，以致善的意图和手段本身首先进入意识。人对行为的态度应该象士兵对待操练一样。其实，这种非意识性乃是一切完美性的特点，连数学家计算自己的排列组合也是非意识的……

苏格拉底的反动意味什么呢？它举荐辩证法为走向美德之路，并以此为快事，假如道德不善于用逻辑自我辩护的话。但是，后者正是这个反动的高超之处——即假如没有非意识，它就一事无成！

假如人们把可论证性强调为个人美德能力的前提，那么这就意味着希腊本能的解体。造成解体的类型就是所有这些“有道德的人”和口若悬河的人。

其实，这意味着，道德判断脱离了自己成为和获得意义的那种条件的限制了，脱离了古希腊和古希腊的政治根基，在崇高化的外衣下被非自然化了。“善”、“正义”这些伟大的概念同其所属的前提分了家，成了辩证法的自由“观念”的对象。人们在它们身后寻找真理，人们把它们当成了实体，或实体的符号；因为，人们构想了一个使这些概念有宾至如归之感的世界，那里成了它们的发祥地……

总之，在柏拉图那里，这种胡闹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人们就有必要另外构想一个抽象完美的人了：——即善良、正义、智慧的辩证学者——简言之，制造一个古代哲学家的稻草人，用来唬人；无本之木；一个没有任何调解作用的、有特定本能的人

性；一种有理由自我“辩解”的美德。十分荒谬的“个体”！无以复加的非自然！……

简言之，道德价值的非自然化，得出了要创造一个蜕化变质的人种的结论——即创造“善良的”、“幸福的”、智慧的人。——苏格拉底乃是价值史上最深刻的邪恶因素。

### <313>

假如一个人为了保持道貌岸然的外表而需要寻找某些理由，那么我们对此人真会产生怀疑。真的，我们万勿同这样的人来往。“因为”这个字眼在某些场合会使人难堪；有时甚至因一个小小的“因为”而使自身挨骂。假如我们又听说，这样一个有志于美德者，为了保持自身的尊严而需要歪道理，那么就没有理由叫我们更敬重此人。但是，他走他的，他向我们走来，他坦率相告：“您以您的非信仰妨碍了我的道德，我的无信仰先生！只要您不相信我的歪道理，也就是说您不信‘上帝’，不信惩罚性的彼岸，不信意志的自由，那么您就妨碍了我们的美德……即，必须消灭不信教的人。因为，他们妨碍民众的道德化”。

### <460>

这一切价值都是经验论的、有条件的。但是，那个相信价值、尊敬价值的人却不想承认这种特性。而哲学家们都信仰这些价值，他们尊崇的形式就是致力于从这些价值中产生先验的真理。这乃是对骗人特性的尊崇……

尊崇，乃是对理智诚实性的严格检验。但是，在整个哲学史中就没有理智的诚实性——而只有“对善的爱”……

用于检验这些价值的方法是没有的；其次，我对这种检验是反感的，我认为价值是有条件的。——在道德价值那里，一切反科学的本能合伙，消灭了这里的科学……

<683>

有一位著名的、研究脑髓活动的生理学家，他列举了一个迷信的“进步”公式：

动物根本不会具有象类这样的进步。只有人才会进步<sup>①</sup>。

<431a>

苏格拉底。——他促成了有利于辩证法审美的转变，问题不小。怎么回事呢？——苏格拉底，这个开创了这一转变的平民，他使这一转变战胜了更高贵的审美即高贵者的审美：——庸众利用辩证法取得了胜利。在苏格拉底以前，上流社会是否定辩证法的；他们认为辩证法洋相百出；他们告诫青年要小心辩证法。为什么要罗列这许多理由呢？为什么要提出警告呢？因为人们可以假借权威之口反对他人。人们命令道：够了！彼此彼此，同等身份，各有来历，也就是都有权威。最后，人们“互相认识”了！这里根本就没有辩证法的地盘。人们也不相信公开展示的论据。一切诚实的事物，都不知道自身的原因。伸出五指，总有长有短。有能力证明自身的东西乃是无价值的。——辩证法会引起怀疑，辩证法说服不了任何人，这是一切政党发言人的本能透露给我们的。辩证学者的影响最易消除。辩证法不过是应急手段。人们总有陷入

---

① 原文为法文。——译者

危机的时候，人们必须强制行施自己的权利。毋宁说，人们无须使用辩证法。这样说来，犹太人是辩证学者，狐狸先生是辩证学者，苏格拉底是辩证学者。这一类人手中握有无情的工具，他们可以依仗工具来实行暴政。他们因胜利而出了丑。他们向自己的牺牲品证明，他们不是白痴。他们使人暴怒，使人束手无策，可他们自己依旧是冷静、凯旋的理性——他们使自己对手的理智变得麻痹。——辩证学者的冷嘲热讽乃是庸众的报复形式。因为，被压迫者的残忍性就在于三段论法这种冷枪暗箭……

### <458>

划分“理想”和“实践”，这是危险的举动，譬如，康德那里，古代哲学家也是如此。——他们故作姿态，仿佛纯精神性给他们提出了认识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们佯装无法做出理论回答，佯装要按照自己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实践。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提出了我的哲学家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乃是最异化的概算，它的精神性始终是生理学事实的最高的、纯粹的复制；这里绝没有志愿性，一切都是本能，一切都是事先入轨的……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要反问：除了善的思维、善的行为而外，我们还了解别的方法吗？善的思维也是一种行为，善的行为是思维的前提。用不同于判断理论价值的方法来判断生活方式的价值，我们有这种能力吗？用归纳法，用比较法？幼稚的人认为，我们在这方面似乎更有办法，因为我们想必知道什么是“善”，——哲学家们也喜欢这么说。我们的结论是，这里只有信仰，别无他物……

“人们必须行动；因而需要准则”——甚至古代怀疑论者也这么说。急需决断，这乃是把某物当成真实的论据！……

“人们不必行动”——同他们形影不离的佛教徒也这么说，想出一种人们可以逃避的行为准则……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象普通老百姓，老百姓认为好就是好；这是对群畜本能的屈服。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严厉，认为这种屈服就是奇耻大辱。用两种标准来生活是不许可的！……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

### <271>

道德价值的优势。——继这种优势而来的是，心理学的毁灭等，与此有关的灾祸随处可见。这种优势说明了什么呢？意味着什么呢？

说明了，在这个领域存在这样的紧迫性，即要在更大的程度上做出明确的肯定和否定。人们在这方面用了各种命令式，以便使道德价值出现确切的面貌，它们受命的时间最长，——它们本能地表现为政由己出。群居的保存条件就在于，认为道德价值是无可争议的。

实践：也就是说，就最高价值问题达成的互相了解的功利性在实践中得到了认可。我们看到了一切应用手段，它们使该领域的思维和批判陷于瘫痪：——康德还要提什么意见呢！同那些把有关“研究”斥为非道德的人们，没有什么好说的！

### <392>

道德价值乃是表面价值，同生理学价值比较来说。

<710>

我们的认识已达到了科学的程度，因为它已能够使用数字和计量了。人们要做这样的尝试，即科学的价值秩序是否要径直建筑在衡量力的数字和计量刻度盘上……一切别的价值皆是偏见、幼稚、误解，——因为，它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简化为衡量力的数字和计量刻度盘。刻度升高，代表价值的增长；下降，则意味着价值减少。

在这里，表面和偏见是同人相对立的。（道德价值的确是表面价值，同生理学的相比。）

<514>

道德，经过长期经验和考察的道德，被证明是有效的生活方式，最后作为规律进入意识，成了主导……这样一来，与价值和状态有紧密关系的整个小团体也就都进入了道德。因为，它成了受人尊敬、不可侵犯、神圣、真实的东西了；人们忘记了道德的来源，这种现象乃是道德发展的一部分……这是道德成为主宰的标志……

同一个标志也许与理性范畴同时产生，因为这些范畴由于不断摸索，通过相对的功利性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于是，出现了一个阶段，那里，人们把它们综合起来作为整体搬进了意识——也就是在人们命令它们的时候，也就是它们发号施令的时候……从那时起，它们就被认为是先验的、经验的彼岸和无可否认的东西了。可是，它们也许仅仅表示特定的种族和种类的目的性，——它们的功利性就是它们的所谓“真理”——。

我惊奇地看到，科学在今天的命运是依赖于表面世界的。因为，真实的世界——它也许象它所希望的那样存在——，我们确实不具备认识它的器官。

这里我们要问：人们用什么认识器官来确立这种对立呢？

……

方法：一个接近我们器官的世界，也被认为是依赖这些器官的世界；我们把世界理解为受主观条件决定的世界；但这并不表明客观的世界就是可能的。谁能强迫我们认为主观性是真实的、不可缺少的呢？

“自在”，这是个荒唐的概念。因为，“自在的特性”乃是胡说八道。我们仅仅把“存在”、“物”等等概念理解为关系概念……

糟糕的是，随着“表面”和“真实”这一对旧的对立物又产生相关的价值判断：“渺小的价值”和“绝对的价值”。

在我们看来，表面的世界不是有价值的世界；表面，这应该成为对最高价值的抗议。本来可宝贵的只能是“真实的”世界……

偏见的偏见！首先，事情也许可能是这样，即事物的真实特性对生命的前提是如此有害，是如此的悖逆，以致为了能够生存，不得不维持表面……的确，许多情况都是如此：譬如，婚姻。

由于自我保存这种本能的原因，我们的经验世界也是受自身认识能力制约的。因为，我们认为忠于种类的保存的一切都是真的、善的、有价值的。……

a) 我们没有用来区分表面世界和真实世界的范畴。（也许真有一个表面世界，但不单是我们说的这个表面世界。）



b) 假如有真实的世界，那么对我们来说也毫无价值可言。因为，正是虚幻的份额意味着我们的保存价值，所以它要成为更高等的品级。（除非表面本来足以构成谴责的根据？）

c) 认为相互关系存在于价值的度和现实性的度之间（以致最高的价值也似乎具有了最高的现实性），这也就是形而上学的要求，它出发的前提是，我们知道价值的等级制。因为，这个等级制即是道德的等级制……只有在这种前提下，真理对一切最高价值来说才是必然的。

## B

具有极大重要性的问题是，人们要消除真实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表示怀疑，并使之贬值，它是迄今为止我们对生命的最危险的绞杀。

要发动一场人们借以虚构了真实世界的一切前提的战争。认为道德价值即最高价值的看法，也属于这些前提。

假如道德价值也可以被证明为非道德评价的结果，那就驳倒了道德价值，作为实际非道德的特例，因为，这样一来，它就自贬为一种表面现象，它身为表面现象似乎无权谴责表面现象。

## C

因此，“要真理的意志”必须用心理方法加以检验。因为，它不是道德势力，而是权力意志的一种形式。也许可以证明，它使用了一切非道德手段。主要是形而上学家们——。

今天，我们面临对下述见解的考验，即道德价值就是最高价值。研究方法只有在一切道德偏见都被克服了的时候才能取得。——因为，这个方法也就意味着战胜道德……

论“弱者”的卫生。——在弱者身上无论花费多少力量，都无济于事。道德：无所作为。更糟糕的是，无动于衷，无反映力，这乃是软弱带来的致命病症。因为，人们绝不会比自己本不应有所反映时反映得更为迅速，更为盲目……

天性的力量表现在对反映的期待和推迟方面。某种程度的无兴趣，为这种力所特有，就象软弱具有反运动的不自由、突然性、“行为”的不可阻止性等等一样……意志是软弱的，因为，医治干蠢事的良方也许就是拥有强大的意志而无所事事——矛盾。自我毁灭，损害了保存本能……弱者自己害了自己……这就是颓废的类型……其实，我们发现了很多关于制造麻木感的方法的考虑。在这个意义上说，本能发现了正确的线索，无所事事要比干点什么更有益处……

教团的、孤独哲学家的、托钵僧的一切诡计，都从正确的价值标准得到了灵感；阻碍行动的人，受益最大——

宽慰剂：绝对的服从，机械的行动，人和事物的分离，这些东西也许会要求当机立断和行动。

假如快乐和痛苦关系到权力，那么生命就意味着权力的增长，以致“充盈”的差别就会进入意识……权力水准的确定，也许只应按照水准的下降来衡量，只应按照痛苦状态而不是快乐状态来衡量……要充盈的意志乃是快乐的本质。因为，权力增长，差别就会进入意识。

从某一时刻起始，也就是从颓废时期，相反的差别就会进入意识，即下降。因为以前强大时刻的记忆，成了现在快乐感的对头，——状态比较的结果，快乐削弱了。

### 〈437〉

真正的希腊哲学家乃是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们（——随着苏格拉底的出现，情势为之一变）。他们都是高贵的人，置身于民族和道德风俗之外，游方，热衷抑郁感，目光安详，对国务活动和外交并无陌生感。他们向智者预言了对事物的一切重大设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设想，他们自成体系。除了这种类型的突然繁盛，除了提出哲学理想时流露的非本意的完美性之外，世上再也没有关于希腊精神的概念了。——我认为来者——迟来者亦即登峰造极者——虚无主义者皮洛士只是一种原始形态。——因为，他具有反对此间行时的一切人——苏格拉底派、柏拉图、赫拉克利特的乐观主义——的本能。（皮洛士通过普罗塔格拉又返回到了德谟克利特……）

智慧的疲倦：皮洛士。因生于低贱而变得低贱了。没有任何自豪之感。生活方式卑俗不堪，人家尊崇和信仰什么，他也信什么。对科学、精神及一切自负的东西小心翼翼……简言之：莫可名状的忍耐、漠不关心、和颜悦色。静寂且沉着。他就是希腊的佛教徒，在各派的大论战中成长；他是来者，但疲倦了；无精打采地抗议辩证学者的争强好胜；无精打采地认为什么都不重要。他见过亚历山大<sup>①</sup>，见过印度的赎罪者。对这样的来者和敏感的人来说，一切低贱、贫乏、白痴般的现象都起着诱惑作用。麻醉作用：四肢

---

① 即古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前323在位）。——译者

推开(巴斯噶)。另一方面,疲倦的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同他人的混杂中会感受到稍许的温暖。因为,他需要温暖,这疲倦的人啊……矛盾,克服了;竞争,不见了;优胜的意志,没有了。因为,希腊本能被否定了。(皮洛士同自己当过收生婆的妹子同居过。)智慧披上了外衣,不再抛头露面了,一件破烂的外衣;干着最下贱的活计,去到市场上兜售乳猪……甜美;豁达;漠不关心;不要美德;不修边幅,自认为可与美德平起平坐,最高的自制,最高的冷漠。

皮洛士同伊壁鸠鲁一样,是希腊颓废的两种形式,在仇恨辩证法和一切装腔作势的美德方面非常相似——两者合称当时的哲学——;有意识地贬低他们所喜欢的东西;他取了平常乃至受人轻蔑的名字;这种哲学所论述的乃是不病、不强、不死、不活的精神状态……伊壁鸠鲁过于天真,田园诗般的烂漫,感恩戴德;皮洛士则游历四方,阅历丰富,虚无主义色彩也就更浓……他的生活就是对伟大同一性学说(幸福=美德=知识)的抗议。科学不鼓励正当的生活,因为,智慧不会使人“聪颖”……正当的生活不要幸福,避开幸福……

### <551>

批判所谓“原因”这个概念。——我们绝没有关于原因的经验;假如把心理学的因素也算在内,那么这一整套概念都来自这样的信念,即我们就是原因,也就是说,胳膊会自己运动……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错把自身即行为者与行为割裂开了,可我们却到处套用这个模式,——我在寻找一切现象的行为者。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把力感、适应性、反抗性亦即行为开始的肌肉感误认为是原因了;或者,把要做某事的意志误认为是原因了,因为继意志而来的就是行为。

根本就没有原因。因为，凡似乎有原因显现的地方，在我们为了理解现象由自身反射出原因的地方，都表明原因乃是自我欺骗。我们“理解了现象”，就在于我们构想了一个主体来为现象的发生和形式负责。我们把自己的意志感、“自由感”、“责任感”、行动意图统统囊括在“原因”概念名下了。因为，动因和终极原因的基本概念是一致的。

我们认为，假如真能举出一种附属于结果的状态，那么就解释了。事实上，我们就是按照结果的模式来构想一切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结果……相反，我们却不能预言一切事物“产生的结果”。事物、主体、意志、意图——这一切都属于“原因”的概念。我们探究事物，为的是要说明为什么会产生变化。连原子也是虚构的“物”和“原始主体”……

最后，我们认识到，物——也就是原子——是不起任何作用的。因为，原子根本就不存在——因果性概念根本没用。——由某种必然的状态序列是不会接着产生该状态的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些状态的作用力可以由 1 跳到 2、3、4、5）。既不存在原因，也不存在结果。从语言上来说，我们不知道怎样摆脱因果性。但是，没什么关系。假如我们想使肌肉脱离其“结果”，那么我们就等于否定了肌肉……

总之：现象既不是原因造成的结果，也不是产生结果的原因。原因乃是造成结果的能力，却被无中生有地构想为现象……

要解释因果性，这乃是幻想……“物”乃是自身结果的综合物，是利用印象概念概括出来的。实际上，科学架空了物的内容的因果关系概念，只保留了物的比喻公式。也就是说，何者为因，何者为果，那是无所谓的。有人说，两种综合状态（即力的两个中心）中的力的份额始终相等。

现象的可测性不在于遵循某个规则，或是服从某个必然性，或

是由我为每个现象设计一个因果关系法则——：而在于“同一状况”的轮回。

象康德所说的那种因果意义根本就没有。奇怪的是人们总不放心，总想得到某些已知的现象当作依据……一旦我们看到新的东西中有旧的东西，我们就有宽慰的感觉。所谓的因果本能仅仅是对生疏事物的恐惧，并且想在这种事物中发现某些我们熟知的东西，——这不是在寻找原因，而是在寻找熟知的东西。

### <751>

民主时代，人们仇恨“权力意志”，似乎这个时代的整个心理学在巴望着缩小和诋毁权力意志。伟大抱负者的类型，就是拿破仑！就是凯撒！就是亚历山大！——仿佛他们就是轻视荣誉的伟人似的！

而爱尔维修<sup>①</sup>则向我们阐明，人们追求权力是为了提供强者的享受——强者认为，追求权力的追求，就是要享受的意志！就是享乐主义！

### <633>

两种相续的状态，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结果——。这是不对的。第一种状态对任何东西都有作用，而任何东西都对第二种状态不起作用。

这里涉及的是两种权力之间各种不同因素的斗争。因为，这会达到各种力的新的配置，各按其权力的大小。第二种状态与第一种

---

<sup>①</sup>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哲学家，主张感觉论实践哲学。——译者

有着根本的不同(即不是第一种状态的结果)。因为,那些处于斗争中的、带有其他权力份额的因素会显露出来。

## <226>

他们看不起肉体。因为,他们置肉体于度外:不仅如此,他们对待肉体就象对待敌人一样。他们的愚妄就是相信人们真会念念不忘有个“美丽的灵魂”在动物体内的怪胎中游荡……为了使他人也明白此事,他们需要另外设定“美丽的灵魂”的概念,需要重估自然的价值,直至认为一个脸色苍白、重病缠身、形同白痴的狂热者就是完美性,就是“英国式的”,就是神性化,就是更高等的人为止。

## <568>

批判“真实的”和“表面的”世界的概念。——站在后者的立场上,那么前者纯系虚构,也就是由纯虚构的事物捏造的。

“表面性”甚至等于现实性。因为表面性乃是现实性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没有存在的世界里,才有必要通过表面来建立同一的、可捉摸的世界,创造一种适用于观察和比较的速度等等。

——“表面性”是个经过整顿和简化了的世界,是我们的实践本能付出了劳动的世界。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完全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我们活着,我们有能力在其中生活。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它的真实性的证明……

——世界,撇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条件不说,我们没有把它还原为我们的存在、逻辑和心理学偏见的世界,因为它不是作为“自在”的世界而存在的;它是必然关系的世界,因为,它有时从不同的

点出发而会得出现各不相同的外貌。因为，它的存在必然是远近高低各不相同的，它压制各点，各点都反抗它——这种综合关系在任何地方都是极不协调的。

权力的标准决定着什么人拥有另外的权力标准，即这个标准在何种形式、力量和强制下才会起作用，或是起反作用。

我们的个别例子已足够有趣的了。因为，我们为了能够在世界上生活而创造了一种概念，用以切实感受我们尚可忍受的生活……

### <435>

论对哲学家的批判。——用反颓废来避免颓废，这乃是道德家的自我欺骗。他们事与愿违。因为，后来人们业已发现，他们已经变成卖力地促进颓废的人了，尽管他们不怎么承认这一点。

以希腊哲学家为例，譬如，柏拉图。他把本能与城邦、竞争、军事能力、艺术和美，与神话和对传统、祖先的信仰分了家……他是高尚情操的诱惑者。因为，他通过平民苏格拉底来诱惑人……他否定了“高贵的”、宝贵的“希腊人”的一切前提，把辩证法搬进日常生活实践，与暴君合谋涉足未来政治，并为完全彻底摆脱古人的这种本能提供了例证。他为一切反古希腊的现象动情、欢欣鼓舞……

这些哲学家都是典型的颓废形式，这些伟大的哲学家们，他们是道德宗教的特质、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无兴趣）、犬儒学派、大便秘结、享乐主义、复古运动。

关于“幸福”、“美德”、“拯救灵魂”诸问题，都是这种颓废天性生理矛盾的表现。因为，本能中没有重力即方向性。



佛祖反对“受难的基督”。——在虚无主义宗教中，人们总是可以严格区分基督教和佛教的。佛教表示美妙的黄昏，完美的甜意和慈祥，——是对一切隐蔽物的感恩戴德；也包括占有本身所缺少的一切：即苦涩、失望、报复心；最后，占有崇高的精神之爱；把对哲学的敏感置诸脑后，它从矛盾中得以休养生息，但它从矛盾的泉源推导出自身精神的光彩和落日的炽热。（——佛教源自最高的阶层——）。

基督教运动乃是退化运动，由各式各样的蜕化和排泄成份组成。因为，它代表的不是一个种族的衰落，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它就是杂聚在一起的疾病团块……因此，它不是民族性的，也不是受种族局限的。因为，它在召唤各地失去继承权者；他怨恨一切高贵者和统治者。因为，它需要一种诅咒成功者和统治者的象征……它始终与一切精神运动、一切哲学对立。因为，它同白痴沉湎一气，并且咒骂精神。它是对天才、学者、独立精神的报复，因为它以此怀疑成功者和统治者。

苏格拉底的问题。——两种对立：即悲剧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的对立——用生命的法则测度出来的。

苏格拉底精神乃是颓废现象。但是，整个习惯、科学之人的辩证法、干练和严肃精神，仍然表现出强壮的健康和力度（那是无教养者的健康；他们的恶毒、挑剔精神，他们的机敏，归根结底——他们的卑贱，这些特点受到聪明的节制；“丑陋”）。

**丑陋化**：自我嘲弄，枯燥的辩证法，这是暴君反对“暴君”（本能）的聪明。这一切在苏格拉底那里都表现为夸张、乖僻、讽刺，他是体内含有伏尔泰本能的一位滑稽演员。他发明了新的不可知论；他是雅典上流社会的第一位击剑大师；他所代表的无非是最高<sub>的</sub>聪明形式，他称之为“美德”（——他认为美德可以是救世的手段。他没有选择当个聪明人，而聪明是必不可<sub>少</sub>的）；要自制，以便带着论据而不是激情投入论战（——这是斯宾诺莎的计谋——避免激情是不对的）；——要弄清，陷入激动的人是怎样叫别人抓住把柄的；要弄清，激情的进度是没有逻辑性的；练习自我嘲弄，以便连根铲除怨恨感。

我试图弄清，苏格拉底问题形成的局部和特殊状态。因为，他把理性、美德、幸福三者相提并论。他用这荒唐的同一性学说玩魔术。于是，古代哲学家再也没有跳出这个学说……

绝对缺少客观的兴趣；仇恨科学，感觉自身即是问题的特质。苏格拉底那里发生了声音的错觉，病态的表现。在精神富有和独立时，人们对道德研究大多是反感的。苏格拉底怎样成为道德狂的呢？——一切“实践的”哲学，都急于步入前台。作为主要兴趣的道德和宗教乃是困境的标志。

### <433>

——聪明、开朗、严肃和逻辑性乃是对付欲望这种野性的武器。欲望应是危险的、有毁灭威胁的。否则，把聪明训练到残暴的程度就没有意义了。为了使聪明变成暴君。——不过，这样说来，欲望也就是暴君。这就是问题所在。——当时，这是很合适的。理性变成了美德，美德 = 幸福。

**解决办法**：连希腊哲学家也站在自己内在经验的基本事实上，

这和苏格拉底一样：酷似奢侈、无政府、放浪形骸——一切颓废者都是如此。他们却把苏格拉底当成良医，把逻辑学当成了权力意志、自制意志、“幸福”意志。苏格拉底本性乃是本能的野性、无政府，颓废的象征。他是逻辑学和神圣理性的祖师爷，也就是颓废的象征。两者都是变体，互相从属。

批判。颓废在“幸福”的偏见中显露（即在“拯救灵魂”的偏见中，也就是说，感到某人处境危险）。颓废对“幸福”的狂热情绪呈现下意识的病理状态；因为，狂热乃是生命的兴趣。要么，变成理性，要么走向毁灭，这就是他们都面临的抉择。希腊哲学家的道德论表明，他们感觉自身处于危险之中……

## <1052>

两种类型：狄俄倪索斯和受难的基督。——要确定，典型的宗教的人是否就是颓废的形式（总之，凡是伟大的革新家皆是病人、羊痫疯患者）；但是，我们可不要忽略宗教类型的人即“异教徒啊！”异教崇拜不就是感激生命、肯定生命的一种形式吗？其最高代表不就是生命的申辩和神性化吗？成功者和激情充盈者的类型！一个把生命的矛盾和疑问纳入自身，并且有拯救之力的精神类型！

在这里，我要提出希腊的狄俄倪索斯：对生命的宗教肯定，对整个未被否定和拆半的生命的宗教肯定（典型，性行为唤起深邃、神秘、敬畏之感）。

狄俄倪索斯反对“受难的基督”，于是你们就有了对立。这不是殉道方面的差别——这只是说明同种事物有不同的含义。生命本身，它永恒的富蕴和轮回，决定了苦痛、破坏和毁灭意志。在别的场合，痛苦、受难的基督被认为是无辜者，是对生命的抗议，是道

责生命的公式。——人们看出，由于痛苦的含义产生的问题。也就是说，生命是基督教的含义呢还是悲剧的含义。前者，应是通向神圣存在之路；这种情况下，存在被认为是十分神圣的，它足以为无穷的痛苦辩护。悲剧的人一定是极其痛苦的，因为，他乃是强壮的、丰富的、足以为此而神圣化的；基督徒否定尘世最幸福的命运；因为，他虚弱、贫穷、一无所有，以致始终对生命感到痛苦。十字架上的上帝乃是对生命的诅咒，他指点人们要从生命中拯救自身；——剥成碎块的狄俄倪索斯乃是对生命的许诺；他永远新生；由毁灭中再生。

#### <444>

哲学家和科学之人的问题。——时代的影响；抑郁的习惯（象康德一样的蛰居者；过劳；大脑营养不足；案牍）。更本质的乃是：在概括性的思想倾向上已经出现颓废的象征；他是意志蜕变的客观性（——尽可能地与世隔绝……）。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对强大欲望抱伟大冷漠的心理；孤立性，特殊立场同正常欲望的对抗。

类型：摆脱家园；接触范围愈来愈大；不断增长的异国情调；老的命令缄默了——；这个老问题“向何处去？”（“幸福”）就是脱离组织形式的一种信号，即分离出来。

问题：科学之人比起哲学家是否更是颓废的象征；——因为他作为整体没有被分离出来，只有他的一部分被绝对地献给了认识。他受到训练以便保持特别的意见和观点——，在这里，他需要一切强大的种族和健康的美德，需要伟大的严格性、男子汉气、聪明智慧。比起文化的厌倦性特征来说，他更是文化的高度多样性的象征。颓废学者乃是恶劣的学者。而颓废哲学家，起码到目前为止

被认为是典型的哲学家。

<816>

同艺术家相比较，科学之人的出现实际上扼制了生命和降低了水平（——不过，也扼制了强化、严格、艰苦和意志力）。

艺术家那里对真实和功利性的作伪和冷漠反倒成了青春和稚气的标志……他们习以为常的态度，他们的非理性，他们对自身的不学无术，他们对“永恒价值”的漠不关心，他们对“游戏”的郑重其事——他们缺乏尊严；把傻瓜和上帝混为一谈；圣徒和庸众相提并论……本能就是模仿、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方兴未艾的艺术家——日薄西山的艺术家，他们是否属于普通现象呢？

是的！

<43>

论“颓废”概念。

1. 怀疑论乃是颓废的后果：——譬如精神的放荡。

2. 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乃是颓废的后果（意志薄弱，因此需要强烈的兴奋剂——）。

3. 疗法，心理学的和道德的，都无法改变颓废的进程，因为这些疗法毫无用处，它们是生理学的零点——；

要认识这个自夸的、“反动”的、伟大的零点状态；这是对某些宿命结果现象的麻醉形式；这些形式没有找出病态的因素，它们常常英雄般地尝试着取消颓废者，它们要使有害于人的颓废性降至无限小。

4. 虚无主义不是原因，而仅仅是颓废逻辑学。

5. “善”与“恶”，只是颓废的两种类型。因为，在一切基本现象中，它们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6. 社会问题乃是颓废结果。

7. 疾病，首先是神经病和头部疾病，乃是缺少强大天性防御力的征候；敏感易怒同样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致快乐与痛苦变成了头号重要的问题。

<689>

“权力意志”和因果论。——从心理学观点来说，“原因”的概念来自所谓意愿的权力感，——我们的“结果”概念乃是迷信，即认为权力感就是运动的权力本身……

伴随着某个现象和成了现象结果的状态，被反映为同一现象的“充足的理由”——我们的权力感的紧张关系（作为权力感的快乐），也就是被克服了的反抗的紧张关系——它们是幻想吗？——

假如我们把“原因”概念重新转译为我们唯一知道的、我们得出这一概念的范围，那么，我们就无法想象在没有权力意志时产生的变化。假如没有一种权力对另一种权力的侵害，则我们就不清楚变化的派生。

机械论只是向我们演示结果，特别是用印象（运动即是一种印象语言）。引力本身是没有机械原因的，因为它本身就是机械结果的首要原因。

要积蓄力量的意志乃是生命现象所特有的，也就是为了营养、生育、遗传——社会、国家、风俗、权威等等。难道我们还不应该把这种意志也认为是化学的动因吗？——也是宇宙秩序的动因吗？

不仅仅是能量的储存，而且是最大限度的消费经济学，以致由任何力的中心出发的、变得更强大的意愿就成了唯一的现实

性——不是自我保存，而是要同化、要当主人、要充盈、要变得更强大的意愿。

有人认为科学是可行的，这种说法为我们提供了对因果关系这一原则的证明了吗？“同样的原因，就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事物不变的准则”——就是“不变的秩序”吗？因为某种东西是可测度的，因此它就是必然的吗？

假如某事这样发生，而非另一个样子，那么其中就没有了“原则”、“法则”、“秩序”，而是力的份额在起作用，它们的本质在于向一切其他的力的份额实施权力。

假如没有苦乐感，即没有权力的提高和削弱感，那我们能够设想对权力的追求吗？机械论对潜在的、战斗的和有征服力的意志份额来说仅仅是信号语言吗？机械论的一切前提——材料、原子、重力、压力和冲击力等——都不是“自在的事实”，而是借助于精神的虚构作出的解释。

作为我们熟知的存在形式的生命，仅仅是积蓄力量的意志——；一切生命过程在这里都有自己的杠杆。因为，任何东西都不想维持现状，都要把一切都搜集和积蓄起来。

生命，作为个别现象（由此出发的假说，应追溯到生存的总特征——），它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权力感；它必须追求更多的权力；追求，不外是追求权力；最基本的和最内在的仍旧是这种意志。（机械论是结果征象学。）

#### <634>

对机械论的批判。——假如我们在这里移开两个普通概念，即“必然性”和“法则”，那么前者说的是虚伪的强制性，而后者说的是世界上虚伪的自由。“物”没有按照某种规则发挥正常作用；因

为没有物(——物乃是我们的想象);同样,物在必然性的强制下也不起作用。这里没有服从。因为,认为某物就象其本来那样,那样强大、那样软弱,这不是服从,或规则,或强制的结果……

反抗的程度和强权的程度——一切现象都要涉及这个问题;假如我们为了我们预计的需要而知道如何用公式和“法则”表示这种程度,那对我们来说就再好不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把一切道德性都告诉了世人,因为我们把道德性虚构为服从了——。

权力的量是通过这个量所造成的结果和这个量与之对立的结果表现出来的。认为自身无足轻重,这不可能。它必然表现为一种要强暴的意志和在强暴面前自卫的意志。这不是自我保存!因为任何原子都会对整个存在发生影响——假如人们忘记了权力意志放射的光芒,那也就等于忘记了权力的量。因此,我认为权力的量就是“权力意志”的量。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这样的特征,假如机械论秩序本身没有被忘掉,则特征也不可能因这个秩序而被忘掉。

把结果的世界转译为一个可见的世界——一个为视觉而存在的世界——这即是“运动”的概念。这里,人们总是认为,某种东西被推动了——这里,人们总是认为有一个起作用的物,不管是在虚构的原子小球里面,还是这个小球的抽象即虚构的力本学的原子里面。——这就是说,我们没有摆脱欺骗着我们的感官和语言的习惯。主体、客体,行为的行使者、行为和行为结果,这是要加以区分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这表示的是单纯的征象学,而绝非现实的东西。作为运动学说的机械论早已是一种成人的感官语言的现象了。



我们为了能够预测就需要统一性。因此，人们不可认为就有这种统一性。我们从我们的“自我”概念中借用了统一性的概念——即我们最古老的信条。假如我们不认为我们就是统一性，那我们根本就不能建立“物”这个概念。现在，当然相当迟了，不过，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我们关于自我概念的观念无论如何对现实的统一性都绝不是安全的。这就是说，为了从理论上维护机械论的世界，我们必定始终坚持保留性的条款，即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是用两个虚构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即运动概念（来自我们感官的语言）和原子概念（=来自心理经验的统一性），——机械论的世界对自己的前提条件抱有感官偏见和心理学偏见。

机械论把后果现象，也包括征象学的现象，阐述为感性和心理学的表达方式（即一切结果皆是运动；有运动的地方，就有某种东西被触动，因为结果是不会触及原因的力的。）

机械论的世界是虚构的，正象视觉和触觉会自己构想出一个世界一样（作为“被触动”的），——以致人们可以思量这样一个世界，——以致虚构出了原因的统一性、“物”（原子），它们的结果永远存在（——把虚假的主体概念转译为原子概念了）。

这样说来，数字概念、物的概念（主体概念）、活动的概念（与原因和结果相分离）、运动的概念，它们混为一处就成了现象学。因为我们在其中总是具有自身的视觉即我们的心理学。

假如我们消除这些附加物，那么剩下来的就没有什么物了，而是力本学的份额，它与其他一切力本学的份额关系紧张。因为其本质就在于同其他一切份额发生关系，在于对它们发生“影响”。权力意志不是存在，不是生成，而是激情——是产生生成、结果的最基

本的事实……

<693>

假如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就是权力意志，假如快乐就是权力增长，痛苦就是一切不能反抗和不能变成主人的情感，那我们就不可以把快乐和痛苦设定为基本事实了吗？没有肯定和否定这两种振荡的意志是可能的吗？——不过谁感到了快乐呢？而谁又想具有权力呢？……这是荒唐的问题！假如说人本身就是权力意志因而就是苦、乐感的话。尽管如此，人需要对立，需要反抗，也就是相对地需要进攻性的统一性……

<1023>

快乐出现在有权力感的地方。

幸福感：意味着权力和胜利意识的成功。

进步：种类的强化，行使伟大意志力的能力；其他一切都是误解和危险。

<40>

“颓废”概念。——颓废、蜕化、排泄都不值一驳。因为，它们是生命必然的结果和生命生长的结果。颓废现象是必然的，就象生命的每一上升和前进一样。因为，人们不掌握消除这种方法。相反，理性则想保持其对颓废的权利。

这对一切社会主义体系专家来说都是耻辱，因为他们认为会有这样的境界，即有社会性组合的存在，在这种组合下不再滋生恶

习、疾病、犯罪、卖淫、困苦……但这就意味着谴责生命……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永驻青春。就是在它年青力壮的时候也一定会产生垃圾和废料。它进展得愈有力、愈大胆，不幸者和败类也就愈多，也就愈接近灭亡……人们用制度和惯例是不能废止时代的。也不能消除疾病。也不能消除恶习。

<42>

迄今为止，人们认为是颓废原因的东西，乃是颓废的结果。

但是，人们视为治疗蜕化的良药的东西，乃是针对蜕化结果的缓解剂。因为“被医好的人”不过是颓废的类而已。

颓废的结果：恶习——恶习性；疾病——病态性；犯罪——刑事犯罪性；独身——不孕性；歇斯底里——意志薄弱；酗酒；悲观主义；无政府主义；生活放荡（也就是精神放荡）。诽谤者、诬陷者、怀疑者、破坏者。

<257>

从前人们谈论过道德的一切形式，“你们应当从道德产生的结果来辨认道德。”我谈论道德的一切形式说：“道德是结果，由此我认出了生长它的土壤。”

<48>

最危险的误解。——有一种不容混淆、不容有歧意的概念，这就是衰竭概念。衰竭是可以获得的；是可以继承的，——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改变事物的外貌和事物的价值……

同出身充盈——他意味着充盈并感觉到充盈——而不情愿出  
让的人相反，充盈的眼光更为丰富、更为有力、更充满未来感——  
而前者无论如何是有赐予能力的——。衰竭者贬低和残害一切他  
所见到的东西——他使价值贫困化，因为他是有害的……

这样做似乎不可能造成失误，尽管如此，历史包含着如下令人  
不寒而栗的事实：人们先是把衰竭者混同于最充盈者——而把最  
充盈者混同于最有害者。

生命力不足的人即弱者，会使生命贫困化。因为，生命力充  
盈的人即强者会使生命富有。前者是生命的寄生虫，后者是恩赐  
者……这怎么能混淆呢？……

当衰竭者以最高的主动性和能力的姿态出现于世时（当蜕化  
决定着精神和神经进行放肆活动的时候），人们就会把他同富有者  
混淆……他会激起恐怖……傻瓜崇拜，也始终是对生命富有者、强  
者的崇拜。狂热者、着魔者、羊痫疯患者——一切乖僻者都被认为  
是权力的最高类型：即被认为是神性的。

这种激起恐怖的强力，首先被认为是神性的：因为权威即以此  
为其出发点，而人们就是在这里解释、倾听、寻求智慧的……由此  
发展为——几乎到处都是如此——要“神性化”的意志，即要精神、  
肉体 and 神经的典型蜕化的意志：这是寻找通向这种最高存在的尝  
试。使自身生病，使自己发疯，这会激起神经错乱的征象——这也就  
就是说，变得更强有力、更超人性、更恐怖、更智慧。这样一来，人  
们就自认为会变得非常富于权力，以致可以让予别人。

这里，陶醉感的经验乃是迷惑性的。陶醉会极强地增长权力  
感，因而会对权力得出幼稚的判断。最陶醉者必然立足于权力的  
最高品级之上。（陶醉感有两个出发点：生命的过度充盈和大脑营  
养不良的病态。）

遗传的不是病，而是病态。因为病态对反抗有害的移民危险等等表现无力，因为抵抗力受挫；用道德的语言来说就是：对敌人听之任之，恭顺屈服。

我曾自问，人们是否能把哲学、道德和宗教这一切最高价值与被削弱者、精神病患者和神经衰弱者的价值相比较。因为，这些价值同病相怜，只不过，形式略微缓和些罢了……

一切病态的价值就是它们在放大镜下显示出的状态，它们是正常的，但正常得难以辨认了……

健康和疾病也没有本质的差别，就象古代的药学家和今天某些开业医生所认为的那样。人们不应当从中得出有明显差别的原则或实体，因为这些原则和实体是为有生命的有机体而战，并把有机体当成自己的战场。这乃是无用的傻瓜冒出的傻话和唠叨。其实，这两种生命形式只有程度的差别。夸张，不成比例，正常现象表现不协调，它们构成了病态（克洛德·贝尔纳<sup>①</sup>）。

只有把“恶”充分地看成夸张，不协调和不成比例，“善”才能是对夸张、不协调和不成比例这种危险的保护性医嘱饮食。

遗传的软弱，是支配性的感觉：最高价值的原因。

备注：人们想要软弱：为什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人们无法避免软弱。

——变得软弱乃是任务，削弱渴望、苦乐感、权力意志、自豪感意志、占有和充盈的意志；削弱就是屈服；削弱就是信仰；削弱就是对一切自然物的反感和羞耻感，就是否定生命，就是疾病和惯常的

---

<sup>①</sup> 克洛德·贝尔纳(1813—1878)——法国生理学家、教授、科学院院士，以发现“胰腺和肝功能”而著称。——译者

软弱……削弱就是放弃复仇、反抗、敌意和愤怒。

发生在处理过程中的失误。人们不想用一种强身体系，而是通过一种辩护和道德化，即通过阐述来战胜软弱……

——两种全然不同状态的混淆。譬如，力的休闲，这种休闲就包含着反映（诸神的类型，他们不起任何作用）——衰竭的休闲、僵化、直至麻木不仁。一切哲学禁欲主义的审理程序都是追求后者，但实际上指的是前者……因为他们把已达到的状态起个名目，就好象达到了神性的状态似的。

### 〈842〉

“音乐”——和伟大的风格。——艺术家的伟大，不是依据他所激起的“美丽情感”来衡量，因为女人才相信这种情感；而是依据他接近他能够创造这种伟大风格的程度来衡量。这个风格和伟大激情的共同特点乃是不满足；它忘记了说服；它发号施令；它想要……主宰那样的混乱局面；把人们的混乱局面强化为形式；即用合乎逻辑的、简单的、明白无误的数学法则——这是伟大的野心。——人们用它作为拒斥的手段；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对这种强者的爱。——因为，在他们周围遍布着荒漠、沉寂，对伟大罪行的恐惧感……一切艺术都认识有志于这种伟大风格的人，为什么在音乐中没有他们呢？音乐家从来没有象建造了披蒂宫<sup>①</sup>的那位建筑大师一样有所建树……这里就存在着一个问题。音乐莫非属于那种扫灭了各类强者王国的文化？最后，伟大风格的概念同音乐的灵魂——我们音乐中的“女人”——有矛盾吗？……

我在这里触及到了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全部的音乐属于什么？

---

<sup>①</sup> 披蒂宫——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阿尔诺河左岸，建于16世纪，系由阿马纳蒂建造。——译者

古典审美的时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与之相比较的东西。因为，在文艺复兴世界日薄西山的时候，当“自由”同风格和人告别的时候，它是繁花似锦的——这属于音乐的反文艺复兴的特征吗？因为音乐无论如何都是巴洛克风格的同时代人，那么音乐是巴洛克风格的姐妹吗？音乐、现代音乐不已经颓废了吗？

以前，我就指出过这个问题：即我们的音乐是否就是艺术中反文艺复兴的部分？它是否就是巴洛克风格的近亲？它是否同一切古典审美相矛盾，以致在音乐中任何古典主义的野心都自行禁止了呢？

要回答头等重要的价值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假如人们正确估价了这一事实，即音乐达到了浪漫主义那种最高的成熟和丰满的话。——并又一次成了古典主义的反运动。

莫扎特<sup>①</sup>——一个柔和可爱的灵魂，不过完全是18世纪的，甚至在他处于危机的时候……在法国式的浪漫主义概念意义上说，贝多芬乃是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就象瓦格纳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一样……古典审美和严肃风格是两种本能的冤家对头——都谈不上“伟大”。

## <171>

论保罗的心理学。——重要的事实即耶稣之死。这始终是解释的对象……认为解释中会有真理和谬误，这些人根本没有想到，不知哪一天，会有一种崇高的可能性闯进他们的头脑，即耶稣之死意味着如此如此——于是死就如何如何！假说由崇高的热情所证明，而假说又把热情给予了假说的创始人……

---

<sup>①</sup> 莫扎特(1756—1791)——伟大的奥地利天才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中心人物。——译者

“力的证据”：即思想通过其结果表现出来——（就象《圣经》天真地说的那样，是“靠它的结果”）；凡是令人鼓舞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人们不惜流血牺牲而为之奋斗的东西肯定是真实的——。

这里到处都会出现突然的权力感，它是其创造者头脑里的思想所激励的，它应当作为价值计入这种思想。——而由于人们除了把这种思想当成真实加以尊崇而外，别无尊崇的办法，这样一来，权力感的第一个头衔就是思想为尊重权力感而得到的东西，即认为这种思想是真实的……否则，这种思想怎么会起作用呢？它是由权力虚构的。假如权力不是真实的，那么它就不会起作用了……这种思想被认为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它所造成的结果有具某种魔力影响的超强力——

颓废者所无法反抗的思想，使他完全倾倒的思想，“被证明”是真实的!!! 所有这些羊痫疯患者和幻觉病人赶不上那种诚实的自我批判的千分之一，那就是今天一个语言学家读文章或检验历史事件真实性时所具有的自我批判精神……同我们相比，他们乃是道德呆小病患者……

## <821>

艺术中的悲观主义？——艺术家渐渐爱上了为自身而谋的手段了，因为这些手段带来了陶醉感。颜色细腻绚丽，线条清晰明快，声音抑扬有致；在通常缺乏一切鲜明性的地方出现了鲜明的东西。一切鲜明的事物，一切细微的差别，只要它们忆起了制造陶醉感的力极度上升，它们就掉过头来唤醒陶醉感；——艺术作品的结果就是激起艺术的创造状况和陶醉感。

艺术的根本仍然在于使生命变得完美，在于制造完美性和充实感；艺术本质上是对生命的肯定和祝福，使生命神性化……悲观



主义的艺术意味着什么呢？这不就是一种矛盾吗？——是的！——叔本华，当他为悲观主义效力而创造某些艺术作品时，他是犯了错误的。悲观不是用来教诲“宿命论”的……描写恐怖和疑惑乃是权力的本能和艺术家的光彩。因为，他们不怕权力……悲观主义的艺术是没有的……艺术总是肯定的。约伯<sup>①</sup>是肯定的。——但是左拉呢？龚古尔<sup>②</sup>呢？——他们举出的事物是丑陋的。但是，他们之所以叫我们看这些东西，是由于喜欢丑陋……这帮不了你们任何忙！假如你们不这样说，你们就是自己骗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多么令人宽慰啊！

<541>

悬挂在现代疯人院门上的匾额

“思维的必然性就是道德的必然性。”

——赫伯特·斯宾塞

“检验一句话真理性的最后试金石就是否定真理的不可理解性。”

——赫伯特·斯宾塞

<799>

性感和快感存在于狄俄倪索斯的陶醉感之中。因为，在阿波罗状态中就没有这些东西。两种状态肯定有速度上的差别……陶醉

① 约伯——希伯莱族长，吃苦耐劳的典型。见《圣经》《约伯记》。——译者

② 埃德蒙·龚古尔(1822—1896年)——法国作家。——译者

感的极端安祥（严格地说，是时间感和空间感的减慢）最喜欢反映在最安祥的仪式和灵魂类的幻觉之中。古典风格基本上意味着这种安祥、简单化、缩略、集中化——最高权力感集中在古典类型里。古典风格反映迟钝。伟大的意识，没有任何战斗感。

<840>

音乐的宗教。——在瓦格纳的音乐中包含了多少使一切宗教需要都得到满足的东西啊！那是些说不出口的和甚至是莫明其妙的东西。那里还讲了多少祈祷、美德、涂油、“贞洁”、“救世”啊！……他认为音乐要脱离言词和概念——啊！音乐从中捞到了多少好处呀！这狡诈的圣徒，就是他诱使人们重新回到一度被信仰的东西上来的！……我们智慧的良心用不着惭愧——它永处局外——当任何一个老朽的本能用颤抖的嘴唇饮用明令禁止的春药时……那是聪明的、健康的，只要它背叛了使宗教本能得到满足的羞耻感，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善的标志……阴险的基督教：“最后的瓦格纳”是音乐的典型。

<89>

德国精神利用基督教都干了些什么！——有人认为我始终站在新教的立场上。可在新教基督教里又有多少可饮用的啤酒呢！难道还有一个精神上比平庸的德国新教徒还要迟钝、还要懒散、还要吊儿郎当的基督教信仰吗？……我冒昧地称它为谦逊的基督教！称它为基督教顺势疗法！——有人提醒我，在今天还有一种由宫廷传教士和反犹主义投机家所倡导的不谦逊的新教。但是，谁也不认为有哪一位“精神”“漂泊”在这块水面上……它仅仅是一个不规

矩的基督教形式，根本不是更浅显的形式……

<53>

颓废，甚至对科学的理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完全的和不自觉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全部社会学都是上面这句话的证据。人们始终指责社会学，说它囿于经验，只知道群居是颓废产物，并不可避免地把自已的颓废本能当成社会学判断的标准。

现时欧洲堕落消沉的生命把这些本能说成是自己的社会理想；因为，它们酷似陈腐苟生的种族的理想，很易混淆……

后来的群畜本能——现在已成为独立的势力——同贵族政体的群居本能有着本质区别；因为，代表总体数量的东西应取决于统一性的价值……我们整个的社会学，除了群畜本能即普遍化的零本能而外，一无所知——因为在那里，任何零都有“平等权利”，甘心为零就是美德……

今天，人们借以判断群居不同形式的估价，同那种认为和平比战争具有更高的价值的估价是一致的。但是，这种判断是反生物学的，甚至是生命颓废的怪物……生命是战争的结果，社会本身只不过是战争的手段……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乃是个颓废派——作为一个道德家，也是一个颓废者（他竟然认为利他主义的胜利乃是受欢迎的东西!!!）。

<334>

在那种“人当如何如何”的滥调叫我们尝到了一点讽刺意味的时候，在我们一味坚持，不管怎样，人们也定要变成他本应是的样子今天（不管怎样；这就是说，尽管有教育、讲授、环境、偶然事件

和不幸事件等等)，我们在道德事务中以一种特殊方式学到了完全倒置的因果关系——也许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更加彻底地区别于老的道德信徒。譬如我们不再说“恶习乃是产生生理毁灭的原因”；我们同样不再说“道德会使人兴旺发达，因为它带来了长寿和幸福”。

我们的意见宁可说是：恶习和美德不是任何原因，而仅仅是结果。人会变成一个规矩人，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安分守己的人。因为他生来就是个拥有善良本能和具有广泛联系的资本家……假如说人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时一无所有，而他的父母又只会挥霍，不会积攒，那么，他就是“无可救药的了”，也就是说可以送到教养院和疯人院里去了……今天，我们无法把道德退化同生理退化截然分开。因为前者仅仅是后者的综合象征；人们必须变坏，就象他必然生病一样……坏：这个字眼在这里表示某种无能，即没有从生理学上同退化类型联系起来的能力。譬如，意志薄弱，人格不确实性和多面性，对任何刺激反映无力，无力“自制”，对外来意志的每个灵感的压迫感等。恶习不是原因，恶习是结果……恶习对总结出某种生理学退化的后果来说是相当任性的概念界限。就象基督教教诲人们的一句普通的话那样：“人性本恶”，这应予纠正，假如认为退化类型就是人的正常类型的看法也被纠正了的话。但是，也许夸张了一点。的确，这句话凡在基督教盛行的地方都具有某种权利：因为，这样一来，这块病态的土壤就被证明为退化的基地了。

#### <1016>

是什么使我们获得了光荣感。——假如说有什么使我们感到光荣，那就是：我们把尊严放到了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因为，我们认为，那些被一切时代所蔑视，并弃置道边的低贱事物颇具重要

性——另一方面，我们廉价拍卖了“美好的情感”。

有比蔑视肉体更危险的精神错乱吗？就好象整个精神性随之也注定要变成病态，变为“理想主义”的歇斯底里似的！

基督徒和理想主义者挖空心思构想出来的一切，都是不伦不类、不中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更加激进。我们甚至把“最渺小的世界”当成决定万方的世界。

砌石路面，室内空气新鲜，有营养价值的饮食；我们郑重对待一切生命的必需品，并且蔑视一切“美丽的灵魂”，视其为轻薄和无聊。——一向最受轻蔑的东西走到了前台。

### <293>

“可抛弃的行为”——这个概念使我们感到棘手。任何发生的现象，绝不是能抛弃的。因为人们不可不要它。因为，任何东西都同其它一切相联系，以致人们如果想抛弃部分，就等于抛弃了一切。抛弃一种行为，这就等于说：抛弃整个世界……

即使在那时，在一个被否定的世界上，也会有否定行为是可以否定的……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即它否定一切，这也许是肯定一切的实践……假如发展乃是一个大圆圈，那么任何东西都是等价的、永恒的、必然的。——在肯定和否定、取和舍、爱和恨的一切互相关系中，都表现出一种观点，一种特定的生命种类的兴趣；存在的一切事实都在自言自语地肯定。

### <798>

阿波罗式的——狄俄倪索斯式的。——有两种状态，艺术本身表现于其中，就象自然力表现于人之中一样。支配人，不管人愿

意与否：一方面是要迫使发生幻觉，另一方面要迫使发生纵欲。这两种状态也表现在正常生活中，只是弱些罢了：梦境和醉意。

但是，同一种对立也存在于梦境和醉意之间：两者都在我们心中释放出艺术家的力量，但是，任何一种释放的力都是不同的：梦境释放是想象力、联系力、诗之力；醉意释放出的是言谈举止之力、激情之力、歌舞之力。

### 〈373〉

道德价值的起源。——利己主义的价值就和生理学家具有的一样多。

任何个别的利己主义都等于整个发展的轨迹（而不仅仅是某种生而有之的东西，就像道德家主张的那样）。假如利己主义意味着人的轨迹的升高，那么它的价值的确是很伟大的；对保存和有利于它的增长的担心应该是很极端的。（这是在为己许诺给它的未来操心，因为这个未来给予每个成功者以如此特别的利己主义权利。）假如利己主义意味着下降的轨迹，意味着衰退和慢性病患，那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第一个公平合理性就是，它要尽可能不剥夺成功者的席位、力量和阳光。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责任是压制利己主义（——因为它有时表现出荒谬、病态和反叛的举止——）。这里指的是个别人或整个腐败、堕落的民众阶层。一个“爱”的、压制自我肯定的、忍耐的、忍辱负重的、助人为乐的、在言语和行动上的互惠学说和宗教，在这样的阶层中可以享有最高的价值，就是以统治者的眼光来看也是如此。因为，它压制了叛逆感、复仇感、嫉妒感；在屈从和服从的理论指导下，它把当奴隶、被统治、贫困、疾病、低贱——这些败类的极其自然的情感神性化了。由此说明了统治阶级（或种族）和各时代的个别人之所以维持了无私性即低贱人的

《福音书》、“十字架上的上帝”的原因。

利他主义估价方式的优势乃是败类本能的结果。在这方面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说道：“我没有什么价值”。因为，它仅仅是心理学的价值判断而已；更确切地说：就是无力感，缺乏伟大的权力感（肌肉里、神经里、运动中枢里）。这种价值判断各按这些阶层的文化而转化为道德，或宗教的判断（——宗教或道德判断的优势地位总是低下文化的标志——）。因为，它试图从那个“价值”概念的众所周知的范围出发为自己辩解。基督教罪人自认为用来理解自身的那些说法，都试图为缺少权力和自信心打掩护。因为，他们宁愿自认有罪，也不愿徒劳地自惭形秽；因为，当人们需对这种类型进行解释时，这本身就是衰退的象征。在另外一些场合，败类（象基督徒那样）不在自身的“罪过”中，而是在社会中寻找不幸状态的原因。因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虚无主义者——由于他们认为某些人应该为自己的生存承担罪责，因此他们乃是基督徒的近亲，后者也认为，假如他们找到了一个为此承担责任的人，那么他们也能更好地忍受悲惨和不幸的境遇。报复和怨恨本能在下述两种场合都表现为忍受生活的手段，即作为自我保存的和优先选择的利他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手段。对利他主义的仇视，不管是针对自身（象基督徒那样），还是针对异己（象社会主义者那样），都是在报复心理占优势的情况下出现的价值判断；另一方面这也是受苦人通过提高他们的互惠感和团结感达到自我保存目的的一种明智作法……最后，如前所述，即使用审判、否决、惩罚利己主义（自己的，或别人的）的方法来消除怨恨，这仍旧是败类用以自我保存的手段。总之：利他主义崇拜仅仅是利己主义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有规则地出现于一定的生理学前提之下。

假如社会主义者以想当然的愤懑之情要求“正义”、“权利”、“平等权”，那么他们乃是囿于自己有限的文化水平而弄不清自身

之所以受苦的原因。另一方面，他们还以此为满足；——假如他们的处境稍许改善，那么他们就会避免这种大喊大叫了，他们也许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寻找满足了。基督教的情形也是如此。他们谴责、诽谤、咒骂这个“世界”——包括自己。但这并不是他们郑重其事高声呐喊的原因。在这两种场合，我们都是在同病人打交道，他们以呐喊为快，他们通过诽谤得到安慰。

## <426>

论心理学家的心理学。心理学家是从19世纪起才时兴起来的，因为，到这时他们已不再是只看到眼前三四步远的和几乎满足于挖掘自己内心的受气包了。我们则是未来的心理学家——我们很少有自我观察的优良意志。因为，我们几乎把这种作法当成蜕化的标志，假如一种工具试图“认识自身”的话。因为我们乃是精良的认识工具，——因此我们不需要分析自己，不需要“认识”自己。伟大的心理学家自我保存本能的首要标志是，他绝不寻找自身，他观察自身的眼睛对自身毫无兴趣和好奇心……我们身上居统治地位的意志乃是伟大的利己主义，它只要求我们面对自身闭起双眼，——即认为我们必须以“非人格”、“无兴趣”和“客观”的身份出现！——啊，我们是这一观点的对立面，以致到了滑稽的程度！

我们不是巴斯噶，我们对“拯救灵魂”、对自己的幸福、对自己的美德没有特殊兴趣。——整天围着自己兜圈子，我们既无时间，也无好奇心。进一步说，情况还有不同。因为，我们不相信所有盯着肚脐眼发呆的人，因为对我们来说，反省被认为是心理学天才的退化形式，是对心理学家本能的怀疑。因为以意志为后盾的画家之眼，假如它为看而看，那肯定是退化了。



“狄俄倪索斯的”，这个字眼表示：要求统一性的激情，表示对人格、日常生活、社会、现实的超越；表示对消逝深渊的超越。因为，激越痛苦的状态侵入了更黑暗、更丰富、更动荡的状态；对整个生命的性格的疯狂肯定乃是对处在一切变幻之中的同等的人、同等权力的人、同等快乐的人的性格的肯定；伟大的泛神论具有同乐性和同情性，它也承认生命的最恐怖和最可疑的特性，并使之神圣化；它是永恒的生育、繁衍、轮回意志；它是创造和毁灭的必然性的统一感。

“阿波罗的”——这个字眼表示：要完全自在的存在的激情，要典型“个体”的激情，要一切简化的、突出的、强大的、清晰的、毫不含糊的、典型物的激情；表示在规律支配下的自由。

艺术的进展必然与两种自然艺术力的对抗性相联系，正如人类的发展是与男女两性对抗相联系一样。权力的充实和消减乃是通过冷静的、高贵的、拘谨的美达到自我肯定的最高形式；它是古希腊意志的阿波罗主义。

希腊精神内部，狄俄倪索斯主义和阿波罗主义的这种对立乃是促使我产生有接近希腊本质之感的伟大之谜之一。根本说来，我所致力无非是猜破为什么希腊的阿波罗主义必然是从狄俄倪索斯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狄俄倪索斯式的希腊人必须成为阿波罗式的。这就是说，要折服想当巨人、复杂人、铁石心肠人、煞神的意志，为此要依靠要求规矩、要求简单、要求纳入规则和概念的意志。放肆、野蛮、亚洲式的东西是以希腊为基础的。因为，希腊人的勇敢在于与自己亚洲主义的斗争。因为美并不是天赐的，正象逻辑学、自然风俗不是天赐的一样——它是要来的、夺来的、抢来的——它

是希腊人的战利品。

<247>

没有什么东西比一贯的行动虚无主义更有用和更值得赞助了。——就象我所理解的一切基督教和悲观主义一样，它们表示的是：“我们成熟到了不存在的程度；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是合情合理的。”在这种场合，“理性”的这番话莫非也是选择性天性的说法。

相反，除了一切概念之外，人们还要谴责象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模棱两可和怯懦搪塞的态度。更确切地说，是教会的态度。它不鼓动人们去死，去自我毁灭，而是保护败类、病夫，并使之子孙绵绵不断——

问题：用什么手段才会达到一个形式严谨、伟大而且有感染性的虚无主义。用这样的手段，它以科学的诚实教诲人们自愿赴死（——而不是叫人们怀着对死而复生的虚伪心理去苟延偷生——）。

人们尚不足以谴责基督教，因为它通过人格不死性的思想使这种起洗刷作用的伟大的虚无主义运动（也许行动过）的价值贬了值。同样，也用希望复活的办法。简言之，总是通过阻碍虚无主义的行动，即阻碍自杀的办法……它代替了慢性自杀。因为，它是一个渐趋渺小、贫乏然而持久的生命；逐渐变成一种完全习以为常的、市民的、平庸的生命，等等。

<713>

价值乃是人所能同化的权力的最高值——人，不是人类！人类与其说是目的，不如说是手段。这里指的是一种类型的人：因为

人类只是试验材料，是败类的无比过剩：瓦砾场。

<152>

虚无主义宗教的生理学。——总的来说，虚无主义宗教是用宗教道德名词汇编来叙述的系统疾病史。

在异教崇拜中，它是伟大的年度循环，而崇拜则围绕这个循环的扩展旋转。在基督教崇拜中有一个麻痹现象的循环，而崇拜则围绕着它来旋转……

<1033>

肯定的激情：——自豪感、欢乐感、健康、性爱、敌意和战争、敬畏、美好的礼仪、坚强的意志、高度精神性的驯育、权力意志、对大地和生命的感恩戴德——一切富有的、有意赐予的、馈赠生命的、镀金的、永恒化和神性化的东西——即全部起神性化作用的道德，一切许诺者、肯定者、肯定的行动者——。

<51>

腐败状态。——要理解一切腐败都是互相联系的；这里不要忘了基督教的腐败（巴斯噶就是典型）；同样，也不要忘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腐败（是基督教腐败的结果；——按照自然科学的观点来说，社会主义者的最高级的群居方案乃是群居等级制中的下乘）；腐败的“彼岸”，仿佛在现实世界即发展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存在物的世界似的。

这里不应该有契约存在，这里人们应该要淘汰、消灭、战

争——人们应该在一切地方撕毁基督教——即虚无主义的价值标准，并撕下它的种种假面……譬如绘成现代社会学、音乐、悲观主义等等的假面（——基督教价值理想的所有形式——）。

既是此物、又是彼物，这就是真实；真实，就是说这里有一种人的类型在成长……

教士、灵魂的牧师乃是可加以否决的生命形式。迄今为止的整个教育统统是无济于事的、无根基的、无重心的、为价值的矛盾所苦的——

### <1039>

根本来说，还可能有多少新理想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理想，它是我花了五个星期在野外踽踽独行时，在那渎神的蔚兰色的幸福时刻构思出来的。它在精美而荒唐的事物中间度过它的一生；现实性是异己的；半是艺术家，半是鸟儿和形而上学家；对现实性没有肯定和否定之分，除非人们不时以幽美的舞步用脚尖承认这种现实性；经常被一束幸福的阳光引得眉开眼笑；甚至从悲伤中得到宽慰和鼓舞——因为悲伤保存幸运者——；把滑稽剧的小尾巴粘接在最神圣者的屁股上。不言自明，这，这是一个沉重的、重至千斤的精神理想，一个臃肿的精神理想。

<325>

道德始终是消耗甚大的恶习；因为它有权始终如此！

<363>

人是一种平庸的利己主义者；人是最聪明的，他把自己的习惯看得比自己的长处更重要。

<892>

人们怎么会用平庸者的平庸性去扫自己的兴呢！人们会看到，我的行动恰好相反：一步一步，步步远离平庸，迈入非道德——我这样教诲说。

<947>

什么是男人的贞洁？就是他的性欲永褒高贵；就是他在性欲发作的时候，不喜欢野蛮、病态，也不喜欢明智。

<536>

凡是简单的，仅仅是虚构的，而非“真实的”。但凡是现实的、真实的，则不是一，更无法还原为一。

<923>

好战者与和平人士。——你是一个肉体里具有战争本能的人吗？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存在着第二个问题：你是一个进击的战士，或一个本能的防卫战士吗？其余的人，即一切本能不好战的人乃是要和平、要和睦相处、要“自由”、要“平等权利”的人——这就是对这些人的称呼和品级。到人们无须自卫的地方去吧——这些人，当他需要反抗的时候，他们对自己是不满意的。因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根本没有战争的环境。假如势头不好，他们就屈服、顺从、就范：因为这总比打仗要好——譬如，基督教就是这样悄悄告诫信徒的。在天生的斗士那里，在这些人的性格中、环境选择中、素质训练中具有某种象武装一类的东西。因为，第一类人以“进攻”见长，第二类人以防御见长。

解除武装的人，无法防御的人，为了活下来——为了战而胜之，他们需要辅助手段和美德。

<909>

典型的自我发展形式。或：八大主要问题。

1. 想更多样化，还是更简单化？
2. 想要更多的幸福，还是对幸福和不幸漠不关心？
3. 想更自满自足，还是想更不知足、更无情？
4. 想变得更柔和、更驯服、更有人情味，还是变得“更不近人情”？
5. 想要变得更精明，还是更肆无忌惮？
6. 想达到某种目的，还是避开一切目的（譬如，有的哲学家在

每个目的那里都嗅出了棱角、牢狱、愚蠢的味道)?

7. 想要更受人尊敬,还是更为人惧怕?还是更叫人看不起?

8. 想当暴君或诱惑者,还是变成牧人或群畜?

<944>

什么是高贵?——应随时体现规矩;要找寻需要表现出规矩仪表的场合;要把幸福寄托在多数人身上。因为,幸福就是灵魂的平安,是美德、舒适,就是象斯宾塞那样的英国的天使般的破烂货;谋求承担更重大的责任;善于到处树敌,甚至达到与自己为敌的程度;不是通过言词,而是用行动举止得体地违背大多数人。

<351>

“善良的人”。或叫:道德的半身不遂。——对任何强大的人和保留天性的一类人来说,爱与恨,感恩与报复,和善与愤怒,肯定与否定的行为都是互属的。为善的代价就是也懂得作恶;人是恶的,因为不然就不懂得为善。那种不承认这种双重性的病态和意识形态的非自然——它教诲说,单面性是更高等的东西——来源是什么呢?道德的半身不遂,善良人的构想又从何而来呢?……要求;要同那些能与人为敌的、有害于人的、能发怒的、要求复仇的本能一刀两断……这种非天性符合人(上帝、精神、人)既是纯善又是纯恶的二元论观点。前者,一切都是肯定的;后者一切都是否定的力量、意图、状态。——这种估价方式自认为是“理想主义的”;它不怀疑在“善”的观点中就已经设定了一种最高的合意性。假如它达到了自己的顶峰,那么,它就会挖空心思设想出一种状态来,届时,一切的恶早已荡然无存,在那里,留在真理中的只有善良的人

了。这样一来，它肯定会认为，善与恶的对立乃是互相制约这种观点是不完美的了；相反，后者应该取消，而前者应予保留，一方有权存在，另一方根本不许存在……可道理何在呢？

在一切时代，尤其是基督教盛行时代，人们为把人贬低到这种半面性、“善良的人”的水平花了不少力气。就是今天，也不乏那些与教会有联系和意志消沉的人，他们的思想与完全“人性化”，或“上帝的意志”，或“拯救灵魂”的意图不谋而合。基本的要求是，人绝不要作恶；人不要害人，害人之心不可有。其途径是：根绝一切敌意的可能性，消除一切报复本能，要慢性病般的所谓“灵魂的安静”。

要驯化出一种特定类型用的思维方式，这是从一个荒谬的前提出发的：它认为善和恶是自相矛盾的现实性（不是真理解释的补充价值概念），它劝人为善，它要求善绝对地拒斥恶，与恶为敌——其实，这样一来，它也就否定了生命，因为生命在其本能中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它没有理解这个概念。因为，它反而梦想回到生命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力上来。最后，当自己内在的无政府倾向、对立的价值冲动之间的骚动告终时，它就为自己设想了一种救世状态。——迄今为止，这种要善的意志更为危险的意识形态、更大的心理学乃是最大的灾难。因为这种矛盾百出的类型，这种不自由的人，这种口是心非的伪善者长大成人了；教诲他们唯有作个口是心非的伪善者才是通向神性的正确途径，只有变成口是心非的伪善者才是神性的转化。

而即便是在这里，生命也一直保持有理的地位——生命——因为生命了解肯定与否定是不可分的——竭力证明战争就是恶，不想为害人，不想否定，这又有什么用呢！就是要打仗！人们根本不可能干别的什么！否定恶之善的人好象自己希望如此似的，他被道德这种半身不遂缠身，可他也根本没有停止进行战争、与人为



敌、否定、做否定的事。譬如，基督徒就憎恨“罪恶”！——而在他们眼里没有“罪恶”的一切又是什么呢？其实，正是由于对善与恶这种道德对立的信仰，世界在他们看来才成了怨恨价值和永恒战斗的乱世。“善人”自视被恶人所包围，不断受到恶人的冲击，他要使视觉更加锐敏，他会在自己的一切胡思乱想中发现恶的东西。这样一来，由于把天性当成恶，把人当成腐化，把善的存在当成恩惠（即当成人不可为的），当然，他也就以此结束了自身。总之：他否定了生命，他认识到作为最高价值的善会谴责生命……这样一来，他的善恶观对他来说也就应该是被否定的东西了。但是，人们并没有驳倒病患。于是人就会构想另一种生命！……

#### <770>

为了保持统治地位，应该经常克服反抗的程度，这就是自由的标准，不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因为，自由就是肯定的权力，就是权力意志。个人自由和主权性的最高形式很有可能就是按照以上情况形成的，即与其对立面——即奴隶制的危险就象万把达摩克利斯<sup>①</sup>之剑悬在生命头上——相去只有五步之遥。有人认为，人们通过历史的长河会走向那个时代：即“个体”达到充分完美的时代，个体变得自由的时代，那个形成了古典类型的独立的人的时代：啊，不！那从来都不是人性的时代！

人就象蛆虫一样，被蔑视、被消灭、被践踏，人没有进行任何选择的权利：要么治人——要么治于人。人们为了成为暴君即变得自由，就要成为自身的暴君。将万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自己头上，那会使人受益匪浅。因为，这一来，人就要学习跳舞，以此获得“运动的自由”。

<sup>①</sup>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神话，喻指显赫者也会有厄运。——译者

由于基督教把无私和爱的学说提到了首位，它就等于根本没有把类的利益当成个体的利益。相反，它本来的历史<sub>性</sub>结果，也就是结果的灾祸，始终都是利己主义、个人利己主义的恶性膨胀（——直至达到个人不死性这样的极端）。个体被基督教看得如此之重要、如此绝对，以致人们无法再拿人来作牺牲。但是类的存在恰恰在于人的牺牲……在上帝面前，一切“魂灵”都是平等的。但在一切可能的估价中这是最危险的估价！假如人们认为个体都是平等的，那么类就成了问题，那么人们就会优先选择最终会导致类的灭亡的实践。因为，基督教是针对选择的一种原则。假如蜕化者，病夫（“基督徒”）就象健康人（“异教徒”）那样宝贵，甚至更为宝贵——照巴斯噶对疾病和健康所下的断语来说，那么自然发展的进程就被否定了，而非自然反而成了法则……这种普遍化的人类之爱实际上就是对一切受苦人、败类、退化者的照顾。因为，这种爱降低和削弱了力、责任感、人祭的高尚义务。按照基督教价值标准的模式，剩下来的只有自我牺牲。但基督教所设想和竭力劝导的乃是人祭的残余，从总的驯育观点出发，那是根本无意义的。对类的繁衍来说，个体牺牲与否都是无所谓（不论是表现为僧侣、禁欲的苦行、不论是表现为钉十字架、火刑柴堆和绞刑台，还是荒谬的“殉道者”）。类离不开败类、蜕化者、弱者的灭亡。但是，基督教作为保守力是面向这些人的；这种力提高了弱者爱惜自身、保留自身、互相支援的那种自然的强大本能。假如不是这种保存的互惠性、弱者的团结性，不是这种对选择的阻碍，那基督教的“美德”和“人类之爱”又是什么呢？假如基督教的利他主义不是弱者的群众利己主义（因为它猜到：假如大家相互照顾，则任何个体都会尽可

能长久地维持现状)又会是什么呢?……假如人们认为这样一种信念不是极端的非道德性,不是对生命的犯罪,那么人们就属于病态的帮派了,甚至本身就具有后者的本能……真正的人类之爱要求为改善类而作出牺牲——这种爱是铁石般的,是完全的自我克服,因为这种爱需要人祭。佯称的人道即基督教,主张不牺牲任何人……

<177>

教徒都知道,无限之物归功于基督教,因而得出结论说,这个学说的创始人乃是个一流的人格……这个推论是错误的,但它又是虔诚信徒的典型推论。客观地说,这也许是可能的:一、他们误解了归功于基督教的东西。因为,信念丝毫不证明人们所坚信的东西,毋宁说他们论证的东西恰恰是对这种信念的怀疑……;二、也许,应该归功于基督教的东西不应记在其创始人的名下,而是属于形成的产物、整体、教会等等。“创始人”的概念含义太多,以致它对运动来说只能意味机会性的原因。人们因为教会的增长而放大了创立者的形象;但是,正是这种崇拜的眼光使人们得出推论说,不知什么时候,这位创始人就会变得面目模糊了——甚至一开始就是如此……人们在想,使徒保罗处理耶稣的人格问题过于自由,几乎魔法般地消灭了人格问题——。因为,死后的人,人们在其死后又见到的人,也就是被犹太人引渡处死的人……这一切都不过是“动机”,因为保罗后来还为此创作了音乐……

<918>

一位能干的小青年会报以嘲弄的一瞥,假如有人问他:“你想

变成有道德的人吗？”——但是，假如有人问他：“你想比你的同伴变得更健壮吗？”，他会听得入神的——

人们怎样才会变得更健壮呢？——下决心，要慢；坚持既定的决心，要韧。结果就会有人跟着走。

突如其来和变化无常，这是两种弱者的类型。可不要把自己同他们混淆了；随时要保持距离之感！

谨防善良的人！少同他们打交道。任何交往，只要不忘练习人天生的攻防手段，就都是有益的。全部聪明才智都在于对自己意志力的考验……应在这方面见高低，而不在知识、机智、诙谐谈笑方面。

要随时学习发号施令——就象学习服从一样。应该学习谦逊的节奏，即在有人表现谦逊时，加以表扬并表示敬意；同样要抱信赖之心——去表扬和表示敬意。

向什么赔罪是最糟糕的？向自己的谦逊；使自己最独特的需要丧失敏感；自我混淆；自认低贱；丧失对自己本能听觉的敏感性——缺乏自重，这些都会受到因以下任何一种损害而得到报应：健康、友谊、惬意感、自豪、开朗、自由、坚定和勇气。以后人们就绝不会因为缺乏真正的利己主义而损害自己的威望了，因为人们把利己主义看成障碍，看成对一种现实的自我怀疑。

### <230>

从前，由于生理学上的衰竭来得突然、可怕、无法解释和难以预测，所以人们一直认为其状态和后果比健康的状态和后果更为重要。人们对自己有几分担心，因为人们主张有一个更高级的世

界。人们有睡眠和梦境，人们认为阴影、黑暗和对自然的恐惧感要对两个世界的产生负责。首先，人们应该按照上述原理去考察生理衰竭的征象。旧的宗教本来完全要使虔诚者遵守这样的纪律，即自己必须经历这些事物的衰竭状态……人们自认为已处在一个更高级的秩序之中了，在那里一切事物都不再为外人所知。——一种更高的权力的表面现象……

〈294〉

对主观价值感的批判。——良心。上一次人们已经推论，良心谴责了行为。因此，行为就是可以否定的。其实，良心所以谴责了行为，是因为它老早已受到谴责的缘故。良心只是鹦鹉学舌，因为它不创造任何价值。导致使某些行为受到谴责的东西不是良心，而是对其结果的认识（或偏见）……良心的认可，“内在平静”的美感具有象艺术家喜欢自己作品那样的品格——这种认可证明不了任何东西……自满自足并不是与它相关之物的价值标准，就象缺乏自满自足不是对某事物价值的反论据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认识不足以测度我们行为的价值，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缺乏客观地面对价值的可能性，即使我们谴责一种行为，我们也不是作为法官，而是党派……狂放的澎湃沸腾之势乃是行为的伴随者，它根本无法证明行为的价值，因为，一个艺术家能够以无限激越的状态产生出悲惨凄凉之情。人们甚至应该这样说，这种澎湃沸腾之势是诱惑性的，它引诱我们的注意力和力量脱离批判，脱离谨慎，脱离怀疑，也就是说我们干了蠢事……我们受了这种沸腾之势的愚弄——

“把他的生命献给事业吧”——伟大的效应。但是人们还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许多事情呢。因为，全部激情都要得到自身的满足。把生命付诸同情，还是愤怒，还是复仇都丝毫改变不了价值本身。有多少人把自己的生命为美女作了牺牲——甚至，这是更糟糕的了——牺牲了自己的健康！假如是个有个性的人，那么他会本能地选择危险的事物，譬如，哲学家会选择思辨的冒险；道德家会选择非道德性。一类人不想冒任何风险，另一类人甘冒风险。我们是另一种生命的蔑视者吗？正好相反，我们本能地寻找一种本身连乘的生命，即处在危险中的生命……再说一遍，因此，我们不想在这方面比别人更加道德。譬如巴斯噶就不想冒险，因而终生都是基督徒，因为，这也许是道德的。——人们经常有所牺牲。

人犯错误的原因既在于人的良好意愿，也在于人的恶劣意愿。因为人在无数情况下对现实性视而不见，他歪曲它，以便不对自己的良好意愿，或恶劣意愿感到痛苦。譬如，上帝是人类命运的引导者；或者就象对他的小聪明的解释一样，仿佛一切都被想象得适于拯救灵魂——这种对“语言学”的缺乏，对锐敏的理智来说被认为是不洁和作伪——由于善良意愿灵感的影响而变得平庸。善良意志、“高尚情操”、“高尚状态”乃是欺骗和谎言，就其手段来说就象被道德否定的、被扣上了利己主义帽子的那些欲望——爱、恨、复仇的情形一样。

错误乃是人类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东西；大而言之，这指的是

“善良意愿”的错误，它深深地贻害人类。制造幸福感的精神错乱，比具有直接恶果的错觉还要坏得多。因为，后者会加剧局势，制造疑端，清醒理性——前者则使理性昏昏欲睡……

美丽的情感会听到超然的澎湃沸腾的气势，用生理学的话来说，就是在麻醉剂的影响下，因为，乱用麻醉剂就象滥用鸦片一样，结果完全相同——引起神经衰弱……

### <227>

对生理科学的无知——基督徒没有神经系统——；因为他蔑视并随心所欲地忽略肉体的要求、肉体的发现；肉体的前提：要按人较高等天性的要求办事——这一定对灵魂有益——；即把一切肉体感觉原则上贬为道德价值；对疾病本身的想法受到道德的限制而被设想为惩罚、或考验、或拯救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会变得比健康的时候更为完美（——这是巴斯噶的想法），有时甘愿把自身弄成病态——

### <479>

“内在世界”的现象主义。这是编年学的重大转折，以致原因比结果还晚进入意识。——我们学会了代替肉体反射痛感，而肉体那里没有痛苦的位置——。因为我们懂得了一向天真地认为是受外部世界决定的感官感觉，其实它是受内在世界决定的，因为，外部世界原来的行动总是无意识进行的……我们意识到的外部世界的一角是在外部世界影响我们之后才产生的，因此事后表现为结果的“原因”……

我们由于“内部世界”的现象主义而颠倒了原因和结果的编年

学。内在经验的基本事实是，只是在结果发生以后才虚构出原来……思想序列的情形也是如此。——我们在思想尚未进入意识之前，就在寻找思想的原因了。首先进入意识的是原因，而后才是结果……我们全部的梦境乃是全部感觉对可能的原因的解释，甚至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一种状态，只有当为此而构想出来的因果关系进入意识之时，它才被意识到。

整个“内在经验”的基础在于，为了刺激神经中枢而寻找和设想出原因——被发现的原因首先进入意识。因为，这种原因同实际原因不相符合，——这是依以前的“内在经验”即记忆为基础的试探。不过，记忆也会保留陈旧的解释即错误的原因性这种老习惯——以致本身的“内在经验”应该承担所有前次错误的因果虚构的结果。我们每时每刻反映出的“外部世界”与老的原因错误密不可分，因为我们是用“物”这个模式主义等等去分析外部世界的。

“内在经验”是在它发现了个体所通用的语言之后，才进入我们的意识的——即把一种状态转译为个体更熟悉的状态——。“明白”意味着天真单纯，可以用旧的、熟悉的语言去表达某些新鲜的东西。譬如，“我处境不好”——这样一种判断是以观察者的伟大和迟来的中立性为前提的。——天真的人总是说：某某某使我处境不佳——当他看到了自身处境之所以不佳的原因时，他就明白了自身的不佳的处境……我称这种情况为语言学缺乏症；不去搜集有关的注释就读完了一篇课文，这是“内在经验”的最新形式——也许是一种几乎行不通的形式……

#### <459>

从以前被认为是真实的东西里面是得不出任何真实的——。而一向被认为是非神圣的、被禁止的、受轻蔑的、不祥的东西——：



这一切乃是今天盛开在幽美真理小路两旁的鲜花。

这全部陈旧的道德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这里面没有任何值得重视的概念。我们的生命比它还要长久——我们还不至于粗鲁和天真到以这种方式自欺的程度……换句话说：我们的德行过了头……而假如陈旧意义上的真理只因为陈旧的道德肯定过它、有权肯定过它才算“真理”，那么其结果就是，我们也就不需要过去的那种真理了……——真理标准根本不是道德性，因此，我们驳斥一种说法，即我们会证明真理取决于道德，真理是高尚情感的激发。

### <863>

“强者和弱者”的概念可简化如下：即在强者身上继承下了许多的力——强者是数量的综合，在弱者身上能继承的力很少——（遗传不足，遗传因素四分五裂）。软弱可能是一种最初的现象，因为“很少”；或者是一种结束现象：“再没有更多的了”。

终点就是存在伟大之力的所在，即发泄力的地方。群众是弱者的综合，它反应很慢；群众为自卫而反对那些对他们来说过于强大的东西——因为他们从中无利可图；他们办不成事，他们不会前进一步。

这种说法与下述理论相对立，即认为要否定强者，并认为“群众创造一切”。这是一个断代般的差别，因为在活动家和群众之间可能要经过四、五代人的光景——这是一个编年学上的差别。

弱者的价值占了上风，因为强者接纳了他们，目的在于以此引导他们。

衰竭是争得的，不是遗传的。因为 1. 营养不良，常常是由于对营养学无知。譬如，在学者那里；2. 性欲的早熟，主要是指对法国青年、巴黎人的谩骂。因为，这些人走出高级中学的校门刚刚步入社会就受到了损害和污染——并且陷入可鄙嗜好的桎梏而不能自拔，对自身采取嘲弄和傲慢无礼的态度——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奴隶（——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就已经是种族和家族颓废的象征，就象一切神经过敏一样；同样也是环境的接触传染——。受环境决定，这也是颓废的属性之一——）；3. 酗酒，不是本能，而是习惯，是愚蠢的模仿，是对流行生活方式的怯生生的、或浮华的适应。——犹太人生活在德国人中间多么幸福啊！看啊，他们多么迟钝，浅黄头发，碧蓝眼睛；表情、语言、举止没有神采；行为懒散，他们需要德国式的休养。但这些不是出于过劳，而是出于令人反感的酒精刺激过度……

教士们——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非正式的教士、哲学家——在各个时代都提到一种真理学说，其教化作用是慈善为怀的，或看来是慈善为怀的——“归劝”。因此，他们形同天真的救世艺术家和来自民众的江湖医生，所以他试验把毒品当灵丹妙药，所以他否认灵丹妙药是毒品……“你们应该依据它们的果实来识别它们——即我们的‘真理们’”。直至今日，这仍然是教士们的论据。他们甚至灾难性十足地滥用自己的机智，给予“力的证明”（或“用果实”）以优先——决定一切证明形式——的地位。“结善果的，必然是善的；善的东西，不可能是谎言”——他们就是这样无情地得出了结

论——：“结善果的，也必定因之是真实的；因为其他的真理标准是没有的”……

但只要“改邪归正”被当成论据，则“变坏”就被认为是反叛。人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证明错误之所以是错误的，即人们要检验那些代表谬误的人的生命。因为，失足、恶习在反叛……敌对情绪是极不体面的形式，它来自隐蔽的地方，来自下层，即狗的类型，它同样没有死绝。因为教士们，只要他们还是心理学家，他们就绝不会发现有比嗅察到自己敌人的阴私更有意思的东西——他们以在这个“世界”上寻找肮脏之物来证明自己的基督教。特别是在世界第一流的人那里，在“天才们”那里。因为人们记得，在德国随时都有人在反对歌德（克罗卜史托克<sup>①</sup>和赫尔德都是这方面开创过“优秀先例”的人——物以类聚）。

#### <397a>

为了通过行为制造道德，人们就应该十分非道德……道德家的手段是以往使用过的最吓人的手段；没有勇气去干非道德行为的人，干什么都行，就是不适合当道德家。

道德就是兽栏；其前提是铁栅栏比自由更有用，甚至对于囚徒来说，道德的另一个前提是要有不害怕吓人手段的驯兽师——知道使用灼热烙铁的人。这种同野兽搏斗的种类就叫“教士”。

人，被禁闭在谬误的铁笼里，人变成了人的一幅漫画：病态的、萎靡不振的、对自己心怀恶意的、对生命原动力充满仇恨的、对生命中美好的和幸运的一切充满怀疑的，人是变化不定的贫困。因

---

<sup>①</sup> 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克罗卜史托克(1724—1803)——德国诗人，狂飙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代表作有《救世主》等。——译者

为，这种人为的、随心所欲的、追加的怪胎，是教士们用自己的土壤即“罪人”培植起来的，我们怎能为这种现象辩护呢？

<157>

驳倒教士和宗教的唯一方法总是这样的：即说明他们的错误不再是慈善的——他们为害甚多，简言之，他们自己“对力的证明”不再有效……

<469>

最宝贵的认识，也发现得最迟。不过，这种最宝贵的认识就是方法。

我们现在的一切科学方法和前提，千百年来有着对自身最深刻的轻蔑之情。因此，人们不许同可尊敬的人交往——人们被认为是“上帝的敌人”、最高理想的蔑视者、“神经错乱者”。

我们有过针对自身的全部人类的激情——我们关于真理的概念、真理活动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方法，我们的安静、谨慎、怀疑的方法等完全是可鄙的……从根本上说那是美学审美，它长期阻碍着人类的发展。因为，它信仰真理绘画般的效果，它要求认识者要长于幻想。

表面看来，似乎对立已经达到，一个跳跃。其实，训练通过道德的夸张逐步酝酿出比较缓和类型的激情，它作为科学的性格被同化了……

小人身上的正直即宗教人的自制，乃是科学性格的预备班。首先要有认真研究问题的信念，不问个人从中会捞到什么……

<104>

已经有了两种克服 18 世纪的伟大尝试。

拿破仑，他唤醒了男人、士兵和伟大的夺权斗争——他把欧洲设想为政治统一体；

歌德，他构想一种欧洲文化，它要继承以往已经达到的人道的全部遗产。

这个世纪的德国文化唤起了怀疑情绪——在音乐中缺乏那种丰满的、超脱的和起纽带作用的要素，即歌德——

<63>

总的来说，我们现今的人类已取得了巨大人道的份额。这一点并未被普遍觉察到，这就证明：我们对小小困难竟变得如此敏感，以致我们对已取得的成就视而不见，这是不合适的。

这里必须估计到，世上有许多颓废现象，估计到从这种眼光出发，我们世界的面貌必定是丑恶和可怜的。但是，这种眼光在所有世代见到的却都是同一种东西：

1. 道德情感本身的过度刺激；

2. 悲观主义必然要带进判断的苦恼和抑郁情绪在数量上取得优势。——这两种情绪相加就帮了相反设想的忙——即认为我们的道德情况不妙。

信贷、整个世界贸易、交通工具等等事实——这表现了对人的巨大和适度的信任感……对此有所贡献的还有——

3. 使科学脱离道德和宗教的意图，因为，这是个很好的兆头，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被误解了。

我试图以我的方式为历史辩护。

<402>

道德是一种有用处的错误，更确切地说，就其最伟大和最无偏见的支持者而言，也是一种被认为是必然的谎话。

<122>

我要提醒人们注意的事项：莫把颓废的本能混同于人道；  
莫把文明的消溶性和必然促使走向颓废的手段同文化相混淆；

莫把放荡——即“放纵”原则同权力意志相混淆（后者乃是前者的反原则）。

<398>

我想要竭力说明的是：

a) 没有比把驯育同驯服混为一谈更糟糕的事了。我所理解的驯育乃是积蓄人类无穷之力的手段，以致在前人劳动的基础上得以代代相沿——这不仅仅是指外表，而且是内在地、有机地从前代人中成长壮大，步入更强大的阶段……

b) 假如人们认为，人类也许作为整体成长，并且会愈变愈强，而个体却会变得松垮无力、千人一面、平平常常，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危险……人类乃是一种抽象：因为驯育的目的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始终只能是强者（——未经驯育的人是虚弱的、不经济的、不坚韧的——）。

<115>

假如某种东西意味着我们的人性化，意味着一种真实的、实际的进步，那么这就是我们不再需要任何过分的对立，完全不需要任何对立……

我们应该热爱感官，我们彻底把感官精神化了，并使之变为艺术；

我们有给声名狼藉的所有事物正名的权利。

<236>

A. 今天，在基督教还有必要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也只能是干枯和不祥的……

B. 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基督教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极端有害的。但其作用却是有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因为它适应了今天人类的各阶层、各种类的病态特性……这些人向自己的嗜好屈服，因为他们从基督教得到了灵感——五光十色的颓废——。

在这里，我们可以严格地区别 A 和 B。在 A 的情况下，基督教乃是灵丹妙药，起码也是一种固化剂（——它有时会使人生病，因为这可以用于打破荒凉、粗暴之感）。在 B 的情况下，基督教本身就是疾病的象征，它会繁殖颓 X 情绪；这里，它对一种狂喜的治疗体系起反作用，这里，它就是疾病对有疗效法的本能反抗——

<573>

“真实世界”观念，或上帝观念被认为是绝对荒谬的、精神性

的、善意的，它相对来说成了必然的常规，因为反本能尚处于万能状态……

节制和已达到的人道就表现在诸神的人性化上：因为鼎盛时代的希腊人对自身毫无恐惧感，而有自身的幸运感，他们的诸神对他们的一切激情都表示亲近——

因此，上帝观念的精神化同所谓进步相距甚远，因为人们由衷感到这一点，那还是由于歌德的触动——正如人们认为把上帝化为道德和精神的雾霭乃是比较原始的阶段一样……

### <237>

郑重、威严、若有所思者的党派，与之相对的则是粗俗、冷漠、肮脏、变幻莫测的野兽——这是个单纯的驯兽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驯兽师对待他手下的野兽必须强硬、可怕和凶狠。

要用野蛮的即无比夸张的手法提出一切基本要求。

履行这种要求要粗野化即要激起敬畏感，譬如，婆罗门教徒就实行阉割。

同庸众和畜生的斗争。假如人们达到了约束和建立秩序的目的，那么就要开掘洁净者、再生者同残余者间的鸿沟，用尽可能恐怖的手段……

鸿沟会加强自尊感，即加强对高等阶层所描述的东西的信仰——因此，这就是首陀罗阶层的由来。蔑视和夸张在心理学上来说都是完美无缺的，即为了产生后果而无限地夸张。



<238>

反对野蛮本能的斗争与反对病态本能的斗争完全不同；反对野蛮甚至就是为了主宰野蛮而使之致病的手段。基督教那里用的心理治疗法常常造成这样的结果，即，使一头畜生得病，也就是驯善动物。

反对粗野、冷漠天性的斗争必然是行之有效的手段进行的斗争；迷信手段乃是无可替代的，必不可少的……

<397b>

为了便于用道德思考，我们必须代之以两个动物学概念：即对野兽的驯化和对特定类的驯育。

各时代的教士都佯称，他们的用意在于“劝善”……假如一位驯兽师想要谈一谈被他“劝善”了的野兽，那我作为旁观者就会嘲笑他。对野兽的驯化一般都是用伤害野兽的办法达到的。连道德的人也并非更善良的人，而是衰弱的人。但，他不怎么伤害人……

<455>

心理学的混淆：——对信仰的要求——同“要真理的意志”相混淆（譬如，在卡莱尔那里就是如此）。不过，对非信仰的要求也与“要真理的意志”混为一谈了（——需要脱离信仰·理由充分：要取得反对某些“教徒”的权利）。是什么东西启发了怀疑论者呢？对教条主义的憎恨——或者说是安静的需要，情绪倦怠，就象皮洛上的情绪那样。

期待从真理中得到好处，这乃是信仰真理的益处。——从本来的意义上说，真理确实很可能是令人尴尬的、有害的和不幸的——。当人们许诺胜利带来的好处时，人们也就再次反对了“真理”——譬如，摆脱统治力。

真理是用什么证明自身的呢？用增强权力感——用功利性——用必需——简言之，用好处（即为了求得对我们的承认应当创造何种真理的那些前提）。但这是偏见，因为这种标志根本不涉及真理……

譬如，在龚古尔那里，在自然主义者那里，“要真理的意志”意味着什么呢？——对“客观性”的批判。

为什么要认识呢，欺骗自己岂不更好？……人们需要的东西始终是信仰——而不是真理……信仰是用与研究相反的方法创造出来的——。信仰甚至排除了研究的方法——。

#### <457>

殉道者。——为了同基于敬畏感的一切现象斗争，进攻者一方需要大胆的、无情乃至无耻的信念……假如人们考虑到，几千年来人类只不过是把谬误神化为真理，人类本身甚至把对谬误的一切批评都打上了思想不良的烙印，那么就不得不深为遗憾地承认，为了倡导进攻即理性，少不了相当数量的非道德……假如说这些非道德论者始终扮演着“真理殉道者”的角色，那么应该原谅他们。因为真理是这样的东西，即欲望不是要真理的欲望，而是消解真理，是反叛性的怀疑论，是冒险的快乐，他们就是出于这种欲望进行否定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个人的怨恨驱使他们进入了问题的领域——他们之所以同问题作斗争，是为了保持反对个性之权。但这主要是一种复仇心，它对科学有用处——是被压迫

者的报复，因为他们已经受到居统治地位的真理的驱赶甚至压制……

真理，即科学的方法。掌握和促进此法的人认为，真理就是战争的工具——即毁灭性武器……为了对他们的对手表示敬意，他们需要按照其进攻者的式样设计装置。——因为他们夸耀真理的概念，就象他们的敌手那样绝对——他们成了狂热者，起码在姿态上是如此，因为没有其他任何可资郑重对待的姿态。然后，余下的是迫害、激动和被迫害者的不安。——仇恨增长了，因而前提削弱了，目的呆在科学的土壤里。最后，他们想采用与其对手同样荒谬的方式来保持有理的地位……“信念”、“信仰”、殉道的自豪感——这一切字眼对于认识来说乃是极其不利的状态。最后，真理的敌人又自动接受了一整套决定真理的主观方式，即用种种姿态、牺牲、英雄式的决心等——因而，延长了反科学方法的统治期限。他们作为殉道者，损害了自己的事业。

#### <466>

我们19世纪的显著特点就是它不是科学的胜利，而是成了科学方法对科学的胜利。

#### <452>

谬误和无知乃是不祥之兆。——有人认为真理已经发现，谬误和无知已经告终，这是世间最大的诱惑之一。假如真理受到信仰，则要求考察、研究、谨慎、考验的意志就会瘫痪。因为，意志本身可以被认为是反叛的，即对真理的怀疑……

因此，“真理”比谬误和无知更加不祥，因为它使推动启蒙和认

识的力量无用武之地。

现在，懒惰的激情同“真理”结成了一伙——（即所谓“思维就是艰难困苦”）；同样，秩序、规则、占有的幸福感、智慧的自豪感——总之一句话：虚荣——服从胜于审查；空想“我占有了真理”比说只见周围漆黑一团更中听……首先，因为，这样做安抚了生命，给生命以信任——这样做“改善了”性格，因为减少了怀疑情绪。“灵魂的安宁”，“良心的平静”——这一切杜撰都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即存在真理。——“你们应该按照结果来识别真理”……真理就是真理，因为它会劝善……过程在继续着：一切善，一切成就都存入了“真理”的户头。

这是力的证明：现在，幸福、满意、群居和个人福利被认为是信仰道德的结果……相反情况：失误应该派生自对信仰的缺乏感——。

### <338>

什么是道德的伪造？——道德佯称知道某些事情，即知道“善与恶”。这就是想知道，人生于世乃是为了认识自己的目的和使命。即想知道，人是有某种目的、某种使命的……

### <116>

等级制的颠倒。——伪造虔诚。在我们中间，教士们成了首陀罗：——他们采取江湖医生、牛皮大王、骗子、变戏法者的立场。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是意志的败坏者、生命的诽谤者和仇嫉大师、败类中的暴徒。我们由仆役阶层即首陀罗造就了我们的中间阶层，我们的民族，他们是掌握政治决策的人。

相反，从前的首陀罗是居统治地位的。因为，居于前列的是渎神者、非道德家，各种形式的自由人、艺术家、犹太人、吹鼓手——根本说来就是一切声名狼藉者的阶级——。我们把自身抬高到可尊敬的思想程度，不仅如此，我们决定着尘世的光荣感，“高贵性”……今天，我们大家都是生命的赞美者——。今天，我们作为非道德家是最强大的权力。因为别的强大的权力需要我们……我们按照我们的图样建造世界——。

我们把首陀罗这个概念转移到了教士们、彼岸教诲者和与这群人聚生的基督教社会的头上。另外，悲观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同情式的浪漫派、罪犯、恶习者等等的起源都是相同的——即把“上帝”的概念虚构为救世主的整个领域……

我们引以为骄傲的是，我们不必再当骗子了，不必再当生命的诽谤者和怀疑者了……

<142>

《摩奴法典》批判。——全书依据的全是神圣的诺言。它是启示了作为完整体系的人的繁荣幸福吗？相信任何行为的有趣性的一类人，他们有没有贯彻这一体系的兴趣呢？改善人类——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劝善的概念从何而来？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类人即教士般的人，他们自视为楷模、顶峰，也就是人类的最高表现形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劝善”的概念。他们相信自己的优越感，他们也想在行动中带有这种优越感。因为，神圣谎言的原因乃是权力意志……

建立统治：为此目的，就要建立概念的统治，因为这个统治认为教士阶层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通过撒谎取得的权力——即认识到，人们没有在肉体上、军事上占有权力……谎言是权力的补

充——它是新的“真理”概念。

假如人们在这里是以无意识和天真的发展为前提，即以自我欺骗为前提，那他就错了……狂热者不是这种深思熟虑的压迫体系的发明者……这里起作用的乃是极其冷血的镇静；象柏拉图写《理想国》时所持有的镇静。——“假如人们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有办法”——所有立法者都很清楚政治家的明智。

我们具有亚利安人特有的古典榜样，这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叫这类天赋最高和思考周密的人对迄今为止最原则的谎言负责……人们几乎到处模仿这种作法，因为亚利安人的影响已经毁坏了整个世界……

#### <141>

神圣谎言批判。——有人认为，出于虔诚目的的欺骗是允许的，这乃是一切教士阶层的理论——它为什么属于教士们的实践，应是本文调查的对象。

但是，哲学家们，一旦有意识地用教士们说不出口的意图去掌握对人的引导权时，他们也就立即擅取撒谎之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柏拉图。最精巧的双料谎言是由典型的亚利安吠檀多派哲学家阐发的。因为，在所有主要论点上都有两种体系的矛盾，但是，它们出于教育的目的而互相取代、调解和补充。某一体系的谎言应该创造一种状态，使另一体系的真理开始为众人所知……

教士们和哲学家们的虔诚谎言还要走多远呢？——这里要问一声，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教育前提呢？——为满足这些前提，他们要发明什么样的教条呢？

首先，在他们一边必须具有权力、权威、绝对的可信性。

其次，他们必须掌握全部自然进程，以致涉及个人的一切都作

为受法律决定的现象出现。

其三：他们也应该具有广泛的、其臣属无法监视的权利范围。因为这是给彼岸即“死后”准备的罚惩标准——不管预卜极乐之路的办法有多廉价。

——他们应取消自然进程这个概念。因为他们是聪明和谨慎的人，所以他们可以允诺众多的结果，当然要受祈祷，或自身法律的严格约束。——同样，他们可以安排众多的事物、——只有一条，他们不可把经验称之为智慧的来源，而是把启示，或“最卖力的忏悔仪式”称之为智慧的来源。

如此说来，神圣的诺言原则上：与行为的目的有关（——自然的目的，理性是看不见的。因为，道德目的、履行法律、礼拜等就是目的的表现——）。因为，与行为的结果有关（——自然的结果被说成超自然的结果，而且，为了使结果更保险起见，许诺给人另外一种无法监督的超自然结果）。

善恶概念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它表现出完全摆脱了诸如“利”、“善”、“有利生命成长”、“有害于生命成长”等自然概念——只要另一种生命被构想出来，它甚至会达到同善恶这种自然概念直接为敌的程度。

最后，这种方法创造出了那著名的“良心”二字，即一种内在的声音，它在发生任何行为时都不按照行为的结果来衡量行为的价值，而是参照意图和与意图等值的東西，即以“法律”来衡量行为的价值。

因而，神圣的谎言就是：1. 捏造了一个赏与罚的上帝，他不折不扣地承认《圣经》，并把教士们作为他的喉舌和全权代表派到世上来；——2. 有一个生命的彼岸，在那里，伟大的惩罚机器被认为是有效的——为此目的，就要有一个灵魂的不死性；——3. 要有一颗人的“良心”，充当确立善恶的意识——即意识到在这里说话的

是上帝本身，假如良心在劝说接受与教士法典等值的东·西·的·话·；  
——4. 要拥有作为否定一切自然过程的道德，道德把一切现象都  
贬低为受道德决定的东·西·；要具有道德的结果（即赏罚观念），它是  
贯穿世界的东·西·，是唯一的力，是一切变幻的造物精神；——5. 要  
具有这样的真理：它是现成的、受了启示得出的、与教士学说一致  
的。因为真理乃是在这一生命或另一生命中的一切健康和幸福的  
条件。

总·之·：道德劝善的代价是什么呢？——取消了理性，把一切动  
机都简化为恐惧和希望（赏和罚）；依赖于教士的监护，即一丝不苟  
的仪式，它要求表达神性意志；植入良心，以虚·假·的·知·识·取代研究  
和试验，就象已经确定了行为准则似的——这是对探索和奋斗精  
神的阉割；——总·而·言·之·：这里人们所能设想的乃是对人的最恶毒  
的残害，即所谓要当“善良的人”。

实·际·上·，理性、聪明、锐敏、谨慎的全部遗产乃是教士祈祷规范  
的前提，后来都被肆意贬低为单纯的机械论了。因为，与法律具同  
等效力的东·西·成了目的、最高目的，这样，生命再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了；——惩罚观念污染了全世界；——假如教士的生命意味着至  
高无上的完美性，那么生命本身早已被认为是对生命的背叛，对生  
命的批判乃至污蔑了；——真理变成了教士的谎言，追求真理成了  
读经，这是成为神学家的手段……

### <1003>

那位使我开心的成功者是由木头雕成的，坚硬、精巧、香气四  
溢——鼻子对它也产生了快感——，这本书就是奉献给他的作品。

对他有裨益的东·西·，他就感觉受用；

当超过了有裨益之物的标准时，对某物的兴趣也就消失了；



他猜到了治疗局部伤害的灵丹妙药，他把疾病作为自己的兴奋剂；

他善于利用自己不幸的偶然事件；

他通过对自己有死亡危险的不幸事件变得更加健壮；

他为自己的大业本能地积累所见、所闻、所经历的一切——他遵循选择的原则——他会让许多东西落选；

他反映迟缓，不过迟缓会培植一种经久的谨慎和招人喜欢的骄傲感——他检验刺激从何而来，向何处而去，但他不向自身屈服；

他总是身处社会之中，不管是处事、处人，或同环境交往；

他尊敬某物，是因为他选择了此物，是因为他认可此物，是因为他信任此物。

## <52>

假如自然不同情蜕化者，那可不是由于自然的非道德。因为，人类滋生的生理和道德祸患乃是病态和非自然的道德的结果。多数人的敏感性乃是病态的和非自然的。

人类在处理道德和生理的关系中是堕落的，原因何在呢？——假如一个器官变成利他的，那么肉体就会灭亡。人们不能将利他主义的权利归结为生理学，同样也不能归结为互助的命运等。因为，这一切都是对蜕化者和败类的奖赏。

凡是有不育因素、非生产性因素和破坏性因素的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团结。因为，一定还有比他们自己更退化的后代。

对颓废本质的基本认识：一向被认为是颓废原因的东西乃是颓废的结果。

这样一来，道德问题的观点就发生了变化。

道德所进行的整个反对恶习、奢侈、犯罪甚至疾病的斗争就是幼稚和多余的了，——根本就没有“劝善”（反对后悔）。

颓废现象本身绝非要予以批判的东西。因为，这是自然现象，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具有的特点。应该全力加以批判的乃是把传染病拖进有机体的健康部分的作法。

人们会这么干吗？人们干的正好相反。在人道问题上，人们致力于相反的努力。

——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即哲学、宗教、道德、艺术等等，它们对生物学基本问题的态度如何呢？

（治疗法：譬如军国主义。从拿破仑起始，它就认为文明乃是自己的天然女友。）

人们做过本不值得做的试验，即认为瓦格纳和叔本华都是精神障碍患者。因为，人们似乎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绝妙认识，即要对这两位表现的颓废类型加以科学上的精确分析。

“解脱一切罪孽”

人们时常谈起社会契约的“深刻的非正义性”。这个人生来就处于有利情况，那个人生来就处于不利情况，仿佛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似的；或者说，这个人天生就有这种特性，那个人天生就有那种特性，这一事实从一开始就是非正义的。从这些社会敌人中间最正直者一方发出了谕令：我们本身就具有一切我们所承认的、恶劣的、病态的、犯罪的特性，这些特性仅仅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必然结果；他们把自己的性格搬进了统治阶层的良心。人们威胁着、暴怒着、诅咒着，人们由于愤怒而变得有了美德——，人们不甘心成为败类、庸众。

这种姿态乃是我前几十年的发明。据我所知，它就是悲观主义，或者说是愤怒的悲观主义。这里提出了审判历史的要求，即脱去历史的宿命论外衣的要求；在这身外衣的后面，在宿命论里面找到承担责任的人即罪人的要求。因为这涉及到以下事实：人们需要罪人。败类即各式各样的颓废者背叛了自己，并需要牺牲，为的是保留自身渴望毁灭的欲念（——这样做也许本来就有独特的理由）。为此，他们就需要权利的外观即理论，按此，他们可以把自已的生存、如此如此的生活状况等事实转嫁到某个替罪羊身上。这头羊可能就是上帝——在俄国，出于怨恨不乏这类无神论者——，或者说社会制度，或者教育和课程，或犹太人，或高贵者，或各式各样的善良败类。“生于欢乐，这是犯罪。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剥夺了另外一切人的继承权，把他们推在了一边，把他们打成恶习者，甚至罚做苦役……我怎么能赞成过悲惨生活呢！但是肯定有人会赞成这样做的，否则也许无法活下去！”……简言之，愤怒的悲观主义

发现了承担责任者，目的是给自己创造安适感——复仇……连老荷马都说，报复比“蜂蜜还甜”。——

有人认为这样一种理论不会再得到理解，即会受到轻视，这就产生了基督教的成份，它就潜藏在我们大家的血液之中，以致我们之所以对有些事物宽宏大量，仅仅是因为它们从老远就散发出某种基督教的气味……社会主义者们起来向基督教本能发出了呼器，这乃是他们最精到的聪明才智……感谢基督教，我们对“灵魂”这个迷信概念习以为常了，习惯于“不死的灵魂”，习惯于灵魂单子，这些东西本来是呆在别的什么地方的，只是偶然来到这种、或那种环境，投胎下凡到“尘世”，后来才变成“有血有肉”的东西。但并未因此触动自身的本质，更不用说受到限制了。社会的、亲缘的、历史的关系在灵魂看来都不过是机会，也许是尴尬局面；无论如何，灵魂也不是这些关系的作品。这种观念把个人变成了超验的东西；按照这种观念，个人应该附加自身一种荒谬的重要性。

其实，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向个人展开了挑战，以仲裁一切的法官自居，在它来说自大狂早已变成义务。因为，它要对于一切暂时的、有条件的东西具有永恒的权利！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历史法则！什么是生理学！变易的彼岸性，一切历史学中的不变物在这里演讲，不死的东西，神性的东西在这里演说：——它就是灵魂！

另一种同样疯狂的基督教概念深深地遗传给了现代性血肉：这就是“在上帝面前灵魂一律平等”这个概念。有关平等权的一切理论原型都已存在于这个概念之中。因为，有人教给人类用宗教语言结结巴巴地讲述平等的主张，后来就根据平等主张炮制出了道德。难怪人最后要郑重其事地对待这一主张，实际地对待这一主张了！——即用政治的方式、民主的方式、社会主义的方式、愤怒的悲观主义的方式。

凡是找寻承担责任者的地方，复仇的本能也在那里搜寻。复仇本能几千年来一直主宰着人类，以致全部形而上学、心理学、历史观念，不过主要是道德，都以这种本能为特征。人考虑得愈广泛，则带进事物的复仇病菌就愈多。人用这种办法甚至使上帝都害了病，人使自己的全部生命失去了纯洁性；即通过人把任何生活状态都归结为意志、意图、责任者的行为等。整个意志学说，这种对生理学最致命的篡改是为惩罚的目的而杜撰出来的。保持这一概念的尊严、权力、真理，就是惩罚所具有的社会功利性。那种心理学——即意志生理学——的创始人，应该到那些手中握有惩罚权的等级中寻找，首先应到居于最老的社会团体首位的教士阶层去寻找：因为，这些人本来就打算为自己创造复仇的权利——他们本想为上帝创造复仇的权利。为此目的，人被认为是“自由”的；为此目的，任何行为都应被设想为情愿的，任何行为的起源都寓于意识之中。但是，这种主张却驳倒了旧的心理学的。

今天，当欧洲似乎步入相反的运动之时，当我们这些太平人竭尽全力再次试图从世界上消除罪恶和惩罚概念之时，当我们致力于为心理学、道德、历史、自然、社会制度和特权乃至上帝本人清除污垢之时，——谁是我们最天然的对抗者呢？就是那些复仇和怨恨的使徒们，尤其是那些真正愤怒的悲观主义者们，他们在“愤怒”的名义下使他们的污点变得神圣，以此组成了传道团体……我们这些外人，为了使生成重新取得纯洁性而想当思想更加纯洁的传教士：这种思想就是，任何人都不会赋予人特性，既不是上帝、社会、父母、祖先，也不是他自己，——任何人对人都没有过错和责任……没有能为此——即某人存在于世，某人就是如此如此，某人就诞生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环境中——承担责任的人。——多亏了没有这样的人……我们不是永恒的意图、意志、愿望的结果。因为，

我们就没有试图达到“完美的理想”，或“幸福理想”，或“道德理想”——同样，我们也不是上帝失误的结果，对此上帝想必是不安的（大家都知道，《旧约全书》是以什么思想开的头）。可资转嫁我们的存在，我们如此如此存在的地点、目的、意志，是没有的。首先，没有任何人真能办到这一点。因为人们无法评判、衡量、比较甚至否定总体！为什么不能呢？——原因有五，但都与谦逊而智慧的人相通。譬如，除了总体以外什么也没有……再说一遍，这是一个天大的祝福，它说一切生命都是无辜的。

<268>

道德有两类，不可混淆：一种是仍然健康的本能对开始的颓废进行自卫的道德——另一种是这种颓废用以自谓、自圆其说、并使自己颓废的道德。

前者习惯过斯多葛主义那种艰苦不堪的生活（——斯多葛主义本身就是这样一种束缚性的道德）；后者则是热衷的、伤感的、充满神秘感的，它具有独特的女人般的“美妙情感”（初期的基督教就是这种道德）。

<414>

一切世代，人们都把“美妙的情感”当成论据，把“憋足气的胸膛”当成神性的风箱，把信念当作“真理的标准”，把对敌手的需求当成智慧的问号。因为，整个哲学史充满了这类的欺骗和伪造。除那些可敬但为数不多的怀疑论者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表现出明智的诚实本能。最后，康德以绝对的纯真之情试图用“实践的理性”使思想家的腐败科学化。因为，他特意发现了一种理性，用以决

定在什么情况下可不必为理性操心；即在心灵之需、道德、“义务”等发言的时候。

<440>

假如道德通过若干代的练习似乎安排停当——也就是说，敏锐、谨慎、勇敢、公平都攒齐了——，那么道德本身累积的整个力量就会影响到几乎没有诚实可言的领域，即精神的领域。一切意识都表现出有机体的不快；应当试验某种新的东西了，因为意识根本用不上了，它产生了忧虑，紧张和刺激过度——因为一切都会变为意识……天才蹲在本能里；善也是如此。人们本能地主动时，就是完美的行动。从道德的眼光来看，一切有意识进行的思维都是单纯的聚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要变成对道德的反击。假如思想家一开始就理性化了，那么科学的诚实性就总是被排斥在外；因为，人们进行试验，人们把最智慧的人放到称量金子的天平上，好叫他们来坐而论道……

下述事实也可以得到证明，即一切有意识思维含有的道德性都比由本能所引导的同等思维要少得多。

<445>

在哲学家中，没有比理智的诚实性更为稀罕的了。也许他们要讲相反的东西，也许他们相信相反的东西。但是，他们整个的手艺都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即他们只允许某些真理存在；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证明什么，他们作为哲学家几乎就是依此认识自身的，即他们对这些“真理”的意见完全是一致的。譬如，道德的真理性就是这样。但是，对道德的信仰还不是对道德的证明。因为，有这样一些

情况——哲学家的情况就属于此类——。那里，信仰简直等于非道德。

〈93〉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个体”的王国只能是短命的。浪费过大；没有积累的可能，衰竭现象接踵而来。这是这样的时代，一切都被挥霍掉了，连人们用以积累财富的力也被挥霍掉了……甚至这一运动的敌人也被迫浪费了荒唐的力；但他们不久也就精疲力竭、憔悴不堪了。

我们在宗教改革上也有过一种粗野的、庸众的、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完全相反的运动，其根源相近、所不同的仅仅是宗教改革发生在落后的、鄙俗的北国，不得不披上宗教的外衣，——在那个地方，更高等生命这个概念还没有取代宗教生命的概念。

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个体也想得到自由；“每个人都是他自己的教士”也只是放荡生活的一种公式。实际上，只消一句话就够了——“《福音书》的自由”——一切有理由潜藏不动的本能，就象野狗一样地奔突出来，无比野蛮的需要一下子获得了显示自己勇气的机会，干什么似乎都有道理了……当时人们小心翼翼，免得知道人们实际上所指的是什么自由，他们宁可闭上眼睛……但是闭上双眼，用嘴巴念叨着狂热的词句，这并不能阻止人们把手伸向能抓到东西的地方，不能阻止肚皮变成“自由福音”的上帝，不能阻止一切复仇和嫉妒欲望在永不知足的怒气中自满自足……

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就衰竭了，就象在南欧发生的情况一样；同样是在这方面，又出现一种卑鄙的衰竭现象，普遍陷入了奴隶制……德国出现了猥亵的世纪……。



<72>

我们的现代世界属于哪一类？是属于衰竭的，还是属于方兴的？——它的繁杂和动荡是由意识的最高形式决定的。

<251>

以前，人们攻击基督教的方式始终是错误的，不只是胆怯的。只要人们不认为基督教的道德是对生命的极大犯罪，生命的辩护者就过得愉快。基督教关于“纯粹真理”问题——不论就基督教上帝的存在来说，还是就基督教传说历史性来说，都根本谈不上基督教的天文学和自然科学——是个十分次要的事情，只要不触及基督教道德的价值问题。基督教的道德适合于点什么事呢？或者尽管诱惑的艺术具有极端的神圣性，但道德不就是污点和耻辱吗？关于真理问题有着各式各样的死角；最后，最信教的人可能会使用最不信教的人的逻辑学，目的是给自己创造一种无可争辩的决定权——即认为这些事物位于一切反驳手段的彼岸（——这种艺术手法今天就叫“康德的批判哲学”）。

<54>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经历了整整几千年的迷惘和混乱之后，又重新找到了导致肯定和否定之路。

我教导说，要否定一切使人软弱——使人衰竭的东西。

我教导说，要肯定一切使人强壮、使人积蓄力量、为力感辩护的东西。

迄今为止，别人还从未教导过什么，因为有道德、无私、同情，因为别人教导过连生命都要否定。这一切乃是衰竭者的价值。

经过长期对衰竭现象生理学的思考，迫使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衰竭者的判断深入价值世界的程度如何。

我得出的结果是如此令人惊叹，即使是对于我——一个对某些陌生领域相当在行的人来说。因为我发现了，一切最高价值判断，一切主宰人类、至少使人变得驯服的价值判断，都可以归结为衰竭者的判断。

我以最神圣的名义得出了毁灭性的倾向；有人称虚弱之物、教诲虚弱的人、传布虚弱的人为上帝……我发现，“善良的人”就是颓废现象的自我肯定形式。

连叔本华都教诲过的那种道德说道，它就是最高的道德，唯一的道德和一切道德的基础。因为，我认为那种同情比任何恶习都危险得多。原则上取消了在类中的选择；从衰败中净化——这就是说，迄今为止的道德是真正的道德……

要对灾祸保持尊敬；灾祸，就是对弱者喝道“灭亡吧！”的那个灾祸……

有人把反对灾祸——把使人退化和腐败的行动称之为上帝……人们不应无缘无故地使用上帝的名义……

种族腐败了——但不是由于自身的恶习，而是由于它不学无术。种族腐败了，因为它不认为衰竭就是衰竭。生理学上的混淆是一切灾祸之因……

道德是我们最大的误解。

问题：衰竭者怎样达到为道德立法的目的呢？换句话说，末人是怎样取得权力的呢？……有动物本能的人怎么竟然头足倒置了呢？……

进步。——就是我们不自欺！时间在飞跑——我们要说，万物都随时间向前飞跑，——发展就是向前发展……这是蒙骗沉思者的障眼法。但是，19世纪相对18世纪来说，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1888年的德国精神相对1788年的来说，意味着倒退……“人类”没有进步，它甚至从来没有存在过。总的面貌就象一个巨大的试验工厂，在那里有些成功了，但各个世代也有不少失败了，那里没有任何秩序、逻辑、联系和约束力。基督教的兴起就是一个颓废运动，我们怎么否认得了呢？……德国的宗教改革是基督教野蛮的旧病复发，这怎么能否认得了呢？……相对野兽来说，人并没有进步。因为，文化的骄子，相对阿拉伯人和科西嘉人来说成了怪胎；中国人是一种成功的类型，即比欧洲人有更为持久的耐力……

什么是悲剧？——我曾一再指出亚里士多德的伟大误解。因为他自认为两种沮丧欲望即恐惧和同情，就是悲剧的欲望。假如他真有道理，那么悲剧就是有生命危险的艺术了。因为，人们想必要告诫人们要小心悲剧，就象要提防某些危害公众和声名狼籍的东西一样。艺术，换句话说，生命的兴奋剂、生命的陶醉感、要生命的意志，在这里是为颓废运动效力的，就象悲观主义的婢女一样，是有损于健康的（——因为人们通过激励这些欲望来“摆脱”象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状态，这根本是不真实的）。习惯上激起恐惧和同情感的某种东西，也起着瓦解、削弱和贬抑作用。——叔本华认为，人们应当从悲剧中得知天命（即温柔地放弃幸福、希望、要生命

的意志)，假如这一论点是正确的，那么这就真的构想出否认自身的艺术的艺术来了。那么悲剧也就成了消溶过程。因为，生命的本能在艺术的本能中毁灭了自身。基督教、虚无主义、悲剧艺术、生理学的颓废现象，这些东西携起手来了，并于同一时刻取得了优势，互相驱使，向前——向后……悲剧简直成了衰败的象征了。

人们可以无情地驳倒这样的理论，也就是说，人们借助动力计来测量悲剧情绪的效果，并且得出最终只会否认分类家的绝对欺骗性的结果。——即认为悲剧是一种滋补药品。假如叔本华本来不想了解这个问题，假如他认为整个沮丧情绪就是悲剧的状态，假如他试图使希腊人（——令叔本华恼火的是，他们不是“听天由命”的……）明白，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站在世界观的高度，那么，这乃是偏见、体系的逻辑、分类学者的伪造。因为，这是那种拙劣伪造的一种，它一步一步地毁灭了叔本华的整个心理学（因为他，就是他粗暴地、随心所欲地误解了天才、艺术本身、道德、异教、美、认识等等，他几乎误解了一切）。

## 〈857〉

我会区分一种生命上升的种类和一种颓废的、腐化的、弱小的种类。难道人们认为还有必要提起这两个类之间的等级问题吗？……

<813>

现代艺术家，按他们的生理学来说是歇斯底里的近亲，也可分在病态性格一类。歇斯底里是假的——他们因喜欢说谎而撒谎，他思慕一切扭曲艺术——，除非他病态的虚荣心出了他的洋相。这种虚荣心就象一阵需要镇痛剂的持续高烧，自我欺骗和滑稽剧吓不倒它，因为滑稽允许一时的缓解。（对自豪感的无能，为了根深蒂固的自我蔑视而始终需要复仇——这几乎成了这类虚荣心的定义。）

他们的体系荒谬而易于激动，于是，由于经历丰富而制造了危机，并且把“戏剧性因素”搬进了最微小的生命偶然性，这种急躁性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可测性。因为，他们不再是人格，充其量不过是人格的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时而这个人，时而那个人，厚颜无耻地标榜自己是正确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很象个伟大的演员，因为，大家都是无意志的可怜虫，医生对他们作了详细的研究，他们通过自己的模仿、变态和进入任何角色的兴趣而使人张口结舌。

<158>

人们不应把作为历史现实性的基督教同以它的名字让人想起的那种根源混淆起来。因为，它赖以成长的其他根源远比这种根源强劲得多。假如这种颓废的产物和畸形物，即称之为“基督教会”、“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的生活”的种种东西，都是以那个神圣的

名字分类的，那就是彻底的滥用。基督教否定什么了吗？——可以说，否定了一切今天称之为基督教的东西。

<262>

**虚假价值的必要性。**——人们可以驳倒一个判断，因为人们仍可以指出它的局限性。这样一来就有保留这种判断的必要，而不要取消它。**虚假的价值**用论理的办法是不可能消除的，就象一个病人眼睛屈光不正不能用理论来消除一样。应当了解它们之所以如此的必然性：因为它们乃是与论理毫不相干的原因造成的结果。

<454>

谬误乃是人所能认可的巨大奢侈：而假如谬误纯系一种生理学的错误，那么这种谬误就是有生命危险的了。因此，迄今为止，人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是为了什么呢？为了谬误的“真理”，因为真理就是**生理学科**中的所有谬误……

<525>

我的信条压缩成了一个公式，它有古典的味道，闻起来象基督教、经院哲学和其他的香料。因为在“**精神上帝**”这个概念里，作为完美性的上帝被否定了……

<50>

**衰竭理论。**——恶习、精神病人（亦或艺术家……），罪犯、无政

府主义者——他们不是被压迫阶级，而是以前各阶级社会留下的渣滓……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等级都贯穿着这些因素，所以我们认识到，现代社会不是什么“社会”，不是“身体”，而是一种由首陀罗组成的病态胶合物——这是一个连排泄力都不具备的社会。

请看，由于千百年来的同居，这种病态已深化到了什么地步：

现代道德，  
现代精神性，  
我们的科学 } 都是疾病的形式。

### <876>

一个大众的、庸众的宣传家对弄清“更高天性”这一概念无能，伯克莱<sup>①</sup>为这种无能的程度提供了最好的例证。他激烈抨击的见解——即“伟人”、个别人、王公、国务活动家、天才、将帅等，都是一切伟大运动的杠杆和原因——被他本能地误解了。似乎这种意见认为，这些“高等人”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宝贵的品质恰恰在于运动大众的能力，简言之，在于对大众起作用……但是，一个伟人的“更高等的天性”却在别的地方，即在于直接性、等级距离感——而不在于对什么人起作用上，尽管他震撼过地球。

### <822>

假如为了讨好我的读者而这样说，在生命的伟大全剧中的“善”也意味着一种衰竭的形式，那么，他们就会给基督教的结

<sup>①</sup> 伯克莱(1821—1862)——即亨利·托马斯，英国文化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

果——以光荣，因为它把善良的人构思为丑陋的人。这样一来，基督教就有了理。

一位哲学家说：“善和美是一回事”，那是没有价值的；而假如再附上一句“还有真”，那他就该挨板子了。因为真理是丑陋的。

我们有艺术，这是为了我们不因真理而招致毁灭。

### <733>

· 论婚姻的未来：——婚姻对一定年龄起始的年轻人和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来说是额外的税务负担（在涉及遗产继承权问题时），额外的兵役负担（在地区范围内）；

给那些多子女的父亲带来种种好处：因为也许会获得多数选票；

在任何婚姻之前，都要有一个医生证明，并由教区理事签署；这里要回答许多来自订婚人和医生方面的特定问题（“家庭情况、性别”——）；

婚姻是卖淫的对抗措施（或是卖淫的改良方案）：因为它使限期婚姻（限期几年，几个月）合法化，并附有对子女的保险条款；

任何婚姻都要有一定数量的教区级保人的担保和认可，因为这是教区里的日常事务。

### <107>

评价里查·瓦格纳，只是就他对德国和德国文化的价值而言，这一直很令人怀疑。也许始终都是德国的不幸，都是灾祸，不管从哪方面来说。但原因何在呢？他不是远远超出仅仅作为一个德国现象的范围了吗？我甚至觉得，他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很少倾听德国的



声音；任何人对他都毫无准备，他这种类型，使德国人感到十分陌生、惊讶、莫明其妙。但是，要谨防承认这一点：因为，人们也许对这个问题过于好心、过于郑重、过于德国式。“我们所以信仰它，是因为它是悖理的”。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精神过去和现在都喜欢信仰——因此，德国精神一时也就相信了瓦格纳的自我认识。在一切时代的心理学中，德国都缺乏敏感和预言。在德国精神处于无意义的爱国热情和自我欣赏高压下的今天，它显然在发胖、变丑：叫它如何胜任瓦格纳问题呢！——

### 〈829〉

其实，瓦格纳的音乐也就是文学，情况就象整个德国的浪漫主义一样，异国风情（陌生的时代、风俗、激情）的魅力影响了多愁善感的浮浪子弟。书本带来了踏进遥远异方的史前国度时的兴奋，给整个地平线抹上了新鲜的色彩，带来了新的希望……梦想更加遥远的、未经开发的世界；对林荫道的蔑视……我们可不要上当啊！譬如，民族主义也只是异国风情的形式……浪漫主义艺术家叙述说，异国风味的书籍拿他们作了文章。因为，人们喜欢体验异国的感情和佛罗伦萨、威尼斯审美的激情。最后，人们就以寻找想象中的激情自娱了……基本的东西乃是新的渴望，一种模仿的意愿，是想过以前人的生活的意愿对灵魂的粉饰和歪曲……浪漫主义艺术不过是对付有缺陷的“现实性”的应急措施而已。

创新的试验，革命、拿破仑。拿破仑就是灵魂新希望的激情，就是灵魂在空间的扩展。

意志疲惫了；因为由于渴望感、设想、梦想新事物，意志逐渐失去了节制——这是人们经历了过头事物的结果，“极端刺激的饥渴之情……异国文学提供了辛辣无比的调料。”

我达到“肯定”的新路。——迄今为止，我所认识和亲历的哲学，乃是志愿寻找生命的、令人讨厌和声名狼藉那一面的尝试。从履冰涉漠长期跋涉的经验中，我学会了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待迄今为止的哲学论述——即哲学的秘史，我明白了冠以哲学大名的心理学。“一个思想家会承担多少真理，敢于说出多少真理”——这成了我真正的价值测量器。怯懦是错误的……任何认识成就都是勇气、严于律己的结果……我所亲历的这种试验哲学甚至试图预言最原则性的虚无主义的可能性。但这并不是说哲学总是坚持否定，是要否定的意志。毋宁说，它要达到的是相反的那一面——直至狄俄倪索斯的肯定，肯定世界就是现今的样子，不打折扣，没有例外和选择——。哲学要求永恒的循环——即同种事物连结的同种逻辑和非逻辑的永恒循环。这是一个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状态，对生命抱狄俄尼索斯式的态度——。我的公式就是热爱命运。

不仅仅认为生命过去被否定的一面是必然的，而是认为它是受欢迎的，这也属于上述公式的范围；即不仅就过去被肯定的一面来说是受欢迎的（似乎是这一面的补充和先决条件），而是出于这一面的考虑，作为生命的更有力、更丰富、更真实的一面来说也是受欢迎的，因为生命意志会在这一方面中得以更清楚的表现。

同样，评价生命迄今为止被肯定的一面也属于上述公式范围；即要弄清这种估价的由来，要明白，就狄俄倪索斯对生命的估价来说，上述估价的约束力是多么渺小。我思索和领会了是什么在这里肯定（一是受苦人的本能，二是群畜的本能，三是绝大多数反对特殊者的本能——）。

因而，我猜想到，一种强者想必会朝着另一面去设想人的提

高，即更高等级的人，他位于善与恶的彼岸，位于无法否认来源于受苦人、群畜和绝大多数人的那些价值的彼岸——他是我在历史中求索过的相反理想结构的雏形（“异教的”、“古典的”、“高贵的”——这些概念都应重新发现，重新估价——）。

### <320>

有时，道德只是傻气的体面形式。谁会指责它呢？而这种道德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过时。农夫般的憨厚，因为它在一切等级中都有可能出现，而且人们只能用仰慕和笑脸来同它打交道。因此，它今天也还认为，万物都处在善良人的股掌即“上帝的手”中。而假如善人之手以勉强的把握来维护这种信条（似乎他们在说： $2 \times 2 = 4$ ），那么我们这些局外人就要避免造成矛盾。我们为什么要去打搅单纯的傻气呢？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人、民族、目的、未来的操心而郁郁不乐呢？假如我们本想这样做，但我们也许办不到呢。他们使自己体面的傻气和善意反映在一切事务中（在它们那里，旧的上帝即近视的上帝仍然活着！）；我们局外人在一切事物中看到了别的什么：看到了我们谜一般的天性、我们的矛盾、我们更深刻的、更痛楚的、更令人怀疑的智慧。

### <838>

在音乐中，我们缺少善于给音乐家立法和创造一种良心的美学；我们缺乏会产生结果的东西，即为争取“原则”的真正的斗争——因为，作为音乐家，我嘲笑赫巴特<sup>①</sup>的不完全意欲，就象嘲

---

<sup>①</sup>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巴特（1776—1841）——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根据经验创立了教育学和心理学。——译者

笑叔本华的有关论述一样。实际上，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已不再善于论证诸如“楷模”、“匠心”、“完美性”等等概念了——我们用旧的爱和仰慕的本能在价值的王国里盲目地探索着。我们甚至认为，“凡是使我们满意的东西都是善的”……每当我在什么地方听到人们天真地称贝多芬是“古典作家”时，都会引起我的疑心。因为，我似乎一丝不苟地坚守在别的艺术中，人们会把与贝多芬全然不同的类型认为是“古典作家”的。但是，假如瓦格纳的完美和跃入眼帘的消溶风格即所谓戏剧性音乐被誉为“楷模”、“匠心”、“进步”，那么我的耐性就会达到极限。瓦格纳所认为的音乐戏剧风格简直摒弃了一切风格，因为其前提乃是某种比音乐即戏剧重要千百倍的东西。瓦格纳善画，他不是为音乐而音乐，他强调姿态，他是诗人；最后，他向“美妙的情感”和“隆起的胸脯”呼啸，就象所有戏剧艺术家所做的那样——他用这一切手段说服女人们和缺乏教养的人相信自己。但是，女人和缺乏教养的人同音乐有何相干！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艺术的良心；当所有一流和绝对必要的艺术美德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作为婢女戏剧）遭人践踏和嘲弄的时候，谁也不感到心疼。当这种戏剧所表现的东西丧失了艺术本身，即为了自己而失去法则的时候，这与表现手法的所有扩展又有何干呢！绘画般的绚丽多彩和声音的力量，音响的象征性，节奏感，谐和与不谐和的音色，音乐的暗示性含义，这一切就是随着瓦格纳登上统治地位的全部感性音乐——瓦格纳是凭音乐来认识、发掘和发展这一切的。在语言方面，维克多·雨果做过类似的尝试。但是，即使是今天，法国人谈起维克多·雨果时，也会扪心自问：这样做是否败坏了语言，是否随着语言感性的提高而贬低了语言的理性、精神性和深刻的规律性呢？法国诗人成了雕塑家，德国的音乐家成了戏子和文化贩子——这难道不是颓废的标志吗？

<303>

人，一种渺小的、过度紧张的动物，他们幸而有自己行时的时代；尘世的生命始终是一瞬间、一个插曲、一个没有结果的例外。对地球的整体特征来说，它无足轻重；地球本身就象星宿，象两个虚无之间的裂隙，是无计划、无理性、无意志、无自我意识的现象，是必然之物的最糟糕的一类，是愚蠢的必然性……我们心中对此种看法颇感愤慨；虚荣这条毒蛇对我们说“一切肯定都是假的，因为发了脾气……这一切难道真是表面现象吗？而人不管这一切，用康德的话来说——”

<438>

象伊壁鸠鲁进行的那种反对“旧信仰”的斗争，严格说来也就是反对先在的基督教的斗争——就是反对已经变得抑郁的、道德化了的、浸透了过失感的、陈旧的和病态的旧世界的斗争。

不是古代文化的“世风日下”，而是古代文化的道德化成了基督教得以主宰古代文化的前提。道德狂热（简言之，柏拉图）毁灭了异教，因为它重估了异教的价值，并令无辜的异教饮用毒酒。——最后，我们应该理解，被毁灭的东西同主宰相比乃是更高等的东西！——基督教的由来是因为心理学的腐败，前者千方百计在腐败了的土壤里生根。

<1034>

我们，少数人，或多数人，我们是那些敢于再次生活在非道德

化世界的人。从信仰来说，我们是异教徒。因为，我们也许是第一批认识到异教信仰真谛的人——必须把自己设想为比人还要高等的生物，不过，是善与恶彼岸的人；应该把一切高等的存在评价为非道德的存在。我们信仰奥林帕斯山<sup>①</sup>——不相信“受难的基督”。

<121>

文化与文明的对立。——文化和文明的高峰是两回事，人们不要上文化和文明截然对抗的当。文化的伟大时代，用道德用语来说始终是腐败的时代；而对人进行动物驯化（“文明”——）时代乃是希望所寄和必然如此的时代，也是对最精神和最勇敢的天性不宽容的时代。文明的希望与文化有所不同，也许截然相反……

---

① 奥林帕斯山——古希腊人信奉的圣山，在忒萨利亚北部，为众神居所。——译者

<1038>

——还会有多少新的诸神呢！对我自己来说，在我的头脑中，宗教——造神的本能有时不合时宜地活跃起来。而我的神启每次都不尽相同！……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从我头脑里掠过，在那些不合时宜的时刻进入生活，就象从月宫下凡的一样，那里简直不知人寿几何……我也许毫不怀疑多种神灵的存在……也不乏那些使我们不忘某种太平感和轻率感的神灵们……轻盈的脚步也许属于“上帝”的概念……有必要论述某个神灵宁愿置身一切市侩和合乎理性的东西之外吗？有必要论述它置身于善与恶的彼岸吗？——你说。用歌德的话来说，他有自由的见地。——而且为了在这种情况下呼唤未得到足够评价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权威。因为，查拉图斯特拉是走得如此之远，他甚至表白说：“我只想相信那个知道如何跳舞的上帝”……

我再说一遍：还能出现多少诸神呢！——查拉图斯特拉本人当然是个老资格的无神论者。因为他既不信旧的诸神，也不信新的诸神……查拉图斯特拉说，他本该如何如何；但查拉图斯特拉绝不会如何如何……人们知道他是有道理的。

人们按照创造精神即“伟大”的类型塑造了上帝的类型。

<925>

对英国式愚蠢的边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认

为是明智、聪明、道德的基础——是“金子般的箴言”。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相信这一点！（英国人中有不相信这一点的人吗？）……但是箴言是经不起最轻微的攻击的。争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一信条就会禁止一切行为，以免造成恶果：其隐藏的想法则是，行为总会得到报应。一个手中握有“原则”的人说过：“人们正是应当去做这些行为，以使他人无法占先——这样，我们就使他人无法危害我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答呢？——另一方面：请不要忘记那个以仇杀取得荣誉的科西嘉人。连他也不愿意挨枪弹。但是，有可能挨枪弹的前景并不妨碍他对荣誉的满足……而在一切正派的行为中，我们不是有意地忽视了那些会对我们造成恶果的东西吗？要避免有可能对我们产生恶果的行为——这也许是对所有正派行为规定的戒条。

相反，箴言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背叛了一类人，群畜本能就是用箴言来描述自己的——人是平等的，平等相待，礼尚往来，将心比心。——这里，人们确实相信一种在现实情况中根本不会发生的行为等值性。不可能每种行为都有报应。因为，实际的“个体”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相同的行为，因此也就没有“报应”……当我要作某件事时，我根本不会想到他人也可能干同样的事情。因为，这一行动属于我本人……人们绝对不可能给我以什么报偿，人们说不定总是用“另”一种行为伤害我呢。

<465>

我认为“精神自由”是十分确定的东西。因为，由于严于律己、纯真和勇敢，由于甘冒危险进行否定的绝对否定意志，它胜似哲学家和其他的“真理”信徒们千百倍——我把迄今为止的哲学家们都当成钻到女人“真理”裙下的可鄙的放荡子。



<756>

一切政党都是多么地卖主求荣啊！——他们披露了自己主子的某些也许是用伟大的艺术手法韬晦出来的主意。

<173>

保罗：他在寻找反对居统治地位的犹太教的权力——他的行动过于软弱……要重新估价犹太人的概念：要撇开“种族”——，但这就意味着否定基础……“殉道者”、“狂热者”乃是一切强烈信仰的价值所在……

基督教是处于最深刻的无力的世界之中的衰败形式，以致最病态和最不健康的阶层和需要借以飞黄腾达。

因此，其他本能不得不走到了前台，目的是创造统一性的一种自卫自立的权力——，简言之，必须创造一种困境，譬如，犹太人由于困境所迫而取得了他们的自我保存本能……由此造成的对基督徒的迫害是罄竹难书的——同有所惧，其势必合，群众性的皈依是终止迫害个人的唯一手段（——于是保罗就用“皈依”这个概念轻而易举地创造了基督教——）。

<807>

陶醉感的一切所能就叫“爱”和与爱不同的某种东西！——谁都有过这方面的经历：一旦某个男子走到姑娘的近旁，他的肌肉的力量就突然增长；有测量这种增长的仪器。在两性发生更加密切的关系时，譬如舞蹈和其他社交习惯必然带来的两性关系的接

近，这种力也会增长，以至会作出惊人的技艺来。最后，人们就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及自己的钟表了！当然这里也要考虑到，跳舞就象任何一种快速运动一样，本身就会带来整个内脏、神经和肌肉系统的陶醉感。这种情况下，人们就要把双重的陶醉感的综合作用预计在内。——不时都有一种小小的醉意，那是多么明智啊！……人们从来不愿承认的现实性是有的；代价是要变成女人，要有女人的一切贞操……这些在那里跳舞的年轻女人，显然是超越了一切现实性。因为，她们只同令人信服的理想们跳舞；她们甚至看得更多些，看到坐在她们周围的理想们；她们的母亲们！这是引用《浮士德》的好机会……当她们进入小小的醉意的时候，她们变得美丽异常！这些漂亮的造物们——啊！她们是多么清楚这一点啊！她们一定会变得更可爱，因为她们清楚这一点！——最后，她们的服饰也给予她们以灵感；她们的服饰是她们第三个小陶醉。因为，她们象相信上帝一样信仰自己的裁缝——谁会违背她们的信仰呢！信仰会使她们达到极乐！自我欣赏是健康的！——自我欣赏会防止感冒。一个善于装扮的美妇人患过感冒症吗？根本没有过！我甚至设想过这种情形，即她们几乎一丝不挂。

### <768>

奴役和扼杀“自我”：自我，工作的情形就象一个有机的细胞，它掠夺，它是暴力主义者。它想再生——怀孕。它想生出自己的上帝，并想看到一切人类拜倒在上帝脚下。

<764>

工人有一天应当象现在的资产者那样生活；——但在工人头上的是以无欲著称的更高等的等级，也就是说，后者更可怜和更简单，但却拥有权力。

对于低贱的人来说，只适用相反的估价；关键在于要在他们身上培植“道德”。绝对的命令；可怕的监工；使他们脱离轻松的生活。其余的人应该服从；而他们的虚荣心要求他们不以依附伟人而出现，而是依靠“原则”出现。

<493>

真理就是谬种。而没有这个种类，特定的有生命的种类就无法生活。生命的价值乃是关键。

<540>

有各式各样的眼睛。连斯芬克斯<sup>①</sup>都有眼睛——。因此就有各式各样的“真理”。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真理。

<109>

基本原则：现代人显示的所有东西中，有些是衰退的东西；但是，与疾病毗邻的乃是未经考验的灵魂之力和强大的象征。促使人渺小化的同一种原因也会驱使强者和特殊者达到伟大的顶峰。

<sup>①</sup> 斯芬克斯——古埃及神话中的狮身人面怪物，喻指谜或谜样的人。——译者

<409>

哲学家们：1. 一向就有处理形容词矛盾的能力；2. 他们绝对相信概念就象绝对怀疑感官一样。因为，他们没有认真思考过，概念和词汇乃是过去时代留给我们的遗产。那时，头脑模棱两可，内容贫乏。

最后，哲学家们渐渐意识到，他们不必再罗列概念，不只是澄清和阐发概念，而是首先要制造、创造概念，并说服他人相信这些概念。迄今为止，人们笃信自己的全部概念，就象笃信来自奇迹世界的奇妙妆奁一样。归根结底，这乃是我们那些最遥远、最愚蠢、最聪明的祖先留下的遗产。对我们头脑中的所有物抱有虔诚之心，这也许属于认识中的道德因素。当务之急是要绝对怀疑一切传统概念（也许说的是一位哲学家拥有的概念——当然这指的是柏拉图——，因为他教人相信一切传统概念）。

<961>

我的着眼点放在伟人出现于历史的那一时刻。长期专横跋扈的道德意味着：只要弓弦不断，道德就要张弓如满月。

<753>

我讨厌：1. 社会主义，因为它梦想的是“真、善、美”和“权利平等”，纯属天真幼稚（——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也是如此，只不过方式残暴而已）；

2. 议会制和新闻事业。因为这是煽惑群畜当家作主的工具。

<144>

道德和宗教乃是人们用来制造称心人的手段：前提，要具有充盈的创造力和长期贯彻自己意志的能力。

<762>

欧洲民主制度释放的力极少极少。它放出来的主要是懒惰、疲倦、无力。

<75>

一个能干的手工艺人，或学者，当他对自己的艺术感到自豪，并且对生活投以不满的一瞥时，就显得格外善良。相反，要是鞋匠和教书匠以痛苦的表情告诉人们，他本是为某种更美好的事物而生的，那是再可怜不过的了。比善还要善的东西，根本就没有！而善就是：有一技之长，并发挥一技之长去创造，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

今天，国家拖着一个荒唐的大肚皮：真正的工人靠“代表”；譬如，学者靠作家，受苦的大众阶层靠夸夸其谈的无能之辈，由这些人来“代表”痛苦。在这个时候，一切领域根本谈不上什么职业政治家，因为他们养尊处优，在议会的大庭广众之前拉长了喉咙“为民请命”。我们的现代生活受到一大群捐客的盘剥，开支太大；相反，在古代的城邦，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某些城市还留有余响，都是本人抛头露面，根本不靠这样一些现代的代表们和捐客们——除非是踢他们一脚！

## <900>

我指出了某种新东西。毫无疑问，这种民主制有着野蛮人的危险。但是，人们只是在底层寻找野蛮人。还有另一种野蛮人，他们来自上层。他们是一种掠夺和统治的天性，他们在寻找自己能用以塑造的材料。普罗米修斯<sup>①</sup>就是这样一种野蛮人。

## <955>

今日欧洲的面容给予我许多希望。因为，一种大胆统治的种族在极其智慧的群畜大众的广度上逐渐形成。现在教育后者的运动已不再处于唱独角戏的地位了。

## <962>

伟大的人，这是天性以伟大的风格所建造和发明的人——这是什么人呢？一、在他的整个作为中，他具有始终一贯的逻辑性，由于逻辑性的过于冗长，所以难于知其梗概，因此带有迷惑性，即他有能力从自己生命的巨大平面出发去修炼自己的意志力的能力，他有一种蔑视和摒弃渺小的蹩脚货的能力，即使其中包含着世界上最美的、“最神性的”事物。二、他更冷酷、更生硬、更不假思索和更不怕“舆论”；他没有同“尊敬”和被尊敬相联系的美德，他没有群畜道德一类的一切特性；假如他不能当引路人，就踽踽独行。然而就有这样的事情出现，即他对途中所遇的东西会发出低

---

<sup>①</sup>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因偷取天火而受罚的英雄。——译者

沉的喉音。三、他不想有颗“同情之心”，而想要奴仆、工具；在与人的交往中，他总是打他们的主意。他不能泄露自己的天机，因为他认为当老实人是乏味的；假如他人识破了他的真面目，他认为是不寻常的。当他不对自己说话时，他就要戴上假面。他宁愿撒谎，而不想讲实话。因为，撒谎要耗费更多的精神和意志。他内心有一种孤独感，是某些褒和贬都无法达到的东西，是一种独特的可审判性，但不审判自己。

### <973>

人性的地平线。——可以把哲学家理解为这样一种人，即他们不遗余力地试验人能突出自己的限度——尤其是柏拉图。因为，他就试验过自身力之所及。但他是作为个人来做这件事的；也许帝王们、开国君主们这些更伟大的人的本能惦念的就是在发展中“有利的状况下”驱使人的程度。伟大的问题就是：以前，植物“人”是在什么地方绚丽多彩地成长起来的。为此，少不了历史的比较研究。

### <413>

由于道德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迄今哲学的进程几乎停滞不前。

### <60>

中下层的等级(包括低贱种类的精神和肉体)在缓慢地形成和兴起，这种情况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差不多已经完成了序幕阶段，而

且甚至可以说，即使没有这场大革命，事情照样会前进，——总而言之，群畜相对牧人和带头羊的优势会带来如下结果：

1. 精神抑郁（——高贵文化所特有的斯多葛主义的和轻薄的幸福外观共处，日趋下降；让人看到、听到许多以前忍受和隐含的痛苦）；

2. 虚伪的道德（这一种类想以道德出人头第，但却以群畜的美德著称：即同情、热心、克制、而不是通过群畜能力以外的被认识和受尊敬的那些特性）；

3. 实际的、巨大的、众多的、同甘共苦（一切群畜所具有的杂处欢乐感——“公共精神、祖国观念”，一切不考虑个人的东西）。

### <133>

20世纪。——伽里阿尼神甫曾说过：防范心理乃是现今欧洲危机的原因。假如人们真努力避免采取预防措施，世界就安静了。我不相信人们会更加不幸，因为他们也许还不至于制造战争。由于我根本不同意我已故朋友伽里阿尼的反战观点，所以我不怕作出某些预言，并且如果可能的话，以此挑起战争。

在惊天动地的地震过后就会出现伟大的觉悟：脑子又装了新的问题。



<58>

假如这不是颓废时代和生命力下降的时代，那么起码也是尝试不假思索和为所欲为的时代：——可能由于失败的试验太多而得出了象是颓废的总印象：也许事情本身就是颓废。

<913>

要否认功绩：但是要去干超越一切赞誉，一切理智的事业。

<761>

要带着嘲弄的怜悯去看大众的苦难：他们想要的东西，正是我们能够办到的——啊！

<34>

现代的悲观主义是现代世界无用性的表现——不是世界和生命的表现。

<593>

要把“情况就是如此如此”变成“事情应该变得如此如此”的意

志。

<1044>

一定有使一切事物都神圣化的那种人，而不只是饮食——不只是在记忆中想着它们，或者同它们合而为一。而应总是重新、并以新的方式使世界神性化。

<384>

克服欲望？——不！假如这不应意味着削弱和毁灭欲望的话。而是要为我们服务：要长期折磨欲望，这也属于克服的范围（不是作为个人的，而是作为区域、种族的欲望等等）。最后，人们要再次给予欲望以充满信任感的自由。因为，欲望热爱我们的程度形同义仆，它们自愿地走向我们最感兴趣的所在。

<911>

那不勒斯行乞者的幸福和自足，或“美丽的灵魂”那里的“极乐”，或基督教兄弟会虔诚派教徒那里的轻薄的爱，这些东西就人的等级制来说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人们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想必应该把“极乐之人”的种族无情地打入地狱。因此，立即出现了渺小化和松弛的危险——我反对斯宾诺莎主义的或伊壁鸠鲁式的幸福论，反对沉思状态的一切松弛。但假如道德是达到这种幸福的手段，那么，就也不得不制服道德。

<654>

一个细胞原生质会分裂为二，假如力不足以制服被同化过来的占有物的话：生殖乃是无力的结果。

当男人们的精子由于饥饿而追逐女人的卵子，并溶化于卵子之中时：生殖就是饥饿的结果。

<406>

让我们打消几分哲学家中一向流行的迷信吧！

<371>

“自我”——它同我们人类的统一管理是不一致的——它只是一种概念上的综合物——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出自“利己主义”的行为。

<975>

在贯彻一种思想时，要始终保持客观、坚毅、坚定、严肃的态度——艺术家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但是，假如一个人需要拿人来完成这个目的时（就象教师、国务活动家等等所做的那样），那么沉静、冷酷和严厉就都很快不见了。人们在凯撒和拿破仑这样的天性那里可以感到他们“索然无味”的艰苦劳作，为此就要有人的牺牲。假如有一线可能，那么高等人的未来就位于这个轨道上：既要承担重大的责任，又不因此而折毁。——迄今为止，为了不

去对自己权利和手段的信仰，几乎一直少不了灵感的欺骗。

<355>

“善良的人们皆是弱者；他们之所以是善的，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强到足以作恶”，拉图卡部族<sup>①</sup>的首领科莫罗对巴克尔<sup>②</sup>说过这样的话。

“对懦夫来说没有不幸二字”——有人用俄语这样说。

<869>

人会因之毁灭的最强大和最危险的激情，竟然受到如此彻底的监视，以致这样一来就无法产生最强大的人，或者不得不自认是恶人、“有害的人和不许存在的人”。这种危害是巨大的，但在过去也是势属必然的。因为今天，一大批反对力量通过对那些激情（追求统治权的激情，对变化和欺蒙的欲望）的暂时压抑，已驯育成<sup>人</sup>，因此又有可能释放这些力量了。因为，它们没有了旧日的野性。我们容许享用这驯善的野蛮了。人们注视着我们的艺术家和国务活动家们。

<1042>

要证明为什么希腊宗教比犹太基督教更高级。后者胜利了，因为希腊宗教自己蜕变（退化）了。

① 拉图卡部族——印第安部族。——译者

② 巴克尔——即萨摩尔·怀特(1821—1893)，英国旅行家。——译者

<959b>

罗马人是原始森林中的动物。

<996>

超凡的人具有最高的价值，即使当他弱不经风的时候也是如此。因为要达到笨拙和稀有物的充盈，需要经过多代的驯育和巩固。

#### < 4 >

基督教假说提供了哪些有益的东西呢？

1. 同处在发展和消逝长河中的人的渺小和偶然性相反，基督教赋予人以绝对的价值；

2. 它为上帝的辩护士效力，因为尽管世上有痛苦和灾祸，它仍然赋予世界以完美性的特征，——也包括那种“自由”在内——。灾祸表现出丰富的含义；

3. 它在人那里设定了有关绝对价值的知识，因而也就等于把与此要义相应的知识赐予了人；

4. 它告诫人不要自相作践，不要与生命为敌，不要对认识绝望。因为，它是一种保存手段。

总之：道德曾是用以对付实践和理论虚无主义的药剂。

#### < 5 >

但是，在培植道德的诸势力中，有过真实性。因为，真实性终有一天要背离道德，它发现了道德目的论，道德的实利观——这种认识由来已久，带有根深蒂固的欺骗性，现在正起着兴奋剂的作用，因为这种欺骗性使人对自己解脱感到绝望。现在，让我们来论证我们身上的需求吧。它们是长期道德解释造成的，而今天，在我们看来则表现为对非真实的需求。因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们似乎是价值的依托，我们就是为了它们而维持生命的。这种对抗

性——我们认识了的东西不受重视，而我们想拿来欺骗自己的东西，又不许置评——就会产生一个消解过程。

<55>

极端的立场不会被折衷的立场取代，而是被极端的也就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取代。因此，对天性的绝对非道德性和无目的无意义的信仰，就是心理学必不可少的欲望，假如说对上帝和必然道德秩序的信仰站不住脚的话。现在，虚无主义的出现，不是因为生存的痛苦比以前增大，而是因为人们怀疑灾祸也就是生命中的“意义”。有一种解释破产了，它被认为是这样的解释，即看来仿佛生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似乎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

让我们看看这种思想最可怕的形式吧：生命，原来的生命乃是无目的、无意义的，但却是无可避免地轮回着，没有终结，直至虚无，即“永恒的轮回”。

这是一个极端的虚无主义形式：即虚无（“无意义”）是永恒的！

佛教的欧洲形式：知识和力量的能量迫使人们取得这样的信仰。这是一切可能的假说中最科学的。我们否认终极目的。假如生命真有一个目的，那它想必已经达到。

这样人们就会认识到，这里努力追求的是泛神论的对立物。因为，认为“一切都是完美的、神圣的、永恒的”，这同样会迫使人们取得对“永恒轮回”的信仰。问题：道德也取消了这种肯定万物的泛神论立场了吗？从根本上说，克服的仅仅是道德的上帝。设想一个“善与恶的彼岸”的上帝；这有什么意义吗？在这个意义上的泛神论是可能的吗？我们从过程中取消了目的观，尽管如此我们就

是肯定过程吗？——假如那个过程每时每刻都会取得某种东西，那么情况也许就是如此——而且始终达到同一物。斯宾诺莎就获得过这样肯定的立场，因为每一时刻都有一个逻辑必然性。因此，他就以自己的逻辑基本本能战胜了这样一种世界特性。

但是，他的情况只是一种个别情况。作为每个现象基础的每个基本性格特征，都会在每个现象中表现出来；假如它被某个人认为是他自己的基本性格特征，则它想必会使这个人象胜利者一般地去赞同普通生命的每个时辰。关键也许是要以喜悦之情把身边的这个性格基本特征看成善的、有价值的。

现在道德已经阻止这被人强制和压迫的人和等级的生命不要陷入绝望，不要跳进虚无的深渊；因为对人的无能为力——不是对自然无能为力——会对生命产生绝望的怨恨。道德拥有掌权人和暴徒，他们把“大人先生”统统当敌人对待，卑贱的人对后者实行监护，这就是说，首先应当鼓起卑贱人的勇气，使其变得坚强。因此，道德教诲人们要对统治者的基本性格特点抱以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和轻蔑之情：即对统治者的权力意志。道德应予废除、否定、碎尸万段。因为，用相反的情感和估价来看，这也许是令人切齿痛恨的本能。假如受苦人和被压迫者失掉了有蔑视权力意志之权的信仰，那么他们就要进入不可救药的绝望阶段。假如这种特征对生命来说是必然的，假如产生了这种情况，即在那种要求道德的意志中也隐藏着“权力意志”，仇恨意志也是一种权力意志，则也许就是这种情况了。被压迫者仿佛认识到，他们同压迫者站在相同的地面上，在被压迫者面前不该再有什么特权和更高的等级了。

更有甚者！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与生命毫无关系，都在权力限度之外——假如，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的话。道德防止败类



陷入虚无主义，因为道德把一种无限价值和形而上学价值赋予每个人，并将其纳入一种与世俗权力和等级制不相协调的秩序之中。因为，道德教导人要低眉顺眼，要屈从等等。假如对这种道德的信仰灭亡了，那么败类也就从此丧失了自身的精神寄托——也要走向毁灭。

灭亡表现为自取灭亡，表现为一种对必定毁灭的东西的本能选择。败类的这种自我毁灭象征就是：自我活体解剖、中毒、酒精中毒、浪漫主义、特别是本能地强行采取行动，人们通过这种行动使强者变为不共戴天的死敌（——几乎是自己在训练自己的刽子手），是把毁灭意志当成更深刻本能、自我毁灭本能的意志，要求通入虚无主义意愿的意志。

虚无主义是败类找不到任何慰藉的标志。因为，他们是为了被毁灭而去破坏的。他们，因为被道德所取代，就没有理由“顺应”——他们置身于相反原则的土地上，并且也想在自己方面取得权利，因为他们迫使强者当自己的刽子手。既然一切生命都失去自身的“意义”，则无为就成了欧洲式的佛教。

“困苦”不会变得更大，完全相反！“上帝、道德、顺从”成了灵丹妙药，位于深得吓人的贫困阶梯之上。当出现相对有利得多的关系时，就会出现积极的虚无主义。认为道德会被克服，这本身就是以相当高的精神文化为前提的；这种文化又会带来相对优裕的生活。由于哲学见解长期争吵不休，乃至达到对哲学的无可救药的怀疑，于是精神产生了某种懈怠，但这同样不表示那些虚无主义者等级的低微。请想一想佛祖出世的情景。永恒轮回的学说定会有博大精深的前提（就象佛祖学说有这种东西一样，譬如因果概念等

等。)

什么叫做“败类”呢？主要指生理上，不是政治上。欧洲最不健康的一类人（各阶层中的）乃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土壤。他们肯定认为对永恒轮回的信仰是灾祸，因为受这种思想的感染，人们就会为所欲为，因为不是消极的清除，而是要按此清除一切无意义、无目的的东西，尽管这只是认识到一切都是永恒的存在时出现的痉挛和盲目的愤懑——这也是虚无主义和破坏欲的时机。——这样一种危机的价值在于，它要清除；它要把相似的要素驱赶到一起，使之自相残害；它把共同的任务分配给思维方式相反的人——也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挑出比较软弱的、信心不足的人，并从健康的观点出发开创力的等级制。因为，发号施令者就是发号施令者；服从者就是服从者。当然，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都不在此列。

谁成了这种新秩序中的最强者呢？是最平庸的人。因为，他们不需要任何极端的信条；他们不只承认，而且喜欢偶然性和无意义；他们是在人的价值打了很大折扣的情况下去想象人的，而且因此变得渺小和软弱。因为他们是最健康的人，经得起绝大多数灾祸，所以不畏惧灾祸——他们是这样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力充满信心，并以自觉的自豪去代替人所取得的力。

这样一种人怎么会想到永恒轮回呢？

<114>

实际上，我们不再需要反对起初的虚无主义的手段了。因为，

在现代的欧洲，生命已不再是那样的不确定、偶然和无意义了。现在，不必过份夸大人的价值、灾祸的价值等等；我们忍受了对这种价值的巨大折扣，我们容忍了许多无意义和偶然性。现在人已取得的权力允许减少驯育手段，最强大的手段之一就是道德的解释。“上帝”乃是一个过于极端的假说。

### <1018>

〔泰纳论拿破仑。《展望》(双月刊)1887年2月15日〕

主人能力突然形成：包括在政治家之中的艺术家脱颖而出；他凭借理想和无能。人们认出他就是现在的他，他是但丁和米开朗基罗的遗腹兄弟。因为实际上，就他幻想的坚实轮廓来说，是他梦境的紧凑、凝聚和内在的逻辑性，是他思虑的深邃，是他构想超人的伟大，他与这些东西相同，与这些东西等同。因为，他的天才具有同样的标准和同样的结构；所以，他也可称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三大思想家之一。<sup>①</sup>

\* 注意——但丁，米开朗基罗，拿破仑。

### <330>

这些人都是以撇开“理想”这个字眼为开端的，对合意性的批判。

### <720>

人最可怕、最基本的要求是他追求权力的欲望——人们称这

<sup>①</sup> 原文为法文。——译者

种欲望为“自由”——应判它终生监禁。因此，迄今为止只有伦理学，它以其不自觉的教育培养的本能，把权力欲望束之高阁。因为，它辱骂残暴的个人，并以它对教区的周济和祖国之爱的美化来强调群畜的权力本能。

<722>

批判“正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借此到底要消除什么呢？——紧张、敌意、仇恨。——但是，错误在于，这样一来增加了“幸福感”：譬如科西嘉人比大陆人享有更多的幸福。

<766>

基本错误：把目的放进群畜，而不是单个的个体！群畜是手段，此外什么也不是！但是，现在有人试图视群畜为个体，并给予群畜一种比个体还要高的等级——这是最大的误解！！同样，有人竟把促进群畜感的东西即同情奉为我们天性中更有价值的一面！

<596>

不要对人类进行道德教育，有关科学谬误的强制教育则是必要的，因为“真理”招人讨厌，生命令人扫兴——前提是，人可以避免闯入自己的轨道，而不以悲剧性的自豪去忍受自己诚实的理智。

<527>

生理学家也象哲学家一样认为，意识会在价值中增长，就象它

也因明晰性的增长而同时增长一样。因为，最明晰的觉悟，最逻辑的、最冷静的思维是第一位的东西。那么——这种价值是按照什么标准确定的呢？——就解放意志力而言，最浮浅和最简单的思维，也就是最有用的思维——因此，就会如此如此等等（因为思维没有留下动机）。

行为的慎密同眼光远大而优柔寡断的谨慎水火不容，因为后者是由更深刻的本能引导的。

### <403>

应该把真理提高到人们足以不再需要进行道德谬误的强制教育的程度。——假如人们拿道德来判断生命，生命也就令人讨厌了。

人们不应该构想虚假的人格，譬如不应该说“自然是残忍的”这样的话。应该认识到，世上没有这种负责性的中心人物，只管放心好了！

人类的发展。

A. 获得支配自然的权力，为此还要获得支配自身的权力。（为了使人们坚持同自然和“野兽”斗争，道德是必要的。）

B. 假如获得了支配自然的权力，那么人就可以利用它使自身自由地向前发展了。因为，权力意志就是自我提高和自我强化。

### <501>

一切思维、判断，知觉都是比较法，它们作为前提来说，都具有“同化”的性质，“同化”以前就有。“同化”就是变形虫同化占有物质的过程。

“记忆”来得要迟，在这个意义上说，这里同化的欲望似乎受到了约束。因为，保留了差别。记忆就是分类和排列的过程；主动的——谁？

<657>

什么是“被动”？

——在向前伸延的运动中受阻，也就是说，是对抗和反动的行为。

什么是“主动”？

——觊觎权力。

什么是“营养”？

——只是派生的；原始的东西是：想囊括一切。

“生殖”

——只是派生的；原始形式：在一个意志不足以组织整个占有物的时候，则一个执行分离行为的反意志进入了力的范围，在同原始意志斗争之后，它就成为了新的组织中心。

“快乐”

——即权力感（以痛苦为前提）。

<953>

两条路。——那样的时刻，即人有充盈的力来为自己服务的时刻，就会到来；科学的目的就是促成自然奴隶制的产生。

然后，人就会得到闲暇，发展自身，变成一个崭新的、更高级的东西。崭新的贵族政体。那时一大堆有道德的人就会过时，变成今日的生存条件。——特性不再需要，因此它们消失了。我们不再

需要美德，因此也失去了美德（——不论是“人人不可缺少”的道德、拯救灵魂的道德，还是不死性，它们都是使人能够达到巨大的自我强制的手段，用无比可怕的激情……）

重重苦难造就了人，苦难教导人劳动、思维、自制。

生理学的净化和强化。崭新的贵族政体需要对立，它需要对手。因为，它应该具有可怕自我保存的物性。

人类的两种未来：1. 平庸化的结果；2. 有意识地崛起，自我塑造。

这是一种制造鸿沟的学说：它会达到最高等和最低贱的类（它摧毁了中间的类）。

迄今的贵族政体论者，不论是教士的还是世俗的，都表明丝毫不反对建立新的贵族政体。

#### <404>

作为类的幻想的道德，是为了驱使个别人去为未来牺牲自身。看来，这似乎等于认可个别人有无限的价值，以致他带着这种自我意识使其天性的另一面变得暴虐，或受到压抑，他很难对自身感到满意。

对道德已往的贡献感恩戴德。但是，如今只剩下一种压力感，说不定这种感觉有一天会变成灾祸！感恩戴德本身作为诚实性必然会导致对道德的否定。

#### <597>

科学研究的前提：要信仰科学研究的联合性和持续性，以致个

人只能干很少的一部分，但要相信研究不是徒劳的。

它有一种巨大的麻痹状态：即徒劳地工作，无益的斗争。——

在得到了力、权力手段的地方，就要积蓄时间，未来有一天会用得着它们。因为，科学乃是中间站，那些平庸的、多倍的、更为繁杂的人会在那里得到最自然的发泄和满足。因为，他们都是事业要回避的人。

<528>

心理学家的主要错误：他们认为，不清晰的观念相对明晰的观念来说乃是较为低级的观念。但凡是远离我们意识的因而变得晦暗的东西，可能恰恰是十分明晰的东西。变得晦暗乃是意识远景的事情。

<489>

作为“统一性”进入意识的一切，已经是极其繁杂的了。因为，我们始终有统一性的印象。

肉体这个现象乃是更丰富、更明晰、更确切的现象。因为，它按步就班、依次向前发展而不追究其最终的意义。

<1063>

能量守恒的原则要求永恒轮回。



<968>

生命的特殊性最大限度地寓于伟人之中——构陷、谎言、剥削。但即使这些特性起过压制作用，却是最好地误解了它们的本质，并把这种本质解释为善。卡莱尔类型的解释家。

<945>

道德(譬如作为真实性)乃是我们既高贵又危险的奢侈；我们不必拒绝这种奢侈必然带来的不利的一面。

<563>

我们“获得知识的办法”局限在确定数量方面；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办法阻止把数量的差别也理解为量。数量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远景的真理；不是“自在”。

我们的感官具有作为中点的特定份额，我们感官就是在这个中点以内发挥作用的，即我们可以相对我们生存条件的比例来感觉大和小。假如我们把我们感官的敏感性增加十倍，或削弱十倍，我们就完蛋了。——即我们也认为同我们生存可能有关的大小比例乃是数量。

<276>

欧洲的整个道德大体对群畜有利：一切高等的、稀有的人的懊丧在于他们所褒奖的一切都以贬抑、屈辱之感进入他们的意识。

现代人的强悍乃是悲观主义抑郁的原因。因为，平庸的人就象群畜一样，他们提不出多少问题，也没有良知——因此是乐天的。（使强者沮丧的人：巴斯噶、叔本华）

群畜的某个特性表现得愈危险，则暴露得就愈彻底。

### <1045>

最精神性的人感觉到感性物的刺激和魅力，这是另一种人——那些有“肉制心肠”的人——根本无法设想的，也是不应该设想的。——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感觉论者，因为比起那些细密的过滤器，那些使变薄、变小的器具，或者干脆用大众化的语言称之为“精神”的那些东西，它们承认感官具有原则性的价值。感官的力和权力——这是一个成功者和完人身上最基本的特性。因为，首先必须要有“绚丽多采的动物”——否则一切“人性化”又算得了什么呢！

### <522>

根本的解决办法。——我们信仰理性，但它是灰色的概念哲学。语言的大厦是按照无比幼稚的偏见建造起来的。

那就让我们硬着头皮阅读事物中的不谐和问题吧！因为我们只会用语言形式来思维——这样才会信仰“理性”这个“永恒真理”（譬如主语，谓语等等）。

假如我们不想以语言强制手法去完成这件事，我们的思维就会停止，我们最善于干的就是怀疑这里看到的界限是否真是界限。

理性思维是按照我们无法否认的模式来完成的一种解释。

科学的发展一再使“已知”消溶在未知中。——发展的目的恰恰是要相反的东西，并从本能出发把未知归结为已知。

总之，科学在准备着一种独立的无知，即一种感觉，它认为“认识”根本不会发生，认为“认识”乃是梦想科学发展的骄傲自大。不仅如此，还认为我们不要保留任何一点概念来使“认识”成为合法的可能性——而认为“认识”乃是矛盾重重的观念。我们把人最古老的神话和虚荣心转译为无情的事实。因为，“自在之物”，“自在知识”就象概念一样统统是没有的。这乃是“数字和逻辑”引起的诱惑，是“规律”的诱惑。

“智慧”乃是克服远景估价的尝试（即克服“权力意志”）。它是敌视生命的，是涣散原则，是同化力软弱的标志，就象印度人等等一样。

智慧之所以不可以反省，是因为不能拿它来同别种智慧相比较；是因为它的认识能力只有面对“真实的现实”才会显现出来。因为，为了达到批判智慧的目的，我们必须成为具有“绝对认识”的高等人。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除了一切远景的观察方式和感性精神的理解方式以外，还存在某种东西，即“自在”。——但是，由心理学派生的对物的信仰，禁止我们谈论“自在之物”。

<482>

在我们的无知开始之处,在我们眼界终止之处,我们就会造出一个词来,譬如“我”、“做”、“受苦”等词汇。——这一切也许就是我们知识的地平线了,然而不是“真理”。

<553>

康德所批判的哲学斑点,渐渐地进入视力不济之人的眼帘,因为,康德已经失去鉴别“现象”和“自在之物”的权利了——他自己剥夺了自己以这种古老的、常见的方式继续鉴别的权利,因为他谴责把现象推论为现象的原因,认为这是不允许的——按照他对因果关系概念和其纯内在现象的有效性的见解来说。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就已经预示了那种鉴别法,似乎“自在之物”不仅是演绎出来的,而且是早已有之的。

那种合意性的立场，那种“事情理应如此，但没有如此如此”，或“事情要是如此该多好”，几乎没有人能明白这都意味着什么。它们，意味着对整个事情进程的谴责。因为事物中没有任何孤立的东西。聚沙成塔，在你的小小不幸上会建起未来的大厦，整体是历次批判沧海一粟的结果。假如连康德都搞不清的道德标准都不会完全实现（而作为彼岸的东西却骑在现实之上，而且一向没有跌进现实之虞），那么道德本身就包容了对整体的判断。但整体却可以问道：道德是从哪里取得这种权利的呢？部分在这里怎么竟至当起审判整体的法官来了呢？——假如这也许就是实际上无法灭绝的本能，就是有人认为的那种道德判断和对现实的不满，那么这种本能不也就一同属于无法灭绝的愚蠢也就是我们种类的不谦逊了吗？——但是，由于我们说了这番话，也就等于做了我们所指责的事：合意性的、僭越的审判游戏的立场，属于事物活动的性格。任何不公正和不完美的情形也是如此——这也正是我们关于“完美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得不出结果来的。任何欲望，任何想得到满足的欲望，都是用事物的现状来表示不满之情的。怎么表示？莫非也是由纯不满足的、满脑子都是合意性的各部分凑成的整体吗？“事物的活动”莫非也就是从这里出发的路？从现实性出发的路！是永不满足的本身？莫非合意性就是驱动力本身？就是上帝吗？

在我看来，摆脱宇宙、统一性、一切力、某种绝对之物，是很重

要的；但人们也许不得不把绝对之物当成最高的仲裁机关，名之曰“上帝”。人们必须把宇宙砸烂；忘掉对宇宙的尊敬；要索还我们曾经给予未知和总体的东西，送给近在眼前的而属于我们的东西。

譬如，康德说：“两个事物始终是值得永远崇敬的”（《实践的理性》的结论）——今天我们毋宁这样说“消化更值得崇敬”。宇宙总是产生老的问题——“怎么可能有邪恶呢？”等等。也就是说：没有宇宙，没有伟大的感觉器官，或存货，或力的储藏室。

### <333>

伦理学，或“合意性的哲学”。——“事情本应是另一个样子”，“事情应该是另一个样子”。因为，不满乃是伦理学的萌芽。

人们也许真可以自救。首先，因为人们会选择没有情感的状态；其次，因为人们懂得傲慢和幼稚。因为，要求某物与原样有所不同，即要求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这就包含着对整体的毁灭性批判了。但是生命本身就是这种要求！

确认，什么是有的，是什么样子的，似乎比任何“事情本应如此”要高尚和严肃得多，因为后者乃是人的批判和傲慢态度，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可笑的。这当中表现一种需求，需求又要求世界的结构适应我们人的安适感；意志也是如此，它要尽可能多地适应这个任务。

另一方面，只有“事情本应如此”的这种要求，才会召唤出另一种“有什么”的要求。因此，知道有什么，这已经就是——“怎么样？这是可能的吗？为什么一定如此呢？”——诸问题的答案了。要是惊叹我们的愿望与世界轨道不相符合，就会导致我们对世界轨道的认识。也许事情是另一个样子；也许那种“事情本应是这样”就意味着我们有征服世界的愿望————

假如我把有规则的现象放进一个公式，那么我就简化和缩短了对整个现象的描述，等等。但是我没有确定“规律”，而是提出了下列问题，即在这里重复出现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人们要求作为主要是未知力和产生力的综合体来适应这个公式，这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有人认为这里的力要服从规律，以致我们由于力的服从每次都会得到相同的现象，这纯属臆想的神话。

**A. 道德乃是非道德性的结果。**

1. 为了让道德价值取得统治，一定要有纯非道德的力和欲望的帮助。

2. 道德价值的形成乃是非道德的欲望和考虑的结果。

**B. 道德乃是谬误的结果。**

**C. 道德逐渐陷入自相矛盾。**

报复。——真实性、怀疑、克制、裁决。道德信仰的“非道德性”。

步骤：

1. 道德的绝对统治：一切生物学现象都要按照道德来衡量和裁决。

2. 试图鉴定生命与道德（这是成熟的怀疑论标准。因为，道德不应被认为是生命的对立面）；多种手段甚至是一种超验的途径。

3. 生命和道德的对立：道德受到生命的审判。

D. 道德会危害生命；

- a) 危害对生命的享受, 危害对生命的感激等等;
- b) 危害对生命的美化和崇敬;
- c) 危害对生命的认识;
- d) 危害生命的发展, 因为生命试图使自身的最高现象同自身分裂。

#### E. 相反的估计: 道德对生命的功利性。

1. 道德是更大整体的保存原则, 是对成员的限制。因为, 对“工具”有利。

2. 与人受激情内在危害相比, 道德乃是保存原则。因为, 对“平庸者”有利。

3. 与深刻的苦难和萎靡所起的毁灭生命的作用相比, 道德乃是保存原则, 因为, 对“受苦人”有利。

4. 道德乃是防止强者大爆发的原则, 因为, 有利于“低贱者”。

<677>

#### 对世界的解释乃是统治欲的标志

**艺术世界观:** 面对生命。但是, 它没有分析美学观, 而是把美学观贬低为残暴性、安全感、裁决感和局外感等等。人们必须领会艺术家本人及其心理学(对赌博欲望的批判就是释放力, 就是变换的欲望, 就是对自己灵魂同异己相接触的欲望, 就是艺术家的绝对利己主义等等)。人们净化了些什么本能啊!

**科学世界观:** 批判心理学对科学的需求。向往理解一切事物; 向往使一切事物都变得实际、有用、可资剥削——它是反美学的。价值本身, 是可数和可计算的东西。普通人想借此取得优势。假如人们用这种方法占有历史, 那将是可怕的——优越者、仲裁者的王国。人们净化了些什么欲望啊!



宗教世界观：对宗教的人的批判。他不必是道德的人，而是有着强大崛起感和深沉的沮丧感的人。他用感激和怀疑之心来解释前人，因而不由自身寻求前人（——后人）的根源。他是大体上自感“不自由”的人，他净化了自己的状态，净化了屈从的本能。

道德世界观。社会等级制的情感被放进了宇宙：安稳性、法则、整理和排列，这些东西得到的评价最高，因而它们也在寻求最高的职位——在宇宙之上，或宇宙之下。

什么是共同性：统治欲也被人看作是最高价值的审理机关。是的，被看作是创造力和统治力。显然，这些欲望是相互敌对和互有高下的（总的来说，也许是联合，或在某种统摄下更替）。但它们深刻的对立非常之大，以致在它们要使一切得到满足的时候，就要构想出一个深刻而平庸的人来。

#### <277>

群畜道德的真实性。“你应是可以认识的，你的内在物是通过清楚和恒定的符号表现出来的——不然你就是危险的。假如你是恶的，那么你伪装自身的能力就构成对群畜最严重的威胁。我们蔑视神秘的人和不可知的人。——因此，你必须保持可以被认识的状态，你不应躲躲闪闪，你不要相信你的变换。”这就是说，对真实性的要求是以被认识和恒定的人格为前提的。其实，这是教育的事，尽管群畜的成员通过人的本质达到了一定的信仰。因为，群畜首先制造了这种信仰，接着才要求“真实性”。

#### <594>

科学——迄今为止，它是通过要“解释”一切的假说来达到完

全消除事物复杂性的方法——也就是出自理智对混乱的反感。——同一种反感又在观察我自身时拨动了我的心弦。因为，我也想通过某种模式形象地设想内心世界，并且以此超越理智的混乱。而道德就是这样一种简化的模式。因为，它教诲人要光明磊落。——现在我们否定了道德——我们自身对我们来说又重归晦暗了！我知道，我对自己毫无所知。物理学的产生是对情感的仁慈，因为在消灭道德之后，科学（作为通向认识之路）又获得了新的魅力——因为我们正是在这里找到了结果的，所以我们要调动我们的生命为掌握科学的目标服务。由此产生了有关我们生存条件问题的实际科学思考。

### <377a>

虚伪性。——任何独立的本能对自己的工具、扈从、马屁精都具有另一种本能：它绝不让人称呼自己的丑名。因为，它对其他非间接地共享的颂词概不受理。在任何独立的本能周围，所有褒贬之词都结晶为固定的制度和礼仪。——这就是虚伪性的原因之一。

任何追求统治权而又处于某种枷锁之中的本能，为了自己、为了支持自己的自我感觉、为了增强自己的自我感觉，需要一切美名和公认的价值，以致它胆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打着被它打倒的、它想摆脱的“大人先生”的旗号（譬如在基督教价值的统治下，肉欲，或者权力欲就是如此）。——这乃是虚伪性的另一个原因。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完美的天真质朴占上风。因为，虚伪性没有进入意识。假如人看到主动者及其“表现”（“假面”）是分离的，这乃是本能破碎的标志——一种自相矛盾的标志，绝不是战无不胜的标志。礼仪、激情中绝对的纯洁，虚伪中的“善的良心”，人们

用以攫取最大和美妙的言词和姿态的信心——为了胜利，这一切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另外的情况下：当要表现绝顶睿智的时候，则需要戏子的天才和为取胜必备的高度自制的素养。因此，教士乃是机巧无比的、自觉的伪君子；其次是王公贵胄，他们的等级和门第使他们养成了装腔作势的气质。第三，社交人物、外交家；第四，女人。

## <806>

以各式各样伪善出现的感性：1. 理想主义（“柏拉图”），这是青年特有的，创造一种凹透镜式的图象效果，就象恋人出现在特殊的环境中一样，这是被包裹着的東西，放大、圣化以至变化无穷——；2. 在爱的宗教中：“一个美男子，一个美女”，有几分神性；一位新郎，一位灵魂的新娘——；3. 在艺术方面，作为“装饰性”的力：就象男人看女人一样，男人似乎要为女人显示一切优点。因此，艺术家的感性就放在一个他平时崇敬的客体身上——他就是这样创造了客体的（即，使客体“理想化”）。女人，在男人想起女人时出现的意识的影响下，关心男人对理想化作出的努力，因为她梳妆打扮、步态轻盈、能歌善舞、话语温柔多情。同样，她也不时演习娇羞之态、距离之感——本能以此来增强男子理想化的能力。（——在女性本能的巨大敏感性那里，羞耻感绝非永远是有意识的虚伪。因为，女人猜测出，正是质朴天真的羞涩之情才能最大限度地引诱男子，迫使他作出过高的估计。因此，女人是天真烂漫的——出于敏感的本能，因为这种本能劝说她相信纯洁的功利性。有意对自身视而不见……凡是在装腔作势影响强烈的地方，当她不自觉的时候，她是会变得不自觉的。）

论艺术的天才。——超载着性之力的脑髓系统具有特有的完善过程和完美观（与恋人相约的夜晚，会使最小的偶然性焕发光彩。生命就是一个崇高事物序列，“失恋者的不幸远比任何东西更有价值”）。另一方面，任何完美和美对那种眷恋状态和自己的种类都起着无意识的记忆作用——任何完美性，事物的全部美感都通过连续性再次唤醒爱神的极乐感。（用生理学的话来说就是：艺术家的创造本能和精液在血液中的分布……）对艺术和美的要求就是间接对性欲快感的要求，他把这种快感传输给大脑。世界通过“爱”而变得完美。

不错，权利的哲学！这种科学也如其他一切道德科学一样，是从来没有垫过尿布的！

譬如，人们总是不承认——在自由的、自以为是的法学家中也如此——惩罚有着最古老和最有价值的意义——人们根本不认识这种意义，只要法学还没有置身于一块新的土地，即在历史比较学和民族比较学的基础上，它就会滞留在本质虚假而抽象无益的争论之中。这种抽象在今天自称“法哲学”，实际上已全部脱离了现代的人了。但这种现代人本身就是一场难解难分的击剑比赛。就法学对他的评价来说，他允许有不同的解释。

<741>

耻辱只有当某些处罚同卑贱之人(譬如,奴隶)有关的时候,才会涉及到惩罚。那些受惩戒最多的人就是卑贱的人,而最终,某种耻辱就会留在惩罚之中。

<670>

对“欲望”的信仰。——欲望是理智的一个结构,是对不存在的原因的虚构。我们所不懂的、体力上的一般感觉,都会从理智方面得到解释,即找寻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感觉的原因。在人身上的,在经历中的等等。也就是设定不利的、危险的、异己的东西,似乎这就是我们恼怒的原因;其实,恼怒是为了我们状态的可思性而硬加上去的。——经常性的有窒息感的大脑充血,被解释成“恼怒”。刺激我们发火的人和事,就是缓和生理状态的手段。——事后,由于长期的习惯,某些过程和共同感觉有规律地联系起来,以致某些过程的外观会引起那种共同感状态,尤其是引起某种充血、产生精子等等,也就是通过男女亲近的结果。我们常说,“欲望是刺激来的。”

“快乐”和“痛苦”就已经隐有判断了。因为,区分刺激的办法是看它们是否促进权力感。

对意愿的信仰。把一种思想当成机械运动的原因,这乃是奇迹信仰。科学的结果要求,在我们使自身能用图示方式使世界变得可以想象之后,我们也会把欲望、渴望、意志等变得可以想象,也就是说,否定它们,并当成理智的错误来处理。

<611>

我们认为思维乃是生命所有阶段上最强大的东西和始终要演练的东西——在任何感受和对表面的忍受中也是如此。显然，思维由此而变得极其有力和极其贪婪，它长期地压制所有别的力。最终会变成“自在的激情本身”。

<745>

一个老态龙钟的中国哲人说，他听说过，列国将亡，其法愈多。

<92>

提起德国的文化，我总是有衰落之感。常使我对欧洲文化的整个现象感到不适的是，我结识了一种没落的形式。德国人总是姗姗来迟，因为，他们心底有某些负担，譬如——依赖外国人。譬如，康德就依赖——卢梭、感觉论者、休谟、斯维登堡<sup>①</sup>。

叔本华则依靠——印度人和浪漫主义，伏尔泰。

瓦格纳——对骇人听闻和伟大歌剧的法国式崇拜，对巴黎和遁入原始野蛮状况（兄妹婚）的崇拜。

——落伍者的法律（省份变成了巴黎，德国变成了法国。）为什么德国人发现了希腊的东西（人们把一种欲望发挥得愈强烈，则投身到自己的对立面的情况就愈具有吸引力）。

音乐成了绝响。

---

<sup>①</sup> 伊玛努尔·冯·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自然科学家。——译者

<508>

观念，原来就是混乱的。那些互相适应的观念存留下来，绝大部分都消亡了——正在消亡着。

<662>

创造——是被选择者选择和完成的行动。（此乃是任何意志行为中最基本的要素）。

<1057>

永恒轮回。这是一种预言。

1. 是对本学说及其理论前提和结果的阐述。
2. 是本学说的证明。
3. 是测算的结果，即认为它是会被人信仰的（因为它会发动一切）。
  - a) 忍受它的手段；
  - b) 消除它的手段。
4. 它在历史中的地位：中心。  
最危险的时代。  
建立超越各民族及其利益的寡头政治；  
培养全人类的政治。  
耶稣教义的对立物。

两种最伟大的(被德国人所发现的)哲学观点:

a) 生成观, 发展过程;

b) 生命价值观(但首先必须克服德国悲观主义的可怜形式!)——

这两者被我以决定性的方式搓合在一起。一切都在生成中永恒地回归——这是无法逃脱的! ——假如我们真能判断价值, 其结果将如何呢? 轮回的思想就是选择的原则, 是为力(和野蛮!!)效力的。

人类已经成熟到足以接受这种思想了。

“意愿”: 同时也是目的的意愿。“目的”包含着估价。估价从何而来呢?“苦、乐”的确定标准是基础吗?

但是, 在无数情况下, 我们使某事物痛苦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强加了估价的缘故。

道德估价的范围: 这种估价在一切感性印象中几乎都起作用。在我们看来, 世界由此发生了苍黄之变。

我们为一切事物都设定了目的和价值, 我们因而在自身积蓄了一团巨大的潜在力。但是, 价值比较告诉我们, 相反的东西被认为是**有价值的**, 货物价目表所在多多(这就是说“存在”二字是毫无价值的)。

对各种货物价目表的分析表明, 这些价目表的确定就意味着确立了有限的(常常也是错误的)集团的**生存条件**: 为达到保存的



目的。

对现代人的观察结果表明，我们使用的价值判断是很不相同的，而且其中再也找不到创造性的力——基础。因为现代道德判断没有“生存条件”。它变得更加多余，它好久没有这样痛苦过了。——它要为所欲为。大混乱。

是谁创造了高于人类和个体的目的呢？此前，人们想用道德来保存；但今天，无人再想到保存了，因为没有任何可资保存的东西了。也就是说道德是试验性的。因为，它要赋予自身一种目的。

<626>

(甲：)“力感不可能由运动产生。因为，全部感觉都不能由运动产生。”

(乙：)“只有一种表面经验会证明这一点，即在一个实体(大脑)里面，感觉的产生是由于传导运动(刺激)的结果。但是，感觉产生了吗？难道这表明那里根本不存在感觉吗？以致认为感觉的出现就是出现了运动的创造行为？这个实体的无感觉状态只不过是假说！不是经验！——这样说来，感觉即是实体的特性。因为有起感觉作用的实体。”

(丙：)“我们从某些实体中得知，实体是没有感觉的吗？是的！我们不知道它们有什么样的感觉。由不能感觉的实体派生出感觉，这是不可能的。”——啊！太轻率了！

<641>

力的众多性由一个共同的营养过程联系起来，我们称之为“生命”。一切所谓的感觉、观念、思维——即：1. 对一切其他力的抗

拒；2. 按照形态和节奏调整这些力；3. 按照同化和排泄的标准来进行评价——这都属于使生命成为可能的营养过程。

## <562>

“在思维形成过程中，一定会达到这样一个点，在那里，认为人们称之为事物特性的东西，就是感觉着的实体的感觉，这种认识会进入意识；这样一来，特性就不从属于物体了。”而剩下的就是“自在之物”了。对自在之物和为我们之物进行区别的基础，乃是给予事物以能量的那种陈旧的、天真的知觉。但是，分析的结果表明，力也是附加进去的。同样，实体也是硬塞进去的。“事物会刺激某个主体。”是吗？实体观的根源在于语言，不在于我们之外的存在物！自在之物根本不值一驳！

存在物被认为是感觉，是任何无感觉之物都不会以其为基础的感觉。

在运动中，没有任何现成的感觉内容。就内容来说，存在物不可能是运动；也就是说，（不可能是）存在的形式。

备注：可以尝试对现象的解释：第一，用想象先于现象的影像（目的）的方法；第二，用想象后于现象的影像的方法（数学物理解释法）。

两者不应混淆。也就是说：那种通过感觉和思维来约束世界的物理学解释，不能再派生或产生感觉和思维。毋宁说，物理学应当一贯无感觉、无目的地感觉世界——直至感觉最高等的人。目的说的解释只是目的的历史，绝不是物理的！

## <667>

科学不过问是什么驱使我们去意愿的。毋宁说，它否认被意

愿，并认为某物的发生有所不同——简言之，对“意志”和“目的”的信仰乃是幻想。它不问行为的动机，仿佛动机在意识中是先于行为似的。因为，科学首先把行为分成机械论的现象群，并寻找这种机械运动的前史——但不是在感觉和思维中。因此，科学绝对不要解释：因为，感觉是科学的材料，它应当被解释。——科学的问题就是：解释世界。而不要把感觉当成原因。因为，这意味着把感觉当成了原因。然而，科学的任务却一直未得到解决。

也就是说：要么没有意志——科学的假说——，要么是自由的意志，二者必居其一。后者代表了统治感，即便科学的假说得到了证明，我们也不能摆脱这种情感。

对因果的普遍信仰基于下列前提，即自由意志是任何结果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因果关系的感觉。其中也还寓有这种感觉，即任何原因都不是结果，而只有意志是原因的时候才是原因，总是如此。我们的意志行动不是必然的——它寓于“意志”的概念中。原因之后的结果是必然的——我们这样感觉。认为我们的意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必然，这也是假说。

<666>

自古以来，我们都是把某种行为、性格、生命的价值放在意图和目的之中，也就是说是为了目的本身而行动、表现和生活的。因为，兴趣的这种古老的特质最终要发生危险的转折。——即，假如现象的无意图和无目的性更多地一再进入意识的话。这样一来，似乎酝酿着一种普通的贬值：“一切都无意义”。——这句伤感的名言就等于说：“一切意义都寓于意图之中。假如没有意图，也就没有了意义。”照这种意见来说，人们就不得不把生命的价值放在“死后的生命”中，或者放在观念，或人类，或民族，或超越人之外的持

续前进的发展过程中；但这样一来，人们也就进入到目的的无限发展过程中了。因为，人们最终需要在“世界过程”中为自己谋求一席之地（这也许是紊乱的鬼神说的远景造成的，即认为这就是走向虚无的过程）。

相反，“目的”需要一种更严格的批判：因为，人们应认识到，目的根本不会引起行为。因为，目的是用于解释的手段。在阐述时，现象的某些点会被强调和遴选，以牺牲他人和绝大多数人为代价。每当为着一个目的去干某件事的时候，就会发生某种本质不同的东西和另外的现象。因为，联系到任何目的的行动来看，情形很象是太阳辐射酷热的所谓合于目的性一样，绝大部分热量都白白浪费了；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热量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一种带有其“手段”的目的，这是一种十分不确切的描述，它虽然可以作为规定和意志来发号施令，但它是以一种由驯服的工具组成的体系为前提的。它设定纯粹坚实的伟大之物取代了那个不确切的東西（即我们设想了一个设定目的和手段的更聪明但也是更狭隘的智慧，以便有能力赋予我们唯一知道的“目的”去起“行为的原因”的作用，而我们原来是没有这种权利的；即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把问题放进了对我们来说无法观察的世界——）。

最后，为什么“目的”就不可能是伴随现象呢？也就是在引起合乎目的行为时在变化序列中起作用的力呢？因为，先入意识的、引导我们见到现实现象的苍白图景，就是现象本身的象征，而不是现象的原因。——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批判了意志本身。因为，把意识中作为意志力出现的东西当成了原因，这不是一种幻想吗？一切意识现象不都仅仅是终结现象即链条的最后环节吗？但好象它们是受意识平面内部的先后次序决定的。这倒可能是一种幻想。——

<472>

驳所谓“意识事实”。观察是无比困难的事，谬误也许是观察的绝对条件。

<665>

我故意伸展我的臂膀；假如我不怎么知道人的肉体生理学和它运动的机械规律，那么作为这样民族的一员与随后发生的现象相比，还有比这种意图更暧昧、更苍白、更不确切的东西吗？假如我是一个最机敏的机械师，并且特别精通这里使用的公式，那么我一定不伸出我的臂膀。我们的“知识”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是截然分家的；形同异域。——另一方面：拿破仑实施了一项远征计划——这意味着什么呢？在这里，属于履行计划的一切行动都是有意识的，因为一切都必须受命而行。但也就是在这里，下属成了前提，他们要解释一般计划，审时度势。

<664>

假如我们要作某事，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力感，常常是发生在行为之前，即在设想行为的趋向时（就象见到一个自认为与我势均力敌的敌人和障碍物的情形一样）；总是伴随现象。我本能地认为，这种力感乃是行为的原因，它就是“力”。我们对因果关系的信仰就是对力及其作用的信仰；这是我们经历的传递。在传递时，我们把力和力感等同起来了。——但是，力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驱动物；感觉到了的力没有“驱动”肌肉。“我们在这种过程中没有得

到任何观念和经验。”——“我们同样也不知道力为什么就是运动，为什么就是运动的必然性。”力应是强制性的东西！“我们只知道现象按序列进行——我们既不知道此中有强制，也不知道任意性。”因果关系首先是通过把强制硬塞到过程结果中的方法创造出来的。由此而产生了对事物的某种“理解”，即我们把过程拟人化了，变得“更亲切了”。因为，亲切感是同力感相关联的人的强制习惯。

<678>

我们的表面“认识”起源是否只能到比较陈旧的估价中去寻找呢？这种估价已同化到如此现实的程度，以致成为我们的基本组成部分了，以致达到较新的需要与最陈旧的需要的结果之间相互动武的程度了。

世界被认为、被感觉、被解释为如此如此，以致有机生命可以在这种解释的观点下保存下来。人不仅是个体，而且是沿着特定的路线繁衍不息的有机物总体。说人存在，这表明一种需要解释的类（即使还要加以扩充）同时也保存下来了，这表明解释的体系没有改变。这就是“适应性”。

我们的“不满”，我们的“理想”等等，也许就是这种被同化的解释的结果，是我们远景观的结果。因为，有机生命最终也许会因这种解释而灭亡——就象有机体的分工现象同样会带来各部分的颓废和削弱，最终导致整体的死亡一样。有机生命的灭亡，也就是它的最高形式的灭亡，就象个别生命的灭亡一样。它们所循的原则相同。

<661>

为什么一切活动，其中也包括感官的活动都同欲望相联系呢？是因为事先存在障碍和压抑感吗？或者毋宁说是因为一切行为都是一个克服过程，一种成为主宰的过程和权力感增长的过程？——思维中的欲望。——最终，活动不仅是权力感，而且是对创造活动和被造物的欲求：因为，一切活动都是作为“行为”进入我们意识的。

<77>

在过去，精神的寄生虫们引起了我不比的厌恶。因为，在我们不健康的欧洲，这些人随处可见，而且他们还怀着一颗世界上最善良的心。也许有一点沮丧，有一点悲观主义的味道，但在主要方面是贪婪的、肮脏的、传染性的、偷偷摸摸的、奉迎邀宠的、扒手般的、卑鄙的——而且就象一切渺小的罪人和微生物一样的无辜。他们仗着别人精神的慷慨施舍来维持生计。因为，他们知道富裕精神的人就是无忧无虑、大大方方、悠闲度日乃至大手大脚、挥霍无度的。——因为精神是一个不称职的当家人，他没有注意到大家都是以他为生的。

<572>

一个艺术家经受不了任何现实，他旁顾，他把现实置于脑后；他严肃地认为，一种事物的价值就是人们从颜色、形象、声音、思想等获得的影子般的残存；他相信一件事物、一个人变得愈难以捉

摸、愈迷离模糊、愈似有若无，就愈有价值。因为真实愈少，价值就愈大。这就是柏拉图主义；但是，他还占有多一点的勇敢，转过身来。——因为他恰恰是依据价值的程度来衡量现实性的。他说“观念”愈多，存在愈多。他把“现实性”概念翻转过来，并且说：“凡是你们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乃是谬误。”而我们愈接近“观念”就愈接近“真理”。——你们懂得这话的意思吗？这是最大的再洗礼。它被基督教采纳了，因此，我们看不到这种奇怪的事情了。根本说来，他作为艺术家，不重存在而偏爱表面！满纸谎言，捏造真理！竟把非现实的东西放在了存在物的前面！——但是，他是如此坚信表象的价值，以致他把“存在”、“原因性”和“善”、“真”——总之一切被人们赋予价值的东西——的属性都赋予了表面。

价值概念本身被当成原因：第一认识。

可赋予光荣的一切属性都归之于理想：第二认识。

### <377b>

**基本思想：**虚假性表现得十分深刻、十分广泛，以致意志的矛头指向直接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分类，以致这种揣测具有极大的可能性。因为，真理，即要真理的意志本来就是别的什么，也许仅仅是一种伪装。（对信仰的需要是现实性的最大障碍。）

### <18>

**现代最普遍的征象：**人在自己的心目中不可思议地丧失了尊严。很长时期内，人都是生存的中心，是悲剧的英雄；后来，人至少致力于证明自身同生存的决定性的和具有特殊价值的一面有着亲缘关系——就象一切愿意恪守人的尊严的形而上学家们所做的



那样，这些人把道德价值奉为基本价值。愈是笃信上帝就愈会严守道德信仰。

## 〈19〉

任何纯道德价值的设定(譬如佛教的)都以虚无主义为终结，预计欧洲也是如此！人们认为，要同没有宗教背景的道德论打交道，但这样一来，虚无主义的出现就是必然的。宗教是没有那种视我们为设定价值者的那种强制感的。

### 〈谈谈写作计划〉<sup>①</sup>

1. 虚无主义站在了大门口：我们这位最不祥的来客来自何方呢？——出发点、假如认为“社会的贫困状况”，或“心理学的蜕变”，或甚至腐化乃是虚无主义的原因，那是错误的。而今是礼让有加、极富同情心的时代。贫困，精神的、肉体的和智力的贫困，根本没有能力炮制虚无主义（即对价值、意义和合意性的激进的拒绝）。上述种种贫困始终允许有不尽相同的解释。而且，虚无主义就隐藏在一种完全特定的即基督教道德的解释中。

2. 基督教的没落——起源就是它那（不可取代的）道德。这种道德同基督教的上帝分庭抗礼（基督教高度发挥了的真实性含义，因而招致了人们对一切关于基督教世界和历史的歪曲解释，厌恶感。狂热信仰所说的“上帝即真理”的反响，就是“一切皆谬误”。行动的佛教……）。

3. 怀疑道德，这具有决定意义。道德的世界解释既然试图遁入彼岸性，它就再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可，它就没落了。它终结于虚

---

① 〈 〉为《权力意志》一书的标题。——译者

无主义。“一切皆无意义”(这种世界解释被赋予了无限的力量,但却无法实现,——因为人们会怀疑,关于世界的所有解释是否都是错误的——)。佛教的特点就是崇尚虚无。(印度的佛教没有经历过基本的道德发展,因此,表现在它那里的虚无主义即是未被克服的道德。把惩罚与生命结合,把谬误同生命结合,于是也就把谬误同惩罚结合在一起了——这是一种道德估价)。哲学试图克服“道德的上帝”(黑格尔,泛神论);对民俗理想的克服:即贤哲;圣徒;诗人。“真”、“善”、“美”的对抗性——

4. 一方面针对“无意义性”,另一方面针对道德价值判断:迄今为止,为什么一切科学和哲学都屈从于道德判断呢?亦或,人们是否会共同忍受科学的敌意呢?或,忍受反科学呢?斯宾诺莎主义批判。基督教的估价到处都残存在社会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体系中。缺少对基督教道德的批判。

5. 当代自然科学产生了虚无主义的结果(连同自然科学的各种遁入彼岸的尝试在内)。最后,由于自然科学的促进随即产生了自我瓦解、自我作对即反科学性。自哥白尼那时起,人就从中心位置滑到了未知数 X。

6. 政治和国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产生了虚无主义的结果,在那里简直一切“原则”都成了装腔作势。因为,那里浮泛着不偏不倚、悲天悯人、虚情假义等等怪味,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这些都是惩罚。缺少充当救世主的等级和人物,即辩护士——

7. 历史和“实践的”史学家即浪漫主义产生了虚无主义的结果,艺术的地位,它在现代世界的地位是绝对的无独创性。它变得暗淡无光。歌德的所谓巨匠精神变得消沉。

8. 艺术和虚无主义的准备阶段:浪漫主义(瓦格纳《尼伯龙根的指环》的结局)。

<81>

我们认识那些沉溺于包容一切即原谅一切这句格言里的一类人。他们是弱者，他们首先是失望者：假如什么事情都有情可原，那么它们也就都有可蔑视之处！这是失望的哲学，因为它浑身都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人情味，它放出了甜意的目光。

他们是失去了信仰的浪漫派，因为他们至少想要看看一切东西都是如何运行、如何结束的，他们称此为为艺术而艺术，“客观性”云云。

<803>

因此，“美”对艺术家来说是处在一切等级制以外的某种东西，因为在美中就固有着对立。权力的最高象征就是超过对立面；此外，没有紧张感——即不再需要暴力，一切跟随和服从都来得极为轻易，而且为了服从而作出最可爱的表情——这是艺术家的权力意志所乐为的事情。

<538>

定理一。较轻松的思维方式战胜了较滞重的思维方式——教条：真理的一种简单图象。——神性奉献：认为明晰性是真理的证明，这纯属孩子气……

定理二。关于存在、事物、纯粹统一性的学说，要比关于变易的学说轻易百倍……

定理三。逻辑学过去被认为是缓解剂：是表达方式——不是

真理……后来它起了真理的作用……

<579>

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这个世界是表面的，因此，一定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条件的。因此，有一个绝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矛盾重重的。因此，一定有一个无矛盾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变易的。因此，一定有一个存在的世界。——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推论（对理性的盲目信仰：假如 A 存在，那么它的对立概念 B 也应存在）。这种结论是痛苦激发的结果。根本说来，这些推论都是愿望，它们想要这样的世界；同样，对一个制造痛苦世界的仇恨也表现在对另一个世界的幻想上，一个更可贵的世界。这里形而上学家们对现实的怨恨真是创造性的！

第二批问题：受苦的目的是什么？……这里就得出了我们表面的、可变的、受动的、矛盾重重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问题：1. 痛苦是谬误的后果，谬误怎么可能发生呢？2. 痛苦是过失的结果，过失怎么可能发生呢？（——把来自自然领域，或社会中的纯经验普遍化反映到“自在”里面）。但是，假如有条件的世界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是绝对的世界所决定的，那么犯错误的自由、犯过失的自由也必然都是绝对世界所决定的。因为，又会出现目的这样的问题……这样说来，表面的世界、变易的世界、矛盾的世界、痛苦的世界是人们所希望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些结论的错误，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念——因为，如果两者之一符合某种现实性，那么另一种也“一定”符合现实性。“否则，人们怎么会得出一事的相反概念呢？”——这样一来，理性就成了关于“自在存在物”这个启示的来源。

但是，那种对立的起源不一定需要追溯到理性的超自然根源。

上来。因为，只要把概念的真正起源放在对面，就足以说明问题了。——这种起源来自实际方面，来自功利性，因此它具有强大的信仰（假如人们不按照这种理性来推论，那么他就会因之而毁灭；但是，这不能证明理性所主张的东西）。

形而上学家们那里，因为痛苦产生了偏见，十分幼稚。“永恒的极乐”；心理学的荒唐无稽。勇敢和创造性的人绝不认为快乐和痛苦是最高价值问题，——这是伴随状态：假如人们希望达到某个目的，人们就一定想要这两者——。形而上学家和宗教学家身上的某些疲倦和病态表现在，他们认为快乐和痛苦的问题是主要的。因此，道德对于他们有很大的重要性，道德被认为是消除痛苦的基本条件。

同样，由于表面和谬误所引起的偏见也是如此：痛苦的原因在于迷信，即认为幸福与真理不可分（混淆：幸福在于“信念”，在于“信仰”）。

### <530>

康德那里的神学偏见，他的不自觉的教条主义，他的道德观是统治性的、引导性的和命令式的。

第一个谎言：认识这个事实是可能的吗？认识全是事实？什么是认识呢？假如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认识，我们也就不可能回答有没有认识这样的问题。——太妙了！但是，假如我已经“不知道”是否有认识、是否能够有认识，那我就根本不能合理地提出“什么是认识”这样的问题了。康德相信认识这个事实，因为，他所向往的东西是天真：认识的认识！

“认识就是判断！”但是，判断乃是一种认为某物是如此如此的信仰！而不是认识！一切认识都在于带有普遍有效性的特征的综

合判断之中(即事情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为如此,而非别样),带有必然性的特征(这种说法的反面是不可能有的)。信仰认识的合法性总是被当成前提。在这里,道德本体论乃是居统治地位的判断。

这样说来,推论就是:1.有一些说法我们认为是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

2. 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不可能自经验产生;

3. 因此,没有另外论证自身的经验,而肯定有一种别的认识源泉!

(康德的推论1.有一些说法,它们只适用于某种条件;2.这种条件就是,那些说法不是来源于经验,而是来源于纯理性。)

这样说来:问题就是,我们对这些说法的真理信仰是从什么地方取得自己的论据的?不,信仰的原因是什么?但是,信仰、强大信念的产生乃是心理学的问题;十分有限的和狭隘的经验,往往会产生这种信仰!这种信仰的前提已经就是如此,即不仅有后验的论据,而且也有先验的论据,即“先于经验”。即认为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绝不会来自经验。这样一来,显然就产生一个问题:没有经验又怎么会有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呢?

没有任何孤立的判断!

孤立的判断根本不可能“真实”,根本不可能是认识;保障首先来自多种判断的综合关系。真实信仰和虚伪信念有什么区别呢?什么是认识呢?他“知道”那是在谈玄!

他认为,必然性和普遍性根本不会由经验产生!这也就是说不依赖于经验而先于一切经验!那种先验的认识也就是不依赖于任何经验而来自纯理性的“纯认识”啰!

“逻辑的原则,同一性和矛盾的原则是纯认识,因为它们先于一切经验。”——但是,这根本不是认识!而是协调性的信条。

为了论证数学判断的先验性(即纯合理性),应把空间理解为

纯理性的一种形式。

休谟说过：“根本没有综合的先验判断。”康德说：有！数学的判断就是！而假如有这样一种判断，也许同时就有形而上学，也就是用纯理性来认识的事物！

由于形而上学根本不可能在产生数学的条件下产生，那么一切人的认识要么是经验，要么是数学，二者必居其一。

判断是综合性的：即不同的观念是有联系的。

先验的，即是说那种联系是普遍有效的和必然的，它们根本不是由感官知觉产生的，而只是由于纯理性的原因。

假如应该有先验的综合判断，则理性就必须有能力去联系：联系即是一种形式。理性就必须占有塑造的能力。

·  
<368>

同情是情感的混淆，是危害健康的道德寄生虫，“增加世界上的祸害，这不可能是我们的义务”。假如人们只是出于同情才行善，那么根本不会使自己感到快慰，也于他人无益。同情不是建筑在极限上面，而是基于欲望；它是病理学的。他人的痛苦感染了我们，同情就是传染病。

<138>

教士是表演超人把戏的演员，因为他们可以把明显性——不论是理想的、诸神的，还是救世主的——赋予这种把戏。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的职业，他们本能的目的就是如此；为了使这一点尽可能地为人信仰，他们就必须竭尽装腔作势之能事；他们的演技必须首先使他们有一颗善的良心，只有借助良心才能真正说服他

人。

<343>

一种得到贯彻的，或自以为是的理想，试图以下述办法找到依托：a) 伪造出身；b) 佯称与已经存在的、强有力的理想有亲缘关系；c) 故弄玄虚，弄得这里仿佛有一种无可争辩的权力在讲话；d) 否认与其相敌对的理想；e) 宣传这种理想必然带来好处的骗人学说，譬如幸福、灵魂安宁、和平，或有一个强大上帝的帮助等等。——对理想主义者的心理学有过贡献的人：卡莱尔、席勒和米什莱<sup>①</sup>等人。

人们揭穿了理想赖以维持的一切防御手段，这样一来，就驳倒了这个理想吗？理想所使用的手段乃是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赖以生活和成长的手段——它们都是“非道德的”。

我的意见：一切生命和增长所需要的力和欲望都是用道德的禁忌来证明的。因为，道德本能否定生命。为了解放生命，就要消灭道德。

<378>

“你不应撒谎”，因为人们要求真实性。但是，承认事实（不要上当！）恰恰是骗子最伟大之处。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这种人所共知的“真实性”并非事实。上面这句话常常不是说得太多，就是说得太少。因为，要求用人们说的每一句话去剖析自己，这是天真的想法。

---

<sup>①</sup> 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译者



人们说的就是他所想的，人们只有在下面的前提下才是“真实的”：即在被理解（同等身份）了，而且被善意地理解了（再重复一遍，同等身份）的时候。为了对付异己，人们躲避起来了，想达到某种目的的人，嘴里说的乃是想让别人考虑他的事，而不透露他脑子里想的东西。（“强者经常撒谎”）。

<306>

道德理想的胜利就象任何胜利一样，乃是通过非道德手段取得的：诸如暴力、谎言、诽谤和非正义性等等。

<375>

道德所赞扬的一切欲望和权力，就象被道德所否定和拒绝的东西一样，对我来说同样不可少。譬如，正义性就是权力意志，要真理的意志就是权力意志的手段。

<279>

群畜道德批判。——惰性的活动场所在于：

1. 信任，因为怀疑势必需要紧张、体察和思索；——2. 尊崇，由于这个缘故，权力的间距就很大，屈服是少不了的。因为，消除恐惧心理就要尝试着去爱、去高度评价，并把权力的差别解释为价值的差别，以致比例关系不再反复；——3. 真理的含义。什么是真实的？在有某种解释的地方，因为解释会消耗我们的精力，使其降至最低限度（除此而外，撒谎是相当费劲的）；4. 同情。等同划一，试图使感觉一致，试图接受一种现存的感觉，这乃是一种宽慰。因为，

这就是以被动应付主动,主动要求维护自己价值判断的权利,要不断地自我确证(它是永无宁日的);——5. 判断不偏不倚,冷静,因为,人们害怕激情的暴满状态,宁可置身事外,“客观”;——6. 诚实,人们宁可服从一个现存的法律,也不去创造自己的法律,也不去命令自己或他人:因为,害怕发号施令——。宁可臣服,也不统治;——7. 宽容:害怕行使权利,行使仲裁之权。

<774>

隐蔽的权力意志类型:

1. 要求自由、独立,也要求平等、和平和共处。隐士,“精神自由”也是如此。生存的意志,“自我保存的欲望”都处于最低级的形式。

2. 适应,这是为了在更大的整体方面使权力意志得到满足:屈服,也就是使自己在掌权者那里成为不可缺少和有用的东西;爱是通向强者之心的秘密通道——为了变成强者的主人。

3. 责任感、良知、想象,属于一个比实际掌权者还要高的等级的慰藉;承认等级制,一个允许行使裁决权的等级制,也就是凌驾于强者之上;自我谴责;杜撰新的价码(犹太人:古典的例证)。

<326>

道德就象恶习一样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把它当作外来的、统治自己的权威和法律,并且不使它象权利那样由自身产生,因为权利乃纯个人的急需,至于他人是否同我们在相同、或不同的条件下成长,那是无所谓的。道德被认为是非人格的和客观的,这种危险的信条也同样适用于谦虚。因为,由于谦虚的原因,毁了不

少优秀的人才。谦虚的道德性对那些必须及时变硬才有意义的灵魂来说是一种最致命的软化。

### <647>

**驳达尔文主义。**——对一个器官的使用，并不能说明这个器官的形成，事情正好相反！在一种特性形成的漫长岁月里，特性本身不会维持个体，特性对于个体来说是无益的，起码在同外界环境和敌人的斗争中是如此。

到底什么是“有用的”呢？人们必须要问，“有用是就什么来说的呢？”譬如，有利于个体延续的东西，也许对个体的强壮和繁荣是不利的；能维持个体的东西，也许同时会使发展停滞不前。另一方面，一种缺陷也可能是由于过度使用而产生的退化，因为退化对其他器官来说会起到刺激作用。同样，一种困境也可能是生存的条件，因为困境会使个体下降到紧缩节流的程度。——个体本身乃是身体各部斗争的结果（争夺食物、空间等等）；个体的发展牵涉到个别部分的胜利、优势，另一部分则因之萎缩而“变成器官”。

达尔文过高估计了外界影响，以致达到了荒唐的程度。因为，生命过程最基本的东西乃是巨大的塑造力和内在创造形式的力，它消耗和掠夺“外界环境”——。自内形成的新的形式，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形成的；但是，在身体各部分的斗争中，一种新的形式假如同局部的使用无关，就不会长期存在下去。后来，则根据使用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

### <970>

**谦逊的危险。**——过早地适应任务、社会、日常生活和劳动秩

序，偶然性使我们处于这种秩序中，而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目的却没有以立法者身份进入我们的意识。由此取得的过早的良心安全感、轻松感、共同性即过早的谦恭，它作为摆脱内外不宁的手段而取悦于情感，娇惯情感，并以最危险的方式压制它；按照“同等身份”的形式来学习尊重事物，就好象我们自己心中毫无设定价值的标准和权利似的。试图对审美——它也是一种良心——的内在声音作平等估价的努力，成了一种可怕的、敏感的枷锁。假如最终一切爱和道德的羁绊的突然解体没有引起大爆炸，那么个人也会变得萎靡不振、小里小气、婆婆妈妈、啰哩啰嗦。——对立物够坏的了，但比前述事物要好。因为，它受到环境的困扰，也苦于对环境的褒贬，它因此而受到了伤害，也为没有说出实情而苦恼；非自愿地怀疑，为维护自身而拒斥环境之爱，学习缄默不语，也许通过说话来隐蔽缄默，为喘息、流泪和崇高的自慰而营造一个偏僻的角落和臆想不到的孤独——直至人们最后强大到足以能说：“我和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并且我行我素。

<103b>

拉马丁<sup>①</sup>会说索伦托和波西利帕<sup>②</sup>的方言——

维克多·雨果醉心于西班牙，“因为它是吸取古代文化最少的国度，因为它根本就不必接受任何古典文化的影响”。<sup>③</sup>

---

① 阿尔芳斯·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主义诗人。——译者

② 波西利帕——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以西，由凝灰岩形成的小岛，长6公里。——译者

③ 原文为法文。——译者

音乐在1830年和1840年的浪漫主义者那里占了优势。德拉·克罗瓦·安格尔<sup>①</sup>是一个热情洋溢的音乐家（崇拜格鲁克<sup>②</sup>、海顿<sup>③</sup>、贝多芬、莫扎特），他对他的罗马学生说：“假如我真能把所有的音乐家都介绍给前二位，他们也许方够画家的格”——同样，奥拉斯·维尔纳<sup>④</sup>对《唐璜》抱有特殊的激情（如门德尔松在1831年所证明的）。司汤达的情况也相同，他曾说：我靠双脚已经寻访了无数地方，监禁的岁月也无法阻止我谛听《唐璜》和《秘密婚姻》<sup>⑤</sup>；我不知道，为了别的事情我竟会承担如此的辛劳<sup>⑥</sup>。当时他56岁。

共用的形式，例如勃拉姆斯<sup>⑦</sup>是典型的“仿效者”，门德尔松制造的新教也是同样情形（模仿以前的“灵魂”……）。

——道德和诗意是瓦格纳身上的代替物，它把某种艺术当成弥补另一种艺术缺陷的权宜之计，

——“历史意义”，通过诗和传说取得了灵感，

——那种典型的转变，最典型的例子在法国人中间是古·福楼拜<sup>⑧</sup>，德国人中间是理查·瓦格纳，就象对爱和未来的浪漫主义信仰在1830年至1850年间转变为对虚无的要求一样。

---

① 让·奥古斯丁·多尔尼克·安格尔（1780—1867）——法国古典主义画家。——译者

② 克里斯朵夫·威里巴尔特·里特·冯·格鲁克（1714—1787）——法国作曲家。——译者

③ 约瑟夫·海顿（1732—1809）——德国作曲家，古典交响乐大师。——译者

④ 奥拉斯·维尔纳（1789—1863）——法国画家和版画家。——译者

⑤ 《秘密婚姻》——意大利作曲家多麦尼哥·西马罗萨（1749—1801）根据C·贝尔塔提的脚本改编的喜剧，1792年在维也纳首演。——译者

⑥ 引文为法文。——译者

⑦ 约翰内斯·勃拉姆斯（1833—1897）——德国古典作曲家。——译者

⑧ 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诗人。——译者

<118>

假如取得了某些成绩,那么这是对感官更加无害的态度,是一种对感性更快活的、更善意的、更象歌德式的态度。同样也是一种同认识相关的自豪感:以致“纯洁的傻瓜”得不到信仰。

<1010>

假设我们一般性的世界观是一种误解,难道这样就可以设想出一种准予有这样的误解的完美性吗?

一种新的完美性的设想、同我们的逻辑、我们的“真善美”相悖的东西也许倒是完美的,假如从比我们的理想本身还要高的意义上来说的话。

<787>

要使绝对的必然性完全脱离目的,否则,我们就不应试图牺牲和轻视自身!只有生成的纯洁性才会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勇气和最大的自由!

<358b>

返祖现象:有朝一日会绝对服从的快感。

<771>

人比任何其他动物本来就具有更多的利他主义——因此，人的发展缓慢(儿童)而需要严格的培养教育，所以，利他主义也是利己主义的特别的和杰出的类型。——肉食动物要更个体得多。

<509>

逻辑学来自渴望的王国。因为，背景是群畜本能。对同等情况的设想是以“同样的灵魂”为前提的。为了谅解和统治的目的。

<592>

悲观主义揭示的“真实世界”和使生命成为可能的世界是对抗性的——为此，人们应当检验真理拥有的权利。必须以生命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理想欲望”的含义，目的是为了弄清上述对抗性的性质。因为病态的、绝望的、迷恋彼岸的生命与更强健的、更愚蠢的、更具欺骗性的、更富有的、更新鲜的生命之间存在着斗争。因此，这不是与生命斗争的“真理”，而是与另一种真理斗争的一种生命。——但是，生命愿意当更高等的类！——这里应该指出，等级制是必要的——指明首要的问题就是生命种类等级制的问题。

<819>

意义和对细微差别的兴趣(——特权的现代性)，靠了这个东西，非一般化的东西就向欲望跑去，因为它有兴趣和力量把握典型。

的东西，这同极盛时期的希腊审美相似。对生机勃勃的东西的抑制表现在，标准成为主宰，强者灵魂安宁成为基础，它们在缓慢地移动，讨厌一切有生机的东西。普遍状况和法律会遗传下来，并发掘出来，因为，特殊者反而被排斥在一边，细微差别被抹去了。坚强的东西、有力的东西、坚实的东西即生命，它大模大样地安息着。并积蓄着力量——它“令人满意”：这就是说，它与人们自认为的本来面目沟通信息。

<828>

就画家而言，所有这些现代人都是诗人，他们都想成为画家。有的人在历史中寻求过戏剧性的素材，有的人则寻求过生活习俗的场面；有的在翻译宗教的东西，有的在译述一门哲学。有的模仿拉斐尔，有的则模仿意大利的第一流大师们；风景画家利用树木和云朵来做颂歌和挽歌。没有谁是单纯的画家；大家都是考古学家、心理学家、某些回忆或理论的导演。他们欣赏我们的博学、我们的哲学，他们就象我们一样，满腹的平庸之念。他们热爱一种形式，不是因为形式的缘故，而是为了形式所表达的东西。他们是有学识、受过苦和深思熟虑的一代人的子弟——同老资格的大师相去十万八千里，因为后者不读书，关心的只是大饱眼福。

<1032>

第一个问题绝不是我们是否自满自足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对任何事情都满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在唯一的时刻要进行肯定，那么我们就不是只是肯定我们自己，而是肯定了一切生命。因为没有任何东西是自由的，我们本身没有，事物中也没有。因为，假如我们



的灵魂仅仅有一次因为幸福而颤动、发出鸣声，那么为决定这样一种现象是少不得一切永恒性——而它们在我们进行肯定的唯一时刻就得到了认可、解脱、辩护和肯定。

<1030>

一个丰富而强有力的灵魂不仅仅能应付痛苦乃至可怕的损失、匮乏、劫掠和蔑视，因为，它来自具有伟大的丰满和强力的地狱。质而言之，带着一种极乐之爱的新的增长。我认为，那个已经在爱的每一增长的最低条件中猜到了什么的人，即但丁，当他描写他的地狱门首的时候，他一定也会明白“连我也创造了永恒之爱”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

<8>

虚无主义的结果(对无价值性的信仰)乃是道德估价的结果：——利己主义的东西已使我们兴味索然了(即使是在认识到非利己主义的不可能性之后)；——必然之物使我们兴味索然了(即使在认识到一种自由裁决和“可以理解的自由”之后。)我们看到，我已经把我们的价值置于其中的那个领域，是不可企及的——这样一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另一个领域还根本没有获得价值。相反，我们疲惫了，因为我们失去了主要动力。“迄今为止都是徒劳之举”。

A

出于对我们今天人类的一种完全由衷的崇敬——不要受眼前表面现象的欺骗。这个人类不怎么“效果明显”，但人类却保证了持续期。人类的发展速度是缓慢的，但是节奏本身却丰富多采。健康状况在上升，强壮体格的真正条件会被认识和逐渐创造出来，“禁欲主义”受到了嘲弄——。害怕走极端，这是某种对“右侧行驶”的信赖，不是什么狂热（象“祖国”，象“科学”等等）。

但是，这整个画面总还是模糊不清的：——它可以是生命的上升运动，但也可能是生命的下降运动。

B

对“进步”的信仰——在理智的低级范围里，这种信仰表现为上升的生命；但这是一种自我蒙蔽；

在智慧的高级范围内，则表现为生命下降运动。对征象的描述。

观点的统一性；与价值标准相关的不确实性。

害怕普遍的“徒劳无益”。

虚无主义。

在达尔文主义生物意义上的“有用”——这是说：在与另一方的斗争中，情形表现对自身有利。但在我看来，充盈感即变得更强壮之感，就是真正的进步，不管在斗争中表现是否有用。因为，只有

从这种情感出发，才会产生真正的斗志——

<648>

与加速发展相关的“有用”，乃是另一种“有用”，它与极其固定和稳定发展的结果完全不同。

<644>

极端复杂，严格的代谢，训练有素的器官和功能的协调，伴随着中间环节的消失——假如这些就是完美性，那么有机过程就会产生权力意志，借助于它，统治的、规范性的、发号施令的力总是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并在这个区域内一再使其简单化，命令式不断增强。

“精神”只是为高等生命、为生命的提高服务的手段和工具。

<519>

假如“只有一个存在即自我”，一切别的“存在物”都是按照自我的样子生产出来的——对自我的信仰，最终与对逻辑学也就是对形而上学理性范畴的真理的信仰共存亡。假如，另外一方面，自我表现为某种生成的东西，那么——

<617>

要点重述

给生成打上存在性的烙印——这是最高的权力意志。

双料的伪造，从感性出发和从精神出发，目的都是为了维持一个存在物的世界，即僵化的和等值的世界。

认为一切都是轮回的，这使一个生成的世界极其接近于存在的世界——观察认识的顶峰。

从附加给存在物的那些价值出发，在变易物中出现了谴责和不满情绪。因为，构想了这样一个存在的世界的缘故。

存在物的变态（肉体，上帝，观念，自然法则，公式等）。

作为表象的“存在物”；价值倒置，因为，表面曾是赋予价值的东西——。

在变易中的认识，这本来是不可能有的；那么认识怎样才是可能的呢？作为关于自身的谬误，作为权力意志，作为欺骗的意志。

变易乃是幻想、意愿、自我否定、自我克服；没有主体，而是行为、设定、创造性的、没有“因果”。

艺术就是克服变易的意志，是“永恒化”，但为期不长，各按其远景观；因为，渺小，似乎重复着整体的倾向。

一切生命所显示的东西，被认为是整个倾向的缩略公式。所以重新确立对“生命”的概念也就是权力意志。

代替了“因果”的是变易之物的互相斗争，时常伴随着咀嚼对手的轧轧之声；变易没有恒定的常数。

既然人们已经认识了陈旧理想的动物式起源和功利性，那么这些理想就不适用于解释整个现象了；除此而外的一切都是同生命相矛盾的。

机械论学说也不适用了——它给人一种无意义性的印象。

人类迄今为止的整个理想主义应转变为概念、虚无主义——转变为对绝对无价值性即无意义性的信仰。

消灭理想，这是新的荒漠感；为了忍受理想，要创造新的艺术，我们是两栖动物。

前提：勇敢、耐心、不“退缩”，不冒进。（注：查拉图斯特拉对一切以前的价值抱着一种嘲弄的态度，这是由于充盈的原因。）

<624>

驳物理学的原子。——为了理解世界，我们就要能够估计它：为了能够估计它，我们就要找到持久不变的原因；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找不到任何这种持久不变的原因，所以我们就捏造这种原因——即原子。此即原子论的源起。

世界的可测度性，一切事物都可用公式表达——这果真是一种“理解过程”吗？假如按照音乐是可以测度的，可以用公式缩略的，一切都是计算出来的，那么音乐又当作何理解呢？——于是杜撰出了“持久的原因”、事物、实体、绝对之物——可人们取得了什么结果呢？

<679>

个体性，用物种起源理论的观点得出的个体性表明，一分为二的分解过程持续不断，而个体同样持续不断的消逝是靠了使发展过程持续下去的少数个体的赢余。因为，每次都有过量的众生凋蔽（“肉体”）。

基本现象：无数个体为少数人而牺牲；使后者得以形成和发展。——千万不要上当，因为各民族和种族的情形都是如此。是他们形成了繁殖个别有价值个体的“肉体”，后者继续着伟大的过程。

<504>

**意识**——完全是从浮浅的外表开始的，是“印象”的协调和意识化——起初，距离个体生物学的中心还相当遥远；但是，这是一个深化和内在化过程，这个过程不断向中心靠拢。

<510>

**逻辑学的形成**。一视同仁这种基本的嗜好要加以修正，要通过利与害来加以约束，用成就来约束；形成适应过程即一种可使这种偏好得到满足的适中度，而不要马上否定生命，并使生命陷入危险。这全部过程与那种外在的、机械的过程非常符合（因后者是前者的象征），**细胞原生质**不断地同化自身吸收的东西，并将其纳入自身的形式和序列。

<588>

价值的问题是比较肯定性问题更为基本的问题，因为，后者在价值问题得到答案的前提下会有危机感的。

存在和表面，考虑到心理学的因素，不会产生“自在的存在”和“现实性”的标准，而只会产生测度表面性的程度的标准，这是按照我们赋予表面的份额的大小来衡量的。

观念和知觉之间进行的不是生存斗争，而是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因为被克服的观念无法加以消灭，只能遏制，或使驯从。在精神事物中是无任何消灭可言的……

<680>

我不赞成这种理论，即认为个别的个体考虑类及自己后代的利益是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的。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

个体十分看重性本能，这不是个体看重类的结果，因为繁殖是个体的特殊本领和最高利益所在，因而也是个体的最高权力的表现（当然，这不是意识，而是由整个个体的性中枢来判断的）。

<681>

迄今为止生物学家最根本的错误：他们不讲类，而是讲应发挥更大影响的个体。（多数人只不过是手段。）

生命不是内在关系适应外在关系，而是权力意志，它从内在关系出发，不断征服和同化“外在关系”。

这些生物学家继续着道德估价（——利他主义的绝对高等的价值是与统治欲、战争、非功利性、等级制等相敌对的）。

<700>

痛苦的理智性：痛苦不去描述眼前受到了什么危害，而是这种危害对一般的个体有什么价值。

是否有只是“类”感到痛苦而个体不感到痛苦的痛苦呢？

<487>

一切哲学最终要揭示作为理性运动基础的前提吗？——我们

对“自我的”信仰乃是对实体的信仰，是对唯一的现实性的信仰，我们能按照这种现实性把现实性归于一切事物吗？最后，最古老的“现实主义”出现了：这种现象发生在人类整个宗教历史再次被认为是灵魂迷信的同一时期。这里有一种限制：我们的思维本身包含着那种信仰（它可以区分实体、偶然事件、行为、行为者等等）；放弃那种信仰就意味着不许思维。

但是，认为一种对保存本质来说必不可少的信仰同真理毫不相干，这种看法是根据如下事实得出的，即譬如，我们要信仰时间、空间和运动，但在这里，我们却没有要承认绝对现实性的受迫感。

### <38>

最近，人们因为使用了一个偶然的和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不恰当的字眼，因而造成了不少误会。因为，人们到处谈论“悲观主义”，人们为了争得必须得到答案的问题而斗争，即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倒底谁是对的。

人们不知道倒底应该用手抓住什么。悲观主义，这不是问题，而只是一种象征，——这个名称应当用“虚无主义”来代替；——至于不存在是否胜于存在，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疾病，一种衰落的象征，一种特质。

虚无主义运动只是生理颓废的表现。

### <44>

颓废的一般类型：

1. 人们在信仰中拣选灵丹妙药，却选择了加速衰竭的东



西；——基督教即属此列（为了指出失误本能的最显著的例子起见）；——“进步”也属于此列）——

2. 人们会失去对刺激的抵抗力——人们受到偶然性的限制。因为，人们使经历变得粗糙，并无限夸大……这是一种“非人格化”，一种意志的蜕变；——整个道德，这种利他主义的道德，它把同情挂在嘴上，其本质是人格的怯懦，以致它成了共鸣，就象一根绷紧的琴弦在不停地擅动……它是一种极端的敏感……

3. 人们混淆了原因和结果，因为，人们不把颓废看成生理的结果，而认为颓废的结果乃是自感不适应的本来原因；——整个宗教道德都属于此列……

4. 人们盼望有一种不再受苦的状态。因为，生命实际上被认为是祸患的原因——人们认为无知觉、无感觉的状态（睡眠状态和昏厥状态）要胜于有知觉的状态千百倍，由此得出一种方法……

<676>

### 论我们估价的起源

我们可以用空间的方法来分析我们的肉体，于是我们从中得到的观念与从星系得到的完全相同，再也看不到有机和无机的区别了。从前，人们把行星的运动解释为意识到目的的生物在起作用。因为，现在人们不再需要这种解释了，联系到肉体运动和自身的变化，人们早已不再认为能同设定目的的意识和睦相处了。各种运动同意识毫无关系，同感觉也没有关系。感觉和思想同每时每刻发生的无数现象比起来，是微乎其微的。

相反，我们觉察到，那怕在最小的现象中都有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实用性，而我们的知识还不能胜任后者，谨慎、选择、汇集、补偿等等。简言之，我们发现了一种运动，应把它归于一种比我们意

识到的不知高多少倍的、俯视一切的智慧。我们从所有有意识的东西身上得不到思维。因为，我们没有学到对自身负责的习惯，因为我们作为有意识、有目的生物乃是一切有意识之物的最小部分。

象空气和电，这些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现象，我们几乎感觉不出什么。因为，也许真有足够的力，尽管我们感觉不到，却无时无刻不在对我们发挥影响。同一个细胞和器官，对另一个细胞和器官所发挥的无数刺激相比，快乐和痛苦乃是非常稀少和贫乏的现象。

这是意识的谦虚阶段。最终，我们会认为有意识的自我本身，不过是服务于那种更高级、俯视一切的智慧的工具；那时我们可以询问，一切有意识的意愿，一切有意识的目的、一切估价是否只是用以取得与意识内部的有本质不同的某种东西的手段。我们认为：这涉及的是快乐和痛苦的问题——但是快乐和痛苦也许是我们借以完成处于我们意识之外的某些成就的手段——应该指出，一切有意识的东西仅仅停留在表面。因为行为和行为的表现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对行为以前的东西了解又是多么不够。我们关于“意志自由”、“因和果”的感觉是多么的异想天开。思想和想象，正如词汇乃是行为的符号一样：任何行为都是不可探究的。一切褒贬都是表面的。我们有意识地生活于其中的想象和臆想是多么的本质。我们用我们掌握的所有词汇（也包括激情）来谈论想象；人类的关系又是多么有赖于这些想象的传导和继续。根本说来，实际的联系（通过生殖）走着自已为人所不知的途径。这种对共同想象的信仰是否会真正改变人呢？或者，真有意志、目的、思想、价值等等吗？这整个有意识的生命也许仅仅是镜中花吗？即使在估价似乎决定着一个人的时候，事情的表现也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简言之：假如用自然作用来解释实用物能够成功，并且不需假定一个设定目的的自我，那么最终连我们对目的的设定、我们的意愿等等对于某种本质不同的东西来说，就只是一种符号语言即非意愿的东西

和无意识的东西了吗？仅仅是那种有机物自然实用性最细腻的外观了吗？与有机物就绝然无区别了吗？

总而言之，就精神的整个发展进程来说，这里涉及的是肉体的问题。渐渐会使人感到，这是一种更高级肉体的形成史。有机物登上了更高的阶梯。我们认识自然的渴望乃是一种肉体想借以自我完善的手段。或者毋宁说：要想改变肉体的营养、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得作无数的试验。因为，肉体中的意识和估价，一切种类的苦乐观都是这些变化和试验的象征。说到底，这里讲的不是人心的问题；因为人应当被克服。

#### <640>

当有机体产生的时候，人就在设想自己的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用视觉和触觉可以感知些什么呢？有多少东西可以计数？运动中都表现出什么规则？这样说来：人们乐于把一切现象都协调为视觉和触觉现象，因而也就是当作运动。因为，人想要发现公式，用以化简无数多的经验。把一切现象都还原为感性的人和数学家的水平。这涉及的是人的经验的清单。因为，人，或毋宁说人的视觉和概念能力，早已是一切事物的永恒见证人了，这是假设出来的。

#### <261>

何为道德行为的标准？1. 它的不自私性；2. 它的普通有效性等等。但这是小家子气的道德学，人们应该研究和观察各国人民，看每次的标准都是什么，标准要说明的是什么。说明这样一种信仰，即“这种态度是我们生存条件的一部分”。非道德意味着“带来毁灭”。于是，一切发现了类似定则的群体都灭亡了。因为，个别定

则总是被一再强调，新形成的群体需要它们，譬如：“不可偷盗”。在不能要求社会公共感的时代（譬如罗马帝国），欲望热衷于“拯救灵魂”——用宗教的话来说；或热衷于“最伟大的幸福”——用哲学的话来说。因为连希腊道德哲学家们也不再用他们的城邦来感觉了。

#### <412>

最后，出自于对绝对权威的习惯，就产生了一种对绝对权威的深刻需要。——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致在批判哲学的时代，即康德的时代，这种需要显得超过了对批判的需要。在某种意义上说，批判性的理智的全部工作，都甘愿变成奴仆，为人所用。——在下一代人中，由于历史本能必然走到一切权威的相对性上来，这种需要就再次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因为它利用了黑格尔的发展哲学即改称哲学的历史学，并把历史说成是道德观念持续的自我启示和自我增值。自柏拉图以来，哲学一直处在道德的统治之下。即使在柏拉图的先行者那里，道德解释也扮演了主角（在阿那克西曼德那里，一切事物的毁灭，皆因它们摆脱了绝对存在而受到了惩罚；在赫拉克利特那里，现象的规律性是整个变易的合理合法特征的证明）。

#### <481>

实证主义老是停留在“只有事实存在”的现象里。我要对它说，不！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我们不能确定任何“自在的”事实：因为，作如此设想等于胡闹。

你们说：“一切都是主观的”，但这就是解释。“主体”不是任何现成的东西，而是某种臆造的东西，是隐蔽的东西。——把被解释

的放在解释的后面，有这个必要吗？这已经就是抽象和假说了。

只要“认识”这个词还有意义，世界就是可以认识的。但世界是可以解释的，它在自身之后没有意义，而它有无数的意义。——这就是“远景观”。

我们的需要是解释世界；我们的欲望以及对世界的赞成和反对。任何欲望都是一种统治欲，每种欲望都有自己的观点，而每种欲望都想把这种观点当作标准强加在一切其他欲望之上。

### <148>

基督教教士从一开始就是感性的死敌。人们不可能想象有比纯洁的、预感不祥和庄重的态度更大的对立物了。这种态度认为雅典最值得崇敬的女性崇拜等于性象征莅临其位，性行为是一切非禁欲主义宗教中固有的秘密。这是一种完美的象征和未来神秘意图的象征：再生，不死性。

### <228>

基督徒“反自然”的斗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可不要上他们言词和解释的当！这是自然在反对某些也是自然的东西。多数人害怕，有些人厌恶，其他人则有某些精神性，是对没有血肉和渴念的理想之爱，而在最高等的人那里则是对“抽象自然”的爱——后者想靠自己的理想生活。显然，屈辱代替了自尊，惴惴小心地防范渴望，摆脱习惯的义务（这样一来，就又创造了一种高等的等级感），激励为争取庞然大物而进行的不懈斗争，习惯于感情喷发——这一切汇集组成了一种类型，在它的身上，一种萎缩的敏感肉体占优势，不过，神经质及其灵感要另作解释。这种天性的

审美倾向于：1. 吹毛求疵，2. 华丽词藻，3. 偏激情感。——这些自然的嗜好却可以自满自足，但在一个新的解释形式下，譬如解释为“在上帝面前的辩白”、“通过宽恕来拯救情感”（——任何无法拒绝的快感也要加以解释！——），自豪感，淫欲感等等。——普遍的问题：有人诽谤和实际拒绝自然的东西，并使之变得萎靡不振，这种人又如何呢？其实，基督徒表现为一种自制能力的夸张形式：因为，为了克制渴念，他们看来需要消灭欲念或把它们钉上十字架。

### <283>

仇视肉体 and 灵魂的特权者，因为，粗俗的灵魂造了美丽、自豪、欢快灵魂的反。他们用的手段：对美、自豪感、欢快感表示怀疑，“没有功绩”，“危险巨大，人们应该战斗，并且感到心神不宁”，“自然性是恶的；违背自然是权利”。“理性”也不例外（——把反自然捧上了天）。

又是这些教士们，他们利用这种状态收买人心”。“罪人”，与其说他们喜欢“正义者”，倒不如说喜欢上帝。这就是反“异教”斗争。（把内疚作为摧毁灵魂和谐的手段。）

平庸者仇视特殊者，群畜仇视放荡不羁者。（风俗习惯被当成实际的“道德”。）反对“利己主义”。因为，价值本身就是为“他人”的，“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反对统治欲，反对总的“统治”——反对特权；——反对教派，反对无神论者，反对怀疑论者；——反对哲学（作为对工具本能和机械本能的对抗）；在哲学家那里出现了“绝对命令”，道德本质“无所不在”。

<400>

三大论点：不高贵的人乃是更高等的人（“卑贱者”的抗议）；反自然的人乃是更高等的人（败类的异议）；平庸的人是更高等的人（群畜和平庸者的异议）。

在道德史上就表现出一种权力意志，奴隶和被压迫者、失败者和自感苦恼者、平庸者都利用它来尝试实行对自己最有利的价值判断。

在这个意义上说，假如从生物学观点出发，那么道德现象是十分令人伤脑筋的。迄今为止，道德的发展是以牺牲下列人的利益为代价的：统治者及其特殊的本能，成功者和美丽的天性们，放荡不羁者和特权者，在某种意义上说。

因此，道德是一种反对自然、谋求达到更高等的种类的反动。因为，它怀疑整个生命（因为生命的倾向被认为是非道德的）——敌视感性（因为最高等的价值被认为是与最高本能敌对的）——“高等天性”的退化和自我毁灭，因为他们会意识到冲突。

<275>

极少数人在我们生活于其中、自古以来就习惯的东西中，成功地发现了问题——因为我们的眼睛没有这种功能。在我看来，我们的道德的情况就是如此。

“每个人相对另外的人来说都是客体”，这个问题乃是促使得到最高嘉奖的原因：自顾自——不！

“你应如何”这个问题：是一种不知道如何论证自身的欲望，它很象性欲，它不应受到谴责；相反，它应当成为价值衡量者和法官！

“平等”的问题，而我们大家都争着要嘉奖。相反，正是在这方面我们应向我们自己提出要求，就象向他人提出要求一样。这是十分无聊的，明明是发疯。但是——还要认为它是神圣的、更高的等级，几乎听不到同理性有什么矛盾。

自我牺牲和忘我性被认为是优点：绝对服从道德和信仰，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忽视福利，牺牲生命被认为是可嘉许的，完全放弃了自己对设定价值的权利，严格要求每个人必须放弃上述东西。“行为的价值乃是确定好了的，因为，每个人都要服从这种估价。”

我们看到：一个权威在说话——谁在说话？——应宽恕人的自豪感，假如他试图使这种权威尽可能崇高的话。目的是为了在权威的统治下尽可能少地感到屈辱。好了——这是上帝在说话！

人们需要上帝，作为一个绝对的权威，它不要反省，它是一个“绝对命令”——。或者，只要人们信仰理性的权威，人们就需要统一的形而上学，以便使权威逻辑化。

假设对上帝的信仰过时了，那么就会重新冒出这样的问题：“谁在说话？”——我的回答，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而是出于动物生理学：是群畜本能在说话。它想成为主人：因此，它要说“你应如何如何”——它想让个体仅仅在整体的意义上、为整体的利益而存在，它仇恨离群者——它把对一切个别人的仇恨都转移到离群者身上。

## <269>

整个道德论述都作为现象进入视线，也被认为是谜。道德现象就象谜语一样，使我难于释怀。今天，也许我有了解答。因



为，对我来说，邻人的福利应比我自己的福利更有价值，这意味着什么呢？我的邻人就应该用与我不同的方法去估价自身的福利吗？即为什么在他眼里我的福利就应该排在前面呢？这个被哲学家视为“现成的”“你应当如何如何”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近似疯狂的思想，即认为一个人对他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应比为自己的行为更高尚，人人相循，循环不已（即认为人们只应去行动，因为他眼中没有自己，而只有他人的福利）。这种思想是有其意义的。因为，公共思想的本能乃是估价的基础，个别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集合起来则价值很高。前提：他们要组成一个群体，有着公共的情感和公共的良知。这也就是要使目光注视一定方向的练习，即要光学的意志，它使人无暇自顾。

我的想法：缺少目的，而这些目的必须是他人！我们看到普遍的欲望，即让每个个体来作牺牲、当工具。你到大街上走走，看看是不是到处都是奴隶！方向呢？目的呢？

### <287>

我的哲学着眼于等级制，而不是着眼于个体的道德。群畜精神应流行于群内，而不应超出群外。因为，畜群的元首需要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标准来估价自身的行为。独来独往的人，或“肉食动物”也是如此。

### <389>

让我们好好想想：为这样一种道德教规（“一种理想”）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啊！（道德的敌人是“利己主义者”）。

发生在欧洲的自我作贱有着伤感的机敏（巴斯噶，拉罗斯福

哥)——这是对群畜动物的内在削弱,使之沮丧,自我消耗——

把平庸特性强调为最有价值的特性,这一过程是持续不断的(队伍和成员中表现出谦逊。工具的天性)——过意不去的情感混入了一切自我颂扬的东西,即本原的东西:

——于是痛苦来临: ——一代强者的世界变得暗淡无光!

——群畜意识渗入哲学和宗教,连同群畜的胆怯。

——让我们丢弃认为一种纯粹忘我行动是不可能的心理学吧!

### <286>

有人说,可不要自误啊!假如你在自身中听到就象利他主义所认为的那种道德的命令,那么你就属于群畜之列了。假如你怀着相反的情感,即你认为自己不自私的、忘我的行为乃是自己的危险和毁灭,那么你不属于群畜之列了。

### <859>

离开他那个时代是有好处的。——同两种运动,即个人主义的道德和集体主义的道德,保持距离——因为前者不知有等级制,它主观上想赋予某人以同一切人一样的自由。我的思想不崇尚自由的程度,不崇尚给这个人的、给那个人的、给所有人的自由,而是关心这个人,或那个人对其他人或一切人应该施加的权力的程度。或者,为什么牺牲自由、使自身奴隶化乃是形成一种更高等的种类的基础。粗略设想:人们为了帮助生命得到一个比现在的人更高等的类型,这怎么会牺牲人类的发展呢?

<273>

最后，人们无需担心：因为，人们为了以这种细腻的形式变成非道德的人，就需要相当多的道德性。举例来说：

一个关心某种病症的生理学家，和一个有意治好疾病的病人，他们的兴趣是不同的。我们设想那种疾病就是道德——因为它就是一种疾病——，而我们欧洲人就是身患这种疾病的人：假如我们欧洲人同时也是好奇的苦难观察家，那会是多么尴尬的事啊！我们难道不应郑重其事地希望摆脱道德吗？我们想这样办吗？不管我们有没有这种能力？我们的病能医治好吗？——

<372>

由于任何欲望都是非理智的，所以“功利性”根本不考虑欲望的问题。任何欲望，由于它是活动的，就会牺牲力和其他的欲望。因为，它最终会受到阻碍；否则它就会用挥霍的方法毁灭一切。也就是说：“非利己主义的”、要求牺牲的、不明智的东西，并不是特殊的东西——它是一切欲望所共有的——；它们不考虑使用自我（因为他们不会思维！），它们的行动是反对我们的利益、反对整个自我的。经常也为自我服务——两者都是纯真的！

<418>

人们在哲学中寻找世界的图景，因为哲学使我们有最大的自由感：即，在哲学中，我们最强大的欲望感到有行动的自由。我的情况也是如此。

一切形而上学都是由无条件的东西派生出有条件的东西，这是胡说。

把绝对的东西强加给有条件的东西，就象把“自我”强加给众多的过程一样，乃是臆想的。因为思维要按照它自己设定的标准来衡量世界，即根据它臆造的“绝对之物”、“目的和手段”、“事物”、“实体”、逻辑规律、数量和形态来衡量世界——这都是思维的本质。

假如思维不首先把世界变成“事物”，变成同自己一样的东西，就没有可以称得上是认识的东西了。由于有了思维，才有了不真实性。

思维是不可派生的，情感也是不可派生的。但是，这根本不能证明原始性和“自在性”！而只能确定我们不能另觅途径，因为我们除了思维和感觉以外一无所有。

凡是驱动理性向前的人，也就借以驱动了与新的力相反的权利，即各式各样的神秘主义和愚蠢行为。

在任何运动中都要明辨：1. 部分倦怠乃是来自先前运动的结果（对运动的厌倦，软弱是对运动的恶意，病态）；2. 部分是新生的，是长期潜在的、积蓄的力，快活而骄傲。因为，健康。

## <103a>

我们回味罗马平原，回味高山，这意味着什么呢？夏多勃里昂<sup>①</sup>在1803年致方丹<sup>②</sup>先生的信中第一次描述了对罗马平原的印象。

布罗斯<sup>③</sup>会长谈到罗马平原时说：“当年罗慕洛<sup>④</sup>有意在这片穷山恶水营建罗马城时，他肯定是喝醉了”。

德拉克罗瓦不喜欢罗马，因为罗马使他害怕。他迷恋威尼斯，就象莎士比亚、拜伦、乔治·桑一样。戈蒂耶<sup>⑤</sup>和瓦格纳也不喜欢罗马。

## <234>

内疚，是性格不适合行动的标志。在善行之后就有内疚发生；因为，善行的非同寻常，使老环境暗然失色。——

## <672>

行为的下一个前史与这个前史有关。但那再下一个前史继续落在后面。因为，个别的行为同时也是范围更为广阔的、迟来的事实的环节。较短的和较长的过程不可分隔——

---

① 弗朗西斯·勒内·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大革命的敌人，后曾任拿破仑驻外公使。——译者

② 泰奥多尔·方丹(1819—1898)——德国诗人和作家。——译者

③ 萨洛蒙·布罗斯(1571—1626)——法国建筑师。——译者

④ 罗慕洛——传说中的罗马城的建造者，“王政时代”的第一王。——译者

⑤ 泰奥菲尔·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译者

<788>

把善心还给恶人——这曾经是我不情愿的用心吗？而且是还给恶人，因为他是强者吗？（在这里，应该援引陀恩妥耶夫斯基对囚徒的论断。）

<906>

强者，在强壮的健康本能中是强有力的，他玩味自己的行为就象消化三餐一样地自如；他甚至能对付得了难以消化的食物。但在大事上却受一种不可侵犯的、严厉的本能的引导，他不做任何违心事，同样也不去做他所不喜欢的事。

<29>

自我麻醉的类型：——内心深处不知往何处去？空虚。试图一醉方休。音乐是陶醉，在悲剧中欣赏精英的殒灭，是残酷的陶醉，对个别人，或时代的盲目多情是陶醉（是仇恨等等。）——试图麻木不仁地劳作，当科学的工具。睁开眼睛是为着一切不起眼的享受，譬如，也当有认识能力的人（妄自菲薄）；把对自身的满足一般化，变成一种激情；神秘主义，对永恒空虚的快意享受；“为自己着想”的艺术（“行为”），“纯认识”是厌弃自我的麻醉剂；任何持续的劳作，都是某种渺小愚蠢的狂热；若干手段混用，由于普遍的节制不当而引起了疾病（放纵扼杀了快意）。

1. 结果造成意志衰退；
2. 由于对比而感到极端的自豪和对迂腐软弱性的沮丧。

## <130>

高度的适中和缓和，这乃是削弱的状态（《新约全书》和基督教的原始教区——在英国人达尔文、沃雷斯<sup>①</sup>那里，则表现为完美的愚蠢行为）。你们的适中，你们高等的天性驱使你们去搞普遍选举权等等，你们的“人性”成了对罪行和蠢行的宽容。这样一来，你们就长此以往地成全了愚蠢和莽撞：快乐和愚蠢——居于上座。

从外部来看：这是战乱不休的时代，颠覆倾轧的时代，危机四伏的时代。从内部来看：人的软弱日益加剧，现象就是兴奋剂。巴黎人是欧洲的极端分子。

结论：1. 野蛮人（首先，当然是在以前文化的形式下）；2. 独立自主的个体（当野蛮的力团和无约束性在一切往事面前交叉时）。最大的愚昧时代，群众的野蛮和卑鄙，至高无上的个体。

## <673>

偶然性理论。灵魂是一种有选择性和自谋营生的本质，它非常聪明（始终具有创造性！只是被当成“被动的”了）。

我在偶然性中间识别出主动的力和创造性的东西：——偶然，就是创造冲动的互相撞击。

## <417>

我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狄俄倪索斯的智慧。即对消灭精英

---

<sup>①</sup> 阿尔弗雷德·拉赛尔·沃雷斯(1823—1913)——英国动物学家。——译者

的兴趣，对看到精英逐步陷入毁灭的兴趣。因为，这就是对即将来临和将来之物的兴趣，它战胜了现存的善。狄俄倪索斯的办法：一段时间内同生命的原则等同（包括殉道者的快感在内）。

我的革新。——悲观主义继续发展：理智悲观主义。因为，道德批判，消散了最后的慰藉。颓废征象的知识，使任何强大行为蒙上错觉；文化孤立了，这是不对的，但文化却因此而变得强大。

1. 我致力于反对个性的衰退和日益增长的软弱。我在寻找一个新的中心。

2. 认识到了这种努力乃是不可能的。

3. 于是，我继续走上毁灭之路——在那里我找到了为个体所用的力之源。我一定要当毁灭者！——我认识到，毁灭的状态、个体根本不能从中完善自身的状态，乃是一般生命的反映和个别情况。我坚持永恒轮回之说，反对普遍毁灭和不完美这种瘫痪的感觉。

## <576>

论形而上学的心理学：——恐惧心理的影响。

最可怕的东西，即最大的痛苦的原因（统治欲、性欲等等）受到人们敌视，并被逐出“真实的”世界。于是，人一步一步地毁灭了欲望——上帝被认为是恶的对立面，也就是说，现实性被误放到对渴望和欲望的否定中去了（即置入虚无）。

同样，非理性、为所欲为、偶然等也受到他们的仇视（被认为是肉体无数痛苦的原因）。因而，他们在自在存在物中否定了这种因素，认为它是绝对的“理性”和“实用性”。

同样，也害怕变换和易逝性。因为，这当中表现出一种受压抑的灵魂，充满疑惑和痛苦的经验（斯宾诺莎就是如此。因为相反类



型的人也许还认为这种变换是魅力呢。)

也许，一种超能力和不安于位的一种人，正要在幸福说意义上肯定欲望、非理性和变换，包括它们的结果——危险、对抗、毁灭等等。

### <255>

一切美德都是生理状态：尤其有机体的主要功能被认为是必要的和善的美德。一切美德本来就是细腻化的激情和提高了的状态。

对人类的同情和爱被认为是性欲的发展，正义是对复仇的发展。美德就是喜欢有反抗和权力意志。光荣就是承认相似和平等权。

### <671>

意志的自由和不自由？——没有“意志”。因为，这只是一种简化了的理智观，就象“物质”一样。

一切行为，在未被想到以前，必须首先尽可能地进行机械论的准备。或：“目的”，当大家都准备履行它的时候，它大多首先在大脑中出现。目的乃是“内在刺激”——非也。

### <767>

个体是某种全新的东西和创新的东西，某种绝对的东西，他的一切行为都是固有的。

个别人最后从自己身上知道了自己行为的价值。因为，他必须

完全从个体的角度出发来解释传说的词句。起码对公式的解释是独具个性的，尽管他并不创造任何公式。因为，身为解释者，他是有创造性的。

<705>

我说这件事的同时，我在我的头上看到一条巨大的、由错误组成的老鼠尾巴在星空下闪烁，迄今为止，都认为它才是人类的灵魂：“一切幸福都来自美德，一切美德都来自自由意志！”

让我们把价值颠倒过来吧！一切能力都是幸福的组织所产生的结果，一切自由都是能力的结果（——应把这里的自由理解为在自我规定中的轻易性。每个艺术家都明白我的话是什么意思。）

<513>

虚构的力，虚构的范畴，它服务于安全的需要，服务于以符号和声调、缩略手段为基础的快速理解。——这里指的不是“实体”、“主体”、“客体”、“存在”、“发展”等形而上学的真理。——强者是那些为事物名称立法的人，强者中间最伟大的抽象艺术家们创造了范畴。

<565>

质量是我们难以逾越的障碍；我们根本无法阻止把单纯的量的差别理解为某种与量根本不同的东西的作法，即理解为不可简化的质量。但是，对“认识”一词具有意义的一切，都与可计数、可称量、可丈量的王国有关，即与量有关。相反，我们的一切价值感（即我们的感觉）恰恰是固定在质上面的，即固定在我们的远景观——只属于我——的“真理”上面，这种真理简直无法“认识”。显然，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都会感到另外的质，因此，他就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世界中。质，乃是我们特有的人性的特质；即要求这种对我们的人性的解释和价值成为普遍的、也许是本质的价值，这属于人的自豪感的疯狂遗传性。

<483>

思维设定了自我；但是，迄今为止，连普通百姓都认为在“自我”思维中寓有某种直接性的东西，而这个“自我”是思维的固有原因，似乎按照这个原因类推，我们也就明白了其他一切因果关系。尽管现在人们对那种虚构已经习以为常，认为不可缺少——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其虚构性了。因为，思维可以是一种对生命条件的信仰，尽管如此，它可以是虚假的。

<535>

“真理”，根据我的思维方法，它不必表现为同谬误的对立，而是在原则问题上只表现为不同谬误间存在相互关系。因为，似乎这个谬误比起别的谬误来更陈旧、更根深蒂固，甚至是绝不了根的。因为，一个象我们这样的有机的生物，离开了前一个谬误便活不下去；而别的谬误不能象生存条件那样对我们施以暴君般的严酷无情，毋宁说如果按照这些“暴君”的标准来衡量，它们是可以消除和“驳倒”的。

真理是一种驳不倒的假说——为什么因此它就是“真实的”呢？这个定则也许会触怒把自身的界限当成一切事物的界限的逻辑学家们。但是，我早就向这些逻辑学家的乐观主义宣战了。

<985>

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他找不到与自身相类的人。今天，在人们忘记了对等级制的信仰，并且

因而不尊重、不理解这种孤独之时，他周围积蓄了多少危险和痛苦啊！以前，智者几乎通过置庸众的良心于不顾的方法而圣化了自身——今天，隐士不得不用疑惑的乌云笼罩自身。而不仅仅是来自嫉妒者和卑鄙者一方的东西。因为，他不得不在每个遇到的好意那里发掘误会、疏忽和浅薄，他认出那有限的同情怀有的阴险。因为这种同情自认为慈善与神圣，假如它试图通过什么舒适的条件，井然秩序的、坚实可靠的社会在自己面前“拯救”隐士的话——的确，隐士应羡慕这种不自觉的毁灭欲，一切精神平庸者都会带着这种欲望去干反对隐士的勾当，而自认为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对这种为人不解的孤独化的人来说，必须熟练而由衷地用外在的、孤寂的空间外衣裹住自身。这乃是他的聪明所在。今天，甚至也少不了计谋和伪装，以便使这种人能在时代的危险的快速洪流中保存自己，保持自己的崇高地位。他必须赎回任何忍受当今现实的企图、任何对今天这些人和目标的接近，就象赎罪一样。因为，他也许对自己本性所隐匿的智慧感到惊讶。因为，当出现这一切企图时，智慧都会立即用疾病和恶性事故把他引回自身。

#### <1067>

你们也知道我头脑中的世界是什么吗？要叫我把它映在镜子里给你们看看吗？这个世界是：一个力的怪物，无始无终，一个坚实固定的力，它不变大，也不变小，它不消耗自身，而只是改变面目；作为总体，它的大小不变，是没有支出和消费的家计；但也无增长，无收入，它被“虚无”所缠绕，就象被自己的界限所缠绕一样；不是任何含糊的东西，不是任何浪费性的东西，不是无限扩张的东西，而是置入有限空间的力；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的那种“空虚”的空间，毋宁说，作为无处不在的力乃是忽而为一，忽而为众的力和力

浪的嬉戏，此处聚积而彼处消减，象自身吞吐翻腾的大海，变幻不息，永恒的复归，以千万年为期的轮回；其形有潮有汐，由最简单到最复杂，由静止不动、僵死一团、冷漠异常，一变而为炽热灼人、野性难驯、自相矛盾；然而又从充盈状态返回简单状态，从矛盾嬉戏回归到和谐的快乐，在其轨道和年月的吻合中自我肯定、自我祝福；作为必然永恒回归的东西，作为变易，它不知更替、不知厌烦、不知疲倦——这就是我所说的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毁灭的狄俄倪索斯的世界，这个双料淫欲的神秘世界，它就是我的“善与恶的彼岸”。它没有目的，假如在圆周运动的幸福中没有目的，没有意志，假如一个圆圈没有对自身的善良意志的话——你们想给这个世界起个名字吗？你们想为它的一切谜团寻找答案吗？这不也是对你们这些最隐秘的、最强壮的、无所畏惧的子夜游魂投射的一束灵光吗？——这是权力意志的世界——此外一切皆无！你们自身也是权力意志——此外一切皆无！

### <977>

哲学家乃是极特殊的职业（用盎格鲁撒克逊人阿奎那<sup>①</sup>的话来说）：改恶，扬善，歌颂神圣。

### <1011>

我们的伟大满足：不把未知神圣化；只有我们才知道，我们所知甚少。错误，枉费心血。

我们“新的世界”：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作为自身价值的创造者

---

<sup>①</sup> 阿奎那(730—804)——盎格鲁撒克逊学者，曾任教会学校教师，后应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诏请，赴法兰西任职，是卡洛琳王朝文艺复兴的创始人。——译者

的程度——也就是说，能把“意义”植入历史的程度。

在我们当中，对真理的信仰行将得出其最后的结论——你们知道结论是怎么说的吗——。假如有受敬仰的某物，那么一定是对表面的敬仰；谎言——不是真理——是神性的！

<534>

真理的标准在于权力感的提高。

<1061>

两种极端的思维方式——机械论的和柏拉图式的——在永恒轮回中达到了一致：因为两者都是理想。

<395>

——“病患会成全一个人”：这是通行于千百年的著名论断，智者如是说，庸众也如是说，发人深省。人们想就其有效性冒昧地提个问题：道德和疾病之间是有一条因果的纽带吗？大而言之，譬如，“人的改良”在上个世纪使欧洲人的态度变得缓和，变得有人情味，变得谦恭有理了，这无可否认——它是长期隐蔽和公开的痛苦、怀疑、匮乏、萎靡不振的结果吗？“病患成全了”欧洲人吗？换句话说：我们的道德性——我们欧洲现代的娓娓动听的道德性（同中国的道德性可资比较）——莫非是生理学的退步表现吗？……也就是，人们无法否认，历史上，每当“人”表现出类的特别光彩和强力的时刻，他都会立即接受一种突如其来的、危险的、狂暴的性格，于是，人性江河日下，但也许只在看来异样的场合——也就是没有勇

气和耐心使心理学变得深刻,但也得出了泛泛定则的场合,才有人性。因为,一个人自我感觉愈健康、强壮、充裕,富于成果,有所作为,他也就愈“非道德”。这是可怕的思想!不过,也是人们不该有的想法!但是,假如人们怀着这种思想再向前挪动一步,他就会看到一片奇妙无比的未来景象!我们全力以赴争取人性化、人的“改良”、人的“文明”的不断增长,世上还有比这更昂贵的支出吗?!没有比美德的代价更昂贵的了。因为,随着美德的出现,世界最终会变成一所大医院:“每个人都是大众的看护员”,这也许是聪明的推论。当然:那时也许人们会得到向往已久的“世界和平”!但是,“和睦相处”有多难啊!美、纵欲、横行、危险太少了!值得人们活在世界的“伟业”太少了!啊!再不会有“伟业”了!一切伟大的事业,一切永驻的、长存的伟业,——在理智深处的它们不就是最大的非道德性吗?……

### 〈32〉

对迄今为止的悲观主义的批判。——要防止幸福说把问题最终归结为:世界有何意义呢?这是阴郁的结论。——

我们的悲观主义:世界上并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价值,——我们的信仰本身大大提高了自身的认识欲望,以致我们只好这样说。这样一来,世界就愈发没有价值了:因为。世界被认为是这样的,——只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要毫无保留地承认新的估价,绝不墨守成规、自我蒙蔽,自我欺骗……

正是用这样的方法,我们才会发现激励自身追寻新价值的激情。总之:世界比我们认为的更有价值,——我们必须弄清自己理想的幼稚性,我们也许意识到应该赋予其最高的解释了,但我们从来没有赋予自己的人生以恰当的价值。



什么被神性化了？——教区内部的价值本能（也就是使本能得以延续的东西）。

什么被否定了？——使高等人同低贱者截然分开的东西，也就是制造鸿沟的欲望。

<1040>

出自灵魂深处。（奉献给勇敢的人们、快活的人们、有节制的人们）。

我不想低估可爱的道德；但是，灵魂的伟大与道德不相容。即便艺术中，伟大的风格也会拒斥献殷勤的东西。

在痛苦的紧张和有受害危险的时代，人们就要选择战争；因为战争会锤炼人，使肌肉强健。

身受重伤者露出奥林帕斯般的笑容；人们定要占有必需。

十年了；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一块没有雨露的干涸土地。我要余下一点人性，免得死于干涸。

<732>

市民意义上的婚姻，显然也就是本意高贵的“婚姻”，它指的根本不是爱情，也不是金钱——爱情不会形成任何制度——；它说的是社会颁发给两个人达到性欲相互满足的那张证书，条件当然是他们要顾及社会利益。显然，当事人的某些满足和十分善良的意志——忍耐、牵就、互相体贴的意志——乃是这种契约的前提条

件；不过，请不要因而误解了爱——这个字眼！对两个爱恋者来说，就恋人全面的、健壮的意义来说，满足性欲绝非本质，这本不过是一种象征：对一方来说，我已经说过，是绝对服从的象征，对另一方来说，就是批准这种服从的象征、攫取的象征。——贵族、老式贵族所说的婚姻，指的是对一个种族的驯化（今天还有贵族吗？要热心寻访才是）——也就是说，婚姻的问题也就是保存一种固定的、确定的统治者的问题。为此，牺牲了夫和妻的关系。显然：上述第一个前提不是爱情，正好相反！绝对不要那种互相体贴的善良意愿，因为那是决定市民美满良缘的标准！种族的利益决定着等级的利益。我们面对这样一种高贵的婚姻概念，就象面对古雅典各个健康的贵族政体和18世纪欧洲盛行的婚姻一样，由于冷酷、严格和精明而瑟瑟发抖！我们这些带有一颗过敏心的热血动物，我们这些“现代的人”哟！正因为如此，作为受难的爱情——就该词的伟大智慧而言——是给贵族政体发明的字眼，而且就存在于该政体之中；因为，就是在那里，强制、禁欲同样也是最严厉的……

### <734>

博爱的准则也是如此。——有这样的情形，生孩子就等于犯罪：在变性病人和三度神经衰弱病人那里。要采取什么措施呢？——要鼓励他们去守贞节，借助象“帕西法尔”音乐那样的东西，可能有人一直在作试验。因为，帕西法尔本身是个典型的白痴，他有充分理由不让自己传宗接代。不幸的是，某种对“自制”的无能（——对刺激，那怕最小的刺激都耐不住性子），就属于整体衰竭的通常结果。假如把莱奥帕蒂这样的人当成贞洁者，那是打错了算盘。在那里，教士们和道德家玩的赌博，输了；最好把这帮人打发到药房去。最后，社会要在这里履行一种义务：因为，人们很少

向他们提出如此紧急和原则的要求。社会是生命的托管者，它在生命面前要对每个不该出生的生命负责——社会要抵偿。因此，社会应该阻止他们出生。在无数场合，社会应该节育；为此，社会应该不问出身、门第和思想，一律采取最强硬的强制措施剥夺自由，如有可能，准备阉割。——《圣经》的戒条说：“不可杀人！”，这同郑重防止生命退化相比乃是儿戏。也就是“尔等不应生殖”……生命本身不承认健康的有机体同不健康的有机体之间有什么团结、“权利平等”：要么，铲除不健康的——要么同归于尽。——同情颓废者，就等于给败类“平等权”——我要说，这是最大的非道德，是违背自然本性的道德！

### 〈815〉

论生命的理性。——相对的贞洁性，在思想原则上防止色情，这是明智的，即使在那些体面的、完美的天性那里，这也属于生命的伟大理性。这一原则尤其适用于艺术家，它属于他们最优秀的生命智慧。在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十分镇定的声音又在耳边震响了：我指的是司汤达、戈蒂埃和福楼拜。艺术家，就其类型来说乃是感性的人，敏感十足的人，无论怎么说，都欢迎远来的刺激和灵感。尽管如此，一般说来，在自身使命感的压力下，在自身要出众的意志制约下，他们其实都是有节制的人，通常是守贞洁的人。他们的主导本能要求他们如此。因为，本能不允许他们以某种方式消耗自身。这种消耗的力也就是用于艺术构思和性行为的力。因为，力的形式只有一种。屈服于力，消耗自身，乃是对艺术家的背叛。因为，这完全表明缺乏本能和意志，可称是颓废的象征——无论如何，都会降低艺术价值，以致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256〉

我把道德理解为估价的一种体系，它同一个人的生存条件有关。

## 尼采年表

- 1844年10月15日 弗里德里希·尼采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吕岑附近的洛肯镇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名卡尔·路德维希·尼采。
- 1849年7月30日 其父死于脑软化症。
- 1850年 全家迁居瑞姆堡。
- 1858年10月 入舒尔普福塔文科中学就读至1864年。
- 1864年10月 入波恩大学攻读神学和古典语言学。
- 1865年10月 转学到莱比锡大学继续攻读语言学，开始接触叔本华的著作。
- 1866年 开始同艾尔温·罗德交往。
- 1868年11月8日 在莱比锡结识理查德·瓦格纳。
- 1869年2月 破格受聘于巴塞尔大学，出任古典语言学教授。
- 5月17日 初次到瑞士卢塞恩城郊的特利普森拜访瓦格纳。
- 5月28日 在巴塞尔大学发表就职讲演，题为《荷马和古典语言学》。
- 开始写作《悲剧的诞生》(1872年1月出版)。
- 1870年3月 被任命为正教授。
- 8月 以志愿看护兵身份参加普法战争，因身染痢疾和白喉退役。
- 10月 回到巴塞尔，首次结识神学家弗兰茨·奥弗贝克。
- 1872年2、3月 在巴塞尔大学作题为《我国教育设施的的未来》的演讲(后来作为遗著出版)。
- 5月22日 参加拜罗伊特音乐节大剧场奠基礼。
- 1873年 《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一部分，《表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
- 《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片断。后作为遗著出版)。
- 1874年 《不合时宜的思想》第二部分，《论历史对生命的损益》；第三部分，《教育家叔本华》。

- 1875年 10月 结识作家、音乐家彼得·加斯特(原名:亨利希科泽利茨)。
- 1876年 《不合时宜的思想》第四部分;《拜罗伊特的理查德·瓦格纳》。
- 8月 出席首届拜罗伊特音乐节。
- 9月 进一步同心理学家保尔·瑞交往。
- 10月获假疗养疾病,同保尔·瑞和玛尔维达·冯·麦森堡在索林特度假至1877年冬季。同瓦格纳最后一次晤面。
- 1878年 《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部分。
- 1879年 病重,辞去巴塞尔大学教职。
- 1880年 《漫游者及其影子》。
- 《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部分。
- 3月至6月 首次在威尼斯逗留。
- 11月起 首次在热那亚过冬。
- 1881年 《朝霞》。
- 首次在瑞士恩加丁高山疗养地的西尔斯—玛利亚度夏。
- 1882年 《快乐的科学》。
- 3月 西西里岛旅行。
- 4月 结识路·冯·沙乐美。
- 11月起 在意大利拉帕罗过冬。
- 1883年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二部分。
- 12月起 首次在意大利的尼查过冬。
- 1884年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三部分。
- 8月 亨利希·冯·施泰因到西尔斯—玛利亚拜访尼采。
- 1885年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分。
- 1886年 《善与恶的彼岸》。
- 1887年 《道德谱系》。
- 1888年 4月 首次在都灵逗留。乔治·布兰德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开设有关尼采的讲座。
- 5月至8月 《瓦格纳事件》。《酒神颂》脱稿(1891年出版)。
- 9月 《反基督教的人》(1894年出版)。

10月,11月 《看哪这人!》(1908年出版)。

12月 《尼采驳瓦格纳》(1885年出版)。

1889年1月 在都灵患精神分裂症,收容在耶拿大学精神病院。

《偶像的黄昏》。

1890年5月 尼采的母亲接尼采至瑞姆堡。

1897年4月20日 尼采母亲去世。尼采迁居至魏玛其妹伊丽莎白·福斯特-尼采处。

1900年8月25日 逝世于魏玛。

## 后 记

在这部书稿即将送交出版社的时候，初稿完成当晚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1986年11月13日午夜，在联邦德国格丁根大学学生宿舍“布尔泽”的一间小屋里，桌上的译文初稿翻过了最后一页，我们仰身靠在椅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相顾无言。为盼望这一天，我们已经无日无夜地连续工作四个月了……我们十分清楚这个“对手”的份量，假如第一仗不能在德国打赢，回来至少会长期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本该庆祝一番的，然而，时间匆匆，离回国的日期只剩20几天了……

我们象往常一样踱出房门，来到洒满银辉的高斯勒小街散步。白日这里大学生人来人往，笑语喧哗，夜半时分却往往是我们独享的清静世界。夜阑人静，树影婆娑，连树上果实落地的声音都清晰可闻。今晚的月色格外皎洁明亮。

“叭嗒！”又掉落了一只果实。

“听，是尼采的无花果掉下来了！”我打趣地说。

“不，那是酸苹果。”他一语双关。

我会心地笑了。可不是吗，面对这晦涩难啃的奇人奇文，我们多少是有点不自量的。要不是借出国进修之际当机立断，后果是不言自明的。

我们本着“解铃还须系铃人”的精神向德国朋友质疑，才知道他们之于遗稿也如我们之于《道德经》一样。而且更令我们不解的



是，其中喜欢尼采其人的只是少数(但愿这只是偶然)。但他们是热情好客的，尽管自己不喜欢，却经常送些有关材料来，而且有问必答。德国人必竟是德国人，尼采的“老乡”使我们获益匪浅，疑难句和外来语这些拦路虎，就是这样“降伏”的。

初译的历程是酸涩的。我们一开始就预料到，要突破尼采的省略句，必须要有其他译本的参照；文理的贯通、译名的统一，只能靠我们自己相濡以沫的艰苦奋斗。但偌大个联邦德国竟难找到《权力意志》的英译本(!)三大本复印件是我万里迢迢沿着西伯利亚大铁路拖到格丁根的，我们独创了“流水作业法”：他先读出译自德文的中文，我来对照英译本校订，然后落笔上纸，四个月的业余时间，竟完成了全书的一半!

回来的情形证明，当初的预计是正确的。中年人的生活无闲暇可言，更谈不上诗意。单是复校、统一、加注、誊抄，竟拖了一年零四个月之久。

今天，在我们终于把这本书即将奉献给读者的时候，仅向提供本书原版的爱丽卡·克莱考夫夫人表示衷心感谢，向积极支持译此书的、我们的导师、格丁根大学历史系主任鲁道夫·冯·塔登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向热情为本书质疑的艾克哈特·埃瑟博士、金刚骅女士、尤塔·海贝尔夫人、海克·埃伯尔女士以及“布尔泽”诸多外国留学生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末了，但愿尼采的奇文对读者来说不再是个酸苹果，开卷有益。同时，诚恳希望读者对这一大胆尝试提出宝贵意见。谢谢大家。

凌素心

1988年3月31日